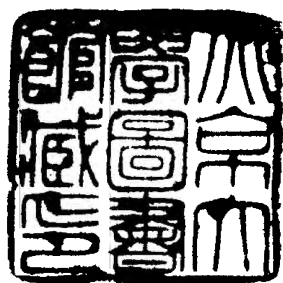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冊目次

經部·易類

九正易因不分卷(二)

〔明〕李贊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首一卷

〔明〕徐師曾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二年董漢策刻本

七七

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

〔明〕姜寶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古之賢新安郡齋刻本

三五〇

淮海易談四卷

〔明〕孫應鼈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

六三六

易經淵旨三卷

〔明〕歸有光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歸朝煦玉鑰堂刻本

七二四

九正易因不分卷(二)

〔明〕李贊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九正易因

無卷數》提要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咸其股亦不處也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貞吉悔

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咸其脢志末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山咸

取象最難膠於習聞者請亦未

天下之感應而已。初在內卦之下。志在外卦之四。有感則動其拇。拇之上為腓。腓之上為股。拇動則腓股亦隨以動。故初有感而動其拇。二亦隨之而動其腓。三亦隨之而動其股。以二當腓之處。而三當股之處也。股之上為心。四正當心之處。而心不可見。似若不動。然者。夫感應乃天下之常理。而悔害亦常在感應之中。所謂君子者。能以有感而慮悔。未嘗因悔而廢感。今初有感於四。而四若未

九正易圖

咸

應其感者何也。夫未感則未動。未動則有貞固之吉。未感則未有害。未有害則无悔之可亡。不亦善乎。而爻逆探其爾思。象復斷其未光大。亦謂感而不應。非人情耳。心中必有往來之擾。何其不光明正大之若是邪。蓋竊笑之矣。心之上為膺。五正當膺之處。有感則膺動。而膺亦不可見。第膺之上為輔。上乃輔之地。故觀輔之動。則知五之志在於上。不然上胡謂而費口說之勝乎。嗚呼。感為真理。何待于言。感為真心。安能不動。天地如一。萬物如此。

不然。天下之動。幾乎息矣。故初之動。拇者。感也。二

之動。腓者。非感也。隨也。隨初而動。故文王惡之。夫子曰。二雖有似于隨初而動也。然安知其不因感而感乎。隨初則凶。故宜居吉。若有感而動。則順應不害矣。唯三乃真隨初以動者。故曰。亦不處。言人動而已。亦動。非有所感而後動也。夫感而動。不動非也。无是理也。感而動。則其動也。无思隨而動。則其動也。僕妾之役耳。故曰。所執下言。若下人之聽使令而隨動者。非丈夫之樂也。嗚呼。隨而非感。則

九正易圖

咸

天下之感。廢矣。動不由已。豈感動之正性。是以聖人貴感。不貴隨。以感從已。出而隨由人。與人已之辨。學者可不察乎。感而不應。則天下之感。虛矣。神感神應。蓋神速自然之至理。是以聖人言感不言應。以感于此。即應于彼。彼此一機。學者又可不可察乎。夫唯感應一機。則隨感隨應。而何用憧憧爾思。以欺人也。此卦上兌下艮。柔上剛下也。山澤通氣。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德之貞也。男下女。禮之正也。感之道備矣。上交當兌口。初下正當艮指。

心有感則趾遂動則雖當良止之時欲其止焉不動不可得矣而強以為不動不太欺人乎又孰知萬物之所以化生天下之所以和平皆此感應者為之乎天地聖人且不能外而人乃欲飾情以欺人吾固深于咸有感也吁是問學之第一義也無自欺也誠其意也意誠而心自无不正身自无不修也而何國家天下之不齊不治且平也

一篇大議論學者宜細思

附錄

九正易因

咸

四

蘇長公曰男下女下之而後得必貞者也取而得貞取者之利也情者其誠然也雲從龍風從虎无故而相從者豈容有偽哉
陸伯載曰咸感也非感則獨其何以為咸感之道非唯男女為然天地之道作乎上動乎下而萬物發育以化以生也聖人之心誠乎此動乎彼而天下不應既和且平也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天地萬物之真機也非感其何以見之哉

象指決錄胡仲虎曰上經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恒者山澤通氣也位欲其分故天地分為二卦氣欲其合故山澤合為一卦八純爻皆不應泰否天地相應咸損少男女相應恒益長男女相應咸以少男下少女又應之至者故首下篇又曰說文云脢即脅也心繫于脅以奠神明宰庶務故詩言膂力經管王弼以為心上口下陸師農因謂喉中脢核馮椅曰喉之出納所

九正易因

咸

五

通實則不通矣故曰寂于山川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虛其中以受人虛者道之源也目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唯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唯虛故能受天下之善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瞶而不能別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致虛所以立本也咸者无心之感所謂何思何慮也何思何慮非无思无慮也直心以動出于自然終日思慮而未嘗有所思慮故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世之學者執

于途而不知其歸溺于慮而不知其致則為憧憧之感而非自然之道矣

九正易因

咸

六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

九正易因

恒

也

九二悔亡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婦人貞吉從

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 振恒在上大無功也

大象曰雷風恒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恒 學問事說得至透

者久也。既謂之久，則恒在我自然，不必于求矣。初當巽入之始，於今始求之者也。无求而求，自不利。恒者，恒也。既謂之恒，則恒在中，自然不見其深矣。初當巽入之下，始求深入焉者也。无深而深，深自致凶。其唯九二乎？居中故无深剛，而無求故悔亡。九三重剛不中，又巽為進退為躁卦，三居巽極，德之无恒可知也。此而知羞，猶可乃躁進之人，揚揚自得，自謂有道而使或者從下以承其羞，則

九正易圖 恒

亦何所容于朋侶之間哉？九四居上之下，震動方始，蓋妄意有獲而不知田之无禽，无得之非，得故夫子反之曰：縱欲得禽，亦自有道。苟處常動之地而欲求至靜之原，雖久何為乎？震為大塗，田象巽為雞，禽象六五以陰居陽，恒其德貞矣而不免為夫子之凶者，蓋知恒而不知恒之不可以恒也。上六處震之極，猶然振恒以為功，而不知其為无功之大焉。蓋知振而不知恒之不可以振也，甚矣恒之難言也。恒不可不恒，不可得不可不得，不可振

附錄

不可浚，不可然，則將何如？亦曰：恒久而不已焉耳。

楊簡曰：上下之情不相與，則不和，不和亦不能恒。雷動風作，率當相與，巽而動不忤，六爻剛柔皆相感。如此則可恒矣。觀其所恒，所恒即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矣。苟以為所感自有所感之情，所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唯不知恒，亦不知感。今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其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

九正易圖 恒

者，未始不恒也。其音聲則不恒，其動作則不恒，其聲音之自動作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知其自未始不恒，則知其發其變化亦未始不恒。无所不通，无所不恒。曰：恒曰：咸，皆其虛名。曰：易曰：道亦其虛名。天地萬物之情如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情如此。王輔嗣曰：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无施而得。

楊簡又曰振振動也至于其終而猶振動則大无功聖人發憤忘食蓋懼其如此故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命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而後其功大成吁得則吉失則凶可不畏與又曰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恒卦有此象此人情之所甚疑而君子以爲未始或動也孔子曰哀樂相生卽風雷之至也而繼之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夫哀樂不可見不可聞其謂之未始或動其孰曰不可未九正易因

九正易因

傳

始或動是不易方也此之謂立此之謂君子此之謂雷風此之謂不可以動靜論

王伯安曰君子體夫雷風爲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无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之體也

三三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

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

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執用黃牛

固志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遯之厲有疾

九正易因

遯

億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君子好遯小人否

也

九五嘉遯貞吉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

○天山遯 取象難亦文王之卦也

遯之爲卦二陰浸長四陽退氣以其當退氣之時故曰遯以其能與時行故曰遯亨此卦九五當位而六二以浸長之陰應之初不見此之爲退氣彼之爲浸長唯知照舊相應與時偕行而已可不謂之遯而亨乎不遯也乃所以爲善遯也不然何以能亨何以爲大何益于時義而遯之是以君子終日遯世无一日不遯原不待小人浸長而後遯也况正當浸長之時乎初六方出門卽與君子來往

九正易因 遯

十二

君子不知亦便與之往來是不知遯之于始也到尾來見其心事不類始惡而遯之不亦晚乎能免厲乎故曰不往何災言起頭若遯而勿往又何災厲之有如寇準之薦丁謂張浚之薦秦檜及二子據權得君始惡而遯之而卒爲其所陷是也張浚之對高宗曰近與共事方知其暗遯尾之厲此最著矣卦以上爲首以初爲尾故曰遯尾六二正當浸長之時如唐李林甫然林甫初見明皇信任李適之私謂適之曰華山最吉山陵所宜也於是適

之告明皇明皇甚喜卽語林甫林甫驚曰臣非不知但華山陛下本命豈宜輕動故明皇以此黜適之而敬林甫而林甫得以固結明皇之志矣宗之秦檜亦用此術以去三大將之權結高宗之歡所謂親執之于朝直用黃牛之革以束縛其手足而不得說而被執者猶然不知傷哉凡坤皆爲牛艮故言執居中故稱黃三爲艮止之主與之同體既係而止則同體有疾厲必及三但二與初皆其素所臣妾者在家則三爲家主在國則三爲長官

九正易因 遯

十三

今三雖有所係然艮居上自能畜止其臣妾浸長之勢使之但可小事而不可大事則亦吉矣既吉有何厲乎九四與初本有相應之好方好而遯君子之吉不待言者夫君子既吉則小人自否自不能爲君子之累若待尾而後遯安得不與之同其否也五與四比以四爲嘉故曰嘉遯此又見九五之志非六二之所能固所以爲貞吉也夫正志之陽既與之有嘉則固志之陰自无所售其長之術然則果有九五之君雖二陰日厲其害

但九五之君千載未易遇則千載之陽剛亦將困于陰柔之小人與曰狄梁公之事則天也馬長樂之視五季也隱于市朝行乎危亂與濟俱沒與汨俱出又自有邽遯之道耳陶弘景不肯仕梁陳希夷不肯仕宋固矣然李泌以白衣謁靈武劉乘忠以緇衣謁上都我朝姚少師以方外佐靖難雖其故人女兄亦拒而不見而文皇及諸大臣固坦然而无所疑也是亦邽遯也嗚呼必如是而後人已俱濟无所不利與

九正易因

附錄

蘇子瞻曰陰盛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遯以二陰而伏于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而君子遂至于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其去棄而不復救也以爲有亨之道焉

代蘊之曰六十四卦首以五爲君位其間或有居此位而非君義者有居他位而有君義者

焦弱侯曰肥字古作𦛇與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

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王畿曰小人无忌由君子激之也不惡而嚴無惡聲厲色以啓其怨念言遯而行正貌和而中剛欲誠无隙欲玷无瑕凜然如天之不可犯焉卦初四二五相應四陽以剛臨之不惡而嚴象也

病中續筆

九三能畜止其浸長之勢故當遯而自不遯上九居遯之終故飛遯而人莫知

九正易因

遯

五

震上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藩

九正易困

大壯

九六

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大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〇〇雷天大壯

取象難

此卦唯九四當剛動之爻故動而貞吉動而悔亡藩決之途盛開輹壯之與甚大尚往何疑也是謂大者之壯故曰大壯是謂大者之正故曰大壯利貞正而且大天地如此苟非正而動安可動乎故九二直以居中不動乃得貞吉若初九者居下在初去震體殊遠豈宜遽動是故其趾似壯其征必凶縱有陽實之孚定致困窮不久乃九三雖曰與震為鄰然隣人有藩尚在其前可徒觸乎二唯過

九正易困

大壯

九七

剛不中直用其壯故聖人曰此小人之事焉有君子而可如此夫君子當壯之時但知其為正也是故可以壯不可以用壯若用壯則雖貞亦厲象觸藩而羸角矣角徒羸而藩終不可決非罔而何豈其恃六五平易而不見吾用壯之失邪但五雖平易而不見吾之有失曾知五亦平易而不見吾之有得也漢文帝云惜哉子不逢世使當高皇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其喪羊于易如此夫文帝柔中之君也平易近民寬簡馭世羣陽雖壯自无所用其

壯蓋羊雖壯必不能壯于平易之地。五陰之羊亦自不復知有喪羊之悔者。故曰喪羊于易。无悔。此御世之術。止動之方。抑壯之勢。无落以持其剛。其柔能勝剛之善。道與然而大壯之時。未可以一槩也。上六與三爲應。聖人曰。羝羊觸藩在柔。又則不免有用壯之咎。而在正應則當詳察其羝角之艱。會合之難。決不宜使之不能退。不能遂。徒往而无所利。而終身長抱用壯之咎也。蓋歷四與五而後得遇其艱如此。如伊尹之於湯。然在世人固以割

九正易因

大壯

六

烹疑之。而咎其爲要在湯。則實詳察其爲。咸有一德之臣。始雖艱而終則吉。保不致長咎者。信矣哉。大壯之難遇也。雖曰戒其用壯。斷以利貞。豈知爲人上者。固宜廣開衆正之門。不可令其羝角哉。蓋當大壯之時。陽德方亨。彈冠結綬。亦大賢君子所必不免。聖人垂象立訓。諄切示戒。不過欲以成就其正耳。彼爲人上而不能吐哺握髮。以收集之。若漢文之君。非不美矣。卒使李廣不得封侯。賈生抱恨以死。何其太不惜才也。是豈視人之技。若已有

好人之彥。聖若自口出者。邪。故五爻獨言其他不當上爻復斷其不詳。有以與。

附錄

蘇子瞻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以大者爲正。天地之至情也。

楊簡曰。雖剛而不動。亦无由見其壯。故曰剛以動。故壯。九四奇畫橫截其前。觸藩羝角象。以九居三。又乾體之極。用壯象。六五居前。耦而虛。藩決象。劉濬伯曰。乾爲輪。與壯在輪。輪壯在輿。

九正易因

大壯

十九

楊廷秀曰。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調伏之也。故无悔。羊。卽四陽。本義曰。卦體似兌。有羊象焉。

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

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

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受

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三衆允悔亡 衆允之志上行也

九正易圖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元不利 失得勿恤

往有慶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維用

伐邑道未光也

大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 ○ ○ 火地晉 此亦文王之卦

明出地上其道大明晉明之時也今不曰晉明而

曰晉進者以六五一柔進而上行居離之中當五

之位以大明乎天下故謂之進又坤體三合皆安

國之侯亦順而彙進以麗乎大明之君是以亦謂

之進焉以此而進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

接也三接即三陰今觀六五以文明柔中之主廣

大地之度順遍照之容當時諸侯凡有失得皆一

切勿恤而不與校矣此羣下所以畢見其悅而往

九正易圖

吉无不利與以陰居陽宜有悔居離之中其德大

明而下皆順從則其悔亡初六方晉如而即若摧

如以九四也六二既晉如而反若愁如亦以九四

也夫處柔順之地當晉明之世猶慮若摧而不敢

進益以見其爲卑異之至矣是初之貞且吉也初

可以泰然于罔孚雖與四不相信何咎邪獨行其

正焉可耳六二居中當晉而進雖可喜而中若

不喜亦可見其外順而中虛是二之貞且吉也受

茲介福于其王母不亦宜邪若三則順之所極同

升威孚而其志上行矣。猶然不肯遽進，必衆允之。然後進，亦以進爲悔，機恐其未免于悔故也。夫初也二也三也，皆順也。皆安國之侯也。自五視之，則皆得也。皆所謂得而勿恤，而往吉，无不利者也。唯四以九居四，非位也。以剛處進，非順也。晝伏夜動，非能晝進者也。是鼯鼠也。蓋居離明之下，不敢當離明之照，是自失其明也。然自五視之，止失而勿恤，而往吉，无不利者也。自不能晝進，而何嘗不容于中天之下乎？乃上九過剛處晉之極，以四爲其

本正易圖

晉

廿二

同邑維用伐邑而不知其厲焉。雖愛得惡失，亦是其吉。是其无咎，是其貞正之道。然悔吝卒不免矣。蓋斯時也，上有失得勿恤之君，下有摧如愁如衆允之臣。上下康安，晉接不遑，自无角勝爲也。由此觀之，三表五餌之術，決不施于粟腐貫朽之世明矣。但得天下无冤，則一張廷尉而足，而何愁于鼯鼠之竊位也？是故几杖不朝，何必繫單于之頸，陸賈足使何必羈南越之頭？縱有洛陽年少千金一諾，亦終天死大梁老死河東，而何取于利用伐

邑之人哉。故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乃知大明晝晉輝光，昭揭將順，不暇此康侯所以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與文王欲際斯時而不可得，故特致歎美焉。夫明出地上爲晉，明入地中則明夷矣。傷哉或曰：何以知晉三陰皆爲安國之侯？曰：文王也。九侯鄂侯也。謂之安國之侯，天下萬世其誰曰不然。固宜其晝接之不遑矣。

附錄

楊簡曰：介大也。祖母曰王母，王者之母亦曰王母。

九正易圖

晉

二二三

鼯鼠，陸明德云：五枝鼠也。本州螻蛄一名鼯鼠。許慎說文云：鼯，五枝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楊倞所註：本說文。吾鄉樓尚書亦註說文云：異乎詩之碩鼠。

楊廷秀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王母，君之柔中也。六五是也。

程正叔曰志上行志欲上順麗于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此衆志之所同也

王畿曰日初出地進而上行爲晉之象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待于外也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九三易曰

三五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于地 初登於天照四國也後入於地失則也

大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地火明夷 正文王之卦

彖象兩言明入地中明夷原只取不見天日世界昏黑之象而已上六一爻乃正言其不明而晦者初登於天後入于地不明而晦象也如紂亦剛決之主第无奈失則何耳失則不法也是以晦也明夷事莫著乎文王自初至四非文王其誰以之夫以內文明而外柔順猶不克於蒙大難然則當明夷之時可不利艱貞以盡晦其明乎初九之明夷始于羸里也其象爲飛則番其翼行則三日不食

九正易圖

明夷

二六

往則主人有言聖人當此可奈何哉亦曰聽天而已焉六二之明夷困于羸里也其象爲夷及左股不可以不速拯矣既拯不可以不用馬壯矣是爲順人心合天則吉哉九三諸賢之所爲矣聖人於此曷敢知乎亦曰順衆而已焉獵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詩曰言私其縱獻豸于公是也九三獵狩于離之南而得大首以獻于君不知者以爲疾其知者以爲貞此聖人大得志之時豈易與常人道乎故至六四而羸里出矣以此入君左腹獲君心

意始得出此門庭而成生還之事所謂向者受傷至此始出也其象則下三爻爲落地之日有人象

四一爻處落日之上有出象故自六四以下皆爲文王之明夷彖所謂利艱貞晦其明者具見之矣夫當其不明而反晦也則雖以聖人不免入地下而見傷及其艱貞而用晦也則雖至強暴可以獲心意而出地上孰謂利艱貞一語非文王出門庭之微旨與六五與君偕晦則箕子之明夷真是已伴狂以避至晦矣然人但見其晦而孰知箕子之

九正易圖

明夷

三七

明一何如其不息也所謂愈晦而愈明非獨一時不息殆千萬古而不息非不息也不可息也能南沙曰大難天下之難內難一家之難又難有飛鳥之象坤爲腹離亦爲腹呂仲木蔡介夫謂心在左腹見醫書予謂大難外難也唯外難可以計校求出亦可以晦明不入若內難則出不得入不得真難矣故箕子之明夷晦不息明亦不息夫子特深贊之不必申以艱貞之戒也夫天地有晦明之時聖人與時偕行亦不免嚮晦宴息若曰吾內文明

而外柔順不宜遽蒙大難。豈知內有文明則外必有輝光。烏容掩邪。唯至于明入地中。盡晦其明。無明可見。如箕子然。乃為深體易象。合乎明夷之時。故文王斷以為箕子之明夷。而自視缺然。若不知艱貞者至矣。美矣。非文王大聖人其孰能感創至此哉。

附錄

王叢曰：日出崦嵫，沒於虞淵。明夷之象。君子觀明入地之象，于蒞泉也。而用晦以為明，蓋用明則察。

九正易因

明夷

二十八

人情反睽疑而不安，唯用晦而明，始得蒞泉之道。此垂旒黻纁之義，察淵魚所以不祥也。

三三 離下 異上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正易因

家人

二十九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家人

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大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火家人 亦文王之卦

從二女取有家之象。故曰家人而又繫之曰利女貞也。予讀關雎之詩。感琴瑟鐘鼓之樂。而知聖人親履其盛矣。夫子喜而贊曰。女正位乎內。則男必正位乎外。未有男不能正位乎外。而能使女獨正位乎內者也。文王歸德于后妃。故獨曰利女貞。夫子歸德於文王。故復曰男正位乎外。有旨哉。夫今日之夫婦。他日之父母也。今日之男女。他日之君也。今日男女之位。既正。即他日父子兄弟。尤正易圖 家人 三十

故又曰。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吁。天下之定。觀乎家人。家人之正。始于男女。然則男女豈細哉。家人豈細事哉。蓋降二女于鴻汭。固堯之所以協和萬邦也。觀厥刑于二女。固舜之所以揖讓而天下治也。事非細而人非小明矣。凡厥有家。其可不思利女之貞。以正位乎內。刑厥二女。以正位乎其外也。與正位乎外。即為嚴君。嚴非嗃嗃嘻嘻之謂也。无其威而如有威者。厥孚之威。出于不怒。故吉也。反

身而正。各安其位。故威也不尚。嚴而家人。咸以為有嚴君焉。此之謂能正位乎其外矣。嗚呼。正位乎外。焉盡之矣。正位乎外。則女位自正。主中饋而不敢遂事也。一唯順以異于五焉而已。能富其家。即為大吉也。一唯順以聽夫在位之一人焉而已。五之无憂不益。宜與嘖。說文曰。太多之聲。夫以富家為大吉。又以富為能順在位。富實有家之急務矣。

附錄

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尤正易圖 家人 三十

王輔嗣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為家人之始。故必閑有家。然後悔亡也。

楊敬仲曰。治家之道。當防閑其初。使邪僻之意无由而興。而後悔可亡。不曰无悔。曰悔亡。言以治家之難。難乎无悔。帝堯大聖也。不能免。堯之朋澤。周公大聖也。不能免。管蔡之興。辟於其間。子孫之

魏玄成曰象傳順以巽謂二居止順于五也百元從子從夫無所遂志

熊南沙曰噹噹劉向作煢與詩噹噹同噹噹甚周頌噹噹皆嘆辭噹噹甚于煢煢蓋不與噹噹不以訓笑說者自漢來皆曰噹噹之反宋三國志重剛卦無嘻笑理獨得卦情矣三國尚其剛便其婦子不能容而歎豈有不吝者亦異于上九之威如矣虞仲翔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三陽故富家大吉

九正易因

家人

三十三

敬仲又曰六與四皆陰柔而又與能柔順之至也順則和和則富諺曰十人十心無財市鉞十人一心有財市金信矣

金汝白曰二得中爻故曰順應五巽體故曰巽謂能以順道與五相入也又曰六四陰柔與泰六四同波言不富而此言富何也蓋富在四所以富在五也五中正居尊四能順之以保有其家故曰順在位

楊廷秀曰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君巽位之中正為

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感格其家人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唯文王此勿恤吉也

王畿曰巽為風離為火火熾則風生火者風之母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家之本又自身而出矣身之所出唯言與行言行相顧則其身修身修則齊治平之道自此而出此知風之自也

九正易因

家人

三十三



三三 見下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正易圖

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交孚无咎志

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厥宗噬膚往有

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遇雨之吉羣

疑亡也

大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九正易圖

三五

〇〇火澤睽 得象難

此卦本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名爲睽然唯甘
不同行也是以乃各有合雖睽而實不孤矣二五
是也初九元一丈夫於四非偶也非若三上之匪
冠婚媾也則四者乃初之冠直惡人耳寧直睽孤
已耶然跡雖不合而乾剛之志則合情雖匪孚而
交孚之心則孚乾爲馬初馬也四亦馬也以迹而
言初雖喪馬而勿逐以志而言四實不待逐而自
復也以情而言四冠也非我婚媾也似爲惡人而
九正易圖 卷一 三十六

後竟知其爲我婚媾說孤而不之射見之爲害可
勝言耶夫相偶者反以爲疑而二陽原非偶者乃
不覺其偶合之若是睽之道又可得而盡言之與
此卦六五以柔中而應九二之剛若宋太祖雪夜
幸普家然普妻行酒熾炭燒肉所謂遇主于巷而
厥宗噬膚者也坡公曰人苟唯同之知若是必睽
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爲若是必同予謂人苟唯同
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不得不睽若是必同
故言其同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終當各歸其
九正易圖 卷一 三十七

所也安得而不睽言其睽則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同以生物爲事男女睽而其志通也通以相應爲
志萬物睽而其事類也類以生養爲事又安得而
不同同而異睽而合天地而下莫不皆然故曰睽
之時用大矣哉其曰小事吉者陽大陰小因二女
不同行而後乃各有合特繫之曰小事吉耳亦非
謂睽只可以吉小事也

三三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

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

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

用大矣哉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王臣蹇蹇終无尤

也

九正易圖 卷一 三九

九三往蹇來反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四往蹇來連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往蹇來碩志在

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大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〇〇〇水山蹇 與需大不

此卦外險內止故因難進止稱爲智者然其

夫見險而止夫誰不知而獨稱爲知者何以九五

大蹇尚在蹇中如初六方出門即知大蹇之宜待

獨能不往而來故以智譽其來謂其知急君而非

獨爲其身謀也況二與五自謂臣主同蹇匪直以

躬之故邪誰得而尤之哉不可得而尤則亦不得

不以智歸之矣於是初之與二咸見三之來反而

遂不勝其喜也四者上連五下連三而知九五當

九正易圖 卷一 三九

位貞吉實爲大蹇不可不來連也上者雖自己出

險猶然來就九三之碩德以期九五之利見其朋

來如此是以謂之利西南也西南得朋故曰利西

南東北喪朋故曰不利東北其所以利見大人者

以九五當位貞吉居中節制而萬邦所由以正者

故往得九五之中地庶幾往即有功于五而得出

乎大蹇之中非智矣而何是故凡往皆蹇往則不

可凡來皆吉來即得譽來即无尤來反即內喜來

連即得實來碩即獲吉四之連連三以明也上

之志。志三以朋來也。蓋在五爻皆以九五為大人。在上六則又以九三為碩人。志在碩人。念念相應。則其利見九五亦易易矣。且上已出險。猶能反顧。其主猶人所難。故特以吉繫之。嗚呼。天尊地卑。君貴臣賤。以賤從貴。雖險不移。是以爻言吉利見大人。而卦辭獨曰利見大人貞吉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附錄

坡公解曰。當位而正。五也。五謂大人。是以立于險。

九正易圖

蹇

中

中而能正邦。夫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已獨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難矣。

諸子相曰。不是險就是蹇。見險而止。乃為蹇也。

熊南沙曰。沈存中云。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也。碩

即大。不言大。別于大蹇也。故曰志在內。明其下應

三。本義謂來就五。則與見大人為複語矣。

王畿曰。前有險陷。後有峻阻。蹇之象也。君子觀蹇

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

雲峰胡氏曰。反身為背。艮象。故爻曰來反。象亦曰反身。

九正易圖

蹇

中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

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

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

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元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貞吉得中

道也

九正易因 解

四十二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負且乘亦可醜也

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解而拇未當位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有解

小人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元不利 公

用射隼以解悖也

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〇〇雷水解 京難得象

方其險之未解也凡往皆蹇凡來皆吉但可來
不可以往及其既解也不但其來復吉乃復得九
二之中地而安之雖往亦夙吉亦自可以得解險
之象而有功矣故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有攸往夙
吉往有功也故蹇解兩言利西南焉然蹇之西南
指九五在險之中地解之西南指二四上解險之
衆地无所往言往即夙吉自无所往而不吉何以
故二獲之上射之四已解而動三人爲衆故也卦

九正易因 解

四十三

唯六三居險之極獨无應與正致險者上六與三
應而不應非射而獲必與同難觀初六无咎九四
朋孚可見故曰獲之无不利故九四一動而出于
險而初六應之遂得无咎四一動而解其拇而初
六應之遂孚朋至信乎一夫作難則此者應者皆
受其禍其險既解則此者之比應者之應罔不朋
孚固勢也亦義也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然則
此卦稱解者九二居中不動之力而所用得人實
賴射隼之上公至四則爲動之始矣夫在險不容

以輕動一動卽出險是以四遂解其抵而動不復止也朋至斯乎其類相信亦皆動也然則四亦是享其成而得其解者實非此卦解險之人故曰未當位六五柔中見解而動遂自喜曰君子維有解吉言已解卽吉更不多事則卽此一念非但可以孚信朋友亦可以孚信小人故曰有孚于小人言君子有解則小人信之自然退服也已解已退更欲何爲否則中心未孚雖解猶不解天下之難復起矣且已解而我猶不解又何以稱曰解之時大

九正易圖

卷四

也漢文帝是也

附錄

李鼎祚曰九四體震爲足拇熊南沙曰九家坎爲狐居二爲中黃者中之色二以一陽橫互其中得黃矢象夫子曰得中道正訓得黃矢上六居卦上象高墉

九正易圖

卷四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利貞中以爲

九正易困 損

四六

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一行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九正易困 損

四七

○○○山澤損 象難取

柔上剛下爲泰。以三陽在下也。今一旦損下卦九三之剛。以益上卦之柔。而爲上九。則是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矣。陽道旣大行于上。豈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而爲益之大與。夫三陽損一。可以益上矣。而二陽在下。何所用之。故曰。易之用。不知三陽損一。固可益上。二陽在下。亦可用享。益卦二爻三爻。不曰王用享于帝。吉乎。告公用圭。乎。易謂其无用也。二簋亦可以用享也。有時而益上有

九正易

損

四九

時而用享。與時偕行。變化靡一。蓋易之爲書。皆從坤乾兩卦一損一益而成。六十四卦三陽爲泰。固矣。陽獨不可復損。陰獨不可復益。是故坤爻益上九。遂爲艮。乾爻損三陽。遂爲兌。六四居艮止之下。新與兌說爲鄰。其疾兌明甚所喜者。六四已事初九。素有合志之孚。使初能過往以尚吾之合志。則四疾自損。蓋四本以失同心。故而生疾。故今復以見同心。故而疾損。是故初无咎。四亦无咎。然則初之所當酌者。過往而已。不用損也。若六五一旦益

九正易

損

四九

以上九之陽。如或益之以十朋之龜。弗克違。而莫知其所自來者。其爲元吉。上祐又何待。同志之二。過往以益之二。若過往便是征凶。故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言九二居中志與五應。唯以九居二。未免失貞。但告以利貞。戒以征凶。亦不用損也。故曰。弗以損益之。有損者。其六三乎。是故三陽損其一。而後六三爲一人之行。則六三似有損。而疑于无友。然上獲一陽。反爲六三之正應。則三雖疑有損。又實爲安坐而得友者。上九一爻。受益甚大。其

曰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正受益大得志之事。與卦辭彖傳正同。然三復得友。則三雖損而實亦弗損。故亦曰弗損益之。三者一人行。故又曰得臣无家也。或曰。子何以言初九。是六四已事之人。曰。方泰交之始。坤之六四。其翩翩然協比者。雖九三之鄰。而中心之不戒。以孚者。實其正應之初九。則初爲六四已事之人。甚明。今乾之九三。忽損以益上九。而兌之一陰來居之。六四旣失其所。協比。與其所翩翩矣。无妄之疾。非以是邪。所可喜者。

初九不忘合志之尚。邇然而往以慰其心。四也。一旦復見其所已事之人。則其疾自損而使邇往者有喜。又其宜矣。故損之初九實爲六四已事之人而益之初九實非向者不敢厚事之下。

附錄

熊南沙曰。損之成卦。在三上二爻。二簋兌二陽。蔡清曰。兩貝爲朋。古者以貝爲貨。朋直二百一十

六

王畿曰。愆念如摧山。窒欲如塞寶。

九正易圖

損

五十一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

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

益之道。與時偕行。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

不厚事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

九正易圖

益

五十一

于帝吉。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告公從以

益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有孚

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莫益之。偏

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九正易因

益

○○風雷益 取得象好

損九四之一陽以益下卦之初九是益下也凡益下皆人主之事唯九五之惠心實能乎之是故有永貞之吉則實受其實而莫知益之所從來有享帝之吉則并受其福而與五同克享乎天心是二之受益然也然直二哉三亦孚信五之能益下也二居中三亦與焉得同稱中行矣二與享帝三亦與焉得以告公用圭矣夫九五一益下而下皆信之而實受其益如此有孚惠心不居然可知乎况

九正易因

益

五幸

此初九者正利用大作之人而雷動風行之日也陽德如此震撼如是今之下卦豈復昔者坤厚從事不敢自成之下邪其爲元吉无咎何疑然下卦三陰忽得一陽來居二初自有或益之十朋之龜之象唯二以得陽爲十朋故三以失陽爲凶事蓋三四相比六三之得九四舊矣今雖益之以初九之吉而不免失之以九四之凶非益之用凶事乎然三雖于外卦有損而終是于內卦有益震與同體陽來居初則陽九終是六三固有之故曰益

用凶事固有之也。以言其未曾損不爲凶也。乃六四亦得稱中行者。蓋五居中以益下。四亦以益下爲志。而與中爲行。於是公從其告。而得來依初九所遷之國以居。故曰利用爲依遷國。然則六四雖曰陰柔。亦實以益志見從。五之益下。真所謂有孚惠心矣。夫初爲益下之陽。猶然元吉。况五獨能損上以益之。其爲元吉。又何須問。然則實受其益者。其有孚惠我德。宜哉。益下之志至此。真大得矣。彼上九者。无惠心之孚。而欲望惠德之應。是以勿恒之心。求有孚之感。其辭不亦偏乎。故曰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不是惠德。便是我擊。影響之報。昭然莫逃。君人者。其尚思惠心以益下爲志哉。損上益下。民說无疆。指六二六三兩爻言也。以二言或益之十朋之龜。三言益之用凶事。故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則單指初九一爻。元吉无咎言矣。利有攸往。兩句。又是兼指初九六四兩爻。蓋初利用爲大作。四利用爲依遷國。是以九五益下之志至此。乃大得。故曰中正有慶也。利涉大川兩句。則又是單指

九正易因

五五

六四一爻爲成巽之主。象所謂告公從以益志是也。故曰木道乃行。至言益動而巽。天施地生。則通指一卦明凡益之道。无不與時偕行者。坡公曰。天施乾爲巽也。地生坤爲震也。汪本鉤曰。下之實受其益者。初九大作之力。而孰知上之所賜。不唯其物唯其人。上之同能益下者。六四遷國之功。而孰知上之惠心。不唯其人。唯其志。唯其志大。是以人大。唯其有大人。是以大得志。君子可以知益之所在矣。

九正易因

五五

五五

䷀ 乾下

夫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

庭柔乘五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

終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九正易圖 夫

五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有戎勿恤得中道

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

愠无咎 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五莫陸夫夫中行无咎 中行无咎中未光

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〇〇〇 澤天夫 險哉象

一陰在上正當退氣之日五陽在下又正值壯長

之時則凡陰柔所不能決者皆有五陽以決之矣

夫決也故其卦為夫焉然何以見其能夫也此卦

健而能說是以決而能和唯說則有感通之志而

後其健得行唯和則有兌澤之孚而後其決得入

五陽之能夫決真不假言矣惜哉无有號今剛決

之君以主之耳可奈何且夫以一柔而乘五剛五

陽並進揚于王庭至盛矣一陰能獨乘五陽邪兌

九正易圖 夫

五

為口上當兌口有口而无號五陽又豈其所乘邪

使其能號則必先號正應俾九三夫夫然獨行以

相遇三豈患衆陽之我愠而坐視上六危厲以及

身邪何也上能號三則三必能應上則其危乃所

以為光也是君道也故曰乎號有厲其危乃光惜

乎有口无號雖欲求厲而不可得也无號則終有

凶寧直危厲已哉終不可長寧直有咎已哉但五

陽皆君子未必遽為篡奪之謀唯一聽其自終而

已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惟是三也履乾舍兌

正當壯決之時。衆陽雖不免以相應。爲我。惟我獨與之遇。雨而若濡。則其陰陽和澤。健說相隨。雖決而又決。无不可者。此乃君子之決。惜乎上六不知求與之決也。則知陰弱難扶。雖有伊尹周公之能決。亦必有太甲成王之能乎。號君子遭其變。吾固於決。決焉有感矣。九三重剛。以故壯決之意見于頤面。夫衆陽方爲我愠。而我乃如此。是以聖人獨戒凶也。不見初九乎。初九最初居下。意欲越衆陽。以決上事。我知其必不能勝。決之任矣。取咎也。

九正易圖

夫

五十八

何疑。夫初方壯趾。且猶有咎。而三乃上見於頤。豈不凶哉。獨九二處下卦之中。自謂不當事任。而不恤乎暮夜之戎。夫暮夜之戎。黃昏之盜也。原有王者主之者。非上而誰。故二兢兢然唯恐上之號已危厲及身。而聖人遂贊其得中道焉。是能決而不敢決者也。以猶有五也。若九四乃真不能決者矣。以陽居陰。无膚次且象也。勢不能進。隨羊其後。庶幾可免牽羊之悔矣。然本不中正。故不聰明。偶因次且不前。而隨羊在後。非是聞言而信。而自能。

蹈牽羊之悔者也。唯彼九五逼近上六位。高權重。所謂揚于王庭之首一人也。中行无咎。以決上事。若諸葛蔣費等。然諸葛亦難得。今觀九五之中。未光亦大非諸葛之比矣。故上六直至剛長。乃終若漢獻之遇曹丕。是其曰告自邑。不利。卽戎者。斯時也。五陽得地。坤之邑。土无幾矣。只可告令自邑。誰與興戎。若欲興戎。非九五必不能。故九二斷以暮夜之盜。爲不必恤也。嗚呼。孤陰在上。能幾何時。所謂以柔脆之覓生踐踏之陸。不決。決焉亦可也。

九正易圖

夫

五十九

此時而夫。夫我知五亦未爲光中之大矣。甚矣九三之難也。九三相應。尚有與國共戚之心。九五承上。便有待其終凶之意。嗚呼。人臣至是有不番涎者。鮮矣。吾以謂伊尹周公諸葛公三大聖人可敬也。

附錄

熊南沙曰。坤爲邑。五陰皆變。僅存上六。邑土小矣。范大性曰。兵戎用衆也。坤變至五。幾于无衆。故不利。卽戎。丁氏易東曰。四陽爲壯。五陽爲決。大壯之

初曰壯趾故因大壯初趾而加前以別之翟玄曰
 乾首之前為煩獨行者諸爻皆無應三獨應上故
 曰獨上六為成兌之主又上于天之澤故遇雨
 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惕號者惕暮夜之戒
 號也五陽為日則上六一陰為夜矣此卦九四欲
 決不能九二能決不欲初九前決則不勝九三夫
 夫又有愠唯九五不惕號不恤不號不欲決亦不
 欲不決唯居中獨行而已故聖人以為无咎而未
 光終不若號三者有厲而乃光也

九正易因

未

本

異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包有魚義不及賓

也

九正易因

姤

本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其行次且

行未牽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无魚之凶遠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含章中

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其角上窮吝也

大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風姤

此卦成象尤為奇險

姤遇也。此本純陽之卦。而一陰始生于下。遂謂之遇。夫一柔一剛。遇則自然成。匹上天下地。遇則自然成章。今以一陰而遇五陽。女又且壯。故聖人曰。異。長女也。女已壯矣。勿用以取此女為矣。夫既勿用取女。則此女決不可與長矣。晉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然則此女也。豈非實生龍蛇。而能禍于而國。凶于而家者邪。其不可取明甚。幸有九二之剛。此女遇之。

九正易因

姤

本二

如遇金柅然。遇即繫之而止。決不得更有所往也。豕與魚與瓜。皆陰物。皆指初。故在初爻。則曰羸豕。羸。即觸藩羸角之羸。言其蹢躅以羸。欲有攸往。不受繫也。豈知有所往。即見凶。決不可使之有所往。乎此金柅之繫。所以為貞且吉也。二復言包魚者。二以此魚不利于賓。故義不可以此魚及賓也。是以寧包而困之。不欲以凶貽之。而其奈四之自欲起凶何哉。夫无魚是无凶也。乃四反以已為初之賓。而自欲起凶。則雖二亦且如何。况四又居近君。

九正易因

姤

六十二

之位。持正應之說。无魚起凶。遠民爭鬪。二雖金柅。吾恐終不能繫之矣。則所以使四之終不起凶者。非全賴九五之中正與。故于五爻。則復言包瓜焉。夫瓜易爛之物。瓜而包之。則尤易爛也。今九五中正。乃獨含自己之章美。任九二之剛中。而能即以九二之杞包初六之瓜。瓜今既已有隕自天矣。故四遂得以請命于天。而免于起凶。无惑也。天者。乾也。五也。二因之得全其剛義。三因之得免于行牽。上又因之得窮焉。而无所遇。遂保无咎。則知九五之志。真能不舍同體之命。蓋如此矣。嗚呼。中正之君。剛中之臣。相遇而成一。至于此。然則天下寧復有不可行之事邪。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晉之上曰。晉其角。言其進不得了也。今姤之上曰。姤其角。言其姤著牆了也。三居巽上。進退不果。无膚次且象。唯次且。故行未牽于初。而得无大咎。不然。屬又安可免乎。信哉。柔道之能牽引人也。故曰。柔道牽也。注本鉅曰。不得九二之剛繫。以金柅起凶。必矣。然則聖人亦何貴於遇哉。

不知遇實天地之大義。天地相遇則自然品物咸章。如此卦九二之剛而遇九五之中正則自然天下大行。遇豈不大。但此已壯之女斷然不宜與遇耳。遇則必為所牽而致禍凶也。故曰勿用取女。又曰不可與長云。

附錄

熊南沙曰：蹢躅，依李茂欽作彳，任足千步止也。行有二足，一步一住，異為股，為進退。股而進退則蹢躅。杞、虞翻以為高大堅實者，于寶曰：初二體異。九正易因 姤 本四

為草木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九正易因 萃

六十五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往无咎，上巽也。

九四大吉，无咎。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大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地萃 與比不同

王假有廟萃之亨也利見大人以下申言萃之所
以亨也夫物常萃于所說此卦坤順在下兌說在
上為順以說既說矣得不萃乎又萬物皆以相應
而後萃此卦九五剛中六二應之既應矣又得不
萃乎此卦之所以名萃也既萃則我為天下之王
自然可以假有廟而致孝享亨何疑哉然必上順
而下說乃得其正乃可為天下之王乃可為天下
之所利見乃可為萬物之所歸往今下順而上說

九正易圖 萃

六十六

之非正也蓋上焉者若先有說民之心則必有達
道千譽之病是以復言大人之貞焉蓋言其所以
利見大人者利見大人之貞而非以其能說也所
以利于往萃者萃以大人之正而非以其有位也
夫唯大人上順天命下順萬物之情未嘗有一毫
說民之私是以利有攸往咸願共聚而戴之以為
君王則豈但宜假有廟以孝享其親雖用大牲而
致享帝之吉无不可者萃之必亨蓋如此也故曰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夫天地豈可以私說而亨萬物豈可以
私說而萃直以王者能順天之命與物之情故中
心自願與之萃耳初六九四正所謂有孚也而改
四萃五終乃亂萃有孚不終矣以初上比六二二
既專心應五无變于中若號初前牽引以萃是故
既一握為笑而戒其勿恤矣復引之前往而欲其
同歸于无咎焉則二之孚五為何如孚五故无咎
引初故獲吉五利孝享二利用禴不亦宜與六三
本意萃上既萃如而又嗟如者蓋上六已齋咨涕

九正易圖 萃

六十七

洩苦欲萃五而不敢自安于五之上也我若上萃
何利之有三苟知上之異五則知我往亦无咎故
曰往无咎小吝言其以六居三不中不正未免小
吝而不屑往苟不吝而往則无咎矣然則當萃之
時但能往萃則皆无咎故六爻通言无咎焉若六
二則中正而應若九四則同德而萃吉與大吉且
皆歸之寧直无咎已邪固知在九五則不免萃有
位之鄙元永貞之示志未光之誚聖人之所以為
五謀如此者亦以見為君者之不可以不正王可

以不大也。元即大。貞即正。如是而永永不替。若比之九五。原筮元永貞而自然。為五陰之所親。輔則亦可以亡其悔。而使匪孚者。皆孚萃有位者。皆萃于有德矣。此卦與比相似。故聖人獨言必有比。九五元永貞之德。而後悔可亡。不然終必亂。萃安能亡悔。若初若三。若上。但能往萃。即皆无咎。若二。若四。非但无咎。又且大吉。聖人所以為臣人謀者。又何其恕也。无他故也。貞主難遘也。光大之志。難得也。通天地萬物之情者。未易以旦夕遇也。二與四。

九正易因

萃

六十八

知之是故。但可相引以萃。未敢遽責之。備也。若必皆堯舜之君。而後萃。此為士行其志。終无時矣。又安得而不怨乎。四與五皆陽。但九五有位。為眾所萃。四不當九五之位。反往萃五。為不同耳。嗚呼。四萃于五。且獲大吉矣。五之當萃。則又何待也。此卦之所以為萃也。方時化曰。凡萃皆萃于一人。九五當之。而親比之先萃者。則其所同德之四。陽故九四一爻。獨稱大吉。无咎。以四有聚天下之實。但不居其位。九五正。

當其位。故曰萃有位。然稱位焉。未光也。以為非位。則未足以萃之也。

汪本鈞曰。水附于地。為比。建萬國。親諸侯。所以親比也。以親故。比。因比。益親。孰謂聖人比而不周。澤聚于地。為萃。除戎器。戒不虞。所以安萃也。以安故。萃。因萃。思安。孰謂聖人安敢忘危。嗚呼。至矣。有天下者。可以思比與萃之由矣。

附錄

劉濬伯曰。齋咨。兌口象。涕洟。兌澤象。

九正易因

萃

六十九

王畿曰。水聚而不防。則潰。眾聚而不戢。則亂。除者。修治以去弊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去一不可。誰能去兵。窮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之除戎器。用戒不虞而已。斯安不忘危之意。

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

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升虛邑无所疑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王用亨于岐山

順事也

九正易因 升

七

六五貞吉升階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冥升在上消不富

也

大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風升

木之升也其始質甚柔脆而能山地參大雖極剛

者不能以其冥也以其不知吾之爲升也若知有

升必不能升且雖升亦不久矣故曰柔以時升是

又何元亨如之卦象順而巽爻象剛中而應此大

亨之實也夫六五者卦之大人也二以剛中之德

而五應之則二用是而得升高以見大人矣既見

大人有何志之不得行而又何恤于人之不被其

慶乎木盛于夏南方之卦也向南而行用見大人

九正易因 升

七

則志以行民以慶大亨不亦宜與有慶即二之有

喜志行即五之大得志一爻升一爻以時而升无

不利者故在他卦極則必反升獨不然正以此耳

初巽乎下與四合志所以允升大吉與剛中而應

得與孝享二所以孚利用禴與木出地上无所疑

礙三所以升虛邑與順德在躬以時舉事升中于

天四所以享岐山而告即位與六五大順居中正

泰階平之時也故曰貞吉升階則即帝位而爲天

子矣上六冥升在上不見其升嗚呼至矣夫其升

也。干霄挾雲，木豈知之？蓋陰虛而不富，每常以不富爲歎者也。今日之升，直至不息，而自不知可謂消此不富之心矣。然則善升者，一能如木之柔出地上，升而以時爲梁，爲棟，人賴其慶而已。全不知貞固不息，其志大行，而人咸利見順，而巽不與物忤，見而說，不與時爭，雖欲不大吉，而且无咎得乎？是謂貞吉，是謂利不息之貞。

附錄

鄭康成曰：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長而上。

九正易因

升

七十二

進齋徐氏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衆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六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

王畿曰：地中生木，長而上升，升之象也。因其生理之自然，而无客私焉，之謂順木之生，自毫末以至千尋丈，人莫見其升之迹，以順積而致之耳。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順德坤地象，積小高大，木象。

困 兌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言祀，征凶无咎。

九正易因

困

李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大衆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九正易圖

用

吉

○○澤水困 正文王之卦

坎剛爲兌柔所掩則是以君子而掩蔽于諛說之小人以陽剛而屈抑于邪佞之巧夫困可知矣然五居說體徐亦有說而亮其中直則是下險而上說雖困而不失其所亨也何也以其貞也故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夫以九二之剛來居坎險之中此大人也貞固之性原不因困而失是故亦不以困而不得其亨而吉且无咎又何疑哉坎爲酒兌爲食人但見二困于困圖之中不知二之自視實

九正易圖

七五

困于酒食之內也飲食宴樂一如平常不知所訴故五雖聽讒說而欲剿之刑之以赤紱困之者屢矣徐而思之反說其中直而不信彼言者之妄故于二之爻繫曰朱紱方來利用亨祀五之爻繫曰利用祭祀反受其福大人之亨至此益可見矣初六在下臀象前有九二株木象處坎底入幽谷象隔三爻乃與四遇三歲不覿象夫初望四三歲猶一日而四顧徐徐然來者困于九五之金車也不得已也其迹似吝耳然而卒有終者則以四之志

在下而初實爲四有與之人故雖三歲不覲而終必相覲故不繫以凶也此非初困美里時乎金車王者之車以兌爲金故朱紱赤紱所以蔽車者也夫剛而堅莫如石剛而刺莫如蒺藜今六三乘剛其象如困于堅石之下據乎蒺藜之上真困而莫得出矣非但喪身必且滅門妻其可得見宮其可得入邪其爲不祥之凶九侯鄂侯實當之矣然則九二所以能亨於困者雖自有貞亦賴有天王聖明九五之徐而說之也說則不信讒言而尚口之

九正易因

困

七十六

人至是遂窮矣反自視其身若困于葛藟而不能以庇其根若困于艱危而不能以安其處於是上當兌口遂自言曰向者之動吾實悔之使其果能有悔則反凶爲吉轉邪爲貞亦易易耳九二大人与維新而又冒與之較邪吁此其所以爲大人也此其所以處困而未嘗不亨未嘗不吉而且无咎也然則果有大人之貞雖困何損原非幸也學者切宜詳玩困于酒食一句

方時化曰困亦人所常有也豈知大人處此默然

聽受若无所困雖困而未嘗不亨乎苟戚戚然曰何以使我至此極也又或囂囂然曰我豈畏是哉皆非大人吉无咎之道也

附錄

王昭素曰三歲不覲者自初至四歷三爻也

王畿曰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乏之象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在下君子爲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致命猶委命于人不復爲我所有遂志是遂其爲善之志不以禍患動心

九正易因

困

七十七

井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汜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彖曰異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汜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舊井无禽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正易因

井

七十八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井甃无咎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寒泉之食中正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元吉在上大成也

大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水風井 亦文王之卦

養道之自然而不可窮者井也是井有及物之功要在人汲之耳不汲井无喪也汲之井无得也來而汲此井常在往而不汲此井亦常在常在者井往來者人得喪者汲于井何與乎是故井可汲而不可求人以汲此井之德也不見改邑者乎邑可改而井寧可改邪九五身在坎中其剛而不可改實似之乃今者汲方至水猶未及收繙井之綆而卽羸其瓶矣可如何則雖曰汲實未汲也凶且見

九正易因

井

七十九

矣安得有功初六在下象井之底夫新井方泥而不可食舊井土邑坵墟雞犬亦盡井雖不改有誰汲乎九二失應无與有井谷象夫井谷射鮒是謂漏井甕復敝漏是謂漏甕其不可食亦猶夫初此而不汲猶可委也乃九三則井已渫矣泉已潔矣而不食焉真爲我心惻也何也可用汲而自不可汲王之不明實可惻耳王若明則必汲而上下並受其福矣故夫子曰若使井渫不食非但使我心惻行道之人皆見之而惻也是以爲受福故而求

王明不然何以王明求為哉六四修井者也猶志食也九五則井列而人食之矣信寒泉之可食免行路之心惻非王明在上何以致是故至上六而井養其不窮矣朝于斯夕于斯勿蓋勿幕收其甕及其甕隨取隨足則以五之中正有孚于下故致上之元吉大成于上也所謂王明並受其福者非邪而又何待于五之求之也吁一井耳不汲則為時舍為甕敝漏為贏其甕使人人感歎哀傷而莫知所以一汲而受福若茲所謂不費之惠无求之

九正易因

井

八十

澤王其思用汲以為明哉

附錄

蘇子瞻曰汔燥也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繙井井未嘗有得喪繙井之為功贏瓶之為凶在汲者耳

劉濬伯曰收者收繙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其利也有孚者坎中實為孚靜深而不窮也

熊過曰初六居下无應象井泥九二无應而下比

象谷辭九三巽入之功已畢故漂我三自謂

九正易因

井

八十

離下
先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已日革之行有

九正易因

革

八十二

嘉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君子

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大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火革

天下之事不可輕也而况變革之大事乎如商君非不變革而令秦疆然行之期年民之言不便者以千數至于刑其傳黜其師卒致車裂而民不哀則以民心未孚而遽變革以驚其民誰其信之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言已日乃孚已革乃信也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唯順而孚是以可革及其已革自然乃孚孚之者孚聖人之非喜革也孚其不得已而革之當也思之審籌之熟文明以說元

九正易因

革

八十三

亨而利貞焉革而當故其悔乃亡耳人但見聖人之革而人孚之而豈知其慮悔之心與革實相終始乎故六爻皆言革皆言孚初九一爻未孚而不敢革也六二以下已革而人乃孚也初九居下在初雖當革時不敢言革故爲鞶用黃牛之革其革堅實若黃牛之鞶固不可有爲若牛革之難動則雖當革之時人誰見吾之能革而知吾之欲革也哉六二處離之中已日之象已日者已可革之日也已日乃革之其征吉无咎行有嘉固宜所謂如

驚鳥疾如迅雷不及掩耳是也。二應五故言有嘉。夫二已可革矣。至三則革言三就矣。有孚如此。不革又何之乎。雖曰過剛不免有征凶貞厲之戒。亦慮其或悔于後。欲其當之又當故也。非不可以革也。若四則正當改革之際。人咸信志。安得不吉。夫四曰有孚則五未占而有孚尤可知也。非開創大定制作一新。大人虎變。天下文明之時。而何益以其順天應人之舉行。四時變革之事。其時則爲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之時。其革則爲文明以說大亨。

九正易因

革

八十面

以正之革。故至上六而革道遂大成矣。其君子禮樂以相先。有豹文之蔚。其小人回面而稽首。有從君之順。苟復征焉。不亦凶乎。居貞自吉。无爲而化成也。卦象離火居下。兌澤居上。夫火能勝水。則水爲火所息。水能勝火。則火亦爲水所息。是爲水火相息。天道之所當革也。又兌以少女居上。離以中女居下。少長易位。既同居而志不相得。人事之所當革也。故唯聖人能上順天道。下應人心。而革之而當焉。故曰元亨利貞悔亡。由此而言。已言三

乃孚已革而人信其又何疑也。

附錄

鄭康成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故謂之革。王輔嗣曰。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卽日不孚。已日乃孚也。蔡子木曰。元亨利貞。乾道也。隨者。隨物。革者。改物。物不可以妄隨。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无咎。亦不可以妄改。故必元亨利貞。乃得悔亡。于今升曰。鞏固也。離爲牝牛。在革之初。未可以動。

九正易因

革

八十五

故曰鞏用黃牛之革。

劉長民曰。五爲革命之主。是威武宣而文德著也。三。革言三就。命令已申。四。改命信志。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馬季長曰。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占有孚矣。

王德卿曰。虎文踈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蘇氏曰。易稱風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

能神楊子雲曰狸變則豹豹變則虎

九正易因

章

全未

鼎元吉亨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

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異而耳目聰明柔進而

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

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有實

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九正易因

鼎

全下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鼎耳革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覆公餗信如

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玉鉉在上剛柔節

也

大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火風鼎

象中更得象

鼎卦象也。初一爻象鼎足，二三四皆陽象鼎腹，五
一陰象鼎耳。上又一陽象鼎鉉。夫以木入火，舉鼎
烹飪，家家如此。不知聖人一烹，卽以享上帝。其大
烹乃以養聖賢乎？何謂聖賢？巽而耳目聰明也。六
五柔進上行，得中而應上九之剛也。所謂大聖大
賢者，非邪？以此烹飪養聖賢者，此也。享上帝者，亦
此也。元吉，何如哉？亨通又何如哉？故獨此卦兼言
元吉亨也。聖人指上九玉鉉，聖賢指六五九二兩

九正易因

鼎

八

有實，是所以養聖賢之具。三雖鼎實，然耳革而不可舉，則真有鼎實而可用以養聖賢者，獨二矣。可不慎與？初六在下，當鼎之趾，乃顛趾以出否？夫顛趾悖道也。而曰未悖者，利于出否，以從貴耳。出否得妾象。言妾之所出者，否也。從貴以子象。言子之所從則貴也。故无咎。九二剛中，鼎腹有實，與三同體，真我仇矣。唯當改革之際，與鼎耳革異而不得行，故使承離之雉膏不食。而方以上九雲雨之虧欠而不相應爲悔。然所失者，鼎養之義，而所不失

者，可養之具也。况玉鉉在上，終必耳舉。是以終吉。是以二雖曰我仇有疾，而終无尤也。雖曰不我能，卽而吉自在也。若四則鼎腹已滿，遂折足而覆餗。至于形狀污穢，而不堪矣。可如何中以爲實者，九二居中而鼎有實也。鼎黃耳，金鉉者，言其能舉此實者，實以六五黃中，以爲耳，而又用黃金以爲鉉也。黃中色金，黃象舉耳，必及鉉，未有舍鉉而耳舉者。故五兼言黃耳，金鉉焉。然以六居五，未可謂貞。故又曰利貞。若上九則鼎實已舉，无所用鉉，而適

九正易因

鼎

八

當鼎鉉之處，故直以玉鉉名其德。言六五柔中者，也必利貞，以受節。上九之剛而後能享中實大烹之養。上九剛上之聖人也，獨能鼎玉鉉以下節。六五之柔而大烹以享聖賢，固宜其以大吉无不利歸之。然則能養聖賢者，固賢于爲聖人養者矣。此養聖賢者之所以終獲吉與利大吉元吉也。无與不利元吉亨也。鼎元吉亨又豈不以此與夫頤口也何足齒反而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鼎烹也。本无大事而在聖人則養聖賢以享上帝，苟不能

大烹以養聖賢則雖欲以享上帝上帝必不享矣故享帝曰烹養聖賢則曰大烹也然則聖賢之在天地間豈細哉今日死一人尚未及用而死明日死一人又是終身不見用而死傷哉鼎也吾不知所烹所養將以何爲也

附錄

熊過曰子夏傳中虛爲耳我仇卽君子好仇漢五行志及虞翻皆曰鼎以耳行耳革故行塞也鼎量極于四其上則耳矣受實必有餘量以爲溢地四

九正易因

鼎

九十

則溢而覆矣

邵國賢曰五在鼎爲耳耳納鉉以舉者上在鼎爲鉉鉉貫耳以舉鼎者

楊簡曰革物者莫若鼎湯武革命天實命之天命君子正位則君子惡得不正位唯天命不可恃順乎天則其命乃凝耳

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

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

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

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厲乘剛也

九正易因

震

九十一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胥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震遂泥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震往來厲危行

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

无咎婚媾有言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

咎畏鄰戒也

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震爲雷 卦言主鬯又言問學

震長男主鬯者也。夫當震之來而號號然恐恐不寧如此者，蓋恐吾之所以致福者，或未當于帝心耳。是以驚惕思咎，不敢寧居，從而自信自修，繼以笑言啞啞然曰：吾今而後奉天時行，不敢毫髮有違于帝則矣。夫當一震而遠者驚，邇者思，若百里之侯，真能恐思修省，則德威所至，百里震驚亦如之。其不喪七鬯宜矣。然則是長男也，其可以爲宗廟社稷主明甚，而何不亨之有古者主出則冢嗣

九正易因

震

生

守社稷奉宗廟爲祭之主。故曰：可以爲祭主也。初爲成震之主，故其辭與卦辭同。其象辭亦與彖傳解同。六二乘剛，正當震之來也。其危厲不安實甚，因而大喪失其平生之所寶惜，若躋其身于九陵之上，與虛空等矣。更不復馳逐于聞見之場，思慮之境，故至七日其震始定，遂乃自得之耳。若三則下震將終，上震方始，其象爲震蘇蘇然，蘇復生也。六三因是內生其心，回思審處，亦知內行之无咎，保不敢有差跌焉。九四處重震之日，心中唯有震

九正易因

震

九三

愚云爾夫震以退省爲主，若遂死泥于震思之中而不知退省以无恐，其又何日能光大乎？六五則震而又震，非但震之來也。夫二曰震來厲，以乘剛而危厲也。故曰震來厲乘剛也。今五曰震往來厲，則往來皆危，而行乎危厲之中矣。乃六五全然不聞而反无喪，吾所有之事與不震之時若一何？居蓋二因來厲而遂喪失其所寶，是喪其所本无也。故後乃自得之也。此一震之力也。五雖往來皆厲而反大无喪，其所有事者，則以吾之所固有非震厲之所能得，亦非震厲之所能喪。此則震之所不能震也。嗚呼！至矣。然苟非往來危厲之中，行當往來之震，則又何以驗吾學力之淺深而信吾之不可動一至此邪？上六處震之上，與五爲鄰，五且震亦无得，震亦无喪，震而不震矣。乃上六于震遠矣，震不干其躬矣。反索索焉，內察其心，矍矍然外視其行，无得于中而徒征逐于外，何邪？凶可知也。所幸切近六五而能信吾大无喪有事之鄰，因是而畏鄰之戒，其與同功亦庶幾可以无咎而免凶與。

縱六三婚媾有言以謂我舍其索索忘其震行舍其矍矍忘其无肯更不與共事焉不恤也可即學問之道下焉者不震不發上焉者不震不發一震之餘无不各有所喪各有所發各有所得各有所止者原非他卦之可比也嗚呼雷迅霆擊萬方靡寧將逆天者誅不孝者戮而況于修道之君主聖之子有不致福乎

附錄

吳氏曰乾陽君也坤地國邑也分乾之一陽以主

九正易因 震

九十四

坤國邑百里之君侯也俞氏曰遠謂卦之外體通

謂卦之內體內外皆震有遠邇驚思之象

鄭康成曰人君子祭七牲體薦鬯而已升牢于俎

君七之臣載之鬯秬酒芬芳修鬯者也

熊過曰震爲足足乘初九故稱九陵上蘇言下震

之聲將盡下蘇言上震之聲復生震往來厲初始

震爲往四游雷爲來吳澄曰蘇蘇死而復生

䷳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

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

咎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

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不拯其隨

九正易因 艮

九五

未退聽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艮其限危薰心

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大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爲山 問學大事

震艮二卦。聖人道問學之事也。凡爲學者。學問日博。則聞見日廣。聞見日廣。則道理日積。道理日積。則實惜日深。日積日深。日蔽日鋼。雖有豪傑。不能自解脫矣。曾不知學貴知止。止必有所。故艮以背爲所。而止以不獲身。不見人爲背。无所止而自止者。此至善之止也。此於止。知其所止之止也。有絲髮未淨。非背止之止矣。故自趾以上。分爲五爻。皆止也。而非其背。非真止矣。艮趾者。步亦步之學也。

九正易因

艮

九十六

艮腓者。欲其止而恨其不能止之學也。此其可望者也。艮限者。艮於動地而強欲其不動。告子強制其心之學也。終不可與有言者也。艮其身。飭躬者也。艮其輔。謹言者也。皆艮也。而非其所。難以言艮矣。不艮。不足以言學。故以敦艮終焉。然則言天下之真學問者。非止與止。則定。定則靜。靜則安。可以照鑒。可以扣擊。可以平均。可以經世。而出世。雖然。苟非鼓之以雷霆。至于喪身失命。億喪貝億。无喪有事。未易以蕩滌而遽止也。方時化曰。初六當趾。

之處。而遂能艮止。其无咎可知。蓋吉凶悔吝。皆生于動。趾而遂止。不動何咎。然所貴者。利永貞耳。夫又安能終不動也。能永貞。則雖動亦无咎矣。余謂止亦人所難。但能艮止。自未失正。或因止而遂能得所止。亦未可知。世固未有好動不止者。而能止其所止也。此爻象之所以互相發也。六二當腓之處。腓不自動。象二之止。腓不能不隨。足以動。象二之未得所止。夫腓本不欲動者也。及其隨足以動。而又无由以拯之。此六二所以時時不快于心。而

九正易因

艮

九十七

恨不能自降伏其心也。與故曰。未退聽。馬經綸曰。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爻象如此。故以取之。其實背在身後。與前之四肢上下相背。若敵而不相應。與故以爲當止之所耳。夫曰所似有方向。似有邊際。然而以敵應不相與爲所。則是所而无所也。是卽學庸慎獨之獨。虞廷惟微之微。所謂當止之至善是也。不屬動。不屬靜。不屬行。不屬止。然行者行此止者止此。動者動此。靜者靜此。須臾離此。不得。人人不離。而人人不能止。是以動。

靜失時而道不光明。夫唯能止其所者，無往而非所也。無所而非止也。本無動靜，故動不失時，靜不失時。本無人已，故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思不出其位者，從出言，故曰位從止言，故曰所其實一也。又曰至善之止也，以知所以定靜安慮而為大學之道。良之止也，以思所以其道光明而為厚終之學。厚終與夕死可矣，意同繫辭上傳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附錄

九正易因

艮

九十八

楊簡曰：善止者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者，實不知止；知行而不知止者，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則行止皆當其時而自然光明矣。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故聖人教之良其背，使其面之所向一如其背，則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面如背，前如後，動如靜，寂然无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矣。是止得其所者，无所也，无止也，非有所而欲无之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

无所无止无止之止，真止矣。
熊過曰：按古文背字為北，或譌為止。鼂氏謂依卦辭作背是也。

王畿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皆有往來之義，唯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不出位之思，謂之正思，如水鑒之應物而常止也。如日月之貞明變化云為萬物畢照而未嘗動也。思心之用著于无思，即為沉空；著于有思，即為逐物。无思而无不通，千聖之絕學也。先儒謂不出位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專以應迹言，未明思之本旨也。

九正易因

艮

九十九

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九正易因

漸

一百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大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九正易因

漸

一百一

○風山漸 象取得好

咸與漸皆男女之卦。然咸感也。感應乃人生大事。故因取女而極言之。不專專以取女言也。至漸則專言之矣。夫何以謂之漸也。言異以長女子歸。即自止而不肯遽進。是謂漸之進也。此女歸之所以吉也。初女之將歸者。二與五女歸之經也。三與四女歸之權也。上又女歸之貞且節也。艮為黔喙之屬。故取鴻象。六為陰。故稱小。居下在初。故稱小子。女子始字。將遠父母兄弟。有唧唧不安之意。故稱九正易因 漸 一五

厲。鴻有哀怨則鳴。故取有言。此蓋女子之常態。于義何咎乎。磐水中石。漸于此而衍衍然飲食自若。獨立无營者。是女之孟光也。此其志豈徒告飽已哉。凡黔喙之屬。俯而啄。仰而四顧。雖一飽不得自如。六二中正自守。故取飲食衍衍象。五之漸于陵也。非不安也。不肯苟而安也。三歲不孕。非不育也。不肯苟配而育也。然而終莫之勝者。一擇對不嫁。一簡斥數婦。到晚始愜所願。梁鴻是也。此之謂女歸之經。二五當之矣。三本无應。誰與為偶。鴻漸于

陸不安之象也。離同體二陰而獨上。夫征之不復也。不得已而納四。未敢公然舉子。婦孕之不育也。其凶无疑。但獨女無依。不為夫婦。无以相保。誰為禦寇者。四亦心不自安。若漸在木。豈鴻所棲哉。所為順以異者。正以无應无依。不得已耳。女子无依。危厲實甚。漸木而或得其棟。亦可无咎。此之謂三四相比而成夫婦。女歸之權也。吁。鴻若失偶。至死不配。孤飛隨後。憂然長鳴。其不可亂如此。非羽之可用為儀者乎。與三同為无應不安。故同象陸。三九正易因 漸 一五

四相比。四下異而三上正。有夫婦象。九三重剛。居艮止地。有禦寇象。四為巽木。鴻趾連。不能握木。故不木棲。或得其棟。亦可權處。三歲隔三爻也。程子曰。諸卦雖言利貞。而所施各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有言其所以利者。以其貞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者。利於如此。貞正也。予謂彖辭言進以正。可以正邦已。專指六二之貞言矣。夫女正而可以正邦。有不利乎。程傳得之

附錄

王輔嗣曰：進而之陸，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夫征不復，樂于邪配，則婦亦不能執貞矣。非夫而孕，故不育也。三本艮體，而棄乎羣醜，與四相得，遂乃不反，至使婦孕不育，凶之道也。異體合好，順而相保，物莫能間，故利禦寇。

熊過曰：李鼎祚謂四爻陰位，正象稱是也。荀氏曰：五與二應，乃夫婦之正配，故吉。三與四比，乃夫婦之邪匹，故凶。

九正易因

漸

一百四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九正易因

歸妹

一百五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歸妹以須，未當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大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澤歸妹 得象

皆女也而女歸獨吉歸妹反言征凶者以是女之歸也進而得二之位則有內助之益而其往爲有功進而以六居二則是女德貞正而可使一邦之女德皆正且邦君之位剛而得中此卦之象內止外巽利貞如是女歸之所以吉與今歸妹諸爻從少女而歸于人妾媵事也安得同哉又說以動必人意說而後敢動若自有征其凶必矣其言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言女家于歸而承筐是其實

九正易因 歸妹

真

也而不爲妹妾則是同爲女承筐而无其實士家娶婦而刲羊以薦血也而不爲娣妾則是雖見士刲羊而无其血乃上六以柔乘五之剛故无攸利位不當女君之位而出其上是謂征凶豈初九跛履者之得征吉哉故以此爻當之餘五爻除九四居上无應爲女兄之待時而未歸五則在中之位尊貴之行帝乙之妹而長男嫁之是矣不如其娣之袂良五陰而二陽也二五相望故戒以不可正視以九居二故又戒以利貞无敢當夕幽獨是守

九正易因 歸妹

歸妹

頁七

此與女在室何異乎故曰未變常初九在家恒從妹既歸則又從娣以爲娣故曰以恒也步步相承說然後動如跛之履真能履矣六三因居二上年長于二而以六居三象女之賤者故稱須焉唯須故又反歸以娣而爲二之媵月幾望者其位在中正與邦君內外相望者也故五雖朴素是尚袂不如娣而娣輩終不敢以正視相視正履相隨化女君之德也以是之故不妬不忌如天地交而萬物興遂成天地之大義而又何不終始之有苟女君有盛德而娣輩不能卑體以相承則征凶之咎决不能免是以歸妹直言征凶无攸利以見其但有凶而无吉但可承而不可征蓋如此屈意相承如跛如眇猶恐有凶况敢征邪夫歸妹以娣既天地之大義而不可免既歸則又征凶而終不利此歸妹卦辭所以獨戒征也无吉辭也但得免凶即爲幸事今非古矣歸妹以娣禮不行矣然妾媵固尚在也邦君大夫知而慎之庶得正家之宜威如之吉不然國破家亡凶又何如余觀妾媵之微聖人

猶諄諄示戒者何古今多少賢聖到此遂開不得大口慎无以婢妾細故自忽其可

附錄

楊簡曰初九位在下有娣象娣則不可專行跛能履者難行象如此而往則得娣之道故征吉熊過曰歸妹震長兄出而用事將嫁在內兌之少女也天官書云須女四星賤妾之稱也故子夏孟宗皆作娣媵之妾

九正易因

歸妹

一百八

䷶ 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九正易因

豐

一百九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豐其

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豐其蔀

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无人自藏也

大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九正易因

豐

百十

○○○雷火豐 險哉象文王當之

豐大也。唯明以動。乃豐。故曰豐亨。假亦大也。唯王者向明出治。所尚者大。乃假。故曰王假之。夫王者尚大。而此卦離明在下。雷動在上。離既在下。非但不是。日中且將晦矣。雷既在上。非但日中不見。日亦且有陰雲晦雨矣。方憂其不明。无由動作。而況求于豐大乎。不知日中則昃。而日昃則又必中。雷動則晦。而已過。則又必明。但憂无日。勿憂日之。不復中。但憂无王。勿憂王之。不假。不能大。徧覆以四。

九正易因

豐

百十

照乎天下也。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明明。則動動則豐。此王者事。非六五其奚以與。故曰來章。來章者。來六二日中之章也。有慶譽吉。即豐亨也。六二本離之主。為日之中。因雷在上。故有豐蔀。見斗之象。往雖疑不見日。然日何恙乎。輝光自在。有孚未嘗不發。若也。誰為豐蔀。九四是已。四居震體。雷初動也。故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而且見傷。非明夷乎。雖曰明夷。然聞雲去翳。便見日中。仍復與夷主相遇矣。雖幽不明。

又何不吉之有。夫四之吉。猶五之吉。二之吉也。既日中。則豐大之慶。咸與共之。故曰吉行也。初九九四雷火相配。電雷皆至。非遇其配主乎。故告之曰。借使旬日遇雨。必有日中之慶。過此以往。皆尚大之。日何咎之有。象又斷之曰。定无過旬之理。若過旬。便是災。可不必憂之也。九三處雷動之下。不但陰翳而雨。且沛然矣。滂沛在途。方見水沫。雖值日中。豈出門動作時邪。三又與上六相應。上既自藏。則三之右肱已折而終。不可用矣。然三實有何咎。

九正易因

豐

一百士

也。故初九九三皆言无咎。信乎非明不動。非明以動。則不豐。故豐以天下。王者所尚也。彼豐其屋者。即不然。不思日中以照天下。使蔀屋之下。无一夫之不獲。而乃損下益上。自豐其屋焉。意若曰。我高在上。誰能奈我。何不知此。又烏用誰哉。蓋至于有家而无人。有戶而闕不見人。水消瓦解。影響无有。凶何如也。故象復嘲之曰。方其豐屋也。彼亦自謂翺翔天際。若與天游者。而不知正所以自蔀其家也。蓋至于有屋而无家。有戶而无人。可藏是謂。

自豐自葬。而又安用大屋為也。此无他。自照而不思。所以照天下也。能照天下。則豐以天下。則雖極其豐大。不為好大而喜功。有慶有譽。自然歸之。孰與豐屋而自蔀者之為獨夫而卒自藏也。與三歲不覿。九三至上六。隔三爻也。

附錄

程傳曰。蔀者。用障蔽之物。以掩晦其明也。雲峯胡氏曰。發若者。蔀之反。徐鉉曰。闕其戶。闕其无人。闕從門。從吳。闕小視也。吳大張目也。言始小視之。雖

九正易因

豐

一百士

大張目。亦不見人也。來知德曰。言寂靜無人之意。

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旅焚其次亦无正易困旅

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大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火山旅 文王之卦

旅何以亨而吉離柔在外得中而順乎在内艮止主人之剛是以内卦之止能麗外卦之明主人遂有功於旅而六五柔中遂得小者之亨六二柔正遂得旅貞之吉也内體三爻同爲商賈士庶人之旅故其得喪亦僅僅旅次童僕之事外體三爻則若侯卿大夫之旅故以旅興或以旅喪旅之時義豈不大哉初六以陰居下有旅瑣瑣象但知旅之宜瑣瑣而不知此正其所以取災者寬一分則童僕受一分之賜矣然陰柔則嫌其瑣屑陽剛則又嫌其亢厲九三以剛居剛燥而近離有焚次象初爲二得有喪童僕象初六同體在下二以柔中近初得之三以過剛遠初喪之是以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何至又有喪僕之事蓋當旅時以此與下若不喪僕亦无是理故曰其義喪也瑣瑣固難受亢厲亦何堪唯亢厲則瑣瑣益甚矣六二居中

有即次象柔正有懷資象得初有得童僕貞象此小人之旅之最得者也九四上承五有旅于處象

夫。上。焉。者。宜。居。其。位。任。其。事。若。今。日。處。此。明。日。處。彼。而。旅。于。所。次。之。處。縱。得。資。斧。亦。爲。東。西。漂。泊。羈。旅。無。聊。之。人。耳。何。能。快。于。心。乎。又。其。甚。則。爲。上。九。離。火。在。上。有。焚。象。離。目。有。出。涕。號。咷。象。離。畜。牝。牛。上。剛。失。之。有。喪。牛。象。然。下。曰。焚。次。上。曰。焚。巢。者。以。下。之。旅。止。于。次。而。上。人。之。旅。勢。必。无。歸。而。失。其。巢。也。夏。太。康。隋。楊。廣。非。邪。其。初。實。笑。樂。自。得。至。後。雖。號。咷。何。及。舉。大。物。而。盡。喪。之。曾。罔。聞。知。其。又。何。凶。如。之。哉。故。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言。居。人。上。矣。而。水。正。易。圖。旅。百。六。十。

旅于行邪不旅爲上不得已而旅非學命上逮決不可

附錄

王畿曰火之在山明无不照明而止慎之象也火行而不處不留之象也旅皆逆境莫甚于囚之在獄獄者不得已設豈可留滯久淹也明照如火慎重如山凡客于外之爲旅天子有天子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乾州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劉用相謂文王旅于憂患獨親切而有餘思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又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傷哉旅乎非文王其誰當之夫子旅于東西南北故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上與下无一可者矣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

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

人之貞志治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紛若之

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 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正易因 巽

百六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吉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巽在牀下上

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大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為風

風為天之號令命乃君之風行大君有命三令五

申欲巽以入之故重巽以申之卦唯九五陽剛中

正獨居重巽之位故曰重巽以申命然非九二以

剛居下巽之中能巽乎五之中正亦未必能使柔

皆順乎剛咸以五為大人而興利見之思咸以五

為中正而志攸往之利而俾小者之亨一至是也

則所以使九五申命之志大行于世真若風行草

偃然者九二下巽之力實多故曰剛巽乎中正而

九正易因 巽

百九

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也俞氏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既亂而復治

則又如其初故于蠱之甲曰終則有始庚者十干

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始焉不善既更而後善故

于巽之庚曰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再三

申命正謂慎有終耳是以終吉是以五獨貞吉悔

亡无不利而其志行初六處巽之初在他卦當應

四在巽卦當巽五進退不果是志疑也不知四已

決志巽五而亡進退之悔遂為小者之亨巽五之

武矣且四一異五而初亦遂異五非田獲三品與
 四與初只隔三爻故曰三品四田而獲三品是武
 人也初所以利武人之貞而志治與然則卦唯兩
 柔皆順乎剛四其先倡之矣其為有功之臣何如
 哉巽木為牀二處下巽牀下象也用史巫紛若非
 所謂剛巽乎中正邪是以吉无咎稱焉九三處重
 巽之間欲巽五而志又在于上其吝可知夫其志
 不在于攸往之利而在于上九之窮又何以能亨
 而免于吝故上曰上窮三曰志窮其與巽乎中正
 九正易圖 巽 重下
 而志行遠矣上九亦曰牀下者所巽者九三亦下
 巽象也欲不喪資斧不可得也夫四之獲三品也
 為得資初之利武人也為得斧今已喪其資斧而
 不知所巽矣雖在牀下何益故曰貞凶言當巽時
 因為貞而不知所巽雖貞亦凶故又曰正乎凶
 蓋言爾以為正乎吾但見其凶而不見其正互
 作兩句讀

兌上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
 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
 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正易圖 兌 重下
 九五孚于剝有厲 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上六引兌未光也
 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〇〇兌為澤 險哉象

兌說也說則亨以故先民而民忘勞犯難而民忘死其說之大有如此非亨而何然而民不可以徒說也此卦剛中柔外說以利貞是以能順天應人而得斯民之說也故曰兌亨利貞唯剛中故貞唯柔外故說若非剛中而徒柔說於外則不貞不貞則凶况于說之亨乎故六爻專言利貞之事焉初九以剛處下有和兌之象爾以兌來我以和受我无爾虐爾无我疑則雖未有以致民之勸而和兌

九正易因 兌

三王

之吉初自當之矣九二以剛居中有孚兌之象爾以說來我以誠感直信民志其悔自亡則雖未有以致民勸而孚兌之吉二自當之矣九四居三之上見三當兌口所商正者欲以兌說寧人而已人豈可以兌說寧乎若欲以說寧人反不如介然獨立疾惡不赦者猶能使人有喜而興說服之心者也而况於九五與以九居五以剛處中所謂當位之大君也兌為毀折故其處人也不但孚于兌已也雖其毀折而我剝者而吾孚信之唯恐有一

之不獲焉其自處也不但口无甘說可喜之詞雖其身亦時有嚴厲難犯之色何嘗專以兌說為事也其絕无說民之心如此然後民之欲為我勞欲為我死者相踵也乃六三直區區守其甘說以來之耳其不來者上六又仍欲以甘說引之終始務於說人是豈光明正大之為一旦有急泮然以難將誰為我死又誰為我勞也其凶必矣嗚呼君子觀此可以知民勸之道矣

附錄

九正易因 兌

三王

胡翼之曰不謂之說而謂兌者聖賢感天下之心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為兌也能過曰四與三上下異體猶疆介也

䷧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柔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

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渙奔其机得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渙其躬志在外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渙其羣

元吉光大也

九正易由 渙

王居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王居无咎正

位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渙其血遠害也

大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〇〇風水渙

此卦極難取象今亦九正得十分

內卦坤也而乾之一陽來居其中遂生水而成坎
水生而不窮故曰剛來而不窮外卦乾也而坤之
一陰得位乎外遂成風而生巽以上同于五之正
位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乾坤交錯而風水生
風水相生而大號作所以渙汗其大號者非君其
誰而九五居中其風不動但見其翕聚精神以假
有廟而已曷敢號也而况大號乎則所以渙汗其
大號者四實為之矣夫君者出令者也風聲之所
九正易由 渙 王居
自樹也而使臣代之安得无咎然此臣一也乃大
禹聲教訖于四海之臣也有臣如禹而又可以恭
已南面無為而治為舜咎邪故曰王假有廟王乃
在中也夫曰王乃在中則是若北辰之居其所矣
而號令四出民皆順之則以涉大川而作舟楫者
有四故也民猶水也風行水上順水行舟而何不
利之有是故六四雖渙而王實居之王不待渙也
故曰渙王居无咎夫臣渙而王居則渙之者雖臣
而實王也其又何咎也然則六四為成渙之主王

渙者也。而唯五能享之上。曷敢當之。故五曰无咎。以其專任責成。宜假廟致享也。上必去。逃出乃无咎。以其无功。受享恐患害及身也。故曰渙其血。去逖出。夫曰渙其血。則患害痛切。又不止于近身。而渙其躬矣。四之下三爻。為坎羣然。受渙者。四居坎上。五又居四上。則正當互卦之艮山。而為水上之丘。而四實渙之。而其誰知之。夫渙其羣夷。輩知之。不待思也。至于渙有丘。則夷輩且匪所思。况所知邪。蓋上風下水。其渙易知也。下風上丘。其渙難知也。唯水平不流。渙而成文。則直曰渙其羣元吉。以光大矣。初與二之用壯。奔忙无惑也。而又何不亨。不貞之有坎之初六。其于馬也。為薄蹄。原非壯馬之比。初柔居下。所欲拯助。六四者。必馬壯。乃吉。故曰初六之吉。順也。順也者。巽也。机為巽。木初既用馬壯。二欲得所願。又安得不奔其机。而附于木。不然。悔无及矣。三居水上。象渙其躬。以其志在應外。卦之上。同以逖出。遠害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志在外。則自然无悔。而又何悔之可亡。此卦象堯之得

九正易因

渙

書其

舜舜之得禹。他不足以當之。故曰利貞。

附錄

來知德曰。机出蜀中。似榆。可燒以糞田。山海經云。大堯之山。多松柏。多机是也。蓋指五也。方時化曰。坎于木為堅多心。故取奔机象。予謂巽為木。二之欲得所願者。正以巽耳。故奔机不取坎矣。此卦文王彖辭。則以九五為假廟之王。全然居中而不動。而文王爻辭。則又以九五為風行之主。遂直繫之曰。渙汗其大號。學者合而觀之。聖人錯綜之文。見

九正易因

渙

書其

乎辭矣

兌下

節亨苦節不可貞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九正易圖

節

二天

六四安節亨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大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九正易圖

節

二天

○○○水澤節 此亦難取象今九正亦十分矣
坎水下流兌說受之說則甘甘則不苦蓋能下節其流不使至于缺漏而不收則有以潤澤斯民而信乎其為甘節之亨矣此節之所以亨也六三居兌之缺正不節之處九二當之自宜當位以節若乃不出兌口之門庭則不節之嗟將以誰咎其為失時之極不出之凶二不能以辭其責矣是故甘節之吉實在九五故九五唯以兌之甘節為吉也上居坎極水方盛滿而又節焉可為貞乎可不謂之苦乎可得免于窮與凶乎然則苟非中正以通之九五以甘為節任其尚往則甘說之澤翻為苦海欲其免凶不可得矣故曰節亨苦節不可貞夫本以欲亨通斯世故而為之節今反以苦苦欲節故遂窮焉而不通是豈知節之道乎故上卦之四承上道以自安則曰安節之亨安也者安其中正以通之甘節也下卦之初雖不出戶庭亦自可无咎以其知通塞之有人而自然无咎也通有五塞有二初與四但享其亨安其節不亦宜乎若三當

節而不節，上不當節而苦節，不是傷財，便是害民。豈聖人節以制度之本意哉？聖人曰：節雖正理，苦則雖正亦凶。蓋既以苦為貞，安能悔也？故曰：悔亡，尤之也，非與之也。嗚呼！彼方以樽節為慮，德事儉苦為唯汝賢，又肯以為苦而自悔邪？天下之能悔吾之苦節者，蓋萬萬無有一也。謂之悔亡亦宜。此卦剛柔分而剛得中，是分坤之一柔以居下卦之上，而為兌分乾之一剛以居上卦之中，而為坎坎之一陽九五居之，所謂剛得中而為節之亨者，故尤正易曰：節。亨。亨者，通也。故又曰：中正以通，通則尚往而不窮，而豈苦節者之窮焉而不通邪？故夫子兩言其道窮。

尤正易曰

節

亨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口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乎，乃化邦

也。豚魚吉利，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

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

之。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或鼓或罷，位

尤正易曰

中孚

亨

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翰音登于天，何可長

也。

大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澤中孚 險哉象

張載曰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又曰子而孚化之唯中孚故能化其子亦惟中孚乃能應其母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能應天即是貞蓋專指中孚能應者言也使其不應實而徒有虛名則是上九之翰音耳雖登天而天其能以孚化之哉故其繫二之辭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上下相忘于爾我好爵不嫌

九正易因

中孚

百三

其謹虐三復斯繇何異賡歌宛然三百篇之致聖人之情見夫辭矣此雖可以見五之有孚學如要以二之實能應五故也則以二之與五同爲剛而得中也中剛則實實則孚化矣內柔則虛虛則難以孚化矣而豈知其不然乎豈知此卦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異而自能孚乃化邦者乎蓋使其不能中孚以應五也則雖上九之剛不免于好音而无實何必柔使其能以中孚應五也則雖六四之柔亦且幾望而能圓寧獨剛故曰中孚豚魚

吉利涉大川此卦三四在內皆陰虛不實若豚魚

是也舟虛是也今觀六四與三同氣相好爲匹爲敵舊矣乃三說體不正悲喜失常四遂惡其不當絕其比類亡其匹敵直上承五遂得无咎焉則四之孚化于五爲何如哉而謂中孚不能以信豚魚可與又二陰在內有中虛象以其中虛乘我巽木濟虛舟而涉大川其利于五又何如哉而謂中孚不能以吉豚魚又豈可與故語中孚之實則其孚化于二也謂鶴鳴子和語中孚之極則其孚化于

九正易因

中孚

百三

四也謂幾望匹亡蓋必孚化邦而信豚魚乃可以驗中孚之无所不孚也而尚何有與剛柔虛實之分哉而况于初九之剛哉故初九在卦之初獨能歡燕以自虞以爲使其不得中孚之五而妄變志以從他反不如自虞之爲吉矣其感二而有與焚香而有待者乎而五至是其盡孚化之矣豚魚陰類姤包魚剥六五貫魚姤巖豕大畜六五續豕皆是也鶴與天皆指五其子獨指二巽爲雞曰翰音汪本鉅曰在陰卽二陰馬逢陽曰中孚覆卵象二

陰雞足象三陽曰鷄曰爵曰燕曰豚曰魚皆從中
孚覆乳取象

附錄

涑水司馬氏曰中孚者發於中而孚於人也豚魚
幽賤无知之物苟飼以時則應聲而集而況於人
乎至誠以涉險如乘虛舟物莫之害故曰利涉大
川乘木舟虛也

誠齋楊氏曰鳥巢可窺况豚魚乎

來知德曰鶴八月霜降則鳴兌正秋故以鶴言禮

九正易因

中孚

直

記雞曰翰音巽為雞也雞信物天將明則鳴有中
孚意翰羽也雞鳴則振拍其羽翰音即雞鳴二字
程傳曰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

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

雲峰胡氏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

主也合九二共為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

如此故其象為繫如此九二則曰靡九五則曰繫

皆固結不可解之象

王畿曰風感澤受中孚之象君子體天地好生之

德而議獄緩死中孚意也獄之將成則議之其將
決則緩之然後盡于人心獄而曰議求其入中之
出死而曰緩求其死中之生舜之恤刑禹之泣罪
湯之祝網文之掩骼使非出于本心之誠其誰感
之至誠之道可以蹈水火烈金石格天地而況于
人乎况于鬼神乎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議
獄也旬而議聽二旬而議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
議獄兌象緩死巽象

九正易因

中孚

一百三

艮下
巽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正易因

小過

重天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弗

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密

雲不雨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弗遇過之已亢也

大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九正易因

小過

重天

○○雷山小過 寂惡是此卦之象

四陰得位是為小過小者既得時得位而過矣有不亨乎過以利貞與時偕行時已可行柔又得中是以小事吉而曰可小事然居位得中為君為相其事實大而非小也非陽剛君子決不能辦也今剛失位而不中矣夫居上而不中失位而无權雖陽剛其奈之何是以不可大事也故為小者若小事得為則順時以有為若大事不能為則禮遇君子而望其助我以有為信能安分知時如此則小

九正易因

小過

重天

者位雖過而實亨矣故曰小者過而亨也以其貞也然而陰柔小人不能安分知時也不肯與陽遇也今二陰居中得位身當君相之任而所協比以禮遇者乃其兩飛鳥之初上則雖有一二孤陽自然遐避不暇矣故聖人因此卦有飛鳥之象遂即象以戒之曰飛鳥有遺音云不宜上宜下大吉夫鳥上飛則逆下飛則順今自謂宜下而不宜上雖曰自諷實為二陽諷也安有陽剛君子必待陰柔小人諷之令去然後俛首以去哉吾恐飛鳥離之

雖欲去而不得矣初六居下誠一飛鳥故聖人曰

即此一飛鳥亦以凶成兆矣又何待兼連四陰反援上六而後知其為凶物之不可如何也而九四應之反得无咎者以四自知其力之弗能過而卒善遇之耳然有來則必有往有往則必有厲可不戒與夫天下豈容有常厲常戒之事哉故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由此言之何如勿用之為愈勿用則自无厲无厲則常永貞固矣若九三者知其弗能過而力為之防又從而不自量力或欲以戕

九正易因

小過

重天

之如陳蕃實武然吾不知凶又如何也蓋小過之時初上相比據權得地陽剛君子唯有勿用一着棋子可商量耳无別有良策也所謂宜下而不宜上者也六五陰雲已上不與陽遇獨陰不成其象為密雲不雨故曰密雲不雨已上也言六五之雲氣已上矣決不能降霖作雨以潤澤斯民也則雖已居民上其實與在下者等為臣為妣者等惡能有為哉哀公曰告夫三子者豈非不能為祖而反禮遇其妣不能為君而反禮遇其臣之類與而六

二陰柔僅保无咎亦實不能過其祖而反不及其君矣乃自以謂過其祖與其君不亦謬乎然又不言過其君而曰不及其君者聖人一言為萬世之君重也故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是故天子於象特發明此義以戒萬世也然則六二譬則在穴不能奮飛之小蟲乃公則又但知弋取其在穴之小者而不能乘龍御天以快觀其為人之大者則又安能相與以有為邪何也陰不過陽何以能成雨也陰復求於陰何以能得傳巖之霖也上六小

九正易因

小過

一百四

過已極與三又隔非但弗肯過而且遠過之矣三若不去則上之飛鳥將難之矣其為凶物又不但如初已也亢而為災亢而為青吾恐孤陽終難脫矣噫初上凶物二五木偶雖有夫子其如定哀何哉不任為上策委吏乘田為中策魯司寇為下策三月告老救得一半

附錄

蘇子瞻曰小過有鳥之象四陰據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陽囚于內其腹背也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

欲止腹背不能作也故飛鳥之制在翼

鼃以道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弊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

九正易因

小過

一百五



卦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七日得以中道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三年

九正易圖

既濟

三聖

克之億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

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大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火既濟

卦中每言小亨未有言亨小者今既濟而曰亨小蓋言亨于既濟之後必小而非大大則終亂反不如小之初吉耳初處離明之下當既濟之始雖既濟而常若未濟常若坎險在前濡其馬尾旋曳其輪而不敢遽濟其心如此而能有咎有是理邪故曰義无咎也此處既濟之第一義也二則文明在中无所遮蔽非但此身既濟而此心亦隨以濟身心俱濟可謂既濟也矣純陰婦象前无所蔽喪茀

九正易圖

既濟

三聖

象於是七日來復而中道遂在既无蔽于前而得其所以喪茀之故故不復馳逐于得意之場紛華之景而既濟自可常保矣故曰初吉柔得中也既濟亨小不以是邪而寧似九三之好大而喜功者邪今觀高宗之賢猶不免誤用小人興兵攻伐况其他與夫以大國之盛強伐鬼方之小醜猶必三年然後克之雖曰克之然其困憊亦以甚矣况非高宗之賢而又安能免于奢侈心生也奢侈心生逸豫心起既濟不可常保而終亂必矣故九五於

時祀之外復用大牲以要福于神豈知以時用禴而薄祭者之爲實受其福也蓋此身既濟故止心易生上六當坎止之上乃沉酒而濡其首王所謂終亂之人也其又何可久也或曰審如此則終日戒可矣曰君子之所爲終日戒者恐生民有一不蒙其衣被之澤也今所戒只于衣被則亦衣被之貧乞云爾夫以一衣被而終日戒終日疑恐不保焉可笑也夫保之又保以保其所不必保其與不保所保以自喪其所保者一矣故曰終止則亂止

九王易圖 既濟

也者取遇坎則止象也方時化曰離麗也第象離爲甲冑戈兵故稱伐九三以明治暗故稱鬼方終日戒者乘離之終也離牝牛離東而坎鄰之坎謂離故曰東鄰坎西而離鄰之離謂坎故曰西鄰六二離也以時用禴恭儉无求永克有濟矣故曰言大來非初吉邪至上六則坎水既盈享其既濟唯知飲酒宴樂以自終夫君子處困則飲酒當需則飲酒所以示暇也未聞既濟而飲者也既濟而飲樂極則又悲矣而况濡首與

附錄

楊簡曰既盡也既濟无所不濟也其曰利貞者初三五皆奇剛純而无雜二四上皆耦柔純而无雜九五當位于上六二當位乎下餘剛柔咸當位正當如此非貞而何孺子夏作孺卽孺字內則言孺子之禮衣不帛襦袴說文云孺短衣也茹衣破敗如茹也

三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九正易圖

未濟

百聖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貞吉悔亡志行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君子之光

其暉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大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〇〇〇火水未濟

未濟者未得濟也未得濟而遽濟此小人不智之

極者之為也所謂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

終也夫既濡尾矣而猶可濟乎如符堅百萬之師

次于淮淝真是已九二知之獨曳其輪而不濟故

爻獨言其貞吉象復言其行正不虛也六三雖在

坎上亦未離坎有征亦凶未可便征然上承九四

九四居離三蓋其所乘者今六五有孚于九四

遂震用以伐不順四信五而往征五得四而濟坎

九正易圖

未濟

卷七

逢時邁會三雖不征而自利涉大川矣何用忙為

蓋有其君必有其臣有其臣必濟其事未濟者終

當既濟而自然利涉大川也此未濟之所以亨也

言未濟之時自然必有能濟之人能濟之人自然

必用能濟之臣能濟之臣自然必有既濟之日濟

則亨矣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柔而得中內又文

明是以能得濟險之人而孚之故曰貞吉无悔而

又曰君子之光有孚吉云言五之貞吉而无悔實

以文明在中而有君子之光也所以見此君子之

光者實以有孚於四而餘光及四也故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有其光則必有其暉无其暉則亦不見其光矣是故未濟之時而有此光明之君雖欲无暉不可得也雖欲不亨不可得也吾以是觀之聖人之處世也无一日而非既濟之時则无一日而非未濟之心无一時而非未濟之日則无一日而非欲濟之念憂方來而喜或乘之喜甫至而憂復生焉憂喜相仍此聖人所以發憤而不知老之將至也是故既濟未濟合爲一卦而易道終矣乾

九正易因

未濟

萬天

之自彊不息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有以也夫彼飲酒濡首者以既濟而遂懈而不知未濟之隨其後其又何人哉曰是聖人所謂何可久之人也所謂不續終之人也君以喪邦臣以亡家庶人亡身士喪其心往古來今孰能追此噫方時化曰狐爲坎坎尚未濟至離乃濟故傳以未濟爲柔得中夫一伐鬼方也在既濟則宜勿用小人而防三年之億在未濟則宜震用君子而獲三年之賞有國家者可以得所濟矣五離之主四尚貞吉悔亡五

自宜貞吉无悔上九賴六五之有孚享既濟之大業飲酒燕樂未卽有咎但至于濡首則與既濟之上六等矣其勢必失是既濟之業有孚之光也哀哉旋濟旋失唐明皇諸人非邪余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天地之大用也乾坤所以終坎離也坎水居下離火居上則雖有天地之用而實不相爲用咸恒所以終離坎也水升火降坎離相交心以是泰身是用康國家和平更有何事不既濟乎此天地之終也安有初吉終亂之理也易道終不

九正易因

未濟

萬天

亦宜與

附錄

吳幼清曰未濟諸爻位皆不當而象傳特于六三言之者陰柔居險極也

王輔嗣曰九二位雖不正中以行正也六二柔順文明居于尊位付與于能而不自役使武以文御剛以柔斯誠君子之光也付物以能而不疑也物則竭功功斯克矣故曰有孚吉

楊廷秀曰六五逢未濟之世而應之以陰柔之才

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何也。蓋六五其體離、離在天爲日、在地爲火、日之在夏、體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熾、六五文明之盛、而能虛中以臨照百官、堅誠以信任羣才、安得不掃大難爲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爲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

九正易因

無卷數 江蘇周厚培家藏本

明李贄撰贄本名載贄晉江人嘉靖壬子舉人官至姚安府知府坐妖言逮問自殺事蹟附見明史耿定向傳是書每卦先列經文次以己意總論卦象又附錄諸儒之說於每卦之後書止六十四卦其文言繫辭等傳皆未之及經文移大象於小象之後則贄臆改也朱彝尊經義考載其原序述馬經綸之言曰樂必九奏而後備丹必九轉而後成易必九正而後定故有是名贄所著述大抵皆非聖無法惟此書尙不敢詆訾孔子較他書爲謹守繩墨云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首一

卷

〔明〕徐師曾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二年董漢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今文周易

演義十二卷》提要

刻今文周易演義序



余用古文周易作演義以俟好古君子復取今文錄之以爲是編蓋經傳之亂久矣漢魏而下千有餘年未聞有正之者至宋始定於呂氏然唯朱子崇信之而一齊衆楚卒不能廣其傳嗚呼何其難也方今朝廷之頒布有司之貢舉學官之臧閭童之習率用今文而余欲以古文變之勢必不能此是編之所爲錄也蓋自舉業之學興說經者皆務新奇以爲冠冕而說易者尤甚新奇之說勝則聖賢之旨晦學士治經唯取炫耀耳目苟合尺寸以僥倖於舉而已其協於傳注與否弗論也况本義之書其文簡略其旨微奧驟而觀之俾未見有不合者而不知毫釐之差繆以千里不可不擇也余爲是書搜括百家諮訪衆說而折衷於朱子充其簡略闡其微奧按其闕失使學者充榮點綴以合有司之程然

非帖槩之類也雖以今文錄之亦異乎詭
 遇之徒矣若夫隨文立說不務新奇則自
 謂有合乎稽實待虛之旨而不遑恤其它
 也知我罪我夫亦安所逃乎是書之成前
 後十年始獲脫藁然中多未定未敢傳諸
 人也間出以質會稽士人遂見私錄而刻
 諸杭邇來謁告家居藥物之餘重加脩改
 友人董朝獻請刻以傳余方悔初未未定
 而誤行也遂不辭而畀之邃易君子幸相
 與訂焉隆慶戊辰七月甲子吳江徐師曾
 序

今文周易演義目錄

卷之首

讀易通例

卷之一

乾

坤

卷之二

屯之履

卷之三

泰之觀

卷之四

噬嗑之離

卷之五

咸之睽

卷之六

蹇之困

卷之七

井之豐

卷之八

旅之未濟

卷之九

繫辭上傳一章之八章

卷之十

雜卦傳

天泉

吳江同川董漢策梓

清江先生

今文周易演義目錄終

右總論

不讀此通句

+

之辨而吉凶見矣卦爻所云孰有出於此哉

右論卦書

愚按有卦則有名然伏羲之時有畫无文則但以其名相傳而已至於文王繫彖乃始因其名而書之故今乾坤

等字。皆文王之筆也。觀於履艮等卦。則可見矣。

右論卦名

愚按伏羲畫卦。秩有定序。而今卦名之別。卦畫之殊。雜然並陳。在初學有不能悉記者。然其因重之故。兩象之合。則猶有可循也。故以三畫之卦而言。則曰乾三連。而乾之三奇可知已。曰坤六斷。而坤之三偶又可知已。以六畫之卦而言。則曰乾為天。而乾之六畫皆奇可知已。曰澤天夬。而上兌下乾。合為夬卦。又可知已。知此。則爻之九六。卦之德象。皆自此推之。而不惑矣。但今世所傳卦歌。有一世至五世遊魂歸魂之別。殊非畫卦本義。故今據大橫圖。以內卦為主。更定為歌。以示初學。庶使得見。

畫卦之次云

八卦歌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碗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六十四卦歌

乾為天 澤天夬 火天大有 雷天大壯

風天小畜 水天需 山天大畜 地天泰

兌為澤 天澤履 火澤睽 雷澤歸妹

風澤中孚 水澤節 山澤損 地澤臨

離為火 天火同人 澤火革 雷火豐

風火家人 水火既濟 山火賁 地火明夷

震為雷 天雷无妄 澤雷隨 火雷噬嗑

風雷益 水雷屯 山雷頤 地雷復

巽為風 天風姤 澤風過 火風鼎

雷風恒 水風井 山風蠱 地風升

坎為水 天水訟 澤水困 火水未濟

雷水解 風水渙 山水蒙 地水師

艮為山 天山遯 澤山咸 火山旅

雷出過 風山漸 水山蹇 火山謙

坤為地 天地否 澤地萃 火地晉

雷地豫 風地觀 水地比 山地剝

右論畫卦

左論卦辭

陳氏曰。義皇始畫八卦。重為六十有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其象而已。能如象焉。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傳。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朱子曰。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又曰。易辭是假托說。是包含說。又曰。其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也。

右總論象爻辭

愚按文王繫象。擬象著占。而象占之所本。則或以理言。或取卦德。或取卦象。或取卦體。或取卦變。辭雖不同。然不越此五者。而總謂之卦體。故曰。象者材也。朱子曰。卦辭如訟。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木。

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
胡氏曰彖有一句言一事者萃是也有數句言一事者震
艮是也

右論彖辭

愚按卦德者卦之性情因以為德也乾為健坤為順震為
動巽為入坎為陷離為險艮為止兌為說
六十四卦皆取諸此一定而不易者也

右論卦德

愚按卦象者卦之所以與物相肖者也乾為天坤為地震
為雷巽為木巽為風為木坎為雲為雨為水離為火為日
為電艮為山兌為澤亦一定不易者也

右論卦象

愚按卦體者卦中之體如乾之六陽坤之六陰屯初九陽
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蒙九二為內卦之主以剛居中
而與六五陰陽相應之類是也

右論卦體

愚按卦變者此卦之貴自他卦所變而來陰變陽陽變陰
之謂也然有以變為變者如訟自遯而來剛來居二而
當下卦之中泰自歸妹而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之類
是也有因他爻相形而以不變為變者如蹇九三退則
入於艮而不進因四進五而得之解九二居其所而又
得中因三往居四而得之之類是也朱子之圖極其詳

矣而近世之歌尤為簡便今附於左學者宜熟記之

訟自遯變泰歸妹

首困噬嗑未濟兼

噬嗑六五本益生

无妄訟來大畜需

又觀睽變更有三

蹇利西南小過來

鼎由巽變漸渙族

右論卦變

愚按卦凡六爻有爻有位九六者爻也初四三三五上者
位也爻无定畫位有定在

右論爻位

愚按周公繫爻亦有象占而其所取更博於文王之象或
以爻德或以爻位或取本卦之時或取本爻時位或取
所承所乘或取所比所應或自全體而觀或自一體而
觀有數義兼取者有僅取其一二節者又有一爻為衆
爻之主者凡此數端皆繫爻之本也
程子曰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
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
有臣用无所不通

右論爻辭

愚按凡爻之德剛柔中正與不中正數者而已以爻言之

則九為剛。六為柔。以位言之。則初三五為剛。二四上為柔。此剛柔也。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皆為得中。此中也。初居下卦之下。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上居上卦之上。則皆不得其中。此不中也。以九居初居三居五。以六居二居四居上。處得其位。此正也。以九居二四上。以六居初三五。則為不得其位。此不正也。然有以剛居剛而為過剛。以柔居柔而為過柔者。不可例以正為善也。又有以剛居柔而不為過暴。以柔居剛而免夫過柔者。又不可例以不正為不善也。至於爻之時位。則以其位之所處有上下之不同而言。與爻德自有別也。

程傳曰。易取所勝為義。如大壯九二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又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

右論爻之德位

愚按卦之六爻。有承有乘。有比有應。而吉凶悔吝。由是分焉。居其下曰承。居其上曰乘。相近曰比。義皆易曉。至於相應。則有未易言者。蓋內外之卦。各以上下為應。故初與四應。二與五應。三與上應。此定分也。然其應有正不正之分。則必以九六觀之。而後可見。故以陽應陰。以陰

應陽。剛柔相濟。為得其正。然如大過九四下應初六。而有它吝。歸妹九二上有正應。而眇能視之類。則又不可以正為皆善也。以陽應陽。以陰應陰。剛柔相敵。為不得正。然如睽初九向德相應。而喪馬自復。萃六三往從於上。而乃得无咎之類。則又不可以不正為皆非也。此爻中之一義。而象之卦體。亦或有取焉。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右論承乘比應

愚按卦爻之辭。有象有占。象在卦爻。易之體也。占以著策易之用也。然其所謂象占者。亦有數義。有本卦爻而假物以為象者。謂之假象。如小畜密雲。乾初潛龍之類。是也。有卦爻所具正義。即以為象。不復假諸物者。謂之真象。如泰小往大來。坤六二直方大之類。是也。以卦爻二字代之。所以吉凶悔吝。亨利无咎之類。緊謂之占。而亦有屬之象者。如坤六二不習无不利之類。是也。有本象以著占者。如乾九三所謂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是也。有本象以戒占者。如坤六三所謂六陰三陽居下之上。而本義以為爻有此象。是也。有象而占。亦如之者。訟九二之類。是也。有象而占。在其中者。師九二之類。是也。有象而戒。在其中者。屯六二之類。是也。然又有占中之象。如坤牝馬。屯六四婚媾之類。是也。

朱子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

寓言也。○又曰。易象有三。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聖人自以意取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又曰。坎體中多言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耳。○又曰。易中言帝乙歸妹。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類。疑皆當時帝乙箕子高宗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因以入爻也。○又曰。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意必象數中有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又曰。天下之道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故聖人因占法以曉人。

程傳曰。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為之戒者。損九二是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大畜是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漸是也。愚按漸卦本以戒占與此

顧氏曰。凡象辭利貞有因不正之嫌而戒之以正者。如隨一中孚是也。有本正而勉之以正者。如乾臨无妄是也。

程傳曰。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且吉如比二四

胡氏曰。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如大壯九二。困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朱子曰。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雖吉而理則過差者。

是之謂吉而有咎

程傳曰。辭言吉无咎。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故兼言之。吉且无咎也。○又曰。悔亡者。未得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

朱子曰。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於啓行也。利用祭祀。利用享祀。是卜祭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是卜田吉。公用亨于天子。是卜朝覲吉。利建侯。是卜立君吉。利用為依遷國。是卜遷國吉。利用侵伐。是卜侵伐吉之類。

胡氏曰。卦爻言勿恤者。五有寬之之辭。非象辭泰九三。家人九五。是也。有戒之之辭。晉六五。萃初六。是也。

右論象占

愚按爻之善惡。各本於德。而亦有不客一例論者。故豫之九四。自本爻而言。固為剛應志行之君子。而初則視以為強援。大畜之卦。自內體而觀。固為有德被畜之賢人。而外則目之為剛惡。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讀者神而明之。可也。

右玩爻辭之活法

朱子曰。凡象傳象傳皆押韻。

董氏曰。今易自坤以後六十三卦。小象傳散入爻辭之下。遂不可以韻讀之。本義一用古易。故多論叶韻。而尤詳備於小過既濟二卦。則通一部易皆可類推矣。

右總論象象傳

胡氏曰：象傳乃孔子贊文王卦辭，然多自發明已意以解伏義卦，不盡同於文王。如乾卦辭文王只作占辭，孔子自作四德，又其間多說卦變，此卦自是卦來皆孔子所自發，文王間亦有之，而不如孔子之多。

右論象傳

孔氏曰：諸卦其名難者則釋之，其名易者則不釋之，他皆放此。

顧氏曰：凡卦有名有義，故本義於象傳多云釋卦名義，唯臨明夷姤升困直曰釋卦名而義在其中，異漸則釋其義而已。

右論象傳及本義釋卦名義

十

王氏曰：象傳言大矣哉者數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且數之以示情，使後學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然數卦有三體，一直數時，如大過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二數時并用，如險之時大矣哉之例是也；三數時并義，如豫之時義大矣哉之例是也。

程傳曰：豫隨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順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愚按：象傳極言而贊其大者，凡十二卦，而其為辭有三，有獨贊其時者是，據見在之時而言也；有贊其時用者，以其濟用而言也；有贊其時義者，以其義理而言也。然亦

各自其重且切者言之耳。要之未有時而无義，義而无用者也。

右論象傳極言而贊之之例

胡氏曰：孔子大象自釋伏義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孔子所自取，故與卦爻之辭絕不相關。

程傳曰：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勸法開闢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王者，后王之所為也，則成天地之道，施命詔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右論大象傳

愚按：小象之傳亦有三義，有舉爻辭而原其義者，義在爻辭之前也；有舉爻辭而申其義者，義在爻辭之後也；亦有釋其字義若訓詁然者，聖筆之見於畫猶化工之妙乎物，非通變者不能識也。

胡氏曰：又誰咎也。凡三見，而其義有二。同人初九誰得而咎之也，解與節六三咎自己致，无所歸咎於人也，但解三爻辭未嘗有咎字，故本義獨於節言之。諸卦爻辭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補過之辭，此非可以例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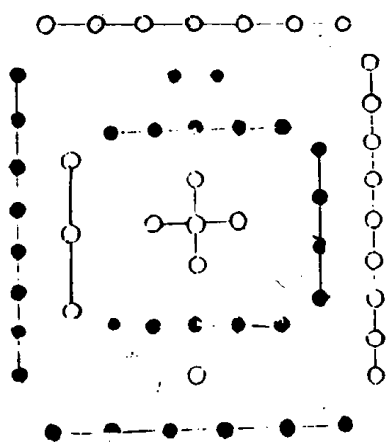
右論小象傳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辭下當朱子曰：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胡氏曰繫辭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於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右總論繫辭傳

河圖



李氏曰此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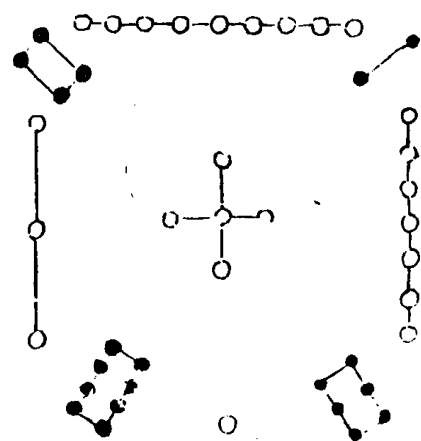
太極圖

十一

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右論河圖

洛書



李氏曰此洛書

太極圖

十二

右洛書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劉氏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則其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神龜出洛。則其文而陳之。九疇是也。

朱子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皆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

右總論圖書

伏羲八卦橫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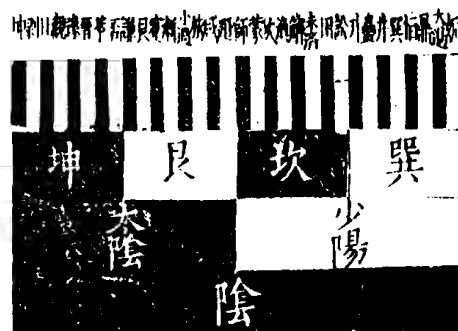


八卦四象兩儀太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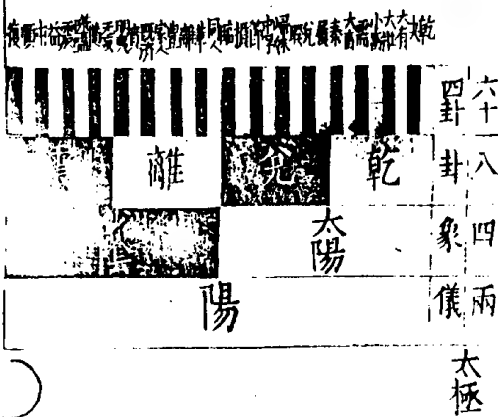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說卦傳曰。是故易逆數也。

右論小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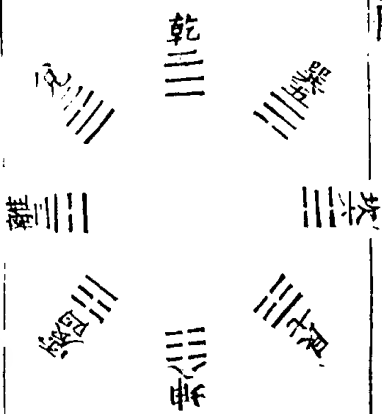
四卦橫圖



伏羲十六



伏羲八卦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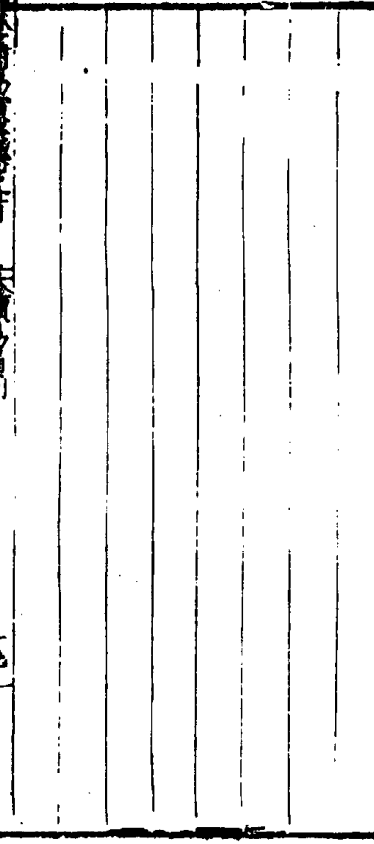


右論大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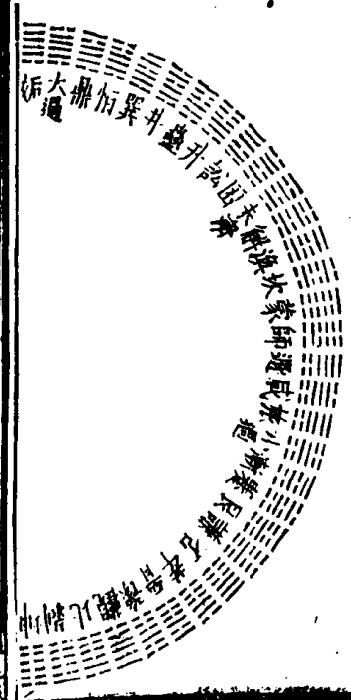
繫辭傳曰：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又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絪縕
 往者順。知來者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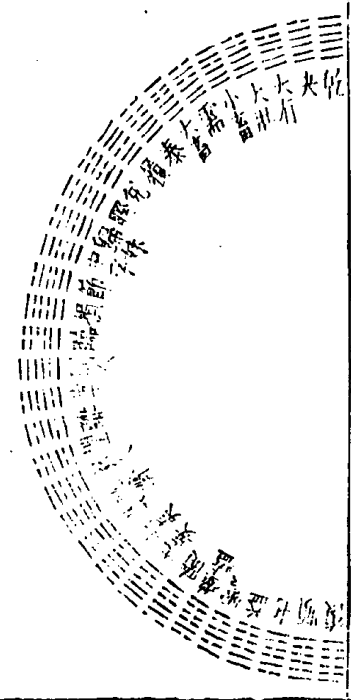
右論小圓圖



伏義十六



四卦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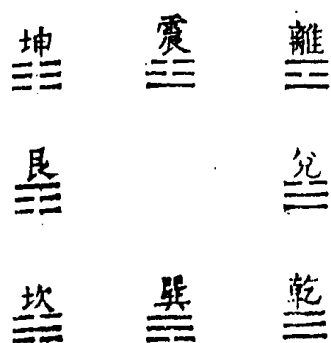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八卦相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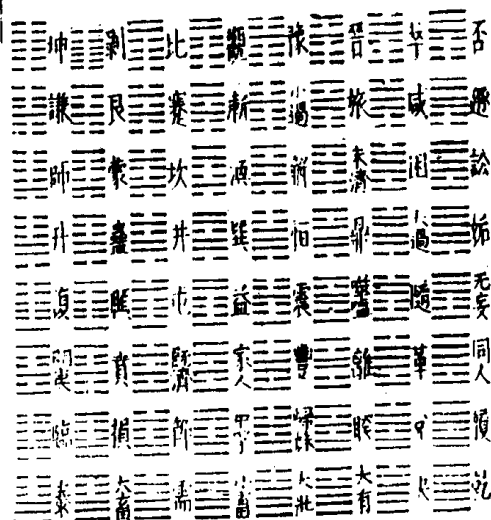
右論大圓圖

大

伏義八卦方圖



圖方卦四十六義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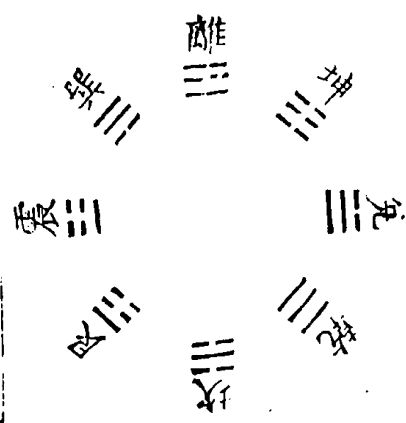
說卦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暉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右論小方圖

愚按此圖經傳元文今存以備考且見小方圖之有自云

右論大方圖先上六圖也

文王八卦方位



說卦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日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右論文王卦位

文王八卦次序

艮坎震	
乾父	震長男
次中男	得乾初爻
艮少男	得乾中爻
得乾上爻	
兌離巽	
坤母	巽長女
離中女	得坤初爻
兌少女	得坤中爻
得坤上爻	

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右論文王卦序以上二圖皆

周	易	傳	受
<p>孔子<small>仲尼</small> 商瞿<small>子木</small> 橋庇<small>子庸</small> 馯臂<small>子矛</small> 周醜<small>子家</small></p>	<p>孫虞<small>子乘</small> 田何<small>子莊</small> 主同<small>子中</small> 楊何<small>子元叔</small> 京房</p>	<p>王孟喜<small>子卿</small> 翟牧<small>子兄</small> 范升<small>子卿</small> 楊政<small>子行</small> 任安<small>子定</small></p>	<p>施雠<small>子長</small> 焦延壽<small>子贛</small> 京房<small>子明</small> 虞嘉 姚平 張禹<small>子文</small> 彭宣<small>子鳳</small> 劉昆<small>子祖</small> 張興<small>子居</small></p>

大	略	之	圖
<p>費直<small>長翁始</small> 王瓚<small>子仲</small> 高相 商康<small>子田</small></p>	<p>陳元<small>子長</small> 荀爽<small>子慈</small> 主肅<small>子維</small> 鄭眾<small>子仲</small> 馬融<small>子季長</small> 鄭玄<small>子成</small> 王弼<small>嗣輔大</small> 孔穎達</p>	<p>陳搏<small>子圖</small> 穆脩<small>子伯長</small> 李之才<small>子挺</small> 邵雍<small>子堯夫</small></p>	<p>周惺<small>子頤</small> 程頤<small>子正</small> 呂祖謙<small>伯恭始</small> 正經<small>子傳</small> 朱熹<small>子熹</small> 蔡清<small>子大</small> 林希元<small>子元</small></p>

歐陽氏曰前史謂秦焚三代之書易以卜筮而得不焚及漢纂群書類多散逸而易以故最完及學者傳之遂分爲三。一曰田何之學。始自子夏傳之孔子。田說與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難爲十二篇而說者自爲章句易之末經也。二曰雋轅之學。無所師授。自言得之隱者。第三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丘之學。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上弼用之。而右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自晉已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鼎氏曰子夏易十卷。唐藝文志云其書已亡。今此書爲唐張弧僞作。

晁氏曰子夏易十卷唐藝文志云其書已亡今此書爲唐

張孤儒作

葉氏曰易於它經孔子最所致力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

東南西北家之寶

未盡力道則

書

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而第略無一言見於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漢書列傳曰。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

東海安得此事

漢書列傳又曰梁丘賀從京房受易更事田王孫呂氏曰此京房別是一人非焦延壽弟子爲課吏決者

此京房別是一人非焦延壽弟子爲課吏法者

漢書列傳又曰焦延壽嘗從孟喜問易喜死房以器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背曰非也蓋延壽

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不與相同。

葉氏曰喜從王孫學其書已爲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喜且不爲當時所信况延壽乎晁氏曰易古文十二篇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直始王弼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蓋古經始變於費氏卒大亂於王弼惜哉

哉

陳氏曰。自鄭玄王弼以來。屢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于今世。考官命題。或連篆象爻辭爲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徃徃穿鑿附會。而經旨破碎極矣。

者忘得而已。往往穿鑿附會。而經旨破碎極矣。

李前知漢書卷之四

未讀易通例

五

人文周易演義卷之首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一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周易上經

本義周文王國號地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

即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也後稷十三世孫古公

實父始居其地其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故

稱代名伏羲太昊伏羲氏即繫辭傳所稱包犧氏

也風姓以木德繼天而王交易者陰交於陽陽交

於陰對待之易也凡相對則相交故曰交易變易

者陰變爲陽陽變爲陰流行之易也天下之物非

交易則變易二者足以盡之矣文王姬姓名昌周

公文王第四子名旦武王即位以岐周故地爲其

采邑故稱周公蓋易自伏羲畫卦之後其名有三

在神農時曰連山在黃帝時曰歸藏在文王周公

時曰周易皆因代以異名而此編則周易也簡竹

版也秦書衣也古未有紙削竹爲簡以火汗之而

防其蠹謂之汗青又以韋貫之謂之韋編而又爲

示以裹之也其書經傳通十二篇各自爲卷此易

之正本也諸儒指漢費直後漢鄭玄魏王弼也直

初以彖象傳釋經附於其後今文乾坤二卦是也

玄弼宗之則自屯以後又以彖象傳分附各卦各

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傳始加彖曰彖曰文言曰

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傳始加彖曰彖曰文言曰

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傳始加彖曰彖曰文言曰

以別於經而繫辭上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

五篇則仍其舊今文各卦及諸傳是也世皆用之

然非古易矣所謂諸儒所亂者也近世晁氏以下

乃爲古易而言今既從今易則不可施於此編故

不復解

三三乾上

乾元亨利貞

占也乾卦名文王因伏羲所畫之定名而書之者也後

跋此程子曰健而无息之謂乾乾者天之性情也朱子

曰健之體爲性健之用爲情○凡易之卦皆以上下合

體而成此卦一體三陽其性爲健有乾象矣重之又得

乾焉則健之至也故名之曰乾此八卦之通例也此卦

純陽至健則力可用而私邪不干故得此占者以是

剛健見於施爲則隨所處而无窒礙矣然又當求正道

而固守之使所行者合乎天理當乎人心而不少動於

意氣之私涉於壯固之累乃能善其後耳一有不正則

始雖大亨亦終必敗而已聖人發此於首篇爲戒深矣

初九潛龍勿用

象而占也初九者乾初畫之名也易卦之中有爻有位

奇畫爲九偶畫爲六所謂爻也初二三四五上所謂位

也位有定在而爻无定名此三百八十四爻之通例也

勿禁之之辭○初九陽剛在卦之下未德雖備而時位

勿禁之之辭○初九陽剛在卦之下未德雖備而時位

勿禁之之辭○初九陽剛在卦之下未德雖備而時位

未乘猶龍有變化之靈而尚藏於深淵之下也占者位此不可用以有為但當隱晦密以俟時耳張氏所謂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戒之者是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音現利見之見如字五爻同

象而占也大人指九二○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以聖人之德居大臣之位而治安之澤乘時以施龍見于田而霖雨及物之象也其德如此是以謂之大人而人君見之以資其道小人見之以蒙其澤莫不各有所利矣故其占為利見大人也按此爻以陽居陰本非正位而本義以為正者中可以兼正也後多效此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象傳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本義

本象以著古也乾乾健而又健之謂夕日入之候惕懼也若者形狀之辭孔氏以為語辭是也厲危也无與無同說文云奇字也易內皆作此字咎過尤也後凡言咎者放此○三以過剛不中而當重任宜存乾乾惕厲之心而性體剛健又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值此占者誠能憂勤惕勵以嚴夫身心之防而自朝至夕不少休廢所謂天理常存而人心不死者也如此則動心忍性通達之林成險阻之機熟而時勢之危不足以戕之矣雖處危地亦何咎之有哉○余氏曰禹慎有位說承休命周公克慎厥始召公誠敬用治蓋无時而不存憂懼之心焉故其所行无非至道而有以立人臣之極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象而占也躍跳躍也或躍猶言欲躍在猶于也此亦謂龍不言龍者承初二兩爻而言也○九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改革之際以能疑之人居可疑之地故欲進以有為而遲疑猶豫未敢遂決蓋將審夫天心之際而不躁於進也占者隨時進退亦能如此則進不忘義退不失時矣何咎之有湯武處夏商之事正與此類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象而占也大人有德位者之稱九五是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德位兼備其道大行故為龍飛于天之象而其占則朝覲仕進華夏蠻貊皆利見之也

象傳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中

上九亢龍有悔无咎

象而占也悔懊也後凡言悔者放此○居卦之上極而將變之時也而以陽剛處之不能審時度勢以返乎中而與之俱極故其象為亢龍而其占有悔也占者與時推移而不失其正則可免矣○陳氏曰堯舜之禪授伊尹之復辟皆知處亢之道者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見如字

象而占也見謂人見之也群龍指六龍凡言吉者順理之應也○凡筮得陽爻者有九有七然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易占其變故用九在乾則六爻皆九者也六陽皆變而為陰則凡行之於身措之於政者莫非

剛柔相濟之道而不復為已甚之行矣。是猶龍之剛猛在首而今見其无也。占者如此則剛不至折而身脩治成故吉也。○凡本義所引春秋傳皆左氏傳也。魯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于晉絳郊。史蔡墨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此引之以明變爻非取其義也。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象者象傳也。古本无象曰二字。今文有之。乃費直初以象象傳釋經附於其後而增加之辭也。自此至坎乃象上傳也。卦下之辭為象。褚氏莊氏皆云象斷也。取斷定一卦之義而為名也。資取也。始者物之始也。天指四德乃天之所以為天者也。○此贊乾元之大而釋之言冲

全書卷之十一

五

五

漠之中一氣初動隨處克濟而凡天下之物皆資之以聞其始此偏言之元而為品彙之根抵者也。然職雖主始而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故亨利貞之德亦莫非此元之貫通此專言之元而為造化之樞紐者也。乾元之大如此。顧氏曰萬物資始者无物不有元之克塞无間也。統天者无時不然元之流行无間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施去

品物比萬物為狹專指植物之有品類者而言蓋舉其著者以示人亦以應上文雲雨之意也。流形者形生不窮若水之流也。○陰陽之氣薰蒸和暢而雲雨交作故品物得雲雨之澤者莫不暢茂條達无所雍遏非若資

始之時有氣而无形資生之時有形而未著也。所以然者良由品物得天道之亨於其中故能隨雲雨之滋潤而露生不已耳。以此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大明者默契之謂也。乾道終於貞而始於元舉終始則亨利在其中矣。六位謂六爻之位成具也。時成者六位自然而成各有攸當也。乘憑據也。謂聖人乘之也。六龍即六位謂之龍者自其變化不測而言也。御如御車之御猶運用也。天謂天道即所明之乾道也。御天者天道在我所御也。○此與末節皆以聖業明天道蓋因其配天而及之也。此言乾道運行終而復始不過一時之為

全書卷之十一

六

六

而已聖人至誠无息與之默契能知終始循環皆時之運在天在易本同一道易書卦位正以撰為乎此耳。是以見夫六位之間始於潛而終於亢者各以時成有不假乎一毫人力之為而乾道之終始即寓於其間矣。由是乘此六龍而時出之潛見之屬惟其所宜或隨時而順之或因時而制之使天道在我運用之間而凡行已治人莫非天道之流行是其因時變化行无轍迹聖人一身常駕馭乎六龍而乾之六龍常出沒於聖人之一身也。此知之盡行之至政教方施而萬民鼓舞王道之始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大音

乾道即天道也。變者自亨而向利貞之時。化則至於利貞矣。正端正而不偏也。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大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各從所重而言耳。乃者指言之辭。○此言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其闢闢動靜之機。以漸而成。故氣運相推。由變及化。舉天下之物而利益之。則凡物賦受之理。行於元亨之時。而未立者。至是各正。而大小有定。不相假借。不相陵奪。蓋理由此全。而氣無不行矣。此生物之遂。所謂利也。由是冲和之氣。出於元亨之時。而未成者。至是保合。而機緘完密。无少欠缺。无少滲漏。蓋氣由此全。而理亦无不在焉。此生物之成。所謂貞也。是乃氣機藏用之時。而造化之能事畢矣。李氏曰。觀物候之收歛。知氣機之歸藏。是乃所以為利貞也。愚嘗統而論之。天道變化。不過理氣之流行而已。理者太極之真。生物之本也。氣者二五之精。生物之具也。理乘氣而寓。氣載理而行。二者相參。固无先後之殊。然以其初而言。則須先有理。而後有氣。故此以性命先焉。而大和保合。則理亦全乎其中矣。蓋理全則氣固。氣愈固則理愈全。離合之妙。非知道者不能識也。○本義无所不利之利。即文言傳美利天下之利。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咸皆也。○聖人在天子之位。德化隆盛。高出於物。有以極裁成輔相之功焉。則凡被其澤者。莫不各安其少。各

復其性。歡欣鼓舞。而无夫之不獲矣。聖業成就。无以加此。故以為利貞也。○顧氏曰。御天者。聖人行道之始。所以開咸寧之端。故曰元亨咸寧者。聖人行道之終。所以收御天之功。故曰利貞。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象者。象傳也。自此至坎。乃象上傳也。以猶明夷以之。以言能用易如下文所云也。自己然者而言。後皆敬此自強不息。猶言健而无息也。蓋自強則不息。有息則非強矣。語意與至公无私相類。○為卦兩象皆天。其行无息。即詩所謂於穆不已。六者非至健不能也。其在君上。則存養克治之功。已造乎極。致足以天德卓然。人欲退

金剛經卷下

本章

人

聽常伸於萬物之上。而无一念一息之少間焉。則其純亦不已。亦如天之行矣。大學所謂惇慝。正與此意相類。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舉周公所繫六爻之辭。而釋之以推象占之由也。餘卦放此。○初九以陽剛之德。居一卦之下。學雖有用。而處勢則微。時未可為。澤未及物。故以為潛龍之象。而其占勿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施去聲。

德施。謂德之所施也。普。周徧也。○二有剛健中正之德。而當出潛離隱之時。輔君行道。德可遠施。故其象如此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音

天下之道。無時不在。君子志於是道。故於編諸心。而措諸事者。往來反復。以圖進脩。而不敢有一息之間斷。則其體道之功。可謂密矣。終日乾乾。正謂此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之或躍。乃可進而不必於進者。是以順天應人。進適其時。而无所咎也。○本義釋所以進无咎之義。非正解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者。大德之人。造興起在位。言應期而起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全屬漢書卷之十

九

以九之極剛。居上之極位。是以盛滿之心。處高亢之地。所謂盈也。盈則必虛。不能長久。理勢然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舉用九以該下文後多放此。天德即乾德也。○剛柔相濟。人之全德。苟於應事接物之間。而任剛自遂。以之為先。則失中正之宜。而敗事。失人。其弊无所不至矣。故必用九而後得吉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長上聲。

文釋也。言謂舊文。彖爻辭是也。又言者。申釋其言。猶後世所謂釋文者也。彖象所言。孔子既為傳。以明之矣。猶以乾坤道大。六爻義廣。故又作此。以申釋之。然此與

坤卦。本自為一篇。王弼始以附於日後。而加文言曰三

字也。元。指在人之元。仁是也。蓋謂四德。○此下四者。皆以在人之德言之。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是則所謂元也。人之有生。得此最先。而兼統四者。故其體涵育渾全。而无不包。其用周流貫徹。而无不在。蓋四德不同。而仁為之首。其下三者。不過即此而節之宜之守之而已。此所以為善之長也。此元之所以統天也。

亨者嘉之會也。

嘉美也。會聚也。○在人之亨。謂之禮。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禮則大小有倫。上下有章。而酬酢之儀。不忒。節度詳明。品式備具。而周旋之則不乖。蓋自一事。

全屬漢書卷之十

太

十一

物之細。以至三百三千之繁。无往而非人文之著焉。乃嘉美之所會聚也。禮之本體蓋如此。

利者義之和也。

各得其宜之謂義。无所乖戾之謂和。○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道之利也。既謂之義。則人倫庶物。各得其名分界限之宜。而於理無所乖。於情無所拂。蓋即其義之安。而和已行乎其中矣。非義之外。別有所謂和也。

貞者事之幹也。

智者。心之明。事之鑑。乃人道之貞也。是非可否之理。既明於中。則有以為應務之本。而百為之用。胥此立矣。蓋惟知之明。是以守之固。惟擇之審。是以行之至。亦猶貞

下起元終則有始之意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體猶身體之體長君長也。上文四德人所同有。特以衆人蔽於私欲而或失之。唯君子私欲不翫天理完固。故其所存所發无不於仁。是仁從我而出而我之體即仁也。既能體仁則善之長在我而仁民愛物自无不周。可以長人而无愧矣。孟子曰。唯仁者宜在高位。正此意也。

嘉會足以合禮

衆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者謂之會。節文條目纖悉具備。乃禮之本然也。君子嘉其所會自動靜語默之間以至於親疏貴賤之際莫不煥然有章而无一事之不美焉。則動容周旋各中乎禮而與天秩之本然者合矣。若有未盡則豈禮之全體哉。蔡氏曰。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嘉會也。得者千百不得者猶一二非嘉會也。嘉非難。嘉其所會爲難。

利物足以和義

義之爲德本无不和。君子以物處物因其不齊之類而正名定分。使各得宜則和生於均而恩義愈篤。乘矣不生有得乎義之和矣。蓋由分守之嚴明足以相維而不至於相瀆。故其恩義之浹洽足以相同而不至於相戾也。○葉氏曰。尊卑辨而見交泰之情。內外嚴而得感通。

之理大小定則爭奪之禍息。彼此均則侵軼之患消。若夫狎之而怨生。瀆之而亂作。由不知和義之道故也。貞固足以幹事。

君子之心至明至健。知正理之所在而固守之。凡其是非之辯裁處之方。自有確然不敢欺且易者是。以依據有地。妙應无窮。而凡經權之事皆依此而立也。中庸所謂事前定則不困。意亦近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利貞者人之德。此承上文而推本之。言君子之心強毅堅忍。智力俱到。爲能勝其人欲之私。是以能全天理之公。而行此四德。如上文所云也。苟非君子則遷於已私。係於外誘。不復能行之矣。象辭以乾冠元亨利貞之上。而以四者屬乾之下。正此謂耳。故引經文以實之。沈氏曰。知君子行德之由。則知文王繫彖之旨矣。○愚按。

聖人名卦繫辭。本爲占者而設。初无他義。然其精蘊則有不啻一言盡者。故彖傳以天道明之。則以乾爲天。而以元亨利貞爲天之四德。文言以人道明之。則以乾爲君子。而以元亨利貞爲君子之四德。雖其意之所指。可相發明。然皆非本義也。學者隨文以求義。而不牽合於天人之間。則庶乎有以得之矣。○本義引穆姜語。在魯襄公九年。穆姜姜姓齊女。魯宣公如。成公母也。詳見隨

卦傳者指孔子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何謂者設問之辭。孔子自謂亦設辭以答之也。遯避也。悶煩鬱意不見是者不見是於人也。樂者道與時遇而心有可樂也。行謂行道憂者道與時違而心有所憂也。確堅固也。拔移也。○設為問答以申陽在下之意。言有神明不測之德而隱於下位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能不求知於人。此非周德務實者不能也。行與時違則勢必至於遯已不求名則人亦不是之。然皆自樂

全書卷之二十一 大乾

十五

自信不以外物動其心何悶之有初之為此豈有意於其間哉使時可樂則行其道於天下今時可憂故去之以善其身用舍无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蓋有確然堅固而非富貴貧賤所能奪者言无意必有操執也此皆龍德而隱之事非特尋常隱者而已此所以為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

正中正當潛躍之中以時位而言也○九二剛健中正有龍之德不潛未躍正中之時包下文而言也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而

辭去

信者言有實謹者行有常閑防也防其邪使无出入乃所以存誠也善世善善乎世猶所謂天下之善士也伐誇也德博德之所施者博也化謂物從而化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庸言庸行人所忽易夫人心无時而不存故言行无微而不敬蓋不求其然而自无不然所以為盛德之至也小者如此其餘可知則宜无邪之可闕矣然猶恐邪妄生於念慮不及之地以害其本然之善於是嚴敬愈密防其私誘使内外瑩然以存吾真實无妄之體用如此則善蓋一世非人所及矣然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何伐之有此皆以龍德而言也德極其盛

全書卷之二十一 大乾

十七

而又得時位以行之則其過化存神之妙无物不被而君心以格民德以新有不知誰之所為矣豈待別有恩意之施而後化哉此又兼中正而言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上文所言皆君德也九二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大人之德體用已全故亦謂之大人而為人所利見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

林氏曰德者業之基業者德之著○德謂理之得於心者進之使日至於高明業謂理之成於事者脩之使日至於廣大君子乾乾惕若為此而已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乃誠之主於心而未及於事者也。脩省察也。脩省言辭與行相顧，即論語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乃誠之見於事而有成功者也。立植立而不墮也。誠即所謂忠信也。居者常守不失之意。○君子內積忠信，有爲善之實心。而內不自欺，使真實无妄，進爲有地，則善念日生。駸乎上進而不止矣。脩省言辭，有躬行之實事，而言不虛妄，使心之忠信，集聚不散，則外業成就，終身可守而无失矣。此二者，進脩之本也。林氏曰：忠信則心誠，脩辭則誠立。又曰：忠信求諸心者也，脩辭求諸身者也。而皆不外乎一誠，求誠於心，則德進。

全書卷之三

十五

求誠於身，則業脩。故君子之道誠而已矣。又曰：誠立則業居。非立誠之外，又有居業工夫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幾平

理一而已。自其極致而言曰至。自其歸宿而言曰終。至之者，未至而期至之者。既至而不遷，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言可與爲此也。幾者，微妙之理。即至之所在，而德之所以爲德者也。終者，義之統體。義者，終之散殊存，謂守而无失也。○凡有所進，必有所至。君子知忠信所以求至，而內主忠信以至之，則善念日長，神智日開，其於微妙之理，爲吾所當至者，雖未能遽至，而可與先知矣。既有所至，必有所終。君子知立誠所以爲終，而脩

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其於事理之宜，爲吾所當守者，即可與守之而常久不失矣。此二者，進脩之事也。按舊說以忠信爲求道之心，知至爲致知之事。世多用之。林氏獨謂言求道則方知所向，而无實地可據，言致知則但知所在，而與知終无別故，別爲說如右。雖與舊說不同，而於朱子孝須實孝，則孝德日進，第須實第，則第德日進之語相合，非苟爲異也。知忠信非求道之謂，則知知至非致知之事矣。讀者詳之。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上言乾惕之故。此承上文而以具效言之。所謂厲无咎者也。蓋能進德脩業，則內重外輕，故居下之上而臨民，則忘其尊而不至於驕。居上之下而事君，則勝其職而不至於憂也。

全書卷之三

十六

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時謂當惕之時。進脩之功无間可息，故雖至名猶爲當惕之時也。○又總爻辭而申釋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謂欲上欲下也。邪，名利也。進退，即上下也。恒，亦常也。群，黨類之在下者。時，謂可爲之時。○九四或上或下，有似爲邪求上者，然心實非爲邪也。或進或退，有似離群

辭去辭

群獨進者。然心實非離群也。蓋其德業已備。欲及時以施於用。是以雖無為邪。離群之心。而不暇計其迹之嫌也。如此。則有成事之機。而無失身之辱。何咎之有哉。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此舉物情以起聖人。猶詩之有興也。聲同則迭為唱和。故相應。氣同則迭為感召。故相求。水潤下。故流濕。火炎上。故就燥。龍興而雲騰。虎嘯而風烈。六者感應之自然也。聖人興起在位。布行新化。以為物先。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觀瞻。而凡天下之人。莫不仰而觀之矣。所謂利見者。蓋如此。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此又以物類推利見之故。亦猶詩之比也。動物得陽氣之多。是本乎天以生也。而其首上戴以親乎天。植物得陰氣之多。是本乎地以生也。而其根下垂以親乎地。所以然者。蓋由天陽地陰。其分即動植之類。故各以類而相親耳。聖人於人。本同一類。而其德位。又有特出焉者。萬物安得而不親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者必有位。高者必有民。上九居卦之上。貴且高矣。然无道以處之。故雖貴而位失。雖高而民離。雖有賢人在下。

下而莫為之輔。安身承弼之資。无一可者。是以動而有悔也。○本義以九五以下皆為賢人。此易之取義各別也。

潛龍勿用。下也。

前節既詳六爻之義。此以下。又約其旨而申之也。初居卦下。未得時位。故其象占如此。

見龍在田。時舍也。

馮氏曰。舍如出舍於郊之舍。猶言邸寓也。○二雖出潛。然猶舍於人臣之職。而未得人君之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君子當行之事。德業而已。三處危疑之地。而一意進修。

所以行其所當行之事也。

○余氏曰。禹作司空。曰。予思日孜孜。召公為太保。周公戒之曰。誠敬用治。非於分外有所加也。求盡其事而已。

或躍在淵。自試也。

四有能進之具。特試夫天命人。心之可與未可耳。若時已至。則可遂躍而為五之飛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言居君師之位。以治天下之民也。然謂之治。則有政教之故矣。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即亢也。災即悔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治去

乾者卦之首君象也。元者天之德。君道也。元包四德。故舉乾元亦足以盡君道也。用九者剛而能柔之意。言人君之道剛而能柔。使夫威德並行而不流於猛。則畏威懷德。人莫不然。而天下治矣。即書所謂執中者也。或曰。九五无柔。天下其能治乎。吳氏曰。有中。正則亦剛而能柔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又發明下也之意。言初陽在下。其氣潛藏。賢人隱避之時也。潛龍勿用。以此故耳。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九二雖未得大人之位。然既見於田。則其存神過化之妙。自不能泯。是以天下之人。被其化者。莫不丕變。而有以成文明之俗也。○林氏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以成有周雍熙泰和之治。是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時謂憂危之時。○九三居下之上。時當憂懼。而能乾乾惕厲以處之。進德脩業。不敢少懈。是能與時偕行而不悖也。苟與時違。則咎有所不免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乾道。即乾爻也。易之卦爻。莫非道之所在。其在乾。則謂之乾道也。革。變也。○四居下體之極。而交上體。乾道

變革之時。天命人心去留之際也。明當改革而未定。故其進退亦未定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五以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是其位乃位乎天德者也。明非无德而據尊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處亢極之時。而不復知有變通之道。是與時而俱極也。其悔宜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者理而已矣。則乃理之有節限者也。君道剛而能柔。則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莫非天理本然之度。而无太過不及之差矣。故可以見天則也。言聖人之所為。即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此以下。復中象傳之義。而此一節。首釋元亨也。蓋收歛之餘。一氣初動。而天下之物。機絨朕兆。於是始矣。既開其始。則其暢茂條達。榮滋長。自有不可遏者。理勢然也。此以品物之生長。釋乾之元亨。即資始流形之意也。

利貞者。性情也。

性者成之實。情者生之本。○品物在元亨時。性情已具。特以幾微而難測。發見而未凝。故不足以見其實。至於利貞。然後生理具備。全其所受之正。而化機完固。足為

發生之端是乃物之性情而乾之利貞於此可見亦即各正保合之意也按此二條皆即物以申天德之義蓋四德之運雖若無形而難知而其品物之生成則實有迹而可驗故姑以物序言之非即以此為天德也學者默識其旨則精粗本末二以貫之而無極太極之妙因可見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即乾元也不言亨者亨已在其中也天下指物而言不言所利者乾不自言其所利也○上既分言四德動靜之機此又合言一元貫通之妙蓋歸重於元以釋統天之意也言乾之元能始而亨則固无物之不生矣

本義

天乾

王二

且能以嘉美之利利天下而物各得宜不相凌奪又能藏利物之川於无言而神功歛寂人莫能窺蓋雖流行異時生成異職而一元之氣成始成終自有不容間者此元之所以為大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又言四德統體之妙蓋乾者一氣渾淪之名而元亨利貞則其所具之德也本體堅固无所屈撓之謂剛體用有常无所間斷之謂健中者禪代有序而不差正者界限分明而不亂純則剛健之至不雜於陰柔粹則中正之極不雜於邪惡至其純粹則又淵微精密而元聲與之可名允此皆四德之妙而乾實統之所以為大也

蓋乾德至大非一言所能盡故著此數字以深贊之非四德之外又別有是數者然後為大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發揮陳示布列之意情謂乾之情○此言易具乾道以申六位時成之意亦以起下文體易之事也乾之為情純陽至健要不過四德之流行統體而已方其无畫之前隱而未洩及其三畫之際洩而未盡故必至於二體兼備六爻陳列然後曲盡而无遺也蓋其數奇而變則流行之用實一而實即統體之全是六畫之所在莫非純陽至健之理而乾道之蘊在於易矣聖人法乾以為治寧不本於此哉

本義

天乾

王二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聖人體乾之事蓋有見於易而然者也卦之六爻皆天道之所在聖人於是時乘之而變化隨宜以行天道則政教如雲德澤如雨蓋即天道之昭回浸潤者而无一物不得其所矣乘龍雲雨聖人之元亨也天下治平聖人之利貞也又申乘龍成寧之意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君子聖人之通稱指初九而言也德存於心行之本也行見於事德之用也○此專以德言之初九脩身體道德已成矣由是舉而措之以為事業則其克養有素而致用不難是以即日可見於行不待積久而後能也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觀音
潛。即釋爻辭潛龍之潛也。爲言者舉而釋之之辭也。成
成功也。此君子指占者而言。○永上文言君子以成德
爲行。固宜其可爲矣。然謂之潛。則身隱未見。故其行未
成。於此強爲。祇自勞耳。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弗用也。
言非德之不足。乃時之未偶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聚者會其散。辯者審其歸。寬不急迫也。仁者无私心而
合天理之謂。○天下之理。散於萬殊。故君子廣其聞見。
以聚之。其理既聚。不能无疑。故又問於師友。以辯之。其

辯既明。理皆可守。則優游寬裕。以涵養之。所養既深。可
見於事。則公心合。理以體驗之。四者相因。皆成德之由
也。二能由此以成君德。故亦謂之大人。而爲人所利見
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

天者五之位。田者二之位。○以九居三而不中。性體過
剛。而所以用剛者。又不得其當也。此以本體而言。其有
可危之資也。且居五之下。爲上所任。居二之上。爲下所
觀。則其責任不輕。而可畏甚矣。此又以時位而言。其有
可危之勢也。餘見前節。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人謂人事。指三位而言也。○九四以剛處柔而不中。志
欲進而。不決於進。是有能疑之資也。且未得天子之位。
而在大臣之上。又當人事既盡之餘。是居可疑之地也。
以能疑之資。居可疑之地。故或之。又釋或之之義。以爲
其心疑而未決。故其迹或而未定。蓋將審夫天人之從違
之際。而後進焉。是以進得其宜。而无咎也。○蔡氏曰。无
過不及之謂中。三之不中。傷於太過者也。四之不中。淪
於不及者也。胡氏曰。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
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故三四皆无咎也。愚按乾
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而三四二爻。復有不中之
說。不知何謂。然其實則周公本義。讀者不可泥彼而疑
此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

夫者發端之辭。合者渾一无間之意。○易簡理得。即天
地之易知簡能也。知周萬物。即日月之照臨下上也。動
靜得宜。即四時之寒暑不忒也。實謂有章。即鬼神之神
福不僭也。道一而已。其原爲天地。其精爲日月。其運爲
四時。其柄爲鬼神。莫非至公无私之理。大人以道爲體。
而所存所發。亦无一毫人欲之偏。以雜之。則天地日月

不足以語此矣。不言得喪者省文耳。

三三三
坤下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

占也。牝馬占之象也。○卦與乾為一例而義不同。蓋以六畫皆陰之性而名之者也。故坤為天下之至順人能如此則虛而能應簡而易從有必通之理矣。故其占當得大亨。然又必利於坤道之貞。以此順道為正而固守之不強其力之所難為。與其分之所不得為者乃為得所處之宜耳。故曰利牝馬之貞。明不利於剛健之貞也。說見下文。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此亦占也。攸所也。往行也。包下文五事而言。迷錯也。西南東北四方之名。亦占之象也。安者安守而無勉強之意。○申牝馬之義。言陰之分居後主利類在西南。不如陽道之全。故占得之而有所往者。任已先物則才力不逮而至冥迷。居後從陽則因人成事而可无失。又義主斷制。非陰所能。但當務本節用。主利之事而已。西南陰方。往則有應。是得朋也。東北陽方。往非其類。是喪朋也。即此觀之。則其正與不正之分。有不待辯而明者。故惟安守其正。居後主利。而往西南不為越分之事。乃可獲吉。一有馳騫於先義東北之心。則非安貞之義。而吉不

此特因亨義而偶言之。非謂其餘不相合也。學者引而伸之。益足以見坤德之盛矣。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含。包容也。弘。寬廣也。光。昭明也。大。普徧也。○以蘊蓄言之。生意渾融。所謂含也。弘。則所含者廣。无物不有矣。以發用言之。化工昭著。所謂光也。大。則其光周徧。无所不被矣。四者。載物之厚德。坤之亨也。物隨其德以亨。豈復有窒遏者乎。或疑光大為亨。兼含弘而言之。何也。蔡氏曰。造化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以惟含故光。惟弘故大。推之人事。亦多類此。苟无含弘之積。而求光大之用。惡可得哉。愚按乾資始者。朕兆於中。坤資生者。胚胎於中。乾流形者。呈露於外。坤成亨者。發達於外。此時之不同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類同類也。无疆者。悠久不息之謂。○此借象辭牝馬之象。以明利之利貞也。牝馬實陰而行地。乃與地為類者。然致遠无息。不以為難。則非健不能矣。故以況坤之德。則順承天施。无所違悖。是其柔順。即牝馬之為地類也。堅守其順。終始不易。是其利貞。即牝馬之行地无疆也。此生物有終之義。故以為坤之利貞也。其在君子。則安常守分。不過盡其才力之所能為。而堅貞安固。終不出乎柔順之外。是其所行。亦如坤之順而健也。言此以結

上文之意。起下文法坤之占也。○蔡氏曰。物之生成。一而已矣。而以爲乾坤各有四德者。陽施陰受之義也。乾之四德。以所施者而言。坤之四德。以所受者而言。所施者氣所受者形。雖微有先後之殊。而相濟以成造化。則有不可闕者。豈可曰坤德爲賢。而巳哉。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道陰道也。順猶得也。常常道也。慶福也。○上以地道明坤之德。而此以下釋坤之占也。坤道之常。不宜先而宜後。故居先則迷。以失道也。居後則順。以得常也。西南陰方。其類皆在。故往向之。乃有同類之助。東北喪朋。始雖不利。然能反之。則終有得朋之慶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則爲安。而且貞。在君子則爲安於貞。雖小有不同。其實一也。○顧氏曰。上言柔順利貞。君子攸行。言地之德而因及君子之德也。此言安貞之吉。應地無疆。言君子之德。而因驗地之德也。

爲坤之象。非極厚不能也。君子寬裕溫柔。慈祥愷悌。所存所發。无不深厚。於以承載天下之物。而使之各遂其生。各復其性。則與地同其體用矣。中庸所謂足以有容。亦此意也。○或疑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何也。朱子曰。此孔子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求其說。則鑿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履霜。象也。占在其中。○初陰始生。其端其微。霜之象也。由此積之。則其壯盛之勢。不可遏矣。故其象如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也。占者能預防之。乃可免耳。顧氏曰。小人方竊位於朝。而其終將盤據乎要津。夷狄方啓釁於邊陲。而其究將憑陵乎中夏。皆此爻之謂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此以象傳分附各爻之後。乃鄭玄王弼宗費直之易而爲之也。後皆放此。孔氏曰。馴猶狎順也。若鳥獸之馴狎。然言順其道。而不已也。道謂陰道。指理勢而言也。後凡言道者。放此。○陰氣初動。結而爲霜。猶初陰之始生也。從此因循。以至於極。則必爲堅冰矣。明微之必盛也。六二。直方大。不習。不利。爻也。○直者。有主至公。无邪曲之私。方者。裁制得宜。有一定之則。大則无一念之不屈。无一事之不力。而充實光輝。各極其盛矣。然其所以爲直方大者。又皆不思不

勉從容中道非有所矯而自不枉非有所裁而自不偏
非有所擴而自不隘所謂不計无不利也六二柔順中
正又得坤道之純乃所謂天下之至順者故其内外合
一而能化如此占者亦有此德則應其占矣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六二應事接物有為有行皆由直以為方也蓋惟心无
私然後事當理正已盡然後應物妙否則動而不妄者
幾希矣

不冒无不利地道光也

二處坤地之中故其道為地道即指直方大之德而言
也○六二之德出於自然故其行於中者昭明瑩淨而

全體呈露發於外者宜著盛大而妙用顯行也蓋不假

本坤

三十二

於矯揉掩襲之勞而无困苦艱難之病則其克盛宣著
自有不可遏者非實有未安而強克達之也故贊之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本象以戒占也含包也猶抱負也與姤卦少異剛柔相

雜曰文文之成者曰章陰居陽位故為含章之象可如

論語可卷而懷之之可猶言能也成者成其始而兼乎

終也終則无始而僅終其事耳○三陽剛有可為之德

六陰柔非獨制之才故得此占者雖有章美之德素蘊

於中猶當貞固以守不急於進乃為得所處之宜也然

居下之上已在其位有終不得而藏者故或時出以從

王事則亦信順有餘而剛毅不足始不率先以立事終
能致力以成功耳蓋不越其分之宜而自得乎下之職
非含章可貞者不能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時謂可為之時○以時發者不敢輕試其言言可貞之
志如此也苟為不然則是懷寶迷邦而已○君子之心
哉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或從王事兼无成有終而言也程傳曰象舉上句解義
并及下文後多放此○言其思慮明審識見超邁能知
臣分之不可越故无成而代有終若暗昧淺狹則不能

若此矣

本坤

三十二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象而占也譽名也○六四重陰不中不能有為而過於
退守者也故謹密隱避慎而不出為括囊之象占者如
是雖可无咎然事功无稱則亦不足以致譽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能慎則事不败而時不逆矣

六五黃裳元吉

象而占也黃裳德之見於治者九言元吉者盡善而大
吉也程子曰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六五以陰居尊
有中順之德故其見於治者接人以恭而各中其節行

政以簡而適合其宜好高自用之私无所雜於其間黃
裳之象也人有是德則居道盡而治无不成矣必言黃
者明順之本於中耳非順之外別有所謂中也○木義
引南蒯事在昭公十二年南蒯名魯大夫季子意
如之費邑宰也子服惠伯亦魯大夫子服氏惠歸伯宗
疑即行也名椒一名秋平子立不禮於制於是朝謀逐
平子而立公子慤枚筮之遇坤之比以示惠伯曰即欲
有事何如故惠伯答之如此枚筮者不指其事而泛上
吉凶也即欲有事亦不指其事而言蓋其事有難以語
人者故答以忠信之事則可也外強內溫以卦德言坎
險為強坤順為溫言力足以制人而心不忍於害人也

象曰黃裳元吉

文在中也

象曰

和以率貞以卦象言水性柔弱故和上性安貞故貞
者易以下卦為內上卦為外今坎在上坤在下自下而
上以上率下之義也中中心也下為下也極者理之至
極即元也不得其色非黃也不得其飾非裳也不得其
極非元也三者皆非又辭本義今引之特以明不可占
險之意耳

象曰黃裳元吉

文在中也

於治者如此苟以聲音笑貌偽為於外則有時而息矣
豈黃裳之謂哉程子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亦亦
此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象也陰盛故與陽皆稱龍陽衰故與陰皆稱血○上六
以陰居坤之極陰盛之極者也陰雖不敵以抗陽然既
盛則亦不顧名分而與之爭矣故為龍戰于野之象當
此之時陽氣甚微固不免為所傷而陰之理逆亦有不
容獨全者故又為其血玄黃之象得此占者不順乎
祇以自傷而已可不戒哉○胡氏曰初言堅冰防龍戰
之禍於其始此言龍戰著堅冰之禍於其終周公虞惠
之意深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窮極也○陰極則盛乃與陽爭故其象如此也

用六利永貞

象曰

象曰

戒占也永長也○凡筮得陰爻者有六有八然六為老
八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易占其變故用六在坤則諸爻
皆六變而為陽者也陰性躁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
永守其正矣故占亦以此為利也陳氏曰永貞者見義
必為為之必要其成不以私誘之故而失其所守也蓋
健以致決毅以道遠非陽剛不能故惟永貞乃得此爻
之義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大陽也○陰柔本小變而為陽則終於大矣始雖柔懦
終則堅剛所以利永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柔无成而剛有爲。靜无形而方有體。各以類相反也。○言坤之爲坤。質成於陰。退然不敢自尊。其柔至矣。然又法之機不可禁禦。則動未嘗不剛也。事統於乾。寂然无所區畫。其靜至矣。然賦形有定。不可移易。則德未始不方也。柔而靜者。順之爲也。剛而方者。健之守也。是乃所謂牝馬之貞者。而利亦在其中矣。此以地道申坤義。與下條自不同也。按象傳合言健順。以釋利貞之辭。而此分言以申之義。若小異。然剛方之德。非陰乾道而別有所爲。則健終不出乎順之外也。此陰陽之分。學者不可不察。

後得主而有常

此以有常明後得主利之義。乃人事之占也。言天下之物。屬乎陽者。可以居先而主義。坤既純陰。則不能矣。故惟居後主利。乃爲有常之道耳。明其分所當爲。與其力之所能爲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獨舉二義。則卦辭君子以下數事皆在其中矣。○宋程頤字正叔。河南人。世稱伊川先生。幼與兄顥同受學於春陵周敦頤。嘗因今經作易傳十卷。止解六十四卦。而上下象象傳及文言傳五篇。皆在其中。又以序卦傳。分置諸卦之首。獨无上下繫辭傳。說卦傳。雜卦傳四篇。且其書精於義理。而畧於卜筮象數。故本義所引僅數條。

含萬物而化光

化。謂化機。指在坤者而言也。○此以下。復以地道言之。與首條同。言乾元資始之時。物尚未生。坤則含萬物之生意於中。而无一之或遺。所謂含弘者也。由是發達於外。則化工明盛。无所不到。而光大之用著矣。物隨而亨。豈待言哉。詳見象傳第二條。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復明元之義。言天氣初動。作始萬物。而坤即承天以生之。不先不後。當時而行。是其順也。或不承而造始。或雖承而後期。則皆不可以言順矣。○按象傳釋卦辭。有以坤德言者。有以占事言者。此復錯舉而申明之。故地道人事兩相間雜。學者若以乾例求之。則失之矣。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殃禍也。○此以家道興衰之理而言。由一事之善。積而至於无一事之不善。由一人之善。積而至於无一人之不善。所謂積善之家也。其家如此。則薰陶既久。賢哲日蕃。而慶有餘矣。言不止於一世之慶也。不善反此。陳氏曰。積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善之害。流於後世。由微之謹不謹故也。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漸漸積也。由辨之辨中從小。乃慶殃由分之幾。早辨之辨中從言。則致其明審之意也。○此以殃之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人道之大變。然非起於朝夕之故。亦由一念之過。漸積以至於極而致然耳。既謂之漸。則其心術之幾。必有至微而不可見者。是則慶殃由分之地。所謂辨也。為君父者。正當早辨乎此。而豫圖之。以免於禍。若不能辨。則無以遏其漸積之不善。而潛消其未萌之殃。所以見弑而不可解也。坤初爻辭言當慎辨於微耳。慎之。則善雖小而當為。惡雖小而可懼。有餘慶之來。而無弑逆之及矣。夫陰陽淑慝之分。即善不善之謂。而陰禍之極。亦猶弑逆之事。然由馴致而然。則其始有不可忽者。故以此釋又義。欲人推廣之也。○薛氏曰。人知堅冰之可畏。而不知防微杜漸。戒於履霜。故往往不可救藥。君子見幾豫備。恒慎於微。是以不至於成殃也。昔之聖賢。非為慶而為善。而慶日積。非畏禍而不為惡。而禍日消者。無他用此道而已。文著此。為戒深矣。直其正也。方其義也。

存主至令。无少私曲。則謂之正。直即正之謂也。應酬得宜。无所差謬。則謂之義。方即義之謂也。此二者。直方之義。君子已成之德也。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者。心之上宰。以敬存心。則私意不容。而內自直矣。義

者。事之裁制。以義制事。則私欲不累。而外自方矣。敬義既立。而交養互資之機。自不能已。則外有所資。而敬愈篤。而所本而義益精。故能各極其盛。而不陷於一偏。此二者。德之所由成也。陳氏曰。不言正以直內而言敬。蓋總敬則心必正。故轉正為敬也。朱子曰。專言義而不敬。則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專言敬而不知義。則有昏憤雜擾之弊。而所謂敬者。或非其敬矣。非不孤之謂也。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疑者。迷惑凝滯之意。○二由敬義之功。以成直方大之德。則涵養純熟。矜持渾化。日用之間。莫非此德流行之妙。其於行事。坦然无所疑惑矣。蓋機雖動於吾心。而實出於无心。迹雖著於有為。而實妙於无為。故无迷惑滯而待於習也。一有疑焉。則是直方大之德。猶未盡熟。而思勉之功。不可无矣。蔡氏曰。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取之左右逢其原。皆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絕句。以含之。連下文讀者。非○六三雖有章美之德。含藏於中。而以是德從王事。則顯弗敢成者。非其才有不足。乃其分有不敢也。蓋以天地言之。天陽地陰。三陰柔則地道也。以夫妻言之。夫陽妻

陰。三陰柔。則妻道也。以君臣言之。君陽臣陰。三陰柔。則臣道也。地之為道。不先天以成。始惟代天以終事。雖有生物之功。不過以順為正而已。地道如此。則妻道臣道。從可知矣。此三之所以无成也。三本臣道。兼地與妻而言者。推類以明之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變化。猶通泰也。蕃。滋也。閉。塞也。言天地變化。世運通泰。則和氣薰蒸。草木蕃蕪。而人類可知矣。天地閉塞。世運衰微。則道隨時否。賢人隱遁。而庶物亦可知矣。君子遇此。尚可出而有為。哉。六四所云。正謂其處閉塞之時。

故當謹避而不出也。獨以時言。事可推矣。

君子黃中通理。

黃。以德言。中以心言。通。貫通也。理。條理也。○此以養成之德言之。君子涵養既深。有以全乎天命之善。故其中德之在內者。渾然全體。統合无外。而萬事萬物之理。无不貫通。是即大德之教化也。然於其中。又有脉絡分明之妙。而一事一物。各有條理。不相混淆。亦即小德之川流也。合之盡其大而无餘。析之極其精而不亂。中德之妙蓋如此。

正位居體。

正。猶當也。位。君位也。居。猶執也。體。禮體也。○六五居尊。

雖有可恃之勢。然謙冲自牧。乃居卑下之體。是能退讓以明禮。而屈已下人。虚心體事。不自知其貴矣。此所以為順德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美。即黃也。中。亦心也。暢。發達也。支。與肢同。四支。謂手足也。所營謂之事。事成謂之業。○合二德而贊之。以明順本乎中也。言中德之美。蘊蓄於中。則其念慮之間。莫非和順之積矣。由是暢於四支。則此美以形。而動作謙恭。不失於元。發於事業。則此美以著。而治化渾厚。不流於刻。二者由中以為順也。君子之德。積於中。而形於外。如此。則克實光輝至美。而不可加矣。所以得元吉也。按爻辭中順。皆以在外者為言。此則以中為體。以順為用。雖其說有不同。然未有發於外而不本於內者。是乃所以相發。而非所以相恃也。學者要須識得。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為嫌也。

為。周公為之也。其指陰而言。嫌。疑也。類。陰類也。○陰非陽敵。本不相抗。然盛與陽均。則不相下而相爭。其勢必至於戰矣。戰則嫌於无陽。非理之正。聖人。為其如此。故稱龍以存陽也。陰亦稱龍。當謂之氣。然猶以血稱。長以陰。雖變陽而未離其類。不容遽混於陽。故又稱血以別之。明陰分之不可過也。此指聖人立言之故。言其陽即

陰之深意也

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也。

天陽地陰。二色相雜。故為玄黃。言分言之。則天玄地黃。自有不可易者。今既相雜。則陰陽俱傷矣。抗陽之禍。必至於此。則亦何所利哉。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一

大坤

四二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二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占也。勿。禁止辭。建。立也。○為卦以震遇坎。物始生而未通世道。初難之象也。故其名為屯。當屯之時。宜若无可亨者。然能動乎險中。則內有濟世之德。外有撥亂之才。將不為屯所困。而終亦可出矣。故其占大亨。然在險中。則有不容妄為者。故當明大義。以順民心。察事機。以順時變。而不遽求進。乃為得處屯之道耳。又以時當屯難。正立君之日。而卦之初九。又可君之人。故占者建以為侯。則才全德備。人望攸歸。世道有賴而利矣。此濟屯之道也。○本義陽居陰下。謂初以賢下人也。成卦之主。謂初乃卦之所以為屯也。建侯亦取為主之義。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剛柔交合。然後萬物生焉。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體本柔而初遇剛。正物始生之時也。上遇坎體。險難即生。雖有亨嘉之意。亦鬱而不得伸矣。此所以為屯也。世之初難。何以異此。

動乎險中。大亨貞。

能動則才德可為。故大亨。在險則時當安待。故利貞。

以貞言則勿用攸往之義亦在其中矣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雷雨交作克塞兩間正天運草昧之時也當此之時无

主益亂故宜建侯統治以定天下而正名分又當戒慎

周防必使大治而後已不可謂侯已建而遽以為安也

蓋人之常情溺於宴安而忘乎警戒則雖建侯亦終不

能大有為矣聖人言此為戒深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經者舉其綱綸者理其目○雲雷交作雜亂晦冥故以

為屯之象在人則天下未定名分未明正當有為之時

也然為之之道有綱有目則具先後緩急之序自有不

全南齊書卷之十

未

二

容素者故必定其規模正其統體以經之於先然後就

中舉其節目理其度數以綸之於後則事无不治而難

可平矣此君子亨屯之功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爻占而爻也居猶守也○當屯之初時未可進又以陽

剛動體而居下應柔則雖才智可為亦終不能遂其進

矣是以遲回却顧不得遽進為盤桓之象然居陽得正

能度其時勢之不可而自止故其占利於居貞言當安

意待時如初之守正也又以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

以賢下人為民所歸故又有宜建為侯之象人有是德

則如其占矣彖以占言此以象言賓主之異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

言初雖盤桓矣然志在行正守已待時不肯因此而遂

失其守也蓋雖極天下功業之可慕而為不義則寧上

而不為雖急生民陷溺之可哀而一失身則寧舍而不

顧非居得其正者不能也一有邪心則枉尺直尋將无

所不至矣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下去

貴者陽之德賤者民之事○初九陽剛而居陰下以柔

德之尊切安民之計是當屯時而盡心盡力以求濟之

者也足以能得天下之心而致其歸君侯之位不能令

之而他往矣所謂利建侯者以此

全南齊書卷之十

未

三

六三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

字音占乘平聲象也戒在其中如語辭班人與馬異處也匪非也寇仇

也娶婦曰婚重婚曰媾女子指二而言不字字初乃字

字五○六二上應九五而乘初剛雖有君臣之素亦不

能遠合矣故為屯遭馬班之象為初所難是屯如也因

其難而回却不前是遭如班如也然原初九難二之意

非相害而實相親最人所難却者但二陰柔中正獨能

守貞而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然後妄求者去乃

可許身正應而與合耳明君子之守正久當得君也或

疑初九剛正而為寇以難人何也程傳曰此自據二以

柔乘剛而言。更不計初之德何如也。易之取義。大率如此。讀者宜類求之。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難指屯如之類。乘者居其上也。剛指初反復也。常。常理。二五相應。理之常也。○二乘初九之剛。本不堪而勢甚迫。故有此難。然非理之常矣。必與五遇。乃為復其常耳。○薛氏曰。人定則天可回。未有守正而不復常者。人苟不正。徒失已耳。而守正君子。亦何懼哉。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舍。去也。往。去也。吝。悔也。

象而戒也。即就也。謂就而逐之也。虞。虞人。掌田獵之事。

者。林中。林莽之中。險阻之處也。君子以下。承上文即鹿而言。吝。羞耻也。後凡言吝者。放此。六三陰柔居下。而不中正。才位與德皆无足觀。又不得陽以為之應。非濟屯之人也。然以陰不中正。志欲上進。是以徇利躁動。自取困窮。猶逐鹿无虞。進入林中而已。所以然者。山不知幾。故耳。占者得之。而見妄行有取困之幾。不如舍去。若猶以利為心。而往逐之。則必致困而取羞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從者。以身殉之之謂。禽者。鳥獸之總名。此指鹿言。功名富貴之喻也。○事不可而妄動。以貪利也。猶无虞而即

鹿。以從禽也。其在君子。則當舍之。苟以利往。則理勢俱極。而可吝矣。又以此言當舍之故。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而占也。婚媾。占之象也。求。四求初也。往。往而濟屯也。凡言无不利者。謂无往而不利也。○四陰才弱。以當屯時。非能濟者。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陽在下。與已為配。乃四之婚媾。所當取以自輔者也。占者能下求之。資其才德。往以濟難。則有以匡已之不逮。而天下可定名。分可明矣。吉而无不利也。詳味本義。當如此說。讀者不可泥語辭。未定之言。而致疑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求賢而往。則知己之不足。又知人之有餘。可謂明也已矣。故特舉而贊之。○林氏曰。子陽井底蛙。不知已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不知人也。謂之明。可乎。

九五。屯其匪。小貞吉。大貞凶。

爻而占也。膏。膏澤也。凶。禍。逆理之應也。後凡言凶者。放此。○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宜若有可為者。然當屯陷險。失其時勢。又不得二之助。而民已歸於初。又以坎體剛掩。澤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言塞其濟屯之澤。而不下於民也。占者以處尋常之事。則守正猶可獲吉。若處濟屯之事。則雖得正。亦不免於凶矣。蓋所謂天命未絕。寄空名於民上者。雖有其位。何所取哉。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去

人君賴時勢以行德五既失之則天厭人雖有德施不復能光顯矣占者養民致賢而漸圖之或可免耳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象也元聲出涕曰泣血漣泣下貌○陰柔无應以居難極故有此象窮厄之甚者也若陽剛有助則屯既極而可濟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終困於難不能久也呂氏曰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訟即入於亂亡而已

三三坎下

本義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

貞告音

占也匪我至不告本象以著占也童者未冠之稱告啓

告也瀆瀆瀆也○為卦以坎遇艮其象與德皆有蒙義

故為蒙在人則幼稚蒙昧而艮性未開也占者值此當

得亨通則不終蒙而可進於明矣所以然者艮由九二

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而應六五故能善於發蒙如下所

云也蓋已不求人而人求已則教不枉而道自尊初筮

乃告而瀆則不告則言不輕而教易入故能動其敬慕

勉進之心而致亨不難矣然其告之者乃所以養之也

苟不以正則非矣故當防其邪心保其天性使克全乎

知能之良而不入於虛遠卑汗之習乃為利也蓋發蒙養蒙初非二事所謂養者特自其所發之有待於後者而言耳故能得正則不止於亨矣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險即水也○山本峻而險又深上下阻隔莫知所行蒙之地也心不寧而行復固表裏室塞无一可通蒙之意也卦之所以為蒙者以此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

亨謂亨人之術行謂行以發蒙○學問有餘亨之道也是以而行則出於我者不窮發得宜時之中也以此為教則施諸人者不拂此皆發蒙之善而蒙者所由以

亨也事見下文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志五志也應謂應二○五以柔暗之質而求發於九二之賢則二雖无心而五自應之矣豈有枉教之事哉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

剛生明故有教人之具中有節故得施教之宜是以必待初筮而後告也若問者再三而亦告之則无以起其

樂受之誠而徒長其拒教之失不唯蒙者瀆我而我亦

瀆之矣剛中知此故不告也豈真有意於絕物哉此與

上文皆亨行時中之事蓋非亨行固无以致蒙者之求

而告之非時中則不待求而應不俟誠而告矣二者廢

其一。非師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

聖人之所以爲聖者。正而已矣。今發蒙者。養其良。知良能。而使之不失乎純。一无偽之本然。則他日擴而克之。以至於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其功實基於此耳。是則入聖之域。雖在於後。而作聖之功。實在於今也。豈可謂年少未成。而姑苟且以教之哉。孟子稱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與此意相發。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行去聲。六象傳同。

果。決也。育。養也。○山下出泉。水始出而木達。猶物始生而未明。蒙之象也。君子奮發激昂。而果於有爲。優游厭

金剛經卷第十

大衆

九

飯以養其所得。則內外之間。交養互發。蒙將日開。而不自知矣。又泉必行。故果行。行有漸。故育德。亦一義也。○蔡氏曰。楊墨之行。非不果也。而非吾所謂行。佛老之德。非不自有也。而非吾所謂德。故養蒙者。不可不務乎此。而爲此者。又不可以不正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音脫。桎音。音。往音。

占也。刑人。桎梏。占之象也。刑人。謂用刑之人。即今隸卒之屬也。說。與脫同。釋也。在足曰桎。械也。在手曰梏。桎也。皆所以拘罪人者。在蒙則鞭扑之象也。往。謂往而不脫也。○凡易之例。陽上明。陰下暗。初六以陰居下。其暗倍深。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啓迪陶鑄。以矯其氣質之偏。

開其心。術之蔽。而發其蒙。然以寬柔之教。待重暗之人。或未能化。故發之之道。不徒嚴聲厲色而已。利用刑人。以收其威。而又不可過甚。當暫脫之以觀其後。使无所縱。而有所措。乃爲盡善。若遂往而不舍。則取必太過。攻治太深。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可羞各矣。占者所當戒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法。謂教法。條約禁令皆是也。○法不正。則无以發蒙。刑不用。則无以正法。故用刑人。非過求也。不過欲正法於發蒙之初。使其心有警畏。身有檢束。而不亂其序。不闕其功耳。法雖立而不能正。其不放於禮法之外者。幾希。○程傳曰。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

金剛經卷第十

大衆

九

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央。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象以著占也。納婦。以夫道言。克家。以子道言。占之象也。包。寬宥也。納。廣愛也。○二當發蒙之任。而剛不太過。以陽受陰。又居下位。而勝上事。是能包蒙納婦。而克家者也。占者得之。若能因人成就。不樂取必。以包蒙。則所成者衆矣。有教无類。不棄一人。如納婦。則所及者廣矣。承命敷教。盡其心力。如子克家。則上不負君。而下不曠職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曰二剛五柔其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而成發蒙之功苟非相知之深相信之篤則二剛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去

占也見金夫不有躬占之象也女指三○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故得此占者勿用取女言不當受而教之也蓋蒙者徇欲而忘理猶女子見利而失身其蒙是取而發之祇傷其教何所利哉蓋君子立教之心雖无不受而下愚不移者亦不得而濫受也○本義引秋胡事見列女傳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悅之下車謂曰方因不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去

如見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與夫人婦卻之秋胡子遂歸以其金遺母母使人呼其婦既至乃向採桑者婦曰辭親往仕久始得還且悅路傍婦人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自投河而死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孔氏曰所以勿用取此女者以女行不慎故也不慎者窮人欲而滅天理之謂○本義荀子名況趙人仕楚為蘭陵令入尊稱之曰荀卿著書三十二篇號曰荀子

六四困蒙吝

爻而占也○四既遠陽又无正應不得師友以為之助是以外无擊發之益內无觸悟之明困於蒙而不能進

也占者如是則終於愚而已可吝之甚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去

實陽也指二上兩爻而言○卦唯二陽統治群陰能發人之蒙者也諸爻皆與比應而四獨遠之欲求蒙亨不可得已不言无應者取其則餘可推也

六五童蒙吉

象而占也○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真純未鑿而虛心受教童蒙之象也君能如此則賢者得以盡其保傅之心而天德王道由此進矣故吉也成王之於周公其事類此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去

順者爻之柔巽者志之應○五柔順以巽於二故為童蒙所謂純一未發以聽於人者也蓋无外物之誘乃能純心以用賢无自用之心然後安意以受教故巽人者不可以不順而亦未嘗不本於順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爻而戒也寇賊害也禦禁止也為寇寇在我禦寇寇在人○上九以剛居卦之上故其治蒙傷於嚴急而不復知有敷教在寬之道擊蒙之象也占者用此以求其進則反為寇而不利惟用禦寇以閑其邪乃得養正之宜而為利耳言人願用剛何如不可混於所施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謂明者下謂蒙者○胡氏曰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是上得治人之道而為上之順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是下得治已之道而為下之順也

三三嫌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需音

本象以著占也利涉大川占之象也後多放此○以性情言之凡陰躁妄而无操剛多沈毅而有守故乾遇坎其卦為需言不遽進於今而姑有待於後也九五中實陽剛中正有孚貞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有不輕涉之象故得此占而當需者如下文所云也蓋心實能需而不願乎外則中有所主而光明通達矣故光亨需而能正而素位以行則動皆有慶而險亦可濟矣故吉而利涉大川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上卦為前陷猶冒也不陷者不冒險而進也困亦窮也○言需之義待也坎險在前不易於進時當需也乾健臨之不輕於進義能需也人而如此則可遠害而義當不至於困窮矣故因卦德而稱之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中也

先言位者明正中之為九五以別於二也正中猶云中正必言正中者取協韻耳正即貞也中即孚也○九五需于尊位而有正中之德是其發於治者規模悠遠而

急遽欲速之謀不作於事存於中者本體貞靜而計功謀利之私不萌於心是為有子得正之義而亨與吉不假言矣苟恃其可為之權而濟以一切之術則豈需之謂哉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乾剛有利涉之象坎水有大川之象故以乾剛往臨坎水則沈毅有守必不輕進是以不犯乎難而有可濟之功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樂上音

凡雨之成由雲而起雲既上天則無復可為惟待其自雨耳故以為需之象君子於人為之既盡而時尚未通

者則但飲食以宴樂優游安逸而徐俟之不當更有所為而徒致力於无用之地也古之賢王深明此道故惟脩其政事而聽其效於三年必世之外是以大治後世不知有此故朝發政而夕望治效未得而妄有為又惡足與語需之道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也利用以下本象以戒占也恒常也○在卦之初未近於險是猶朝廷有難而吾在草莽之中有需于郊之象矣然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之象故戒占者利於用恒需而不變乃不陷險而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犯猶冒也。難險也。常謂常道○需而在郊。去險最遠。是不犯難而行也。於此能恒。則不失處需之常。而可以无咎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象爻而占也。沙。水涯之物。吳氏曰。有言。如鄭息有違言。謂以口語相傷也。○九二漸進于坎。去險稍近。為需于沙之象。在人。則處非所安。雖无及身之禍。而已小有言語之傷也。然剛有沈毅之操。中有善處之術。故終可以出險而得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者。剛之性。中者。卦之中。○二需于沙。固近險矣。然有

全書卷之三

本

十四

全書卷之三

本

十五

剛中之德。優游不迫。審時度勢。而不遽進。是以雖小有言。而終得吉也。先言釋義。後舉爻辭。乃小象之一例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也。泥土之近水者。○九三去險愈近。需于泥矣。而以過剛不中。速之。進而。而不需。以取禍難。故其象如此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自由也。○災在外。卦言相近之甚也。過剛不中。以陷於險。寇害之來。實其自取。若能慎而改之。則不躁動。以取敗矣。蓋寇自我致。亦自我弭。豈可謂險既近。而遂諉於不可為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也。穴。即血之地也。孔氏曰。以戰鬪言之。則為血。以居

隨言之。則為穴。○六四坎體。已入於險。處殺傷之地矣。然柔得其正。為能晦。處靜。守而徐俟之。故終得以還害。而出自穴也。或疑剛健能需。四本陰柔。而亦得出。何也。蔡氏曰。此以柔正言之也。蓋剛柔各有善惡。善則雖柔而得中。惡則雖剛而致寇。觀於三四。則可見矣。况坤知阻。與乾合德。豈不能需乎。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謂柔正。聽。謂聽時。○言四雖需于血。然能柔順以聽。平時而不妄動。以速其禍。故能出自穴也。蓋需之道。在陽。則知險而為寧耐。在陰。則知阻而為順聽。故同歸於能需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而占也。○九五居尊。而有陽剛中正之德。則禮樂刑政。罔不畢舉。而凡事之當需者。不復更有所為矣。是惟優游宴樂。以聽其治效之自至耳。故有需于酒食之象。貞之道也。占者。點其私智。去其躁心。亦能如五之貞。則上下相安。祐命自至。故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中。則不偏。而無計功謀利之心。正。則不邪。而無好大喜功之事。需于酒食。以此故耳。漢武東征。西伐。皆由多慾致然。然則能需與否。可謂无其故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也速召也三人乾體三陽也○上六以陰居險之極陷入于險無可為矣然猶幸其應三三與二陽需極並進實出上六意望之外是為不速之客三人來也柔不能禦而能敬之則可資其力以出險而終得吉矣天下之事多類此者要在寧耐委曲而已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能順乎陽則既可免侵陵之患而又可為出險之資故雖陰居險極為不當位而亦未至於大失也此以困卦上六例之而姑為此說耳讀者宜更詳之○顧氏曰下三爻是遇險者能需則不犯險而吉不能則陷乎

險而凶矣上三爻是處險者能需則可出險而吉不能則終於險而凶矣

三三坎下 遇三三限上

訟有孚窒窒音

本象以戒占也下皆放此窒窒也○為卦以坎遇乾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之為相濟以內外言之為相濟以人己言之為相敵皆訟之所由成也故名其卦為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有有孚見窒之象故占者得之則為事直而見其情真而受誣其訟自不能已矣言得此占者當有此事也

惕中吉然凶

惕懼也○九二加憂自避居二有惕中之象上九過剛又居訟極有終訟之象故當訟而得此占者能存憂懼辨明即止而不過於求勝則不害身不傷財而吉若可止不止務求全勝則禍必至而有凶二者相反故其應亦相反也

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聽訟而得其平者也見之則是非不枉而獲伸故利以剛乘險以實復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本實而行險道者也如此則因虛謀實而取敗故不利二者義亦相反皆隨所處以為吉凶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上剛以制其下而下有不堪下險以伺其上而上為所脅此以上下言之也內險則操術奸深而忍於害物外健則材力雄悍而足以行奸此以一人言之也已險則能挾彼之短以為辭彼健則能為我之敵而不屈此以二人言之也二句三義皆訟之道此所以為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剛謂九凡言來者皆謂自上而下也九在遇本居三此則下來而居二也○引上文而釋得中之義此卦自遇而變九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是能以理勢自裁而不終極其訟者也其吉宜矣不及惕義者中由於惕象中

則惕在其中矣

終凶訟不可成也

成猶終也。程傳曰：窮盡其事也。○損德構怨，辱身喪家，皆由終訟之所致。是以訟不可成，而終則有凶也。不取上九爻義者，以理言之，尤足以明凶義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尚，五所尚也。○大人而尚中正，則聽不偏而斷合理，是以訟者見之則利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坎為險陷，淵之象也。乾以剛實而反乘之，冒險求勝，是入于淵，鮮不沒矣。此涉川之所以不利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運於上，水流於下，其行相違而不相合，訟之象也。訟之由始，皆起於人情之相違，故君子作事而謀之於始，揆天理，度人心，凡有違背而可以致訟者，皆絕之而不為，必使是非未至而先杜其幾，利害未萌而先絕其累，不敢有一毫疎略苟且之心，則自不至於訟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爻而占也。永，長也。事，訟事也。○陰柔居下，才弱勢卑，故不永所事，而但小有言語之爭也。占者如是，則終有取勝之道而吉矣。不求全勝而自无不勝，亦由理直故也。吳氏曰：需言言在人，此言言在己。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長猶成也。辨者，此是彼非之分也。○言訟不可長，故不永所事。非但以陰柔居下之故也，惟其如是，是以雖小有爭，而是非之辨終得明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無戶。无眚，如或索之，省。

爻也。占亦如之。克，能也。逋，逃也。邑，所逋之邑也。省，過也。○二以陽剛為險之主，才悍謀深，本欲訟者也，然居柔得中，能約於理，上敵九五，又屈於勢，故不能訟而歸逃。

自處於小邑，以示不敢犯上之意，則可以无眚矣。程傳曰：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占者得之，亦當如是。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無戶。无眚，如或索之，省。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無戶。无眚，如或索之，省。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無戶。无眚，如或索之，省。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無戶。无眚，如或索之，省。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無戶。无眚，如或索之，省。

然則王事豈專聽訟而已哉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三不克訟而食舊德非能任事之人也故凡有所為必人主事而已從之乃可獲吉若其自主則必不能有成也毛遂所謂因人成事謂此類也伊氏曰爻言從事而無成此言隨人則有成義雖小異而語實相發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爻而占也○剛則好訟不中則致訟故有訟象然居柔不過為能以理自裁而不克訟不唯約其健訟之行以復於命而又變其欲訟之心以安於貞身心內外咸就乎理訟而善變者也占者悔過遷善亦能如此則已德

日新而動可無患矣故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能即命則外不失宜能安貞則內不失理所謂過而能改復於無過者也

九五訟元吉

爻也訟謂聽訟○九五居尊聽訟之主而有陽剛中正之德聽既不偏斷復合理大善而吉者也或以訟者言則云吉可矣安得言盡善乎本義所云蓋占法耳非正解爻義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者心之公正者行之當以此聽訟則无不得其平矣

所以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後音

象也或設若也非必之辭錫賜也鞶帶大帶也終朝猶云一朝自晨至食時也○上九以剛居訟極以能訟之才行必訟之志誣上求伸而或勝之者也然是非情偽終當自明未有倖勝而不敗者故其取象如此胡氏曰設若訟勝而得鞶帶終朝且三褫之况无必得之理乎甚言訟之不可終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以命德非以賞訟若以訟勝而受之則得之非道服之不衷雖本可敬而亦不足敬矣况終必見褫乎此始

從其受服而言非謂實有是事也

三三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占也○為卦以坎遇坤坎險坤順伏至險於大順之內坎水坤地藏不測於至靜之中皆為寓兵於農之象又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而其占則以理言也兵出无名事故不成君不擇將以國與敵故用師者能為奉天伐暴應敵之舉而帥師者又得老成持重練達之人則以事言之當有攘外安內之功

以理言之亦無傷。兵黷武之失矣。仁義節制之兵皆不出。此故特著之以示占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莊去。

此以卦體釋卦名辭而推言之。卦凡五陰順從九二。是爲軍旅車徒之衆。而環衛攻擊皆不乏人。故謂之衆。所以壯師之威也。九二爲將以剛居中。是爲仁義節制之師。而紀律禁令各以其道。故謂之正。所以端師之本也。夫爲將者既能左右衆人以歸於正。使其樂於仁義而生。亂殃民之事有所不爲。則命將者天與之人。歸之可無敵於天下。而王業成矣。此師之所以貴於正也。或曰：象辭以貞屬君。而此以屬將。何也？曰：此孔子之易與文王之易不同者也。然彼云丈人可兼以正之義。而此云以正則興師得正之義。亦在其中矣。故雖小異而實未嘗不相發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此指上兩句而言。民即天下之民也。○剛中者威德並行以全取勝之德也。應則得君寵任有德而可用矣。行險者兵凶戰危行乎艱難之事也。順則不爲暴虐。雖險而非險矣。此二者丈人之所以爲丈人者也。以此行師雖不能無勞民傷財之害。而亦足致勝德可安民則雖害之實以緩之。而民无不從矣。人心既和吉可必得。既吉則有救世之功。而无厲民之失矣。何咎之有此以卦。

德居卦體之下。蓋指九二言之。亦觀九五順巽之例也。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畜音

容保也。畜養也。養之以待用也。○地中有水。津液潛藏。猶民中之有師。而兵衆攸寓也。故以爲師之象。君子之於民也善其政。教厚其生。養以容保之。則折衝禦侮之徒。卽此而畜。不必藥之市人。徵之塞外。而兵无不足矣。苟不畜於平時。而欲集於一旦。驅烏合之衆。以當敵愾之衝。則誰爲我用哉。古者寓兵於農。蓋爲此也。○葉氏曰：周人以比閭族黨州鄉而寓伍兩卒旅師軍之衆。以井邑丘甸縣鄙而出車馬甲士步軍之屬。蓋以天下不可盡兵。於是乎有治兵之法。以武事不可明民。於是乎有寓兵之意。四時有田。則教兵不爲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爲不豫。尚何待刻畫兵戰而明示之以毒天下之具哉。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法亦類此。但其意有公私之辨。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方

戒占也。○在卦之初。師之始也。凡爲將者於師始出。當示人以止齊之法。而戒其暴虐之萌。必使號令整肅。賞罰嚴明。以齊其耳目。一其心志。而後功可成。此師之善道也。苟或威令不行。縱其驕橫。則是爲不善矣。无制之兵。安能勝而不敗乎。當有凶也。○蔡氏曰：三軍之命。繫於一將。一將之權。在於紀律。律之得失。而兵之勝敗國。

之安危繫焉。可不慎哉。○本義晁氏名說之字以道宋

嵩山人也。考訂古經釐爲八卷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義與爻同。不言否滅者。明否滅之爲失律也。孔氏所謂
反經之文。以明經義是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爻也。占在其中。師中。軍中也。凡言三者。皆頻數之詞。余
謂命今。卽今勅諭是也。○九二在下。衆陰所歸。當將帥
之任者也。而以剛居中。勇略俱全。威德並著。故在師旅
之中。功成理得。而吉且无咎也。又上應六五。爲所寵任。
至於三錫其命。使專閫外之權。而无沮撓之患。則威靈
重而人心服矣。亦功之所由成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天謂王也。○二承天寵。得專征伐之柄。以盡其心。加之
所能爲。故能獲吉。使或委任不降。或事從中制。或輕信
讒間。或叅以小人。安能有成功乎。爻辭本謂剛中之德。
傳復發此。蓋據事理而言。亦卽王三錫命之意也。自上
錫之。則曰命。自下承之。則曰寵。其實一也。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內難外侮。皆爲民害。王者以萬邦爲念。不忍生民困於
暴虐。而欲去害以安之。是以命將出師。而極其寵任如
此也。○薛氏曰。刈惡而長善。鋤奸而佑良。王者之師。將

以懷柔天下。非止徼一時之功而已也。然必得剛中之
人而用之。乃能宣仁布威。以成其志。故其寵任。至於如
此。苟爲不然。而徒欲得其死力於一逞之間。則是後世
黷武之爲也。豈先王用師之本意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

爻而占也。輿尸。以車載尸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
正。才弱志剛。而犯非其分者也。以是行師。當有輿尸之
理。故爲此象。而其占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戰而不勝。是謂无功。若其覆敗。以至輿尸。則大无功而
所喪多矣。凡言大者。皆甚之之辭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爻而占也。左。退後也。兵法尚右。故以右爲前。而左爲後
也。○陰柔不中。本非克敵之才。而居陰得正。猶知量敵
之義。故能因時勢之不利。而全師退舍。不妄進戰。師左
次之象也。如此。則雖不能成戰勝之功。而亦可免喪師
之失矣。何咎之有。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釋无咎之意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上
象占而戒也。長子弟子。占之象也。田。田疇也。長子。卽丈

人也。胡氏曰：自舉專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弟子謂少子，新進不經事之少年也。○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故其與師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從而伐之，是以得免於窮蹙之失。猶田中有禽，侵害稼穡，義當搏執而五咎也。所謂應兵者也。然出師固為有名，而命將尤所當慎。九二剛中，長子之象，所當用以帥師者，得此人而專任之，閭外之權聽其獨制，然後可耳。若又使弟子如三四者，得分其權，以致喪敗，與尸而歸，則兵雖正而亦不免於凶矣。用人之際，可不謹哉！顧氏曰：此爻之義，言兵不可妄動，將不可妄用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行，道也。○二有剛中之德，故曰中行。其在行師，則是勇而能怯，威而有恩，无太過不及之差者也。老成練達之將，大抵如此。以此人而用之，則所使得其當矣。若更參以小人，則事權不一，致敗乃事，是使之不當也。能无輿尸之凶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爻而戒也。大君謂天子，命賞功之命也。承，受也。○上六居師之終，順之極，兵事休而人心服，論功行賞之時也。故大君有爵賞之命以報功，或封之疆土，使開有國之基而為諸侯，或予之采地，使承有家之業而為卿大夫。

二者賞功之等也。然用人實難於周知，而立功未必皆有德，故容有小人廁於其間，而樂使有國家以為政，則其流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戒使勿用國家以賞之，所以御才將而絕禍端也。其慮遠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師旅之興，成功不一，或以謀略，或以勇力，或以忠勤，或以才幹，莫不各有大小之差。故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而不混於所施。凡以正此而已。蓋國以正大功，則雖厚而不為濫，家以正小功，則雖薄而不為吝。是以能服諸將之心，而无怨望僥倖之萌也。

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小則倚勢虐民，大則挾功犯上，必亂邦也。○李氏曰：卦之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之道，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出此。況論王者之師，比於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不得已而用師，又何必舍此而他求哉？

三三 坤上
比音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占也。原，讀如未有原之原，再也。筮，審察也。元，仁也。永，者仁之恒，貞者仁之正，非仁之外別有所謂永貞也。不寧，不得其所安也。方者來而不已之辭。後夫，後來之人也。○卦體九五陽剛中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我以一人

撫天下而天下親藉於我之象也。故其名爲比。占者得之。則有此應。而可以得吉。然爲人所比。非德不能。故當再筮以自審。必其仁足以長人。而又持之以恒。寧之以正。初无一毫慘刻。間斷灼煦之爲。乃能當比人之任。在人无離心。在已无愧色。而无咎耳。既能如此。則聲名洋溢。近悅遠來。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不能舍我而他往矣。若彼負固不服。至於事勢窮蹙。不得已而後至者。則是逆天違衆。自取滅亡而已。豈能爲我病哉。○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下兼上下五陰而言。蓋獨以五爲上而名之也。從。謂從五。○此釋比爲親輔之義。而以卦體明之也。卦凡五陰順從九五。中心誠服。无少乖離。是乃所謂四海仰一人者。而親輔之義具矣。卦之所以爲比者。以此。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此以九五言之。剛則流動發生。而无慘刻之意。所謂元也。中則純粹至善。而无間雜之私。所謂永貞也。蓋陽主生。故爲仁。中則純純則久而正矣。在卦爲剛中。在人爲三德。其實一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上下亦謂五陰也。前單言下。尊上之辭。此兼上下。舉衆

之辭也。應猶比也。胡氏曰。凡言應者。多謂二體兩爻相應。此以五陰應九五。又一例也。後多放此。道謂比道。○上下五陰皆應九五。合天下之人而盡比之。不寧方來之義也。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雖欲求容。不可得已。此其所以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其親无间。比之象也。先王知天下不可以不比。然不得人以分治之。則德意不宣。下情不達。必有隔越而不能相親者。是以內選九族之親。外選五方之賢。而建立萬國。使爲諸侯。既又制爲巡狩述職。朝聘往來之禮。以親之。托爲心膂。倚爲屏翰。於以結其心而通其情。則天下諸侯。各爲宣其德意於所屬之國。而萬國之民。莫不尊君親上。而比於一矣。其相比而无間。亦若水之於地也。○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占也。缶。瓦器。蓋也。程傳曰。缶者。質素之器。比者。望外之辭。○居卦之初。比之始也。始比於五。而能有孚。精白一心。不參以偽。則已不欺而君信之。可以无咎矣。若又自今積之。使表裏始終。莫非忠誠之克實。而无毫髮虛假之心。如物之盈於缶中。則至誠能動。而擊日益隆。雖日益固。將有出於意望之外者矣。豈特无咎而已乎。言比

君者。不可以不誠。而存誠者。又不可以不至也。○陳氏曰。此論其理如此耳。若比人之始而豫計其終。則所以為比者。已不誠矣。何吉之可得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比之初六。有孚而且盈。吉者也。是以不唯无咎。而又有它吉。至誠動物。豈虛語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爻而占也。內。內卦也。凡比之道。貴得其人。然德不足。則亦不能擇人而比之矣。二以柔順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知其可比。而自內出。以比之。由側微而際風雲之會。舍猷畝而依日月之光。正而且吉者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占者如是。則得所比之正。而有行道之功矣。○林氏曰。伊尹起於有莘。太公與於渭水。此爻是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自內比五。是以柔中比剛中。柔正比剛正。而不失身於非道之君矣。揚雄為莽大夫。荀彧臣於曹操。由不知此爻之義故也。

六三。比之匪人。

爻也。三承四乘二而應五。皆為陰柔。匪人之象也。程傳曰。二四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六三陰柔不中正。既无以定取舍之極。而承乘應皆陰。又密邇乎小人之群。有不入其黨者鮮矣。故為比之匪人之象。

象若以剛中處之。則雖匪人。安能為我挽哉。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傷者。痛憫之辭。○敗名喪節墮業廢功。皆生於匪人之比。是可傷也。○呂氏曰。君比小人。禍及社稷。臣比汗君。災及宗族。士比燕朋。辱及身心。非大可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爻而占也。外。謂外卦。四外二內。臣庶之分也。之。指九五。○四居上體。已處臣位。在外者也。而以柔正之德。近剛中之君。知其可比。而竭忠效順。以比之。是居外而比之也。其占與九二同義。特所比者。陳謨宣力之道。所謂吉者。建功立業之效耳。苟君非五。四不能去。而且比之。則不得為正矣。何吉之可言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賢。即五也。不曰五而曰賢。明五之為賢也。○九五君位。四當從之。則凡服勞效忠。皆其分之所當盡者。是其比五之賢。乃所以從上也。蓋四與五。本非其應。特以其為上而比之。故獨以分為言。莊生所謂君臣之義。无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是也。但所比者五。更為得人耳。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爻而象占也。顯比。顯明其比也。王用以下。假田獵以象顯比之事也。驅。逐也。三驅者。三面置網以逐禽也。必言驅者。置網必驅。而後禽可得也。設網而不驅。則一而使之

禽有可去之路也。前前去也。邑人。畿內從獵之人也。誠相警戒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當一卦五陰之比。是以其為比也。上无心於失得。下无私於來歸。比之光明正大而无隱伏回曲暗昧福狹者也。是為王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善君以公道示天下。而天下亦以公心應之。自不規規於感應之間。而皆相忘於皞皞之中矣。此顯比之效所必至者。占者如是。則上成大公之化。下成大順之俗。而吉矣。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位。指爻位之位。○正。則施為當理而无違道干譽之行。中。則存主不偏而无計功謀利之心。二者皆天德也。有

天德。乃可語王道。故能顯比而得吉也。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舍上

王者於民。盡比道以安養之而已。至其德我與否。則无容心。猶田者之於禽。逆而去者則舍之。順而來者則取之。亦不取必於得失之間也。若夫前禽逆而不順。是以失之耳。蓋王者以安民為念。而无人德我之望。猶田者以獲禽為事。而不忍盡物之生。故其取象如此也。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言王者之民。廣大自得。不必其類之德其上。如田之邑人不誠者然。則中矣。然亦由上之顯比有以使之。是以相忘於帝力何有之中。而不自知耳。若先憧憧而往來。

則但可致驅虞之應而已。安得化中之效哉。謂之使者。上有是德而下化之。若其使然。實非有心以使之也。上六。比之无首。凶。

父而占也。胡氏曰。无首者。其德不足以為首也。○凡居上者。必有陽剛中正之德。乃能首出庶物而為人所比。上六陰柔居上。有位无德。不足以為人之比。比之无首之象也。占者如是。則民離難。作而有凶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終。對首而言。○无首可比。人必去之。是比无所終也。言不成其比也。程傳曰。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比既无首。何所終乎。

三三。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占而象也。○以巽陰畜乾陽。以一陰畜五陽。皆小畜大之義也。陰不勝陽。畜而不固。其畜淺小之義也。故其卦為小畜。小畜之時。君子失勢。宜陽不能亨而陰肆行矣。然以陽言之。內健外巽。二五剛中。則尚有可為者。故其占得亨。言雖為陰所畜。而猶得伸其志也。又以陰言之。畜未極而施未行。其勢尚微。畜而不固。是猶未能肆其害陽之心。而盡稔其陰邪之禍。猶密雲不雨。以自西郊而起也。蓋陰陽和而後成雨。若雲陰物。而又起於陰方。則是純陰。而不得陽以為之和。其氣雖密。亦不能成雨。

矣。故以爲象。而占如之。亦陽道可亨之類也。上言陽道可行。下言陰施未極。二意蓋相須也。○本義。文王。即西伯也。羑里。殷獄名。在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岐周。見篇首。羑里在東。岐周在西。故云西郊。史稱商紂十一祀。不道滋甚。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乃囚西伯于羑里。時服之。西伯曰。吾唯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十二祀。西伯在羑里。益易八卦爲六十四卦云。愚按六十四卦。皆伏羲所畫。文王特演其辭耳。不知司馬遷何所本。而云然也。當演易時。雖見囚繫。然小人之在岐周者。尚未得肆其害。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者。故以爲小畜之時也。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六四一陰。居得其位。而上下五陽皆應之。小人在位而衆賢受制之象也。故曰小畜。柔即小也。應即畜也。又爲所畜者小之義。不取二體者。孔子之易。又與朱子之易不同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剛以人言。中以位言。所謂居中用事者也。故中字連志行爲義。○內有剛健不屈之操。而外有巽順善入之道。以正人君子之類。而遇任事行道之時。其德與執。皆有可爲。是以不爲陰所畜而得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尚。上通。往者陽之往。施者陰之施。○陰畜未極。故陽之勢尚進。陽既尚進。是陰之施未行。蓋陰陽二者。不容兩盛。故其爲辭如此。然語實相發。亦總釋卦辭之義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美也。文者德之發。故曰文德。威儀文辭皆是也。○風行天上。畜物不久。小畜之象也。君子法之以懿文德。謹使容止有度。言語有章。以爲一身觀聽之美而已。故亦謂之小畜。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亦君子所不可无者。故特就此以發其意。非謂止於小畜而不務其遠大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爻而占也。復。自下而復於上也。陽本在上之物。故其上進曰復。自。由也。道。謂正道。○初與四爲正應。而體乾居下得正。遠陰。故能重道義。慎名節。以復於上。而不亂於小人之群。復而由道者也。占者如是。則无降志辱身之失。而有直己行道之善矣。是以不至於咎。而得吉也。史氏曰。處小畜者。不可以不復。求復位者。不可以非道。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復而自道。則人不能拾其短。而肆擠陷之好。已得以乘其機。而展康濟之術。以義揆之。當得吉也。若求免於小人之畜。而以他道行之。則雖能復。亦不足以言吉矣。

九三。牽復。吉。

又而占也。○二亦在上之物。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與初同德。故能連類而復。不為所奇。亦復自道者也。占者如之。其吉宜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在中。在下卦之中。有中德也。○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二之牽復。以其在中。則亦不為利所誘。威所迫。而失身於小人之群矣。何自失之有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輿說輻。

象也。輿說輻。輿也。夫三妻四。陰陽之象也。反目。謂爭競也。

人相爭。則反目而視。故以爭為反目也。○九三陽類。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既无自守之節。而迫近於四。又多

比睢之情。是以雖非正應。而以陰陽相說為所係。高則

必不能進。復如初二矣。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則

必欲進。不肯偃然屈伏於其下。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

反目之象。夫既不能進。而與之比。又不能處。而與之爭。

此。占可知矣。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不能自守。與陰相悅。故陰得而畜之。猶夫不能正室。刑家无法。故妻得而制之也。若剛中正如初二。則不至於此矣。蔡氏曰。反目由於說輻。君子所當戒也。○本義所引程子之言。即是易傳。然不曰程傳。而曰程子者。

隨意成文。非有他義也。後多倣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本象以戒占也。有孚。言得人之信也。○易又取義。本无

定在。故小畜之卦。自乾體言。則四獨為小人。自巽體言。

則乾皆為強暴。其不同如此也。四以一陰畜乾三陽。本

有傷害憂懼之象。然以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五上二陽

信而助之。又有有孚。血去惕出之象。故戒占者。亦能有

信。以得陽助。則雖畜天下之至健。而身可无傷。心可无

懼。自无不勝之咎矣。於此見濟事本於得人。而感人又

本於信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獨舉惕出。以該血去。省文也。上。謂二陽。合志。即有孚也。

○四能有德。以巽於人。則上二陽與之合志。以畜乾。而

不患於力加之不足矣。是以得免於憂惕。而血亦可去

也。

九五。有孚。攸如。富以其鄰。

爻也。攸。維係也。有孚。謂五之信。與上下相繫固也。

以其鄰者。左右其鄰。以行己意也。泰卦放此。○三陽上

進。其勢已盛。非有同體之人。不能畜也。而九五居中。所

存信實。既足以感人心。而與上下合志。不忍離矣。且居

尊位。其力富厚。又足以屈群力。而使上下協從。无所違

焉。以是畜乾。何所不克。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也。

象曰有孚擊如不獨當也

言既有孚以相擊固則不獨以富厚之力使人而已。心重於力。故其釋辭如此也。若專以力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何以成畜乾之功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此上九象而占也。處如處暑之處。止也。德為虛位。有吉有凶。故陰亦謂之德。蓋凶德也。載猶滿也。俗所謂滿載是也。姤月皆陰。屬望月與日相望也。後漢書律歷志云。分天之中。相與為衡。故謂之望。言日月相對。其平如衡也。月既望則將衰。幾望正向盛之時也。征行也。○上九陽爻而居巽體。亦陰類也。在卦之上。畜道已成。非畜未極而施

未行之時矣。故陽見畜而與之和。是不雨者既雨。陽至此而不能進。是不處者既處也。所以然者。良由陰德之盛。陽不能制而反尚之。使其積盛以至此耳。然陰加於陽。非理之宜。故雖正亦厲。而陰方向盛。勢必于陽。故以征則凶。所以抑小人而教君子也。其旨深矣。○蔡氏曰。丁謂之入。相寇準尚之也。楊畏之用事。呂大防尚之也。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疑。疑慮也。○大意與爻辭同。蓋即既雨既處之故也。當此之時。行有所疑。則惟隱處以避之耳。若更妄動。豈能免於凶哉。

三三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音

占也。虎尾咥人。占之象也。咥。嚙也。○以兌至柔遇乾至剛。而踵其後以圖進。非所履而履之者也。故其卦名為履。履剛而進。當有危道。然能和說以處之。則溫厚和平。自有以戢強暴之心。而免傷害之及。猶履虎尾而不咥人也。以是求進。尚何往而不通哉。卦言履之危。占言履之善。開物之意深矣。

象曰履柔履剛也

八卦所屬。剛柔各四。然唯兌為至柔。乾為至剛。以至柔而履至剛。不敵甚矣。故特以履名之。言履非所履也。胡氏曰。所履者乾也。履之者兌也。兌有易陵之勢。乾有能

遏之光。是以謂之履也。○按本義。諸卦皆曰卦體。此獨云二體者。蓋以破孔氏專指六三之說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說音應乾。危道也。說則容色溫厚。而望之者怒消。辭氣和平。而聽之者忿解。強暴可化。仇怨可平。雖危而不傷矣。馬氏曰。所謂說者。非邪媚以免禍也。恭順而不失其正焉耳。○按本義。諸卦皆曰卦辭。此獨云彖辭者。以彖連卦名。欲以別之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疚。病也。○以九五爻釋卦辭。帝位之危。有如虎尾。所謂遭大投艱於朕身者也。五有剛健中正之德。而往居

之德與位稱。无所愧怍。則其德業之盛著於四方。自有煥然顯著。而不容掩者矣。亦履危而得亨之意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民猶人也。兼上下而言。○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履之象也。天下之民。亦有上下。上則庶士公卿。下則農工商賈。二者盡乎人矣。辯乎上者。度德授位。就上之中。而別其尊卑之等也。辯下。則但使所享有限。不混乎上而已。於以使上安其位。而薄德者不敢有出位之思。下安其分。而无德者不敢有非分之望。君子制作之意如此。是以禮達分定。而天下无不治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又而占也。素。向也。履。行也。謂平素之所行也。○初九陽剛。既能勝已之私。在下居初。則猶守已之志。故其所行。无非素履。而凡富貴利達。舉不足以移其心中庸所謂不變塞孟子所謂達不離道者皆是也。以是而往。則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而咎可免矣。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願。謂心之所欲。○君子窮居。莫不各有自負之志。是則所謂願也。即素履之蘊於心而未行者也。及其既達而率循之。正以獨行此願。而致君澤民。无負於初而已。若以爵祿榮遇之故。而變其心。則豈行願之謂哉。必言獨者。確然不願乎外之意。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象而占也。道。猶路也。履道所行之路也。坦坦。平易貌。幽人。隱士也。○九二剛中。有可行之德矣。然居下无應。未為時用。是其所行之道。平易坦直。而无是非寵辱之危。履道坦坦之象。幽人守貞之人也。故雖幽人遇之。乃得潔身之正。而有自得之休。苟非其人。則不足以當此占矣。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二有中德。自守以道。是以爵祿不入於心。而安定不亂。幽人之行。貞吉之道也。苟无中德。而外物得以亂之。則豈隱士之所為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無咎。

象占而象也。眇。目偏盲也。跛。足偏廢也。○三不中正。柔而志剛。才德不足。而好自用者也。故如眇者不能視。而強以爲能視。跛者不能行。而強以爲能行。與和說者正相反矣。以此履乾。動必蹈禍。猶履虎尾而咥人也。占者如是其凶可知。然以如此之人。幸而得志。是猶武人而爲大君。始播其惡於衆。終飲其怨於已。亦歸於咥人之凶而已。安能久居人上哉。○秦始皇帝。名政。項籍。西楚霸王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曰能視則明不足以燭微跛曰能履則行不足以致遠位不當者不中不正无虞危之道也柔志剛者凶暴不仁无君上之德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應音

象也愬愬驚懼之貌○四不中正而近九五是以太過之臣事英明之主若履虎尾者然有危道矣然以剛居柔因危知懼為能反三之行而忠順不失以事其君故終可免於害而有得君之慶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履危能懼可无所傷是以得君之志行而免疑忌之禍也所謂終吉者如此

九五夬履貞厲缺音

夬而占也○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情才勢之備遇將順之臣則於天下之事必有決行而不顧夫義理之安者夬履之象也雖使所行合於正道然不詳審則天以罰天下之防而蓋後世之變亦當有危況未必正乎古昔聖王行政不敢任一己之見而必集衆人之議者非過為疑慮也為是故耳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當去聲

位謂所居之處正以才言剛中正是也當以位言履帝位是也兌卦放此○正則有可為之資當則有能為之勢以此自恃是以決行而无謹審持重之心也漢之武

帝唐之宣宗正坐此弊故特著以為戒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也其慮深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占也考稽卜其後來也祥者福之兆旋者善之周元吉即大吉也與他處不同○上九在卦之上為履之終故言感應自然之理蓋當凡事既終之時吉凶雖未可驗而其祥兆則已有可考者故占者於此當視所履以考其祥之何如必所履者盡善盡美无少虧欠然後有以承百福而得元吉若猶不能无毫髮之未善則不足以語此矣蓋吉凶禍福非自外至有不必考之於天而但當反諸已者學易君子亦尚慎所履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必言在上者見其為履之終也大即元也慶即吉也○言其旋未易能故元吉未易得若能得元吉於所履之終則是非常之福自天申之也豈特尋常之慶而已乎

釋解

指月錄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二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三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 坤上 歸妹 三三 震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卦而占也。○下乾上坤。二氣相與。驩欣交通。泰之義也。

故其名爲泰。以卦體言。坤往乾來。以卦變言。六往九來。

小人退隱。而君子用事之時也。占者有陽剛之德。而當

其時。則俾遂其進。而无陰邪之傷。得行其道。而无掣肘

之患矣。卦言感通之義。辭言消長之機。所取不同。而義

實相發也。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

而其志同也。

上下。謂君臣也。○此即卦名而推廣之。天地之道。升降

相求。是以氣交。而化生萬物之氣。无不通。此天地先君

臣以開泰也。君臣之間。恩義相洽。是以情交。而興道致

治之心。无不同。此君臣後天地以成泰也。蓋乾爲天。爲

上。坤爲地。爲下。而此卦體下乾上坤。故其見於造化。入

事者如此。皆泰之義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陰陽以氣言。健順以性言。君子小人。以人言。○本卦體

卦變。以廣卦體。有乾坤變有九六。乾與九爲陽。爲健。

爲君子。皆謂之大。坤與六爲陰。爲順。爲小人。皆謂之小。

事物雖多。不越此二端而已。但其往來交錯之變。或不

能齊。於是始有否泰之分耳。惟若此。封爲得其正。故其

取義如此也。內陽外陰者。生氣流行。而殺氣潛伏也。內

健外順者。義直爲主。而邪佞不行也。內君子而外小人

者。君子用事。而小人見疏也。此三者皆小往大來之義

也。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上聲 否卦同

承上文而言。君子在內。則同善相濟。而康國阜民之道。

日以長。小人在外。則奸邪失勢。而蠹國害民之道。日以

消。當此之時。而有所爲。自无不得其志矣。故以此爲吉

亨之義也。○此與否卦皆廣名辭。以盡其蘊。如乾坤文

言餘卦極言之例。非但釋之而已也。蔡氏曰。以造化之

本言之。則爲相交。以淑惡之類言之。則有內外。然天地

既交。則必內陽健而外陰順。上下既交。則必內君子而

外小人。意雖不同。而理實相貫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君民。並去聲 左去聲

后。君也。財。與穀同。○象已見卦下。此不復解。乃氣化之

所以開泰也。天文地理。一而已矣。以其體之自然者而

言。則曰道。以其用之當然者而言。則曰宜。然皆出於无

心。而又不能自致於用。是以有過不及之偏。而民之生

乎其間者。亦无以遂其生矣。不有聖人。孰能財其所過。

而補其所不及哉。財成者察時之變。經國之野。定人之倫。制物之用。辯其所未辯也。輔相者用天之時。因地之利。厚人之養。盡物之利。為其所未為也。然其所以如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之各厚其生。各安其分。皆得以道天地之運。而宜天地之宜。爾是以應天致泰之治。非後世所能及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音如。又上去。彙音胃。

象而占也。茹。茅根也。彙。類也。○初當泰時。而有陽剛之德。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有如拔茅。而其根以類起也。所謂事國則同心。而共濟者也。上者亦有此德。則可以遂其進。而成輔泰之功矣。○晉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

經術。博學。受業郭公。得青囊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撰前後策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三陽之志。在於天下。蓋欲贊其財。成輔相之功。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是以類進。而得吉也。一涉於私。則是後世朋黨之說而已。何吉之可言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

占也。馮。河。徒涉。勇者之所為也。尚。猶配也。中行。二所行之中道也。○二應五。而以剛處柔。在下之中。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故其占如此。蓋當泰時。人情安肆。若不能容而亟治之。必有不勝其戾者。故當處事以漸。御衆以

寬。而有包荒之量也。又人之情。安於守常。苟非剛勇以振飭之。鮮有能自立者。故當決於因革。果於舉措。而用

馮河之勇也。不遐遺者。圖隱微之事。舉側陋之賢。務為遠慮。不以既泰而遺之也。朋亡者。事不牽於私情。人不昵於親故。斷以大公。雖有所與而亡之也。能是四者。則剛柔各得其宜。而又互相為用。我之所行。可以合於二之中道矣。治泰之道。无以加此。故特著以示占也。不言吉亨者。吉亨可知。不假言也。○程傳曰。或疑上云包荒。下云用馮河。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言包荒。則下三者。在其中矣。舉首尾以該全文。亦小象之一例也。光者。思慮明審。而不昧於久遠之圖。所以察此中也。大者。規模宏遠。而不屑於近小之計。所以體此中也。蓋心具乎道。道運於心。故其相因如此。苟為无本中道。豈徒行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戒占也。平。安也。陂。傾也。復。來也。食。享也。○三居下極。將過乎中。天運改革之時也。故以夷險之勢言之。世道无平而不陂。以循環之氣言之。陰類无往而不復。今雖為泰。安保其不亂乎。占者於此。若能艱危其思慮。正固其

施為使心无不敬。動固弗城。以盡保泰之道。則人事既脩。可以无咎。不必預憂。彼復之期。而長享泰寧之福矣。

人定勝天。理之常也。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无往不復。古文作无。平不陂。此姑從今文也。天地謂氣化也。際。交會之間。否泰交會。各有其時。三將過中。而陰往必復。正交會之時也。挽回之道。在所不容緩矣。故有艱貞之戒。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爻也。翩翩。群飛而下之貌。四已過中。泰極而否來。參陰邪得志。勢必復合。故與上二陰。翩然下復。不待驅以厚力。而其類自相從。約以戒令。而衆志自相信也。君子處此。可不早見而預待之乎。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

上卦坤體。本皆在下之物。今反居上。非分所安。名雖為陰。而失其實矣。是以翩然下復。以就安。而不假於富厚之力也。此與爻義不同。蓋以下復為宜。而寓抑陰之意。其旨深矣。

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此承上文而言。三陰之心。皆欲下復。是以不戒而自孚也。蓋以失實為非。則必以居下為願矣。此孔子之易。與周公之易不同者。或泥爻辭本義。下復合交之語。而欲

強同之。失之遠矣。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祉。福也。

爻而占也。帝乙。商王也。歸妹。嫁也。婦人謂嫁曰歸。祉。福也。以祉。以此受祉也。五為泰主。而虛中以應九二之剛。則是不恃治安。不挾勢位。而虛心以委其任於賢。猶帝乙居尊。而屈已以嫁其妹於下也。保泰之道。无以加此。故可以受祈天之福。而為大善之吉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以柔中之德行。下賢之願。故能有祉而元吉也。自昔人君。就木以下賢為願。特无中德而不能行耳。○林氏曰。唐玄宗初任張九齡。及入李林甫之譖。而恩意遂疏。宋真宗初任寇準。及入丁謂之譖。而貶斥隨至。皆由不中之故耳。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象而戒也。隍。城下池。壘也。師。兵也。邑。我所居也。命。政令也。告命者。脩其命而播告之也。○去否之壘。而積累以成泰。猶掘隍之土。而積累以成城也。及泰之終。將反為否。則如城土傾圯。而復反於隍矣。占者於此。不可力爭。但當反身自治。脩其政令。以回之耳。然時既否。而後為之。既不豫圖。又不及遠。其命雖正。亦不免於吝矣。古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正為此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當泰之時人情安肆以至政亂而不治是以復於否耳
言雖天運之當然而實人事之所致也治之之道无他
焉亦曰告命而已矣

三三卦下 漸 三三卦下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往小來否

卦而占也天往小來又本卦以明占也○為卦天地不
交而二氣不通故為否夫泰者人道之常也今謂之否
則三綱九法數非復人道之常矣得此占者不利子
君子之正道以天往小來其時與泰正相反也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三三卦下 未本

此推卦名及匪人之義也上下不交則政令不行而天

下亂故曰无邦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也

剛柔以質言○此推大往小來之義內陰外陽者殺氣
用事而生氣退藏也內柔外剛者邪媚成賢而嚴毅不
能也內小人而外君子者小人在朝而君子在野也道
消即不利之謂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難
崇崇之也謂以祿加之也○象義與卦同君子當否出
必有禍故但敘其道德之光以辟小人之難使夫名譽

不彰微辟不至而人不得榮之以祿也聲光若見則人
得而榮之矣豈辟難之道哉班固譏龔勝為黨意正
如此項氏曰不可榮者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

○或曰儉德辟難何也呂氏曰知也然則孔子之栖栖
若愚者曰君子道其常聖人處其變未至聖人之地而
欲為聖人之用辭不及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象而戒也○當否之時三陰並進故為此象而初惡未
形猶或可反以歸於正也使能變其妨賢病國之心而
為薦賢之舉則位可長保而行无不通矣轉移之
機雖微而始終之極頓異為初六者可不勉哉

三三卦下 未本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君子之進志在為君非若小人但知有身而不知有其
君也小人而為君子則亦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
私矣故可以得吉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事

爻而吉也○六二陰柔中正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而
不違傷之小人之善者也在此小人如是則名節可完身
家可保而得吉其在大人則當安守其否不為所挽而
後道亨若始與其相容之迹而不察其實有不然而心
至於失其所守則駭駭然受害而不自知矣蓋小人之
真者不足畏而其不純乎小人者最可畏故其占如此

嗚呼嚴哉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不以包承之故而自混於小人之羣。故身雖否而道亨也。○林氏曰。蔡邕之於董卓。是亂羣也。

六三。包羞。

爻也。包羞者。包藏傷害善之心也。小人傷害善。其心亦必有不妥者。故以羞言之。○六三陰柔。小人而有傷害善之心者也。然无得位之勢。又无中正之才。雖有是心。亦不能發於外矣。故為包羞之象。若終隱而不發。亦可免於凶咎。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既失其勢。又短於才。是以志於傷害善而未能也。然味其語意。實非鄙其不能。猶幸君子之有此耳。

九四。有命。无咎。畴離祉。

占也有命。以時言。无咎。以人言。嘖與儔同類也。離麗也。附麗於四。以受福也。○四當否塞過中之時。而有不極其剛之德。否可濟矣。占者得之。則為氣化將泰而有命可乘。人事合宜而動。无所咎。於是承天之休。轉否為泰。而嘖類三陽。或休或候。皆獲其福也。豈特一身之慶而已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志謂濟否之志。○當否之時。人皆願治。特以沮於氣運。

之未通。局於才德之未善。而不得遂耳。有命无咎。則天人相濟。而志无不行矣。嘖類之福。不言可知。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繫音計。苞音包。

爻占而戒也。休息也。其者危。其將然之辭。繫結縛也。苞。叢生也。叢生之桑。其根深固。故以此為堅固之象。○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為能休息天下之否。以致夫泰。大人之事也。故亦必有德位如五之大人。乃可以當此占而吉。然禍患每生於所忽。才力不可以自恃。一或不謹。必有不能善其後者。故當常有危亡之憂。而審其保治之具。心无時而不危。行无往而不慎。如此則制治保邦之道。无所不至。而所復之泰。如繫苞桑。不可拔矣。然既曰大人。必能如此。聖人特以是致丁寧之意耳。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皆此意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位。猶居也。正。以德言。當。以位言。○九五有德有位。故為大人。而有休否之吉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爻而占也。傾。覆去也。○上否極。有復泰之會。九陽剛。有濟否之才。故能傾其否而盡平之。不若休之猶有漸也。前此未傾。故先否。其後既傾。則有喜矣。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至於極。其勢必傾。豈有長否之理乎。故得因此以成。

濟否之功也。此專指時而言。與父義稍不同也。

三三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占也。野。郊外之地。占之象也。○以火遇天。其性同也。以二應五。其德同也。又以五陽而與一陰。其情同也。故名其卦曰同人。夫同人之道。貴乎至公。而上體乾行。則能公之義也。故占者能廓然无我。隨其所處之地。所接之人。皆與之同。而无私昵偏黨之弊。則同心者多。協力者衆。可以致凡事之亨。而濟所遇之難矣。然大同之道。貴乎得正。未有不正而得爲大同者。爲卦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則又貞之義也。故其所以爲同者。又必合乎君子之正。既不徇乎非道之悅。亦不苟爲勢利之交。乃爲于野而亨。且利涉耳。苟爲不然。豈大同之道哉。按本義云。以健而行。故能涉川。蓋泥彖傳乾行專釋利涉之義。而爲言也。然傳舉卦辭連上二句。則兼釋亨利可知。本義所云。殆一時未定之見。而不及改耳。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以卦體六二言之。陰居陰位。德之正也。在下之中。德之中也。二有柔中正之德。而應九五剛中正之君。同心同德。彼此无間。此所以爲同人也。按本義釋卦名有三義。而彖傳獨以二五言。就謂朱子釋經。純用孔子之易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此以卦德釋于野亨利之義。言同人之道。貴乎公。而同人之公。本於健。今以乾行。則剛明正大。而有于野之公矣。是以亨且利涉。而非以乾行專釋利涉也。學者詳之。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此以下。釋利君子貞也。天理昭著。不蔽於私之謂明。天理周流。不屈於欲之謂健。中正者。在我有純粹之德。有應者。在人爲同德之交。內外物我。皆一於理。如此。則其所以爲同者。是乃道義之合。而非朋比之私矣。故以爲君子之正道也。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此君子以道言之。文明以下四者是也。○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心同此正。故唯此道爲能不拂乎人心之同然。而親疎遠近。无所不通也。此大同之道。亨利之本。故特詳之。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象也。人以族聚。而爲之類。殊其名。分其職業。使親疏貴賤。各止其所。而不紊也。物以群分。而爲之辯之。察其體性。別其材質。使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雜也。二者皆審異之事。蓋能如是。則人各從其類。物各從其群矣。致同之道。豈外是哉。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象而占也。門。謂門外。○當同人之初。而以剛在下。又无

係應故能同人于門外而无偏主私昵之情是不問親疏遠近而惟賢惟德即與之同者也但比于野為差狹耳占者如是則得同人之道而无失人之嫌矣何咎之有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同人于黨故入得指其私而嘗議之若出門同人則公道得而人心服其與同者固感其誠而不同者亦諒其心矣又誰得而咎之哉言无人咎我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爻而占也○二雖中正而應九五獨與之同是為情有所偏心有所偏而不能大同所謂昵近而遠就親而素疎與于門者正相反矣若此者所感不公所應亦狹為可羞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卦名同人本由於此此又別取一義而以吝言之與卦自不同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所同私狹而不公廣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師

象也戒其也莽茂草也高陵阜之大而高者興起也○

二五正應九三過剛不中以處其間而上復無應志欲奪二而懼五之攻故伏戎于草莽之中而升高遠望以為之備然義既不正勢又不敵故雖三歲之久亦不能興而終於隱伏也此爻之象如此而九圖非已有雖勞

无功其為戒深矣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猶當也剛指五安何也○懼五見攻故伏兵以敵之也夫下欲同二義既不正上欲當五勢復不敵安能行乎甚言其无益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而占也乘者居其上之謂墉城也三之象也攻取也謂隔三以取二也○剛不中正又无應與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隔三而攻取之乘其墉之象也然以其居柔剛而不過為能自反於理知攻二之非正而不恃勇以奪之故又有弗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改過遷善而災害不生其吉宜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弗克故困則即義也謂理之不可踰者○四既乘墉則非力之不足也特以二非正應義不可攻而自止耳制於義而不得通乃反歸焉則可以免禍矣故吉也三屈於義又屈於力四力有餘特屈於義耳故傳於四獨以義言之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象而爻也號咷大呼而哭也○五剛二柔皆以中正相應乃義理之公同心相得者也然伏莽乘墉始有乖異之勢而正應難間終有會遇之時故在同人為先哭而

後嘆也。然二柔弱而易凌。三四剛強而難克。故五必奮剛勇之勢。以勝間隔之人。乃能不為所奪。而得與二相遇耳。言所以後嘆之故如此。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

先，先號咷也。孔氏以為象略號咷之字，是也。中，以德言。○五以剛中，而應二之柔中，其理本直，乃為三四所間，故不勝其憤抑之心，而至於號咷也。明其情之不得已也。

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言克三四，乃得遇二也。蓋不能勝間隔之人，則義理之同，鮮有不為所奪者。故必假勢以伸其理，而後得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而占也。○卦取同人，非絕人以為同也。上九非可同之地，无可同之人，則絕人逃世，而非同人之義矣。故在同人為于郊也。然既无所同，則亦无所累，故其占為无悔也。蔡氏曰：二之吝，三四五之爭，皆起於同人之故，故上亦可以无悔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當同人之時，以同人為志者也。既无所同，誰與助益，故其志為未得也。蓋同人則亨而利涉，不同則志未得，故人雖不可苟同，而亦不可不同也。

三三 觀上

大有元亨

占也。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謂大善而亨也。○火在天上，照臨萬國，大有之象也。六五一陰，五陽應之，大有之義也。故其卦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故占者有其德，則禮樂刑政，極其精當，而推之四海，无所不通，可保其有於无疆矣。此王道之極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六五居至尊之位，有大中之德，而致有之道，无所不備，由是上下五陽皆來應之，百辟從令，四方順則，而元有強梗，奸其間者，是其所有，極於至大而无外也。一統之

盛，王業之隆，无以加此。此所以為大有也。蔡氏曰：中一

也，而曰大，中者，以太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為大中，言非尋常之中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德，謂卦所具之君德，兼下文德體而言也。天者，理而已矣。應天時行者，述天理而時措之，非時行之外，別有所謂應天也。○此言卦有人君之德，內乾剛健，外離文明，則神謀雄斷，而睿覽聰明，所以運天下之權，而察其幾德之體也。乾體為天，六五應之，則動與天俱，而行合時宜，所以敷憲天之政，而協於中德之用也。蓋能如是，則有以盡制作之善，而極推行之通矣。是以其占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象義與卦同。所有既大善惡不齊。无以治之。則彙集或明於其間。而有自此壞矣。故以惡者蠹吾有。則刑辟以遏之。而使不得售其奸。善者輔吾有。則爵賞以揚之。而使得行其志。二者懲勸之常典。御世之大權也。若此者。非以私好惡行之也。不過順天休美之命。而遏其所本無。揚其所固有者耳。蓋能如是。則人皆樂於為善。而不敢為惡。何大有之不治哉。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爻而戒也。害謂患害。驕侈所致之禍也。匪咎。猶言无咎。○大有之時。民物豐殖。驕侈浸生。而禍隨之。易涉乎害。

大有。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大有。

者也。然初九陽剛。有能守之德。居下。无尚大之心。无應則不溺於私交。在初。則未履乎盛滿。是猶未變其敦本之心。而動其驕奢之欲。是以未涉乎害。而得无咎。其初固已善矣。然或恃其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則私欲投間。將有漸入於害。而不自知者。故當艱難以處。持守加嚴。以塞其源。而防其漸。乃能不至於害。而終得无咎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當大有之時。而居初。初心未變。是以驕侈未萌。而不涉乎害。蓋專舉一義而言也。林氏曰。此條文勢。雖與比初同。而義實有異。蓋比初有孚及盈缶。皆本爻之辭。而此爻以陽居下。及无應三義。乃朱子之說。讀者不可援彼

而例此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象而占也。○二以剛中之才。德而承六五之倚任。文武衆賢內外聽命。如有強壯之車。而以之載物也。占者有所往而能如是。則任重道遠。不至撓敗。而可以无咎矣。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積中。謂積物於車中也。○言九二才德之強。受任於身。而不至撓敗。猶壯大之車。積物於中。而不至傾覆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讀

象而占也。○三居公位。而以剛正之德。遇下賢之君。凡有益於治有者。必盡其誠。而上獻之。啓沃陳告。一无所

隱。猶為公者。隨時隨物。而以朝獻于天子也。然亦必有

大有。

是德。乃能當之。若有公侯之位。而无剛正之德。是謂小人。而謀猷不足。以上陳。雖得此占。亦弗克矣。光武功臣。皆封。而與謀政事。唯命三侯。即此意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言公用亨于天子之象。唯君子足以當之。若在小人。則非所利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

爻也。○四當大有之時。處近君之位。君執柔而臣用剛。勢位逼矣。宜有咎也。然以剛居柔。不過平剛。故能常存謙抑之心。而不為專擅僭擬之事。其視功業。皆五所有。

而不敢居焉。則位雖通而不踰。勢雖隆而權不重。上安下從。无咎宜矣。占者得之亦當如是。陳氏曰。周公位居冢宰。而嗣王不忌。孔明身都將相。而後上不疑。用此道也。

象曰。匪其彭。明辯哲也。嚮音。

言由明辯哲然。故能匪彭而无咎也。所明辯者。君尊臣卑之分。虧盈益謙之理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爻而戒也。孔氏曰。厥。其也。如。語辭。五虛中以應九二。而上下歸之。我以誠而任賢。人以誠而歸我。蓋由養賢及民。有以固結臣民之心。而交相孚信。无少間隔。所謂

柔道致治者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又當有以威之。

必其明慎政體。總攬乾綱。以補其所不及。則剛柔相濟。恩威並行。可保其有而得吉矣。故因其所不足而戒之。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六五之信。見於任賢。為能感發上下之志。而致其歸。是以交孚而无間也。蓋人君任賢。不過尊德養民二者而已。尊德則臣効順。養民則民用情。此五之信。所以能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音。

君能用剛。民乃作畏。若一於柔。則人將易之。而玩法行好。无所畏備。所有雖大。安能保乎。故必威如而後可以

得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爻也。占亦如之。祐。助也。程子曰。吉。自己然者言。无不利。以將然者言。後凡言吉。无不利者。放此。惡。盈好謙。天之道也。人惟自負所有。而縱慾簡賢。是以行悖乎天。而危亡立至。獨上九以剛居上下從六五。夫五厥孚交如。信也。而上能從之。是履信也。謙已下人。順也。而居上從下。是思順也。五柔居中。賢也。而上能從之。是尚賢也。滿而不溢。合乎天矣。是以天心悅豫。而保助之。使其身无不安。行无不利。而長亨大有之福也。此卦以上為君。而以五為賢。與他卦自不同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大有之上。盛極當衰。宜有凶矣。而此云獲吉者。實由行與天合。得天之祐故耳。明非僥倖以致之也。蓋信順者。天之理。履而思之。則與理為一。賢才者。天之命。尊而尚之。則與命相符。是以自天祐之。而得吉也。

三三。艱上。

謙亨。君子有終。

占也。為卦以艮遇坤。內止外順。心不肆而行不驕。謙之意也。山屈於地。以至高而下至卑。謙之象也。故其卦為謙。其虛亨而有終。蓋謙者。人情所與。富有亨道。今雖不居其有。而所有之實。終不得而掩焉。故今可以得亨。

而後又當有終也。必言君子者。有終乃君子之道。知君子之有終。則知小人之無終矣。蔡氏曰。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是有終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卦

濟。謂濟物也。此釋卦辭。王氏曰。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而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亨矣。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而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則亨矣。造化且然。況於人乎。

然況於人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謙反

此以象理發明有終之義。天有日月寒暑之消息。地有

山川陵谷之變遷。

人事

主一

山。川陵谷之變遷。榮悴禍福。則鬼神之柄。愛憎予奪。則衆人之情。莫非隨其盈謙之異。而各施焉。招損受益。皆其自取。夫豈容心於其間哉。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此承上文人道而言。有終之義。言人能謙。則隨所處而獲伸也。蓋居尊者。其德本光。又能守之以謙。則人皆仰其厚而愈重之矣。其居卑者。分雖易踰。然能處之以謙。則德有以過人而莫之踰矣。是則所謂君子之終者。蓋皆本於人道之所好。而不病於位望之不同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音剖。稱音稱。裒。損也。益。增也。寡。少也。稱。如稱家有無之稱。言各當其

可也。物指人已而言。○以地之卑。蘊山之高。內克實而外欽然。謙之象也。人惟上上之心多。下下之心寡。是以所施每失其平。而不得為謙耳。君子裒損其多。不見在已之有餘。增益其寡。不知在人。之不足。於以稱乎人已之宜。而平其施。使多寡之間。各適其可。而無偏勝之弊也。蓋待已宜卑。裒多所以稱已之宜。而平其施於待已者也。待人宜厚。益寡所以稱人之宜。而平其施於待人者也。君子之謙如此。豈復有自亢之悔哉。○本義亦字。

承彖辭本義而言。明其意有二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又而占也。用涉。與利涉不同。言用謙以涉難也。吉。即利

字之意。○初六陰柔。又居下位。以能謙之資。執處下之

主一

道。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占者用此道以涉難。則圖謀者密。協助者多。亦能有濟而得吉矣。況居平易之地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王氏曰。牧。養也。又以行言。此以心言。○卑以自養。心不上人。所謂謙謙君子者也。蓋人之德。係於所養。若能自養於禮讓之中。則客氣日消。圭角日化。而凡處已應物。自無矜肆之患矣。是以謙而又謙也。○張氏曰。今人往往反以矜矜為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六二。鳴謙貞吉。

又而占也。謙而有聲之謂鳴。○六二柔順中正。謙德之

盛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其聞譽彰著。人皆知之。謙而有聲者也。占者如是。則能合乎天理之宜。而得人心之乎矣。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聲聞本於實德。則非矯情干譽之比。是以心无愧怍。而泰然自得也。苟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其心豈自得乎。一云中心。所自得之謙。非勉強偽爲於外者。亦通。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爻也。此君子字。屬上文。與彖辭自不同也。○三陽居上。而得其正。上下所歸。德位隆而功業著。可謂勞矣。然以在謙之卦。故功雖高。而心愈下。有不自知其爲功者。勞

而能謙之君子也。如此。則功莫能爭。而位可長保矣。周

不謙

主事

公之於成王。實用此道。故特著之以示人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民猶人也。○服其勞。謙能人之所尤難也。器度廣遠。高出世表。豈非萬民之望哉。揚氏曰。萬民服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王氏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一有矜伐之心。則天下群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六四。不利。攸謙。有終。

占而戒也。○六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亦大臣之能謙者也。以處上下。固无往而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功不

及而位過之。則有不容自安者。故當發揮其謙。必使禮貌加隆。言辭加遜。暴著其謙。以示不敢掩然居上之意。然後爲得所處之宜耳。九三勞謙。本无見忌之隙。其在於四。自當如此。各盡其道而已矣。

象曰。无不利。攸謙。不違則也。

則者。謙之法也。○義理當然。不爲過也。蔡氏曰。既无不利。而又攸謙。是誠過也。在四處三。則不爲過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而占也。○六五居尊而有柔順之德。以謙臨下。人无不服。固有不容富厚之力。而能以其鄰者。猶有未服。則爲其頑之寇。強暴之敵。可知矣。五既得人之歸。則宜師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主事

衆以伐之。而天討所加。終可必服。且於兵事。亦以得人。所與而。无不利焉。不但侵伐之利而已也。微柔恭之。君其效如此。爲人上者。可不念哉。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侵伐。以征文德之所不能服。則非黷武可知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爻也。○在卦之終。爲謙之極。極則聲聞於外。而人與之矣。以此行師。固无不利。然其實本柔。又无君位。則雖行師。亦不能布昭聖武於天下。但可征已之邑國而已。蓋謙德可爲而才力不足。則亦不能以及遠。故其辭如此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言上雖鳴謙矣然陰柔无位人未信從故其志猶未得而至於行師也惟其如此故雖爲人所與而可用行師亦僅征已之邑國而已又兼取其鳴謙此卓見其才力爲義自不同也

三三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占也侯謂諸侯○以卦體言九四一陽上下應之謙之意也以卦德言坤順震動爲順而動豫之由也故爲豫豫以建國則百姓同心可以託藩宣之寄豫以行師則三軍用命可以收敵愾之功故其占利於此也蓋此二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主上

者事關衆人非得其心則有不可故必豫而後利也二者既利則其小者不足言矣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志謂行道之志○四得民心其志以遂下之所以豫於上也順理而行動與衆合上之所以致其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如者順而不違之謂○豫順以動言豫之德如此也夫自念慮之微以至事爲之著莫非天理而无一毫智術參乎其間則其所行與天地合雖遠且大亦默相之而不違矣况於建侯行師乃人事之近而有違之者乎其言其利也伊氏曰言順動以得民則无往而不利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忒差也○以理爲樞二五順布天地之動无不順也以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不愆其期以道爲治張弛得宜聖人之動无不順也以故不假刑罰之繁而得人心之服蓋其所以致用者其非无心爲之妙故其治化不勞而成乃順動自然之符驗也

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之時義順動是也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成治皆不外此非特可施諸事物之近而已其時之義豈不大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主上

奮震也作制也崇高也○雷伏於地其聲未舒及出於地而後震奮和之至豫之義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以作樂而聲容歌舞之節无不備焉則所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者具於此矣是以其用之也涵泳乎情性而義日以精消融其渣滓而仁日以熟故可因以崇其德及其用之之盛則冬至祀帝于圓丘而配之以祖季秋祀帝于明堂而配之以考亦必以是薦焉不但可用於闡門邦國而已也蓋聖人之德固不待樂而後高大然其從容涵泳之間必有聖而不可知者且其心

亦未嘗自謂已至聖也。史稱伏羲始作琴瑟以脩身理性而反其天真。正謂此也。

初六鳴豫凶

爻而占也。○初六陰柔而有九四強臣之應。意得志滿。以誇於人。豫而自鳴者也。占者如是。凶可知矣。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志意滿極。禍之招也。記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大。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爻而占也。于猶如也。終日。一日也。○卦之諸爻。多溺於豫。而二獨以中正處於其間。世利紛華。泊无所好。是不溺於宴安逸豫之習。而有安靜堅確之德者也。其節既

金。不為物蔽。故能有以全其虛靈睿智之本。然而見幾

于上

敏決。无所凝滯。奚俟終日而後知哉。夫能介于石。則得持身處事之正。能不終日。則无沈溺昏迷之凶。故其占貞吉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之德。足以自守。而有如石之介。故能敏於見幾。而貞且吉也。若惟耽樂之從。而中无所主。則私欲紛擾。慮慮昏塞。事幾雖著。亦不復能知之矣。中庸所謂至誠如神。亦即此意。

六三。時濤悔。遲有悔。斷音

爻而占也。時。張目而望也。時濤。肝而豫也。○陰不中正。

位近於四。故三上視於四。而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

以為樂。本有悔者也。占者得之。便當速悔。若悔之遲。則

必致禍而有悔矣。自古及今。未有倚勢弄權而不敗者。

象占如此。為戒深矣。按爻辭。二悔字。以悔吝言。本義速

悔。悔遲。二悔字。以悔悟言。所指自不同也。

象曰。肝濤有悔。位不當也。

當去

德不足以自守。則溺於豫而不自知矣。與二正相反也。

九四。由濤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爻占而戒也。由濤。衆由以豫也。得。謂得於心也。朋。善類

也。盍。合也。簪。所以聚髮者。簪之即聚。又為速也。○九四

一陽上下應之。而卦由之以成豫。是使天下各得其所。

而民皆由我。以致豫也。如此。則志无不遂。而大有所得

于上

矣。然豫可以一人致。而不可以一人保。故必開誠布公。

以致天下之賢。而无一毫疑忌之心。則凡與我同類者。

不疾而至。如盍簪然。皆樂為我助矣。以此處豫。何難保

之有乎。

象曰。由濤大有得。志大行也。

君子之志。在使天下各得其所而已。今既由我。以致豫

則不孤其行。道濟時之願。而得遂其先憂後樂之心矣。

君子所得。孰有大於此哉。吳氏曰。此即象傳所謂剛應

而志行者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莫不響應矣。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三國時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也。任於魏。著諸經傳註。

隨時之義大矣哉。

承上文而言。隨之時義正而已矣。所隨一正而天下畢從。故其時義為大也。夫子言此。欲人先識其效之大。而必利於貞。示人之意深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澤中有雷。因時收閉。隨之象也。君子晝居於外。固无休息之理。及向昏晦。則亦入內宴息。以安其身。使神怡氣清。足為平旦造脩之本。起居有節。惟適所宜。乃隨時之道也。○或曰。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果嚮晦入

宴息

主一

宴息之義乎。丘氏曰。此言君子隨時之義。彼則聖人收時拯世之心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又而占也。亦成也。官者成卦之主。指初九而言也。○隨之為卦。本以剛來下柔。此動彼說而成。初陽在下。為震之主。所謂剛來而下柔。此動而彼說者。隨之官也。既有所隨。則心有偏主。而於靜虛之常。有所渝矣。故為官有渝之象。占者得之。當知隨而變常。亦未為害。但得正人而與之。則德業脩。有益无損。而可以獲吉。又能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聞見日新。德業廣。其益愈大矣。故又為有功也。豈隨人之事。人所不免。特病其失於

濫而限於私。則無以為助耳。故因占而戒之。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既曰有渝。非正莫可。故必從正而後可以得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隨入之道。大公而已。今既出門以交。則无私昵之偏。而得隨入之道。是以裨益衆多。德業日起。而有功也。若但一於偏主。則是失其道矣。何功之有哉。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又也。係。牽係也。小子。童子也。丈夫。成人之稱。○初陽在下。才德未成。有小子之象。五陽在上。又為正應。有丈夫之象。是二所當隨者在五。而不在初也。然位有遠近。而

二以陰柔處之。不能自守。是以係懸乎初。而遂遺乎五。

非理之所宜矣。其占凶吝。不言可知。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程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二既係初。則必失五。其勢弗得而兼與也。聖人垂戒之意深矣。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又占而戒也。所求所得。指名利而言也。○四陽在上。而近初陽在下。而遠。故三係四而失於初。可謂明於取舍。而得隨道之宜矣。夫四當任而三隨之。有求必得。固无不遂之欲。然非正應。則有邪媚之嫌。故又戒其守貞。言當以道自持。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遂苟於所求也。

皆所以成蠱也。蠱極思治。時當大亨。而人事可爲之機。在於此矣。故當勇往直前。不避艱險。以救之。如涉大川。乃爲利也。然與其救之於既壞之後。孰若治之於將壞之時。故於前事過中。而將壞者。則自新以求興。壞補敝之端。使不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者。則丁寧以圖久安。長治之策。使不至於速壞。如此。豈復有至於蠱者邪。故特著以示占也。程傳曰。先甲三日。以救蠱也。後甲三日。以備蠱也。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人。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此戒。是以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兼體變而言之。剛上柔下。君亢臣卑。而兩情不通也。專以德而言之。下巽上止。臣諛君情。而庶事以廢也。此皆致蠱之道。故其卦爲蠱也。蓋世之治。必以君臣交接。與其勵情圖治而成。今既不然。則弊日積。而爲蠱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雖當蠱時。亦必有治之者。治之而極。至於元亨。則天下將治之機。兆於此矣。往而有事。以求治之。豈非人事之當然哉。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亂極開治。天運之常。必待其極。而後救之。則晚矣。故當豫爲之所。而先甲後甲以治之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作也。山下有風。披拂摧落。萬物因以撓亂。而將有事於更新矣。蠱之象也。振民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德者。培養已之德。明德之事也。蓋時至於蠱。則教陵俗敗。故治之莫要於振民而新民之本。必由自新。故振民當先於育德。君子有事莫大於此。從事二者。則爲有以盡治已治人之道。而盡元不濟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元。從厲終吉。

父占而戒也。考者。父生死之通稱。今人但知父死曰考。而不知康誥所謂大傷厥考心。乃指生者而言也。元咎者。克蓋前人之愆也。初在卦始。其蠱未深。爲能因其

易濟之機。而承當之。

三十一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初幹父蠱。其意在於承當父事。而置父於無過之地也。蓋積弊爲蠱。固前人之所致。而克承前業。實人子之自盡。故又推其心而言之。苟无是心。安能幹父之蠱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象而戒也。貞者。自以爲正而堅守之也。五陰居尊。母之象也。而二以剛中應之。能幹其蠱。則是勇於有爲。而

治所當治矣。然以剛承柔則必不免於拂戾之失。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屈已下意。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不可任已之才。伸已之志。而至於矯拂以傷恩也。苟或不然。則雖雖濟亦不得為孝子矣。聖人之於名分。其謹如此。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則无怠事之愆。而行當幹之事。故能幹母之蠱也。此未及釋不可貞之義。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爻也。悔以心言。咎以理言。○三居下體。以承上事。亦幹父之蠱者也。然以過剛不中。則更張无漸。而措置乖方。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三幹父蠱。雖小有悔。然巽體則能順乎理。得正則不陷於偏。是以更張有漸。經理有方。而終得无咎也。豈特无大咎而已哉。爻言无大咎。此言終无咎。蓋勉而進之之意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爻也。○重陰才弱。不能有為。是以樂於因循而憚於更

變。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而往。立見羞吝。惟當奮迅以救之。乃可免耳。劉氏曰：強以立事為幹。怠以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或疑初六陰柔。乃獨幹而不裕。何也。蔡氏曰：蠱壞之初。柔猶可幹。至四而亦以柔處之。則不復能有為矣。况重柔乎。又問三四孰優。曰：過猶不及。必不得已而行。寧悔无吝。此君子所以重夫剛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言不足以有濟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爻也。占亦如之。○五柔中以應九二。而二以剛中承之。乃繼世之賢君也。是以能幹父蠱。赫然中興。而善繼述之譽。自洋溢於中外矣。商高之於傳說。周宣之於仲甫。其事類此。彼自用者。亦獨何哉。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德。謂剛中。○幹父用譽。非五所能。良由九二承之以德。而致然耳。蓋剛以立事。則无卑巽之失。中以善事。則无矯激之弊。以是承君。故能幹蠱而用譽也。然非五之柔中。則二雖欲承之。亦不可得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爻也。不事。事謂臣其事。事謂道。○上九剛陽居上。而不當治蠱之任。故不委質以事人。而惟高潔以樂道。優游

自得不累於世。非賢者不能也。故其取象如此。而占當如是。又戒其不可不如是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則法也。○言上之志清而不汙，可以為後世之法也。○馬氏曰：上九之志，可為法則，是固不離於中庸之道。若夫潔身亂倫，長往太過，則不足以為法矣。

三三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占而戒也。○二陽浸長，勢凌於陰，故其卦為臨。而卦之德內說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又臨之善道也。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蓋當剛長之時，又有德體之善，是以

陰類可去，而陽道大行。然又必守正理，使所行者合卦

之善，然後可以得亨。不可恃其既長而遂妄有所為也。又以陰陽消息，天運相尋，今雖向盛，然豈終无衰亂之

時乎？自復至遯，卦凡八爻，則陰漸長而陽有凶矣。戒占者思患豫防，而不為无及於事之悔也。聖人所以為君

子謀者，蓋如此。吳氏曰：臨小人者，先自治以服其心，不枉道以招其誘，正其為，勿使有差，謹其幾，勿使或露。夫

然後可以免害而成功。此臨之所以必利於貞也。

象曰：臨剛浸而長，義順也。

程傳曰：浸，漸也。○前此為復，陽氣尚微，未有逼陰之勢。至此二陽浸長於下，則雖无意於逼陰，而勢自不可禦。

矣。蓋君子之於小人，不容並立，故其機如此。乃臨之所由名也。

說而順剛中而應懷音

存主和平之謂說，施為當可之謂順，皆言其從容而不迫也。二有剛中之德，上有得君之助，又言其相須而可為也。臨陰之道，莫善於此。故辭如下文所云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承上文兩節而言。天道者，大理之當然也。當臨之時，有此善，是以亨非倖致，乃理之所當得，真非過慮。乃理之所當行也。若與卦背，豈占之所宜哉。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指陽而言。消在八月，不待久也。言此以危君子，使預為之備，不可委於天運之自然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澤上有地，地臨於澤，臨之象也。君子於民，教之而意

思無窮，則義如兌澤之深養之而容保无外，則仁如坤地之廣居上臨下之道，何以加於是哉。

初九，咸臨貞吉。

爻而占也。丘氏曰：咸，皆也。○初陽方進，以逼群陰，有咸臨之象矣。然剛而得正，處得其宜，又臨之至善也。故占者得之，必其所以為臨者，合於正道，而无時勢用罔之

為則可以制小人而得吉矣。意與卦同。吉即利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爻而占也。○九二陽剛。備臨四陰。故亦為咸臨之象。然剛得中而勢上進。則其舉動之善。權力之隆。比初又不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本義未詳。不敢強解。時說紛紛。皆不足據。唯謂四陰未

肯順從二陽之命。故咸臨以逼之者。略通。然未知其是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爻而占也。甘。美也。臨。泄也。與卦名異。○陰不中正。下臨二陽。小人在位。而以甘言臨下之君子。甘臨之象也。以此臨人。必不能動。亦何益之有哉。然制行在我。改過為貴。若能憂其无益而遂改之。則得臨人之道。而无邪媚之失矣。○項氏曰：六三甘臨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為六三言之。然亦可見二陽之用心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长也。

陰不中正。故為甘臨。然既憂之。則咎不久而可免矣。聖人所以重改過也。

六四：至臨无咎。

爻也。至。猶切也。臨。猶親也。謂相臨也。○以六四之柔正。應初九之剛正。而道義相成。意氣相投。是以親厚之情。獨為切至。非若外親而內疎也。既能如是。則倚賴得人。而无孤立之咎矣。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四以柔而得正。初以剛而得正。是以志同道合。而親厚獨至。若非位當。則雖見賢而未必親。雖親而未必篤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爻也。臨與三同。謂臨民也。○知者以先務為急。君道以

守約為宜。五當臨下之任。而柔中應二。求賢自輔。執簡御煩。是其所以為臨者。乃知之事。而大君之所宜也。以是為政。則已不勞而天下治矣。故吉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乃天理當然之極。所謂中也。然以世主而言。賢者好於自用而過之。愚者昧於任人而不及。能行此者蓋鮮矣。五惟柔中。故能行之。則所謂大君之宜者。即此而在。苟以一人之身。區區自任。以求周於

萬事必不及矣夫豈君道之當然哉

上六敦臨吉无咎

爻而占也臨義與六四同○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臨人之意積而至於極矣是以其與初二相臨也情義敦厚久而不衰則既有得乎同心之資而又不失乎善交之道吉而无咎者也故占者如是則吉且无咎矣陳氏曰表裏如一之謂至終始无間之謂敦合二爻而觀之則相臨之道亦略備矣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內謂內卦二陽也二陽在下其德可貴上欲與之相臨而念念不忘是以愈久而愈篤也

三三坤上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

戒占也盟薦乎顒占之象也○為卦九五在上四陰仰之觀之位也以坤過巽為順而巽觀之德也又五以中正示天下觀之道也故其卦名為觀其占言君子在上而欲觀天下者當守中正之道而不輕有所為則責德在己而可為民表猶祭者致其盥濯之誠而未奉酒食以薦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也蓋祭者以誠敬為主而未及於薦則其誠敬常存觀者以中正為道而輕於自用則與中正相反故凡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則為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矣按祭未有

盟而不薦者此特借之以明精一慎重之意耳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以中正之道示人而為人所仰者觀之義也然必德位兼備然後其道有以為基而立此卦九五在上大觀之主而能順以存心巽以處事則其德位无不備矣是以其觀天下也行之以中立之以正於以建皇極於其上而使天下有所取法焉所謂建中於民表正萬邦者也卦之所以為觀者以此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上觀去聲下觀平聲

釋卦辭而以其效言之蓋能如是則下有所觀感而化矣蔡氏曰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者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所謂建其有極也下觀而化者人皆仰之而歸

於中正也所謂歸其有極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服者從其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乃天之神道也即此觀之則見四時之序運行有常而神道有可徵之迹建中表正不大聲色聖人之神道也惟其如是是以天下之人默順帝則而神道有无為之功蓋其所以為觀者莫非天理流行妙道精義之發故其神化至於如此此觀道之所以為大也然所謂神道設教者不過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自然而天下之服亦即下觀而化

之極致故又極而言之實非有兩事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上觀去聲省察之聲下

風行地上由歷周徧巡行觀覽之象也先王以身率人固足以道民於中正之域矣然猶慮夫風土異宜習俗異尚有不能約而同者故又巡行方國以觀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典使同歸於中正之道亦若風行地上而物无不被也按古者天子五載巡狩時行方岳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官納價以觀好惡皆所以觀民也齊之木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皆所以為觀也○陳氏曰

全書卷之三

五

神道設教道之以德也觀民設教齊之以禮也有孚順若則觀之體立觀民設教則觀之用行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觀下

象而占也童者幼稚之稱小人細民也君子謂在位之人○九五在上為下四陰所觀而四陰之觀於五者則以相去之遠近為所見之大小初六在下去五最遠又以陰柔才弱所見淺近是以不能振振以觀大君道德之光如童稚之人无遠大之識也下民如此固不足咎若在位者而亦如之則是才德不足自棄於時而可羞矣占者不可如是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言童觀乃在下小人之常分非君子之所宜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觀音

象而占也字書云闚門內視也○陰柔居內聞見未廣如居門內而觀上國之光不可得已故為闚觀之象而其占則利於女子之正道蓋婦无外事乃分之常若在丈夫則非所利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居內觀外所見无幾丈夫之醜事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爻也我者彼此對待之稱言以彼觀我也我生謂出於我者○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其於九五大觀之君

全書卷之三

六

不必觀矣惟當觀其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耳蓋德无不孚行无不得則進德有未孚行有未達則退是皆已分之當然豈特視時而已哉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道謂進退之道○行通而進則進非干時行塞而退則退非忘世何失道之有哉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爻而占也賓謂賓賢之賓言為王者之所賓也○當觀之時最近於五凡君德之形於制作而煥然昭布於國者四皆得而親見之觀國之光之象也占者得此利賓于王言當隨其臣庶之分而為朝覲仕進之舉亦如四

之觀光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尚之也。○君子處世。未嘗无尚賓之念。而患无際遇之時。四既觀光。有其時矣。則孰有不樂就而尚其所賓者乎。必言賓者。明君在上。以人爲政。則必賓禮朝觀之臣。賓與賢能之士。相與圖治。而爲之臣與士者。亦各從而尚之。以效旬宣之職。而成達道之功。非特爲寵遇之故而已也。爰言賓王以觀光。此言觀光而後賓。義亦小異。蓋以互相發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戒占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君尊位。而爲四陰所觀。固

全周易演義卷之三

天象

聖人

不必觀其所行。而知其爲君子矣。得此占者。觀我德政。必其陽剛中正。亦如五之君子焉。然後已不失德。民不失望。而可爲觀於天下耳。否則是以不肖之身。苟臨民上而已。豈能免於咎哉。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視儆。係於君身。君之得失。驗於民俗。故夫所謂觀我生者。不但自觀而已也。必察民德之善惡。以驗風化之何如。而後觀我生之道始盡。善則加勉。否則改之。乃能合於君子之道而无咎也。此義隱微。人所未曉。故特指而言之。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戒占也。其者指上而言。乃上自觀而人稱之之辭也。○上九陽剛居五之上。亦君子之象也。故戒占者。觀其所行。必其言動可則。如上之爲。則无負於賓師之任。而可以无咎矣。○本義主賓。謂觀我生。爰爲主。而占者爲賓也。觀其生。占者亦爲賓。而他人爲主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平安寧也。○上當師任。其志未安。故其反觀如此也。

全周易演義卷之三

天象

聖人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三

刑之任。而居中得正。聽斷合宜。故其治獄為獨易。然以陰柔乘初剛。則不免於心力辭說之費。如噬膚離而因以滅其鼻也。然彼既所當治而已。又能善治。今雖小傷。終必自服。故其占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乘初剛。故為滅鼻。若亦以剛處之。則不至於此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吝音

象而占也。腊肉必有毒。謂筋骨之傷也。○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既无剛明之才。又有偏黨之意。以此治獄。反致惑悖。如噬腊肉而遇毒也。占者如是。固可羞吝。然當噬嚙之時。宜治其罪。豈以德之不足而終為我梗哉。故雖小吝。而義可以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吝音

陰不中正。故也。苟使用刑而得其宜。則人豈有不服者哉。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乾音下

象而戒也。○九四以剛居柔。寬嚴相濟。得用刑之道矣。故雖治難治之獄。而能得聽訟之宜。如噬乾肺而得金矢也。然刑非易事。用之為難。故當艱難其心。无所忽易。

正固其守。尤所偏私。則刑必當罪。而天下无冤民矣。故吉也。此為占者設戒。若九四則不待戒也。蔡氏曰。獄訟入金者。欲其實也。入矢者。欲其直也。此皆費之使不輕。

訟若實而直。則訟之所伸。足以補其所費矣。然必上之人聽訟得宜。而後下民願入金矢以求聽。故以金矢象之下。又放此。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陳氏曰。利艱貞則吉者。蓋恐用刑之人有慢易偏私之心。而未光大也。故戒之。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象而戒也。得黃金者。願入黃金以求聽也。必言黃者。中德之應也。○六五柔順而中。有好生之仁。而不流於姑息者也。以此居尊而用刑。人无不服矣。故有此象。然刑獄重事。不可輕為。故必正而无私。永絕偏黨之弊。厲而能謹。常存欽恤之心。乃能刑當其罪而无咎耳。戒之也。

象曰。貞厲。无咎。當也。

○或問九四兼得金矢。六五獨得黃金。何也。胡氏曰。周禮獄訟。入金矢而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其事大。故出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其事小。故出矢。四於獄訟大小得兼理之。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於庶獄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

象曰。貞厲。无咎。當也。

言能貞厲。則刑之所用。皆得其當矣。此所以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反

象而占也。程傳曰。何在頸也。○上九剛惡已極。宜服上刑。又在卦上。當耳之處。故為何校滅耳之象。而其占則

象之象也。○初九剛德明體剛則有定守。明則有定見。以此自貴於下。守道全節。不為利動。有貴趾之象。是乃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者也。占者自處。亦當如是。○馬氏曰。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无罪以當貴。豈非貴趾舍車之義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義弗當乘。故舍車而徒也。是豈好勞惡逸。而與人異情哉。取決於義而已。剛則守義固明。則見義真。蓋初之能事也。

六二。貴其須。
象也。須與類同。毛之在頤者。二之象也。○六二陰柔當附九三之陽。又以中正同德。心必相孚。皆无應與。勢必相倚。故二附三而動。凡有所為。惟三是視。猶須附順而動也。

象曰。貴其須。與上與也。
上謂三。與動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爻而戒也。○三以陽居二陰之間。二陰為之奔走服役而已。得以從容安適。无所勞焉。貴之盛而有潤澤者也。然陰固為陽助。而亦易以溺人。故又當守正不渝。而臨之以德。御之以嚴。乃能起其敬畏之心。消其陷溺之計。而可以得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能守其正。則陰不能侮之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象也。翰。飛羽也。○四與初九。本相背者。苟得其貴。則剛上文柔。而得所助矣。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其貴賁如。明不成其貴也。然其求初之心。甚切而速。則不以三之隔而遽已矣。然三之剛正。非為寇害。特以地近而求為婚媾耳。其應與否。則在四之自守何如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當去。
象。猶疑也。○四之虛位。遠於初而近於三。則初疑可附。而三疑可求。故來三之求。致初之隔。而賁其貴也。然位雖可疑。而志不可奪。若能守正而不與。則三之剛正。久當自去。必不以攘奪之故而生陷害之謀。亦何尤之有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養。安。吝。終吉。
象而占也。丘園。樸素之地。○五為貴主。而有柔中之德。是其脩於身。措於用者。敦尚本實。弗事華靡。猶不貴于市朝。而貴于丘園者也。得貴之道。固可嘉矣。然陰性吝。賁則未免失之太儉。而不得乎文質之中。故又有束帛。或變之象。是雖可吝。然禮奢寧儉。終必得吉。從古以來。未有儉而敗者。故其占如此。為人上者。可不念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不犯禮下。不傷民。皆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久而占也。白賁。以白為賁也。○貴極反本。復於无色。去浮華而還本。真視五為益淳矣。文勝滅質之然。豈得而累之哉。○伊氏曰。觀於此。又則周末文勝之弊。周公固已慮其所終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人情厭文。志在反質。上居貴極。極則變而通矣。故能得其反本之志也。

三三。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

占也。○為卦五陰下生。陽將消落。故為剥。其時固當止矣。又以卦德。順時而止。故君子而得此。占者當儉德避難。不可有所往也。

彖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上。

柔謂五陰。剛謂上九。○言剥之義。謂陽剥也。剥之者陰也。五陰上進。干犯乎陽。將變一剛而為純陰也。小人盛也。豈君子利往之日哉。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者。盈虛之未定。盈虛者。消息之已成。○此亦釋不利有攸往之義。言卦德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其所云不利有攸往者。正觀乎是象也。蓋陰陽迭運。而君子尚之。

故陽息盈而陰消虛。則行。陽消虛而陰息盈。則止。惟時所向。莫敢或違。正以天運使然。非人所及。故也。苟不之尚。則違天矣。在剥。則消虛在陽。而息盈在陰。安得不順時而止乎。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附。猶著也。上下隨所在而言。宅者。所居之位。○山起於地。今反附之。頽剥之象也。為人上者。厚養下人。以安其位。則不至於剥矣。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蔑音

象而占也。○牀者。身之所處。陰之剥陽。自下而上。漸至於身。故以牀為象。初六剥始自下。能見其道。而未能逐其身。能侵其權。而未能奪其位。故為剥牀以足之象。言剥牀之足也。陰始剥陽。猶猶未切。然其勢必至於蔑貞。而貞者。當有凶也。惟避而去之。或可免耳。或以凶屬小人。固亦一理。然以六四例之。恐不同也。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下。以陽言。○謂剥陽之下。而未切其身也。意與下同。

六。剥牀以辨。蔑貞凶。

象而占也。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二陰漸進而上。剥陽所處之狀。而及其辨矣。占與初同。此不復解。

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雖至辨猶未如四之及身則是陰之黨猶未盛也於危之中有幸之意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豈及於禍哉

六三剝之无咎

爻也剝謂剝去也與諸爻不同之指陰類而言○丘氏曰卦之四陰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然黨邪以害正是能剝去其黨者也小人而知有君子故无咎○程傳曰如東漢之呂強是也薛氏曰時方剝陽而所與爲應者乃出於其黨類之中占者不幸處此尚无以類同之故而自絕於王哉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全書卷之十

未剝

十一

上下四陰皆以剝陽爲事而三獨剝之不與同黨此所以无咎也

六四剝牀以墮凶

象而占也膚皮也言剝牀而上及人之肌膚也○六四陰長已盛剝陽而及其身矣君子遇此凶何如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災謂陰禍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象而占也貫穿也○陳氏曰天道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剝盡則小人亦不能以獨存矣故五爲衆陰之長當總率群陰如貫魚然而以之受制

於陽亦猶后妃以宮人承寵於其君也如是則君子得行其道天下得蒙其福而已亦陰受其賜夫何不利之有程傳曰剝至於五剝之極也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陳氏曰黨邪害正者小人之罪也能率其類以受制於君子則終无罪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象而占也得輿剝廬占之象也碩大也木實曰果廬舍也○諸陽消剝已盡而上九獨存則是天地生生之意未盡滅息故獨留此以爲弭亂開治之人而善類因以

全書卷之十

未剝

十二

復興者也故爲碩大之果不爲人食而能復生之象占而君子則尊居於上而衆陰承之若其小人則必盡去乎陽而自失所庇矣二古不並用則所以爲君子謀者亦未嘗不爲小人謀也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

民謂五陰○陳氏曰輿所以載物有德君子尊居民上而衆陰相與奔走服役以共載之故以爲得輿也

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自失所覆則終莫可爲矣○蔡氏曰李林甫得志於天寶而剖棺斲尸蔡京得志於崇宣而家无處所終不可用之訓豈欺我哉

三三震下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音

占也下放此出入讀如出入以度之出入疾憂阻也明謂陽類○自剝而坤陽已盡矣然窮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故至此而陽復焉既復則道亨矣又其卦德以順而動為能以道處勢而不躁妄以取困是以已之出入既无所阻而同類之來亦蒙其福言皆无陰邪之傷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復韻

此因陽復之期與其方長之勢而著占也蓋陽之復自姤而來於卦歷七爻於時為七日故以其道之往來反

全書卷之十

大復

十三

復者計之而知往者七日乃復也陽剛方長道將大行往而有為以建功業則无不利矣聖人於陽復喜談而樂道之故其辭如此

彖曰復亨剛反

剛反故為復乃亨之由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動初動也行則進而土矣○以卦德言一陽初動於下而以順進於上是能密察時勢靜觀義理而不輕動以激天下之變者也如此則已能自固人无可乘而疾咎可免矣苟為不順而使小人得以議其後則已且不免况朋類乎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此以卦體發明來復之占也陰始生於姤歷遯否觀剝坤以至於復凡七爻而陽始生是乃氣運消息自然而然人為不得而與焉者故以為天行也七日之占蓋本於此

利有攸往剛長也韻上

一陽既復其道日長而為臨為泰以至於乾无非陽明用事之日矣於此有為何不利哉○胡氏曰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蔡氏曰剛反原其始既盡則始生也剛長要其終既生則漸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現如

全書卷之十

大復

十四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陽主生陰主殺故方坤時肅殺之極其心不可見矣至此一陽來復而无中含有貞下起元以肇造物之端是以觀此而知天地之心无一息之間斷也馬氏曰天地之心古今如一而必以為因復而後見者亦以有不可見之時故也然其不可見者非天地之心有時而无也特自人之所見言之耳○程子即程頤也其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又曰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又曰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頤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此數語者可謂詳矣邵子名雍字堯夫宋河南人也受學於李之才而其所自得者為多精於易數以

易名世卒謚康節先生所作詩二十卷號擊壤集此所引則復卦詩也每月有節氣有中氣十一月建子子初大雪為節氣子半冬至為中氣也天心即天地之心不言地者舉天以該地省文也。无改移者以數從此起年年如是更无差移也。玄酒明水也。太古无酒但用水祭後王重古故尊稱為玄酒也。太音見老子同異篇善之指樂音也。希讀如鼓瑟希之希謂前音已歇而後音欲動也。一陽初動萬物未生初无聲臭氣味之可見。酒太音也。包讀曰庖包義即伏羲也。未言復之也。復者端在此時如不我信請問包義亦必以予言也。也即孟子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之意。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象曰

先王。上古立法之王也。至日冬至之日陽復之時也。關謂道路之開資貨而行曰商旅客也。后若也。天子諸侯之通稱省方。巡省四方巡狩述職之事也。○雷在地中靜極而動特未離平地耳。陽始復之象也。一陽初復其氣尚微不安養之則壅闕而不達故先王立法而以至日閉關也。蓋闕者商旅必經之地而后之省方亦由之閉關而使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上下皆當安靜以養微陽也。養之固則發之力矣。饒氏曰。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

用其至矣。○都氏曰。舜十一月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月令禮記篇名。秦相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禮家抄合以為此篇。是月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齋戒以養其心掩蔽以防其身乃所以待其定也。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今音抵從示。

爻而占也。祗至也。○初九為復之主。居卦之初。遵心方晦。人心方萌。失之未遠者也。即能知而改之以復乎道心之正。而使人心之危者安初不至於困心衡慮而有悔也。如此則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可以為聖賢而參天地矣。大善而言不亦宜乎。蔡氏曰。至明足以察其幾。至健足以致其決。不遠復之事也。

象曰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失未遠而能復則一身之間動无非禮而不陷於有過之地矣。乃所以脩身也。程傳曰。脩身之道无他。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六二休復吉。爻而占也。○六二近於初九而有柔順中正之質。為能下之。取其善以自益則无困心勞力之苦。而自復於善矣。復之休美者也。德崇業廣皆由此出。何吉如之。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下去。

以由也與初四兩爻不同○初不遠復乃仁人也○
以柔順中正下之所謂以友輔仁者故能休復而吉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爻而占也頻數也頻復頻失而頻復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行非馴良而性又輕躁者也然在復卦則均謂之復特以屢失而復不能安固故為頻復之象過在失而不在復故雖危厲而亦可以无咎也聖人與人為善之心類如此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為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象曰中行獨復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六四

爻也中行與他處不同謂在衆陰之中行也○四為陰

黨而獨與初應是處小人之中與之俱行而獨能不忘

好德之心以復於善者○雖无吉占亦可以意會矣○

董子名仲舒漢廣川人也嘗為江都相事易王非王問

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寡人以

為粵有三仁何邪仲舒對之云云且曰柳下惠有言伐

國不問仁人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觀之則本无一仁

也王曰善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不遠復乃道之所在也四之獨復唯道是從耳初不

係於其類也

六五敦復无悔

爻而占也敦厚也○六五居尊而有中順之德當復之時則是天資純粹而又以復善為心者也故其為復也善心常存善行常篤復之堅固而无得失之累矣占者如之則人欲淨盡天理純全而終身无自失之悔所謂德能潤身而心无愧怍者是也蔡氏曰无祇悔者將有悔而不成悔也敦復則全无悔矣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伊氏曰二之下行四之從道皆因人而復非自成也六

五有柔中之德以此中德而自成於已无待於外所以

為敦復也蔡氏曰中以成其心則存於內者才偏不

而无一念之不中中以成其身則發於外者无過不及

而无一事之不中不已其德不假於人所謂自考者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責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

十年不克征

爻而占也災責皆禍也自天曰災自人曰責○陰柔非

能復之資復極无可復之地是乃昏迷於利欲之途而

不能振拔以復於善者也故為迷復之象從欲惟危凶

可知矣而其所謂凶者天災人責杳然並至用以行師

亦必撓敗師徒而辱及其君雖至十年亦不克征以雪

其恥也迷復之凶一至於此其真可畏也夫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道貴於能復若迷而不復則反乎君道矣此其所以凶也上六非君而此以為君者蓋居卦上有君之象且於迷復為尤著且大也爻言以其君凶而此言反君道所謂孔子之易與周公之易不同者也

三三三 乾上 三三三 乾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占也○以實心體實理而推諸實事至於吉凶禍福則惟聽其自然而一无容心者无妄之謂也此卦自訟而變九來居初則內實矣又九來上則動實矣故其名為无妄无妄固有亨貞之道而實動乾健剛中而應又皆正而可亨者也故值此占者誠能動物當得元亨然又

全書卷之四 下集

十一

必利於貞所存所發如卦所具乃為无咎而得亨耳一有不正則是妄而已肯且不免而況求所往之利乎蓋天下之理惟正而後為无妄未有不正而得謂之无妄者故特揭以示占其丁寧與緊之意亦深切矣○史記書名漢司馬遷所撰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外謂上畫內謂下畫以三畫之卦而言也為主為震主也○以卦變言本自訟卦九來居初而為內卦之主則是道心為主人心聽命而所存之无妄也以卦德言震動乾健則是德性用事物欲不行而所發之无妄也至於卦體以剛中而應柔中人已交正同德相合則又无

偽妄之雜矣此三者皆卦之善而象之所謂貞者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天命猶臨言天道也○卦之三善莫非正道故其占當得大亨而必利於正者乃天命之當然也蓋必以貞方能合卦之善故為理之所當自盡者一有不盡則與此卦絕不相似非天理之所宜為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胡氏曰无妄之往與泰卦包荒得尚于中行句相似舉首尾句而包中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孔氏曰何之之之適也○言所以為无妄者正而已矣既云无妄而乃

全書卷之四 下集

十一

以不正往則有妄矣往將何之乎蓋以貞者天之命匪正則逆其命而天不祐之矣行矣哉言不能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茂盛也如豫言殷薦之類時謂發生之時萬物衆人物而言○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而萬物各得其所生之理以為性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然天能與物以性而不能盡其性王者代天理物則對其時而養育之各因其性使之得所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贊化育參天地者正謂此也右昔聖王行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生氣方盛而振乏絕陽氣發洩而賜貧窮孟春優庶老仲春存諸孤以至草木萌芽而禁斧斤鳥獸孕

字而禁網罟孟春毋殺胎蟲始雷不焚山木如此之類
其在月令皆所謂對時育物者也張氏曰天之生物不
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同一无妄此
所謂動以天也

初九无妄往吉

爻而占也○初九以剛在内爲卦之主是其心之所存
意之所發莫非實理之充積運用也事以誠立物以誠
感何往之不去乎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以誠而行動與吉會故行无不得也蓋君子至誠順理
雖无所望於外而行有不得則亦未免有所不足於心

金匱要略

未妄

壬子

故以往吉爲得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音音

象而占也獲收菑畲畲皆治田之事也○一歲之農
始於耕而終於獲二歲之田始於菑而終於畲六二柔
順中正於其分所當爲者隨時盡之矣至於利害得失
則付之度外而始終无較計之心是不圖功於前如不
耕不菑不計功於後如不獲不畲也占者能如六二之
爲則利往矣蓋人惟放利而行故每因利以致害若能
正義明道而无計功謀利之私則自然之應不期而至
矣不然亦未必利往也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言非爲利之故而姑爲順理之事以求之也張氏曰義
者无所爲而爲正合此爻之義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音音

占也或繫以下占之象也邑人指三○六三无妄與諸
爻同而處不得正則其所遇異矣故得此占者當有无
妄之災其象如或繫之牛行人得之而邑人受其災也
蓋邑人本无得牛之妄繫牛亦无典守之責理本不足
以致災然其可疑之迹爲或人所誣則其爲災實无故
而得者所謂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故以爲无妄之
災也君子處此順受其正而已矣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金匱要略

未妄

壬子

牛爲行人所得則邑人必受其災矣責不可辭而實非
其罪此其爲无妄之災歟

九四可貞无咎

占也○陽剛乾體有能守之資下无應與无可爲之勢
故得此占者但可固守其正道恬退以俟而不可有爲
則无妄動之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守正道不輕有爲也蔡氏曰不曰守而曰有者凡物
我不能守則不能爲我有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象也占亦如之有喜謂疾自亡也○九五以陽剛中正

此以卦體言之。君能養賢則賢者宜就其養矣。
利涉大川。乃應乎天也。

九二乾體六五應之。是應乎天也。天者時而已矣。濟事
以時為大。君子涵養熟而慮變精。故其設施措置。合乎
時宜。而不以人為參焉。是謂行與天合。而以之濟險。不
難矣。此涉川之所以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志行

天大无外。而在山中。大畜之象也。所畜之大。必自聞見
而來。故君子多識往古之言行。而察言以求其心。考述
以觀其用。使夫萬善咸備。以成其德。則其畜亦大矣。薛

氏曰。君子之多識。凡以畜德而已。豈博洽之謂哉。
去聲

初九有厲利已。
已記音

占也大畜諸爻以相應為相畜。故內卦受畜。以自止為
義。則以內為君子。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則又以內為
剛暴之人。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初九上應六四。為
其所畜。而不可以有為。故其占為犯之而進。則有危厲。
知幾而止。則无不利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災。謂擠陷之禍。○言不犯災而進也。

九二輿說輶。
輶音脫
象也。輶車上伏兔。承輻者也。○二為六五所畜。而所處

得中。為能明義理。識時勢。自止而不進。賢於初九遠矣。
故其象如此。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有中德。則能自止。而无妄動之尤矣。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象而占也。逐。馳貌。謂三逐上而進也。衛者。防身之器。○

三與上應。相畜者也。然三健極而不可畜。上畜極而不

復畜。又皆陽爻。同德相與。故三隨上而進。无所沮礙。有

良馬逐之象。是固可幸矣。然過剛銳進。則又不可以不

戒也。故其占。為能艱難守正。以致其慎重之道。而日閑

輿衛。益脩其可用之實。則舉无敗謀。動有成績。而得遂

其進矣。
去聲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此利往。以三所能而言。與爻辭小異。○畜極而通。又皆

同德。故其進而行道之志。與上相合。此其所以利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牯音

象而占也。○六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然初居下。陽勢

尚微。能於此時而即畜之。與之為善之實。示以肆惡之

禁。使不得逞。其剛暴焉。若童牛而加牯也。如是。則上不

勞於禁制。下不傷於刑誅。用力少而成功多矣。大善而

吉之道也。○薛氏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然其初未必

有也。情欲熾。則生爭耳。情欲未熾。可以法度防也。古之

止健有法者當民之未有欲心也設禮樂以養其中民習於禮樂則生讓矣逮民之既有欲心也懸刑罰以防其偏民習於刑罰則生畏矣讓則自不爭畏則不敢爭猶童牛而遠牯之不至有角而觸也此大臣佐君行畜之道也○福衡見詩魯頌閟宮之篇學記禮記篇名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有止健之心者也然使上勞而下傷則雖能畜而心亦有所不足矣今不勞力而惡自止其心乃有喜也六五豮豕之牙吉音

象而占也徐氏曰攻其特而去之曰豮○二陽已進而五畜之不若初之易矣然柔中有善制之道居尊者可

全用彖象之四

太不畜

十七

制之勢知民之為惡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授以世業教以廉恥察其機執其要而塞絕其本源如豮豕牙之勢牙雖存而不為害也為治如此可以化民故吉也○薛氏曰畜天下之健不可以力勝也在得其要而已人莫不有健使之爭者情也猶豕莫不有牙使之噬者勢也豮去其勢則牙不噬順遂其情則健不爭畜天下之要道也上得其要則下忘其健矣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衣食非止偷之法男女非懲亂之刑而民自不至於偷且亂者順其情弭其源也夫如此故示之以禮樂而民知慕威之以刑罰而民知畏天下治矣此畜道之所以為大也向使不知其要之在此

而欲以力勝之則禮樂雖具而无室家者不知恥刑罰雖嚴而迫饑寒者无所懲譬如制豕者不務豮去其勢而徒防制其牙則雖鞭笞檻禦无所不備彼將乘間而噬矣此豮豕之牙所以於畜道為大而為在上者之事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程傳曰五得止惡之方故不勞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或問四五孰優蔡氏曰論其為力則五不如四之易論其成功則四不如五之廣由時位之不同故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而占也程傳曰天衢天路也○上九居卦之上為畜

全用彖象之五

太不畜

十八

之極化殘暴為善良而治化誕敷蕩无阻礙不止如四五之畜而已何其如天之衢也占者得之則世運隆而道可行矣○程傳又曰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世道隆盛不仁者遠是乃君子之道大行於天下而无所礙也

三三三下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占也觀自觀也求考也口實口中食物也飲食爵祿之類皆是○為卦上下兩陽內含四陰口中食物之象也

外實內虛則口之體上止下動則口之用皆順之象養之義也故其卦之名曰頤其占必利於貞乃可獲吉然欲驗其所養之正否則在觀其養德者所存所行皆聖賢之道而不流於邪僻其養身者或窮或達皆有道之獲而不至於饕餮乃吉耳反此則是崇異端以為學窮口腹以為養而已尚何吉之有哉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正者順天理循物則而不從乎人欲之危也如是則有益於身心而吉矣下文二者皆必以正而後可以得吉也

全書通義卷中

八頤

三十一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以雨露之類養之使物各得其生聖人為萬民之父母而養賢臣以及之使民各得其所也夫以天地聖人之於民物而皆不外乎此養如此則其時豈不大哉蔡氏曰聖人養賢為萬民計耳賢得其養則必為之布德而養及於民矣此易簡之道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物皆振發頤養之象也慎言語使必當而无失以養其德節飲食使適宜而无傷以養其身君子所養固不止此而此則其切務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舍上聲朵都火反

象而占也雨謂初我謂四舍爾觀我若四語何之辭也○初九陽剛在下遵德可尊无求於人而自足若靈龜之咽息不食以氣自養者也然上應六四觀望幾位遂改其素而慕之是舍爾靈龜之節觀我而朵頤也既動於欲何所不至是以其占凶也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初九陽剛本有可貴觀我朵頤則自喪其守人皆賤之而不足貴矣深惜之之辭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爻也占在其中○卦九二陽養人者也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必待之而後養然以上養下乃理之常應而後求

全書通義卷中

八頤

三十一

求斯可得而此爻則有不然者故求養於初則以上求下顛倒而違理求養於上則非其正應不與而得凶言皆不可以有所求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言征凶則拂經在其中矣行往而求也類猶親也○初上皆非二應情不相得分不相投安能得其所親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爻而占也○陰不中正以處動極昏昧邪僻而躁動者也其所以為頤者真非徇利害義縱欲傷生之為而一拂其所養之道矣雖其為欲乃天理所宜有而人情所不能无者然亦有凶終不可用而无所利也縱肆之害

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謂養道悖逆也○言大悖乎道也○即拂順之意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音音

爻而戒也○六四以柔居上當事任而不能養人者也

然有柔正之德應剛正之初而賴其養以施於下則雖

素其上下之常而養之所及者廣矣然用賢之道不可

以苟故又當信任不貳始終一心如虎之視下專一而

不他求食繼續而不已然後賢者得盡其才而可无負

於養人之責也故又因而戒之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施去

能任在下之賢則有以輔上之所不及而上之德施自

光被於天下矣此所謂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爻而占也○人君以養天下為常道五居尊位而陰柔

不正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則拂乎經矣然用賢養

人亦為正道故占者得之但當居守此正以得乎吉若

不度德而欲自用以濟物則是行險而已夫豈可哉○

按四為大臣則賴初九之養以養人五為大君則賴上

九之養以養人皆以陰柔故也此頤之所以貴乎剛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虛心屈己以從上九而不挾勢位以自高作聰明以自

用所謂貞也所以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爻而占也○上九陽剛為五所任而天下皆由以為養

由頤之象也臣而如此則任重矣故當危厲自持不敢

暇逸惟恐上負君知下失民望乃能勝其重而得吉又

以陽剛在上才力可為故用以濟天下之難亦无不利

也又因其能而許之顧氏曰吉謂當養者无不養也利

謂難養者亦有養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而處之以厲則博施濟衆而天下皆得所養矣其

為福慶就大於是

三三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棟音騰從木今

象而占也棟謂屋棟在中而直上者四陽之象也○為

卦四陽在中陽過已甚語其時勢乃過乎常者也故為

大過時既過必有任重之才乃克共濟而上下皆陰不

能輔助則不勝其時勢之重而敗矣故有棟橈之象然

其所以敗者雖因柔弱亦由陽過而然故處此者必其

過而不過乃克有濟而二五剛中內巽外說為能因時

制宜隨事順理得救過之道故有所往則遂可行功可

就而得亨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謂陽過也。四陽居中用事其勢過盛也。故四陽盛於中為大過。長於下為大壯。

棟橈本末弱也。

本弱則下无所承。末弱則上无所附。皆不能勝大過之任矣。夫安得不敗乎。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說音悅

剛過而中者。強毅過人而出之以時也。巽而說行者。思慮精研而行之以和也。此皆過而不過之義。以處大過必能有濟而不終於過矣。故利有攸往。乃所謂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當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如上文所云者。而後能濟如此。此其時之所以為大。而不可以尋常細故目之也。

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澤本可以養木。今乃高漲浸沒乎木。大過之象也。獨立而无所依。易至於懼。而不懼者。守之過乎人也。遯世而不見知。易至於悶。而不悶者。量之過乎人也。子氏曰。獨立不懼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遯世無悶者。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音藉

象而占也。○初當大過之時。而以陰柔居巽下。故其處事必審其原。慎其機。而不敢忽。易以處之。猶措物於地。

而藉以白茅者也。過慎如是。則動无尤悔矣。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陰柔能慎之。資在下。又慎之。故其象如此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音提。從禾。弟聲。

象而占也。女未嫁者之稱。二在初上而老於初。故二為老夫。而初為女妻也。○二當陽過之始。而比初陰資彼之柔。濟已之剛。雖過而不過矣。故取象於物。為枯楊生稊。而能復其發生之性。取象於人。為老夫得其女妻。而能成乎生育之功也。占者如是。則能通時之變。反勢之平。而无所不利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過謂九二。○言陽剛之過。而得初陰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

象而占也。此棟橈與卦辭不同。謂三自橈也。○三當重任。而以剛居剛過之已甚。動違中和。而拂衆心者也。雖以平常之功。尚不能成。況處大過之時。立大過之事乎。故不勝其重。如棟之傾橈也。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君子剛柔相濟。乃能受人之善。故人亦可以輔之。三既過剛。則偏性自用。拔不自足。而不可以有輔矣。故象橈而占凶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吝音吝

象占而戒也。隆者高立不撓之貌。定謂初○九四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有用之才也。以處大過之時。則剛柔相濟。寬猛適宜。能勝其重。如棟之隆起然。是以上不負君下不失望。而其占吉也。若更有取於初則過於柔而天下之理亂矣。豈復能成大過之功乎。蔡氏曰。任已之是自足以成功。資非其人反足以敗事。故戒以有它則吝也。愚謂三言棟桡凶。太剛則折也。四言有它吝。太柔則廢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隆者起於上。桡者敗乎下。故以桡為隆之反也。○剛柔相濟過而不過是以能勝重任不至桡屈而敗事也。

王主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九咎无譽

象而占也。士夫未娶之稱。五居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上為老婦。而五為士夫也。○九五剛過之極。既不可以有輔。而比上六過極之陰。則又不能輔之。故其象為枯

楊生華。无益於枯。而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占者如是則雖无債事之咎。而亦无成事之譽矣。與二正相反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程傳曰。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為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象而占也。涉涉水也。頂頭也。過涉滅頂者。過用其力以

涉水而至於沒頂也。○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之地。不能成天下之事。而死天下之事者也。故為過涉滅頂之象。以事言之則為凶。以理言之則无咎。此義行忠臣義士將接迹於天下矣。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事雖不濟而其心力則盡矣故不可以咎之也

三三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本象以著占也。有尚有功之可尚也。○陽陷陰中。其卦為坎。重之又得坎焉。則陷之深而險之重也。故其名為習坎。人之處險。以信為道。而卦體中實。有有孚心亨之

象故處險者若能積其誠實安於義命而始終无僥倖

王主

苟免之心。則中有定主。寵辱不驚。而心亨矣。如是而往必能靜觀時勢。而經理得宜。可以出險而有功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釋平

釋習坎之義謂險而又險也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盈溢也。行險水之行於坎中。即所謂流也。不失其信。謂不失其不盈之信也。○此以坎象言之。坎之象為水。水中虛明。以其內實外虛。體陽而用陰也。水之為物。其流也足於此。即通於彼。未嘗盈溢而泛濫。而其不盈也。則又萬古常然。无所改移。故又為不失其信也。水惟內實。

故有信。人惟中實。故有孚。其義一而已矣。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此剛中。與他卦不同。言其中心之剛也。剛即實也。功謂
出險之功。○以卦體釋卦辭也。其之二五。以剛在中。是
其所以為心者。莫非誠實之德。而無較計之私。故心无
所累而得亨也。以此而往。則能靜觀時變。動察事機。而
轉移幹旋之術。无不至矣。何險之不濟乎。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用大矣哉。

升。登也。水流曰川。土高曰丘。陵大阜也。王謂天子。以天
下為國者也。公謂諸侯。以境內為國者也。○高不可升。

全書彙纂卷之四

未

王

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設險。城郭溝池。以
為固。而國可保矣。此又人之險也。險之為道。通乎三才
如此。則其時用。豈不大哉。或以紀綱法度為設險。則是
王公以險道為治也。其亦悖於理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音同

洊。重仍也。○水流洊至。往過來續。兩坎相習之象也。君
子學而不厭。使理熟於身心。誨人不倦。使民熟於聞見。
亦重習之意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音

象而占也。窞。坎中之陷者。○初六以陰柔居重險之下。
時既難處。而才又不足以濟之。則惟益陷於險而已。是

為習坎。而又入于坎窞也。占者如是。則終不能出險而
凶矣。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陽剛為處險之道。而初失之。是以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象而占也。得。謂險中所得。○二居重險之中。時未能出。
是其在坎尚有險也。然剛而得中。乃所謂有孚心亨者。
故其所求。可以小得。而不至於困窮拂鬱之甚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坎險之中。是以雖有剛中之才。而僅可小得也。若
時已出。則大有得矣。

全書彙纂卷之四

未

王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音

象而占也。來。下來也。之。上往也。枕。如枕頭之枕。○六三
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德。而履重險之間。來則內有
險。而枕。往則外有險。而險前後皆坎。進退維谷。吾知其
坎。日有其焉。將入于坎窞。而不復能出矣。占者得此。滋
不可用也。

象曰。入于坎窞。終无功也。

言終不能出險也。若以陽剛中正處之。則不至於此矣。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音

象而占也。樽。酒也。簋。一簋之酒也。簋。一簋之穀也。缶。瓦器。誠
朴之象也。貳。用缶者。貳以缶樽。而不拘於酒。貳以缶簋。

而不拘於殺也。約要結也。自牖言自通明之義。以况君心所明處也。○六四近於九五。有君臣之分。而當坎時。不得相遇。然剛柔相濟以居險阻。則勢相依而心相求。其合易矣。故四之事君也。略其禮節。而益以誠心。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如用樽酒簋食。敬之以缶。而自牖進結於君也。占者如是。則君臣相遇。職分不虧。而險難可濟矣。故終得无咎也。○周禮書名。第子職。管子篇名。象曰。樽酒簋食。剛柔際也。

際。交合也。○舉樽酒簋食。以該下文五剛四柔相為交際。則五勤於下。接而四易於上交。是以不事多儀而可合也。○唐陸德明。蘇州吳人也。本名元朗。後以字行。撰周易釋文一卷。

易釋文一卷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祗音无咎。

象而占也。平。亦盈也。盈則平矣。平則出矣。○九五猶在坎中。太難未解。坎不盈之象也。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才德與勢。皆有可為。而又乘將濟之時。則將至於平矣。故又為祗既平之象。既至於平。則无咎矣。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雖有中德。而時有未至。故未能大也。○蔡氏曰。中者德也。在我者也。大者時也。不在我者也。君子盡其在我者而已。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覿。凶。寘音置。

象而占也。微纆。皆索名。三股曰微。兩股曰纆。棘。荆棘也。木之有刺者。叢棘。叢生之棘也。上六以陰居險極。才與時悖。故其陷當如此。而終不得出也。占者如是。其凶可知。若以陽剛處之。則險既極。而可出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出險以陽剛為道。今失其道。故其凶至于三歲也。義與初六同。程傳曰。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

三三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畜音。

占也。畜牝牛。占之象也。○為卦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為離。重之。又得離焉。故其名不易也。人之所麗。貴乎得正。必其所事所友。皆得其人。則因不失親。終身有賴。而得亨矣。然傲德非所以處人。英氣甚足以害事。故其所麗於人者。又當柔順謙巽。不為物先。然後情意交孚。可保其終而得吉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麗音。

草木之實。可以養人者。皆謂之穀。故曰百穀。重明。君臣皆明也。正以位言。有明德而得其位。則可以成文明之化矣。○此釋離之所以為離。而舉物與人之所麗。以明其義也。言離乃附麗之義。而推之人物。莫不各有所麗。故日月麗乎天。是物之成象者。有所麗而明也。百穀草

木麗乎土。是物之成形者。有所麗而生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是人之君臣同明。有所麗而成治也。言離之義如此。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之二五。皆以柔而麗乎中正。是有微柔恭順之德。而存之以中。行之以正。不流於懦弱卑詔之偏者也。惟中正則有貞之義。故亨。惟柔則有畜牝牛之義。故吉。蔡氏曰。以六居五。不得其正。而此亦以為得正者。以中而該正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日也。繼明。繼續其明。所謂緝熙者也。○離之象為日。

重明也。重。重也。明。明也。

明十二

而上下皆離。大明繼作。重離之象也。大人法此。以明其明德。則存養省察。日新又新。使其德之具象。理應衡事者。聯續光明。无少間斷。則其施為。制作之間。莫非明德之著。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所謂照于四方者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象而戒也。徐氏曰。錯然。交雜之貌。○初九以剛明之才。而居卦下。不安於下。而急於進。履錯之象。咎之道也。占者能敬慎之。安詳舒緩。不急於進。則无失身之咎矣。蔡氏曰。非令其不進也。特戒其躁進耳。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辟咎也。

履錯故有咎。處之以敬。乃所以辟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爻而占也。黃離者。以中為麗也。○二居臣位。而柔麗中正。是其本諸中。而形諸外者。皆能合乎義理之當然。而无偏倚太過不及之差也。占者如是。則有以輔文明之君。而成中正之化矣。大善而吉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故象黃離。而占元吉也。言中。則正在其中矣。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象而戒也。日。日過中也。鼓。擊也。缶。常川之器。耋。至也。八十曰耋。年之至也。○世道之有盛衰。猶人之有生。死必然之理也。九三處重離之間。前明將盡。盛極當衰。故

有日昃之離之象。占者值此。當知其為理勢之常。而任其自然。一无所與。然後有以自處。若不安常以自樂。而徒以大耋為憂。非徒无益。適以自速其斃而已。當有凶也。蓋人當垂亡之時。固不可不脩人事。以回天意。然亦有決不可挽者。故其辭如此。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明十二

盛之極。則不久而衰矣。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也。○四處後明將繼之時。而以剛迫之。是當更事之初。而傷於迫切。不以其漸者也。有不激變召禍而焚死棄者乎。

象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象也。○四處後明將繼之時。而以剛迫之。是當更事之初。而傷於迫切。不以其漸者也。有不激變召禍而焚死棄者乎。

棄者乎。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如其來則焚死棄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戒占也。人泣則涕出。沱涕流貌。此憂懼之徵於色者。戚憂也。嗟嘆也。此憂懼之發於聲者。六五以陰居尊中而不正。迫於二陽。是已雖無致憂之道。而所遇非時。所近非人。則不可以不憂也。故占者得此。必能憂懼以處之。而无一念之或輕。无一事之敢忽。然後思危慮深。可保其位而得吉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孔氏曰五王位而言公者。便文以協韻也。○言能憂懼

則危者使安有以麗乎王公之位而不失矣所謂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爻而占也。朱子曰有嘉折首是句首。醜首也。醜類也。謂

從亂之人也。○陽剛居卦之上。處離之極。剛明及遠者

也。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伐叛救民。而有誅戮首惡

之美功。由其剛之遠而威自震也。又能罔治脅從而有

獲匪其醜之大德。由其明之遠而刑不濫也。占者如是

則恩威並行。懲勸兼得。而无姑息寡恩之咎矣。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寇賊奸宄擾我邦國故不得已而出征以正之明其非

窮蹙也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四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五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周易下經傳附下

三三兌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占也。○以卦體言。柔上剛下。而交相感應。以卦德言。艮

止兌說而感應皆切。至其卦象。以男下女。又皆二少。為

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交感之事。莫要於此三者。故其

卦為咸。而其占如下文所云也。蓋人能感。則情相通。而

事共濟。故可以得亨。然必其所感者。順乎天。理。當乎人

心。而无妄感之私。乃為利而得亨耳。以是貞而取女。則

允永終之。故而有內助之功。故吉。蓋亨貞之一驗也。是

按交感之事不一。此獨以取女言者。取女大事。且於感

通為尤切也。

象曰咸感也

自此至未濟。乃柔下傳也。感交感也。○天地之間。无无

對之物。有對斯有感。有感必有應。所應復為感。乃情之

相屬而勢之相須者。此咸之所以為感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

貞取女吉也。

二氣猶言兩情也。或云與泰卦同。然彼以天地言。此自

艮兌言。所指各有異也。相與者。此感彼應。兩相與也。○

柔上則柔氣感乎剛而剛應之剛下則剛氣感乎柔而柔應之所謂感應以相與也艮止則我之感者專一而不他兌說則彼之應者樂從而无強是乃情分之相投也男下女者男兌於女旣不越分而以少配少又不過時也三者皆感通之正而吉亨之本故占者察其所感之凡事固亨而利貞即其所感之一事取女則吉也此即卦辭而統釋之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感謂感物非天地自相感也化氣化也生形生也和者无乖戾平者无反側○咸之義感也感則應應則通故此又言感通之理言天地以二五之氣感萬物而萬物

金匱要略卷之五

下

育故化生聖人以同然之心感天下而天下化故和平感者感也化生和平則通矣蓋天地與物本同一氣聖人與民本同一心故其相為感應如此蔡氏曰聖人感人心非有心於感之也盡已之性以盡人之性以一人之情而通千萬人之情實德備於己誠心孚於人所謂誠於此動於彼者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嗚呼天下和平之治豈可以有以致之哉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感謂即咸卦所具感通之理而觀之也天地之情謂天地相感之情不復謂與物感也上文舉感通之大者不足以盡感之理故著此句蓋兼大小而言之也

後放此○言咸卦之中具有感通之理故即此以觀而見天地萬物同一感通之情也蓋天地之體雖別而升降施受用實相交天地此感也萬物之形雖異而往來求應氣實相同萬物亦此感也豈復有道情者乎夫莫大於天地莫衆於萬物而其情皆不外乎感通如此此咸之所以爲大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自此至未濟乃象下傳也受人受人之感也○以澤之潤而感山以山之燥而受感咸之象也君子觀之以爲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潤心惟虛乃能受人之感於是克其意見之偏復其虛靈之體不主先入不存己私而无

金匱要略卷之五

下

一物實於其中則虛矣由是所感不同應之惟一以言感者則承其言而容納之以事感者則隨其事而順應之苟先有物積於胸中則感應之機已窒雖有至者皆將扞格而不受矣程傳曰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或問人之感者有善惡則何如林氏曰取善去惡可也若心不虛則安能別其孰善而孰惡哉

初六咸其拇

初六居最下之

象也咸其拇謂咸以其拇也餘放此○初六居最下之地是爲孤寒之士疏遠之臣於其上者勢不相親情不相得乃志動而欲進咸拇之象也夫感道以深而通

感之尚淺則不足有為可知矣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言欲進身而感人非長往自守之士也所病不勢位之疏遠耳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而占也又本象以著占也居不安動也○二當腓處值難守之時又以陰柔无能守之節故事未至而心先動物方來而意先迎性氣躁急咸其腓之象也占者如之則人已俱失而有凶矣然猶幸其中正有知義順理之心故占者能反之而居其所使夫動靜皆定應接無違則事无不宜物无不應而得吉也蓋六二有是病而又

有是德故占者亦隨所處以為吉凶也

象曰雖凶无咎順不害也

順謂順理本中正而言也○言二雖有咸其腓之凶而乃能居以致吉者由其有中正之德能順乎理不至妄動而有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之爻而占也○九三當股之處因下二爻之動而隨之是乃不能自用自專而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者也故為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占者以是而往則降志辱身而名節自此隳矣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處上

不處謂動也○初之咸拇二之咸腓皆不處者二以陽剛居止之極乃亦不能自守而往隨之是可惜也丈夫以隨人為志則所執者卑下之甚矣鄙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音童

本爻以戒占也憧憧猶言切切心思不絕之貌也往來謂咸應朋黨也○九四當心之處為咸之主宜貞者也而以陽居陰則不貞矣故戒其占言感物者誠能虛心順應守正不移使予奪循天理之公而從違任人情之便則感无不通志无不得而吉且悔亡矣苟或望人德我而後施之以為感感之未幾而遽責人以必從則是憧憧然而往來與貞正相反矣是唯受恩之朋類從其所思而已苟非其朋而心思所弗及者則弗從也悔且不免而况於吉乎夫感之公私少異而應之廣狹頓殊王霸心術之微實分於此占者不可以不察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未光大以心術言○不正之感乃為感害正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意必固我皆不能為之累矣何害之有程子所謂心普為物而无心情順萬事而无情者是也反是則所感者私而狹暗昧卑小之道而已豈得為光大乎

九五咸其脢无咎又音悔

象面占也脢不能感而曰咸其脢者因卦名而言猶同

人上九无所同而曰同人于郊也。○人之衆體聽心而動唯脢不然而九五適當其處是乃剛介太過持守太嚴而不能通天下之志一萬物之情者也故爲咸脢之象此於感道雖未善然亦不至招咎而取尤何悔之有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但知爲已而不能感人則徂於荒僻安於卑陋其志亦未矣何足尚哉此君子所以貴同而賤獨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頰音

象也舌動則輔頰而頰隨之故兼舉以取象○上六兌體故有口舌之象而居卦上又輔頰舌之處也又以陰柔性躁而居說之終處咸之極則妄說僞感之私皆无

所不至矣故其所以感人者利口是崇巧言是飾而无誠意懇切之實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

象曰咸其輔頰舌頰口說也說如言騰揚口說以感人也

三三彖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占也○爲卦剛上柔下常分也雷風相與常運也以巽而動常行也陰陽皆應常情也故其卦名爲恒人而能恒則守之固行之利有通達之效而无得失之累矣然其所謂恒者恒於正而已故必精擇乎中正之極而固守之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推之事業无往不利也一

有不正則恒其所恒非吾之所謂恒矣何以得亨而无咎哉愚按恒道未有不正而得亨无咎者此特爲占者申言之以致丁寧之意耳其曰利往即亨无咎之謂也○本義二體六爻謂二體之六爻也

象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言恒之義久也蓋天下之物惟常則久若其有變則暫而不可久矣以卦體言剛上柔下統體正而名分明天下之常分也以卦象言雷風相與氣相須而勢相助造化之常運也又其卦德以巽而動內不拂乎事理外不失乎時宜天下之常行也二體六爻剛柔皆應陰得陽以爲依陽得陰以爲輔天下之常情也四者不同而同歸於常理常故能久此恒之所以名也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程傳曰其道可恒之正道也○此釋卦辭利貞之義言人能恒固可得亨而无咎矣然必利於正則所久者非邪妄之私而爲中正之道也蓋天下无正外之道雖正不可以爲道天下无道外之恒雖道非所以爲恒是以如此此天地之道所以恒久而不已也蓋履載生成古今无窮而其所以貞觀成化者一皆无私无心之妙所謂萬古常然皆其理之不得不然者也夫天地之道亦久於正如此而況於人乎以此見恒之必利於貞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以靜之恆而言。則曰終。以動之端而言。則曰始。蓋一動一靜。相為終始。而此則專以靜為終。動為始也。○言能久於其道。則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而應事之本已豫矣。是則所謂終也。事變之來。舉而措之耳。所謂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末者。故雖无心於求通。而泛應之用。於此而開端也。不終。則無以為始。安能利於行乎。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程傳曰。得天順天理也。張子曰。得自然之理。非蒼蒼之形也。變者。自寒而暑。陰變為陽也。化者。自暑而寒。陽化為陰也。所照所成。指物而言也。化者。化其心。成者。成其

全書卷之三

太極

俗。○言日月順理以運行。而晝夜往來。明生不窮。是能久照乎萬物也。四時循序以錯行。而生長收藏。日新无敵。是能久成乎萬物也。若夫聖人。則成性存存。而至誠无息。故其道之本諸身者。純一不已。而其施諸政者。亦悠遠而无疆。所謂久於其道者也。於是為之民者。熟於見聞。深於淪浹。其不勵其不變之心。而成文明之俗焉。乃聖人久道自然之應也。夫豈有所強而然哉。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又言恒久之道。不特如上文所云而已。即恒卦所具之理而觀之。則雖天地萬物之情。至幽至變。而亦无所隱矣。蓋覆載生成。常理不愆。天地之情。一久也。飛潛動

植。常性不易。萬物之情。一久也。蓋氣化渾淪。而太極為之網維。氣有參差。而理无不一。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特其聲色貌象。常久如此。而其德性功用。亦亘萬古而不易也。恒道之大如此。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象義與蒙傳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方者。道之所在。即大學之至善也。○天下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乃人所當止而不遷者。是則所謂方也。然柔懦不振者。知之未必能立。而持守不固者。立之未必能久。唯君子則識見精而趨向定。志氣壯而操守堅。故能卓然立於斯道之中。而不為事變之所移易也。蓋能如是。則恒之在易

全書卷之三

太極

者在君子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爻而占也。浚。如浚井之浚。謂深之也。浚恒者。深以常理求人也。○初與四應。本理之常。然居下在初。勢卑交淺。在初固未可深求於四。而震體陽性。隔於二三。在四亦不肯應其所求也。然唯明者處之。乃能見幾而作。而初柔暗。不能度勢。且以陰居巽下。而為之主。則又入之深者。故深以常理求之。自負故素而責望太深。浚恒之象也。如此。則不唯无以副已之望。而且以逢彼之怒。求親反疏。嫌隙成矣。故雖正應。亦不免於有害而無益也。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謂相應之始。如人之始交也。○居恒之初。應四之始也。情義尚疏。而求望太過。安能免於凶乎。此專以一義言之。與本義自不同也。○或問劉蕡。程子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逃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

九二悔亡

爻也。○九二以陽居陰。所為之事。已不得正而有悔矣。然猶幸其久中。則常德在我。而大本不虧。是以圖回有道。轉移有方。終能補其所過。而一時一事之失。卒不得而累之。故其悔可亡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金匱要略卷之五 本指

九二在恒之卦。而居下體之中。故為久中。是於中道。積於心而體於身。不為時勢所移者也。夫然。則大本立而小疵不足累其心。一。青无以掩其德矣。何悔之不亡乎。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爻而戒也。○九三居得其正。本有德者也。然以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則克養未純。持守未定。一遇富貴利達之人。而往從之。不復能守其素矣。夫立身一敗。則萬事皆曠。君厭之。民鄙之。士君子非之。其辱有不可勝言者。占者守而不恒。則其吝亦如此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不恒其德。則得罪於名教。見譏於清議。人皆得而賤之。

矣。何所容其身乎。

九四田无禽

象也。占在其中。田獵也。○九四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凡其固執而不變者。類皆異端邪術。而非道德之正。猶田于无禽之地也。豈復有補於身心。有益於事業乎。其占无功。不言可知矣。○伊氏曰。九三正而不恒。九四恒而不正。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謂當久之處。即正道之所在也。○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而徒守之。則久非其位矣。故雖久而无益。如田于无禽之地。安得禽乎。馮氏曰。此非其位。與二爻同。而休咎異者。中不中之辨也。

金匱要略卷之五 本指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爻而占也。○六五以柔中。而應九二之剛中。常久不易。是无剛愎之難。而恒其順從之德者也。夫以柔中應剛中。正也。常久不易。固也。可謂貞矣。然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也。丈夫則當有果斷剛決之氣。而不可以從人為恒。故其占。在婦人。則得從人之正而吉。在夫子。則有懦弱之失而凶。明不利於男子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一。謂一人指夫而言也。婦。謂婦道。○言婦人之道。惟在從夫以終其身。故以順從為正而吉也。若夫子。則守已。

貴剛臨事貴勇當以義專制而不可聽命於人者若從婦人之道則委靡頹墮而不足以有立矣能无凶乎

上六振恒凶

爻而占也振恒以振為恒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又以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是乃害於有為安於妄動而无慎重堅確之節者也占者如之則險蹊不能理性輕浮足以敗謀其凶宜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所以為振恒者由其居恒之極極則變而不能恒矣故不復有所成立而凶也

三三艮上

遯言小利貞

十三

占也○卦之二陰浸長於下小人有向盛之勢則君子有當遯之理矣故其名為遯陽雖當遯然以九五之德有六二之應若不必於遯遯但二陰浸長則其勢不可以不遯矣故君子而得此占者誠能審度時勢決於退避則雖不得行道於當時而猶能得志於在下自信自樂亦不害其為亨矣若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乘浸長之勢而遂肆逼陽之謀也蓋君子者世道之所倚賴君子受禍則世道隨之而小人亦不能獨免矣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剛指九五當位德也時謂當遯之時○遯而亨者能遯

而得亨也程傳曰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其體九五陽剛中正而下有六二柔順中正之應君子有能為之德

小人有包承之形若猶可以有為也然以其時言之二陰浸長其勢向盛則雖有德有應終不能遏小人之盛而挽君子之衰矣及此時而避之不特可為不係私好見之定而去之早是與當遯之時而偕行也此正所謂嘉遯焉者此其所以亨也○李氏曰漢元成之時弘恭石顯得志於內而蕭望之劉向朱雲之徒不遯終以及禍桓靈之際曹節王甫得志於內而李膺陳蕃竇武之徒不遯終被誅戮此遯之所以貴與時行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以其進故戒之

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遯之時陰方浸長天下之事已不可為矣善處之術唯遯而已則其時義豈不大哉聖人恐君子徂於目前而不知遯故贊其大以警之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惡者疾之已甚之辭嚴者以禮律身之謂張氏曰不惡而嚴即不怒而威也○天高无窮山高有限相去懸絕遯之象也君子之與小人不啻並立故必遠之然其遠之也不出惡聲不見厲色以取怨咎侮但知難以持已正以立身使无可議之隙而有凜然不可犯之勢則德

威惟畏而小人自不能近亦如山之遠避於天也按此
避字與卦名微不同特取相遠之義耳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而占也。○凡避之道可速而不可緩。貴先而不貴後。
初居卦下。在避為尾。是無早見預待之謀。而濡滯於退
避之間者也。占者如此。則幾及於禍而有危矣。夫已仕
者不早避。尚有危厲。彼未仕者。尚可用之以有所往乎。
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言避尾之厲。以其不知早避而尚往耳。若能早避而不
往。則何災之有。或云。釋勿用有攸往之義亦通。

六二。遯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音平聲

象曰。遯之用黃牛。固志也。

象也。占亦如之。○二當遯時。而有中順之德。是能隨時
處中。因時順理。敘其道德之光。而堅其退避之志。人不
得以得位留之。是猶固以黃牛之皮。雖欲解之。而不能
也。其象如此。占可知矣。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自固其退避之志。不可崇以祿也。蓋非有中順之德者。
不足以語此。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音吉

爻而占也。疾。病也。臣。僕也。○九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陰。
是居危亂當去之邦。而昵於朋比。牽於私黨。不能決去
者也。夫然則氣節萎靡。而災害隨之。故有疾而厲。唯用

此道以畜臣妾。則可以結其心。而得其加。然益足以見
係遯之无所利矣。蓋小人之中。唯臣妾。則不必畜者之
賢。故无嫌於係遯。若奸雄之輩。去之惟恐不速。尚可以
係遯為哉。故以處遯。則非所利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音吉

憊。困也。大事。謂出處去就。○係遯則志氣終於不振。名
節終於不立。是為疾憊。而致危必矣。君子出處去就。名
節所關。是為大事。故當剛斷果決以處之。若但可畜臣
妾。則不利於此矣。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音去聲

爻而占也。○九四下應初六。有所好者也。然乾體剛健。

則有剛毅果斷之德。而不係於情愛利欲之私。與三正

相反矣。好。而能遯之象也。是唯君子以道制欲。乃能好
遯而身名兩全。故吉。小人則係於所好。必不能遯。而凶
可知矣。得此占者。顧其人何如耳。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此釋君子吉。小人否之義。言君子有自勝之強。故能好
遯。而小人則不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

爻而占也。○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者。遯之嘉美。貞
之至也。占者如五之遯而貞。則保身全節。而陰禍可免
矣。嘉遯本无不正。此云貞者。為占者言耳。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遯貞吉以能正其志而不苟容於時也蓋陽剛中正則不惑志於權利之途而審決其去就之機故能嘉遯而得吉也若三之係遯則牽於私而志不能正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爻而占也○剛陽有果斷之明居外非事任之地又无係應與物相違是乃所謂避世之士而動靜起居惟適之安者也故為肥遯之象占者如是則從容自得而汗濁不干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疑礙也○遯之既遠則无係累滯礙而處之裕如矣何

不利之有○胡氏曰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肥伊

氏曰五有位而遯微子子房是也上无位而遯伯夷太公是也

三三乾上

大壯利貞

占也○為卦四陽盛長勢能有為大壯之義也得此占者當知陽之勝陰不在乎勢而在乎道故必嚴於自治慎於待人凡事順理而不壯於進乃為利也蔡氏曰利者所存必正心所為必正事所唱必正義所立必正法所用必正人而始終表裏一於是之謂也能如此則无短可訐无間可乘而壯可保矣苟失其貞則勢有餘

而理不足豈君子自固之道哉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以猶而也○以卦體言四陽盛長善類得志而動无所撓非若前之浸長而未盛後之幾滿而將衰者矣是大者之壯也以卦德言乾剛則能勝其私而志不撓震動則能用其勇而氣不懾以此建事何往不成所以壯也二者皆大壯之義此卦之所以名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天下之分凡陽為大凡陰為小而天下之理大者必正小者必邪此卦四陽則為大矣既謂之大則其所存所行无一不出於正而无用壯用罔之失矣象辭戒其利

貞象傳言其本貞兩意互相發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正字與上文不同蓋上以人言而此以理言也○象上文而極言之天下之理一而已矣正以言其无妄而不私大以狀其无外而不偏二者同歸於一理皆陽道也而天地之情因此可見蓋覆載生成運於无心而不涉乎私極於无外而不遺乎物一正大而已爾天地且然况於人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履者身之所踐視聽言動皆是也○雷在天上聲赫烈大壯之象也君子體之而以克己之學為大壯以凡

生於形氣之私而違乎性命之正者皆為非禮則明察而健決之過其內出防其外入必使視聽無違言動有法而一毫非禮之事不踐諸身則能勝其人欲之私而超乎萬物之上矣夫莫難勝者已私也今能勝之豈不為大壯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而占也孚信也言其凶之有信也○初九以剛處下志既不安於卑當壯之時勢又能遂其進故不知安分循理而凡事必行无所顧慮壯趾之象也居下而壯於進則上疑下忌而不能有為其凶必矣占者詳審而動乃可免耳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程傳曰以剛處壯雖在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

九二貞吉

本爻以戒占也○九二以陽居陰固不能无恃壯之失矣然猶幸其得中立心不過是又能改其失以復於正也故得此占者當知過之可改善之可遷審時度勢斟酌於太過不及之間以求合乎義理之正則禍變不萌而終遂其進矣故吉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以事言中以心言○言二本不正而乃云貞吉者以其所處之得中也蓋中主於心主宰乎事故心无過當

則事无過舉內无妄念則外无妄行是以能復於正而恃壯之失終不得而累之也苟失其中則本心既亡將无以檢其身而唯客氣之尚矣何以能貞而得吉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爻而占也羝羊以下占之象也羝羊壯羊也孔氏曰羸拘繫纏繞也○君子之於天下必有忍人所不能忍之德性然後有為人所不能為之事功九三以過剛不中而當壯時在小人則恃血氣之剛而不顧道義在君子則增陵忽之志而輕蔑事物也如此事雖得正亦當有危况未必正乎蓋壯則必敗罔則必困猶羝羊恃其剛壯以觸藩而困其角然終不足以有為也所謂貞厲者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過剛不中當壯之時在小人則用壯在君子則用罔也

小人固不足恃君子而亦為之豈不深可惜哉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本爻以戒占也藩決以下占之象也不羸謂羊不言羊者蒙三爻也○人之處壯能正而固乃得无悔九四以陽居陰不得其正宜有悔矣然不極其剛則猶可反於正故因占設戒以為處大壯者苟能進必以正而不過於剛則事成於外而吉可得心慊於中而悔可亡矣是猶藩離開決而羝羊不復羸其角輪軫壯固而大車自

得以前進也。蓋不極其剛在我既有能進之資。四前二陰在人又无沮進之勢。故其占如此。所謂吉悔亡者也。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上同。○當大壯之時，而能貞以震，則人心无迁，事勢不乖，可以有為，而无群小之窒礙矣。不申下句者，兩象一義故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喪音去

象而占也。○林氏曰：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以其外柔而內剛也。內剛故能觸而進，獨六五以柔在中，則失其內剛，而不復能進矣。是喪羊于容易之象也。占者如是，則雖不能集事，而亦可以自保，不至於悔也。蓋成事在壯。

而凶害悔吝，亦由過壯而生，故其占如此。○食貨志：漢書篇名，後漢班固孟堅之所撰也。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喪音去

剛雖不可過，而亦不可无。六五以柔在中，處位不當，則志氣優游而不斷才，力微弱而不振，故有喪羊于易之象也。或以柔中為中德，如諸爻例，則因中可以求正，尚何病於不當乎？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也。艱則吉，本文以著占也。程傳曰：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上六居大壯之終，處震體之極，志壯而欲進者也，故如羝羊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才

弱不足以濟，是又不能遂其進而无所利也。然猶幸其不剛，則有轉移自新之機，而不終於壯者，故占者若能艱難以處之內，審事理，外順時勢，戒其妄動之失，而持慎重之心，則為善用其壯，而得遂其進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不詳者，壯終動極，不能度德量力，而處之不詳審也。若能不恃其剛，而艱難以處，則得遂其進，而不能遂之咎亡矣，故吉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占也。蕃，多也。庶，衆也。○為卦日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

柔進而上行，皆上進之義，而世道升於文明矣。故為晉。其在人事，則是當明盛之時，備致主之德，而又有虛中下賢之君也。二者兼備，則功業升聞，故其占為安國之侯。功在國家，而受知人主，若用此卦，當得大君之錫馬衆多，而晝日之間，凡三接見於君也。錫馬蕃庶，言不拘於賜予之常數，禮之盛也。晝日三接，言不限以朝見之常期，情之厚也。蓋功豐者報必厚，業偉者寵必隆，故其占如此。

象曰：晉，進也。

謂上進也。孔氏曰：古晉字，即以進為義。夫子恐後世不曉，故以進釋之。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日三接也上行教

明日也麗親附也大明謂君上行進居君位也○明出地上者以時言之人文宣朗而賞罰清明也順而麗乎大明者以德言之微柔靖共之臣而進附知臨之君也又其卦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是有虛中下賢之德而進居尊位乃崇德報功之君也有是三者則已能善處其功而君又不沒其善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日三接也苟无其德則處之為難非時與君則負功者危矣安能有是寵乎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晉卦彖傳

主

明出地上升而益明晉之象也夫日出於地而後顯猶德超於物而後明故君子於本明之德能克其內外之私以復其虛靈之本氣稟物欲无所拘蔽而全體大用煥然一新則其進於高明亦如日之出於地上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推祖同反音如推祖之崔

父而占也程傳曰推抑退也○初陰居下志欲上行而上應九四不中不正不唯无汲引之助抑且有排擠之好是我雖欲進而為四所摧也占者遇此當脩德以俟時不枉道以求進則終必見信於上而進可遂矣然此特論理之常耳設若自守雖正而人猶未信亦當寬裕以懷樂天安命不急人知而名焉則得進退之宜而无

失身之咎矣苟欲進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安能免於咎哉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言初六雖進而見摧然獨能守正俟時不以摧如之故而遂失其守也蓋爻為占者言此以初九言其意自不同也初居下位未受官守之命故能寬裕以處若已受命則當見信於君一有不合則唯有去而已耳豈可處以寬裕而曠官苟祿哉此亦與父義小異蓋以其分而言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父而占也愁言不得進而有所愁耳非若初之見摧也

象曰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主

介大也王母祖母也○六二中正有可進之德而上无正應无引進之人是欲進而有愁蓋憂其道之不行也得此占者但能守貞則終可進而共天位食天祿受此大福於柔順之君矣蓋中正之德久而必彰未進而君求之既進而寵任之皆理所當得者在守己以俟之耳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有中正之德則內聖外王之學素所具備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皆在於我而人之求之自不能已矣此其所以受福於君也

六三眾九悔亡

爻而占也。○三不中正，德業無聞，宜不得進而有悔矣。然其欲進之心，與二陰同，而二陰信之，則規誨切而德業脩，朋友信而聲聞著，是以得遂其進而悔亡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志謂三之志。○三欲上進，蓋其麗大明以康國家之志，與二陰同，是以二陰信之而悔可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而占也。鼫鼠，田鼠也。○四不中正而居上體盜，得陰據，常畏人知，晉如鼫鼠之象也。占者如是，則雖位由上與亦終不得而安之矣。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言不中正也。德行不足以居高位，其不至於貞厲也者，幾希。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本爻以著占也。○六五以陰居陽，行失其正，宜有悔也。然以離明在上位，而坤以順處其下，是能改過自新，以復於明，而人歸順之，與孔子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也人皆仰之意，正相似，故占者得之，其悔可亡。然君道不可有計功謀利之私，而五以不正之資，當明盛之勢，恐猶未免於容私也。故戒占者，又當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臨民處事，惟盡其道，而无心於從違成敗之間，則治化自成，而无往不利矣。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慶，即吉无不利。○言人君為所當為，而无計功謀利之心，則事盡而效必隨心，公而化自溥，所謂仁義未嘗不利者也。一有計較之心，則志役於外，求功墮於半途，雖有所成，亦小補而已，其何慶之有哉。

上九晉其階，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而占也。伐，謂征伐。○上九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極則強猛，進極則躁急，是果於用世，而无深厚寬柔之道者也。故為晉其角之象，占者得之，无適而可。維用以伐邑，則雖不免有殘傷之危，而功可取，勝事非窮兵，乃得吉而无咎耳。若夫大國，則豈徒剛所能濟乎。然以極剛治私邑，徒為小勝之舉，殊无服遠之猷，故雖得正，而亦可吝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則功不足以遠，威不足以服衆，是於陽剛之道，未得為光大也。

三三 坤上

明夷利艱貞。占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時方昏暗，明之傷也。

故其名為明夷。夫明入地中，所遇既非其時，而六五近上六之暗君，所事又非其主，故占者遇此，不容直遂其正，但當操心危，慮患深，艱難委曲以行其正，而自其

明則得處亂之道有保身之哲而為利耳蓋直道以行正則明見乎外艱難以守正則明存於中亦明夷之意也○薛氏曰人之明順而達之則易晦而反之則難然有當順而達之時有當晦而反之時艱貞避禍蓋與時而偕行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日入地中則明見傷此明夷之所以名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難法贊

又以卦德言之內離外坤其心明白而外則謙抑退巽以處大難之時此舉卦中一義而言亦見其為明夷也

昔者文王遭紂之亂而見囚嘗用此道以處之蓋聖德

全而無累也

中涵而臣節益著亦內明外順之意也文王事見小畜

卦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利艱貞者言明夷之時不可直遂其明而當晦之也蓋

在卦體六五近上六之暗君事關至親勢處至近是為

不可避之難而五以柔中處之周旋委曲以行其正而

不失其明即所謂艱貞者也昔者箕子於紂既親且近

而伴狂以處能正其志蓋嘗用此道也詳見五多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進象用晦而明

象義已見上君子臨下之道渾厚深沈以行於外而精

明神智以主於中故耳目无事於隱發而幽枉畢達精

神不驚於更張而遠近兼照如此則衆心不疑而下情自安得蒞衆之道矣蔡氏曰用晦本非晦也不察察以為明耳然用晦而明自存亦不汶汶以為暗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

有言

象而占也胡氏曰象為飛占為行為往象為垂其翼占

為不食有言自其去此而言曰行自其適彼而言曰往

主人謂所適國之主人也○下二爻明在暗外故皆曰

明夷初與暗主相去甚遠故其明夷也如鳥之飛而垂

其翼然鳥飛垂翼是其傷也傷止於翼則猶淺也其在

占者則為處勢將迫居不自安富有于行之事而其行

全而無累也

也倉卒決去不遑顧慮至於三日不得食而及其所適

之國猶不免有言語之傷也蓋當明夷之時是以如此

若巧於求避則非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言君子于行而至於不食者以義在當去不容復有顧

慮之私故也豈特迫於勢而已哉林氏曰此夫子以義

言之无亦有感於絕糧之事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而占也程傳曰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

左又非便用者故兩取之馬壯占之象也○六二以明

體居暗主之下亦為明夷然視初雖稍近而視三四五

則猶遠。故為夷于左股之象。言雖見傷而非切要之處也。占者於此。但當見幾而作。求遠於室。若能速救。如用壯馬。然則身名兩全而禍可免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則法也。○言二有免禍之吉者。以救之順而又有則也。蓋乘其傷之未切而救之。則當救而救。既順乎理。而救之能速。得其機會。是又有法則也。苟或當救而不救。是謂不順。或雖救而不速。是謂無法。尚何言之有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而戒也。明夷亦以明見傷也。南。明方也。狩。戰而去害也。言以明去暗也。疾。速也。疾貞者。以去暗為正。而亟欲

伐之也。○三以剛正之德。居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又與上六暗主為應。受傷更切。是其明見傷也。於是不得已而征之。以明伐暗。元惡速除。所謂順天應人者也。然君臣大倫。放伐大事。故戒占者。當觀天人之際。而徐俟其遷。不可疾以為正。而亟行之。苟或疾貞。則是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邀利。乃後世篡弑之臣也。豈弔伐之舉哉。○成湯。商王天乙也。姓子氏。名履。夏桀不務德。召湯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脩德。諸侯皆歸湯。湯乃與師伐桀。踐天子位。

主六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以下之明。除上之暗。非富天下。志在去害而口其

得大首。是為一怒安民而大有得也。苟非南狩之志。則其舉停亂不免以身受萬世不韙之名矣。况能大有得乎。

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也。○六四入於坤體。身處亂朝。故有入于左腹之象。然以柔正之德。當尚淺之禍。為能獲其心意於遠去。傷害不及。入而能出者也。故為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象。占者能如是。則可以悠然遠去而不受其害矣。張氏曰。當明夷之時。人心惟欲遠害而已。故四以去害為獲。明夷之心也。○伊氏曰。微子去之。正合此爻之義。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言四雖入于左腹。然柔正而尚淺。終能得意於遠去也。

主九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而戒也。箕子。子姓。名胥餘。紂親戚也。馬融王肅以為紂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庶兄。今不可考矣。箕。采地名。子爵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又為淫洗。作炮烙之刑。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乃解衣披髮。佯狂而去之。遂隱而鼓琴。以自悲。○五居坤體。近暗君而有柔中之德。故能艱難

晦藏以守其正。猶箕子以同姓之親。功近於紂。而佯狂受辱。以正其志也。得此占者。但當不約。若非不失臣節。如箕子之貞固而已。不言艱貞者。朱子曰。言箕子則艱可見矣。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言箕子之貞。其外雖晦。而其明自在。不容息也。蓋本然之天。不隨時滅。故忠義炳朗。精誠憤烈。乃可謂箕子之貞云耳。使明與時息。則佯狂何以稱仁人之名。作範安能叙彞倫之道哉。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也。上六陰柔。其質本暗。而居坤之極。又暗之甚者。

全書卷之五 未明象

手一

也是以不能明其明德。以至於晦。而下之受傷者衆矣。然傷人之明。已亦不免。故始雖尊為天子。而不可及。終則求為匹夫。而不可得。惟命不予。常可不監哉。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謂居君位以臨四方也。則者。君道之正。不明其德。則失為君之則矣。

三三 上

家人。利女貞。

占也。一家之人。內外而已。夫家而不齊。則非家。此卦二五內外各正。則家人咸得其宜。而家道成矣。故其名為家人。夫莫難化者婦人。而家之不正。何必由之。故占

者當以正內為先務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蔡氏曰。利女貞者。不止脩潔而已。閨儀必肅。饋事必慎。必孝舅姑。必順夫子。和於家衆。睦於宗姻。謹妬不生。外事不預。凡此數端。皆婦道之貞也。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

六二柔順中正。而居內體。是女子有幽閑貞靜之德。而正位乎閨門之內也。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外體。是男子有制義刑家之善。而正位乎閨門之外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天地猶言天地之間。承上文而言。男女之正。實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若庸行之常也。然綱常所繫。風化所關。

全書卷之五 未明象

手一

則夫天地之間。其義莫有大焉者矣。夫知其為大義。則知家之不可以不正。知所以正家。則知內之不可以不先。此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朱子曰。嚴君者。所尊嚴之君長也。○家庭之間。恩常掩義。苟无主以統之。將有不勝其弊者。故不特國與天下有嚴君。而家人亦有嚴君也。蓋有嚴君以統理之。則以威克愛。以義濟恩。而長幼內外之人。有所嚴憚。而不敢恣矣。卦之九五。以健德率其子姓。而主陽教於其外。有父道焉。六二以順德風乎閨闈。而主陰教於其內。有母道焉。則凡卦中之陰陽。皆分之卑。而相率以聽命於二。

五者也。故有父以教於外。則出受其訓者。尊之而不敢慢。有母以教於內。則入奉其儀者。畏之而不敢易。非若諸父尊而不執。不親不從。兄弟親而不尊。不尊不信。乃所以為嚴君也。○趙氏曰。父義母慈。今母亦稱嚴。何也。蓋母之不嚴。家之蠹也。漬上下之分。底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慢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故必父母皆嚴。而後家道正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父者。父盡其道而足稱其父也。下皆放此。○上為父而以剛居尊。初為子而以剛處卑。父子各盡其道也。五

象曰。家人。象。父。子。兄弟。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三

為兄而居前。三為弟而居後。兄弟各盡其道也。五剛居上而四以柔從之。三剛居上而二以柔從之。夫婦各盡其道也。如此則倫理正。恩義篤。而家道正矣。家正則人有所取法。而天下自定。此家之所以貴於正也。或云天下定。即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之意。亦通。○此上二節。俱推卦畫以見正家之義。然不先正乎內。則無以使內外之各正。此女貞所以為正家之要。而彖辭特舉之也。蔡氏曰。此三條者。本不相承。然統而論之。首言家之正也。次言家之所以正也。末復舉家人之各正。而治化成焉。則正家之能事畢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解。

風者。火中之風。非自外至者也。物事實也。恒常度也。○風自火而出。猶化自家而出也。故以為家人之象。言有物者。出於有。稽能。顧之實。而不為空言也。行有恒者。致其力。行固執之常。而无所作輟也。二者皆脩身之事。身脩則家齊。而風化有所自出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父也。○正家之道。當謹其始。然非剛者莫之能也。初居有家之始。而有陽剛之才。故能乘眾志之未流。而定其約束。嚴其訓誡。以防閑之。所謂閑有家也。夫群居必有悔。今能閑之。則日就規矩。而无越禮犯分之失矣。故其悔亡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三

有家之始。人心未變。則純一敦朴之直猶在。而乖爭潰亂之弊不萌。故及此時而閑之也。失此不閑。則習尚已定。不能卒反。而有悔矣。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爻而占也。遂。遂事也。饋。食內事。故曰中饋。○二以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故能事无專制。行无獨成。而无所自遂也。其所為者。唯在操井臼。議酒食。以為饋養宴享之資而已。女子之正者也。占者婉婉貞靜。如二之正。則有以成內助之功。而興閨門之化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言二和順之德得於性生成於素養故能无攸遂在中饋以巽其夫而得吉也又言婦道此言婦德蓋推本之論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又而占也婦子以下反占以爲戒也嗃嗃恐懼震肅之貌婦子女子也嘻嘻喜笑貌○九三過剛不中以治其家嚴毅有餘而和順不足者也故有家人嗃嗃之象如此則雖有禮勝之難而亦得正倫之道矣苟一於寬而不知嚴致令婦子嘻嘻然笑樂而无節則敗度喪禮家政日隳始雖歡洽而終必有吝也於此益可以見家人嗃嗃之吉矣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節謂節制所以防其過也○言家人嗃嗃雖過於剛然於治家之道猶未甚失也若婦子嘻嘻則瀆倫亂禮失正家之法矣

六四富家大吉

爻而占也○六四重陰有致富之資而在上位挾致富之勢故能生殖有方出入有節阜五方之財以制軍國之用而克積饒裕无所不足能富其家者也如此則上下俱足禮教可興而大吉矣占者當司農之任宜審此道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能順則有理財之長策而制節得宜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而綱維在我是以富家而大吉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本爻以著占也王指占者○九五剛健中正而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有刑家之德而得內助之賢者也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內外得人家无不正上可以奉神靈之統下可以衍嗣續之蕃內可以綱紀乎六宮外可以風動乎四海何用憂恤而後吉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言王者以同德之配至于其家則夫愛婦之順而利其无內顧之憂婦愛夫之良而幸其有終身之記矣豈有不吉者乎蓋家道之不振皆由夫妻反目而然若交相愛則能盡力以飭治之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爻也○主家之久而以剛行之是能以心之誠信篤其恩義而又以身之威嚴正其倫理也如此則信足以結其心威足以正其起愛敬日隆而愈久不衰矣終吉而无凶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言威如者非嚴厲色之謂也乃反身自治之謂耳所謂身脩而後家齊者也夫子恐人以威爲作威故特明之張氏曰反身謂何言有物得而恒而已

三三三 離三三 離上 中孚三三 家人三三 離上

睽小事吉 睽吉 睽吉

占也。○為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物之睽也。中女少女。志不同歸。人之睽也。故其名為睽。當睽之時。衆情乖離。若一无可為者。然卦德有內悅外明之德。卦變有柔進上行之勢。而卦體又有得中應剛之善。有此三者。是以其占雖不可大事。而小事无甚賴於衆力之協同者。則猶可為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睽上

離火炎上。動而益高。兌澤潤下。動而益卑。此以物取象。

而論其性之睽也。離為中女。兌為少女。居室雖同。而其

志則各有所適。此以人取象。而言其情之睽也。卦之所為睽者。以此。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睽上

麗乎明者。言和說之德。與明德相麗也。○睽之為德。說

與明麗。說則存心和平。而不拂乎人情。明則遇事聰察。

而不昧乎物理。此可為之本也。其變自離來者。柔進居

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柔此二變。是為

君臣之進。各得其位。而行事有權。此可為之勢也。至於

卦體六五有柔中之德。而又得九二剛中之人。以為輔

相。六五有柔中之德。而又得九二剛中之人。以為輔

是又可為之資也。有是三者。是以雖當睽時。而小事尚

有吉之道也。使當睽而无是善。則雖小事亦不獲吉。有

是善而非睽時。則大事亦可為矣。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

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萬物皆有睽有合。故獨以類言之。林氏曰：睽之時用。以

其睽而為用也。○人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有合。故

此又極言之。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其體睽也。而天施

地生。則其事同。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其質睽也。而男唱

女隨。則其志通。生生化化。萬有不齊。其形睽也。而此感

彼應。无物不然。則其事類。於此見睽異之迹。能成合同

之化。而天地人物。皆由此立。故其時用為大也。○蔡氏

曰：睽之義有二。有以心情言者。有以形體言者。以心情

言。則睽不可有者也。故睽睽止於小事吉。以形體言。則

睽不可无者也。故必睽而後事可成。學者察此。而有得

焉。則於觀物之理。思過半矣。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象義已見象下。二卦合體而性不同。同中之異也。故君

子處世。和而不流。群而不黨。坦率平易之中。而有特立

挺特之節。蓋唯求同於理。而不求同於俗。求合於義。而

不求合於情。亦同中之異也。程傳曰：不能大同者。亂常

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

能異耳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去

父也。喪馬勿逐。自復。悔亡之象也。馬所以行者。故以取象。逐。追尋也。張氏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必欲見之也。○睽。父之所貴者。有合而已。初與九四。以陽應陽。而不相合。宜有悔也。然居睽時。同德相應。則雖无相得之歡。而有求濟之意。睽不終睽。而悔亡矣。有如喪馬而失。其所以行。乃不逐而自復也。然同德者。固當求與之合。若遇惡人。亦當弗拒而見之。乃不取怨於人。斂禍於已。而无咎耳。處睽之時。義當如此。非有所屈也。○楊氏曰。孔子之見南子。陳寔之弔張讓。皆所謂見惡人者也。

陽貨事見論語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音

欲以辟咎。故不得已而見之。明非其本心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而占也。程傳曰。遇者。會逢之謂。巷者。委曲之途。君臣睽離。其咎大矣。○二五正應。居睽之時。有君臣之分。而不得其遇者也。然其義終不可廢。故為君者。雖或失於下接。而為臣者。實不容以自外。必也多方以開其心。委曲以挽其志。宛轉相求。期於會合。如遇主于巷。然則君臣之睽濟。而臣子之責塞矣。程傳曰。所謂委曲者。至誠以感動之。宛轉以求合耳。非枉已屈道也。○余氏曰。鴟

鴟東山。周公遇巷之道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道。正道也。○二五有君臣之分。則二之求五。乃義與分之當然。非以枉已徇人之私。而為耽祿固寵之計也。何失道之有。向使君臣之分未定。而以是求之。豈不為失道哉。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曳以制反掣。昌地反。劓音

象也。占在其中。見如見群龍无首之見。蓋從旁人所見而言也。牛。所以駕輿者。掣。執止也。其人。輿中之人。指三也。天。去髮。劓。去鼻。○三與上九本為正應。宜相合者。然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當去聲

從前而掣其牛。皆以比昵之私。剛強之力。以要其合。而不顧夫義理之正也。然此乃三之不幸。正上所當諒者。而顧睽異猜。反疑其汙而髡劓之。則其屈又甚矣。然邪不勝正。故二四之求。久當自息。六三之節。久當自明。而上九之疑。亦豈終迷而不釋哉。是初雖睽。而終必有合也。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當去聲

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爻也。程傳曰。元善也。元夫。猶云善士。○四與初為應。而兩爻皆陽。則非陰陽相應之常矣。是睽離而孤立也。然以陽遇陽。却為同德。遂推誠信以相與。則亦為不孤矣。然當睽時。難合易離。故必內杜疑忌之萌。外防讒間之入。而以危厲處之。然後情義固結。嫌隙不生。而无咎耳。戒之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之時。志在得人。以共濟。交孚无咎。則濟睽之志行。

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爻之象占也。程傳曰。厥宗。其黨也。二本應與。故云厥宗。○濟睽之道。非正不能。六五以陰居陽。行失其正。宜有悔矣。然終得亡之者。蓋五柔中有虛已下賢之美。而得二應。有明良相遇之歡。其合豈不易乎。以是而往。則輔弼有人。所為自正。而天下之睽濟矣。何咎之有。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則君臣一心。而天下和同。可以濟睽而有慶矣。所謂悔亡无咎者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也。占在其中。見。謂上見三。如下文所云也。塗。泥也。豕。負泥。或有之。鬼。非有形之物。乃謂其載盈車。則疑其甚而入於妄矣。孤。獨也。往。謂上往而就之也。○上九下應六三。本非孤立。特以三受制於二。陽既不能與上合。而上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不肯與三合。是以睽離而孤立也。夫剛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極則益戾而難合。其猜狠抑有甚焉。故三本不汙於二。陽而上疑其汙。如見豕之負塗然。三本无受汙之事。而上疑其有。如見載鬼之盈車然。於是遂欲張弧以射。而恐於絕之矣。然全无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釋。少間脫之。蓋知其非寇而實親也。由是往而從之。兩情相合。如陰陽之和而遇雨。則其睽不孤而吉矣。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言群疑盡消而和合无間也。群疑。指負塗載鬼之事。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五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六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坎下 小過三三震上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占也。○爲卦坎險艮止見險在前勢不得進是有難而
不行也。故爲塞。以理言之。處塞之道當就平易去險阻
見大人守正道乃克有濟。況此卦變自小過來。陽利於
進不利於退。有西南東北之義。卦體九五剛健中正有
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也。故
其占利在往西南平易之地以圖安而不宜往東北險
阻之地以重其塞。當見大人以資其濟塞之才德而又
必守正不僥倖於智謀之私乃能濟塞而得吉也。蓋塞
之爲卦本以見險而止得名固有貴於能止之義。然不
可終止而不思所以處之。故又利於進以有爲而不可
失其正也。能是四者則塞無不濟矣。按西南東北不專
以地而言。學者得其意而不泥其辭始可與語易矣。○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
所能言也。東北險阻舉天下之大勢。又爲艮方。取後天
之卦位實兩義也。故言又以別之。退則入於艮而不進
指九三也。九三雖不退然以九四之進視之則爲退矣。
彖曰塞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難知並
言塞有險難之義。蓋坎德爲險而在上是險難在前。无

可進之機也。艮德爲止而在下是見險能止有不進之
善也。此所以爲塞也。如此則見之明而處之決无後事
之悔得保身之宜可謂知矣。故又因而贊之。

塞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此皆以卦變言之。蓋自小過而來九四之陽進往居五
而得其中。是所入非危亂之邦而進得所安。所謂西南
平易者也。故利。九三之陽退入艮方而不能進。是陷其
身於拂逆之地而塞日以甚。正卦中之所忌者也。故不
利。三非卦變。今亦謂之卦變者。因四進五而得之也。不
取險阻之義者。孔子朱子之易不同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當去

塞利西南往得中也

此皆以卦體言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往而見
之則可資其陽剛之才。中正之德以成濟塞之功。此所
以爲利也。自二以上五爻三陰二陽各當其位則動必
順理而塞難可平。故爲貞吉。惟貞吉則一德所風萬邦
自正。況於處塞而有不言者乎。

塞之時大矣哉

首贊塞時。必如上文四者而後爲得處塞之道。如此此
塞之來易濟。而其時用爲大也。

象曰山上有水塞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本峻絕上復有水行不能進塞之象也。君子行有不
得則反求諸己以脩其所未至之德有則改之无則加

勉而无怨天尤人之心則德孚於人行无不得而一身之蹇庶乎其可濟矣

初六往蹇來譽

占也程傳曰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初六當蹇之始往進則入於蹇而不利若能來而不往則見險能止而有見幾知時之譽矣此於爻无所取特從蹇時而言耳○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名位俱仆為後代之指笑者有間哉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林氏曰此發明來譽之意言往蹇來譽非謂其勿往也謂宜待時而往也微斯言則初幾為无用之廢人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爻也○九五正應而在蹇中君在難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是為靖恭忠盡之臣不忍坐視其難而往以濟之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乃為君之故耳豈為一身之謀哉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言王臣蹇蹇其濟不濟雖未可知縱使不濟然其心加已盡亦无可尤矣况未必不濟乎

九三往蹇來反

占也程傳曰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當蹇時而无王

臣之位可以自守者也故有所往則必遇蹇惟來反以就初二之陰與之守道以待時然後彼此相依而得所安也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指二陰○二陰在下當蹇之時不能自立樂得九三之陽而依附之此來反之所以安也苟无所喜何以為安

六四往蹇來連

占也獨往曰往與人同往曰連○四以陰柔當蹇之時才弱不足以濟故往則遇蹇但當下連九三之陽資其力加以共濟可也○顧氏曰來連與來反不同來反專於退也來連將以進也或問九三陽剛不許其往六四陰柔乃并三而許之何也林氏曰此以其位之不同也蓋四居近君之位勢能有為三居无位之地勢不能為其曰來連則彼此才勢之相資也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言所當之位乃實也○此以九三言之以九居三為當位陽剛為實當位而實是乃純剛之人才識有餘而足以濟險者也與之相連何不濟哉

九五大蹇朋來

爻也○九五當蹇之時為蹇之主是其蹇乃國家安危之所關宗社存亡之所繫非但常人之蹇而已故為大

蹇然五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則其勢力之招致
德望之感動必有朋來而助之知者獻其謀勇者效其
力而蹇之濟也不難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中節即中德也以其在蹇而能守故獨以節言之○蹇
難之時人多失守五有中德獨能守而不失雖困踣顛
頓而氣柔不移險阻艱難而言義愈篤豈不足以結天
下不德之士而保其心哉此所以致朋來而蹇無不濟
也

上六往蹇來碩利見大人

爻而占也項氏曰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愚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

五

謂諸爻往蹇以有所往而遇蹇此爻往蹇以无所往而
為蹇也○上六履蹇之極其蹇已甚无所往矣惟常來
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以成碩大之功而得吉耳是以
占者值之亦當擇夫德位兼備如九五者而下就之乃
為利也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

內指九五

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以所以也貴亦指九五而言○五居尊位而剛健中正
其位與德皆可貴也今往見之乃所以從其貴而與之
濟蹇耳何不利之有哉

三三坎下 升二坤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占也程傳曰其發語離夙早也○為卦居陰能動才能

濟難險可出矣故為解難之方解當以平易處之而卦

變九四入坤體有平易之義又利於安靜不欲久為煩

擾而卦變二居其所而又得中則亦安靜不煩之義也

故占者處解之時必當除其煩苛易其艱急而為寬大

簡易之政以培養之若難既盡平无所復往則便武備

文而靜居其所若遺孽尚存復有所往則早往早復而

不久勞民然後天下相安於無為不至於釀禍而各享

平寧之福矣故皆曰吉也○林氏曰成湯放桀而代虛

以寬武王伐紂而反商皆政有得於西南之義矣漢光

武隴蜀平後不復言兵潁州盜起即日討平有得於來

復夙吉之義矣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卦德言之坎險震動為險而動是處蹇難之中而

能自振拔以援天下之溺者也能動則撥亂反正易危

坤上

解音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卦變自升而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夫坤於方為西南

於畫為衆於義為平易故以得衆釋利西南蓋取其象

而言非以為得衆心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程傳曰。不云无所往。省文爾。○亦以卦變言之。蓋巽體三爻。三往居四。二則不動而居其所。是為得中。亦猶蹇卦四進而三退也。則是即其所安而不輕舉。鎮之以靜而不妄動。故能與時休息。而來復其所也。以此而往。寧无功乎。蓋安靜之人。既不忍於養禍。亦不至於擾民。故能解難而有功也。按象下本義云。二居其所而得中。此獨言得中者。舉其一耳。蓋居所。自不變而言。得中就居所而言。故本義以又字別之。實非兩事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甲者。萌芽初發。有所包含而未拆之時也。拆則自甲而分裂矣。○窮冬之時。天地閉塞。既而天氣下降。地氣上行。二氣交而閉塞者舒散焉。所謂天地解也。由是奮而為雷。沛而為雨。雷以動之。雨以潤之。則百果草木。或甲或拆。莫不得夫發生之意。而物之屯難亦通矣。夫以天地化育之功。至大无外。然亦由解而成。於此見解之時大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程傳曰。赦。釋之也。宥。寬之也。○雷雨交作。二氣發散。解之象也。无心失理之謂過。不赦小過。則下无全人矣。故略其細微。恕其不及。直赦之而不問。至於有心之罪。雖

不可赦。亦存欽恤。謙讓之心。而宥以從輕。蓋民當寒暄。易入於罪。故其待之如此。所以體天地生物之心。而解斯民之難也。蔡氏曰。赦過宥罪者。仁也。過則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又裁之以義也。

初六。无咎。

占也。○當解之初。難已解矣。而初以柔在下。上應九四。既能安靜而无生事之勞。又得所輔而无失事之患。占者如之以處解。則何咎之有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四剛初柔。交相為用。既不生事以自擾。亦不委靡以自怠。於義為无咎也。陳氏曰。大難既解之初。固不可多事。亦不可失事。多事則凋敝之餘。不堪其太煩。失事則廢弛之後。不足以自振。故惟剛柔得宜。而後可以无咎也。九三。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象而占也。程傳曰。凶者。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能以變幻惑人者。群小之象也。黃。中色。矢。直物。謂中直也。○二有剛中之德。而當三陰用事之時。為能解而去之。以杜惑。上殘民之禍。是以善類自集。而得中行直道之賢。則朝廷清而天下安矣。按此爻義。本義未詳。不宜強解。舊說相承如此。故今存之。然亦本義之一義耳。非定說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則取舍之極定於內是非之鑑照於外而所好惡莫非天理之公矣得中則无不正故能去邪崇正而得吉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負本義平

象而占也王氏曰負者小人之事六三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之器三君子之位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乃无才德而竊據高位者是以始雖得之終必失之猶小人宜負而反乘車處非其分當致寇奪也占者如是則位雖君與亦有不稱之羞况以不正得之乎○本義繫辭下當有傳字上爻放此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戎即寇也○宜負而乘德不稱位為可羞愧是以寇戎之至實自致之不得而他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往順反知解帶

占也而汝也朋同類也○初之與四合不以正然四陽善類與陰不同是初固所當解而四亦庶幾能解之者故設此以勉之言能解汝之拇則善類自集而相孚矣蓋非類既去則同類自來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所謂朋至斯孚者也○或疑初與四應既得无咎而四與初應乃欲解之何也林氏曰四大臣也大臣之義无私交四之解初蓋散私黨而急公上故其取義不同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當去

言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不以正是為私情之合而非道義之交理所當解者也是以使四解之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占也解謂解小人○五當尊位而與三陰同類為君而與小人共事者也君與小人共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教其占言能解而去之則君德清明君身強固而民與政各得其所矣然必驗於小人之既退乃見君子之有解若其尚在是猶未有解也蓋小人易進難退而君之待之恒外疏而內親况五陰類未必能解故又言此以致丁寧之意使以自考也蔡氏曰四陰同類聖人特以五君位而不甘捨其從陰故為之變計如此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有解則小人自退故必以此驗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音碩

象而占也隼鳥名即今所謂鵩也張氏曰公者大臣之稱即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指六三也○六三以陰柔居下之上猶隼在高墉之上也上六當大臣之任用解去之而被即退服以聽命有射隼于高墉而獲之之象夫小人既去則善類獲安而自國及民莫不受其福矣何不利之有或以公屬占者隼屬木爻則占之象也更詳之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音與四又同

悖亂也○小人心術奸偽足以亂國故謂之悖公用射隼解此而已言非徇己之私惡也

三三貶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占也○卦體損剛以益柔卦象損澤以益山皆剝民奉君之象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而上下俱損矣故為損夫損民於常賦之外不可不慎必不得已然後酌乎義理而為之本之以真實行之以不妄所謂有孚也如此則合天順人民樂輸而事易濟故其道為元吉理順心安征有名而敏有義故於義為无咎法雖立於一時布於萬世權宜之計今欲放諸四海而无一方阻撓之嫌是又可貞而利往也胡氏曰損本拂人情之事乃有此應者損所當損耳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此亦占也易何也簋祭器也祭也徐氏曰易之用者問辭二簋可用享者答辭也○承上文言損非得已亦當不得已而用之故祭享大事所宜厚者然當損時則雖二簋亦為可用蓋禮稱其時則雖殺而不為薄用適其宜雖殺而不為固祭享且然况其他乎若取之於不得已而用之於可已則公私俱困固非其國矣聖人之所戒也胡氏曰享以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簡

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上言上

道謂損道○下卦本乾上卦本坤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是損下以益上也夫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而損道上及於君矣上下俱損此所以為損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言損而能有孚則有四者之應矣加一而字義自分明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

國之大事在於祭享二簋薄物非禮之常特以當損之時時諄不可舉廢而其禮不得不殺耳言非其時則不可也

損剛益柔有時

柔謂陰

上

剛柔指卦之上陽三陰而言也○此即卦畫以申上文之意言扶陽抑陰理之正也今反損陽以益陰者蓋由剛進之極則時當損柔退之極則時當益故隨其時而有此損益耳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盈虛即損益之已成者○此以物理言之有漸消而損者有漸息而益者益而不已則盈損而不已則虛四者豈人力之所為哉蓋時屈則當損而虛自不能以保其往時伸則當益而盈亦不能以禦其來要皆順乎理勢之自然而與之偕行耳然則二簋之用亦時而已夫豈例以薄為哉或曰損其盈益其虛亦通

家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朱子曰懲者懲於前而戒於後也忿怒也窒者遏絕之使不行也欲謂嗜慾山下有澤氣通上潤又為深下以增高皆損下益上之義損之象也君子觀損之象損所當損而已蓋人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忿則懲其患而以理制之惡聲厲色不發於已慎避无道不報於人也其易開而難塞者莫如欲則遏其發而以理勝之由欲以至於寡由寡以至於無也夫然則所存所發皆得其正而身无不脩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備音

爻占而戒也○初九以陽剛當損時而上應六四之陰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六四

六四

知其有陰柔之疾而不能自救也於是輟已所為之事而速往益之以去其陰柔之疾而補其所不逮已事遄往之象也如此則无自私之心盡事上之分而可以无咎矣然初下而四上勢分相隔情意未孚故又當斟酌其淺深以為益之之道使忠言不激異言不訥外不忤人內不失已乃為可耳使交淡而言深情疎而責重則求親反疏失亦甚矣得此占者不可不損而亦不可以無損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指六四○以初之陽應四之陰四有求益之志初有益上之心其志正相合也志苟不合豈肯已事而速往

乎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占也○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能貞者也故占者得之利於守貞以高不仕之心厲自重之節乃為可貴苟動於欲而妄行則降志辱身而有凶矣且君子之於天下豈必征行而後有益於上哉亦惟固守此正不自貶損則上敬尊德之心下抑奔競之俗其為益也多矣此子陵所以成光武之大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中无定體隨時而在在損九二時未可進則進非中而隱為中也二有中德故其志之所在惟欲守此而已當

象曰利貞

六四

六四

貴利達宜得而移之哉此其所以能貞而不妄進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本象以戒占也○下卦本乾乾三陽也上卦本坤坤三陰也三則雜而亂矣今乾三陽同行而損九三一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之象也九三上而為上則上六下而為三一人行而得其友之象也如此則三上相應初二四五相比莫非陰陽兩合而无三者之雜矣故占者遇之若三人同行則當察情意之雜而損一人一人既損則邪不能間而相與自尊矣若一人獨行自當有聲氣之同而得其友其友既得則兩情相與而亦无三者之雜矣三乃卦之所以為損者故特詳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舉一句以該下文。言一人行，當得一人而友之。苟雜以三，則志疑所與而不專矣。占者所當深戒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元咎。

爻而占也。六四陰柔氣，質昏弱，物欲交蔽，本有疾者也。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自損其疾，是惟勇往奮發而速為之，乃能變其質而進於明。克其欲而復於理，為可喜耳。占者能如是，則非諱疾忌醫，終迷不復者矣。何咎之有。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无疾固可喜，因人而苦之，則變惡為美，而雖愚必明，雖

柔必強，亦可喜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而爻也。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不得已而損下，即所謂有孚者也。是以得天下之尊信，而樂益之，供輸之來，出自懇切，雖欲辭之而不可得。如或益以十朋之龜，而弗克違也。如此，則揆之天理而順，即之人情而安，福祿永綏於有終矣。大善而吉之道也。○本義兩龜之龜，當作貝。按元龜為大貝，公龜為壯貝，侯龜為玄貝，子龜為小貝，其長不同，其直亦異，然皆以兩貝為朋，唯不盈寸二分者為漏貝，不得為朋。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上天也。○五有柔順虛中之德，克享天心，而天祐之，故能受天下之益，而得元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元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爻也。○上九當損之時，居卦之上，始以不足而損人，終以有餘而自損者也。然居上而益下，則但因其所利，實其所微而已，不必損已以益人也。如是，乃可塞已之責，而慰民之望，故无咎。然不以正，則事雖公而意實私，非王道矣。故又當存公平正大之體，而无違道干譽之私。然後道為盡善，法可常行，因能得人之歸，而无内外遠近之間也。蓋不費之惠，其惠廣；无為之恩，其恩深，故其效驗如此。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君子以益下為志者也。弗損益之，則惠之出於我者，无窮而澤之及於民者，甚廣。將无一夫不得其所矣。孟子所謂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即此意也。熊氏曰：君子苟可以益下，則雖損已，其志猶得，況不損所益，无窮其得志，豈不大乎。

三三 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占也。○卦本乾坤，而損上益下，則是本固邦寧，而上下皆益也。故為益，以卦體言之，二五中正得善，益之道，故利有所往，而育民以慈惠之政，以卦象言之，二體皆木。

有濟險之具。故利涉大川。而拯民於險難之中。隨時常變。无所不利。益下之事備矣。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說音悅

卦辭

上卦本乾。下卦本坤。而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損上以益下也。其在於君。則為自損所有以益民。如捐山澤之利。免農民之租。皆是也。故其澤之所施者博。所入者深。而民之說之。自无疆限之可言矣。然其所以益之者。實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也。自上下下。則由朝廷以及天下。而澤不上壅。故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而其氣象之所該。自有覆冒宇宙。昭格上下焉者。非特煦煦小補而已。此民說之所以无疆也。此上不求益而自有其益之事。故其名為益也。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程傳曰。有慶。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盡善。卦體九五六二。皆得中正。君臣同德。而凡所以益下者。莫不出於存主之公。講求之密焉。故往以益人。而民受其福也。至於涉川之具。在於舟楫。而舟楫以木為之。此卦震於五行。巽於八卦。皆木之象。在人。則成器。素備。運用惟宜。乃可行以濟難也。○陳氏曰。宋神宗與王安石。非不欲益下也。特行有不中正耳。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施去聲

益。指益卦。程傳曰。方。所也。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益之為德。震動巽入。震則奮發有為。而不甘自棄。巽則潛心遜志。而進為有方。故德崇業廣。日進无疆。此以人事之益而言也。又其卦體。乾之一陽。自上而下。天之施也。而物於是乎資始。坤之一陰。自下而上。地之生也。而物於是乎成形。故萬物並育。其益无方。此以造化之益而言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謂當益之時。○此因上文而推廣之。言動而能巽。時當得益。則日進无疆矣。天施地生。時亦當益。則其益无方矣。故即此以觀。而知凡益之道。皆與時行也。蓋盈天地間。不過氣化人事之循環。而其自衰而盛。自消而息者。則謂之益。然皆出於時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故時未當益。則雖欲望其益而不可強。時既當益。則雖欲禁其勿益而不可得。此隨時之益。所以通於天下而无間者也。蓋益道甚廣。有非卦體所能盡者。故又言此以該之。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人有善。見之即遷。不羨人而自棄。已有過。知之即改。不畏難而苟安也。夫見善則遷。則悉有衆善。有過則改。則復於无過。求益之道。莫大於此。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者相助。益之象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人有善。見之即遷。不羨人而自棄。已有過。知之即改。不畏難而苟安也。夫見善則遷。則悉有衆善。有過則改。則復於无過。求益之道。莫大於此。

乎此。且遷善則過當益寡。改過則善當益純。二者相益。亦猶風雷之相益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爻也。作。爲也。○初居下位而受上益。所謂非望之福也。不可徒然。无所報效。利用大作以酬之。大作者。盡心竭力以建大功。舉世所不敢言者。則言之。舉世所不能爲者。則爲之。不徒小補而已也。然居下任重。非分之常。苟不盡善。則上起君心之疑。下求群議之奪。咎有所不免矣。故必其所作者。規模正大。謀畫精詳。而元吉焉。然後上安下從。君望以副。已責以塞。而可以无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全唐書卷之六

本

十一

孔氏曰。厚事。猶大事。即大作也。○初居下位。以分言之。本不當爲重大之事。苟非元吉。則不唯无建功立業之譽。而且有过職犯分之譏矣。君子所當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而戒也。王用以下。廣其占也。○六二虛中處下。以當益時。乎誠謙遜。以事其君者也。故能獲上而受其益。名位寵祿。群然並至。雖欲辭之而不可得。可謂善矣。然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又戒以常永此德。守而勿失。然後君寵不衰。能保其益而吉。不可謂益既得而遂替於終也。此以下之受上益者而言。其在王者。則帝爲上。王者爲下。而虛中爲誠。處下爲敬。又享帝之本也。故王者當受

益之時。而用虛中處下之德。以享上帝。則明德惟馨。而百福來萃。其受益於天。亦如二之受益於上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言或益之。是上以物益之者衆。莫可定其爲何物。乃自意料之外而來也。其曰十朋之龜。特就其中舉一物之至重者而言耳。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又占而戒也。圭。謂命圭。占之象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才弱德虧。本无得益之道。特以處益之時。繫當得益而三居下之上。又危地也。故无美事之益。而但益以凶事。投之艱阻。以抑其銳。眞之盤錯。以深其謀。雖非受益

全唐書卷之六

本

十一

之祥。要不爲无益矣。占者如是。則諸練久而義理精闢。歷深而知識廣。向之不善。庶可因此而去也。何咎之有。然益用凶事。乃上責望乎我之意。則我不可不思所以應之。故當孚以存心。而內主忠信。中以制事。而動爲合宜。使夫內外交脩。表裏皆善。而以此上達於君。於以慰其責望之意。乃爲得受益之道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降衷秉彝。人所本有。特以溺於安樂。而或失之。益用凶事。欲其震動脩省。於拂鬱之中。而固其所本有者耳。非棄之也。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正此意也。是故春生秋殺。莫非造化之仁。慶賞刑威。一皆王者之

平聲二上
兩爻並同

戒占也。告自邑。告命自其私邑。自治之象也。即從也。○
為卦以五陽之盛。去一陰之微。不勞餘力而去之決矣。
故其卦為夫。夫陽之決陰。雖有其勢。然亦不可不盡其
道。故必揚于王庭。以明小人之罪。乎號其眾。以集同類
之力。既已如此。猶當謂有危厲。而深密其謀。自治其私。
而不專尚武。能是四者。則決彼有辭。伺我无隙。小人可
去。而无往不利矣。或以五事言。今按自治。則不專尚武。
專尚武。則不復自治。一義相反。故彖傳亦并釋之。讀者
當以前說為正。

彖曰。夫決也。剛決柔也。

此以卦體釋卦名義。言夫者。決去之義也。卦體以五陽

去一陰。其力有餘。其勢甚易。去之決矣。此所以為夫也。

本義不言卦體者。偶忘之耳。

健而說。決而和。

和。如和兌之和。中節之謂也。○又舉卦德而贊之。下乾

為健。而性體剛強。上兌為說。而性體和順。其德如此。是

以其決小人也。既无遠慮畏縮之心。而失之不及。又无

忿躁急迫之病。而失之太過。故以和字贊之。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卦體一陰在五陽之上。處非其據。故上蔽賢。乃小人之

罪也。故當揚于王庭。以正之。

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危。即厲也。○言既能孚號。而又知有厲。其危如此。則我
有自固之道。彼无可乘之間。乃能決无不勝。而君子之
道。為有光也。不然。易者使傾。豈萬全之勢哉。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所尚指威武窮。謂陽窮也。○言若不自治而專尚威武。
則不唯无以服其心。而且无以激其變。自取困窮也。蓋
君子之於小人。可以理勝。而不可以力服。故其辭如此。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剛復一長。則為純乾。而陽道以終。君子滿朝。无復小人
之沮矣。故利有所往也。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亦猶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

之耳。微思澤也。德即祿也。○水性潤下。澤上于天。勢必

潰決而散於下。夫之象也。君子施惠澤以及天下。祿予

加於君子。樂利及於小人。則其澤四布而周徧。亦潰決

之意也。若居其德而不施。則非矣。故忌。按象傳皆就君

子所已能者而言。初无戒辭。此獨云云。與例不合。故本

義以為未詳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而占也。往往決也。○初九當決之時。位卑性剛。乃居

下而任壯者也。居下无可決之勢。任壯无審處之術。則

所謂揚庭乎號告邑者或不暇顧而即戎則有之矣故
為壯于前趾之象以是往決必不能勝而其咎乃自為
耳明非時之不利也程傳曰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
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居下任壯理勢皆不能勝然猶往決能免反噬之禍乎
所以為咎也若慮勝而後往或知不勝而自止則何咎
之有○胡氏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于恭顯劉蕡欲
去宦官而卒困于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二惕號冥夜有戎勿恤莫音

爻也程傳曰戎兵也○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

中道

不過於剛而酌事之宜者也故能憂惕以深其謀
號呼以集其衆戒備如此則逸以待勞靜以制動卒然
有變亦足以當之矣豈有決而不勝者乎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二得中道則无任壯之舉而得戒備之宜故雖有戎亦
可无恤也不言居柔者蓋舉一端而言然剛而能柔亦
得中之類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頄音

爻也○九三當決之時剛而過中欲決小人而剛壯見
于面目殊无深謀祕計者也如此則我之為決必不得

宜而彼之為防將无不至我未能加於彼而彼先加於
我矣凶之道也然君子之去小人豈必悻悻然見于面
目哉顧其心何如耳為三計者若能堅其決陰之志而
不牽於情愛之私則雖獨與上應暫與之合其迹似浼
而為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忘成功立而无咎
矣不愈於壯頄而有凶者乎此決之所以貴於和也○

本義引溫嶠事在晉書明帝太寧二年時王敦有異志
以帝親任中書令溫嶠忌之請為左司馬嶠乃謬為勤
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其所幸錢鳳為
之聲譽鳳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
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鳳鳳亦推嶠嶠偽

辭敦不聽遂表用之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既

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墮至
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
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
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
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
告帝與亮畫計討平之太真嶠字也蔡氏曰嶠之必為
晉室去敦此其夫夫之志也方其為敦司馬深結錢鳳
時進密謀若賊心為之宣力者自君子之不察者觀之
能无疑乎是為獨行遇雨若濡有愠也然終遂其志功
在晉室則其无咎又不足矣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言君子果有決陰之心，則雖始與為應，終能決之而无咎矣。蓋可疑者迹，而不可變者心也。欲決小人者，存乎心而已。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羣羊悔亡。聞言不信。臀音豚，次音趣，悔音同。

象也。膚，皮也。次且，足不能進之貌也。言謂羣羊之言。

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其才與德皆无足觀。以此處決，必不自安於下，而思與衆陽競進，以決陰。猶臀傷而不能安也。然才德不足，則終不能進，而其行次且矣。進退兩難，其悔可知。爲九四者，當用羣羊之術，讓衆陽前行而已。隨之出謀發慮，一從乎人，乃能藉彼之力，遂已之進，而亡其悔耳。然當決時，志在上進，雖聞羣羊之言，亦必不能信也。策其不信，所以激之使必信也。聖人教人之意，深切如此。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當去聲。

位不當者，以陽居陰，才力不足，故其行次且而不遂其進也。聰聽不明，則溺於躁進之私，而蔽其本心之正。雖聞善言，豈能信乎？若其聰明則知其言之有理而信之矣。按聰不明，亦以居陰之故。凡陽則明，陰則暗。

九五：見陸，夫夫中行，无咎。

象而戒也。見陸，菜名。中行，與泰二爻益四爻同，謂中道。

也。○上六陰柔，小人當決者也。九五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之，則左右朝夕之間，必有深焉所惑者，故爲見陸之象。然五陽而上陰，其類則不同矣。占者若能決而決之，不溺比暱之私，合於中行，不爲任壯之舉，則可以去小人而无咎矣。蓋係於私者，或不能決，而力於決者，又或過暴，故必夫夫中行，然後兩得之也。○按本草，菜部有馬齒莧，草部有商陸，則見陸乃二物也。又云商陸，易謂之見陸，則商陸見陸，自是一物，然未聞以馬齒莧爲見陸也。本義此說，蓋從程傳而未及考耳。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言九五夫夫而合於中行，雖可无咎，然非其本心也。特以義之不可而決之耳。其事雖合於中，其心則有所係，故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蔡氏曰：心有所係，則无光明灑落之休，意有未誠，則非克實光輝之大。此五所以未光也。愚按此發爻辭未發之蘊，蓋春秋誅意之法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上六陰柔，居夫之極，聲勢孤子，无所號呼，終爲君子所決而有凶也。

黨類已盡，不能獨存，終必有凶也。○馮氏曰：易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未見決一陰之難，蓋君子明白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麾之不去也。

進易退，而小人綢繆固結，麾之不去也。

三三 姤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象而占也。○決盡而乾。世皆君子。人情所樂。以為常者也。當此之時。而一陰忽生。實出意料之外。故謂之姤。言非有所期。而卒然遇之也。男女之交。貴得其道。若偶遇而合。而又以一陰遇五陽。則非以漸而歸。從一而終之道矣。是為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彼必不改其舊。而喪身敗名。所必至矣。故得此占者。不可用以取女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此以卦體釋卦名義。不期而遇之謂姤。此卦一柔生於

五剛之下。而與之遇。非人所期。故以姤名之也。按姤義。

或以陰遇陽而言。此與象下本義以一陰而遇五陽。皆

是也。或以陽遇陰而言。象下本義決盡則為純乾。至姤

然後一陰可見。是也。然玩卦之得名。當以陽遇陰之

說為正。此云然者。蓋為下文勿用取女而設耳。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夫婦之道。不可不久。女壯而猶取之。則妄遇之行。必不

能敗。而永終之弊生矣。豈可與之久處乎。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地指巽體一陰而言。得坤初畫。故謂之地。章顯著也。○

此以卦體言之。造化之本。獨陽不成。姤以巽體一陰生

于乾體三陽之下。是當天以純陽用事之時。而得地陰以為助也。如此。則燥烈之氣有所滋潤。而品物生生。自新无窮矣。此造化之姤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蔡氏曰。中正。以位言。○亦以卦體言之。九五陽剛。居得中正。是以強毅英明之德。而遇宅中居正之位也。由是德以位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道大行於天下矣。此人君之遇也。姤本不善之卦。此二條者。聖人偶見其有此善而發之耳。胡氏所謂別取一義。乃姤之最善者。是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此與上文不相蒙。蓋承卦名本義而言也。言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非有見幾識微之士。謹而防之。則將漸長而不可為矣。故其時義為大也。胡氏曰。非幾遇之大也。一陰雖微。可慮者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字書云。誥。告也。天下曰誥。○風行天下。周徧庶物。无物不遇。姤之象也。施命以誥四方。則德教風行於天下。而

无人不遇矣。蔡氏曰。治天下者。興利革弊。議禮制度。必

由命。今以播告之。使有耳者。无不聞。有聞者。无不感。然

後。可以聯難一之勢。而合難治之情也。不然。君門深於

九重。堂下遠於千里。德意不宣。上情不達。豈能與民遇

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羖豕蹢躅。柅音從手蹢音逐

戒占也。馬氏曰。柅在車之下。所以止輪。令不動者也。程傳曰。羖豕也。豕陰物。孚必也。蹢躅行貌。○初陰始生於下。其勢易進。故設二義以戒之。言世道不可一日无君子。君子用事。則天下治。而小人得以陰受容養之賜。君子既去。則天下亂。而小人亦不能獨免矣。為初六者。誠能堅於自止。以守其正。乃可獲吉。苟不自止而進。以害陽。則立見其凶。吉凶既明。擇而處之可也。其在君子。則不可以其微而忽之。蓋小人浸長之勢。已不可遏。今雖

微弱。異時豈无得權害正之日乎。猶羖豕而必至於蹢躅也。失此不備。則无及矣。薛氏曰。此爻之辭。一以教陰之慎。一以教陽之防。聖人所以謹於姤初者如此。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林氏曰。人進當相牽。故以進為牽也。○張氏曰。一陰始生。其勢漸進。故云繫于金柅。以止其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象而占也。程傳曰。包。苴裹也。胡氏曰。如包苴之包。魚。指初賓者。對主之稱。指眾陽而言也。○二與初遇。是以用事之君子。而遇始進之小人。尚在統馭管轄之中也。故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猶可遏其禍亂之萌。而克

其陰邪之害。故可无咎。若不制而使過於衆。則機會一失。貽禍百端。他人將无如之何矣。故不利使及於賓也。

○林氏曰。丁謂為寇準拂鬚時。此包有魚也。準不能制。反從而進之。豈知不利賓之義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言包有魚。義當乘機會之便。而遏絕之。不可使遇於衆也。

其陰邪之害。故可无咎。若不制而使過於衆。則機會一失。貽禍百端。他人將无如之何矣。故不利使及於賓也。

○林氏曰。丁謂為寇準拂鬚時。此包有魚也。準不能制。反從而進之。豈知不利賓之義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言包有魚。義當乘機會之便。而遏絕之。不可使遇於衆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音見

象而占也。○九三過剛不中。上下无與。性暴而勢孤者也。性暴故居不安。勢孤故行不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占者如之。雖不免有寡助之厲。然既无所遇。則无

陰邪之傷。故猶可以无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上下皆无所遇。是以孤立无助。而行未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而占也。程傳曰。起者。將生之謂。○四陽在上。君象也。初陰在下。民象也。四與初應。宜相遇者。然初已遇於二。而不及已。民心離散。歸於他人。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民心既離。則難將作而起凶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去聲

民之去已。由上失道以致之。故雖无遠之之事。亦猶已遠之也。此爻以初陰為民。與諸爻異。蓋別取一義。以示

君道也。易不可為典要如此。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而占也。隕降也。程傳曰。有隕自天。猶云自天而降也。○九五陽剛中正。主卦於上。以君子之望。而制始生必潰之陰。如以杞而包瓜也。勢若易矣。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則有難以力勝者。故必含晦章義。用意周密。不動聲色。不尚威武。使其實有勝陰之謀。而不見其勝之迹。乃可挽回造化。轉旋氣運。而陽之將消者。倏然來復。若從天而降也。若露才使氣。祇自取亡耳。○陳氏曰。漢黨錮諸賢。不知此義。以至於敗。能知之者。唯唐狄梁公乎。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

上

命。謂天命。○九五中正。由養已深。非若世之識卑而量狹。慮淺而謀近者。故能含章以制陰也。陰陽迭勝。乃天命之所在。知其有常。而含章靜制。是為順天。故能有隕而不亡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而占也。○上九以剛居上而無位。其德與勢皆不足。以致遇而人莫與交。為姤其角之象。言其遇以角也。以角求遇。安能遇哉。夫不得其遇。雖可羞吝。然无陰邪之傷。則亦可以无咎矣。陳氏曰。君子處世。當擇人而遇之。若姤其角。則不問其當遇與否。而一无所遇矣。不遇其

所當遇。固為孤立。不過其所不當遇。則无所傷。聖人著此兩義。使知不可不遇。而又不可妄遇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也。

居上而无遇。是其窮也。窮則吝。

三三

萃。王假有廟。假音格。

占也。戒在其中。下皆放此。○以卦德言。坤順兌說。君民之聚也。以卦體言。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君臣之聚也。以卦象言。澤上於地。發榮滋長。萬物之聚也。故其名為萃。王者當萃之時。既能齊戒誠敬。以聚已之精神。則宜至于太廟。以祭祖考。故其占如此。然必聚已之精神。而後可以假廟。則戒意在其中矣。其下三者。皆當以是推之。

上

利見大人。亨。利貞。

人類既聚。无主則爭。宜相率以見大人。而藉其德位。以信相欺。禁相奪。然後得因所統以為安。而免於爭之亂。故可以得亨。然必其所聚者。不植私黨。歸乎大同。乃為利耳。苟不以正。而欲仗大人以求亨。豈可得哉。

用大牲吉。

當萃之時。民物豐盛。其財可以有為。必用肥腍之牲。以祭。乃可格神而受福。故吉也。程傳曰。事莫重於祭。故獨言之。推之百用。莫不皆然。利有攸往。

人當萃時。才德已備於此。有為則流於既溢。發於持滿。莫非達順之塗。而功業之成。不難矣。故利有所往也。此上四條。各為一事。登大牲承假廟而言。利往承見大人而言。又未嘗不相蒙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萃者。相聚之義。坤順兌說。則下无梗化之俗。而順以從君。上有從欲之治。而說以使眾。兩情相通。勢不得而間之。此君民之情相得也。九五剛中。六二應之。則君不負其位。而誠實以下。交臣不負其能。而虛中以上。應兩志相合。分不得而限之。此君臣之情相得也。夫君民相得。則聚而无背叛之患。君臣相得。則聚而无睽離之隙矣。

卦之所以為萃者。以此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吳氏曰。致極盡也。言王者精神既聚。當至廟中。致其誠孝以享祖考也。此所謂孝。特指祭祀時而言耳。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所謂孝也。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聚以正者。明一統之分。懷尊王之心。而不植黨以圖亂也。如此。則為大人所與。而解紛息爭。有其人矣。故亨。若其妄聚。則亦不能亨也。此釋亨義。而利貞已在其中矣。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天命者。天理自然之謂。時而已矣。大牲必聚而後有。故用大牲者。所以昭民力之普存。而稱其時之當然也。聚則可以有所往。故利往者。所以發豫養之學術。而及其時之當然也。苟當萃時。而不如是。則為儉親。為自私。或非萃時。而如是。則為微福。為妄動。皆非順命之謂矣。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為卦。具有萃聚之理。故即此以觀。而天地萬物之情。因有可見。蓋陽唱陰和。乾施坤承。天地之情一聚也。形交氣感。聲應氣求。萬物之情一聚也。萃道之大如此。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

凡有生氣之流行。而在地土上者。皆謂之澤。此所謂澤。即庶物也。除者。除舊從新之謂。戎器。兵器也。戒。備也。不虞。變之生於意外者。澤上於地。澤潤上行。萬物暢茂。萃之象也。當萃之時。衰亂所伏。宜有以豫防之。是以脩其戎器。聚之武庫。以備夫內難外患之生於不意者。蓋於无事之時。而為有事之備。則萃可長保。苟銷兵於世道之粗末。而束手於禍機之卒發。其不轉為渙者幾希矣。

此泰隋之所以亡也。○丘氏曰。除戎器。非右武也。戒不虞而已。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元咎。平

爻而戒也。不終者。不終於四也。握者。衆人圍聚之稱。程傳曰。一握猶俗語一團也。○初六上應九四。本有孚以相聚者。然隔於二三。而當萃時。上无可聚之便。初有急聚之心。又以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而遂惑志於二陰。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於此時而呼正應。則舍近求遠。其策似迂。不免爲衆所笑。然理所當然。人言不足恤也。故但當勿恤其笑。而往從正應。則其孚有終。而可以无志亂妄萃之咎矣。初六本妄萃者。聖人特爲反正之術。以戒占耳。林氏曰。初從九四。而乃爲二陰所笑者。所謂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人之處物。皆本於心。而志者心之所之也。初志既爲二陰所惑。則唯昵於相比之私。而不復知有上應之正矣。此所以妄萃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占也。引謂二與五相引也。禴。夏祭名。時物未成。以樂爲主。祭之簡薄者也。○二應五。而雜於初三二陰之間。易爲所溺。而變其志。故當竭忠盡力。委曲牽引。以萃於五。則有行道濟時之功。而无廢倫傷義之失。吉且无咎矣。又二虛中。以上應九五誠實。而下交是二之信。感五之信也。故卜祭者。其誠精一。如二之孚。則雖薄物。亦可以祭。而神降之福。亦如五之下應矣。何不利之有。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德未變。是乃篤於徇君。專於許國。而不爲朋比之所搖奪者。故能牽引以萃於五也。不然。其不爲初之乃亂。乃萃者幾希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爻而戒也。○陰不中正而求萃。則无道以致人。上无正應而始求。則无端而自往。故九四雖近。亦莫之與。而其萃也。嗟如。不得故嗟。何利之有。然三與上情雖不相得。而分實相應。故唯往從於上。乃得其萃。然困而後往。既非相與之本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縱與之萃。亦不能徇其志矣。故雖无咎。而亦不免於小吝。然理所當然。小吝非所恤也。按三上皆陰。應不以正本義。乃以爲正應者。特自其當應而言耳。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往。上。

上。上往也。○言三之往。乃上以巽於上也。

九四。大吉。无咎。

戒占也。○九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爲君所任。下比衆陰。爲民所歸。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則所以得君與民者。未必其出於正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事君使民。皆必以道。而无一毫容悅違道之私。則天理得。人心安。上不負君。下不失望。而臣責塞矣。乃可以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當去。

則誠實上交而我有見知之實。五應之則虛中下。而上有見知之君。此其勢之利於升也。如此則履不至錯。皆不至愁。而大亨必矣。

用見大令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見君則有獲上之慶。求進則遂行道之心。皆所謂元亨者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伏生意於其中。而自發乎其上。自下而高。升之象也。君子慎以崇德。念念謹審。事事謹審。而積之以剛。至乎高明廣大之域。則其進不禦。亦如木之升矣。初六：允升。大吉。

本爻以著占也。○初以柔順居巽下而為之主。既有能

升之資。當升時而巽於二陽。又得可升之助。占者如之。則名譽必彰。汲引必力。而信能升矣。得君行道。由此而致。豈不為大吉乎。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指二三。○二陽皆欲上進。而初六能巽與之。合志是以得其所援。而允升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本爻以著占也。○九二剛中。誠實以上交。六五柔中。虛中而下應。是其信足以感君。而致君之信者也。故十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而致神之格矣。苟无

其誠。則无其神。安能免於詘瀆之咎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之孚。君臣相信者也。既得於君。則上不疑。下不忌。而有得時行道之喜矣。

九三：升虛邑。

象也。占亦如之。○九三以可升之具。當利進之時。而所進者坤。其勢易入。故其升也。道可大行。動无所滯。有如升於虛邑。而前无壅礙也。占者如是。則其升亦如是之易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既非短於才。而見沮。又非危於時。而不通。豁然上進。其何疑礙之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占也。○六四以柔居柔。升於坤體。是積其誠意以升。而事君之道。斯其至矣。王者得此。以是誠意。亨于岐山。則福祿可綏。濟慢可免。事君事神。夫豈有二理哉。○本義云：義見隨卦。指隨上六而言也。彼取隨之極。此取順之至。故皆可用亨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順者。誠之質也。事。如有事之事。即所謂升也。順事。以順有事也。此本指臣道而言。故本義言象而不言義也。○陰柔為順。進坤為事。以順而升。所謂精白一心以承。

德者也。故有積其誠意以通神明之象。而其占爲用亨也。

六五貞吉升階

本爻以戒占也。○君道以正爲貴。五當升時。居尊位。而以陰居陽。爲失其正。故戒占者當知天命不易。而行政用人。一歸於正。則可以承天休守帝位而吉矣。由是德教洋溢。道化誕敷。其升於治若升階之易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興道致治。人君之志也。貞吉升階。則能升斯世於大猷而素志遂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爻而占也。貞謂正道。乃人所當力行固守。而不可息者也。故曰不息之貞。○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不利甚矣。唯以此貪利之心。移於進德則道明德立。而日進无疆。乃爲利耳。明言冥升之不利也。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於上。唯止爲貴。若猶冥升。則悖乎理勢。而消亡必矣。豈復有富益乎。古人知足知止。不辱不殆。由知此理故也。

三三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本象以著占也。有言不信。戒也。○凡剛在柔上。則伸爲柔掩。則困。此卦坎剛爲兌柔所掩。九二爲二陰所掩。四五爲上六所掩。皆君子見掎於小人。而不能自遁之象也。故爲困。卦之德體。處險而說。既有亨義。而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故處困者。必能守義安命。泰然自樂。而不以困移其心。乃爲得正。然必義理精明。持守堅定之人。乃能如此。而吉且无咎。言非小人所能也。又凡人處困之道。內雖貴於光明。外則宜務晦默。若專尚言說。曉曉然明已之无失。憤人之見傷。則人必不信。徒以招怨取禍而已。无益於困。占者所當戒也。

象曰：困剛掩也。

以全體言。坎剛掩於兌柔。以二體言。九二掩於初三。四五掩於上六。皆剛見掩於柔也。既爲所掩。則正直之志。剛大之氣。沮抑而不振矣。此所以爲困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說音。

不失其所亨。語意與不改其樂相似。君子即大人也。○卦之爲德。坎險兌說。其在於人。則身雖困而心常喜悅。不因困而失其所亨也。蓋心之真樂。人所固有。特以感於困而失之。若其能說。則內无憂懼。外无怨尤。而樂天之誠。自有非人所知者矣。然唯君子能之。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二五有剛中之德。則所存者正。所守者堅。自能以義安。

命而不為時所困矣。蓋當困時。非中則心不亨。非剛則中不固。故必兩全而後得之。此大入之象。而貞之道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窮即不信也。○處困之道。當務晦默。若專尚口。則人必不信而取窮矣。君子邦无道而直。孫正為此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致猶委也。致命。非謂必盡殺身。凡舍命而行皆是也。○澤以瀦水。水在澤下。則水漏而澤枯。困之象也。君子處困。置軀命於度外。唯知盡吾當為之理。以遂吾欲為之志。則雖困而亨矣。所謂遂志。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象也。占在其中。株木。木之有株者。坎體幽昧。故曰幽谷。覿。見也。○初六陰柔。才不足以濟困者也。以此而處困之底。則傷於困而不安。以此而居暗之甚。則入於暗而無見。故為此象。苟處得其所。或才足以振之。則皆不至於此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暗之甚。不能通明。由以陰柔而居坎體之下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紱音弗五。同亨音。

象而占也。紱。蔽膝也。朱紱。赤紱。皆謂臣下之服。方者。來而未已之辭。○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是能濟天

下之困。而居大臣之位者也。故高爵厚祿。雖足娛樂而百責所萃。身亦反受其困矣。且又承五之應。而寵命之服。方來未艾。則其困抑甚焉。故有此象。皆困之善者也。

又剛中有誠實之義。上應有疏通之理。故占者得之。利以亨祀。若征行。則時值困窮。當有凶道。然當行而行。困非已致於義為无咎也。此爻之義。或以德言。或以時言。故上下不相蒙也。○伊氏曰。孔明相蜀。正與此類。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慶。指酒食。○處困之時。繫當得困特以二有剛中之德。必為時用。故能有此酒食之困。而非若諸爻之困。非所困也。此爻之義。正與益三相反。

象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而占也。蒺藜。草之有芒刺者。○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前推九四以上進。則四堅剛而不可動。退倚九二以圖安。則二剛銳而不可依。如此。則禍必及身。而家隨以喪。雖居三而得上六以為之應。亦終不能保矣。故為此象。而其占則凶也。○本義繫辭下。當有傳字。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孔氏曰。據。善也。吉也。○三乘九二之剛。據非所據。故不自安。至於妻不可保。則死亡必至。而不祥甚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象而占也來者四下而來而濟初也凡又自下而上曰往
自上而下曰來○四與初為正應用之時上下相求
理之常也然四處位不當才不能濟而初方困於下又
為九二所隔是以四之來極也徐徐不急而初之就極
也困于金車情雖殷而勢則疏矣占者如是為可羞吝
然本正應二終不得而間之故始雖見阻而終必得合
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當去

王氏曰下謂初○言四來徐徐未能遽合然其志則在
濟初而與合也惟其志在於初故今雖失剛不正不能
濟之而終亦得以相與矣所欲濟者志也不能濟者才

也有志者事竟成故不患於无才也

九五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謂謂

象也占在其中利用祭祀占也剛者斬足之刑○九五
當困之時而比上六之陰乘九四之剛是上傷於近習
而下傷於強臣也既傷於下則臣无所用而反為所困
矣然剛中而說體則猶有能為之時善處之道為能制
服近習駕馭強臣久當有說而不終於困也其象如此
其占可知然剛中有誠實之心說體有說神之義用以
祭祀則誠无不格而久當獲福亦猶遲久而有說也故
其占又如此○本義下既傷之下字兼傷於上下之上
下二字蓋自爻位而言則有上下對君而言則皆為下

也

象曰剝剛志未得也

上下既傷則動有所制而主威不振故其志未得也

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直即剛也○中則不陷於一偏而處宜得宜直則不惑
於群枉而是非有別故能遲久而有說也

利用祭祀受福也

以剛中和說之道事神久當獲福故於祭祀為利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變音臲

象而占也孔氏曰葛藟引蔓纏繞之草臲臲動搖不安
之貌不言困者困因於上省文也曰語助辭讀如大學

亦曰殆哉之曰動悔悔在事有悔悔在心○上六以陰

柔處困之極才弱時窮不能有濟故欲動以求解則經

束而不能解欲靜以求安則震懼而不得安不動則已

動必有悔而无往不困也如此則不可有所往矣然物

窮則變若能悔前之非而改其陰柔之疾以是征行則

振拔有為而无復葛藟臲臲之悔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當去

以陰柔處困極所為非其方所處非其時皆未當也動

悔而能有悔則易因為亨而其行為吉行矣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六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七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上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

瓶凶。喪上聲沈音

占之象也。汲之不竭。故无喪。不汲不盈。故无得。至謂至

井上。繙汲井索也。瓶汲器。以瓦為之。○為卦巽下坎上

木之根。爻深入乎坎水之下。而水之津液上行於巽木

之末。井水上行之象也。故為井。井體有常而不遷。猶治

道有定而不易。故為治者。酌古準今。於其所當改者。雖

不能无損益。而其所不當改者。一唯成憲之是。式焉則

於舊章。无所增損。而人人得以遵之矣。猶改邑不改井

无得喪。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然事雖仍舊。猶當守

之以敬。乃能成功。苟以慢易之心乘之。而更變於後。則

功雖垂成。亦終必敗。而已。猶汲井幾至未盡綆之時。而

羸其瓶。則終无功。而所喪多矣。凶何如哉。此於卦材皆

无所取。特據理而言耳。辭若兩截。而意實一貫。學者宜

深味之

象曰。巽乎水而土水井。井養而不窮也。巽上

巽木也。入也。水者地之津潤。養謂養物。○釋卦名義。而

因及其用。蓋井水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

乎坎水之下。而土出其水。得水之精於土之燥。以土之

潤為木之華。猶井水之在下而上行也。故其名為井。井

不動而及物。其泉混混。有以為烹。鉶灌。既之資。取之无

盡。用之不竭。為能養萬物而不窮也。井之為井。蓋如此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陰柔不能固守。過剛喜於有為。皆非守法之善也。卦之

二五剛而得中。則德性堅強。克養完粹。而躁妄強暴。舉

不足以累之矣。是以能守成法而不涉於紛更之弊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為治以濟眾為功。猶汲井以得水為功。若未繙井。則法

方行而未竟。澤方施而未普。是未成功也。於此時而不

敬慎以處之。至羸其瓶。則終无成功。而所喪多矣。其凶

可知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相並

象義與象傳同。木樹木也。勞者安存慰藉之意。相助也

勸相者。勸民使相助也。○君子任養民之責。故為樂利

之政。以勞其民。而又使民相養。以廣其道於天下。如此

則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君子之養物无窮。亦如井養而

不窮矣。此君子之所以為井也。張氏曰。勞民者。制其因

里教之樹畜。薄其稅斂。時其補助之類是也。勸相者。導

其妻子。使養其老。以至比閭族黨之相友。相助相周相

卹皆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去

象也。舊謂廢而不用者。○初六陰柔才弱。居下勢卑。人
品汙下。而為時所棄者也。故其象如井之汙泥。而人不
食。如此。則為廢舊荒穢之井。而禽鳥亦莫之顧矣。豈特
人莫之食而已哉。井泥舊井。陰柔不泉之象也。不食无
禽。居下不上。出之象也。德不足於已。功不及於人。初之
可鄙如此。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吝也。合上

人以行道為業。循井以上出。為功。初居卦下。其位最卑。
雖有德。尚不能行。况无德乎。既无其德。則為時所棄而
已。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音付

象也。谷者井旁之穴。射注也。鮒魚名。甃甃亦汲器。
敝壞也。○九二剛中。本有養人之德。猶井之有泉也。然
上无正應。既无汲引之人。下比初六。又无柔征之友。是
以功不及物。僅能獨善其身而已。故以井言。則為井旁
穴出之水。僅能下注於鮒而不及於物。以汲井言。則為
敝壞之甃。不能生水。而反漏於下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與。專指應與而言。○言二雖有剛中之德。然无正應以
為之援。故功不上行。而其象如此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也。占亦如之。王氏曰。為猶使也。我者。行人自謂之辭。

○九三以陽居陽。有德而且純也。居下之上。猶未離乎
下也。是其尊。主庇民之德。雖所素具。而時不足以行之。
猶井雖潔。而不為人所食者。然則天下之人。莫不惻然
而憫之矣。然君子不患時之未遇。而患德之不立。三有
可用之德。既猶井之可汲。一遇王明。必將舉而用之。以
其所蘊。達於所施。則上有功於君。下有功於民。莫不並
受其福矣。豈終不食而已哉。蓋道无終廢之理。故又以
是期之。或以此二句。言可測之。故則與首句意重。恐井
爻辭之本義也。○愚謂君子之處世。其未遇也。使人可
憫。而不自以為憫。其既遇也。使人受福。而不知己之有
福。乃能隱顯合道。窮達得所。苟使未遇之時。人不我側
而自憫。則必枉道以徇人。既遇之後。人不受福。而自
則必素餐以利己。其不得罪於聖教者。幾希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

行。猶言路人也。○九三有德而不為。時用可憫。其甚於
此。故雖无與於行道之人。而亦以為憫也。○本義道猶
路也。

求王明受福也。

求者。孔子為三觀望之辭。○言三有德而不為。時用猶
未遇明王耳。苟有王者達於治。體明於知。人則三德必
及於物。而君享无疆之休。民被至治之澤矣。

六四井甃无咎。音甃

象而占也。孔氏曰：羗者，以墾壘井而脩其壤之謂。○六四陰柔得正，謹厚有餘而剛果不足者也。故有自脩之行，而无及物之功。猶井之脩治不汙，所少者泉耳。占者如是，則雖不足於體用之全，要亦不失為清脩之士矣。何咎之有。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謹厚之士，多能脩潔，而不自亂於汙濁之俗，特才有所不及耳。孔子有取於獨蓋，為此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也。井冽，句絕。○井以清冽為貴。泉以見食為尚。五有陽剛之德，則蘊之為天德而養物之具以立，猶井之清冽而无所停汙也。居中正之位，則持之為王道而養物之功以行，猶寒泉為人所食而不積於无用也。賢人之見用於時者，蓋如此。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中正，以時位言。○五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則天位與共，而行道有機，故有及物之功也。

上六：井收勿藥，有孚元吉。

收去聲 孚音莫

象而占也。○居卦之上，又當坎口不掩之處，是能澤其養物之功。而天下之求得其養者，皆取足焉。猶井收而勿幕也。然其所以如此者，由體之有孚耳。是以占者必當涵養精純，脩治完具，使實德之蘊靜深，有本而其施

不窮，亦如井之有孚焉。則容保无疆，曲成不遺，而天下皆得其所矣。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養道以萬物各得其所為極。至。今得元吉於井養之終，則博施濟衆而功用與天地同流，事業與帝王相匹，不但惠及邑國而已。養道之大成也。

三三 離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占也。已日，對即日而言。謂即日不平。已日乃孚也。言久而後信也。此元亨與他卦不同，言其所革皆大亨之道也。○以二象言之，水火相息，二女不相容，故其卦名爲

革。以新易故之謂也。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

六

成難與應，始故方革之時，未能遽信，必已革之日，事久論定，而後人信之也。然事苟當革，則亦何恤其初之未孚哉。但貴於革而當耳。卦德內明外說，乃變革之善道。故占者有所更革，皆通行无礙之道。而又合乎天命人心之宜，則能宜民善治，而可免於妄革之悔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水火二物，勢不兩存。若其同處，則各有所勝而相生滅矣。此以物取象，而見其有變革之義也。中少二女，各有定分。若少上中下，則倫序有乖而離隙生矣。此以人取象，而見其有變革之義也。此卦之所以名曰革也。○本

義大略與睽相似。然相違特性各異趨耳。相息則有相害之勢矣。不同行特志各異歸耳。不相得則有相害之心矣。雖相似而實不同。故云大略也。息有二義。火然則水就。水決則火滅。滅息之義也。水滅而火熾。火滅而水存。生息之義也。傳文相息兼此兩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言其革至是而後人信也。蓋人情溺於耳目之常。而於見聞之驟。故必已日而後信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說者觀

以猶而也。○文明見於當革之前。灼義理而不妄於革也。和說形於方革之際。順時勢而不驟於革也。夫以是

全和義義之

六章

七

德而革則放之四海而大通。行之適宜而得正矣。既亨且正。則所革皆當。而悔可亡也。蓋革而不當。則有悔。當則悔自亡矣。

天地革而四時成。

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二氣之流行而已。陰極則陽生。以革陰。陽極則陰生。以革陽。陽革陰。則寒往暑來。而春夏成矣。陰革陽。則暑往寒來。而秋冬成矣。革之見於造化者如此。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命。讀如易姓受命之命。朱子曰。順天謂順天理。應人謂應人心。○湯革夏命。以爲商。武王革商命。以爲周。蓋因

天人厭桀紂之亂。而爲此以順應之。皆非出於私意也。革之見於世道者如此。

革之時大矣哉。

天道變易。世代遷移。革之至大者也。不革則寒暑一定。變亂日滋。而造化世道皆不復可爲矣。故其時爲大也。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治平

歷與曆同。紀數之書也。○澤中有火。水能滅火。革之象也。天道民事。關乎四時。乃變革之大者。故治歷以明之。治歷者。設占步之法。以推天象運行之度。立布算之術。以察氣候旋轉之變。而紀之於書。於以明乎四時。而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勤民。在下者得以因時而起事也。

全和義義之

六章

八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鞶音

本象以著占也。黃牛之革。占之象也。革。皮也。○初九當革之時。若可以革矣。然居初則分卑而不當事之任。无應。則勢孤而无共事之人。未可輒有所革也。惟以中順之道自固。安常守分。不妄變革而已。蓋妄革。則非中。強革。則非順。故以不革爲中順。而於爻初无所取也。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居初无應。未可以革。一或妄動。則多事之亂作矣。蓋當革者。衆人之通情。而未可革者。初九之時勢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戒占也。日議革之日也。與彖辭不同。○二當革時。而有

柔順中正文明之德上應九五之勢足以有革者也然
革非得已不可以遽故當從容慎重議於已日之久
必舊政不可一日存而新政不可一日无然後從而革
之則人有樂從之善已无紛更之失往得吉而无咎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即爻辭所謂征也○已日而後革之則詳審精密可
以革天下之弊而新其治放之皆準傳之无弊所謂吉
无咎者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而有孚

戒占也革言謂議革之言就成也三就謂三番成就也

○革道貴審而病於躁九三過剛不中又居離極躁於
革而不能審者也以是而往必有凶道雖事在當革亦

不免於危厲蓋由躁動而无以取信於人也然其時當
革特所病者不審耳若能不恃其剛明而熟思審處革

言至於三就則亦足以取信於人而可革矣戒占者當
如是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革言至於三就則事无餘理亦无遺奸而致審極矣豈
復有所加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占而戒也有孚人信之也命政令也○九四以陽居陰
處不得當所行未免於致愆故有悔然其已過中又當

水火相息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故
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則舊弊可去新政可行能亡其
悔矣然在我雖有可革而在人或未之信則亦未可遽
革也又必上下皆孚然後革之則所革皆當而无不樂
從乃可以復吉耳然欲人之信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
不能也○林氏曰已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
革前何也蓋文明以說則所革者當故已日乃孚以陽
居陰則所革未當故有孚乃革此先後之所以不同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上信其更化善治下信其通變宜民是以得吉苟為不
然則人心拂而不從事體乖而不順安能吉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而占也○九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是以自新新民
之極而當順天應人之時者也蓋已德既新則民德必
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亦新故能革命以有天下而因
昭明民俗丕變猶虎之變而文章外見也占而得此實
有此應然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得天人之歸而
无富天下之念乃足以當之耳明其占之未易當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炳者光明宣著之意○大人轉移世道如虎之變則人
文宣朗炳然可觀矣蓋大人初有天下則必改正朔易
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自古及

今未有革命而文不烈然者但或未能如五之當耳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而占也君子小人以德而言皆指從革之人也○上
六居革之終革道已成之時也故當其時在君子則還
善敏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變而文彩可觀也在小人
則畏威遠罪而勉強從化心雖未變而亦革其面也治
道至此不容更有所為而上六之才亦非能有為者故
占者往而有革則多事煩擾而不免於凶唯居守其正
與時相安乃能保治而得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蔚文深貌○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

全前卷卷之七

下

十一

四肢發於事業其文蔚然所謂豹變者也○蔡氏曰文
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
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

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言小人之性雖未易化然亦禁其暴惡之萌而外為柔
順以從君之教令蓋德威之畏有以深服其心故也

三三三

三三三

鼎元吉亨

占也○陰趾陽腹五耳上鉞鼎之體也以木巽火而致
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鼎者天下之重器在君所
以置之而此卦象巽順聰明卦變柔進上行卦體六五

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德位兼備而又有其輔所謂平
之安則安者也故占者如之則調燮有方政化四達天
命以凝人心以戴而鼎之重器可長保於无虞矣大著
而亨之道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

亨音烹

巽入也亨煮也鉞熟也○以卦體言初陰分植為足二
三四陽中實為腹五陰對峙為耳上陽橫貫為鉞有鼎
之象此鼎之體所以立也以卦象言巽木入於離火之
下火得薪以為用而致亨飪此鼎之用所以行也體用
交而鼎成矣卦之得名者以此○或曰聖人制器取諸
卦象今乃象器以為卦乎程傳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
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必見卦而後知象
衆人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
義也又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為器法卦之
象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以為義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聖人謂君聖賢謂臣○此以鼎之致用而極言之亨
所以報本也然犧牲之奉必用鼎以亨之而後可以
其誠養賢所以為民也然式燕之具必用鼎以亨之而
後可以將其敬言雖至大之事亦有資於鼎也孔氏曰
亨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一當賓客若祭祀則天
神為大賓客則聖賢為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上

心志巽順。入於義理而不拂。耳目聰明。達於事變而無蔽。此德之見於卦象者也。卦自巽來。陰進居五。以徵柔之人。履崇高之位。此勢之見於卦變者也。六五得中而應九二。以虛中之德。任陽剛之助。又其輔之見於卦體者也。有此三者。則治化誕敷。而重器可保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象與鼎用同。鼎唯正。故能凝其所受之實。君子居尊而端莊安重。言動不苟。政令不違。是以正乎南面之位。而能凝其所受之命。亦猶鼎之安重而有以凝其實也。○

本義：協于上下。上下。謂天人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否音

象之象而占也。以猶有也。○初居下位而應九四。下之。分取援上之嫌。是猶鼎趾在下。今反向上而顧者也。然當鼎初。美實未克。而否惡尚積。因顛而出。則取人之善。去己之汙。而反為利矣。亦猶丈夫下偶於妾。在禮雖顛。而因得子以承宗者也。占者如是。則有維新之功。而无舊染之累。何咎之有。事固有出於偶然者。非可以有心致之也。此爻象中取象而義則一。學者詳之。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在下位。不援上。天下之正道也。初而上應。似悖乎此。然

可因之以去惡。則亦未為悖矣。故其象義如此。利出否。以從貴也。

易之大分。陰賤陽貴。是初賤而四貴也。初上應四。虛心屈已。以從貴。於以去故而納新。舍惡而受美。故有出否之利。蓋善惡二者。不容並存。新者欲受。則故者不得不去。故者既去。則新者可從而受矣。○蔡氏曰：均之應四也。或為顛趾。或為從貴。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我仇音

象而占也。徐氏曰：怨耦曰仇。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我為所病也。○九二剛中。至德全備。如鼎之有實也。然密比初陰。易為所溺。乃我之仇而為我之病者。二能以剛中自守。不妄與交。則初雖近。而終不能就我矣。占者如是。則德不虧。而用有餘。潤身澤民。皆由此出。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言二雖有剛中之德。猶當慎其所之。不可失身於非義之親也。苟恃其德。惟意所往。則失守身之法。而喪其德矣。戒之之辭也。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承上言能慎所往。則仇不能即。而所有完固。終无過尤矣。蓋即爻辭吉字之意。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悔終吉。新音

象而占也。程傳曰：耳指五方兩，且將兩也。○三為鼎腹，上承離體，而有陽剛文明之德。如鼎有雉膏之實也。然臣必得君以行其道，猶鼎必賴耳以行其實，而三過剛不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孤介迫切，行失其中，舍可事之君，從避世之上，而不出以行其道，猶鼎耳變革而耳行，塞也。雖有雉膏之美，亦終積於无用而已。然以陽居陽，終能反之於正，苟能自守，不妄應上，則五必求三，三必應五，陰陽相合，而失君長往之悔亡矣。占者如是，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也。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義主於裁制，九三越五應上，无所取裁，是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折足，謂鼎足也。餗，謂鼎中食物也。渥，謂覆餗也。

象而占也。足指初，為鼎實也。渥，作剝，周禮所謂屋赤也。鄭氏注云：屋赤，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屋舍中，誅之。司烺氏復以板書其姓名，罪狀著於壇中，謂之明窳，是也。○四當事任而應初六，委其重於陰柔之人，本力不足，必至敗事。猶鼎折其足而傾覆公餗也。當任如此，必有重刑，凶可知矣。○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或曰：初之顛趾，即四之折足。今初利而四凶，何也。張氏曰：初未有實，則趾可顛，顛之所以有出否之利。四既有實，則足不可折，折之則有覆餗之凶。其時位不同，故其吉凶亦異也。又顛與折異，顛

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矣，故凶也。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信者，期約之謂。○人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用於君，其始未嘗不以治事安民相期。今任用非人，至敗國事，則向者相期之意，果安在哉。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鉉，與玄反。

象而占也。○六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剛，既有中德，又用賢臣，猶鼎黃耳而實之以金鉉也。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於推誠委任，无表裏始終之間而已。蓋五有中德，則自无不貞，其在占者，則不可以不戒也。此始從本義前說而云爾。若論其理，則當以後說為正。蓋上在耳上，故能貫耳而為鉉。若二在下，則不可以為鉉矣。其曰金鉉，乃對五純陰而稱之也。自爻言之，則曰金兼位言之，則曰玉，自不相妨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五以中為實德，則存之而不偏不倚者，乃立本之實德。達之而无過不及者，乃時中之實用。而襲取間斷之失，皆不得而累之。故其取象如此。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而占也。○上臣五以舉政，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於精明之中，存惇大之體，臣德之至備者也。占者如是，則事皆盡善，而治无不達矣。

象曰。王鉉在上。剛柔節也。

節者制而不過之義。○九陽在上。是為居陰。乃剛而節之以柔者也。成於身。則參和不偏。達於治。則寬嚴並用。剛柔有節。舉無太過。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三三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虩音逆反。去聲。七音。此音音暢。

占也。震來以下。申言震亨之義。占之象也。震來以心之恐懼而言也。程傳曰。虩者。繩虎之名。周環顧慮不自寧也。啞啞。言笑和適之聲。震驚百里。指事之可懼者而言也。七鬯。酒。皆祭主所執之物也。○為卦一陽始生於二。

金匱要略卷之十

十一

陰之下。奮發驚動。震之義也。重之亦然。故名為震。能震則有事。道蓋天下之理。知懼則安。忘懼則危。故人當无事之時。敬以勝息。安不忘危。其震虩然。而不自寧。則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禍患不生。福祿可綏。而笑言自如矣。縱有大變之來。遠近驚懼。而吾鎮定之性。安閒之度。獨能待之。其於常度。无所喪失。如雷之震驚。而主祭者不失其所執之物也。况事之小者乎。震亨之占。其象如此。

象曰。震亨。

危者使平。易之道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福者。人之所欲。特以慢易而不致震來虩虩。心存恐懼。

以致福也。謂之致者。方為此以致之耳。猶未受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言恐懼之後。觀變已精。慮事已熟。故能從容安樂。不失其則。有則則安。而不懼矣。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丘氏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平外。懼者。惕然畏之而寧。其中。○雷聲迅烈。其勢可畏。故凡百里之內。无有遠邇。而皆驚懼也。此天威之大者。故以為大事之喻。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出指已出者而言。○此釋不喪七鬯之義。承上言震亨。百里。遠近皆懼。而主祭之長子。乃能不喪其七鬯。則其

金匱要略卷之十

十一

性度。其足以任天下之重矣。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為祭主。无復傾危之禍也。此承長子一義。而贊美之。與象辭自不同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洊音井反。音。如。懼。省。之。聲。

脩。治也。省。察也。○上下皆震。故為洊雷。雷重仍。則威益盛。震之象也。禍變之來。皆人所召。故君子恐懼脩省。以處之。恐懼作於心。戰兢惕厲。以畏其威也。脩省見於事。飭躬思過。以弭其變也。能是二者。則天人交與。而變自銷矣。然不恐懼。則无以啓脩省之端。徒恐懼而不脩省。又无以致畏天之實。此體易者。必兩盡而後得。震之道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

本文以著占也。○初在下體則為震主。在全體則居震初是能常存恐懼而无慢易之心者也。故其占與卦辭同。蓋能无懼則可以有為而得吉矣。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義見象傳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也。占在其中。此震來與卦辭及初爻不同。蓋指事而言也。陵岡陵也。九陵陵有九層言其高也。七日言不其久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以柔弱之資遇強暴之患是

當震來而危厲不安也。且因恐懼之甚而喪其貨貝以升于九陵之上。遠引觀望不遑寧處則非特危厲而已

然柔順中正所遇雖艱而所存自定時過事已必復其常而所喪者將不求而自得矣。或曰十萬曰億言所喪者多也亦通。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以柔乘剛力不能敵其厲可知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爻而占也。二震字皆以恐懼言。行改圖也。○六三以陰居陽而處震時行險僥倖難當益深故不勝其恐懼之心而精神散失也。此非改行何以能免。占者若能因懼而改過遷善則得震之宜而終免危懼无復蘇蘇之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以柔乘剛力不能敵其厲可知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爻而占也。二震字皆以恐懼言。行改圖也。○六三以陰居陽而處震時行險僥倖難當益深故不勝其恐懼之心而精神散失也。此非改行何以能免。占者若能因懼而改過遷善則得震之宜而終免危懼无復蘇蘇之

而改過遷善則得震之宜而終免危懼无復蘇蘇之

而改過遷善則得震之宜而終免危懼无復蘇蘇之

而改過遷善則得震之宜而終免危懼无復蘇蘇之

惠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處位不當居危懼之時為行險之行是以不能自處而至於蘇蘇也

九四震遂泥

爻也。此震字亦謂恐懼也。○四當震時而无剛健之才失中正之德又陷於三五二陰之間載胥及溺不能自拔則其恐懼太甚遂泥而不復起矣。占者知是凶咎可知。○本義自震之震謂震動也與爻辭不同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當震之時而能奮發有為乃為光大若震而遂泥則終

於晦昧局促而已非光明之道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爻也。此震字與六二同亦指事而言也。有事猶言有為

○六五以陰居尊而當震時才弱不足以濟往來皆厲

无時而不危也。然有中德足以自守故能免於分崩之

患而又可為脩政之圖亦始於懼而終无懼之意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矣

陰柔居尊已非其任又當危急存亡之秋則其行无不

危矣。然其所以有事者以其在中也。既有中德則能恐

懼脩省以有所事而其為无喪也大矣。豈直无喪而已

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索索反矍矍矍反

爻占而戒也。二震字與三四同皆謂恐懼也。索索消索不存之狀矍矍左右驚顧之貌。上六陰柔處震之極不能自守故當震之來而志氣消沮瞻視徬徨驚悸之甚也。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无以禦變其凶必矣。所以然者由處震極不早圖耳。苟能震於震未及身而方及鄰之時則彈變有方應變有道自不至於索索矍矍之凶而可以无咎矣。然以陰柔處震極雖能豫備亦不免於无妄之災意外之變譬如婚媾而乃有言時當然也。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索索索索

索索

索索

索索矍矍矍矍之見於外者然實原於心之危懼而不自安也。若中有主則豈至於是哉。震方在鄰乃鄰所戒及此時而畏之則有備无患而可以无咎矣。古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即此意也。

三三三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占也。○為卦陽自下升山起於地皆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故取止義以名其艮重之又得艮焉故其名不易也。事理當然之極人所當止猶背之當止也。人唯不知所止是以內則見已外則見人而咎不可免矣。苟能唯理是主而止於其所當止焉則有見於理无見於身而

在己之利害得喪皆不暇恤矣。是艮其背而不獲其身也。既能不獲其身則有見於理无見於人而在人之是非予奪亦不暇顧矣。是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也。如是則動靜皆定內外兩忘而无忤理之失矣。何咎之有。朱子曰艮其背乃一條之綱領下文所云皆其驗也。此四句

辭雖略對而意則有所重云。林氏曰以身視理則理為重而身為輕。以人視身則身為切而人為緩。故其效驗如此云。○本義行止即動靜也。止而止自不獲其身言皆主夫靜自艮其背言。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艮者止於理而不遷之謂。故理不可為時當止也則止而不行。雖利害不能強之而使行也。理所當為時當行也則行而不止。雖利害不能挽之而使止也。此二者艮止之目也。

索索索索索索

索索

索索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其道謂所止之道也。○承上文而贊之。言時行則行動而不失其時也。時止則止是靜而不失其時也。動靜皆止於理如此則內不愧心外不忤人而磊落昭融无間昧瑕類之雜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人之一身唯背為止在理則為當止之處即人倫物理之所在也。人於此理知之明守之固隨其所在而止之

則所止者。莫非天命人心之正。而不墮於虛遠卑汙之域矣。蓋學必貴於能止。而止之又必於其所乃為得所止之道也。林氏曰。時止則止。固止其所也。時行則行。亦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寬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以卦體而言。艮其止之義。蓋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則皆陰。陽則皆陽。是皆以敵而相應也。敵應則彼此不相為偶。是能居貞以自守。正已而不求。而感害朋從之機息矣。夫人已各止其所。如此則天理為主。私欲不行。是以內不見己。外不見人。而无咎也。按不相與於不獲其身之義。似為未切。然不相與則已无往來之情。而彼之所以副我者亦泯矣。是又未嘗不切也。孔氏曰。八純卦皆敵應。獨於艮言之者。取其與止義相協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猶重也。思。如思誠之思。求欲如是之謂也。○前後兩山。各止其所。艮之象也。位。者止之所。隨地隨時而各有所在者也。凡人所為。易至於出位者。以不能思耳。君子則思隨地。兼道。因時處宜。皆无過不及之差。則其行之必止其所。而自不至於出位矣。亦如山之止而不遷也。程傳曰。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沉踰分非據乎。丘

氏曰。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中庸言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之類。皆其義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占而成也。○初六陰柔而居艮初。以能止之。質處當止之時。是能以理自止。而不妄動者也。既止於理。更復何咎。此固為得正矣。然陰柔性躁。鮮克有終。故當永守此正。止而不遷。乃為利耳。又因占而戒之。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時止而行。非正也。當止而止。則有順時之美。而无妄動之咎矣。何失正之有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也。占在其中。○腓者。躁動之物。二當其處。而居中得正。為能靜而止之。以理自守。不肯妄動。如此。則於已得矣。然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而二隨之。性體柔弱。不能往救。徒有自為之計。而无及物之功。則過雖在三。而實在我矣。豈能安於心乎。二非不知職之當盡。特病短於才耳。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言二不拯其隨。固因柔弱之故。然亦由三過剛。不中以止乎上。傲然自用。而不肯俯聽乎二也。豈得專為二罪哉。按爻專咎二。而此兼咎三。兩意互相發也。○或問三若退聽。則二能拯之否乎。林氏曰。二雖才弱。然有中正

之德若能退聽未必不拯其一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言者

象也占在其中列與裂同夤脊骨也薰燒灼也○事之在天下時止時行不可執者也猶限之在人或屈或伸不可艮者也三當限處本非可止而以過剛不中處之知止而不知通知經而不知權是於不可止者而止之也如此則事體乖離物情睽絕若分其脊矣夫既不能通乎外則必无以安於內而危厲之勢薰燦其心矣君子所惡夫執一者殆為是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者屈伸之所猶事之當變通者也二艮其限而不知通則必為事所困為憂所撓而危薰心與膠固之弊一至於此可不戒哉

六四艮其身无咎

爻而占也○六陰爻能止之德四陰位當止之時是為止於其身而不作於其事也占者如是則亦可无妄咎之咎矣此專以時止而言與艮背自不同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此以訓詁釋爻辭義見爻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之爻而占也序義理之次第也○人君之言出為命令輔者言之所由出也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宜有失

言之悔矣然以其得中心本安定為能懲前之非而致慎於後艮其口輔不妄有言而所言者必各中其時事之節淺深詳略皆得其宜是以內无所傷外无所違而悔可亡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道也

五有中德其心安易故能時然後言而艮其輔其所謂悔特一時點檢之所未及耳朱子曰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唯有德者能之

上九敦艮吉

爻也○上九以陽剛居止之極天資強毅真積力久故能動靜各止其所而始終一致物莫能奪止之堅篤者也如是則德盛仁熟而成身感物之道皆備於此矣止道之最善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即敦也○天下之事唯終為難今日敦艮則不徒有其始而實能厚於終矣故吉也

三三艮上 渙三三艮下 旅三三艮上

漸女歸吉利貞

出而成也○漸之為德下止上巽方其在下能自止而不進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驟故其卦名為漸在女子則處母家而不先求男是止於下也六禮儀而後成婚是異於上也皆不遽進之象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則又

貞之義也。故女歸以漸。則得自重之道。而成內助之功。故吉。然又必其定婚之初。其動以正。而不苟為私情之合。然後能保其吉耳。蓋女子之進。亦有漸而不正者。故又因而戒之。推之凡進。莫不皆然。或以仕進言。亦通。但恐非積實待虛之義耳。○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漸有漸進之義。天下之漸進者。莫如女歸。故女歸而能如是。則吉矣。此釋卦名。而及其辭與噬嗑小過相類。

進得位。往有功也。

位。謂爻位之位。下放此。○凡爻當位者。謂之得位。卦變

金匱要略卷之七

下漸

壬子

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陽上進而得乎陽位者也。居得其位。則有能為之本。而功業可成矣。

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此申上文之意。凡爻以得位為正。失位為不正。九居三位。則臣之進以正。而无僭躐之嫌。九居五位。則君之進以正。而協天人之望。故政本端而萬化出。百官萬民固不一於正矣。所謂有功者也。蔡氏曰。得位以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

其位剛得中也。

其指九五。○又以卦體明之。九五之位。以剛居中。則九

存之於心。達之於政者。剛而不過。適得乎中。中則无不正矣。亦以釋利貞之義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止者。未進而安靜恬退。心不必於進也。巽者。方進而從容詳審。身不躁於進也。以是而動。則有以取重於人。而進无所沮矣。此卦之所以為漸也。首條未發此意。故特補之。此可見孔子翼易之周密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即寬以居之之居。○山上有木。以漸而高。漸之象也。漸以居德。則優游厭飫。以馴致乎聖賢之域。而不計功於旦夕。漸以善俗。則涵育薰陶。以馴致乎動變之化。而

金匱要略卷之七

下漸

壬子

不責效於旬時。既能以漸。則皆日進而不自知矣。

初六。鴻漸于陸。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而占也。漸進也。餘爻放此。小子。未成人之稱。新進之

象也。○初六始進於下。未得可安之位。而上復无應。又失所藉之資。是以身之所處。不得其安。如鴻漸于陸。而其占則為新進之小子。職位未定。名實未孚。當有危厲之事。言語之傷。亦如初之未得所安也。然時命使然。非已所致。故於義為无咎也。聖人之不急於進也如是。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義見爻下。

六二。鴻漸于陸。飲食衎衎。吉。

象而占也。程傳曰：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六二柔順中正，進復以漸，而上應九五以善進之德，乘可進之機，是以居位則有德以稱其任，而處之不危，受祿則有功以酬其君，而享之无愧。如鴻之漸于磐而飲食自適也。占者如是，則无竊位素餐之恥，而可以保其終矣。吉之道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程傳曰：素，空也。○二有可為之德，循上進之序，以為時用，則所食之祿，乃其分之所當得者。是以退食委蛇，而先不安也。苟食人之食，而不事人之事，則是得之不以道也。豈能免於素餐之恥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而占也。爾雅云：高平曰陸。程傳曰：平原也。復，返而歸也。育，生也。○九三過剛不中，无應於上，既有乖忿之質，又无救正之人，冥行徑趨而陷身於非地者也。故為鴻漸于陸之象。在丈夫則剛暴取禍而身不保，故征行而不復；在婦人則陽氣偏勝而失其和，故雖孕而不育。凶莫甚焉。夫此過剛之行，无適而可，唯用之以禦寇則衆志可一，而成功可期，乃為利耳。明不利於進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醜，類也。指同行者而言。道，謂生育之道。○與衆同行而獨不歸，是棄其身而離群醜也。生育之道存乎太和，過

剛則失其道而功无由成矣。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三之過剛，在禦寇為順。道順則已能唱先而使人效死，同心協力以相保難，雖有衆而无害矣。若剛不足，必先自潰，何相保之有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而占也。或得者，賴有此而庶幾可望之辭。○六四乘九三之剛，以柔遇暴，不得其安，如鴻連趾不能擇枝，而反棲於木者也。然柔順巽體，能善處之，則彼雖暴亦不得加於我矣。如鴻得橫平之柯，而能僅安者也。占者於難處之中，有善處之道，則終得安而可以无咎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以猶而也。○四以柔順而居巽體，順而且巽者也。順則謙冲和樂，而與物无競；巽則深潛善入，而計出萬全。故雖乘剛而亦得其所安也。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而占也。婦，謂五之婦，指六二而言也。○五居尊位以臨天下，鴻之漸于陸者也。然君待臣以弘化，猶夫待婦以生育，而六二在下，三四間之，乃為小人所隔，而不得相合，以成治功。猶婦三歲而不孕也。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而三與四莫之能勝，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故吉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人君素願在得賢以成治。特以小人間隔而失之。若終不能勝則正應者合。而治可成矣。是為素志既酬而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象而占也。○上九漸進之極。高出於世。猶鴻之漸于陸。而羈縻縻養皆莫之及也。此隱士之高致。若無益於世者。然清風高節。足為師表。如鴻毛可為儀飾。然則亦不為无用矣。占者如是。則非亂倫干譽之徒。而有潤身成俗之美。吉何如哉。○本義胡氏名瑗。字翼之。宋海陵人。世稱安定先生。程氏即程頤也。不曰程子而曰程氏者。從胡氏而為文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始有高世之見。終有勵世之節。是能志於道德。而功名富貴皆不足以累之。故可為則。一有外慕之心。則身雖隱。亦不足為法矣。

三三說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占也。○為卦兌以少女從震長男。而其情以說而動。是為女子情勝。而不復計其配匹之宜。禮聘之勤矣。故其卦為歸妹。歸妹已為不正。而爻不當位。以柔乘剛。又皆不得其正。爻歸如是。則方歸非禮法之所容。故凶。而既

歸非室家之所宜。故又无所利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興者生生之義。人兼母子而言也。○言歸妹有男室女家。雖曰人事。而感應施受。乃天地之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窒而物不興。男女不偶。則形化泯而人類滅。是歸妹者。女道之終。而人道之始也。關繫如此。所以為天地之大義也。按此與卦義不同。特借其名而言之耳。說以動。所歸妹也。

此承上文而言。歸妹為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始。本无不正。唯以說而動。則為私情之合。而非義理之常。孟子

所謂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者。或有之。而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皆所不暇計矣。此在男女皆為不正。而女子

尤為可醜。所以為歸妹也。但云所者。省文耳。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二四皆陽。三五皆陰。是皆處位不當。行涉淫僻。非禮所

容。故征則凶。三居二上。五居四上。是皆以柔乘剛。婦制其夫。維家之索。故无攸利。按象辭兼言。而此分釋。義有

小異。所謂孔子之易也。徐氏曰。位不當。則柔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永終猶言久遠程傳曰敝壞也謂離隙也○澤上有雷動而澤水為之搖漾如女子可挑而動者故以為歸妹之象君子觀男女之合始不以正而知其永終之有敝則必正始以杜之矣○實義至於戰戰蔡氏口以色合者必以色衰而離以情動者必以情盡而絕聖人存乘

初九歸妹以媵吉
婦音

象而占也少婦曰媵從嫡以適人者所謂媵也○女子從人唯居上有應者乃為正室初居下位又无正應則其歸為媵之賤而已身既為媵雖賢何為故雖有陽剛之德亦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其嫡而不能大有所為猶跛之能履而不能遠到也然在其分則善矣故其象如此而占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媵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即陽剛也陽剛在女子為可常之德故以恒名之跛能履吉為句○言初雖為媵然有陽剛常久之德故又為跛能履而得吉也能助正室以成內治則可以得吉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而占也孔氏曰二上不言歸妹者在歸妹卦則歸妹可知故略而不言也○九二陽剛得中上有正應實女而為正室者也然配陰柔不正之五則刑家无主而內

助之功不能以大成矣如眇而視不能及遠也其占則利幽人之貞言幽人得此占則利為其所處與二同也蓋幽人无賢君而不能有為猶二无賢夫而不能成功也○陳氏曰論德之賢則二賢於初論命之薄則初甚於二然其不能大有所成則均也故兩象皆相類云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抱道守正而不改其常也所謂幽人之貞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媵

爻也須待也无適故須○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是无賢正之德而多情欲之私者也女子不正人莫之取始无所歸不免久待而終歸為媵之賤凶吝可知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謂陰柔不中正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爻也愆過也期謂歸期禮所謂二十而嫁是也時謂當歸之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九陽剛有賢正之德四上體有貴重之義而无正應未得所歸故不輕於從人而寧過其婚嫁之期也然其所以愆期者志在遲遲其歸以待所歸之時耳蓋天下无无對之物時過有必行之理故遲其歸則終獲良配矣孟光三十不嫁以待梁鴻則其人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行，即歸也。○四之愆期，非廢倫義也。志欲待得佳配而後歸耳。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輕從人也。程子曰：有家人之至情，賢女人所願要。四所以愆期者，循理而不徇欲，由已而不由彼故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平聲 昧幾

象：象而占也。君，主也。娣，即妹也。君行則娣從，袂，衣袖也。舉袂以該服也。良，美盛也。○六五居尊，下應九二，以帝女而下嫁者也。然有柔中之德，內重外輕，故能以禮義為光華，而不以衣服為容飾。猶帝乙歸妹而袂不如娣者，也。其良在德，而不在袂，則女德極盛，如幾望之月矣。吉者，宜家之謂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行，下嫁也。○首舉爻辭而下總釋之。如訟九二爻例。五居上體之中，而有中德，是其得於天，成於已者。皆幽閑貞靜之美，而无驕妬忌刻之私，所謂貴也。以此而行，則所重在此，而所輕在彼矣。何尚飾之有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李音

爻而占也。女，士未成夫婦之稱。先言女者，自上六而言也。承，奉也。筐，簍也。實，謂幣帛之類。刲，刺也。○凡婚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事也。為酒食以召鄉黨僚

友者，男婚之常也。上六以陰居歸妹之終，而下无正

應，失德過時，終无所適，故為女子承筐是將而无幣帛以為之實，則是未嘗承筐，而女不成嫁矣。士宴新婚而刲羊未見其血，則是未嘗刲羊，而男不成娶矣。約婚不終之象也。得此占者，則亦如之，而无所利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承筐而无其實，則所承者虛筐而已。明不足以成嫁也。○顧氏曰：爻辭先女而後男，象傳舍男而言女，皆主歸妹而言也。

三三：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假音

占而戒也。○為卦以明而動，明動相資，盛大之勢也。故其名為豐。當豐之時，天下一統，治化四達，凡百有為，无不如意。固亨道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然徒憂之而不為之所，則雖精神勞散，亦終无益於事而已。故但當心存无逸，事由舊章，兢兢業業，不使過盛。如日之常中焉。則豐可長保，而自不至於有憂矣。何以徒憂為哉？林氏曰：日无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耳。唐氏曰：古人當於變之日而勅時幾之歌，處太和之世而憂艱大之任，日中之治蓋如此。○本義守常之常，讀如世无常治，亦无常亂之常。言守之使常如今日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者治功盛大之謂卦德離明而震動明則有見大之智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者也動則有圖大之才所謂發強剛毅足以有為者也明相資則明有所用動有所之是以治定功成巍然嶄然而極其大也米子曰徒行不明則行无所向冥行而已徒明不行則明无所用空明而已

王假之尚大也

王者當豐亨之時見民物之盛時可有為為足自擅則其志欲日廣而規模制度自然尚大不復安於向時之朴實矣所謂不期侈而自侈者故以為有憂道漢武承文景富庶之後而狹小漢家制度尋至虛耗即其事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言人君守國常如盛大之時則志氣精明法度脩舉而有以徧照乎天下也蓋日唯中乃能照四旁君守常乃能照天下一或過盛而不能如日之常中則逸於明照之外者多矣豈人君之所宜哉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此日中與上文不同蓋以中為過盛也食猶虧也天地以全體言時謂氣數也鬼神以一事言即天地之運用風雨雷電流時枯榮之屬皆是也○此發卦辭外意以

明不可過中之故猶他卦極言之例也日以中為盛中則西下而勢傾月以盈為盛盛則魄生而明不特此也雖天地至大而其盈虛亦隨時時常息則天地從而盈而氣機變化群物皆通時常消則天地從而虛而氣機窒塞群動俱寂盛極必衰之理在天地且然而况人事不出乎天地之外鬼神常運乎天地之中其能常盛而不衰乎此屈伸所以相感而治亂所以相尋也所謂宜日中者以此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用折音

折斷也致刑者必致之刑不姑息也○雷電皆至威照並行盛大之勢豐之象也獄者兩造其備混為一途非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用折音

三十八

明无以照之故取電之明以折獄而剖決其曲直之情及其獄之既折而罪有所歸則又取雷之威以致其刑而不務為姑息之計則天下无遁情无遺奸而蒙蔽不萌於其間矣亦保豐之道也程傳曰折獄者必照其精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奸惡唯斷乃成○蔡氏曰噬嗑以立法者言豐以用法者言皆取威照並行之象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爻而占也蔡氏曰此爻象占相為呼應不如他爻之截然分別也○剛柔相應理之常也初九以剛而應九四之剛所遇相配是遇其配主也如此則未加均敵不相上下宜有嫌隙而无成功矣然當豐時明動相資則明

有所用動有所之故可无徒明妄行之失而且有助
立業之美也此爻之辭與睽初四而文略相類○蔡氏
曰漢丙魏之尚寬尚嚴唐房杜之善斷善斷皆是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言雖旬而相資固可无咎然必虛心自下不倦而
後能以相處若有求勝其配之心則情不相得勢不相
容其災必矣此天下之通患故特發之胡氏曰旬則配
而與之均過旬則勝而出其上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也往得以下本象以戒占也斗以昏見蓋星之著者
疑猜也疾忌也若者形狀之辭○二為離主而應六五

全書卷之七

手九

以至明之德事柔暗之君明為所蔽不能自達故為此
象占者遇此若往從之不度其時勢之不可而直欲以
忠言極諫開其蔽惑則昏暗之君必生疑忌亦何益於
事哉唯誠信為格君之本而二虛中又有其象故當忠
君愛國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咎外而格其心因明以通
其蔽則彼之昏蒙可開而吾道行矣故吉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曰以已之孚信而感發上之心志也君雖柔暗有
可發之道也愚謂君心之蔽雖未易以口舌畢然其本
心之明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故唯孚信足以發之然信
必積而後可以上達則亦不容強為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而占也肱臂也右肱切於用者○三以極明之德而
應上六暗甚之陰明而受敵猶大其極而日中至明反
見沬也其蔽愈大其見愈微則視二為甚矣是猶折其
右肱而不可以有為雖有明德亦終積於无用而已然
非三之失也所遇非其人耳何咎之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君子出身以有為於天下事之至大者也以三遇上如
豐其沛則不能有為以濟大事矣既无所賴以行其道
雖有明德亦終廢棄而已何所用哉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全書卷之七

本堂

甲一

象而占也易配為夷自上稱下之辭也○四以剛明之
德而比六五柔暗之君故亦為豐蔀見斗之象占者遇
此不可獨為但當下就初九同心協力以事其上則明
動相資謀斷相濟可以開昏庸之君扶豐亨之治而得
吉也○林氏曰此爻如晉室南渡國家多艱元帝柔弱
不足有為而謝安周顗之徒同心共濟亦足以維持其
萬一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

豐其蔀者以位近六五之柔暗所處非其地也既非所
處則已雖明亦幽暗而不達矣

遇其夷主吉行也

明動相資則時雖暗而事猶可為其行為吉行矣詳見
爻下

六五來亨有慶譽吉

占也來致其來也○五以柔暗之資為豐之主固不足
以有為突然氣質之用小任賢之功故為五計者苟
能屈已忘勢旁求博採求致天下章明之才而任用之
則啓沃贊襄各有所賴而明德之效歸於我矣是以福
慶來集名譽著聞而因可以保豐大之治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有來亨之吉則能祈天命而奠邦家有福慶也不言
譽者舉重以見輕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

闢其戶無人三歲不覿凶闢其
象而占也闢其戶○上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
動之終其滿假躁動其矣故○其明而反失之則其
明也適足以自蔽而已是豐大其屋而反蔽其家也如
此則一物无見而終身不反是闢戶無人而三歲不覿
也占者如是則終為下愚之歸而无上達之望故凶也
○本義處動終與居豐極相對自一體及全體而取義
也明極反時兼承兩義蓋居豐能動則為明極且終則
明之極矣不然則上非離體何以有明極之義邪今人
多以明極對動終蓋習而不察耳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闢其戶闕其無人自藏也
天際天之際也翔飛也詩云如帝斯飛○上六驕侈之
甚如豐大之屋直翔於天際也闕戶無人自為障蔽而
不見耳言非真无人也

本文周易演義卷之七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

闢其戶

中三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八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三三觀上

旅小亨旅貞吉

占也。孔氏曰：旅者，客寄之名。○為卦山止於下，火炎於上，去其所居而不處，旅之象也。故為旅。旅當親寡，嫌隙易生。若一无可通者，然得中順剛，內止外明，有亨之道。故占者如之，可以小亨。然此即正道之所在也。若能守此，久而不變，則又可保其亨而吉矣。其曰小亨，亦以在旅之故，即睽小事吉之意也。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

亨。旅貞吉也。

柔謂六五。外謂外卦。必言外者，所以別於六二也。剛指四上。○此以體德言處旅之善。五有柔中之德，而又能附陽剛以致其助，則不至於孤立矣。內有安靜之心，而外又審理勢以酌其宜，則不迷於所往矣。是以小亨，且得旅貞而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當親寡之時，則取禍。卑則取辱。自非得中順剛，內止外明者，不能處也。故歎其時義之大。蓋恐人以爲小事而忽之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之象也。主刑者，民之司命，故以明慎用之，審察其情，謹重其念，而出入輕重，各得其宜也。獄已成矣，即從而決遣之，當罰即罰，當宥即宥，使國无淹滯之囚，則刑不濫施而威不見阻，民不廢業矣。亦如山體之鎮重，火勢之不留也。此於旅義无所取特，以其象言之耳。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爻而占也。程傳曰：瑣瑣，猥細之狀。○初以陰柔居下，氣量淺狹，志行卑汙，是處旅而鄙猥瑣細者也。占者如是，則必召人之輕侮，而自取災咎矣。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意窮陋，自取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爻也。占亦如之。勿曰童，壯曰僕。程傳曰：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六二柔順中正，與物无競，而處事得宜，旅之最善者也。故為即次以安其身，懷資以裕其用，又能得童僕之貞信，而心亦兼盡，有所倚賴。蓋由其德之全，故其善亦全如此。占者有是德，則其占亦如是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得童僕貞，則无欺而有賴，身不勞而勢不孤。雖云親寡終无內顧外侮之尤矣。蓋旅以得人為重，故特舉而釋。

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上

爻而占也○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有驕暴之行。元順遜之資。以是處旅。必至於困。故為此象。占者如是。則雖心无私邪。而亦不免於危厲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已通下。謂童僕○旅而焚次。則无所安身。亦已困傷矣。况又喪其童僕乎。然當旅時。而以過剛不中居下之上之道。處其童僕。宜至於喪。不足惜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上

爻也。占亦如之。于處暫得處止以休息也。然不若二之

全用象義主下

即次矣。資斧。資身之斧。旅中禦患之器也。程傳曰。云我者。據四而言○九四用柔能下。用柔則事无所拂。能下

則人无不愛。以是處旅。亦可少安而无虞矣。故為此象。然以陽居陰。非其正位。又上无同德。下應陰柔。則所處有失當之事。所與非可賴之人。豈能盡得其志乎。故雖僅有此善。而心終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言四雖旅于處矣。然以陽居陰。非其正位。而所處失當也。惟其如是。是以雖得資斧。而心猶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謝音

本象以著占也。射雉。矢亡。占之象也。譽命。聲名也。○六

五柔順文明而得中道。又為離主文明之君。雉之象也。

占得此者。當有離家遊國往來事君之事。雖其辭見之。儀。霸旅之給。不无小費。然終由此以得譽命。所失者小。所得者大。亦猶射雉。亡矢而終有所得也。八君无旅。故特變例以言之。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言君子名譽著聞。必上達於朝廷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上

象而占也○巢者。鳥所安止之處。猶旅之次舍也。上如鳥焚其巢。則失其所安矣。其在旅人。則驕樂於未焚之

全用象義主下

先而悲號於既焚之後。旅之極困者也。然所以致此者。由其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而喪其順德于易耳。占者如是。凶何如哉。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在旅之時。唯謙降柔和。乃可自保。上以旅時而好高不下。則宜見惡於人。而失所安矣。驕氣方盛。失其順德。而終莫能悟。所以焚也。

三三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占而戒也○為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務入。為巽之象。重之又得巽焉。故其名不易也。天下之事。以剛濟

之則有餘以柔任之則不足此卦以陰為主智力近小故但可以小事然猶幸其從陽陰得陽助則尚可為故又利有所往然所從不可不擇必見大人而後與之乃得其利苟非所從則雖往而有利亦失從人之正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重平

重重復也以猶為也申者丁寧反覆之意○此以申命釋重巽之義此卦上下皆巽是重巽也巽有命令之象重巽則為人君議禮制度必先施命於下而一命之間丁寧反覆无所不至於以熟其耳目一其心志使之淪肌浹髓而後已焉非謂有兩命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重平

五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取卦名志行本居尊而言也剛指四陽○九五陽剛又得中正而居尊位其志得行則凡所以用剛者莫不各適其宜各當於理而建中表正之志行矣初居二三之下而下體之柔既順乎剛四居五上之下而上體之柔亦順乎剛則凡所以從陽者莫不內存和說外効恭順而有為有行之際得所賴矣夫柔順乎剛則得諸陽之助故享且利往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則有大人之象故又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風行相繼无物不入巽之象也君子欲行政事則申命令於先以致其丁寧反覆之意然後從而行之夫命申於行事之先事行於申命之後則命之入人者深而事行也无阻礙矣亦如風之相繼而无物不入也苟欲行事而不先申命則下民不知上意之所欲為雖有建革亦將隔礙而不能行矣豈入民之道哉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爻而戒也○初以陰柔居下為巽之主過於卑巽而疑懼不安者也○是以立之不堅為之不勇或進或退其知適從則其於事必不能有成矣唯用武人剛勇之正以矯其巽懦之偏乃能有為有守而得所利耳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

利武人之貞

志治也

治者疑之反謂定也○初六進退是其志疑於是非可否之間而不果也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疑懼者變為果敢而進退已決矣是其志治也蓋陰性多疑而武人剛決故必相濟而後可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本爻以著占也牀下卑者所處之位史掌卜筮巫掌禱祠皆通誠意於神明者占之象也紛多也○二以陽處陰而居下過於卑巽而不自安者也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占者得之但當卑以自

牧行過乎巽而其所以過於巽者。不過應接之間誠意惻怛辭氣愿款由中達外。足以感人而已。初非傷於恐懼流於諂諛。而不能自立也。如此則過而不過。亦如二之為矣。是以誠能動物而愛敬者多。恭近於禮而恥辱可遠。吉而无咎之道也。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居下之中，為得中道，是能審諂瀆之幾，酌淺深之宜，而恭不太過，禮不踰節，故但止於紛若之巽，不至已甚而得吉也。

九三：頻巽，吝。

爻而占也。王氏曰：言頻巽，則頻失可知。○九三過剛不

柔，居下之上，既无下人之資，又挾上人之勢，非能巽者。

其所為巽，不過勉強而已。是以雖能強於一時，而不能持於悠久。頻失而頻巽也。占者如是，則終歸於不巽。而志滿之損，无恒之羞，皆在所不免矣。可吝之甚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此與豫初同義。言由其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志意滿極，故不能久於巽而有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占也。田獲三品，占之象也。○六四陰柔无應，才弱勢孤，而處三、五二陽之間，又為所迫，宜有悔也。然用柔能下，為能卑巽以處之，化强暴之人，免陵迫之患，故得悔亡。

然既巽於二陽，則必反為之助。是以行无不遂，而德業有成。如田獲之多，可備三品之用，不特悔亡而已也。○本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言四以陰居陰處上之下，而巽於承乘之剛，則陰得陽助，雖云无應，而若有應矣。是以行有成功。如田之多獲也。苟以高亢處之，豈能免於禍哉？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去聲並

爻也。○九五尊位而居巽體，宜有苟且偷安之悔矣。然剛健中正，足以有為，為能奮發改圖以復於正，而積弊

可去，新政可行，以得乎吉。夫弊既去，則反諸心而无悔。

政既行，則措諸治而皆宜。是雖无初而實有終也。然其所以得此者，良由將變之時，既能丁寧而詳審於始，以思其理，既變之後，又能揆度而圖惟厥終，以驗其事，必其合於天理，順於人情，然後行之。一有不妥，又將從而改易矣。所謂貞者如此，是以民皆信從，世為法則，而得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則意見不偏，中則施為允當，故能善於變更而得吉也。苟无其德，則器小識卑，謀淺慮近，而變亦不善矣。○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喪去聲。

象而占也○上九本有陽剛之德特以居巽之極而失之凡事過巽亡其剛斷比二大有間矣故為此象占者如是則雖巽所當巽亦不免於屈身召侮而有凶也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者固必之義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居卦之上巽至窮極則其巽已甚矣過巽而至於失斷可必其有凶也

三三說上

占也○陰本居下今進而居二陽之上陰得乘陽喜出望外說之意兌之所由名也重之又得兌故其名不易

兌亨利貞

焉兌以說物本有亨道而卦體剛中其說以誠非道求說在所當戒而卦體柔外或有不正故得此占者誠能說以處人元所違忤則心志相孚而行无不達可以得亨然又必其所以為說者舉皆出於天理人心之正而无邪佞柔媚之私乃為利耳故又因而戒之

象曰兌說也下並同

以和說釋兌之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此釋利貞之義卦體二五剛中而三與上皆以柔而在外剛中則說以誠固无不正而得亨矣特以柔外有不正之嫌故因其所不足而戒之使其說必利於貞耳聖

人於邪正之辨其謹如此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此以下承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天理人心正而已矣說得其正則上順天理之本然而建之不悖下應人心之同然而徵之不違矣苟不以正其不逆天拂人也者幾希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先難並去聲

二說字皆指說之正者而言先民率民以趨事也犯難冒也難謂患難○惡勞畏死人之常情也然唯說得其正則雖率民於勞而民反以為逸驅民於死而民反以為生皆將歡欣鼓舞奮踊以赴之而忘其勞與死矣况其所安為者乎孟子論王道亦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即此意也○陳氏曰說以先民周宣之城朔方是也如秦政之築長城則非說矣說以犯難周公之祖東山是也如漢武之伐匈奴則非說矣

奴則非說矣

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結上文而贊之說至順天應人則說民之道大矣言非若離虛之小補也是以民莫不勸而忘勞忘死亦從上意焉此貞之所以利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傳曰麗附麗也孔氏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習者講習

而又講之意。○兩澤相翼。彼此相潤。是雖无情之物。亦有相說之義。兌之象也。君子欲窮天下之理。而慮一人之見。无以盡之。是以親賢取友。相與會聚。以講明乎義理之宜。而廣其聞見。訂其是非。反覆辯論。不少間斷。使夫在人者。有以裕於已。在已者。有以及於人。亦猶兩澤之相麗也。滋益之功。豈有加於此哉。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者。莫若朋友講習。亦一義也。

初九和兌吉

爻而占也。和者。發而中節之謂。○初九當說之時。以陽居下。又无係應。是其所以為說者。皆出於性情之正。而不拂乎天人之公說之和者也。占者如是。則人无惡射。

而可以得吉矣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行。謂行以說人也。○初以陽剛處下。又无係應。順理而說。故无疑礙而得吉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爻而占也。○九二以陽居陰。處非其遇。宜不能致其說。而有悔矣。然以其剛中。則能本誠心以為說。而不後致飾於辭色之間。是以誠能動物。而難說之悔可亡也。虞翻克諸蒸。以此為近之。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志。猶言誠心。○心之所之謂之志。九二剛中。實理為

主。心存誠信。而以誠行之。是以孚兌而得吉也。何徒悅而无實。豈足以感人哉。

六三來兌凶

爻而占也。程傳曰。之內為來。○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說之妄而且深者也。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諂邪媚。无所不至。則必見惡於人。而得凶矣。况初剛正。二剛中。卒亦不得其所求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說之妄而且深者也。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諂邪媚。无所不至。則必見惡於人。而得凶矣。况初剛正。二剛中。卒亦不得其所求也。

言由陰不中正。是以來兌而得凶也。若剛中正。則知自守之為貴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爻而占也。王氏曰。商。商量也。寧。安定也。程傳曰。人有節守。謂之介。○四承九五。而比六三。間乎邪正。莫知適從。是以擬議商度於所說之間。而心未安寧。蓋雖不泯其好德之公。而猶未免於係戀之私也。然本陽剛之質。當必以類相從。故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終能克其係戀之情。而行其好德之志也。占者如是。則心志可一。德業可脩。有直諒之益。而无善柔之損矣。是有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四能去邪從正。則有益无損。而德業可新。名節可保矣。是謂有福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戒占也。○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五雖陽剛中正。然當易說之時。居得為之位。而密近之。能保其不信乎。故因占說戒。以為君人者不知小人之可畏。狃於所說。而孚于剝焉。則必為彼所剝。而身不强固。德不清明。其危必矣。○程傳曰。以舜之聖。猶畏巧言令色。況其下者。可不戒乎。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此實以五言之。與爻辭不同。言以九居五。位正且當。恃其才勢。而謂小人雖近。亦无能為。則防閑弛而邪媚入矣。雖孚于剝。亦不自知也。○蔡氏曰。唐玄宗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皆知其奸邪。而猶用之。一則恃己之聰明。二則恃時之安泰。而謂其必不能為害。故耳。聖人之言。豈欺我哉。

上六引兌

爻也。○上六以陰柔為說之主。居說之極。性質柔媚。專務說人。故引二陽以為說。卑諂承順。无所不至。雖使得遂。亦凶道也。占雖不言。蓋可知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兌之人。心術邪僻。蹤跡暗昧。未得為光明也。陳氏曰。凡欲入人者。其心皆有所利也。利欲昏於中。則不覺其昧之可鄙矣。

三三三 漸三 漸三 漸三

漸三 漸三 漸三

漸三 漸三 漸三

象曰。漸。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十四

剛柔以漸之九六而言。窮。困也。位。謂陽位。指三也。自下而上曰外。同。謂同於六四。○漸之九三。今下居二。是得中而不至於困也。在漸。則為英雄之人。得用武之地。而憑藉形勢。足以自安。蓋雖在德不在險。而執樞扼吭。宅中。圖大。必本乎此。則亦不為不重矣。至於圖謀在志。左右在人。而漸之六二。今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是能不自私已。志在濟時。而又得同心之助。今時雖漸。將必合於一矣。此其所以亨也。○或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謂六四之柔得位乎外卦。而上同於五也。愚按此說。雖與本義不合。然於得位乎外之意。最為明切。今人

徒見朱子嘗謂兩爻相比者為變故不之從殊不知解卦二居其所與四相隔亦為卦變則似不必泥也讀者詳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假廟之義乃王者身在廟中致其祭享以聚祖考精神之謂耳明非攝事之祭虛文之尚而已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以卦象言乘巽木於坎水之上才德兼備故能拯天下之難成濟渙之功也蓋當渙時國勢已去人心已離其險極矣使无其具豈可得而濟哉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全書卷之六

十一

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當渙之時郊廟禮廢神鬼幾於无主矣先王任丕子之責自有不能忽然者故祭帝於郊以與天神接而凡陶匏菴桔燔柴繭栗之類莫不畢陳所以合帝之渙也立廟於國以與祖禰交而凡門堂寢室昭穆宗祧之制无不曲盡所以合祖之渙也仁人孝子之用心蓋如此按象云假廟自其切要者而言此云立廟則又追本其始事而言故不同也然言立廟則假廟之意亦在其中矣○程子曰此皆以收天下之心亦合渙之道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而占也○初六居卦之初渙未深而事易濟理當用

拯而初以柔居九二之下為能順之資其和德以乘機會是又得馬之壯也占者如是則人心復聚國勢復安而得吉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言初无濟渙之才而乃得吉者由能順九二之剛也取人之有餘輔已之不足於濟渙也何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机音紀今刻本多作机傳寫之誤也

象而占也張氏曰奔者來之速也机與几杖之几同程傳曰俯憑以為安者也○二非陽位而九居之當渙之時失其故處宜不足以濟渙而有悔也然來而得中不至窮困是得險固之地以為自保之圖有如得机而憑

全書卷之六

十一

以為安也占者如是則能合渙而悔亡矣詳見象傳首條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人當渙時皆有願安之心二奔其机來就所安則得求安之願而可以圖濟渙之方矣苟不自保何渙之能為六三渙其躬无悔

爻而占也○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本非能忘已者然居陽位志在濟時為能以天下之渙為己責而鞠躬盡力不恤其私渙其躬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心公理得而可以无悔矣○林氏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是有私於已也及入關財物无所取婦女无所幸是志在濟時

能散其私也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居陽位，志在濟時。視天下无一人而非吾心之所當愛，无一事而非吾分之所當為，則凡一己之私，皆所不暇顧矣，所以能渙其躬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爻而占也。丘，土之高者。程傳曰：夷，平常也。匪夷，所思者，贊美之辭。○當渙之時，人各為群，不能混一。四以柔正之德，當濟渙之任，而下无應與，不係於私，是能正身率人，散天下之朋黨，而專以事上者也。如此，則渙可合而任克勝，大善而吉矣。然小群既散，大群自成，故能聯屬人心，以歸於上，使所散者合為一統。如丘之高，則知謙高大功，用神妙，非常人思慮所能及也。故因占而勉之。蘇氏曰：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

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四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則德業光明，氣象廣大，而无晦滯狹小之私矣，贊之也。

九五：渙其大號，渙王屋，无咎。

爻而占也。○久居當渙之時，所宜散者，唯號令居積二者而已。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一天下之心，而厚其生，得濟渙之道者也。如此，則命行下從，財散民聚，而天下之渙可合，生民之難可

濟矣。何咎之有？陸贄勸德宗下哀痛罪已之詔，散瓊林大盈之積，得非有見於此乎？○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朱子曰：王居上脫渙字，蓋節文以成四字也。○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有德則志在民，有位則權在我，是以能公其利而无咎也。二者闕一，則或能渙而不欲，或欲渙而不能，皆不可言濟渙矣。不言渙號者，舉此以例彼也。一說：正位，謂正乎人君之位，亦通。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去音上

爻而占也。○上九陽剛而居渙極，以能濟之才，乘將濟之會，是以散其傷害則去，散其憂懼則出也。占者如是，則濟渙功成而无所咎矣。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遯去。

血，平脫去字，亦節文也。○遠去傷害，以出乎渙，唯陽居渙極者能之。

三三：况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占而戒也。苦者，味過平中之義。○為卦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為節。在人，則立身制用，皆嚴其自然之限，而不過也。以理而言，節固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剛中，節而不過，又得其當，故占者如之，則已无不宜。人无不順，而可以得亨，苟為太過，至於苦節，則非天理。

人情之所安矣。豈可守為正道而不知變乎。反章義以戒之。蓋丁寧之意也。○朱氏曰。申屠狄之潔。陳仲子之廉。皆苦節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陽多於陰。則剛過而苦於節。陰多於陽。則柔過而不能節。故唯三陰三陽。剛柔通均。而无偏勝之弊。乃亨也。剛居下。則不及乎中。而不能節。剛居上。則過乎中。而苦於節。故唯二五之陽。皆得其中。而无過不及之差。乃亨也。二者皆中道也。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人之所貴者。節。節之所貴者。中。若至於苦。則節道窮極。違性情之正。拂倫理之常。物不能堪。而勢不可行矣。故不可守以為貞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葉氏曰。人情說則易流。見險而止。則不至於流矣。節之義也。然其權在位。其本在德。而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居坎通之體。既操制作之權。以立節道。又極精當之善。而可通行於此。見節亨之義。而苦節之不可貞。亦可推矣。故指而言之。

天地節而四時成。

天地之化。不過陰陽二氣之運而已。然陰極則陽生。陽極則陰生。皆有制而不過。是以四時成。而歲功備也。苟

為无節。安得有四時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節之也。制。品制度。法度也。○聖人在位。知財有限。於是量入為出。而凡軍國之需。皆節之以制度。不使太過。則實出有經。財不傷於奢侈。征斂有藝。民不困於誅求矣。此與上句。皆節道之大者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節。議德。行。去。

制。猶立也。議。議者。商度之意。○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節之象也。數有多寡。度有隆殺。皆為制之。使凡事服器用。各安其職分之宜。所以定禮儀之限。而防民滯也。德存於中。行發於外。皆為議之。使凡存心制行。必納乎軌物之衷。所以嚴道德之限。而成民俗也。君子之節。蓋如此。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象而占也。○初九居節之初。時未可行。而有剛正自守之德。能節而止。不妄求進。不出戶庭之象也。○若順時而止。則无枉道辱身之失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剛而得正。知時通塞。在初則塞而不通。是以節而不出也。然云知通。則非以隱為高者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而占也。○九二居下卦之中。時可以行。非初比矣。然

失剛不正。既膠固而不通。上无應與。又孤介而獨立。是以徒知隱身之計。而不復有爲天下之公。潔身亂倫。當有凶也。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言失時之甚也。蓋深惜之之辭。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爻而占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而當節時。忘情妄費。非能節者。是以有失德之羞。傷財之患。而嗟嘆也。然禍由已作。則亦何所歸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雖自我作。无可怨尤。占者宜知所戒。

六四。安節。亨。

手二

爻而占也。安。如安行之安。順而无强之謂也。安節者。安於節也。○九五主節於上。而四以順正承之。安於上之所節。而立身制用。自然由之。不待勉强而後能也。如是則動无愆忘。而終身可行矣。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指九五。道謂節道。○九五甘節。六四承之。无所畏懼。而自由乎禮法之中。所謂安節者也。若賤而好自尊。則非所謂承上道矣。然非柔順得正者。不足以語此。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爻而占也。甘者。苦之反。○九五居尊。爲節之主。而有中

正之德。凡立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莫不當乎天理。合乎人情。而不出於強世之爲。節之甘美者也。如此則法皆盡制。而行必有功矣。中庸曰。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吉之意也。又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行有尚之意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程傳曰。既居尊位。天得中道。中則正矣。所以吉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爻也。○上六居節之極。其節已甚。節之過中。而至於苦者也。雖事在當節。亦非天理人情之所安矣。然禮奢寧儉。苦節之凶。猶勝不節之嗟。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義與象傳同。

三三觀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占也。豚魚大川。占之象也。豚。豕之稚者。性躁而騷。魚。冥物。皆物之難感者。○以卦體言之。合爲中虛。分爲中實。信之象也。以卦德言之。下說上巽。交相孚信。信之義也。故其名爲中孚。以理言之。孚。固當有吉利矣。又卦乘木舟虛。有利涉之象。故占者有是孚信。則可以感豚魚。涉險難。而至誠能動。忠信可行矣。能是二者。其他可知。然

又必利於貞使所信者皆合乎義理之宜而不為小信之累乃為利耳苟不以貞則是匹夫之誅而已何以感物而濟險哉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說音悅

統言卦之全體三四二陰獨居四陽之中是為中虛虛者內欲不萌而中无私主信之本也析言卦之二體二五之陽各居一卦之中是為中實實者外誘不入而天理渾全信之質也其在卦德下說上巽是民有信以惠君德而君亦有信以入民心其交相孚信行於一國者如此是以風行遠邇而萬邦作孚也二者體信達順之道皆中孚之所由名也

李鼎祚集注

中孚

三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鄭氏曰信及豚魚語意與仁及草木誠動金石相似○君子存誠極其克積之盛則雖難感之物亦足以及之矣非謂真有是事也程傳曰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人无不動而得吉也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木在澤上故曰乘木外實內虛故曰舟虛皆濟險之具和德之象也有具則利涉矣不及乎義特舉兩象而言乃卦中之一義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信而正者天之理也中孚利貞則存之為實體而靜與

天俱發之為實用而動與天游乃相脗合而不悖矣中庸亦言誠者天之道與此義互相發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之於罪人獄成當死而不能無疑者苟无至誠惻怛之意為之審實求生而唯急於致刑則多不得其死故擬議於其所可疑始緩於其所將決庶幾事以議明情因久露而生死各得其當矣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无憾也此其為民之意有以入人之心故為中孚之意也○蔡氏曰議生於疑不疑何必緩死故又曰不留獄二者並行而不悖仁之至義之盡也楊氏曰元惡大姦不在是

李鼎祚集注

中孚

三

典故四凶无議法少正卯无緩理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他音

戒占也程傳曰虞度也孔氏曰燕安也○初在卦始有當審之義上應六四得可信之人使於此時度其賢之可信而遂信之則因不失親規益有賴得所安而吉矣若不能信而有它志則信非其人无益有損豈復能得所安乎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天命有善而无惡故人之初心莫不向善而背惡有不然者由在事久志昏情蔽而不能耳初當中孚之初正相應之始本體尚在私情未牽則能度四之可信而信

之所以吉也此以已能者言與爻辭自不同也

九二唯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如去聲

象也子指五我吾皆二自謂之辭也好爵謂大爵中德

之象也吾亦我也爾者二謂五之辭也九二剛中居下

有中孚之實而九五剛中居上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同

心同德以相與者也鶴鳴子和以物取象而見誠心之

相感也我爵爾靡以人取象而見中德之相孚也蓋鳴

鶴在陰不期子和而子自和之我有好爵不期彼應而

彼自應之良由應本同聲實所同欲實乃天機之所不

能遏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耳二五交孚何以異於此

哉吉亨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九五好賢出於心所願欲非有所強而然也一有強

則非中孚之實矣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爻也敵謂敵應鼓猶鼓舞之鼓奮發之義也○六三陰

不中正居說之極躁動不節而无常者也上九剛不中

正居信之極信非所信而不通者也以三之无常應上

之不通是應與我適相敵也如此則凡遇事不能自主

而作止哀樂无常度矣是以或鼓而起或罷而止或悲

而泣或喜而歌也苟得善應以為之助則不至於此矣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陰不中正故不能據理應事而失其常若剛中正則雖得敵亦不至若是甚矣爻兼罪上而此專罪三互相發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而占也匹配也兩馬為匹○六四居陰得正臣德之

盛也位近於君臣位之盛也以是德居是位故為月幾

望之象所謂權不張而自大黨不招而自集者也自非

匪躬徇國之臣解不昵私交而滅公道矣唯四柔正為

能下絕乎初而上應於五去私交以明公道如馬亡其

匹然則得事君之義而无咎矣蔡氏曰四當權任之隆

而能心平王室自絕私交所以无咎也苟植黨以自固

辭不及矣○方氏曰要娶不入崔陳之黨韓愈不汙牛

李之朋皆所謂馬匹亡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類指初上上行也○四有柔正之德故能絕初之黨而

上以信於五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爻而占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孚之至者也下

應九二與之同德是以極其交孚之固而精神意氣凝

聚不祗有孚攣固之象也占者如是則疑忌不生而政

无過舉矣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剛健中正有孚之實位之正也。又居尊位為孚之主位之當也。正則藻鑑精而取人之則以端常則權柄專而任賢之心以遂。如此則能感發臣志而與之相信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而占也。孔氏曰。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天下之事有義理當為而時勢不足以副之者。則宜止而不為。不可遂信其理而必為之也。上九居信之極。乃信其說而必為之。如翰音信羽族之能登天而不自知其獨不能。亦欲強飛而登天也。雖所執皆是。亦不免於凶矣。孔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此之謂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言必敗於信也。尾生白公。是其驗已。

三三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占也。飛鳥遺音。占之象也。○卦體四陰二陽。故為小過。既過於陽。則收斂退縮之意多。而開張奮發之意少。在已不失其能守。凡事得遂其所求。故亨。然小過時也。即貞之所在也。故以利貞戒之。可小事以下。則利貞之義也。蓋二五柔中。有可小事之象。三四剛失位而不中。有不可大事之象。又卦內實外虛。有飛鳥遺音之象。故得此占者。可為小事。以稱其才力之所能為。而不可大事。

以強其所不及。且其大事。又當收斂退抑。不使過甚。如鳥聲之下而不上。則所處得宜。而事无不善矣。乃大吉之道也。○本義能致飛鳥遺音之應。與中孚能致豚魚之應不同。蓋中孚以德之感應言。而此以占之應驗言。如六五刻應。八門遁法之類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義見卦下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時。謂小過之時。○小者之過。時當然也。故當小過而利貞者。乃與小過之時而行也。蓋天下有小過之時。則亦以小過為貞。因其時而小過。即所謂貞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二五皆陰。各居一卦之中。不過於柔。而適合其宜也。得中。故可有事。然以其本柔。則但可小事而已。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三四陽剛。失二五之位。非上下之中。失位則權奪。不中則善虧。故雖陽剛。而亦不可大有為也。

有飛鳥之象。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中二爻內實如鳥之身。上下四爻外虛如鳥之張兩翼。故卦有飛鳥之象。而其遺音。下而不上。是以不宜上。宜下而大吉也。蓋小過之時。理當抑損。故上則逆理。下則

順理順理而得大吉固其宜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上有雷遠而聲微小過之象也當此之時事无大過但於行喪用之小事可有所過而已然三者之過又各有小大之不同故以行言之傲為大而恭為小君子之制行不過於傲而唯過乎退遜以明禮然亦不至於足恭也以喪言之易為大而哀為小君子之執喪不過於易而唯過乎哀戚以致情然亦不至於滅性也以用言之奢為大而儉為小君子之致用不過乎奢而唯過乎儉約以節財然亦不至於固陋也蓋能如是則得小過之道而合時措之宜矣○本義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蓋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此可小事之意也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以甚過此宜下之意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而占也飛者過高之意以凶以飛致凶也○初六陰

柔其性躁妄上應九四志在上行又居過時則陰躁之甚而上行之銳者也志行驕盈不能就下故為飛鳥之象其過如此凶可知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如何者救解之意○初以飛鳥致凶所謂自作孽不可

活也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而占也以陰陽之象言之曰妣妣以上下之象言之曰君臣遇謂邂逅之遇妣祖妣也及如春秋及其公之及齊而主之之意遇則適相當之謂也○六二柔順中正得臣道之純者故進而上應則過三四之陽而遇六五之陰是不入強臣之黨而但事柔順之君也如此而不進則不及六五之君而適得為臣之分是无凌逼之嫌而有安分之美也二者皆過而不過之義占者如是尚何過中失正之咎哉○本義進謂進而有所為也如此謂止於如此而不進安常而无所為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遇也

君臣之分不可毫髮僭差故不及其君雖二之能然亦理之當然也丘氏曰君臣之所可同者情也所不可同者分也分不可同則所以事君者皆不可過雖有格天之業蓋世之功亦不過藉君之土地人民勢位而為之耳臣何所能哉此二之所以不及其君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爻而占也戕賊害也○九三剛正而當陰過之時衆陰所欲害者是其所當過者在於豫防而三乃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則小人從此而害之矣故其象如此而占凶也

象曰從或戒之凶如何也

言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占之爻而戒也程傳曰往謂去柔而以剛進也○言占得九四者當得无咎所以然者艮由九四以剛處柔弗過於剛而為傲能濟以柔而為恭適合乎小過之宜過而不過者也若或更往則過於剛而失其恭取敗必矣故有厲而當戒然恭也在小過之時則為貞苟非其時不可用也而陽性堅剛多執一而不知變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剛柔迭用隨時處宜不可以過恭為是而固守之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九四剛而居柔本不當位然當小過之時乃為過恭則亦過而不過矣以剛先物豈能長久所以當戒也本義未詳此以爻辭推之而知其當如此耳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戒音

象也我公皆指五弋者遠取之義彼謂二也山中之空曰穴○六五以陰居尊陰柔則才弱居尊則太高又當陰過之時而時已過矣是以雖有欲為之志而不能有為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若得陽剛之臣以輔之則猶或可為也而但弋取六二正應以為助故又有公弋取彼在穴之象兩陰相得卒亦不足與有為也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爻之象而占也離遠去也穿雲沒影之謂是謂者承凶字而言也災眚皆凶也自天曰災自人曰眚○上六陰躁而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弗合其宜而動皆太過是其違理逆常如飛鳥之迅速而至於離之也比初之飛為甚矣過既甚則凶亦甚故天人皆惡而災眚並至所謂凶者如此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過之太高而甚遠也

三三坎下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占也小謂小事○凡成天下之事者在乎彼此協力與其所處之正而此卦水火相交各當位皆事之所由濟也故其名為既濟既濟則盛時已去大享已過故但可以小亨然又當守其正持盈戒滿思患豫防不可謂時已濟而遂忘戒懼也所以然者蓋由治亂盛衰相為循環方其初濟之時則人心悅服國勢莫安固云吉矣一至於終則人漸離國漸危而亂生矣是以僅得小亨而又必利於貞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既濟之時。大亨已過。故唯事之小者。可以得亨而已。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當法

初三五剛位也。以九居之。則剛得其正。而當乎剛之位矣。二四上柔位也。以六居之。則柔得其正。而當乎柔之位矣。夫剛正則才雖足以有為。而非好大以生事。柔正則志雖安於無事。而非好逸以滋弊。是以事无不正。而利貞之戒。所由取也。按此條與卦下本義不同。彼以釋卦名。而此以釋卦辭也。

初吉。柔得中也。

二居既濟之初。而以柔居中。是能常存持重謹畏之心。

而加以圖回區處之道。此初之所以吉也。蓋柔能持。盈

守。成得中。則益善矣。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止謂止心。○人情當既濟之時。因循怠惰之心。勝而憂勤惕厲之念。微故紀綱日壞。法度日墮。以至於亂。蓋治道窮極。極則必亂。乃理勢之自然。故當利貞以保之也。又按初吉終亂。象辭皆以天運為言。而此與上節皆以人事釋之。亦不同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思以心言。慮其後也。豫以事言。為於先也。○水在火上。則火能熱乎水。而水受火之熱。彼此相用。既濟之象也。

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於既濟之日。故君子戰兢恐懼。以慮其患。而防微杜漸。豫為之備。必其敬天勤民。不敢廢怠。則自不至於患矣。此盡人事以扶天運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而占也。○居既濟之初。逸欲未萌。故能心常慮患。事不輕為。如車曳輪。而不遽前。狐濡尾。而不遽進也。占者如是。則能祈天。命係人心。保其濟而無咎矣。蔡氏曰。曳輪濡尾。亦言其凜凜之心。有如此者耳。非一无所為也。或曰。戒占之辭。似與本義不合。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全履義卷之八 不繫

居初能戒。則防患已至。而憂樂不萌。宜无咎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義音去聲

象而戒也。○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以常理度之。宜得行其志矣。然五居既濟之時。征於治安。而忽於任賢。故二不見用。而志不得行。有婦喪其茀之象。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雖不行於今。將必行於後矣。故不必汲汲於求行。而久當見用。如喪茀者。不待追求而自得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濟時之具。在我。不終窮也。言中則正在其中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而戒也。高宗商王武丁也。鬼方遠夷之國。○九三居既濟之時。而用至剛。猶高宗當殷道之盛。而伐鬼方也。以高宗之聖。武伐鬼方之小國。克之若易。然猶必待三年之久焉。用兵之難如此。況其下者。可不戒乎。然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亦不可用小人。以為將。蓋小人見用。勝則有屠戮之慘。敗則有與尸之凶。占者所當深戒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丘氏曰：三年而後克之，則師老財匱，其困憊亦已甚矣。言兵不可輕用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本音須，今當音如婦，女居反。
象也。程傳曰：濡，滲漏也。并有滲漏，則以衣袽塞之。○四

當既濟而以柔居柔，過於畏慎，故能外為保治之備，內存警戒之心。如乘舟者，防其滲漏，有衣袽之備。而又終日戒懼，恐不及施，不敢恃其有備，而遂忽然以自安也。研氏曰：備患之具，不失於尋常，而慮患之念，又不忘於頃刻。此處既濟之道也。程傳曰：不言吉者，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兇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言其心有所疑懼，而不敢自安也。蓋毫髮幾微之不謹，則禍敗所由生。頃刻敬畏之不存，則怠荒所自起。四之戒懼，蓋有見於此耳。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也。占亦如之。東鄰指五，殺牛盛祭。居尊之象也。西鄰指二，禴，薄祭，在下之象也。○九五居天子之位，雖若勝於二之為臣者，然五已過時，而天命人心，皆莫之與。豈如臣始得時，而天與人歸哉。猶殺牛雖勝於禴祭，然反不如其受福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

時謂向盛之時。○五居既濟之極，其時已過，故雖居尊，反不如二之始得時也。

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正以時言之。二始得時，則天與人歸，方來未艾，其視九五蓋不可同年而語矣。

上六：濡其首，厲。

象而占也。○以全體言，既濟之極，以一體言，險體之上，正終亂之時也。雖以陽剛之才，極謹畏之道，猶懼不克。而上六乃以陰柔處之，唯務因循，不知警畏，是以亂愈極而險愈深。如狐涉水而溺其首也。占者不戒，則其危亦如是矣。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天時人事，皆不可救，故必至於危亡也。

三三：下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占也。狐，小物，故曰小狐。狐尾大，涉必揭尾。若濡其尾，則

不能濟矣。占之象也。○為卦水火不交。又各失位。則是人心不協。人謀不臧。與既濟相反矣。故為未濟。夫天運循環。終當必濟。故可以得亨。然又必加敬慎。乃能有成。若使紀綱略振。法度粗舉。而即怠於存心。疎於處事。如小狐涉水。汔濟而濡其尾。則機會雖善。亦終不濟而已。何所利哉。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柔則小心。慎密中則處置得宜。故能濟其所未濟而得亨也。王氏曰：未濟固有將濟之理。而六五又有能濟之道。故以卦體釋亨。乃亨之一義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

全書通義卷八 未濟

三十一

中謂險中。○人之處險。如狐汔濟。則猶在險之中。未能即出。將濟而未濟之時也。於此不謹。則无以續其終。而前功盡棄矣。占者不可不戒。

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雖去

此以卦體言終濟之理。卦之六爻皆失其正。人謀不臧。若不足以濟事矣。然皆以剛應柔。以柔應剛。則有互相為用之道。而同心協力。可以有為。是以始雖不濟。而終可必濟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物謂萬物。方者。凡物所居之位。○火在水上。不相為用。未濟之象也。君子觀水火異物各居其所。而見天下之

物莫不皆然。於是從而審辨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使上下內外貴賤大小各得其所。亦如水火之不相雜也。初六濡其尾。吝。

象而占也。○凡人欲進以濟天下之事。必才勢兼備。而遇其時。乃能得遂。初六以陰居下。又當未濟之初。才勢與時。无一可者。是以未能自進。以圖濟時之功。如狐之涉水。而濡其尾。然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量。力。審。時。是謂敬慎。今不能然。則不知敬而濡其尾矣。此姑從本義敬字而為說耳。然爻辭本謂未能自進。此則謂其強進。恐亦終未帖然也。

全書通義卷八 未濟

三十二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而占也。○二以陽剛之臣。而應六五柔順之君。有僭逼之嫌矣。然居柔得中。為能止於其分。而恭順自守。不肯妄進。曳其輪之象也。占者如是。則得為下之正。而成濟時之善矣。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以九居二。非能正者。然以其得中。宅心中順。能以義理自克。不以才勢自居。故能矯其不正。以歸於正。而行无僭逼之嫌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占也。○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居未濟之時。故征則凶。

言不足以濟事而反有害也其占如此宜若无所用然乘九二之剛以虛乘實有舟楫之象又居坎極將出乎水有涉川之象故獨利於涉川也或云以柔乘剛為得人來助則本義水浮陸走之說殊無謂矣況乘剛非得助之道乎又按三既征凶必不利涉似當從後說為是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濟時之具在於才德若陰柔不中正則不可以有行矣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占也震用以下占之多也不言高宗者受命出征之事也大國王朝也○九四以陽居陰氣質有偏本无濟時

象曰未濟

上九

之具不正而有悔也得此占者苟能變化其偏以歸中和之正則賢聖可學而愧怍不生吉且悔亡矣然求正之功有不可以易為者必其奮發有為其精力久然後思可明柔可強而有益耳如奮武伐國必久而後克之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變惡為美人之素志也能勉而貞則可克其氣質之偏而致夫知能之良矣其志豈不行乎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本文以著占也○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既

矯其不正以歸於正而德有所成心无所疚蓋有是善則雖悔而亦不為悔矣然不止此有文明之德則四肢事業莫非光暉之宜著有虛中之德則光暉所在又皆實德之流通其德之盛一至於此是以民皆仰之事无不濟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與輝同古字通用光者暉之統體暉者光之散殊非光之外別有所謂暉也○君子有文明之德而本於有孚之實則言動功業自然宣著而因可以溥昭明之化成濟時之功也所謂君子之光者如此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未濟

上九

象占而戒也是者當然之義○上九以剛明居未濟之極其時將濟而其才又足以濟故不待有所作為唯自信自養以俟天命之至而已有孚于飲酒之象也占者如是則无欲速不達之咎矣然自信自養又當有節若幸其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迷而不返如狐涉水而濡其首則自信太過而失其義何以承天命而成既濟之功哉故又因而戒之陳氏曰上九剛明本无濡首之事此特設辭以戒占者云耳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是有界限故謂之節若過於自養則不復知有節矣揆交言有孚于飲酒而此獨舉飲酒者蓋自養由於自信

也。又按爻辭滯首。本指小狐。而此蒙飲酒。則非後世所能曉也。○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者。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者。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水火之交終焉。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八

天

上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九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右諭直學士吳江徐師曾伯魯

繫辭上傳

本義无經可附。非謂如象象傳附於六十四卦如今文也。乃謂不曰象象。而總曰繫辭者。以无象象辭可附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天地之性情。尊卑。猶言上下。乃健順之由也。定者。各居其所之謂。○言陰陽成形之大者。為天地。而天尊地卑。尊者確然而在上。健之義也。卑者隤然而在下。順之義也。乾坤之理。具於實。如此。則易中之卦。純陽至健而為乾。純陰至順而為坤者。於此而定矣。八卦皆然。獨言乾坤者。舉一以例其餘。正抑亦以諸卦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歟。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卑高。兼天地人物而言。如尊卑君臣。上下長幼。大小。天喬之屬。皆是也。陳列也。位者。以序而列之意。○法象在天地間。等類不一。故有居下而為卑者。有居上而為高者。或卑或高。雜然陳列。而易之貴賤。即此位焉。一卦之體。外為貴而內為賤。六爻之分。乘為貴而承為賤。其位次各有所存。而不亂。亦若卑高之陳也。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常猶常道常理之常言其性之一定而不變也斷分判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凡造化人物之屬乎陽者為開闢為發舒為流溢而其動有常其屬乎陰者為閉藏為收斂為停蓄而其靜有常也雖其互藏之宅間發之時未必无相涉者然非其常矣是以易中卦爻之陽而性動者稱乎剛陰而性靜者稱乎柔凡其奇耦以為質消息以趨時者皆即此而判焉蓋性之有動靜由稟之有剛柔故其為類如此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方者情動之始物則指人而言之也類聚則群自分對舉之互文也生謂生於善惡○言天下之事情有善惡而衆理衆欲以類而聚物類亦有善惡而同道同惡以群而分此陰陽淑慝自然之理也易之吉凶實肇於此蓋卦爻占決之辭有時之息事之賞而吉者即事物之善而惠迪者也有時之消事之失而凶者即事物之惡而從逆者也言吉凶則亨利无咎泰否悔吝之屬皆在其中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言成者陰陽變化而成也象形即變化所成之體○陽氣之輕清者為天而不一於陽代明為日月森列為星辰作止推遷而為風霆寒暑有以成輕清之象也陰氣之重濁者為地而不一於陰流峙為山川發育為動植各

一其性而為水火土石有以成重濁之形也凡此皆實體之變化而易之變化即見於此矣蓋著策所揲之卦爻變化无方陽窮於九則退而化以爲八即象形之陽化為陰也陰窮於六則進而變以爲七即象形之陰變為陽也○此一節言易之為書有乾坤有貴賤有剛柔而吉凶變化无所不備然皆非聖人私智之為也不過因陰陽之實體而摹寫之耳學者即此而參以邵子觀物之法焉則易之學廣矣胡氏以畫前之易為言蓋即朱子所云未畫之易但於本義不合耳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相猶互也摩摩盪也盪推盪也○此言易卦之變化乃成易之由與上文所謂變化者其指自不同也言太極判而兩儀生聖人畫奇偶以象之是則剛柔之謂也然立象盡意變化无窮故以一剛為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為太剛少柔以一柔為主而以一剛一柔摩於其上則為少剛太柔而四象生矣太剛交乎少柔而乾兌生少柔交乎太剛而離震生少剛交乎太柔而巽坎生太柔交乎少剛而艮坤生而八卦成矣所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變化之見於小成者也乾兌離震之上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為三十有二之陽卦巽坎艮坤之上亦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為三十有二之陰卦而六十四卦成矣所謂八卦相錯因而重之乃變

化之見於大成者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乾坤貴賤
易吉凶變化無不在其中矣。此節正指橫圖而言。乃
人作易之事。然畫卦時。一每生二。初无摩盪之實。此云
兩者。特假借以明其意耳。亦猶揲蓍之言參伍錯綜也。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謂易卦之變化如此。非承上
節變化而言也。下二節放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風亦云潤者。承雨而言。爾猶記所謂暖之以日月也。一
者。循環不窮之謂。○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搏
擊而為雷。雷則雷之奮迅者也。陰氣凝聚。陽在外者。不
得入。則周旋不洽而為風。雨則氣之和暢者也。鼓之云。

全書卷之六 下二節

者。震驚發洩。而時氣以動。潤則披拂細縕。而時氣以洽
矣。日陽精明於晝。月陰精明於夜。二者運行而升沈晦
朔。代明不窮也。寒者陰之肅。於時為秋冬。暑者陽之舒
於時為春夏。則又屈伸相感。而如環无端焉。凡此皆成
象之實體。而易理之著見也。蓋八卦之象。橫圖之位。圓
圖之運。於天象各有所似。故耳。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絪縕。无極二五為之根抵範圍。而萬物生焉。陽而
健者。乾之道也。乾道之氣聚則成男。體一而實陽之氣
也。性動而健。陽之理也。在人則為父。為夫。在物則為雄
為牡。而凡男皆乾之所成矣。陰而順者。坤之道也。坤道

之疑聚則成女。體二而虛陰之氣也。性靜而順。陰之理
也。在人則為母。為婦。在物則為雌。為牝。而凡女皆坤之
所成矣。此又成形之實體。而易之兩儀四象八卦二篇
之剛柔。皆有合焉。亦易理之著見也。○此二節承上言
易書之作。因乎實體。故其既作而實體之間。无非易理
之著見也。蓋凡造化之所有。皆易書之所有。此所以為
著見而流行變化之妙。非觀物者不能識也。獨舉變化
一端。而天地卑高之類。因可推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管也。始。初也。始而曰大。謂其全也。作。造也。成就也。○
此承上文言成男成女。雖乾坤一定之分。而其實有相

全書卷之六 下二節

須之功。故凡人物之始也。乾皆有以主之。氣以肇其形
理。以帥其性。時雖无質。而胚胎朕兆已成於一施之初
矣。其成也。坤皆有以作之。氣動而有所成。理行而有所
主。莫不承乾而醞釀。時化以終其事矣。蓋凡物之為男
女者。莫不皆然。乃陰陽之不能相无者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陽貴異。

不難之謂易。不煩之謂簡。○物不自始而乾以始之。又
且无所不始。物不自成而坤以成之。又且无所不成。若
難且煩矣。然乾健而動。則德行恒易。而常有餘力。故氣
一至而萬物俱生。理一行而萬化即動。初无艱深留滯
之勞。何易如之。坤順而靜。則德行恒簡。而不自用。故承

氣以成形因理以成性不過就乾之授大始者而溫成成就之初无所區畫增益於其間也已不勞而事不擾何簡如之此乾坤生成之妙所謂天地无心而成化者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言人存心以健一主平理而不為私意之所累則无艱深險阻之蔽而其易如乾矣應事以順唯循平理而不為物欲之所擾則无私智紛紜之為而其簡如坤矣易則光明洞達入无所藏而出无所蔽雖庸人孺子皆知其會中之所存矣故曰易知簡則徑直平順為已既約而為人自便雖愚夫愚婦皆能循其塗轍以作事矣故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曰易從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易知則人任其信齊氣相求而無歸自疑矣故有親易從則人樂為用彼此相資而其行有尚矣故有功向使立心艱深舉動煩擾則人豈不離心而功亦安能獨成哉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有親則因人之信從足以驗吾所存之是而精一自信始終以之故其中之所存者可以至於久而不變也有功則因人之協力足以輔吾行之不逮而兼人之能為己之能故其外之所行者可以至於大而益弘也然謂

之可則僅可進於久大而猶未至焉者爾或問有功可大之別蔡氏曰有功者因人協力而事功有成耳猶未能兼天下之力也由是則天下之聞風者无一人之不至而吾之所兼者无一善之或遺矣以天下之謀為己之謀其謀不亦廣乎此有功可大之別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夫久大而僅曰可雖未能如聖人之純亦不已堯平成功然涵養之力深則非日月之至克拓之勢順則非濂狹之功是乃盛德大業之階而去眾人遠矣此致曲之功守而未化之地所以為賢人之德業也按自易知而下乃易簡之後所必至者此特細推而漸言之非有等

級之相懸為學者馴致之次第也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承上文言自可大可大而進之則易簡所造益醇乎醇而與天地无二致矣是以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也蓋存理則易循理則簡故易簡者理而已矣既能易簡而又造其極則天下萬殊之理莫不貫通於吾心統會於吾身而天地之所以與我者无不盡矣是故可以成人位於天地之中與之並立而无歉也○此二節言兼體乾坤之德者由賢入聖而直與天地同體循中庸自戒懼而位育孟子自信善而聖神者也

右第一章

本義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指前四條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指中二條人兼體之指末二條乾易坤簡故曰分人易且簡故曰兼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聖人又王周公也設陳也設卦與末章不同舉卦則爻在其中矣象謂卦爻本然之象辭謂卦爻辭吉凶所包者廣詳見首章○此承上章而言伏羲畫卦則吉凶之理已寓於圖畫之中矣然非末世之民所能與也文王周公蓋有憂之於是取伏羲所畫之卦就圖析出而陳設之使卦爻燦然如指諸掌然後從而觀之以審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而凡象之具於全體一節之間者无不有以見之詳焉則伏羲之意洞然於二聖之心矣由是因其時位繫卦爻辭以明全體一節之吉凶而示人以趨避之方是以百姓之愚亦可與能而易之用廣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又音吹反此推聖人繫辭之由言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者正以卦爻之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也蓋卦爻之間九為剛凡剛皆柔之所推也六為柔凡柔皆剛之所推也往來迭居初无定在如此夫剛推乎柔則柔變為剛柔推乎剛則剛化乎柔而變化於是乎生也是其變化之間而時之消息位之當否无不具焉則所謂吉凶者固已寓於卦畫之中矣聖人觀象而繫辭其不以此也哉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憂慮也虞安也如家禮三虞之虞此所謂象猶云彷彿之意非觀象之象也下放此○此申觀象繫辭之意而以人事明之也言聖人作易因卦爻有失得憂虞之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故今據有辭之後而觀則卦爻吉凶悔吝之辭乃人事失得憂虞之象也蓋人之行事逆理而失則凶順理而得則吉困心衡慮而憂則追訟前過而為悔安意肆志而虞則終召恥辱而為吝此易之辭所以為事變之象也○本義末二句蓋以發明上節之意非正解本文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進退者造化之消息剛柔之未定者也晝夜者造化之幽明剛柔之已成者也○此一節申剛柔相推之意而以造化明之也言卦爻陰陽相推而成變化者乃進退之象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者乃晝夜之象也蓋退極則漸長而發舒於貞靜之後者謂之進即柔之變而為剛也進極則漸消而歸藏於流行之餘者謂之退即剛之化而為柔也晝者陽明用事而萬物照臨即剛之顯著也夜者陰暗用事而群動宴息即柔之晦冥也蓋天地之化與時消息而其顯晦之最見者莫如晝夜故特指而言之蓋剛主進而柔主退剛必明而柔必暗故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六爻之動九六之變化也。三極理也。故不謂之。之道然其義則與象无甚異也。言剛柔變化流行。一卦六爻之閒是則所謂動也。謂之三極之道者。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然陰或變陽。陽或化陰。初九一定之拘。是則天道之所以為太極者然也。五上二爻既當乎天。則其或為剛即天道之陰變陽也。或為柔即天道之陽化陰也。此五上之動。所以為陰陽之迭運也。推而至於三四初二。莫不皆然。蓋其所以為極者。雖有不同。而其仁義時措。剛柔交錯。則未始有異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故三才各一太極。而太極各兼陰陽。有陰陽則有變化。後章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邵子所謂天地人之至妙者。皆謂是也。然自卦爻而析言之。則爻各一道。而太極本然之妙。无不各具於其內。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卦爻而統言之。則六爻一道。而三極大中之矩。又皆周流於其間。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至於二爻之中。或皆為九。或皆為六。則九為陰變。六為陽化。亦莫不有變化之道存焉。蓋太極之妙。其大无外。故无往而不相值也。○此以上言聖人繫辭之事。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居安之也。以易道自居也。安者安於此而不遷之意。居

而安。猶孟子所謂居之安也。易指卦爻。樂者有契於心。而无厭數勉強之謂。樂而玩者。心所愛樂而反覆潛玩之不置也。辭。獨言爻者。爻言乎變。而天下之動无不具焉。尤在所當玩也。○此爻言君子學易之事。猶中庸戒懼之功也。言其身居處安固而不遷者。在易之序。蓋觀其陰陽消息剛柔往來之次第。以為進退出入之度。而无終食造次顛沛之遽也。其愛樂玩味而不置者。在爻之辭。蓋觀其假象明理。稽實待虛之精蘊。以為悅心研慮之資。而有優游涵泳厭飲之趣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居。靜也。非居安之居。蓋指未筮時而言也。動。則以着問易矣。變。即象也。占。即辭也。所異者。未筮既筮之別耳。其所謂變。即卦爻之當動者也。詳見下傳首章。祐助也。○此詳君子學易之事。而并言其效。為工夫之最要者。猶中庸慎獨之功也。言君子之於易。當其靜而未筮也。觀卦爻之時位。而玩其辭。則凡失得憂虞之象。言凶悔吝之由。皆其心之所會也。及而動而既筮也。觀當動之卦爻。而玩其占。則凡剛柔相推之變。吉凶所占之決。又皆猶諸事焉。如此。則動靜不違。而居安樂玩之功。无間矣。夫學乎易。即合乎理。合乎理。即順乎天。是以自天祐之。受百順之福。而有達順之利也。○此二節言君子學易

之事。蓋以明易之用。而又以見君子不負聖人作易之心也。

右第二章

本義聖人作易。指前四條。君子學易。指後二條。之事二字。通承聖人君子而言。

象者言平象者也。又者言平變者也。

此分言卦爻辭之通例也。卦本陰陽而成質。故有象。象者。奇偶純雜。內外消長之形。所以像造化之運。而擬事物之理者也。彖辭則統而言之。稱名取類。以擬其形容。莫非卦畫之似。卦材之宜也。又雜剛柔而為用。故有變。變者。隱顯貴賤。常否比應之殊。莫非因爻畫之值。而適

本義

不齊章

十一

隨時之義也。爻辭則析而言之。文分節解。以觀其會通。莫非因情而遷。因動而效者也。夫象言平象。語意峻潔。而渾成。又言平變。條理精密。而疏暢。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民行所由以濟也。要之二者皆有象變。夫子分屬言之。特取其尤切者耳。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

吉凶者。卦爻之辭也。其指卦爻失得。即卦爻之所具者也。下放此。此一節。合言卦爻辭之通例也。言卦爻之辭。有所謂吉凶者。乃言乎卦爻之失得也。蓋卦爻之中。時位才力。各有不同。而失得形焉。故凡時之消。位之不。當。而才力又不足以濟之。則為失。失則從逆而凶矣。時

之息。位之當。而才力又足以濟之。則為得。得則惠通而吉矣。故象之吉凶。言乎全體之失得。又之吉凶。言乎一節之失得也。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悔。我自尤也。理自內出者也。吝。人尤我也。罪自外至者也。疵。類也。○卦爻之辭。有自凶趨吉而為悔。自吉向凶而為吝者。蓋言卦爻之中。剛柔雜居。有向於得。猶未甚得。而尚有小疵者。則內有自尤之心。而悔生矣。有向於失。雖未甚失。而已有小疵者。則外啓招尤之虞。而吝生矣。卦爻皆然。所以謂通例也。无咎。放此。

无咎者善補過也。

本義

十一

善。猶能也。指卦爻所能而言。不曰言乎其善。省文耳。過。即咎也。○卦爻之辭。有云吉。雖未得而不至於凶。悔亦已萌。而不至於吝者。是則所謂无咎也。言乎其善。補過者。蓋以象變之中。有以處非其地。行非其事。承乘比應。非其人。而致咎者。然其間。不无一節之善。一念之良。焉。則能圖回。更改。而補其所過也。此辭之通例。唯節之六三。則不可以此例論也。○本義卦爻辭。謂卦爻之辭也。與他註不同。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列。分布也。易自列之也。下文齊辯皆放此。貴賤指六位之上下位。即首節所謂變也。○此言爻畫之通例。以申

爻言乎變之意也。言爻言乎變而變之所示有貴賤焉。然列之而等級分明不相混淆者則存乎位而已。蓋爻有定位。位有上下。各就其承乘之分而觀之。則凡居上而尊者皆貴也。處下而卑者皆賤也。貴賤之列。舍爻位其奚以哉。按此貴賤與首章不同。故本義釋首章曰。卦爻上下之位。釋此曰。六爻之位也。

齊小大者存乎卦

齊猶類也。類之則小大俱齊矣。卦即象也。○此言卦畫之通例。以申象言乎象之意也。象之所陳。有小大。然定其爲小大。而使不相雜者。存乎卦而已矣。蓋卦之陰陽。各有所主。故以陰爲主。而陰當用事者。其不窮其道。私其類。思而有依。阿。渙。泌之規模。則皆謂之小矣。以陽爲主。而陽當用事者。其才勝。其道公。其類淑。而有光明俊偉之氣象。則皆謂之大矣。此小大之分。必於卦而後齊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

辨分判也。辭兼卦爻辭。○此言象爻辭之通例。以申吉凶失得之意也。言位有貴賤。卦有小大。而錯綜更迭。失得形焉。本有吉凶之理。特隱而未形耳。辯則有別而趨避之途判矣。存乎辭者。言非卦爻所能。而存乎其辭也。蓋辭者所以發卦爻之蘊。而前斯民之用。故能各辨其全體一節之失得。而得者言其爲吉。失者言其爲凶。向

之潛藏於畫象之間者。今皆昭著於文字之中矣。苟其辭則吉凶終隱而莫之見也。何以濟民行乎。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憂。易憂之也。介。善惡所分之路也。震。易震之也。介與悔。皆易中所有者。伊氏曰。憂者。憂之於先。震者。震之於後。介在事前。悔在事後。○此亦辭之通例也。言卦爻有小疵。則有悔吝。而易辭一遇悔吝。則必憂之。慮遠說詳。而不能自釋者。唯恐人之至乎是而欲其遠之也。然其所以憂之者。无他。存乎介而已。蓋九言悔吝。則必有介存焉。是乃消長當否之間。善惡從違之界。而悔吝所由以有元者也。於此憂之。則一念之善。在所必克。一念之惡。在所必遏。識之。蚤而圖之。後悔吝无自而生矣。若俟其既至而後憂之。則何益之有哉。此申悔吝小疵之意也。卦爻善補過。則爲无咎。而易辭一遇无咎。則爲震之。奮發警悟。而不能自寧者。唯恐人之終於過而欲其補之也。然其所以震之者。无他。存乎悔而已。蓋九言无咎者。无不自悔中來。是乃易窮則變之機。良心復見之端。而過咎所由以免者也。誠能知悔。則怨艾既深。而勇於會悔。覺悟自切。而急於圖新。察其幾。而致其決。將不終於咎矣。若不能自悔。而苟安焉。不將終於咎乎。此申无咎補過之意也。陸氏曰。憂。肝。豫之悔。存乎遲速之介也。憂。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臨之无咎。存乎憂而

悔也。震頻復之无咎。存乎厲而悔也。此二端餘可例推矣。○此上兩節。即卦爻與辭而細論之。蓋申上文兩節而發其未盡之意。亦通例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陰陽。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言指卦而言之。向也。○此言卦辭之通例也。言卦

齊小大。則卦有大小矣。小者。卑陋狹隘。以陰為主之卦也。大者。明通宏溥。以陽為主之卦也。辭辭吉凶。則辭有

陰陽矣。險者。艱難恐懼。凶悔吝之類是也。易者。平正通達。吉无咎之類是也。然辭之所以陰陽者。則以卦之情

所向不同而言。蓋小卦之情。同互而艱深。皆為人欲之私。是以不向於失。則向於小疵。而凶與悔吝之險辭隨

之矣。大卦之情。坦夷而明白。實乃天理之公。是以不向於得。則向於補過。而吉與无咎之易辭隨之矣。聖人鑒

易。不過因其自然之象而言之耳。豈有意於其間哉。言卦。則爻可知矣。

右第三章

蔡氏曰。首章言畫卦也。二章言繫辭也。此章則合卦爻辭而釋其通例。易書之言。亦略備矣。○

本義卦爻辭分三事而言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胡氏曰。此易字。指易書而言。○此言易道之大。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言莫大於天地。故凡囿於覆載者。皆不

足以擬之。而唯易則與之齊準。初无彼此長短之外。何也。蓋天地之道。不過一陰一陽之變。如下文所謂幽明死生鬼神。仁知晝夜。與夫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皆

是也。易以道陰陽。計偶二畫。包含變化。故於是道。有以彌綸之。彌者。自其外以籠觀。而陰陽生生之妙。无不包括於卦爻之中。是其規模之究竟繫屬者。初无罅隙。間斷之可言也。綸者。自其內以細觀。而分陰分陽之理。莫不條悉於統貫之內。是其脈絡之所在。又非混淆錯雜。而无別也。夫天地有是道。而易書亦有是道。如此謂之相準。豈不信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天象燦然。而有章。故謂之文。地形井然。而有條。故謂之理。地理之變。指分界之對待者而言。所謂上下四方。對

待之易也。天文易見。故曰觀。地理難知。故曰察。察者。難之詳也。幽明者。陰陽之顯晦也。文理者。陰陽之迹。故則

所以幽明之理。陰陽之變。是也。○天垂象而文生。地效法而理著。皆道之所在也。易書之中。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故聖人以易而觀察之。即陰陽之循環。而觀其晝夜

即升降而觀其上下。即對待而察其南北。即雜居而察其高深。則天下之理。无一而不窮矣。由是而知天文之

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陰而幽也。而其所以幽者。陽之變而為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陽而明也。

而其所以明者。陰之變而為陽也。知幽明之故。則幽明之理窮矣。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原。推原也。始者。終之發端。反。反觀也。終者。始之歸宿。原始反終。聖人以易而原反之也。不曰以者。承上文而言也。下。放此。死生者。人物之死生。而陰陽之循環也。說者理之詳也。○言人物以生死為始終。而其為說。則理之難明者也。聖人因易以推其始。而求所以生。據始以要其終。而求所以死。則知人物之所以死者。氣散於殂落之餘。而理隨以盡。陽之變而為陰也。其所以生者。氣聚於妙合之際。而理隨以全。陰之變而為陽也。死生之說。豈有不知者哉。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精。重濁。故屬陰。氣。輕清。故屬陽。物之所受以生。而未屬於物者也。物既成。則謂之魂。魂。即精氣之神也。游者。散而遠去之意。禮弓所謂魂氣則无。不之是也。魂升。則魄必降。故獨舉魂以該之。鬼神者。造化之迹。陰陽之屈伸。而人物之所以死生者也。情狀。猶言氣象。情。无形而狀有象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方其始也。精氣凝聚。而既有知覺。又有運動。則為物矣。及其終也。精氣消散。而魂升於天。魄降於地。則為變矣。凡此皆天地之道。易之所有者也。是以聖人以易而推之。則知為物者。

陰變為陽。神之來而伸也。為變者。陽變為陰。鬼之往而屈也。鬼神之情狀。有不自易而知之乎。○此一節言聖人以易窮理之事。由易書具天下之理故也。或曰。天下之理多矣。此獨以三者言之。何也。蔡氏曰。此三者。理之難窮者也。於此窮之。則无一理之不知矣。然此自聖人之分而言。亦舉重以見輕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天地之道。聖人之性。雖若不同。然其為理。則一而已。聖人盡性。故能與天地配合而相似。相似。則窮。神知化。善。繼善。述。立此參彼。而无毫髮之違悖矣。蓋與天地不相似。則未免有違。既似。則何違之有。此二句。一節之綱領。

下文乃詳言之。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知去。

周。徧也。盡也。○此以下。詳言聖人之仁。知。以見其盡性。而與天地相似也。蓋天高明。其道為知。地博厚。其道為仁。此所謂道。則專指仁之見於行者而言也。此皆陰陽之理。而易書具之。故聖人用易以為知。則聰明旁達。而於萬物之理。由粗達精。无不各究其極。用易以為仁。則至恩兼濟。而於天下之人。若安必懷。无不各得其所。如此。則知有實用。而不過於知。既非蕩於高遠。而不用其中。亦非淪於空虛。而不適於用矣。此聖人及物之仁。知。蓋指處常者而言也。

旁行而不流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所以處之者有經有權故時之所遭事之所遇有不可以常理行者聖人雖欲守經而不可得也於是為之稱其輕重而委曲遷就以處之因時制宜隨事觀理初不膠於一定之常是則所謂旁行者也旁行易流也然行權之中亦天理之所在則為有以合乎大中至正之則而不流於狂蕩變詐之歸矣蓋聖人不得已而用權初非假術以濟私也此應事之仁知以處變者而言也

樂天知命故不憂

此言知也天者仁義忠信之理樂之則默契胎合與天

知而自得乎優游

樂之趣也

命者吉凶禍福之數

為往而自得乎優游樂之趣也命者吉凶禍福之數知之則昭融洞徹命由此出而自得乎冥合無間之妙也夫樂天則內重外輕知命則脩身以俟見之定守之固而凡遇之變於外者舉不足以累其光大之心矣何憂之有胡子所謂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即此意也或以命即為至命之命恐於不憂之義未切更詳之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土身所處之地也敦厚也○此言仁也蓋不安土則自擇便利而濟物之心亡故仁不敦不敦仁則私意間隔而愛物之體廢故愛有限聖人素位而行无入不得則

物我不形而天理周流人及物之心无時而不存矣

是安土即敦乎仁也夫既有以立愛之體則必有以達仁之用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自无一夫之不獲一物之失所矣此與上句又自其處已者而言知之盡仁之至也然此亦即周物之知濟物之仁要其極致而云爾非謂聖人之仁知由淺及深而至此然後深且篤也○此一節言聖人用易盡性之事蓋仁知性也聖人仁知合一故謂之盡性所以用易者蔡氏曰知之輕清陽也仁之重濁陰也陰陽具於易則仁知亦不外於易矣此聖人之盡性所以為用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天地之化與卦卦所云天地之道不同道兼地理此則專以氣化而言也○天地之化以氣而已理氣渾淪而

三十一

无別故有過聖人從而範圍之定為四時分為五氣使各有節而不過乎中焉蓋極其大而言也萬物之生形性而已形性在物而未成則有遺聖人因而曲成之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使各得其所而无少欠缺焉蓋極其小而言也此二者聖人贊化育之事盡性而至於命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夜之道陰陽之循環也必言晝夜者以其循環尤易見也晝者兼晝夜而无偏也與不過不遺為類知即中庸知化育之知默契之謂也

之運陽爲晝陰爲夜而生生之根即晝夜之體也明也生也神也晝之道也晝爲陽而陽實根於陰也死也鬼也夜之道也夜爲陰而陰實根於陽聖人妙動靜之德而潛入於陰陽之奧故知晝矣又兼乎夜之道而知凡其自明而幽自生而死自神而鬼者无不察也知夜矣又兼乎晝之道而知凡其自幽而明自死而生自鬼而神者无不察也此由聖人動靜周流行無微不至蓋兼陰陽之道而與之爲一者故其所知至於如此豈特聞見之粗而已哉此窮理而至於命者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神易指易言陰陽而言兩在不測之謂神變化不窮之謂易无方无體言其妙也○此因聖人用易之事而見易書之妙也蓋體圓曲成通知晝夜者聖人用易而无方體之謂也然非易之神易本无方體則不能周聖人之用故即此以觀可見易書之神在陰而又在陽在陽而又在陰所以妙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者无所不具无所不應而一物兩體初无方所之可名也其易則爲陽矣而又忽化陰爲陰矣而又忽變陽所以運乎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者其德不滯其來不窮而變化流行初无體之可執也此贊易道之妙所謂與天地準者也然獨獨之至命者蓋至命乃窮理盡性之極功於此言之則窮理盡性在其中矣○此一節言聖人用易至命

之事至之爲言到也命者理性之原也蓋天地之化之流行也萬物命之賦予也晝夜命之循環也聖人作圓曲成而通知之是其所造已到天命地位而與之爲一矣然謂之用易者陰陽在天地間其氣則爲化其形則爲物其運則爲晝夜之道皆是物也陰陽具於易則三者在其中矣此聖人之至命所以有待於易也

右第四章

此章首言易道之大以見其周於用復言聖人作易之事以見易之大亦互相發明之意也所以有理性命之別者蓋道一而已矣自其微殊而言謂之理自心所具之全體而言謂之性自本體之自然者而言謂之命命即理性之所從出者也要之聖人窮理之屬不盡由於用易此特言其理以贊易道之大耳然聖人既由窮理盡性至命以作易則其用之自能窮理盡性而至於命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天地之間陰陽二氣而已二氣之運相爲循環所謂一陰一陽者也謂之道者蓋陰陽氣也道理也道固不混乎氣之中而亦不出乎氣之外故陰者道之體所以立陽者道之用所以行動靜无端陰陽無始而體用於是乎備矣故謂之道

非舍陰陽而別有道之所存也。朱子曰：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離合看。善道不離乎陰陽，人不可認氣以為理。故當離看，道不離乎陰陽，又不可舍氣而言理。故當合看。此言殊有深味。學者所當熟玩而精察也。此一句乃一章之綱領，下文乃詳言之。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繼者，接續不息之意。靜之終，動之始，如子之繼父也。謂之善者，指天地生物之德而目之。非善惡之善也。成者，疑成有主之意。○此以天命言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續終為始，以肇其端。氣之方出而理乘以行之也。時則太極本然之體，不雜於形氣之私，而純粹至善，无少疵類。故謂之善。此天命之流行，成性之方發。陽之事也。成

之者，精氣聚聚以成其形。氣之已立而理隨以賦也。時則健順合德之妙，已賦於人物之身，而隨在各足，不相陵借。故謂之性。此天命之賦予，推善之已成。陰之事也。何莫而非一陰一陽之道哉？又嘗析而觀之，則繼成者，氣也。即上文所謂陰陽也。善性者，理也。即上文所謂道也。以此觀之，則信乎道不離乎陰陽矣。○周子名惺，字茂叔，宋道州人。世稱濂溪先生。作太極圖說，通書數十篇。程子兩程也。大程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世稱明道先生。小程即頤也。各有文集，遺書外書諸編，文多不載。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知字如字，鮮字上聲。

見之之精，仁知謂之之，則指道而言也。謂之仁知者，隨其所稟之偏，而各謂道止於此也。其曰仁知，乃聖人所定之名，非彼自謂之仁知也。君子之道，仁知合一之道也。○此承上文成之者性而言。一陰一陽之道，具於人稟者，如此。蓋性出於天，本无不備，而寓於氣質，有不備。故有稟陽氣之多，得陽理之盛，而其德性偏於動者，則仁有以掩其知，而為仁矣。仁者，溫良博愛，不能私其身，不肯藏諸用，而愈慮常發於感物而動之餘，是以見道之流，盡發解，有類其性者，則指而名之曰道。蓋以仁為道之全，而不知仁之外，又有知也。有稟陰氣之多，得陰理之盛，而其德性偏於靜者，則知有以掩其仁，而為知矣。知者，疏通知事，以有為為應迹，以及物為餘功，而機緘當藏於寂然不動之中。是以見道之隱，默而固，有類其性者，則指而名之曰道。蓋以知為道之全，而不知知之外，又有仁也。至於百姓之愚，所稟不純，故其日用之間，非不圓於仁知之中。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不復知有所謂仁知矣。夫仁知既蔽於一偏，百姓又墜乎未聞此君子仁知合一之道，所以終鮮其人也。然仁知雖偏，而道本不偏。百姓雖愚，而道无不在。則一陰一陽之道，又可見矣。

顯諸仁藏諸用

諸語助辭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用如妙用之用藏而曰用者言所藏乃有用之物對後日而言也。○此一節承上文言人稟之偏而在造化則无不全也。蓋天地之間大化流行方其動而陽也自无而有而顯其生物之仁。於德爲元亨。於時爲春夏氣之運也。理之行也。及其靜而陰也自有而无而飲其生物之用。於德爲利貞。於時爲秋冬氣之立也。理之成也。造化出入之機蓋如此。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又承上言顯仁以鼓萬物之出機藏用以鼓萬物之入機。而其所以鼓之者无思无爲。非若聖人必竭其心思。

全書卷之九

不備章

主本

而後能厚天下之生。立天下之命也。是非聖人不如天地其分則如此也。必言聖人者舉德業之至者以著天地之尤至耳。夫仁者德之發顯仁而萬物以出則德盛矣。用者業之本藏用而萬物以入則業大矣。然皆出於无心則雖聖人之德業亦不能及。故以至哉贊之。非德業盛大之外別有所謂至也。○本義機者弩之機括者絲之總結也。機一發而弩即至。絃一引而絲即舉。造化伏藏而後來生化之端皆由此出。如弩機可以觸發絃絃可以順擊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申說上文盛德大業之意言藏用內也。今反謂之大

業顯仁外也。今反謂之盛德何也。蓋方藏用之時收萬

物之生意而盡藏於靜翕之中。不特一物之藏而已。此雖未發於外而爲業。然業之本在是。則爲有以立天下之有。敦萬化之原而機絃一洩其功不可量矣。故謂之大業。蓋有諸內必形諸外。其內如此則外之所發可知矣。方其顯仁之時引生意之肇端而渟然有无穷之妙。不特一時之顯而已。此雖發於外者然必中之所蓄充實深厚。然後施之而不窮。故觀其外之所顯如此而知其根本之有餘積也。故謂之盛德。蓋發乎外者本乎內。其外如此則內之所存可知矣。向使積之不厚則其發必小。外有未私則所積亦微。此內外相符之機陰陽互

全書卷之九

不備章

主本

根之理也。○此二節以化機出入言陰陽之道也。蓋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而藏藏而復顯。如環无端。是則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也。要之亦因繼之者善而發其未盡之意。然後以天人分陰陽。此於造化見陰陽。又自有不同也。○張子名載字子厚。宋長安人也。世稱橫渠先生。

生生之謂易

孔氏曰。生生者不絕之辭。○此以造化物理言。一陰一陽之道也。陰極生陽陽極生陰。往來相環。生生不息。相吹在造化則消息盈虛。在人物則作止榮悴之類皆是也。謂之易者陰生乎陽則无者條然而有。陰易而爲陽矣。陽

生乎陰則息者又忽然而消陽易而為陰矣此其更革
靡定代換无常不可拘滯所以謂之易也夫陰而生陽
則道行於陽陽而生陰則道具於陰生生不窮是則一
陰一陽之道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以生物之序言一陰一陽之道也萬物之始體質未
明所可見者彷彿端倪之微而已以其輕清而未形故
謂之乾此屬乎陽而道之用所以行也及其既生體質
已具則造化之詳密者皆可見矣以其重濁而有迹故
謂之坤此屬乎陰而道之體所以具也自微而著所謂
一陰一陽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數者七八九六之數也占謂占卜之占變者人事云為
之迹也事謂事業之事○此以人用易之事而明陰陽
之道蓋因造化以及易也人當事來抱著問易必極數
以求所值之卦爻而知未來之吉凶所以審趨避之途
而決其事也故謂之占占者卜之於未成事之先斯道
方見於人謀而未定陽之屬也及其既筮之後吉凶已
明於是推行於云為之際而善應不窮則有以定天下
之業而成其占矣故謂之事事者行於既得占之後斯
道已指於事業而有定陰之屬也此皆人事之動靜而
所謂一陰一陽之道亦未嘗不在是也○張忠定公名

詠字復之宋鄆城人忠定其謚也公事未判時蜀陽已
判時蜀陰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道之妙用以結上文之意言二氣迭運而一理行
乎其中欲以陰而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陽也欲以陽而
測之而道未始不在陰也蓋自繼善成性之大以至極
數通變之微莫非陰陽而太極之全體无不在焉是乃
於穆之妙天載之精初不滯於方體之中而特超乎形
器之外不謂之神而何哉此即陰陽之所以循環无端
者非道之外別有所謂神也

右第五章

全易通義卷之九 太極章

十九

蔡氏曰讀此章者當知節節有一陰一陽之道
則亦節節有陰陽不測之神蓋道其統體而神
其妙用也章內所載名目皆以理言而易書卦
爻即以摹寫此理讀者默而識之可也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
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大音荷下並同

易指易書廣以單言中之所含容也大以質言外之所
包括也禦止也邇近也遠邇者地也靜謂不待安排正
謂无所偏缺○此贊易之廣大而形容之言易之為書
其內則含著无涯其外則包括无外乃至廣而至大者
也蓋易書所具不外乎陰陽而陰陽之理徧體乎事物

以言乎遠則雖八荒六合之外皆此理之流行貫徹而充足有餘蓋無遠不到而莫之止也以言乎邇則雖心目几席之間即物理存初不假安排布置之勞而莫不端正无偏缺也以言乎天地覆載之間則萬事萬物統體一陰陽一事一物各具一陰陽而凡精極无形粗極有象盈滿於其間者此理无不備矣夫天下无理外之物則亦无易外之理故其廣大之規模如此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乾坤亦天地也必曰乾坤者以專直翕闔皆性情也下云天地則以形體言矣先言靜者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廣大指乾坤而言

全易通義卷下 不傳章

○此一節言乾坤之廣大以見易之所以廣大也以乾言之方其靜而利貞體與坤別則生物之心確然專一而不貳及其動而元亨用與坤交則生物之用淳然直遂而不撓此其所以一氣流行瀰漫充塞而无空缺虧欠之處也乾之大不於是而著見乎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闔是以廣生焉

韓氏曰翕斂也○以坤言之方其靜與乾別而利貞也翕然聚而資生之妙收斂无遺及其動與乾交而元亨也豁然開闔而效法之功發達无隱是以能承天時行包容虛受而无遺洩滲漏之病也夫乾坤之廣大不外乎陰陽而易書之作正以道之故其廣大亦猶是也

廣八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

此廣大與上文廣大同變通以下三者皆廣大中之目因言廣大而及之也配者相似之意非配合之謂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從來不窮之謂道義謂名義之義○此一節言易之所有配乎天人以明廣大之實也言廣大莫過乎天地而易之廣大有以配之其蓋萬物之變通莫天下之道猶天之包括无外地之承受无遺也變通莫大乎四時而易之變通有以配之其陰陽相易往來不窮猶寒暑相推氣化相禪也此易畫之有所似也至於卦爻之辭隨其剛柔之義而發揮之是以有陰陽之義而於日陽精明乎晝月陰精明乎夜者又各有所似焉此易辭之有所似也此皆配乎天道者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賜音

至德在人易簡之德也○此亦以易辭而言卦爻之剛者所言皆本乎健坦夷明白易之善也卦爻之柔者所言皆本乎順要約徑直簡之善也所以配至德者蓋人以健存心則至易而不繁以順處事則至簡而不煩足以配之也此易之配乎人事者也觀此四者則廣大之實明矣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此贊易書之至而即聖人用易之事以見之也理之得

於心者謂之德。見於事者謂之業。德業之崇廣者。莫過於聖人。而其所以崇所以廣者。則於目而得之。故可以見易之至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知去

崇者。高明超卓之意。卑者。切近精實之意。效法。猶言配合。非謂倣效取法也。○此推德業崇廣之由也。知者。心之神明。理之所以妙而為德之地也。禮者。事之節文理之所由約而為業之本也。然皆具於易書之中。聖人窮是理於心。則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而識見超邁。其知崇矣。措是理於事。則務廣德之行。謹執禮之細。而踐後篤實。其禮卑矣。然豈特尋常之崇卑而已哉。天體高明。覆於萬物之上。而聖人之知。超乎萬物之表。則其崇如天。地體博厚。載於萬物之下。而聖人之禮。切於萬物之實。則其卑如地。崇卑各極其至如此。則德安有不崇而業安有不廣者乎。故下文遂言之。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者。陰陽之變。凡造化之運行者。皆是也。道。統體義條。件。門。者。物之所從出也。○此正言德業之崇廣也。先言天地。以起聖人者。承上文效天法地而言也。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則二氣推遷。五行順布。而陰陽變化於其中矣。此天地之所以有盛德大業也。聖人知崇如天。則察之精而成性之極。於高明者存存而不蔽。禮卑如地。

則由之盡。而成性之敦於切實者。存存而无間矣。由是率而行之。以為事物當然之道。則以一貫萬。而順應不窮。行而宜之。以為事物裁制之義。則因時處宜。而流行不匱。亦猶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也。天道義得於心。則日月盛而德崇。見於事。則日月積月累而業廣。非德崇業廣而後道義出也。然必由於窮理而知崇。循理而禮卑。是皆得之於易也。其周聖人之用如此。此其所以為至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全南真經卷五 系辭下

聖人。文王也。見者。於卦中見也。擬者。比度之意。物宜。猶言物類。自諸卦而統言之。則曰賾。自其各有所取而言。則曰物宜。其實一也。胡氏曰。擬者。象之未成。象者。擬之已定。二其字。皆指賾而言。○文王作易。觀於伏羲所畫之卦。見其中所具陰陽純雜之象。紛紜錯綜。賾而不極。故於繫象之時。比度其形容。而擬其所取之類於先。於是即其所擬筆之卦下。以象其物之所宜。則彼此相肖。虛實相形。而象之得名。以其象天下之賾也。此指文王繫象而言。即前三章所謂言乎象者也。或以為伏羲畫卦。失其旨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辭。

此聖人指周公天下之動。謂易之所有。如涉川。婚嫁之類是也。會通會中之通也。蓋衆理所會。觸處難行。然其中必有一途可行者。是則所謂通也。行如推而行之之行。典常也。禮理之所當行者。即所謂通也。據理而言曰通。自聖人立法而言曰典禮。其實亦一也。三其字。皆指動而言。○六爻之中。莫非事物變動之故。而常變內外紛然不齊。乃天下之動也。聖人有見乎此。於是統觀衆理之會。而於會之中。又詳其理之可以通行無礙者。立爲經常不易之法。而指諸天下之民。然後於爻之順乎典禮者。繫辭以斷其吉。而使人知所趨。逆乎典禮者。繫辭以斷其凶。而使人知所避。則爲有以效天下之動。而待萬變於無窮矣。此所以謂之爻也。

上原爻象所由立。此言其爲至理所寓。以起下文擬議之事也。言文王因天下之順而立象。則象言天下之至

賾矣。周公因天下之動而繫爻。則爻言天下之至動矣。若此者。宜若可惡而可亂也。然物宜之象。皆本於陰陽之理。理一則有以齊其順。而意味深長。玩之而不厭。衆何惡之有。吉凶之斷。唯觀其會通之理。理一則有以一其動。而隨事各當。有條而不紊矣。何亂之有。此易之所

以可用。而人之所當擬議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比度也。議商確也。皆兼動靜而言。二之字。皆指象爻也。變化者。言動時措之宜也。○此君子體易以妙其用之事。承上言象不可惡。爻不可亂。則言動之理。盡於易矣。是以君子將有言動。不敢苟焉。以自肆也。必由象辭以明其理。而定心極於其先。由變占以決其機。而審趨避於其際。然後從而言動焉。所以然者。正欲成吾身之變化。而使言動之間。淺深詳略。行止弛張。无所凝滯。而各得乎順應之妙爾。此君子之言動。亦不可得而惡且亂也。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爻言誠信感通之理。所該甚廣。此獨以言行釋之者。朱子以爲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是也。君子指在位者而言。居其室。猶鶴在陰。出其言。猶鶴之鳴。遠近之應。猶子之和。善則有好爵之意。應則有靡之之意。善與不善。皆本中孚而言。誠偽之分也。○言君子居室之間。雖非大廷廣衆之際。然使其言根乎實心。符乎實理。而有一誠

无偽之善。則能有以感天下之心。而千里之外。聞者莫不悅服而應矣。況在簪黻之下。而聽聞真切者。有不應

乎不善反是在言如此則行可知故下文又并行言之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

字並去聲下同見音現

此以下皆兼善惡言之而此五句即言行感通之速而明其在人爲甚切也君子之言如命令告戒之類動於心而宣於口乃出乎身而无與於民者然心聲一著而天下皆屬耳焉未始不加乎民也君子之行如威儀政事之類始於家而著於朝廷乃發乎邇而无與於遠者然風教所被而天下皆屬目焉未始不見乎遠也於此見君子之言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戶之樞樞動而戶闢如弩之機機動而矢發不容有頃刻之停焉感通之速如此此其所以當謹而不可忽也

全句義理在下傳章

主本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主者對賓而言○承上言樞機之發而善則遠近應之而榮是善爲榮之主也發而不善則遠近違之而辱是不善爲辱之主也榮非自榮辱非自辱由吾善惡有以召之故謂之主蓋從違在彼而善惡在我彼爲賓而我爲主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即感通之理而極言之蓋天地雖大吾身雖微然於穆不已之誠實與我相爲流通故言行而善則以誠感誠而和氣致祥有以動天地之孚祐不善則僞與誠反

而乖氣致異有以動天地之譴責是一啓口動容之間而昭監簡閱无毫髮爽非但爲人榮辱之主而已也夫言行在人其小關榮辱其大動天地如此則君子可不慎其所發以中孚爲本而召譽求福乎○此一節釋中孚九二爻義然其立言不盡與周公同要之亦發其蘊耳即此爻而擬議之當謹其言行之發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上聲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臭者氣之總名○君子大同之道不係於迹而係於心故始而觀其迹則有出而仕者有處而隱者有默而晦者有語而言者若不同矣然要其終而論之則二人者

全句義理在下傳章

主本

各得其分各安其義能以中正相孚而說邪間隔之計无自入焉如利刀之斷物迎刃而解雖堅如金亦可斷之而无難矣其心既同則言論之間莫非中正之發是以彼此互覺其有味而不嫌於出處語默之殊如蘭之馨香可愛也此釋同人九五爻義初若不同有先號咷之象後實无間有後笑之象要之亦大略相似而已學者不可泥爻辭先後二字而失夫子之意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言動當求其心之同而不必於其迹可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錯音

孔氏白錯置也○此與下句即象而先釋之言安貞者

莫如地故錯物於地則已安已固亦云可矣況人藉之以茅則安固益至其何傾覆之有是其心不以安固為可而猶慮其危且顛必欲置諸久安極固而後已故以爲慎之至也蓋錯物而不於地則肆而不慎上於地而不用茅則慎而未至故必兼此二者而後為不慎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尤所失矣

夫音

慎猶守也斯術藉茅過慎之術也○承上言茅之爲物靈不如著聲不如蘭甘美養人不加五穀初非鍾天地之瑞爲草類之秀者是其爲物至薄也然用之以藉物則所以表敬慎之心免傾墜之失者皆賴焉是則用之

上句

不專金

主本

可重也此藉用白茅所以爲慎之至而尤咎也苟能守此至慎之術施諸言動之間而後發審而後行則一言一行各當於理而可以無悔尤矣其何失之有哉即此又而擬議之則慎不容於不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方勤於事之謂勞伐誇也事成而有利於人之謂功德如德色之德不德不自以爲德也○此即勞謙之事而贊美之言人以身任天下之重而爲王馳驅爲民經營者勞之謂也及其事既成而澤在生民功在王室者有功之謂也然且以爲職分之所當爲而處之欣然既不以勞而誇示於人亦不以功而偃然自負則其器度優

遠識量深厚而非淺薄之士所能及矣此所以爲厚之至也

語以其功下人者也下

此釋爻辭勞謙二字之義言所謂勞謙者正言其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以之下人者也上文蓋泛言之此方指三而切釋之也

德言盛禮言恭

德謂理之得於己者言猶念也如永言配命之言○此原九三勞謙之心言三之所以勞謙者正欲其德之存於中者一疵不存萬善咸備必求日進於聖神之域而不安於小成也其於禮之見於外者則又欲其合於端嚴中於矩度隨其所接而不涉於慢惰倨傲之私焉君子之立心固如此也夫德言盛則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而自無傲之可言禮言恭則唯恐內失已外失人而自不至於傲此其所以勞而能謙也

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釋有終之義言三之勞謙雖非爲固位之計然能致恭則人道所好位自以之而存矣所謂上不疑下不忌而可以長守富貴焉者故謂之有終也苟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則是自貶伊慙而已何位之能存哉擬議於此又當以功而下人也

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實人在下位而无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

義見乾卦文言傳。即此爻而擬議之。則處時之窮者。責乎通變而不可亢以取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亂。禍亂也。如下文失臣之類。孔氏曰。階。梯也。○亂。不虛生。自言語始。故君欲保其臣。則納其謀而心藏之。苟形於言。則小人害其賢。敵國謀其能。无以保全其下。而失臣矣。臣欲自全其身。則自爲謀而心藏之。苟形於言。則小人肆其讒。敵國行其間。无以取信於君而殺身矣。此皆謀國不密之亂。蓋舉其大而言也。

幾事不密則害成

幾事。幾密之事也。害成。害其成也。○事關利害。幾伏隱微。而時勢所不當洩者。幾事也。夫既謂之幾事。則雖過爲之防。猶懼其幾之已動。而人或得以窺之。若更不密。則人之忌其成。而樂其敗。其不便而屢其成功者。皆得因其幾而先破之矣。欲事之成得乎。此又事之至要者。蓋通衆人而言也。○楊氏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帝尊以寧宣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寇準欲去王安石而被酒漏言。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上文三者皆所謂亂也。而其原皆始於言語之不密。如此是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擬議此爻者。亦唯慎密其言而已。然此亦與爻辭不同。蓋彼以行言。而此以言言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乘也之義去。樂餘皆平聲。

盜。盜情也。下言乘器則思奪之。慢暴則思伐之。皆伺其隙而爲寇。所謂情也。乘車也。○言作易者知寇盜之情以解六三之辭。非知盜者不能作也。又釋負乘二字之義。以爲負者。小人无善可用。而備敗卑賤之事。乘者。君子有德可尊。而寵錫榮顯之器。是其爲類有不可同年。

而語者。豈可使小人暗干陰據。以爲名器之辱哉。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伐者。聲其罪而奪之也。○承上言乘爲君子之器。則雖君子乘之。乃稱其德而壓衆心。故可以免盜。若以負賤之人而乘是器。則才德不稱。處非其據。適啓謀利者攘奪之心。而盜斯奪之矣。且以小人而在高位。則必慢其上。暴其下。可攻之釁。既自我開。則謀利者因得借以爲辭。而伐之矣。安能久有其位乎。此盜之情也。

慢。藏謙盜。治容誨淫。

此盜字。與上下文異。蓋對淫而言。謂偷也。治。如陶冶之治。謂習其容也。○此爻言物理。乃承上起下之辭。藏之。

密者盜无自生。若慢其藏。則有以啓謀利之心。而人盜之矣。是教人盜之也。容之淡者淫无自至。若治其容。則有以啓悅色之心。而人淫之矣。是教人淫之也。此皆禍由已致者。故及之。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上文泛論其理。此則指爻而言之。言負乘而致寇。正猶慢藏冶容而致盜與淫。乃盜之招也。作易者不歸咎於寇。而歸咎於致寇之人。所以爲知盜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人當度德量力。不可據非其分也。○楊氏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教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成教之也。○此上七爻發擬議之例。要之亦舉其槩而言耳。又章首言此。而此不之及。學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右第八章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九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學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與下節皆河圖之說。易數之宗也。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此伏羲時龍馬負圖而出於河。而其背上旋毛之數。其屬如此也。蓋管論之天地之間。一氣流行。本无自一至十之數。然自其次第而言。則不能无微著清濁之漸。是以有此節限耳。既有節限。則萬物之生。父天母地。蓋莫不有是數焉。但其所得不完或完而不精。是以其數不著。或者而不全。唯龍馬之出。時則聖王在上。而河洛又當天地之中。故獨得夫陰陽純粹之氣。而其數爲著且全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五位。即五數也。天地之數各五。皆以兩而居五方。故不曰數而曰位。位。即數之所在也。○此分天地之數而推其妙也。承上言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是地數五也。五者之數。交錯於外。而各有所屬。若不相能矣。然以其序而言。則一變二化。三變四化。五變六化。七變八化。九變十化。奇者居先。偶者居後。雖不同方。而自得其類。如兄弟之相得。而不容

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此積天地之數。而著其功用之妙。所以申解上文之意也。蓋五奇之積。凡二十五。是天數也。五偶之積。凡三十。是地數也。以天之數。合地之數。則爲五十。有五。而數乃大備。所謂相得而有合。

者在是矣由是陰陽相與互爲生成一三五之生水木土者陽之變也而六八十則化以成之二四之生火金者陰之化也而七與九則變以成之變始於天而地終其用化出於地而天成其能是變化乃五行之生成而是數有以成之矣變化之間生成相代迭爲屈伸是以有鬼神焉統而言之則一二三四五之生者漸向於有而爲神六七八九十之成者漸向於无而爲鬼錯而言之則方生方成者爲神既生既成者爲鬼是鬼神乃二氣之屈伸往來而是數有以行之矣此河圖所以爲至妙而著卦之數皆由此出也要之變化鬼神實非二物而其所以成行者皆在於有合之時然不相得則无以

衍者布算堆積之謂即今之乘法也其用蓍策之用也

○河圖中宮之數參天兩地而爲五以五配五而爲十故有五與十焉五者生數之極衍之母也十者成數之極衍之子也聖人就母數起十數而駕於其上則五其十是爲大衍而五十之全數成矣蓋自中五衍其一爲小衍則一其十五者皆衍爲大衍則五其十此大衍之數所以有五十而數成也成則不動而圓神之用以窒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虛其一不用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操之以四以象四時歸流
於劫以象閏操音舌商音

朱子曰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也奇零也謂餘數也餘四亦爲行○以四十有九之策信手申分而各置於左右兩手則左手之策猶天右手之策猶地所以象兩儀也取右手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則猶人處天地之中所以象三才也既而以左手之策四以數之於先又以右手之策四以數之於後所以象四時也四揲之後必有零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於是歸左手之餘於左手无名指之間歸右手之餘於右手小指之間所以象閏也謂之閏者紀曆之法也

常數而有餘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視常數而不足者為朔虛參差不齊必有餘日故揲著者歸餘策以成卦猶造曆者積餘日以成月也

五歲再閏故再扞而後掛

再猶兩也後掛猶言後變亦可見後變之不可不掛也○此詳揲著兩扞之法以申上句之意也言歸奇之有再扞猶曆法之有再閏蓋三百六十日一歲之中數也天行疾於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緩於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朔常不足為朔虛氣盈朔虛每歲各餘六日共十二日故自一歲至於三歲餘日三十有六則去其六日而用三十日以為一月是一閏也自三歲至於五歲餘日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又得三十日以為一月是又一閏也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以為後閏之始如一掛之後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奇是一扞也又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奇是又一扞也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扞然後別起一掛以為後變之端合閏法而論之則掛一象一歲揲左象二歲歸左之奇為一扞象三歲一閏揲右象四歲歸右之奇為再扞象五歲再閏也○此簡首句言大衍之數其用以下則言揲著求卦之法各有所準然亦自其彷彿言之非必聖人擬之而制此法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音

此言純卦二老過揲之策有所準也蓋河圖之位太陽居一而連九太陰居四而連六故著策四揲之後餘三奇則九而為老陽之爻而其過揲之策亦四九三十有六餘二偶則六而為老陰之爻而其過揲之策亦四六二十有四此一爻之策數也揲著既畢有六爻皆奇為老陽而曰乾者矣有六爻皆偶為老陰而曰坤者矣積乾六爻各三十六則為二百一十有六積坤六爻各二十四則為百四十有四又總合之為三百有六十也當期之日者一歲之日有氣盈有朔虛雖不能无多寡之殊而三百六十乃其成數也二卦之策與之相濟謂之當者言與通相當耳非以此準彼之謂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此言全經二老過揲之策有所準也二篇者上下經六十四卦也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又合二者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當萬物之數者萬物之數至多而二篇之策亦至多故能當之此亦取象之顯非萬物止有此數也顧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有氣化者有形化者其品類雖不可枚舉然約而言之不過有萬而已既謂之萬則雖萬之又萬終

不能出此數之外此所以適與之合也聖人論道理處比之後世學者之謹密雖若不足然其意味則有餘矣○愚按分而為三以下以一變言也乾坤之策以六爻言也此則又通三百八十四爻而言而易之體全矣又按此與上節計二老過揲之策如此若以二少計之則少陽之策二十八積乾六爻得百六十八少陰之策三十二積坤六爻得百九十二合之亦三百有六十也陽爻百九十二得五千三百七十六陰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是故二字通承上文四營成易蒙分二一簡而言也

蒙分二一簡而言也

蒙分二一簡而言也

蒙分二一簡而言也

而成卦蒙乾之策以下兩節而言也四營四度經管也

易謂揲之一變也卦指六畫而言乃六十四卦中之一

卦也○上言著變過揲之策詳矣至於成卦之序則未

之及故又言之蓋虛一之後始營而分二再營而揲一

三營而揲四四營而歸奇大經管至於四度則多寡有

數而奇偶以成前舉已周而後變可以更端矣是所以

成易也及夫屢分屢掛屢揲屢初積七十二營而成十

有八變則貞悔兼備六畫時成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

矣二篇之策豈不由是而積乎

八卦而小成

此言內體所由立亦以見成卦之序也蓋大成必本於

小成而上文未及故又發之言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則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矣時則貞體雖成而悔體尚隱三畫雖具而六畫未全所以為小成也信之則成卦而大成矣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單舉其也○此言著卦之變引而伸之者視其動靜之

變引其端而伸之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也觸類而

長之者觸引伸之例而充類至盡每卦可變而為六十

四卦也夫始之引伸而卦變以通終之觸類而卦變以

極則為四千九十六卦而吉凶貞勝盡於此趨避大業

藏於此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或泥啓蒙而以引伸為

大成則辭意重覆而為類不同非本義之旨也○自其

用至此皆言揲著求卦之法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可與酬酢可以也○此言著卦之用道者天理之自然得

則吉失則凶混於无形者也辭見於著卦之外則凡道

之藏於卦爻者皆有以發之德行者人事之當然則

趨凶則避害於有方者也數動於著卦之中則凡行之

勇於趨避者皆有以神之故百姓不能前知而易則告

以吉凶受命如響儼然實主之相則矣百姓未能勇為

而易則贊其趨避鼓舞不覺其神化而有助矣功用

之大如此蔡氏曰所謂道者不止謂天道如乾道大通

音泰然。周禮作蔡。古筮字也。周禮雖有是二官而不詳載其法。故今不可考。啓蒙謂易學啓蒙朱子所撰之書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易指易書。聖人。義支。周合也。四。即辭變象占。謂之聖人之道者。辭為聖人之所繫。變其所裁。象其所擬。而占則其所定也。以用也。謂用易也。尚。取也。其指聖人所作之易而言。動者。事之始。謂事來而思所以處之也。此承上章揲蓍求卦之法而言。易道有此四者。故能周人之用。如下文所云也。蓋卦爻有辭而辭之所決者為占。著策有變而變之所成者為象。四者作於聖人。故以為有

全易卷之十

不存十章

聖人之道。卦爻之辭。曲而中。理言之則也。故人以易而發言者。尚乎聖人之辭。蓋即象爻之辭而玩其所告。以爲出言之度。使淺深詳略各得其宜。所謂擬之而後言也。卦爻之變。隨時從道。動之準也。故人以易而舉動者。尚乎聖人之變。蓋究著卦之變而視其所值。以爲發處之準。使作止趨避不膠於一。所謂議之而後動也。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器者。慮事見成之法。則動之已成者也。象者。卦爻所具之象。即變之已定者也。卜。如卜相之卜。筮。如原筮之筮。皆審決之意也。或以卜筮為實事。則上三者獨非卜筮乎。○謀慮既決。而以之定業。是謂制器。象則聖人所擬。

以定動靜者也。制器而尚之者。因卦爻老少之定。以為制事處物之規。常應變有可循之則。矣。趨避未明。而

以之稽疑。是謂卜筮。占則聖人所繫以斷吉凶者也。卜筮而尚之者。求卦爻所值之占。以明人事失得之報。決疑定志。无他岐之感矣。林氏曰。動與制器。一事而分。始末尚辭。尚占。一理而分。言行。然發言所以斷事。則亦非空言也。愚按。四者所尚。固有不同。然不過取其近似者。屬之。要之。四者相因。用其一。則三者隨之矣。

是以前上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行之於身。謂之為措。諸事業謂之行。問者以著而問於

全易卷之十

不存十章

易所謂命之也。舉言則事在其中。其者指易而言。命即問焉之命。筮儀所謂假爾泰筮云云者是也。嚮譽同。乃空谷之韻。應聲而鳴。天下之至速者也。故以為喻。○此以下。詳言所尚之事。以明其為聖人之道。而此一節。則言尚辭。尚占之事也。言君子將有為有行而趨避未明。於是抱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之決者。而以之言動。則易受人之命。隨叩而隨答之。如響之應聲。无所留待。言其應之甚速也。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遠近幽深。四者所占之事也。遂者。神速之意。知易知之也。來物。謂將來之吉凶。○承上言所問之事。或遠而天

下後世或近而朝夕戶庭或幽而謀慮之潛藏或深而幾微之隱伏莫不各有吉凶存焉人之問易將以明此而已易於受命之時无遠近无幽深凡其吉凶之潛藏而未盡者皆有以前知而剖決之不假推測而无所遺漏也所謂受命如嚮者如此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精者純一不雜之謂此指問焉以下而言○承上言易之應人如此者由辭占之至精故也蓋其辭之所言者通神明之德而不涉於形迹之粗占之所決者順性命之理而不滯於事為之末所謂體該本无應用始有精實待虛潔靜精微者是也使其雜於人為而道非純粹未免得此而遺彼則體有未該无以周天下之用理有未實无以待天下之虛雖有所問有所告亦將窒而不通語而不詳矣安能受命如嚮遂知來物如此哉夫辭占至精而能應用如此此以易言動者所以必尚之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此一節言尚象之事而變在其中參伍以變者四營成易謂之一變乃奇偶之所由以定者也於此不審則多寡失實而變不明故必以兩手歸奇之策三數之而參以變於先將以參合於其後五數之而伍以變於後將以比伍於其先皆有以考其或二或三或四而於其中四五為少九八為多反覆審察以不齊而要其齊

也此專以一變言乃十有八變之通例也錯綜其數者三變成爻必有其數乃一爻所由以定其老少者也於此不謹則純雜未明而數或紊故又必以三變掛扚之策合左右手而交互之以叙其詩偶此錯之義也奇偶既明然後總而挈之觀陰陽之低昂而定其為七八九六此綜之義也此亦專以一爻言乃六爻之通例也今按參伍既明而錯綜難曉蓋錯綜二字皆取織義錯如梭之左右往來謂左手之奇偶與右手之奇偶交互相參也綜如綜線之一上一下本義云低昂猶言上下耳謂總挈三變之策三奇則九二偶一奇則七是陽昂而陰低也三偶則六二奇一偶則八是陰昂而陽低也然揲者求卦本无參伍錯綜之法此云爾者特假借以明謹審之義耳

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通其變者兼三變之策而混一之也極究也象謂動靜之象廖蒙考爻占篇所載者是也詳見下傳首章文曰天地以附麗者言也象曰天下以散見者言也○承上言參伍以變一變而猶未通也積而至於三變乃通三揲兩手之策而聯合之則有以成天地之文蓋天地之文不外乎陰陽老少而已既通其變則三奇為九二奇一偶為八而太陽少陰之畫成矣二偶一奇為七三偶為六而少陽太陰之畫成矣是其陰陽有象猶日月星

辰之成文於天剛柔有質猶山川草木之成文於地也錯綜其數一爻而未爲極也積而至於六爻乃即七八九六之數而究極之則有以定天下之象蓋天下之象不外乎陰陽動靜而已既極其數則或以七八之多而變者爲動不變者爲靜或以九六之多而不變者爲動變者爲靜其陰陽之有消息猶事物之有動靜也○蔡氏曰參伍以變通成文皆指變而言也錯綜其數極數定象皆指象而言也又按錯綜之與通變皆以三變者言似略相混然曰數則變之已成曰變則數之未定亦自有別也

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全書卷之十 不傳十

變者變動不居之謂此指成文定象而言○言文象之所以遂成且定者由象變之至變也蓋象亦出於著數之中圓神不倚變化无方不凝滯於一處膠固於一物故能爲多寡爲奇偶爲老少動靜而成文定象於通變極數之時使其滯於陰陽膠於動靜而不能相通則又畫之文有陰而未必有陽有陽而未必有陰卦爻之象靜或不足於動動或不足於靜建諸天地而不符驗諸事物而不準矣安能成文定象如此哉○荀子見蒙卦韓非姬姓韓之諸公子也史記見无妄卦漢書見大壯卦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思者心之知覺爲有心之運動无思无爲兼下文寂感而言也天下之故即上文所謂來物文象也○此言易之爲易有者而象變生有卦而辭占寓是皆无心之物而非有所思慮作爲者也故方著之未撰卦之未求則在積爲枯莖在書爲法象而辭占象變隱於无形寂然不動而已此无心之靜而感之體於此乎立也及其撰著求卦而有感於人則來物遂知文象遂定而辭占象變顯於有迹有以通天下之故焉此則无心之動而寂之用於此乎行也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神即周子所謂動而无動靜而无靜張子所謂合一不測皆是也此指上文寂感而言○天下之物一於寂者

全書卷之十 不傳十

淪於无倚於感者滯於有非神也易則辭占之至精有以極其精之妙而不囿於形迹象變之至變有以極其變之妙而不滯於方所是以寂不終寂感而遂通也苟非至神則物而不化執而不通孰能叩之即應觸之即覺若此哉上文遂知遂成遂定內已含此意至此始發明之非精變之外又有所謂神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大音符幾

易指辭占象變聖人與首節同極謂究極深者言凶之未形即所謂來物也研謂研磨幾者陰陽老少動靜之微亦即所謂文象也○上言用易之事備矣此言易爲

聖人所作以明其為聖人之道也。言易有辭占象變。已極其變之至。然精不自精。變不自變。乃聖人作之。以極深研幾者。而後能如此也。蓋來物隱於遠近幽深。而不可窺。所謂深也。卦爻之中。具有此理。聖人繫辭定占。則待虛存。體以應用。而於吉凶悔吝之未形者。皆有以發其本體之微。是辭占者。乃聖人所以究極天下幽深之理。所以為精之至也。文象具於天地事物。而未判。所謂幾也。著象之中。亦具是理。聖人立象。裁變則形。容成於擬議。化裁見於神明。而九老少動靜之未判者。莫不有以析其毫忽之微。而不差。是象變者。乃聖人所以研窮天下幾微之理。所以為變之至也。此一節乃一章之大旨。史氏曰。辭占為聖人之極深。則其理雖具於易。然非聖人極之。則無以見也。象變為聖人之研幾。則其理雖具於著。然非聖人研之。則無以行也。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一節言易理周天下之用。而極其妙。以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也。承上文言辭占極深。則辭占之理深矣。惟深也。則體該本无而足以待用。故能明示吉凶。以通人疑惑之志。而无昏迷窒塞之蔽。所謂至精而能與於此者也。象變研幾。則象變之理幾矣。唯幾也。則機緘明。而善應不窮。故能作其趨避。以成人有為之事。而生

聖人不惑之心。所謂至變而能與於此者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疾。從也。此二句。即上文迷字之意。程子曰。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此亦承上文言深以通志。幾以成務。而其所以通所以成者。一深與幾之至妙者為之。是則所謂神也。唯神也。故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待疾之。而自速行之。而自至也。蓋道本自然。不假人為。則幾動於彼。即應於此。辭占一著而天下之志自通。象變一形而天下之務自成。豈用人力而後能哉。此即所謂至神而能與於此者也。朱子曰。所謂神者。即指著卦之妙而言。非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言辭占象變。易之道也。然不曰易之道四。而曰聖人之道四者。正以辭占至精。乃聖人之所以極深。而其深而妙者。皆聖人妙道精義之發。象變至變。乃聖人之所以研幾。而其幾而妙者。皆聖人精義心術之所存。故以為易有聖人之道而用之。所以用也。君子於此。可不知所尚哉。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博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先見者也。夫易。知微者也。夫易。知幽者也。夫易。知隱者也。夫易。知未者也。夫易。知始者也。夫易。知終者也。夫易。知存者也。夫易。知亡者也。夫易。知微者也。夫易。知幽者也。夫易。知隱者也。夫易。知未者也。夫易。知始者也。夫易。知終者也。夫易。知存者也。夫易。知亡者也。

易指著卦爻為備用也何為者問其何所用也開物以下則指其用而言物人物也務事務也如斯而已者此外更无所為也○此明易之為用言詩書禮樂各有所為而易何為者乎此設為問辭以起下文也夫子自答之以為易本卜筮之書故能前民之用蓋人欲有為而未達者易則使之卜筮以知吉凶而天下之蒙皆由此啓所謂開物也其有為而未就者易則決其趨避以作其勇而天下之事皆由此成所謂成務也至於天下之道千變萬化要之不外乎吉凶貞勝而已卜筮成而卦爻設則卦以極其賾爻以鼓其動而凡得吉失凶為物理之自然趨吉避凶為事理之當然者莫不彌縫包括於其中而无遺矣是又有以冒天下之道也易之為用如此而已今按三者之用雖若不同然必開物而後務可成必冒天下之道而後可以開物成務則亦未嘗不相貫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聖人解見上章以用也斷兼通定而言疑兼志業而言
○上既言易之用此言聖人所以致其用也蓋易有開物之用故用之以通天下之志明失得之報以告人而使眾志曉然无所昏蔽也易有成務之用故用之以定天下之業決趨避之途以作人而使勇於赴功不至僨

事也易可以冒天下之道則吉凶趨避之理无一不其中故用之以斷天下之疑也所謂疑者即志之未通業之未定通志所以決其心之疑定業所以決其事之疑也聖人致易之用於天下其大如此然非有以作之於先則亦无以用之於後故此以下皆言作易之事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貞知

圓者活潑可移神者其妙莫測方者定而不動知者確然有主此卦爻乃因著而得者以其序於著下而知之也以亦而也貞如貞獻之貢言以吉凶獻於人也著卦言德爻獨言義者德舉全體義主一節於變易為尤切也○此一節言聖人具作易之本而此三者首言易理也蓋著揲於未成卦之先本无定體是以方其成易固莫測其數之奇偶而及其成爻又莫窺其數之老少是其進退離合之妙轉移无定而所以決其吉凶者圓而神也卦因揲著而得已有定體故貞悔具備而得夫昭陳於法象之中蓋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是以斷其吉凶者方以知也爻因成卦而生則无定用故時位不同而彼此各易其告人之說蓋各隨其一節以立言是所以析其吉凶者易以貞也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微知彰知幽知顯

此指圓神以下三者洗心包下文无事有事而言退藏
於密以无事時言也吉凶以下以有事時言也患憂也
吉凶未明不知趨避此下民之憂而聖人與之同憂言
其亦以此為憂也此聖不自聖之心即孔子假年學易
而求无大過者也來謂吉凶之先見者往謂吉凶之一
定者○此言聖人妙著卦爻之德蓋聖人之心通而不
滯範而不過虛而能應為能體具三者之德故圓神方
知易貢之理渾然在心極其純粹昭融而无一毫私智
渣滓之雜焉若以三者而洗灌其心也是以方其靜時
未有吉凶之患則此心寂然收斂於淵深宥密之中而
三者之德人莫能窺此靜无十筮而知吉凶著卦爻之

李鼎祚集注

卷之十

十一

體所以立也及其動時吉凶與民同患則神知之用洞
悉其將來已往之幾而三者之德因感而形此動无十
筮而知吉凶著卦爻之用所以行也聖人心易之妙如
此蔡氏曰所感之事吉凶未形而已動者來也吉凶有
定而難知者往也來者固不可測而聖人之心如著之
神妙莫測則所感者不能逃其先見之明故足以知之
也往者既有定理而聖人之心如卦之識見有定則所
感者皆其素所蘊蓄之理故足以藏之也舉神知則易
貢在其中矣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與夫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與夫

此指退藏以下而言神武謂神其武也○言體具三者
之德而動靜俱妙者果誰能之亦問辭也衆人有之而
不知賢者知之而未盡其必古之聖人稟天縱之質聰
无不聞明無不見睿无不通知无不知得著卦爻之理
而不假其物猶武之神妙足以服人而不資於殺伐之
威者乃足以常之苟非其人則靜有所擬動有所滯惡
能兼體而不累哉陳氏曰得理而忘物者心易之妙天
下之至易也神武而不殺者德威之威天下之至武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
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李鼎祚集注

卷之十

十一

此指神物而言德即洗心之德也○此言作易之事也
聖人稟聰明睿知之資其心易體用之妙則心通造化
而知周萬物矣是以上明天道而二氣五行皆究其陰
陽變化之妙下察民故而殊塗百慮皆悉其善惡攻取
之情也夫明天道則知著龜具造化之理而法可備於
制用察民故而知民生昧趨避之途而用宜有以開先
於是興作著龜以為卜筮使民先事知所趨避而不至
有无及於事之悔焉是以前民用也而聖人亦未嘗
不敬而用之故卜筮之時必齋戒以考古而便知來之
神益神藏往之知益知是又有以神明其德也朱子曰
聖人无一時一事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
之至耳蓋神物未與則不假著卦而知吉凶神物既與

則亦用著卦以神明其德而意互相發也或泥太
此焉三字而以齋戒為作易時事是亦一理但以二
玩辭玩占與本義考占之說味之恐有不通且作易
必先掛象殆不專於考占也况本文以此二字有可據
乎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

此一節詳叙著龜始末以申上文作易之事也天地之
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方其靜而利貞之時理
氣未行而化機收斂如戶之閉而萬象一无所見也此
則用之藏之復而為陰之事故謂之坤及其動而元
亨之時理氣方行而化機流動如戶之開而萬象一无
所隱也此則仁之顯誠之通而為陽之事故謂之乾蔡
氏曰闔戶謂之坤統言之則陰之靜也分言之則乾之
靜專坤之靜翕皆是也闔戶謂之乾統言之則陽之動
也分言之則乾之動直坤之動闔皆是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變一變也往來不窮則變之无已者○一闔一闢者乾
坤迭運而闔闢相繼也自闔而闢則陰變為陽矣自闢
而闔則陽變為陰矣故謂之變往來不窮者闔闢往來
而如環无端也闔往而闔來則陽通於陰陽雖極而不
亢矣闔往而闔來則陰通於陽陰雖極而不戰矣故謂
之通此上四者化功之目初之所由以生者也

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現

化育流行肇生萬物方其始生之時端倪初動而全體
未露所謂見也見則氣之方行理之方予有无影響之
間所可知者恍惚而已故謂之象言其輕清而未形也
及其既生之後由微至著而體質以成所謂形也形則
氣有所乘理有所寓昭然詳密之化一定而不可易矣
故謂之器言其重濁而有迹也此二者生物之序而著
龜之生亦在其中矣○此以上原神物之生

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萬物之生雖皆出於化育之中然唯著龜獨得其秀之
全者故聖人於著則制為四營之法而用之以筮於龜

則制為五行之兆而用之以卜是其曲成乎物而典則

千一

可循乃天下後世之所當守而不變者也故謂之法由
是吉凶可決而趨避以明則是二物者利用於出而民
之出者用之利用於入而民之入者用之隨其所之而
不能不謀之卜筮焉此乃循聖人所制之法而不知其
由蓋民生日用之自然不待鼓舞使令而自為之者所
以謂神也此兩句原神物之興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音

吳氏曰大者太之至也極者屋棟之名天地間之有此
理猶屋之有極也○承上言聖人作易既與神物以達
其用必有封畫以立其體故又以畫卦之序言之蓋易

之為易不過陰陽變化而已而其所以變者必有至理以為之樞紐是易有大極也朱子所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昧者是也夫極動而生陽故蓋一奇以象陽而立於左陽儀於是乎生矣靜而生陰故蓋一偶以象陰而立於右陰儀於是乎生矣是生兩儀也謂之儀者陰陽之儀形也而儀既立由是陽儀之上復加一奇一偶而太陽少陰生焉陰儀之上復加一奇一偶而少陽太陰生焉兩儀生四象也謂之象者老少之象貌也四象既立由是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而乾兌離震生焉少陽太陰之上亦各加一奇一偶而巽坎艮坤生焉四象生八卦也謂之卦者猶

朱子傳上章

王

物之懸掛以示人也言八卦則六十四卦在其中矣雖其見於蓍畫者若有後先而出於人為然其已然之迹已成之勢莫不畢具於渾然之中宜假絲毫知力於其間哉○序例朱子所作即今太義卷首所載圖說筮儀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八卦乃六十四卦中之八卦也蓋六十四卦不過八卦之因重耳故舉八卦而可以該六十四卦也○此言卦畫之用蓋卦畫既立而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以時則有消長之不同以位則有當否之或異長而當則順而吉矣消而不當則逆而凶矣八卦定吉凶也吉凶既

決定而不差則趨避以明而勇於為義務之

此啓矣大業不於是而生乎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經平

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蓋法形體也象則氣而已矣法顯而象微也懸與懸同○此一節承上文而言著龜功用之大也蓋易卦雖具其用然非著龜則无以致其用故又舉此五者以形容之言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然陽之成象莫大於天陰之效法莫大於地則非其他物類之比矣萬化之運終始有始皆變通也然四時相率變之大者革而不窮通之大者則非其他

朱子傳上章

王

氣運之比矣至於懸象著明又莫有如日月之顯於晝夜者而凡星辰雲漢舉不足以並之此皆以造化而言也

崇高莫大乎富貴

崇尊也○崇高者位出於物而人莫與並凡有祿有爵者皆是也然語其極則唯富有四瀋而唯辟王食貴為天子而率上皆臣乃為崇高之大者耳明非家國公侯所得擬也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物謂天地間見有之物如五穀六畜之類皆是也備物者因其材質之宜致其取用之節也立者創而制之也

謂器則聖人所制者成器有成之器也蔡氏曰立下
有象字○傳萬物以致斯民之用立成器以為天下之
利此唯聖人極明巧之至盡法制之詳者能之而非若
鄙者創物明者述焉之類也此與上句又以人事而言
也

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索音

探者入而計之索者考而求之鈎者曲而取之致者推
而極之賾隱深遠猶上章言遠近幽深賾雜亂也隱即
幽也四者皆卦爻所具而吉凶攸寓者也○一事而衆
論不同者賾也探之謂計究以歸於一有謀而潛藏不
露者隱也索之謂考求以洩其秘深者其理雖存其幾

全明有義卷十 不傳上章

主事

則伏不可窺也則鈎之使淺而易見遠者千里之外百
世之後難逆料也則致之使近而豫知皆前知之事也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定吉凶即開物通志之謂成亹亹即成務定業之謂易
獨有蓍而兼言龜者朱子以謂理一是也○此承上文
而言能是四者則有以明事之得失而定吉凶鼓人之
趨避而成亹亹矣莫大乎蓍龜者蓍龜通乎神明達乎
天地非若謹繡術數之學僥倖於億中而已也此一節
之正意故以是終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神物兼蓍龜而言聖人謂伏羲也下放此○此一節言

聖人作易之由也其莖長丈其葉滿百蓍為植物之神
也中具五行外列八卦龜為動物之神也既為神物則
可以制卜筮之用故聖人因而法之制蓍以筮而為四
營之法制龜以卜而列五行之兆乃卜筮之所以興也
胡氏曰易之作也由於卜筮故以天生神物始焉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設位而氣機變化於其間如日月星辰寒暑晝夜
之往來人物之死生榮悴皆是也聖人效之以為蓍策
卦爻之變化則陽極於九化而為少陰之八陰極於六
變而為少陽之七莫非因此而為之也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見音

全明有義卷十 不傳上章

主事

此聖人以繫辭者而言指文王周公也○日月星辰
象於天而其進退遲速之間有順有逆順其度則為祥
祥而見吉逆其度則為妖孽而見凶尤少差謬而亦无
所隱也故聖人繫辭則亦觀其時之消息從之當否而
著其吉凶之決蓋因天象而為之者也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河洛皆地名圖龍馬所負之圖也胡氏曰周禮夏官馬
八尺以上為龍言馬之特異如龍也書龜書也此聖人
兼義焉而言則之者則圖以畫卦則書以作範也作易
本於河圖而兼言洛書者亦以理一故也○河通於天
伏羲繼天而王聖德格天故天下受道而龍馬負圖出

於河其數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是也洛為地中禹治洪水神功格地故地不受寶而神龜載書出於洛其數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是也聖人則河圖以作易則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三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至於洛書則總其實以叙時一五行二五事三八卦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也於此見聖人作易因造化之理而非私智之所為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主一

四象與上文不同此指撰著所得者而言也辭與吉凶皆放此此一節明易所以前民之用蓋合老卦而言之也言撰著求卦之後陰陽不同或九六而為老或七八而為少是易有四象也此乃示人以所值之卦之蓋全體皆少則占本卦全體皆老則占之卦老者為主則占動爻少者為主則占辭爻有以曉然示人而不迷於所值也

繫辭焉所以告也

易有四象則辭因以顯故卦之所值則有所繫之象辭爻之所值則有所繫之爻辭此乃稽實待虛以告乎人者也蓋象辭告人以全體之義而天下之順之者

人以一節之義而鼓天下之動有甚於提耳而命之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辭既繫則占因以決故隨卦爻之得吝而定其吉凶乃所以決占者兩可之疑而使不迷於趨避也於此見聖人作易尤非欲為十筮之用此其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而極功用之大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元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此一節釋大有上九爻義當屬八章則亦發擬議之例也祐之為言助也天之所助者在於順言謙卑遜順者

天與之也

不傳章

二八

也此感應之機皆以其理而泛言之也

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不利也

上九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其身之所行者誠實

无妄心之所存者卑遜不驕又以尊尚六五之賢而隆

禮之也凡此皆滿而不溢乃謙有之道合於天人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不利使其享大有之福而長保富

貴也言天祐則人助可知必言人者亦天視自我民視

之意也即此爻而擬議之則知有大者不可以盈而處

之以道矣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

意謂憂世覺民之意。○書以載言而言之丁寧煩繁。非書所能盡。言以達意而意之含蓄深遠。非言所能盡。是言固難盡。而意尤難盡也。然則聖人之意。其終隱而不可見乎。此設問辭以起下文。獨言意者。舉重以見輕也。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

此以下答上文。以明聖人作易之事也。天下之道陰陽而已。聖人仰觀俯察。畫為奇偶。以象陰陽。而形容其剛健柔順之理。所謂立象者也。一奇一偶。雖若至約。然其中所包之變化。則實无穷。蓋凡天文地理人事之故。蘊蓄於聖人之心。而病於名言之莫罄者。皆有以盡之矣。周子曰。聖人之精。因卦以示。正謂此也。

全圖卷之十
六上傳上章

五九

情誠實也。善者為情。惡者為偽。林氏曰。循性而動曰情。拂性而動曰偽。○聖人以奇偶二畫加倍因重。以成六畫而設為六十四卦。則時有消長。位有當否。而凡事物之善而情惡而偽者。无不分別於其中矣。是以能盡天下之情偽也。此要立象之大成而言。亦盡意之事也。繫辭焉以盡其言。

上言伏羲之易。此則自文王周公而言也。立象設卦之時。有畫无文。至於文王周公。始因卦而繫以象辭。因爻而繫以象辭也。此亦書耳。所以能盡言者。以其假象明理。積實待虛。辭立於此。而事皆可通。人皆可用。非若他

書一語自為一事。一事自為一用。不可得而兼通也。夫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盡言。故繫辭以盡言。聖人所以憂天下後世者深矣。此三者。發其精蘊於書而易之體以立。乃作易之事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

承上言有卦有辭。則易之體立矣。由是因著卦陰陽老少之變。而得其通行不窮之理。則趨避明從違決。而利用此入。皆在其中。是有以盡天下萬世之利也。

鼓之舞之以盡神。

有變通之利。則有趨避之勇。是易鼓舞之也。此則有以盡民生自然之日用。而不知誰之所為。故可以盡神也。

全圖卷之十
六上傳上章

五九

此三者。指其妙用於事而用。以行亦作易之事也。○本義變通鼓舞。以事而言。謂以易之用見於事者而言。非謂事之變通鼓舞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平息矣。緼音蘊。邪音和。平音聲。

乾坤指奇偶二畫。即所立之象也。不言奇偶而言乾坤者。本義所謂凡陽皆乾。凡陰皆坤。是也。易通指六十四卦之奇偶。即所設之卦也。與七章所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緼如緼袍之緼。綿絮胎也。謂之緼者。乾坤為易之體。骨猶緼為衣之胎骨也。或幾平者。從容不迫之辭。○此申上文立象設卦之意。奇畫為陽乾

也。偶畫為陰坤也。易之為書。實本於此。是乾坤為易之組也。蓋當畫卦之初。奇列於左。偶列於右。由是相摩相盪。變化無窮。而六十四卦之體。皆因此立。此所以為易之組也。設使二畫不立。而乾坤毀。則六十四卦之變化。將失其所憑依。而不可見。六十四卦之變化。既不可見。則二畫徒為虛器。而終歸於无用矣。蓋象不立。則卦不能設。卦不設。則象亦徒立。故其相為成毀如此。然此本言設卦由於立象。以發盡意之義。其謂乾坤息者。特因其相須而并及之耳。止氏曰。易未嘗无乾坤。亦未嘗自。特以卦畫不立。則无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於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此一節。歷推易中所有之名物。以申首節之意也。卦爻奇偶。易之形也。形而上者。超乎形而上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所以謂之道者。動而健者為陽。則奇之道也。靜而順者為陰。則偶之道也。是乃太極之本體。而清通無礙者也。形而下者。墮於形而下之。卦爻既立。而奇偶有定也。所以謂之器者。一而實者。陽之形也。二而虛者。陰之形也。是乃形氣之粗述。而一成不變者也。此二句。又申立象設卦之意。而繫辭盡言。亦在其中矣。程子曰。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愚謂此以形為主。而以上下分之。故其言最當。若謂有形无形。則物與理。

相間斷矣。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此二句。申首節變通之意。言因著卦有四五九八自然之化。而裁為七八九六之數。則八者陽之所變。而九則變而為陰。七者陰之所變。而六則變而為陽。而當動之交。象明矣。故謂之變也。由是推當動卦爻所著之理。而行於事為之間。則吉者順而趨之。凶者避而改之。亦通也。坦然由之。而无疑矣。故謂之通也。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胡氏曰。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此申鼓舞盡神之意。舉變通之道。而措之天下之民。使民因筮以求。

變。因變以求。通明於吉凶。而知所趨避也。如此。則疑者以決。急者以勉。而事業於是乎成矣。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言。凶。是故謂之爻。

此象字。指卦中之象而言。非上文立象之象也。○上言聖人作易之事。備矣。此言立卦繫爻之原。以見易用所由出。所以起下文用易之事也。參見八章。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數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此以下。皆言聖人用易之事。天下之物。形質異。而理一。而人欲極之。而便其細精。相无所不盡。則存乎卦。而。

已蓋卦象因賁而立本具天下之賁也故觀於卦則陰陽純雜之畫即天下萬物之形有以極之而无遺矣天下之事殊塗百慮至動者也人欲鼓之而使趨事之心无少倦怠則存乎辭而已蓋爻辭因動而繁本其天下之動也故玩其辭則典禮既明而趨避自易有以鼓之而不倦矣此因卦象爻辭而用之者也然爻非无象卦非无辭此云爾者舉重而言亦互文以見意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制之以定老少動靜之象此用易而化裁之者也存乎變者蓋七八九六在易本有已然之變故因化而裁者不過率是變之成法而求之自極其妙耳向使著卦无變則何以爲化裁之地乎因卦爻所著之理而推行之以見於日用行事之間此用易而推行之者也存乎通者蓋趨吉避凶在易本有通行之理故推易而行者不過循典禮之會通而行之自元結礙耳向使卦爻无通又何以盡推行之利乎此所用易自變通而用之者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神者妙道主宰之意明者精義昭晰之意所神明者即變通也其人謂善用易之人下文所謂德行者是也言卦爻雖有變通之理然欲運用乎變顯設其通不假思索計論之功而自然明白无所隱滯則非其人不能

也蓋道體无爲而人心有學故必有聰明睿知之人而其心爲神明之舍其學爲神明之用然後知足以通微神足以妙應而化裁推行无下各極其妙耳苟非其人則體之无具行之无本將見變通之道徒具於易而已道豈能以自行哉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无所運用之謂默有所詳說之謂言成者渾然全具而无虧信者知之真實而无疑也德謂易理之得於心者行謂易道之體於身者此申上句之意默而成之者无事則全體具備有事則大用顯行不待安排而變通之理渾然成就也不言而信者玩辭則心與理融玩占則事與理會不假言說而變通之理真知无疑也此皆所謂神而明之者故必涵養有素而心與理契作與易渾然後能如此耳苟无德行之入則真積未克體驗未熟嗜慾深而天機淺客感擾而良知蔽知之必不能盡行之必不能至其如變通何哉以此見易非聖人不能作而亦非聖賢不能用也史氏曰得諸心者盡理則用易者盡神履諸身者盡道則體易者盡化此神明之所以存乎其人也伊氏曰此二句言用易者實得意而忘言以終書不盡言二句之意也愚按此與上句皆推用易之本以申上文之意不及鼓舞云者蓋鼓舞乃聖人作易之衷於用易无所見也

右第十二章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
未存三畫

主主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

成列有二一謂小橫圖二謂伏羲圖故本義以之類
二字該之張氏曰在其中者言非自外至也○聖人作
易於四象之上各加一奇一偶以成三畫則生於太陽
少陰之上者為乾兌離震而列於圖之左生於少陽太
陰之上者為巽坎艮坤而列於圖之右所謂八卦成列
者也象在其中者乾之形體具於純陽之三奇坤之形
體具於純陰之三偶一奇二偶則震坎艮之形體也一
偶二奇則巽離兌之形體也蓋即其剛柔之純雜而諸
卦之象已寓於成列之中非如一畫二畫之時有畫而
无象有象而未備也此以三畫時而言也

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重平

八卦既成列矣由是因已成之卦各以一卦為主而以
八卦次第加於其上以成六十四卦所謂因而重之也
至此則六爻具備而凡遠近貴賤承乘比應之屬莫不
燦然於各卦之中可以盡一節之變效天下之動矣此
以六畫而言也○此一節言卦爻之體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推通同反
又音吹

承上言爻象既備則奇為剛偶為柔而卦爻之中无非

剛柔之所在矣。然剛不一於剛而有柔推之。凡剛皆柔之所推也。柔不一於柔而有剛推之。凡柔皆剛之所推也。夫剛推乎柔。則陽往陰來而陽變為陰矣。柔推乎剛。則陰往陽來而陰變為陽矣。此易書致用之由。而聖人因以繫辭者也。即上篇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命。告也。○卦爻有變。則可以致於用矣。聖人觀其變之消息。當否。而繫彖爻辭以命卦爻之吉凶。所謂繫辭焉而命之也。此雖未及於動而為占。然辭既繫。則即其所告人者。而為當動之爻象。或在本卦之卦。或在此爻彼爻。所以定業而斷疑者。皆不外乎此矣。按啓蒙曰。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為主。此以變爻為動也。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此以本卦及之卦之一體為動也。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此以之卦二不變爻為動也。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此以之卦不變爻為動也。以至六爻皆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占之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是其動又在本卦一體矣。何者。而有出於聖人繫辭命占之外哉。○此一節言卦爻之用。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動字。與上文同。亦謂當動之爻象也。○承上文動其中。而言占之所由著也。蓋聖人因變繫辭。固有所吉凶悔吝矣。然事未來而著。未擇則卦爻不動。而吉凶悔吝。亦隱於辭。而莫之見。必待以著。則易然。後得之本之。爻之老少。各有所值。而吉凶悔吝。因此而著耳。是動雖寓於辭。而辭實生乎動也。此亦以卦爻而言。其曰吉凶。特因卦爻而并言之。與總註所言吉凶。自不同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此變字。即上文動字之意。蓋主擇著而言。與上文變在其中。之變不同。通者。不窮之謂。趣與趨同。古字通用。○又承上文卦爻之動而言。方其始也。卦爻未動。則凡畫之奇者。一而實。而稱之為剛。畫之偶者。二而虛。而稱之為柔。隨其所在。而不易也。謂之立本者。蓋卦爻剛柔各有定位。故其為剛者。所以立乎剛之本位也。其為柔者。所以立乎柔之本位也。雖或相間。而不相混矣。及其終也。卦爻方動。則剛變為柔。而不窮於陽。柔變為剛。而不窮於陰。非復向之一定者矣。謂之趣時者。蓋剛柔進退。各有其時。故陽進之極。而窮於九。則時當退。而其變為陰者。所以趣退之時也。陰退之極。而窮於六。則時當進。而其變為陽者。所以趣進之時也。殆氣數所之。而不能違矣。蔡氏曰。剛柔立本。以本卦而言。如乾之六坤之六。柔泰之內。剛外柔復之一。剛五柔之類。皆是也。

變通趣時對之卦而言如春秋傳所載乾之坤師之臨之類皆是也又曰剛柔立本者對待之易所謂交易也變通趣時者流行之易所謂變易也○此上四節皆言卦爻

吉凶者貞勝者也

承上言剛柔變通則吉凶可見而吉凶者常相勝者也蓋卦爻吉凶乃人事得失之象而人事之在天下者非吉勝凶則凶勝吉出乎此必入乎彼蓋皆出於當然而古今事變之所同也上言吉凶悔吝此獨言吉凶者悔吝即吉凶之漸依言吉凶以該之而凡亨利災眚之屬亦无不在其中矣或問凶之勝吉亦為貞者何也蔡氏曰天下之理未嘗无對故善惡邪正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類聚群分之下安得有吉而无凶乎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觀去聲

此一節申明吉凶貞勝之故而此二句先舉造化以起下文也言天下之物莫不各有正當之理故天地之道雖无言說而造化之理則有不可掩者是其所正而常者觀示是也日月之道雖有變遷而本体之明終有不可息者是其所正而常者明照是也記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无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露流形庶物露生无非教也按此數句發明貞觀之義盡

矣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下音扶

此以人事正言之天下之動性以物感事以情遷雖有萬變之不齊然其所正而常者則一理而已理一則順之即吉逆之即凶勢有不容並立者此吉凶之所以貞勝也蓋理本无二而事之順逆必居一焉所以為貞一之道也若順理則吉而逆理者亦吉則二理矣天下寧有是哉○此上二節皆言吉凶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音

確堅確也隤壞墜而无作為也○此言天地之理以起下文蓋原卦爻之所由作也乾天也性剛確然而健健

則始物之化運於无心而无艱深阻滯之意是其所以示人者乃不難之理也坤地也性情隤然而順順則成物之功皆承乎天而无作為煩擾之勞是其所以示人者乃不煩之理也卦爻之立蓋本於此故下文遂言之○本義所謂貞觀者乃因上文而論其理如此非以此節為申貞觀之意也

又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通指三百八十四爻象即卦也指六十四卦先言爻者從便成文聖筆猶化工非若後人之拘拘也二此密皆指乾坤易簡而言○此推卦爻法象以申首節之意承上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卦爻象法之故凡爻

之奇者確然其健所以效乾之易也。偶者陰然其順所以效坤之簡也。至於卦象則先以八卦分陰陽而諸卦陰陽消息又各以內卦為主。故凡內之陽者陰消陽息而像乾之易內之陰者陰息陽消而像坤之簡。其相放效肖似而不可易者如此則乾坤所示之理皆自父象而示之矣。甘父之體之立夫豈无所本哉。

父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下見

朱子曰。內外。猶言先後顯微。此一節又明易所用所由顯。以申第二第三節之意。父象。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父也。揲著求卦之時雖未著見然其成文定象之端則已躍然變動於分揲掛扚之中矣。吉凶所值卦父占決之

李鼎祚注

辭也。立卦生父之後其辭已明故其吉凶失得之報莫不顯然著見於著卦既揲之外也。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上文變通之變不同。聖人指三聖。蓋辭者伏義之蘊而文王周公之所繫也。此承上文而覆言之。父象之動即變也。觀變則趨避以明。而占者身於有為之績可見矣。吉凶之見即辭也。玩辭則精蘊以發。而聖人教民趨避之情可見矣。此上三節復言卦父以申前意。父者效此。承父在其中而言也。象者像此。承象在其中而言也。父象功業。承變在其中而言也。吉凶聖情。承動在其中

中。及生乎動而言也。卦父既明則所謂吉凶者不必申說。而意已寓於其間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

此言天地之造化以見易理之所在。亦承乾坤而言也。天地以生物為心。故以此為天地之大德。蔡氏曰。元始亨通則生生之心以行。利遂貞正則生生之心以立。乃天地之大德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

吳氏曰。大寶言大可貴重也。此以下皆言聖人功業以明體易之事。位者君師之位也。有位則有制。作統馭之權以行天地好生之德。故以為聖人之大寶也。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吳氏曰。守謂保有之也。○民者邦之本。故民聚則邦寧。財者民之心。故財散則民聚。知此則知兵甲財力不足。以守位。法術數不可以得民。君人者宜審所尚。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項氏曰。財者百物之總名。辭謂命令條教之類。○理財者崇本節用以及公私取予之分。莫不各得其條理也。正辭者反經設教使邪說橫議不得作也。禁民為非者明罰致刑禁其放僻邪侈之事也。三者所以厚國本明國是而正國典。故唯義能之。蓋義者天理之公。人心之制。所以斟酌庶政之宜者也。以此理財則因利而為之。

民宜之

黃帝有能氏之君也。以土德王天下。故稱黃帝。變謂世道之變。神化即通變之妙於無爲者也。謂之使者。民不自知其然。若使之也。○此制衣裳之事。蓋義農之民。徒知生養而淳朴猶存。故雖未有衣裳禮義之制。而天下亦无不治。自是以後。風氣日開。人事浸繁。民亦自厭其故習之陋。而禮義不容於不與矣。是則所謂變也。三聖繼作。因其舊。而興文明之治。以華太朴之俗。則民悅其化之更新。樂其俗之易。初无因陋。處始之難。而變之不自知其勞矣。何倦之有。然其所以通變者。因時順理。而不見其有爲之迹。故其制作順乎民心。通乎人情。爲能使民鼓舞於神化之中。而安之以爲宜也。民既宜之。則自无所倦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承上文而言。三聖通變之事。合於易理者。如此。蓋事物之理。終始相因。故當時事衰微之極。而古法不宜於今。是則所謂窮也。窮則理勢俱極。而天厭於上。人玩於下。幾之所趨。自有不容於襲故者。所謂天地之際變之義也。變則可乘其機。而通之。章其固陋之習。振以維新之化。上文所云。通其變者是也。通則法宜於時。而民可長守。垂之萬世。而无敝矣。此三才自然之理。所該其廣。其在此章。則朴陋之極。是其窮也。方則必反。是其變也。

爲衣裳。是其通也。自古及今。而其制不易。則又他事之久而已。夫通變合乎易理。則合乎天矣。是以自天祐之。而通變宜民之。以世爲天下道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垂。三聖自垂也。不上服裳。下服皆所制之器。既以自垂。則必通用於天下矣。○此言三聖通變之實。而升及其效也。上古之時。草木皮毛以爲服。陋亦甚矣。三聖者出。垂綯爲衣。雙幅爲裳。而垂之以華。向日皮毛之服。由是禮義之風。頓起。鄙陋之習。隨變。不必更有所作爲。而天下自无不治矣。所謂通變宜民。而合於易理者。其實如此。取諸乾坤者。天地變化。不過氣機之開闢。非有所作爲。而然。所謂无心而成化者。故與三聖之通變无爲。一也。蔡氏曰。衣裳之制。既興。則有拜跪坐立之禮。升降揖遜之節。父子君臣之倫。男女長幼之別。尊卑等威之辨。禮義興而風俗美矣。又何勞於有爲。而天下始治哉。愚按史記黃帝始制衣裳。而此兼言堯舜者。蓋衣裳之制。始於黃帝。而備於堯舜也。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音。渙。音。渙。

剡。剡也。舟。船也。剡。削也。楫。櫓也。不通。指水路之隔絕者。○此因植物之材。以爲通川之用。蓋聖人因斯民阻於川澤之不通也。於是剡木。使中虛。而爲舟。以載物。剡木。

使未銳而為楫以進舟舟楫之利既興則有以濟夫川澤之不通者矣取諸渙者渙象以巽木居坎水之上猶舟楫在川澤之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此因動物之性以為通陸之用上古牛未穿馬未絡則負戴之重奔走之勞不免人自任之至此而後有服乘之制也牛以順為道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行為事故乘而駕之以致遠牛非不可致遠於引重為力而已馬非不可引重於致遠為敏而已如此則負戴奔走之勞皆為代之而民受其利矣取諸隨者隨合震兌以為震其德下動而上說牛馬動於下而人說於上亦猶是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門城門也柝夜行所擊木也得猶備也讀如孟子何以待之之待暴客寇賊奸宄之類○此衛天下之制民生有欲無禁則爭故其質之下愚者或流於非類而為暴客又况川塗既通往來甚易不可無禦之之術也故築其城郭而禦之者重門之堅完時其提擲而警之者擊柝之傳聲皆所以備暴客之來而使无可乘之虞也取諸豫者豫之為卦有豫備之義而重門擊柝乃豫備之事與卦正相類也今按卦名以和樂為義與此不同此特泛取之爾亦猶大壯以盛為固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上言禁害以備外此言興利以養內也言前此之民雖知粒食之利矣然猶未知所以藉手食也故又斷木使大其本以為杵而可以舂掘地使空其中以為臼而可以容此皆教民脫粟之具故萬民莫不易相為杵而賴之以濟也所謂脫粟者非脫穀以為粟也乃脫槌以為白耳夫白止於下猶下艮之止杵動於上猶上震之動疑有取於小過之德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絃通弦木以絲絃木也弧木弓也上言利天下之仁此言正天下之義蓋前此之民雖知禦暴然猶病於肉搏奮挺之難故此又有弧矢之制弦木使中曲以為弧而極其勁剡木使末銳以為矢而極其直弧非矢無以用矢非弧無以發是皆所以為安內攘外之用示有警備而使之畏也取諸睽者睽有乖異之義乖異而不我附故為弧矢以畏服之也○張氏曰重門險也臼杵食也苟无兵甲則有險不能守有粟不得食矣此弧矢之利不可後也○此上五節亦黃帝堯舜之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官統言民居也室者宮中之房舍蔡氏曰棟屋脊棟也

宗棟也棟直承而上故言上。宇雨垂而下故言下也。此亦養生之事。上古之時宮室未興冬則穴地以居夏則露野而處皆有風雨之患其為民病甚矣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棟宇具備以待風雨使民免於寒暑之嗟是以風雨不侵而居處安固亦大壯之意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我猶被也衣之以薪謂以薪裹尸也。葬猶厝也中野野中封土封也樹植木也喪期謂喪哭之期此時猶未有

服也。此送死之事古者葬埋之禮未起故人死則厚衣以薪而葬之野中不封土以識之而後无所知不植

木以衛之而神无所倚至於哭踊之期亦无定數唯任

十六

情厚薄而已送死之薄莫此為甚後世聖人為之棺以周身而厚且完為之槨以周棺而堅且久不復仍衣薪之俗而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夫送死者人之大事宜過於厚聖人之制與大過卦名適有合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

書文字也契合約也以治以察與以濟之以同皆自其效而言也。上古之時民淳事簡故凡事關於人已者皆隨其大小而結繩以記驗之以此為治亦无不可。自後則淳者偽簡者繁殆非結繩可治矣後世聖人制為

文字而言不能記者書以記之立為合約而事不能信者契以驗之則六典庶府皆有定紀而黜陟可稽版籍契券各有定數而情偽可辯是以君子安其職而侵情者无所容小人輸其情而奸偽者无所隱莫不以之而治且察也書契之功如此取諸夬者書契既立則事皆明決有取於夬之名義也。此上三節皆謂後世聖人不知其誰作按史記稱黃帝作官室伏羲造書契禮記云有虞氏瓦棺而商以前無文豈皆无所左證而樂言之歟然不可考矣

右第二章

此章自第二條以下皆言制器尚象之事而首

一條則言象之所由立也然所尚者為類不同

十七

或象或德或名或義或音或道要之不越乎神明之德萬物之情而已然總謂之象者卦不外象而象无不該故也大抵聖人制器不過因民用所急隨其自然之理而立成器以為天下利適與易卦之象相合耳初非先見離益諸象而後為網罟等器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是故二字承上章尚象而言。此伏羲之畫也聖人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易於是乎作矣。然是易也不過陰陽之純雜成其形體而已然其所謂象者又非陰陽真有

此體質象貌也不過此理之彷彿擬其形容而已象猶淺言之像則意愈切矣○本義卦之形釋象字理之似釋像字

象者材也

此文王之辭也諸卦之材所共不一蓋由德體象變之異而辭亦因之故凡材之善者其辭易其不善者其辭險不過本其材質分量所及而為言耳程傳於體德之類統稱卦材蓋本諸此

父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此周公之辭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不過愛惡攻取之情出入動靜之迹而已父辭之繫各因其時位而發之而於人事之變无所不具是乃所以效天下之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承上三節而言者顯明也此生意尤重因悔吝本微而云也○易之為書有卦有辭則卦以象告辭以情言原其失得憂虞之故而示以趨避改作之方吉凶由此而生悔吝由此而著矣易書之作明此而已故以是終焉○本義此字指上象象爻而言

右第三章

此章承上章尚象之意而并及辭占蓋舉全體而言亦以明象之无所不該也

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計六子卦畫之數震坎艮皆出於乾謂之陽卦巽離兌皆出於坤謂之陰卦然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間艮以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是陰畫反多於陽也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離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兌以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是陽畫反多於陰也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承上言陽卦宜多陽而今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今反多陽者何也蓋陽畫一陰畫二陽卦以陽為主其數奇一陽二陰合為五畫五奇數也此陽卦所以多陰也陰

卦以陰為主其數偶一陰二陽合為四畫四耦數也此

陰卦所以多陽也凡此皆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為者聖人畫卦豈假紆毫智力於其間哉○林氏曰陽卦以一奇為主故有二陰陰卦以一耦為主故有二陽此多陰多陽之故也愚按此說正大且與下文一君二民二君一民之語相合使朱子復生必將改而從之矣今不敢定姑附於此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德行包下文君子小人而言陽陽卦也君道也二者眾庶之意陰陰卦也民道也道即所謂德行也○卦分陰

陽由於奇耦之形而卦形所在實通神明之德故又以德行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道焉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道焉陽卦一陽而二陰則其象為一君而二民矣是為出命者專承命者眾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其道大而公乃大命正人倫之常也故曰君子之道陰卦二陽而一陰則其象為二君而一民矣是為出令者多從令者寡上地木合於一統象庶木定於一人其道小而私非天命之正人倫之常也故曰小人之道此多陰者所以為陽卦多陽者所以為陰卦也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慮深思也天下同歸歸宿也塗者事物當行之道路致極致也之天下同歸歸宿也塗者事物當行之道路致極致也慮者人心感應之自然與何慮之慮小異自殊塗言謂之同歸自百慮言謂之一致其實一也○此下四節釋咸九四爻義而此一節總言之也言天下事物之往來者感應而已然感必有應理之自然不待思慮而後來亦非思慮所能使之來也蓋以理言之本同一原固无異歸二致之分特以事物不同故當行之路有異而入於人之思慮者端緒有百耳夫殊塗百慮莫不各有感應自然之理如此則人亦唯聽其自然而已何容思慮

於其間哉重言以深明之柴氏曰同歸而殊塗天下五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此以下即造化物理聖學以明感應之理即上文所謂殊塗百慮者也以造化言之因日之往而有月之來因月之往而有日之來二曜相推以相繼則明生而不墮矣因寒之往而有暑之來因暑之往而有寒之來二氣相推以相代則歲成而不缺矣蔡氏曰往則自來不待思而來也下皆放此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信節伸

信與伸同屈信相感謂屈感信而信又感屈也利謂功

主上

之及物者○承上文言日月寒暑迭為往來方其往也用非其時而氣數當消則成功者退而謂之屈矣及其來也各司其時而氣數復盈則用事者進而謂之信矣夫屈感乎信信感乎屈相禪之際循環不窮如此則日月不息其光寒暑不匱其運而照臨生成之利於是乎生矣苟非相感則過而无節窮而无繼何以成造化之功哉此利之所以生於相感也今按明生歲成利皆往來以後之事蓋因往來而并及之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郭反尺蠖雅作蜎蜎蠅蠅也一名步屈以其步如指尺之伸

縮故謂之尺蠖。孔氏曰。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蟄藏也。○此以物理言之。尺蠖不屈。則步不通而行不得信。龍蛇不蟄。則氣不伏而身不可存。其屈其蟄。皆非徒然。所以求信而存身耳。是亦不待思而然也。其曰求信者。明不屈則不信。是屈爲信之地。非有心於求信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精如書維精之精明察之意也。義者事物之宜神即義之微妙者也。○此以下。以聖學言之。天下事物。各有所宜。而人之處之。亦莫不有本然之權度。是則所謂義也。朱子云。處物爲義是也。學者於此而精察之。細微曲折。无不悉究。以造於妙不容言之地。屈之至也。此窮理之功。若無關於行者。然真見既定。則致用有本。是乃所以爲應接之地耳。舉而措之。尚何待於他求哉。此屈之感信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利宜也。用即致用之用。德則精義而有得於心者也。○又言人於事物。泛應曲當。无少窒礙。而身之所處。无適不安。循理至此。信之極也。夫躬行熟。則體驗益親。踐履純。則識見愈大。將見理以事融。知以物至。而義之得於心者。日向於高明矣。此又信之感乎屈也。○按君子之學。躬行心得。莫非一理。故其相爲感應如此。以是二者。

循環不窮。是則所謂交養互發者也。張子曰。素豫吾內。求利吾外。素利乎外。致養乎內。可謂深得此條之旨矣。○又按此條上四句。本義无解。故正文下四句。合爲一條。今人乃謂即物以起下文。誤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指精義利用而言。神化者。天地之德也。自存主而言。謂之神。自運用而言。謂之化。其實一理也。德與崇德之德。小異。兼內外而言也。○上言下學之事。此推其極。以至平上達之妙也。蓋精義利用。交致其力。下學之事。盡矣。然猶可知也。自是以。則義无可精。用无可致。幾非在我。有莫知所以用其力者。所謂化不可爲是也。至於

全體兩在之神。動靜相生之化。皆默契焉。則所存所行。

三十三

莫非天地之心迹矣。如此者。殆非思勉所及。必其交養互發之機熟。而又熟化其矜持涵養之迹。以至於耳順從心之域。而德无不盛焉。故能以吾之神化。契彼之神化。而相與脗合云爾。夫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感應自然之理。其在學者。又如君子之於天下。豈容思慮於其間哉。馬氏曰。下學上達。本无二致。其始有待於思勉。則曰精義利用。其終无待於思勉。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深。其理无精粗也。○此上四節。皆破父辭。憧憧之意。而无及於朋從爾思云者。蓋兩義相屬。不煩特解。故略之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林氏曰天下之事有非力之所可及而終必取困者是其所困也乃不能審已量力冒為之而卒取困焉則名辱矣天下之人有非已之所當依而終必致危者是其所據也乃不能知時識勢妄依之而終召禍焉則身危矣名辱身危喪亡无日尚能保其所有邪是唯審已度人為可免耳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

楠釋文辭字義以為隼乃驚害之禽猶小人心迹之奸也射禽必以弓矢而弓矢乃射隼之器猶君子道德之威也然弓矢不能自用舉而射之又在德值兼備之人蓋指公而言也三者相須已見大意下文乃正言之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承上文器字而言君子有藏難濟世之才藏解悖之器於身也於是伺可為之機而出以解之則其具在我發无不中何不利之有哉自此以至有獲皆以其理而泛論之

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此申上文有利之意言君子藏器待時則動皆順利无

所窒礙故出以解悖而必獲之苟為无器則妄動而括豈有獲之之利乎爻辭所云正言公以成器而動此其所以獲之也此一句乃即爻辭而切釋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德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朱子曰懲者懲於前誠者戒於後○小人之情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見利則慕而勸其所勸者即仁義也見威則畏而懲其所懲者不仁不義也唯其畏法如此是以懲惡於小則知誠其大者而可免於惡極之誅矣所以為小人之福也初九所云正小德大誠小人之福之謂也○朱氏曰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聲

善如上文仁義之類積者累小以成大也○積善者成名之實積惡者殺身之階故善不積則片善不足以成名惡不積則小過不至於取禍此要其極而言也然所謂積者自小以至大也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不為謂小惡為无傷而不去則善日消惡日長而不自知矣由不知成名滅身之自故也故積惡之實不可掩則滅身之罪不可道此上九之所以凶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

也

危亡亂者以事言之。安保有者以心言之。存者國之治者。政之理。禍端之萌。皆由自恃。故危者必自安其位而不慮其危之人。亡者必自保其存而不憂其亡之人。亂者必自有其治而不慮其亂之人。是以至於危亡與亂而不可救也。舊說皆以危亡亂為心。安保有為事。似於者也。二字不相照應。讀者宜細詳之。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承上文而言。君子知此三者。是以雖處位安國。行政治之時。而終不忘警惕之心。則豫備之術。无所不至。是以

身安於位而國家可保。無復危亡與亂之禍也。九五之辭。意蓋如此。有國則有政。故不復言治。而以國家該之。

子本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乾卦上

德謂理之得於已者。謀事以知任事以力。皆有為之才也。及謂及於禍。○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

各得其當。然後安。反是則位傾。謀敗。而重任必墮。鮮不

及於禍矣。鼎四覆餗之凶。正言才德之薄。知力之小。而不勝其任也。○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

之官。古之人。臣亦必量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

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也。可不戒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

神者。聖而不可知之之謂。諂。求媚也。瀆。褻狎也。○天下

之事。莫不有幾。人能知之。則聰明旁達。心思微妙。而極其神矣。以事言之。君子處人己之間。恭而有禮。和而有

節。隨其所交。而不流於諂瀆之失。是乃所謂知幾者也。蓋上交貴恭。稍過則諂。下交貴和。稍過則瀆。此其幾之

所在。間不容髮。少有過差。則不得為知幾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

之見。謂現見之幾。謂現見之幾。

之見。謂現見之幾。謂現見之幾。

之見。謂現見之幾。謂現見之幾。

之見。謂現見之幾。謂現見之幾。

動念之發也。微。邪。寬。所謂至纖至細處也。作。起也。謂起而趨避也。○此釋幾之義。而并言其知也。蓋方念之未

動。而吉凶。無朕。及其既動。而吉凶以彰。皆非幾也。謂之幾者。一念方發之始。則即此一念之善惡。而吉凶之應

已兆其端。所謂有無之間。人所難知者也。由君子不諂不瀆而觀之。則其見幾甚明。趨避甚決。早見豫待。豈俟

終日而後知哉。○此以上言君子知幾之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斷。猶言決然也。識。知也。○此即爻辭而推知幾之本義。

中心雜亂則識見必昏。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而
其德如石之安靜堅確焉。則靜極生明，安而能慮，斷然
可識，凡事之幾矣。然則知幾之妙，豈偶然而已哉。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因上文知幾之事而推廣之。蓋是四者，用各有時，即
其當否之間，而吉凶攸判，是則所謂幾也。君子知之，而
微彰柔剛之用，各當其可，則其所知，不特交際一事而
已。如此，則智識超卓，人不能及，顧然萬夫之望矣。贊美
之也。蔡氏曰：天下事理，非微則彰，非柔則剛。四者足以
盡之矣。○蔡氏又曰：微服過宋，微罪去魯，知微也。廟朝
便便知彰也。君卿恂恂，見惡辟咎，知柔也。卻來兵誅少

陰陽家卷下

子入

卯墮三都，討陳恒，知剛也。豫之六二，唯孔子當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善復行

顏子，即顏回也。稱顏氏之子者，父兄之辭也。○道者，至
善無雜之理。人所難全，而唯顏子將近之。蓋其念慮之
間，微有差失，則明能察幾，不待聲色暴著而即知之。及
其既知，則又以健致決，而不使其復見於行事之間，皆
言改過之勇也。復初爻辭，即謂此事。蓋過方在心，其失
未遠於此，改之所以為不遠復也。復則不妄，而將純乎
道矣。謂之庶幾，不亦宜乎。先言知者，不知則不能改，故
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細縕，氣交也。萬物，氤縕動植皆是。天地之氣虛，萬物之
質實，其質之厚而實，萬氣之化而凝者，故曰化醇。男女
兼人物而言，媾合也。媾，精形交也。萬物，男女所生之人
物也。植物不與焉，致猶專也。言合二以為一也。○言天
下之事，兩情專一而後成。故天地二者以氣升降，則萬
物得氣之化，而形質凝實矣。男女二者以精施受，則萬
物得形之化，而生育攸遂矣。此皆以兩而成者。易曰：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損一為二，而情
義專一，无所間雜，與天地男女同一義也。

陰陽家卷下

子九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易音

動，謂紀綱政事，諸謂命令教戒，求，謂真賦力役。○此言
有恒之益，以起下文。蓋動本諸身，語發於心，求視其所
交，莫不各有相因之理。故君子於未為之先，使其身有
順理之裕，無從欲之危，而後動於接應之際，其心有和
平之善，無險躁之失，而後達於辭令之間。至其與人交
也，又豫養素教，使彼我之間，情義相維，无少乖異，而後
取之。脩此三者，則其立心之恒可知矣。故動則民與，語
則民應，求則民與，隨施有應，而於益道完備，无缺也。然
此三者皆自脩之事，非為求益而為之，特盡其道而效

自以類應耳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戕猶人也。懼危迫也。與易義相反。二不與字義各不同。項氏謂上為實與之與，下為取與之與，是也。莫之與，通承上三事而言。○此釋爻辭以明无恒之凶也。蓋不安其身則危，危則動逆於理而人不歸順，故无與，不易其心則懼，懼則語必悖道而人不聽信，故无應，以至交不素定，則求无所因，欲取於民而民以為厲已，不樂輸與，既无應與，則傷之者至，身家且不可保，况望其有益乎。此皆所謂立心不恒而莫益或擊者也。故引爻辭以結之。

右第五章

此章與文言之說相似，讀者詳之。胡氏曰：上傳七爻，此十一爻，皆夫子偶因所見而分言之爾，无甚意義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君子

乾坤奇偶二畫也。易總卦爻而言。門者，物之所從出也。乾坤謂之物者，以其質有可見也。陰陽即乾坤也。合交也。剛柔指諸卦奇偶之畫。蔡氏曰：稱乾坤父母名目也。

稱陰陽通謂之辭也。稱剛柔言卦畫之體質也。○此一節言伏羲之畫也。易卦之初，乾坤兩畫而已，而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之體，皆由此出。是其為易之門也。以乾坤言之，乾者體一而實性動而健，位居於左而數極於九，乃陽物也。坤者體二而虛性靜而順，位居於右而數窮於六，乃陰物也。是二物者，雖若各一其德，然其交錯摩盪之間，又各以其德相合而不滯於一焉。所謂陰陽合德者也。夫陰合於陽，則為三十有二之陽卦。陽合於陰，則為三十有二之陰卦。而剛柔純雜之體，无不可見。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

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體謂形容之也。撰者造化之迹。雷動風散之類是也。以其有形可擬，故曰體。通謂發越之也。德者陰陽之理，使順動止之類是也。以其有理可推，故曰通。○此承上文

而言。蓋天地之撰，神明之德，雖不可見，要之不外乎陰陽之象。性情之德而已。易卦既成，則凡六十四卦之象，莫非化工運用之形容。而其性情又有以通乎陰陽之理。或顯或微，无所不該也。餘見第二章。或曰：二章言萬物之情，此章言天地之撰，其說不同，何也？曰：彼以象言，此兼事言，實則无大異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邈好越適也。稽考也。類謂世類。如盛世衰世之類是也。意思

慮也。○此以下言文王周公繫辭之事。卦爻之辭所
不一。或假物象。或言事變。各隨卦爻而雜稱之。疑若越
於理矣。然萬物雖多。莫非陰陽之變。聖人因卦爻陰陽
之變。而取天萬物陰陽之象。故雖雜出。不倫而實各有
定體。无少差謬。所謂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者也。上
古之時。事物簡朴。故其思慮未及乎此。逮世下衰。風滿
文盛。事故日繁。則凡情狀之多。皆其思慮所經歷者。而
稱名始雜矣。故稽其類。而以爲衰世之意也。○本義獨
舉文王。則周公在其中。蓋舉父以該子也。觀上言卦爻
可見。

大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微。

易通指卦爻及彖文辭而言。前定曰往。陰陽消息。自有

主

天地以來。即有之。故謂之往。闡明也。○天道已然。曰往。
陰陽消息之迹是也。象變有以彰之。人事將然。曰來。吉
凶悔吝之類是也。辭占有以察之。人事至顯。涉於粗迹。
易則推其根於理數而微之。天理至幽。人所難見。易則
明其寓於事爲而闡之。林氏曰。微顯者。本人事於天理
也。闡幽者。發天理於人事也。蓋至微者理。至著者象。體
用一源。顯微无間。故也。開而有誤。不敢強解。

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斷辭則備矣。

名謂名分。當名者。實稱其名也。○天地之間。名各有富。
物以類分。皆不可使亂者。易於尊卑貴賤之名。則因陰

陽上下之分。而稱之。使名當其實。於動植器用之物。則
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使物從其類。至其辭之所告。
則是非可否。皆本陰陽典常之道。以發之。而无偏曲回
互之言。其占之所決。則吉凶趨避。皆本陰陽得失之故。
以判之。而无兩可不决之辭。凡此八者。精粗隱顯。俯仰
遠近。兼括无遺。有以周天下之理。畢天下之事。而无一
之不備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小。比上文維義差狹。指雜中之小者而言也。○此一節
專指辭而言。大凡稱名之小者。其取類亦小。唯若易辭。
則所稱者雖事物之微。而皆擬象於陰陽之變。故其取
類爲大也。

其旨遠。其辭文。

旨意深遠。則辭不能發。故有涉於晦澁而不文者。易辭
本天地鬼神之道。道德性命之微。而作。其旨固云遠矣。
然其辭。則順理成章。會文切理。曲暢旁通。各有自然之
華藻。而无鬱塞不彰之病。言其不以微妙而難爲辭也。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辭去。

易之爲辭。旁喻曲引。所言不一。可謂曲矣。曲者未必能
中。易則一言必寓一理。而无牽合附會之病。言雖曲而
无不中也。大小精粗。庶事畢舉。可謂肆矣。肆者未必能
隱。易則一事必寓一理。而有妙道精義之存。事雖肆而

理則隱也。○此四段皆抑揚其辭以贊易辭之妙。

或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報猶應也。謂吉凶也。○承上文易辭之妙而要其用如此。蓋先天之易有畫无文。民雖觀象猶有所疑於心而行无由濟矣。辭則示人吉凶以決其心之疑而使盡善於有為。是所以濟民之行也。然所謂吉凶者本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以為失得而明其報耳。此其所以致用而民行无不濟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興中興也。中古。文王時也。作易者指文王也。憂患謂美

里之事。○易始於伏羲。上古之時也。夏商未造其道中

微至於中古。始繫彖辭而精蘊大明。此以其時而言也。考其演易之人則嘗囚於羑里而有憂患之心。此以其

人而言也。舉文王則周公在其中矣。蔡氏曰。時至中古乃世變日新之日。而作易者又身歷乎憂患之事。故操

心危慮患深。而所以反身脩德者自无不用其至耳。故

今易卦之中。大抵教人反身脩德之事。乃處憂患之道也。詳見下文。

是故憂患之基也。德之柄也。

履者禮之體也。脩德非此則流蕩无主而德无由立矣。履則嚴其上下親疎之分。而謹其節文儀則之詳。然後

行實路有所憑據。而非僻之心无自入焉。是猶築室

有基。而德由此立也。謙者。卑之本也。行禮非此則陷无

自高而禮不虛道矣。謙則克其矜已傲物之心。守其自

卑尊人之節。是乃行禮之人所當執持而斯須遺次不

可去者。是猶器之有柄而為人所持也。二者皆踐履之

事。張子教人以禮而入。朱子論禮以辭遜為本。可謂深

得此章之旨矣。

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人能以謙行禮則制外養中。而復於善矣。故次之以復

復者。良心復萌之義。此雖一偏之善。而實百行之樞紐

萬善之根柢也。克之則其出不窮。而位育參贊之端自

此始矣。故以為德之本。如木有根本。而枝葉所由生也

既復於善。又在能固守之。而恒有常久之義。是操守堅

固而不為私誘之所搖奪者。故德至此而極其堅固也

二者皆存養之事。按本與基。似无大異。然基以行言。義

繫乎積。本以心言。義繫乎推。自不同也。

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

裕。充張也。○承上言德雖可久。然人欲之私。未必盡去

本然之善。未必盡克。又不可无損益之功也。損者減省

之義。在人則省察克治。以懲窒其忿慾之私也。故欲盡

理還而德以脩。益者增加之義。在人則遷善改過。以克

其本然之善也。故曰。新月盛而德以裕。二者脩治之

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困德之辨也

辨。自考也。○損益之後。欲盡而理純矣。然非困无以驗其然也。困者。處困而亨。則即其所守。而可自新其學之至矣。

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地。如地位之地。所歸宿處也。○德可處困。則有定守而不變矣。故次之以井。井體有常而不動。猶人德性堅定。而欲不萌。外誘不入。无喪无得也。此與困卦皆成德之車德成。則可以應用。故以巽終焉。蓋巽之為卦。陰伏於陽。有入之義。人之處事。潛心下意。以入於理。則能探度輕重。通變從宜。以制事變也。按地義與固相近。然固隨所得而言。地舉全體而言。又有安勉之殊。此其所異也。○此一節陳九卦之德。

復和而至。謙尊而光。

而轉語辭也。至極也。尊光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同。蓋對謙而言。與上句至字為一類也。○禮者。因人情而節文之。若甚和易而非至矣。然天理民彝之極。有不容以加損者。則又未嘗不至也。謙者。自卑自賤之義。若无所謂尊且光矣。然德愈盛。則為萬大之望。實愈隆。則有令聞之昭。是又未始不尊且光也。按此尊字之義。與本卦象傳不同。蓋彼以位言。而此以德言也。

復小而辯於物。恒雜而不厭。

雜者。事物紛紜之謂。不厭者。自知真切。而取舍有定也。

○善端初復。雖曰甚微。然天理人欲界限自明。終不可得而混也。德既有常。則雖處雜而定。見定力。始終一致。獨覺其意味之真。而自无厭惡矣。

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長音異

設。施為也。○德愈窒慾。為力甚難。程子所謂克己最難是也。然克治既久。則慾易消。慾易窒。而其為力。不如始之難矣。遷善改過。皆為進長克裕之事。若有待於作為者。然遷善。則善日長。改過。則過日消。不待更有作為以求其長也。

困窮而通。

困窮而通。是其窮也。處險而說。則樂天知命。无入不自得。而通矣。即心亨之謂也。

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遷。猶移也。以此及彼之謂。○井者。中心安定。隨其所得而圖守之。其體若甚靜矣。然隨感而應。其用不窮。所謂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是體雖靜而用則動也。巽者。虛心順理。稱物之宜。而應接之。其迹若甚露矣。然裁制斟酌。妙於一心。所謂義由中出。有非他人所能窺測者。是用雖顯而體則微也。告子以義為外。豈知此理者哉。史氏曰。居其所者。德性有定體之立也。遷者。應變

無窮用之行也。○此一節贊九德之妙。而抑揚其辭。以見之讀者。所宜深察也。○書虞書皋陶謨篇。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皆正言而反應也。

復以和行。謙以制禮。辭去。

以有以也。和。如中庸中節之和。○行已非禮。則乖戾而不和。是禮所以和其行。而禮儀威儀。皆中其節也。行禮非謙。則倨傲而无本。是謙所以制乎禮。而恭敬離。遜禮自我行也。自論語遜以出之之意。

復以自知。恒以一德。

善端既復。則已自覺悟。而不為私欲之所蔽。天理常存。

全書卷之十 下卷

五十一

則終始如一。而不為事物之所奪。亦書精一之意也。一說知猶主也。謂自有主宰也。亦通。

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辭去。

害。謂為德之害。非禍害也。○懲忿窒慾。則防禦嚴密。而私欲不足以累德。遷善改過。則工夫交致。而德業日進。於無疆。此損益之用也。

困以寡怨。

處困能亨。則安義順命。而无外慕之心。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而少所怨也。不曰无怨。而曰寡怨。亦寬緩不迫之辭耳。

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井體不動。則安而能慮。故處經事而知宜。巽順乎理。則以道為體。故遭變事而知權。天下之故。盡於此二端矣。○此一節陳九卦之用。

右第七章

朱子曰。此章三陳九卦。乃聖人偶見九卦有處憂患之道。而於此發之。非謂九卦之外。皆不可以處憂患也。蔡氏曰。九卦之用。无施不可。而孔子獨云處憂患者。何也。蓋當是時。聖道不行。周流天下。屢經憂患。三絕韋編之際。深有得於九卦者。故以已心上體文王之心。而有是論耳。學者潛玩而致行之。則於易深矣。

全書卷之十 下卷

五十一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辭去。

遠離也。○易之為書。有書有辭。周於事理。切於民用。乃人所當擬議。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此一章之大旨。包下文三節而言。

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辭去。

孔氏曰。屢遷也。蔡氏曰。位未有爻曰虛。上下猶云升降。典要猶云常則適也。○此下一節。即易畫以明不可遠之意。言易之所以不可遠者。以其道之屢遷也。屢遷何如。蓋易之所有。九六而已。是九六者。變遷不定。而流於六位之間。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一上一下。交

易而无常也。或剛易乎柔。或柔易乎剛。則一變而
而尤定也。是皆不可以常則拘。唯其變之所趨而已。
蓋變在上。則從而上。變在下。則從而下。變而剛。則為剛。
變而柔。則為柔。凡變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此以盡言。
而辭亦隨之矣。林氏曰。上下无常。就兩位言。剛柔相易。
就一位言。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出。謂建侯行師。凡事之在外者。入。謂婚媾祭祀。凡事之
在內者。度。法則也。外內承上出入而言。外出而內入也。
知懼者。必以度也。○此與下節。即易辭以明不可遠之
意。蓋辭因變而繫也。承上言卦爻變遷。故柔備故其
所繫之辭。皆言利用出入之事。而其出入也。因時制宜。
隨在立法。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使人出而在外。入而在
內。皆知有度。而不敢妄為也。蓋出入之度。順之則吉。逆
之則凶。不可違越。故觀於此。而有懼心也。此節文義。本
不可曉。俗說相承如此。似亦可通。朱氏以內外體言出
入。恐於以度之義。不切。讀者詳之。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憂患。謂凶咎之屬。故則所以致憂患之由也。張氏曰。師
者。教之道。保者。輔其躬。○承上言易之為道。不特使人
出入知懼而已。又能著明凶咎悔厲之類。以告人。而并
言其所以致之之故。故尚辭既占。其懼兢惕。唯恐陷

於憂患之中。而謹言慎行之心。自不能已矣。是以雖无
師保以訓戒之。而常若見臨於父母也。蓋聖人作易。吉
凶相對。雖並舉以立教。而凶多於吉。尤喫緊以示人。故
其警戒如此。○此上二節。皆言具於辭者。亦變之所為
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典常。即典要也。道。亦即為道。屢遷之道。○此望人體易
之事。易不可為典要。固莫測其常理之所在。然聖人既
繫之辭。則理因辭顯。而有可循之度矣。故孝者於此。但
由辭以度其理。則見消息盈虛存亡進退。不過此變之
順逆。而一卦一爻之間。莫不各有一定之理也。夫理雖
有定。然必有其見定守之人。乃能推而行之。苟非其人。
則此理之在易者。終不能自達於事為之間也。是故進
退存亡。唯聖人不失其正。盈虛消息。唯君子順而止之。
正為此耳。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變乎
○包卦爻而言。始指初終。指上與此。則中四爻在其中。
其質體也。謂全體也。○此言卦也。蓋有始无終。不可謂
卦。必原其始之所發。而要其終之所致。則有初有終。有
三有四。有上有下。而卦之全體。於此成矣。此以後之觀
易者。言非謂聖人畫卦如此也。

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相雜以爻言不以位言。時即六位時成之時。物指剛柔所謂乾陽物坤陰物者也。此言爻也。六爻之問陰陽交錯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陽相雜而不純如此。唯其時物之所為耳。蓋陰陽二物各以時成故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初无定體之可拘。是爻各得大全體之一節也。胡氏曰。卦有定體。故曰質爻无定用。故曰時。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易音本末。即始終也。初始也。卒。亦終也。吳氏曰。初與終為對擬之與卒成之為對。兩句文法。頭與相互。此下兩節詳言六爻之義。言初上二畫均之為爻而知之難易。則

全屬彖象卷下 下傳章

四三

有不同。蓋初在卦始為卦之本。本則義理未彰。象占未露。故難知。上居卦極為卦之末。末則義理已明。象占已著。故易知。唯難知也。故聖人繫初之辭。亦必擬議其為何象。當用何占。而後繫之辭。唯易知也。故繫上之辭。不過因初至五之象占。要其終之何如而成之耳。不必更取他義也。此二句又即繫辭以為難易之辭。

若夫雜物撰德。辯是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夫音

物謂事物。德則事物所以然之理也。陰陽陰亂之物為類不一。雜則博取而錯布之。无所遺漏也。剛柔中正之德。其理甚微。保則全具而發越之。无不明備也。物理之介。有是有非。辯之者。因物與德之得失。而明辯之不

與毫髮也。備此三者。唯中爻為然。蓋卦有中爻。則二體全具。是以雜物則盡天下之賾。撰德則盡天下之情。辯是與非。則能盡天下之當否。而无所不備也。謂之備者。初上非不有之。視此未備耳。

意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要平聲

噫歎聲。因上所云而有感也。要求也。存亡者天道之消息也。吉凶者人事之得失也。皆易之所有者。居可知。猶言可坐而致也。思亦要也。此承上三節而言。易有六爻。則存亡吉凶之理。无不備矣。人唯據此六爻以求之。而此理居然可知。言不勞而得也。然此特衆人之事耳。

全屬彖象卷下 下傳章

四三

其在知者。不必徧求六爻。但觀象辭。則諸爻之旨。已具於全體之中。而存亡吉凶之理。什已得其六七矣。所思不過半乎。蓋象舉始終以為質。知者因略以致詳。故其所得如此。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功事功也。善。即譽懼之謂多。猶言大率也。此以下論中爻皆因同辨異之論。而此一節言二四也。蓋二四皆陰。則皆能為柔順之事業。其功固无不同矣。然位與五有遠近之異。則其善有不同者。是以在二則名譽彰著。在四則危厲常存。所謂其善不同者也。又言四多懼之故。以為由其位近於五。一則有僭逼之嫌。一則有獲餽

之趣不但以其柔而已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要如字又平
柔以位言不以爻言要大要也或讀平聲則要歸之義
也亦通後章放此无咎即多與也○此又言二多譽之
故蓋陰柔才弱非附陽不能自立是固不利於遠五而
大要乃得无咎者以其用柔得中也蓋唯柔中則強弛
合宜不過於柔不失其剛而足以自立此舉之所由致
也若徒居近君之地而无柔中之德則亦不能致舉矣
史氏曰觀四近君而多懼則二之多譽由於遠君可知
矣觀二得中而多譽則四之多懼由於不中亦可知矣
聖人之言簡而互見學者宜類推之

柔中
柔中
柔中

柔中
柔中
柔中

柔中
柔中
柔中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
其剛勝邪柔中
貴賤以位言剛柔以爻言○此論三五兩爻之義言三
五皆陽才力相等功无不同特以位異而有多凶多功
之別耳蓋五君位為貴貴則居可致之位據可致之權
凡臣之善皆已之善凡臣之能皆已之能故多功三臣
位為賤賤則分不得以自遂勢不得以自成一作威福
則有害家凶國之患一不勝任則有覆餗刑釁之憂故
多凶此三五之所異也然要而言之則三五陽剛之位
乃事任之大者若以六居之則委靡不振君失其所以
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矣唯

以九居之則沈毅有斷君稱其位臣稱其職五固多
三亦可免於凶矣此則三五之所同也按此二節特
其大槩如此求之卦爻有不盡然者讀者不可以彼而
廢此也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廣謂含蓋大謂包括統言之也悉備謂无所不有析言
之也此一句乃一章之綱領下文皆詳言之○此一節
言易盡具三才之理以明廣大悉備之義言易之為書
彌綸六合兼總萬有而无狹小闕失之弊乃廣大悉備
者也何以言之蓋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故易之
既作有以該三才之道以三畫之卦言之上畫在卦之
上猶天之確然上浮也中畫在卦之中猶人之渾然中
處也初畫在卦之下猶地之隤然下凝也三才之道具
於小成者如此

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兼猶通也謂不但兩其天而又兩其人兩其地也六謂
六畫○又以大成言之聖人因八卦而重為六十四卦
兼此三才之畫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
然六畫非有他義亦即三才之道耳蓋五為陽上為陰
即天道之陰陽成象也三為仁四為義即人道之仁義
成德也初為剛二為柔即地道之剛柔成質也蓋天下

之理不出乎三極之外故畫雖有多寡而道則一

道有變動故曰爻

此一節歷舉易中名物而釋其義以明廣大悉備之實蓋因爻畫而言也六畫具三才之道則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是道也因畫取義而各得夫卦之一節陽也仁也剛也而不一於奇陰也義也柔也而不一於偶所謂變動者也以其有往來交錯之義故謂之爻

爻有等故曰物

此爻字指爻位而言○爻有遠近貴賤之差而等級分明物有高大下大小之殊而品第不一故以名之

物相雜故曰文

初三五之剛與二四上之柔間雜而居其色不一故謂

之文文者錯綜經緯華美可觀必相間而後成乃天地

自然之貴也若一其色則不得為文矣

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初三五剛位也以柔居之固為不當而純乎剛者亦未

必其皆當也二四上柔位也以剛居之固為不當而過

於柔者亦未必其皆當也其變參差不齊而其義互有

衝突則斷其得而吉生即其失而凶生矣蔡氏曰文不

實則動動以為吉者何也蓋卦爻之中有以剛居剛而

得者屯初九是也亦有失者大壯初九是也有以柔居

柔而得者坤六二是是也亦有失者同人六二是是也

之生豈不信哉愚按自爻以下名物不一要皆三才之散殊而其目各別耳易於此類无不有之所以為廣大悉備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文王繫象易道復興與是易之興其時為殷衰周盛之日

其人為文王與紂之事也蓋唯衰世則人偽熾熾唯盛

德則易道以傳末世紂之事也盛德文王之事也唯文

王遭姜里之囚處憂患而作易故其辭皆有警戒之意

是其命辭有危意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此以象辭所具人事之理言之蓋臨事而懼者謂之危

危則計出萬全而得其平以其循易之理而理當平安

是易使之平也率意妄行者謂之易易則事為苟且而

至於敗以其悖易之理而理當傾覆是易使之傾也謂

之使者理所當然若使之也易之道如此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

也

物猶事也○此以功用言之承上文言危平易傾乃易之道然是道甚大无所不該而凡平者皆生於危傾者皆由於易固无倖致之禍亦无倖免之禍事物雖多未

有廢此道者此其為甚大也。文王發此於辭欲何為哉。蓋其辭之危者欲人終始一懼以承之。其辭之易者欲人終始一懼以更之。大要使人獲平安之福。免傾覆之患。而无咎耳。是則易之所以為大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所論止於彖辭而不及爻者。彖爻一理故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夫音待行去。易音與。

乾坤指聖人而言。健順謂性情。德行者得於心而見於行事也。險阻謂事變。○此承上章而言。聖人處憂患之

上章彖辭上

四十一

道也得乾道之純者謂之乾。其為人強毅有守而不可屈撓。奮發有常而无所止息。乃天下之至健也。唯其至健則明白坦夷。初无艱深回互之病。而其德行恒易矣。易者忽略。若不知險。然於憂患之來。乃能剛健不陷而敬以待之。此乾之處憂患者然也。得坤道之純者謂之坤。其為人優柔有制而不肯妄動。安貞有守而无所拂逆。乃天下之至順也。唯其至順則要約徑直。初无紛更煩瑣之病。而其德行恒簡矣。簡者慎重。自能知阻。故於憂患之來。為能圖謀萬全。而不敢輕進。此坤之處憂患者然也。蓋人之性本有不同。聖人隨其性之所近。而各克之以至於極。是以雖有乾坤之殊。而其能處憂患則

一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說音

此一節推原知險知阻之故。乃乾坤之所同也。蓋方靜時。聖人於事物之理。見之真切。浹洽於心。而无牴牾扞格之患。固足以為應事之本矣。及其有感。則又即夫所知之理。而更審之。隨事觀理。因時處宜。而不使有毫釐之差。初不謂己已知而遂漫應之也。○本義所云乾坤之事。蓋指屬陽屬陰而言。非謂乾止說心。坤止研慮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心不說理。故心有所蔽。而於天下之事。或不能知。唯說諸心。則聰明審知。足以有別。而凡險阻不險阻與不阻。

四十一

皆前知之矣。是有以定吉凶也。慮不審理。故志有所怠。而於天下之務。或不能成。唯研諸慮。則參伍錯綜。足以有斷。而於險阻者。避之。非險阻者。趨之。自无所怠矣。是有以成亹亹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

變化謂天道。云言為動。皆人事也。祥者福之兆。○此一節原聖人心易之妙。而此兩句以易理言也。蓋天道之運。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而消息以分。人事之常。或發為言。或見為事。而得失以判。此其迹之至顯者也。至於吉事之來。必有其兆。在變化則先見於垂象之間。在云為則先動於四體之內。獨言吉事。則凶事可知矣。此其幾

之至微者也。凡此皆理之所在。而上文說心研慮云者。不過即此理而會審之爾。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象事知器。占事知來。二事字皆指吉凶而言。器者已然之迹。占。謂決也。來者未然之應。○承上文而言變化云為一定之理。有迹可象者也。吉象有祥。先見之兆。有幾可占者也。人唯蔽於私欲。是以不知其理。聖人一心萬理成備。故其未作易之先。即理之顯者而象夫事。則有以知吉凶。將然一定之理。即理之微者而占夫事。則有以知吉凶。將然之兆也。蓋象事者。考迹以觀變。執古以御今。故於吉凶之理。一定而不易者。有以默藏於其心。所謂知以藏往。

不傳十章

五十一

也。占事者。探賈以求隱。因微以知著。故於吉凶之理。將來而未見者。有以先明於其心。所謂神以知來也。聖人元卜筮而知險阻。而一以理知此。豈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哉。此聖人作易之本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聖人兼義文周公而言。成能之能。天地之能也。人謀者。謀於人。如書言謀及卿士之類。鬼謀者。謀於神。如書言謀及卜筮。此則專主筮而言也。與能之能。聖人之能也。○上言前知之妙。唯聖者能之。而百姓不能。故聖人憂之。而作易教人卜筮。使其亦得以前知也。言天地設位。而自然之易。運於兩間。則凡健順險阻吉凶象占之理。

无一之不具矣。此天地之所能。而卜能以告人者。人先得此理。而盡卦繫辭以發其蘊。曰象與辭占之所示。莫非天地之能。而其所不能言者。聖人代之言矣。是有以成天地之能也。由是人將言為既周。爻容詞以謀諸人。而其謀之未決者。又必抱蓍問易以謀諸鬼。則雖百姓之愚。亦皆決其所疑。剋其所忌。莫不因易而得與於聖人前知之能矣。言亦有以定吉凶。而成就也。必言人謀者。凡事先謀諸人。然後乃可以問易也。此聖人作易之用也。○林氏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故聖人教人必先人謀。而後鬼謀也。虞書大禹謨篇先言朕志先定。詢謀僉同。後言鬼神其佑。龜筮協從。亦為此也。

不傳十章

五十一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

八卦。與八卦定吉凶之八卦同。通指六十四卦之八卦而言也。情。謂卦爻之情。即象之所具者。○易之所有。著卦而已。以卦言之。八卦之間。可偶純雜。而凡天時之消息。人事之得失。莫不顯設於體質之中。其象不同。同於示人而已。此伏羲之易也。至於卦爻之辭。則又言一節之情。而會通典禮。唯其所之。象言全體之情。而小大險易各隨所向。无非示人以情焉。此文王周公之易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剛柔指九六。○承上言象之所告。辭之所言。皆不外乎。

吉凶而吉凶之生。又必本於卦位之列。蓋卦爻之中。初三五陽位也。九居之。六亦居之。二四上陰位也。六居之。九亦居之。剛柔間雜。爻位不齊。則即其雜居之間。而時有消長。事有得失。是以吉凶由生。而昭然可見也。象辭所示。豈有外於此哉。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此以善言之也。變動者。陰陽老少之策。在操撓而未定者也。此乃示人所值之卦爻。而推明其趨避之利。是以利而言也。吉凶者。所值占決之辭。乃變動之已定者也。此則隨卦爻之所向。而發揮其得失之情。是以情而遷也。此與上節皆聖人作易之事。所以成天地之能。而使

李鼎祚集注

卷五

百姓與能者也。今按變動所值。有利不利。而此皆謂之利者。何也。蓋其言利者。使人趨之。固所以利人。其言不利者。使人避之。亦所以利人。是以通謂之利也。又按變動之時。尚未有言。而此云以利害言者。以言之理在其中也。首章亦云爻象動乎內。而功業見焉。正謂此爾。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臨反。

愛惡遠近情偽皆情也。悔吝利害皆吉凶之屬。○此以下申言吉凶情遷之故。蓋命辭之法。必各本其爻位之情。故六爻之中。以愛相攻則和諧而吉。以惡相攻則撓逆而凶。而吉凶於是乎生矣。情之相得者。反遠則病於

疎不相得者。反近則疑於逼。故皆有悔吝。而悔吝於是乎生矣。以情相感。則為孚信之交。而利。以偽相感。則為私邪之合。而害。而利害於是乎生矣。項氏曰。三者略有淺深。相感者。情之始交也。相取則有事矣。相攻則其事極矣。利害尚略。其事宜有利不利也。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承上文而合言之。謂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尚為貴。遠而不相得。亦未為害。唯相比最近。而情不相得。則猜忌易生。嫌隙易起。所謂以惡相攻。以偽相感。不以近相取。而凶害悔吝皆由此生矣。是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

李鼎祚集注

卷五

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也。凡此皆以爻言。而卦亦在其中矣。○項氏曰。錯而總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故總以相近一條明之。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陽則遠。而為應為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舉以近者明之。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

叛背也。慙愧也。枝如才之枝。兩岐頭也。○此一節言人之辭以情而遷。以明卦爻之辭亦以情而遷也。將叛者

理者。其中有歎。故其辭。順作而回互。中心疑惑者。可石未決。故其辭。兩岐而不一也。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吉人心不妄動。故言不妄發。而辭寡。躁人心多擾亂。故言必輕發。而辭多。蓋言本於德。故其類從如此。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游。浮游也。如物在水上。浮游无定也。○誣善之人。謗善為惡。故其辭不實。而浮游。失其守者。无所執持。故其辭屈。抑而不伸。人情大約不出此六者矣。

右第十二章

全宋文卷之十一

辛卯

全宋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一

全宋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二

大明從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吳江徐師曾伯魯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此一句。包下文三節而言。生著倚數立卦。生爻皆作易之事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此言蓍之所由生也。聖人在位。王道昭明。有以默相化育之功。而天地之間。莫非和氣之充塞。故其靈秀。鍾於草木而生蓍也。胡氏曰。蓍之為物。其莖長丈。其叢滿百。覆以祥雲。而與天相合。載以神龜。而以類相從。傳國神

之德。顯天地之數。自非聖人。致中致和。体信達順。孰從

而肇生之哉。○龜策傳。史記篇名。策與策同。

參天兩地而倚數

朱子曰。參。讀如無往參焉之參。謂參之為三也。倚。案也。數。謂蓍數。七八九六是也。○此承上文而言。蓍數所由起也。蓋蓍之生。本為求卦之用。而揲蓍求卦之數。又自天地而起。故以參兩言之。陽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圓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陰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圓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二三之數。既立。然後歸奇之數。倚此而起。故若陽之九。若陰之六。其數雖異。而皆原於二三之積。

少陽之七。少陰之八。其數亦異。而皆原於二三之交。蓋无二三。則无以爲七八九六而著之用息矣。聖人於此。豈假絲毫智巧於其間哉。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觀就著之策數而觀也。變。謂陰陽之變。陰陽者。著策之奇偶也。卦。謂所值之卦。發揮者。觀之明也。剛柔者。卦畫之奇偶也。爻。謂當動之爻。此原卦爻生出之由。亦承上文而言也。蓋著數既立。則可用以求卦矣。故於十有八變之餘。統觀著策之陰陽。而考其純雜。則有以知所值之卦。析觀卦畫之剛柔。而考其老少。則又有以知當動之爻也。此上四句。皆聖人作易之事。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和。謂於道德无所乖。順。謂於道德无所逆。此以下。言易之蘊。以明聖人功用之大也。天下之道。其目雖殊。然不外乎陰陽消長。人事吉凶而已。自其統體而言。則曰道德。自其散殊而言。則曰義。義。體用之分也。卦爻既立。則以有形之象。載无形之理。故於吉凶消長之類。爲能循其自然之理。而體會之。无少乖逆。而於其中。向者爲消。何者爲長。以至吉凶之屬。又能各隨其宜。而區別之。使有條理。言其規模廣大。而又極其條理之精密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窮理。謂事物之所具者。幽明死生之類是也。性。謂人物之

所得者。健順仁義之屬是也。命。謂天命。即理也。无所出者也。和順道德。又理於義。故曰。而窮理盡性。即所以至命。故曰。以。卦爻之中。察乎三才。明乎庶物。益之盡其大。而析之極其精。則理无不窮矣。啓迪乎人。曲成乎物。知之无不明。而處之无不當。則性无不盡矣。如此。則與化育之妙。賦予之真。自有渾融胞合。而无間然者。是則所謂至於命也。凡此皆卦爻之蘊。因著與數而得之者也。

右第一章

蔡氏曰。此章專爲著而發。蓋卦爻之說。上下兩篇備矣。然未有專言著者。故此特舉而詳說之。

若无此章。亦贊易之缺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順義與上章同。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三者各有陰陽在人。則仁陽而義陰也。此言伏羲畫卦。六位時成。非无爲而爲之也。將以和順乎性命之理而已。蓋陰陽成象。而天命賴之以不息。剛柔成質。而地維賴之以不墜。仁義成德。而人極賴之以不廢。凡此三者。皆性命之理也。聖人作易。順此而已。蔡氏曰。立天之道。非別有立之者。謂天道之立。以陰陽也。无陰陽。則天道廢而不立矣。餘放此。○朱

子曰道一而已隨事者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兼兩解見前篇然彼以易言而此以理言也○此下二條分言順性命之事謂三才之道如此而聖人順之亦如此也蓋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是三才之體以兩而成也故聖人作易亦必重為六畫以成一卦如此則初剛二柔三仁四義五陽上陰亦即三才之兼兩矣此自其統體而順之者也

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分言陰陽迭言柔剛錯舉以互見也○言仁義者有文

全易通義卷下 太極圖傳章

四一

耳章文章也○陰陽不同象剛柔不同質仁義不同德各有陰陽之分而剛柔迭用於三才之中是三才之用以間而行也以故聖人作易亦必分初三五為陽二四上為陰而以初間二以三間四以五間上則經緯錯綜斐然成章亦如三才之迭用矣此自其條理而順之者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薄薄激也射害也錯交也○伏羲作易書為圓圖而以乾坤坎離列於四正兌震巽艮列於四隅其位各相對

待故乾坤相對則天確然而在上地隤然而在下其位一定而不易也艮兌相對則山以融結之氣下通於澤

而為水為泉澤以滋潤之氣上通於山而為雲為雨其氣相通而不滯也風雷之勢交相助益相薄而不相悖者震與巽對之象也水火之交各得其用相逮而不相克者坎與離對之象也八卦既成自有交變之妙故八卦之上各以八卦次第加之則三十有二之陽卦成列於左三十有二之陰卦成列於右而六十四卦之圓圖成矣故今六十四卦圓圖一卦各統八卦所謂相錯者也○圖圓對待之位如此○蔡氏曰天地之間无一物无對者此章所言特其大端耳學者推類以及其餘則足以盡先天之蘊矣

全易通義卷下 太極圖傳章

五一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數上

卦畫已生者為往未生者為來循其故迹之謂順推其未然之謂逆○上言圖位而此則直解其意也蓋圖從中起故其左方起震二陽以至乾之三陽從東北而南旋以是數之則由四而三而二而一皆退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謂之順右方起巽一陰以至坤之三陰從西南而北旋以此推之則由五而六而七而八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謂之逆蓋圖圓之作本以象一氣流行之序故其為義如此然本此圖初生之序則畫卦之時自乾

一以至坤八。其先後始終。要皆自有及无而不易。料者故以爲逆數也。

右第三章

此章專以圖圖而言。首言對待。卦位之列也。次解其義。卦氣之運也。末復本其生出之序而言。可謂洩先天之秘矣。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

之指物而言。下皆放此。○方圖之位。亦從中起。故震巽居中而左右相對。震陽動於下。故爲雷。奮迅搏擊。所以啓萬物之靜藏而發其生意也。巽陰伏於陽。故爲風。吹嘘披拂。所以解萬物之鬱滯而使其舒暢也。此二者。始

生之用也。

兩以潤之。日以暘之。

暘。曝也。○坎象爲雨。離象爲日。坎離相對。則雨水潤澤。而枯槁者滋長矣。日光煇曝。而陰濕者燥烈矣。二者皆

育物之事也。

艮以止之。兌以說之。

止之。使生意收斂。節而不過。說之。使生意各足。懼忻交。通。艮兌相對。故其成物之用如此。

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乾爲造物之主。故无所不統。而育神復命。唯其所司。則凡雷動風散之屬。皆總領於乾。而分職以聽者也。坤爲

養物之府。故虛闢有容。而顯仁藏用。皆其所受。則凡雷動風散之屬。皆包含於坤。而乘時以出者也。此造化之全功。乾坤之能事。非六子所及也。

右第四章

方圖之位。震南巽北。艮東兌西。坎居東北。離居西南。乾居西北。坤居東南。各相對待。如上章之位。以爲生物之用。亦先天之學也。朱子曰。自離以上。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自艮以下。取卦義多。故以卦言。○本義云。與上章同者。是言其位之對待相同。非言其義同也。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

致。猶委也。役。役已以養物也。致役。謂帝致役事於坤也。言語辭戰者。肅殺之氣。與生育之氣相戰。自生而成之。候也。勞者。慰藉安存之意。言得其所歸。思也。○此舉文王圓圖而直解其意。乃造化流行之用也。蓋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必有爲之主宰者。所謂帝也。而有出入。總不外乎後天八卦之位。故出於東方之震。經終爲始。以肇化生之端。是乃令之方行。而氣之方動也。齊於東南之巽。始則必亨。以布咸章之化。是以氣機畢露。而暢達齊整也。離居南方。帝於此而相見。然明有所謂嘉美之會。而比於齊。又加顯矣。坤居西南。帝於此而致役。其

生養以致養育之功而見者至此極其盛矣。此帝之所乘以出者也。說乎兌者氣機充足而隨在驪欣位西故也。戰乎乾者肅殺之氣入而相戰位居西北故也。至於氣機寧謐而勞者休息則乘北方之坎化工既成而貞元復會則乘東北之艮此帝之所乘以入者也。此一歲之運而循環之妙亦在其中矣。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

此一節言萬物隨帝出入以發上文之意。蓋帝之出入不可見故以物驗之也。言萬物隨帝以出而出必於震所以然者震居東方於時為春黃鍾初動而協氣應之正青陽之候萬物始生之時也。觀物之出則帝之出可知矣。天下皆放此。

知天下皆放此

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

潔鮮潔也齊整齊也。言物齊乎巽者以巽為東南之卦春夏之交所謂南訛之景嘉會之時也。又釋齊字之義以為物之潔齊蓋方春時萬物始生而猶未齊將交於夏則生意畢達而明潔整齊矣。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離為離卦陰麗於陽其德為明而物於此時莫不大小相輝彼此相映各呈其形色以相見焉。蓋以離位南方時為正夏當萬物成亨之候故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聽受也謂受事察訟也。此言聖人法離之治也。蓋臨御非所則具瞻有虧設施幽暗則化理不達故聖人辨方正位宅中圖大必高拱南極之尊以正乎撫馭之統體而其為治則又向陽明背陰幽明目達聰昭德塞違以施禮樂於天下所謂繼明以照四方文明以化成天下者皆是也。取諸此者取諸離之德位也。蓋離位南方故南面而聽離德為明故嚮明而治於此疑有取也。然非謂聖人有心於取之特因所見而附言之耳。

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

地土也。坤於五行為土時為夏秋之交萬物涵養生意以向於實之際也。故物之生長者賴此以成而其成實者賴此造端是坤以一身為萬物之役悉其力而不靳也。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

兌居西方時為正秋乃金氣肅殺化機始藏之日是以萬物至此生意各足以向於實而油然而欣暢也。此即所謂生物之遂物各得宜者也。

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乾者西北之卦時為秋冬之交當此之際陰盛陽衰故其勢必至於戰謂之戰者言陰陽之氣相薄也。夫陽者發生之氣陰者肅殺之氣陰氣極盛至入而與陽戰物當其時亦必內有所戰而至於變矣。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

坎象為水乃五行之終。其位正北。當正冬之候。其卦為勞。有慰藉之義。三者相承。坎之用也。是以萬物至此。保合太和。實為歸宿之地。而凡勞於前者。得所安逸也。

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艮居東北。其位在震坎之間。於時為冬春之交。收斂益固。而今歲之生意。至此而終。元中含育。而來歲之生意。又從此起。乃占元交會之際。所謂靜之極而動之端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按

此節於震巽離乾坎艮六卦言位。於坤坎二卦言象。於離言德。於兌言時。蓋欲學者推類而互得之也。末章放此。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此章論後天流行之用。而首言主宰。以見乾坤之妙也。言凡有專氣者。用執其一。而不能相兼。則但可謂之動物。撓物。如下文所云之屬。而不可謂之妙物。唯神之為神。雖无聲臭可求。而有體物不遺之實。是有以妙萬物。而生成之際。皆所不能離也。蓋六子統於乾坤。乾坤兼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總而名之曰神。張子所謂一故

神者是也。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熾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此章論三

動。謂動其生意。疾速也。撓者吹散之意。謂散其結也。燥乾也。火日也。澤謂土中之水。水則雨露之屬也。○後

天曰位。震居東方。生育之地。其象為雷。鼓動萬物而使

之發生者。莫疾乎此也。巽居西南。向用之地。其象為風。吹撓萬物而使之發舒者。莫疾乎此也。火燥萬物使其

堅凝。兌說萬物使其利達。蓋由離南兌西。一居長養之

地。一當收成之時。故其象如此。至於坎位北方。乃歸藏

之際。故能潤物而使之充足。艮居東北。當貞元之會。而

終始之用。莫有盛焉。此六者。各致其用以成物之類。而

神則兼體之也。蔡氏曰。動萬物者雷也。而所以運雷之

動者神也。撓萬物者風也。而所以鼓風之撓者神也。能

動之。又能撓之。所謂妙萬物者也。餘放此。

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

物也。逮及也。謂相濟也。成謂生成。即動撓之類也。○此原先

陰變陽化各以類求而動搖終始之用行乎其間有以生成乎萬物也苟无其偶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而流行之用思矣豈復能成物乎

右第六章

此章承上章言文王流行之易而推本於伏羲對待之體蓋合先後天而一之也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乾健也坤順也

乾純陽故體不撓而用无息性健而情亦健也坤純陰故內安貞而外循理性順而情亦順也蔡氏曰靜專靜翁性之健順也動直動闢情之健順也

震動也巽入也

震以一陽生於二陰之下以剛而進故能貫中无留滯之私而有為之體以立運事无牽制之病而有為之用以行是其性情之動也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以順而伏故能潛心懇到蘊而為入物之體統轉多方提而為入物之用是其性情之入也

坎陷也離麗也

坎以一陽溺於二陰之中上下无據而不克自振故為陷此以陽為主也離以一陰附於二陽之中上下有資而能以自立故為麗此以陰為主也

艮止也兌說也

說音

艮以一陽出乎二陰之上雖剛亦无所往矣故止而不進兌以一陰見乎二陽之上既見則无他求矣故說而自舒八者皆神明之德後天之蘊也

右第七章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此遠取諸物之象馬蹄圓而致遠猶乾數奇而德健也牛蹄折而馴伏猶坤數偶而德順也震為龍者震陽動

陰下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也巽為雞者巽陰伏陽下雞亦以入伏之身而出游於天氣重

陽之內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汗濁而內剛躁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艮以一陽止乎二陰之上似狗之外剛能止而內柔怯也兌以一陰說乎二陽之外似羊之外柔能說而內剛健也馬氏曰周公

以乾為龍而孔子以為馬文王以坤為牝馬而孔子以為牛象之不可執一如此要之天地間物无往非易者觸類而長之可也

右第八章

此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

此近取諸身之象。首會諸陽。導而在上。猶乾積陽在上而覆物也。復藏諸陰。廣而有容。猶坤積陰在下而載物也。震陽動於下。足亦在下而動。巽陰偶居下。股亦兩垂而下。坎陽陷陰中。故其輪內陷。陽在外而聰者。似之離陰麗陽中。故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者。似之。手剛在前而能止物。艮陽在上而爲止。故爲手。口開於上而能說物。兌陰在上而爲說。故爲口。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故稱乎母

乾坤六子本有父母男女之稱故此章推其義而釋之

卷之三

十

也。乾者純陽至健之卦。其象爲天。而物皆資始。故稱父。坤者純陰至順之卦。其象爲地。而物皆資生。故稱母。此二老稱名之義。乃六子之所自出者也。

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

聲下並同長

此以下以六子言之坤初求於乾而得乾之初畫以爲震得陽氣之最先者也故以位則爲儲嗣以宗則爲元子在朝廷則當主鼎之任在宗廟則有執鬯之責而凡後此所得之男皆序其下矣此所以謂之長男也

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

乾初求於坤而得坤之初畫以爲巽。故爲長女。

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

良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凡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少壯
去音
聲件

坤再求於乾而得乾之中畫以爲坎乾再求於坤而得坤之中畫以爲離故皆謂之中坤三求於乾而得乾之三畫以爲艮乾三求於坤而得坤之三畫以爲兌故皆謂之少○或疑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

右第十章

此章之說反指人

无妄

此章之說取諸人倫亦自八卦既成之後而見其有此象耳非畫卦之時有此序也又按索之爲義本義以揲蓍言啓蒙以畫卦言爲說固不同樂然考揲蓍之序多有不然者故疑啓蒙之說爲是而本義有未及改耳讀者詳之○朱子曰此且四章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以爲說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也

明之象以爲說所謂後天之學入用之位也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主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長
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音

赤上加大所以別於坎也○純陽而至健爲天體圓而
性動爲圓竟道究所不統故爲君萬物資始於乾故爲

父王則取其德之純粹以精也金則取其德之純剛而堅也以後天言之位居西北故為寒而冰即寒之象也以先天言之位在正南故為赤而大則盛陽之色也良馬健之最善者純陽似之老馬健之最久者老陽似之耆者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駉者錐牙食虎豹使之最威猛者也圓而在上故為木果○本義荀九家指後漢荀爽所集九家易解也書凡十卷按漢淮南王安嘗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文中子所謂九師興而易道微疑即此所云九家也陽物象乾故為龍其動也直故為直馬衣者衣被一身猶乾之覆也為言者聲出於氣凡聲皆陽也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各畜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子母牛者子牛母牛也牛性本順子母牛相隨而不離順之至也○積陰在下為地作成萬物為母柔而廣平為布虛而容物為釜靜翕而不施為各畜動闢而天偏為均性之極順為子母牛厚而能載為大輿坤畫偶為大偶畫多為衆有承物之用故於器為柄得極陰之色故於地為黑○荀九家實生為牝陰暗為迷地體方故為方虛而容故為釜為衆者居下體也為黃者土正色也柔為布帛即布之精其義同也太陰為水漿水甘而淡上之德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馬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大長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長上音其音其

蒼東方之色實者色之美也直秋也萑葦竹也馵馬懸足也馬行則直伸一足而擊起一足故謂之馵的白也稼諸穀之類究極也蕃滋多也鮮明潔也萬物始乎震未能蕃鮮必究極乃蕃鮮也○雷起於地龍起於淵震則一陽自下而動也乾之色玄坤之色黃震則乾坤始交而成也為萑葦氣始施而生意之布无過滯也為大塗一奇動而二偶之間无乘室也二索而得男故為長子決陰而動躁故為決躁為蒼葦竹者居東方而色深青

也為萑葦者下本實而上幹虛也馬善鳴者陽在內為聲上言偶則開口出聲也馵足足懸起陽之動作足足超起陽之捷皆言下畫之陽也的顙額在上而色白言上畫之陰也剛反動於下故於稼為反生言萌芽自下而生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為健言中上二畫皆變也既變而乾則陽氣極盛而草木盛美矣故又為蕃鮮也○九家所謂王者蓋以乾坤始交陰陽合德如王溫○震而栗然與乾為王者自不同也震動而飛疾故為鵠陽動而有聲故為萑

震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

市三倍其究為躁卦上

進退以述言不果以心言市三倍者市物而得三倍之利言其多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氣之善入者莫如風得坤初爻故為長女繼糾木以取直者工引繩以制木者巽德之制故似之也少陰而位西方故為白長者風行之性高者木生之性陰為主而性多疑故進退未定而不果陰伏下而陽積上故氣鬱不散而為臭陰血不升其髮寡陽氣上盛其頰廣陽為白陰為黑巽陽上陰下又反離日之中爻故其眼上白多於下黑也陽主義陰主利巽以陰在內又得善入之道故其利復市價之三倍也三爻皆變則為震故其究為躁卦○九家楊上茂而下虛高身而瘦足皆二奇上盈一耦下植之象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揉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黑美脊為主心為下首為薄趾為曳其於地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聖者急者所忌

首下而不昂也堅多心者堅而又多心也○內明外暗險能陷物故為水溝瀆所以行水也坎陽動陰中而未出是水流而不盈也陽在陰中揜而未見故為隱伏而能制故為矯揉為弓輪矯使直揜使曲皆制物之所

用也○體學輪體圓皆矯揉之所成也陽陷陰中失其所而憂患生故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病為痛水在人身為血坎為水故為血卦乾為大赤坎

得其中爻故為美脊為赤者外體之中心者內臟之中坎一陽在中故為美脊為赤心上下皆柔故為下首為薄趾下柔不能致遠故曳而不進中滿而下无力故多眚而不行通者水之性坎內實外虛故為通月者水之精坎內陽外陰故為月陽匿陰中故於人為盜剛而在內故於木為堅多心○九家官室虛而人實其中律管虛而腹灰實其中皆上下陰虛而中陽實之象也陰虛則上下皆通故為可陽壯則上下皆承故為棟棘者叢生有

金匱要略卷之十一

上九

刺之木孤者內險畫伏之獸疾黎多刺在枯陷人皆坎險之象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蠱為蟹為龜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中音仲乾音干

甲在冑冑在首戈為長兵鎗也兵為短兵刃也○為火內暗外明也為日為電二陽皆明也得坤中爻故為中女甲冑取其陽在外而堅戈兵取其陽在上而剛大腹取其陰在內而中虛乾卦取其火上炎而熯燥燥外剛柔故物為介類中心既虛則木必枯槁或曰龜性靜取中畫之柔質性躁取二畫之剛龜善麗蚌中虛龜文明

更詳之○九家難以中陰為主。是內順之至者也。故為牝牛。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閤寺。為偵。為狗。

徑路之小者。關門出入處也。恆生曰果。木實而有核者也。蔓生曰蓏。草實而无核者也。閤寺。周官名。關人掌王

宮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內人及宮女之戒。黔黑色。喙。口吻也。鳥喙多黑。又以其類最多。故以之屬。二字該之。○

坤地而隆其上者。山也。一陽而橫於上者。徑路也。陽剛至小。在坤土上。小石也。上畫橫亘。下陰巇峙。門闕也。木

果草。厥皆剛在上。小而實也。止物之不應入者。關也。止物之不得出者。寺也。剛在外而能止物。故於人。為指於

物。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也。本陽卦。故不堅陽在外。故多節。○九家為鼻鼻者。面之山也。為虎。為狼。虎狼齒牙

猛利。剛在前也。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

剛。剛為妾。為羊。羊。卦辭折音。塞坎下流。為澤。三索得女。為少。為巫。以言悅神。為口舌。

以言悅人。金氣肅殺。而條枯實落者。為毀折。兌則正秋時也。柔附平。剛而剛決乎柔者。為附決。兌則陰附陽也。

上柔下剛。下堅剛而上鹵濕。故為剛鹵。若鹵之下土不剛。則水滲漏而不可鹽矣。少女從姊為妾。內狼外說為

羊○九家為常者。人情唯悅。故常若有厭意。則不能常矣。為輔頰。與口舌同義。

右第十一章
程子曰。此章所謂類萬物之情者也。孔子於卦

象。推明之。各以例舉。不能盡言。學者觸類而長之。思過半矣。

序卦傳
史氏曰。此篇述文王序卦之意。所謂易之蘊也。然

亦略借卦名言之。而於德體之類。皆在所略。讀者詳之。吳氏曰。序卦之意。有以相因為序者。有以相反為序者。天地之間。不出此二者而已。蔡氏曰。此

篇言不可者有二義。一則言理之自然。如物不可終否之類是也。一則言理之當然。如有大者不可

以盈之類是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太極動而生陽。天之所以開也。靜而生陰。地之所以闢也。既有天地。則造化流行於兩間。而氣化形化。成性成

形。萬物於是乎生矣。是天地為萬物之父母。而乾坤乃天地之法象。此其所以為諸卦之首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天地既生萬物。則凡有聲色象貌。而充滿於天地之間

者。亦唯萬物而已。此乾坤之後。所以受之以屯也。屯者

雷雨交作。有盈塞充滿之意。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上言萬物兼動植之類而言。此單言物。則專指動物之有知覺者而言也。○又解屯義以起下文始生之物蒙昧未明。故屯之後受之以蒙也。又釋蒙義以爲无知无能。而暗昧不明也。在物則爲幼穉。而形質雖具。未底於成。如孩提之童。是已。物穉則必養而後成。不養則天賜而不遂。空乏而不克矣。故又以需次之。蓋養人莫先於飲食。需者飲食之道。人之所待以養者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飲食人之大欲。有欲則爭。故乾巽以愆。豕酒生禍。揆其理勢。不至於訟不止也。故需之後受之以訟。訟則各爲朋黨。起而相援矣。故次師。師者衆多之義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衆而无統。其勢必亂。故必仰一人以爲君。而服其統攝。聽其約束焉。此比所以次師也。比者輔比之義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衆既比我。則志有所聯屬。情有所維繫。而不至於離散矣。故以小畜承之。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人既畜聚。則有親疏之別。貴賤之等。而天理自然之實。交行乎其中矣。故受之以履。項氏曰。履非訓禮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故以履爲有禮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禮之體雖嚴。而其用則以和爲主。故有禮則情无矯飾。事无勉强。而從容舒泰。然後彼此相安。而无潰亂戕賊之禍也。泰之次履者。以此。○鄭本東漢鄭玄本也。无而泰二字。即記所謂人有禮則安。无禮則危之意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泰者。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通義。然氣化人事治亂相因。无終通之理。故受之以否。亦无終否之理。故受之以同人。蓋上下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其義正相反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此言爲人君者。憂樂通天下之志。好惡合人情之公。則天下之人皆相率而歸之矣。所謂近說遠求而莫不響應者也。物既歸之。則普天率土皆爲所有。故以大有次之。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豫者。樂其所有之大也。○所有既大。則意得志滿。好大

喜功而所有不能保矣。故有大者所當畏。天動民而不
可以盈也。能不盈而謙則富貴可保而中心和樂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蠱者事也。

人君能享其有而致豫則人必隨之而固結不舍矣。然
其所以喜說隨人者非无故也。亦欲相與以有為耳。振
民育德皆有事也。蠱者物壞而有事之謂。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
受之以觀。可觀之說平聲下

韓氏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蓋自德振民可馴致於盛
大之地。故以臨次之。蓋天下之物。臨人者必大。而臨於

人者必小。是臨有大義也。德業既大。則光輝功烈聲動
耶。而為人所瞻仰矣。故又以觀次之也。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

德業既大。而可觀則有以服天下之心。而慰其望。是以
信從者衆。不至離散而有合也。噬嗑者。噬其間而合之。

合之義也。朱氏曰。在上无可觀則在下者引而去矣。非
可觀而能有合乎。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

物以苟合。則徑情直行。於理既有所乖。而和易淪亂。於
勢亦不能久。故凡天合人合。必皆以文。此其所以次賁
也。

賁者飾也。受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
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賁者所以文其質。本有亨道。若致飾而過於文。滅
其質而寧以盡。反不達於行矣。故承以剝。剝之為言剝
也。言可行者。至此而剝盡也。剝盡則反。无終盡之理。陽

窮於上。則反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故又以復次之。林
氏曰。剝者。上之窮也。復者。下之反也。愚謂自賁而剝。以

人事言。自剝而復。以天道言。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此以人心言也。蓋人迷而不復。則終於偽妄而已。能復
於善。則適心為主。人心聽命而內私外誘。皆不得而雜

之矣。尚何妄之有哉。程傳曰。善心既復。則實理存於中
而无妄矣。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
以順。順者養也。

既无偽妄。則可積畜。而至於大。畜之為盛德行之為大
業。皆由此致。此无妄之後。次以大畜也。既有積畜。則可

充養。以致於化。涵泳乎其所以知。較篤乎其所以能。皆
由此施。故大畜之後。次以順也。順者養之義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有大過。養而後有大設施。不養則已有未成。不可以成
物。體有未具。不足以周用。故動而大過。皆由養以得

之。此順之後受之以大過也。大過者，事功大過乎常也。閻氏曰：養者，君子所以成己，動者，君子所以成物。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物終於過，則舉動悖理而陷於險矣。故受之以坎。坎者，險陷之義也。既陷於險，則必附陽剛以求濟之。故受之以離。離者，附之義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

萬物，兼人物而言。男女，則專指人也。○有天地，則氣化流行而萬物生。有萬物，則分陰分陽而男女別。有男女，則陰陽相配而夫婦合。有夫婦，則生育有成而父子生。皆自然之理也。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父子，則生齒日繁，而尊卑之分起矣。然後有君以統之，有臣以承之。其分相臨，其義相維。此君臣之所由起也。治人者，君也。治於人者，皆臣也。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錯，施也。○有君臣，則建官分屬，而尊卑貴賤之等列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上下既明，而於其中，又各有上下之辨也。既有上下，則禮以節文之，義以裁制之，有拜

趨坐立之則，有宮室車旗之度，而禮義有所設施矣。大男女以上，皆夫婦之所由。父子以下，皆夫婦之所致。此咸所以為下經之首也。蓋咸者，交感之義。有夫婦之道，故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夫以婦為助，婦以夫為綱。少相托以終其身，而不可暫合暫離者，故咸後繼之以恒也。恒，常也。常則可久，故有久之義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遇，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晉。

此借恒卦之名而泛論物理。不復指夫婦言矣。物之居所久則當去，故恒之後受之以遯。遯者，退避而去之之謂也。然物无終退之理，將來必有壯盛之時，故受之以大壯。既壯，則不止壯而已，必將進而而有為經綸大業。由此而出，故又受之以晉也。

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晉者，上進之義。知進而不知退，必致傷害。故明夷次之。明夷者，明入地中，見傷之義也。既傷於外，必反於家。而後即安。故家人次之。家道盛則有時而窮，必至睽。睽，傷恩而情義乖離矣。故以睽次之。睽，乖異也。按此明夷家

人二卦。但取夷家二字。如明與人皆在所略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上文乖字。指家人而言。此乖字。通衆人而言。人情乖離。則上下相戕而難作。故次蹇。蹇者所遇之難也。然物

元終難之理。難極有必散之時。故又以解受之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解者。忘情縱弛。緩之義也。緩則廢時失事。墮功敗業。而所損多矣。故受之以損。損極則益。理之自然。故受之以益也。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久益則盈。必有決而去之者。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至而相遇矣。此益夬姤相承之義也。自損以下至此。皆以陰陽循環之理而言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天下之物。相睽則散。而不一。相遇則聚。而成群。故君子既遇。則交相勸勉。而聚於朝矣。萃所以次姤也。萃者聚之義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而止。

上。上升。謂上而有爲也。君子相聚。則衆賢合力。群策

畢舉。是聚而上也。此乃所謂升。升斯世於大猷者。故謂之升。此升所以次萃也。然求升不已。人必厭之。求進而見

摧求退而反窒。取困必矣。故受之以困。身既困辱於上。勢必退抑於下。故受之以井。井者在下之物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井之爲道。革之則泉湧而清。不革則停汙而濁。其不可

安於故常如此。故受之以革也。革物者。變腥爲熟。易堅爲柔。鼎之用也。故以鼎次革。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上鼎用於祭祀。國家之重器也。主之者。將以事天地而承

宗祧。不可不慎。唯大君之長子。分在世嫡位。居儲副。非諸子所得而並。故以之主器。然後名正言順。能一天下

之心。而塞其紛爭之路。苟爲廢嫡而立庶。則天倫紊序。而邪議隨起矣。故鼎之後。受之以震。震。長子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震陽生於下。動之義也。物无終動之理。故發舒之後。繼以收斂。流動之餘。繼以貞靜。艮所以次震也。艮陽極於上。止之義也。物无終止之理。故收斂未幾而發舒隨之。

貞靜未幾而流動隨之。漸所以次艮也。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

故受之以豐者大也

漸有進義凡物之進必有歸宿之地如德業既進而各詣其極是也此亦但取歸義既至其極則克實光輝不安於小成不狃於近利而大矣若半塗而廢者其能大乎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窮極其大則危亡必至反失其所有而遠播於外矣故受之以旅親寡旅也非巽无以取容故受之以巽蓋以卑巽為處旅之道也

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

凡人之情相拒則怨相入則說故既入則得人之意而致其說矣凡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既說則事意舒暢而發於外矣

渙者離也離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物既離散則當立為防閑以節之制數度議德行皆節之事也王節者既立為節制矣又必信以守之乃能常久而不廢故以中孚次節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其信謂自恃其信也○上不信則下疑故主節者固

不可以不信然事當隨時損益又有不可一於信者若果於自信則不復加詳審而事在必行矣安能免於過

乎小過所以次中孚也有過人之才德則其濟事必衆故以既濟受之此亦但借過名而言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既濟物之窮也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故其後受以未濟未濟則未窮而生生之理寓矣造化人事無不皆然此動靜相生生息相吹治亂相尋而无有窮已也

右下篇

雜卦傳

雜卦傳者取六十四卦而雜為之傳不復循其序

也蔡氏曰前篇所言流行之易也此篇所言對待之易也易之為義不出乎此故二傳之作實易者所不容闕也

乾剛坤柔

乾純陽故剛坤純陰故柔皆兼性情而言也蓋二卦之畫反對故其義亦反對也下皆放此

比樂師憂

此一陽在上而五陰從之其志得行故樂師一陽在下而統治衆陰帥師行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以二陽徧臨四陰君子之臨小人也僕民教民有推

已惠下之意故曰與觀以二陽為陰所觀下之觀乎君子也取中取正有瞻仰於上之象故曰求○本義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蓋臨之為與固矣而四陰見臨能无求乎觀之為求固矣而二陽為觀行非求乎是亦一理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見音

以震遇坎為屯震動雖將出險遇坎則又見阻是進而不得其進也以坎遇艮為蒙坎體幽昧故雜艮體篤實故明是昧而不終於昧也

震起也艮止也

震以一陽方動自下而起故其舊發之勢莫之能沮而為起也艮以一陽既升極上而止是處亢極之時不復能行而為止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而不已則虛虛則受益益則盛矣是盛不生於盛而生於損故損為盛之始也益而不已則盈盈則必損損則衰矣是衰不生於衰而生於益故益為衰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朱氏曰禍非自取曰災○剛健非易止之物而今止之乃時之適然也此福之出於意外者无妄本无致災之理而今得之乃災之外至也此禍之生於偶然者萃聚而升不來也

居下曰聚降下曰來○萃者萬物下聚而不往升者君子進而不來

謙輕而豫怠也

謙者虛已下人故有自輕之意豫則意得志滿自怠而不謙矣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以有物而見食賁以无色而受采此以食色相對皆人情所不能无者也

兌見而巽伏也見音

兌陰在上則顯而見言出乎二陽之上也巽陰在下則隱而伏言居乎二陽之下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者上下相交而无故故无所用飭蠱者上下不交而有故則不可不飭守成中興唯其時而已矣

剝爛也復反也

剝陽窮於上生意潰爛而歸於无復陽生於下生意復萌而反於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明出地上日當天而為晝也明夷明入地中日墜地而見傷也世道汙隆之象如此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道上行福及於物故為通剛柔相遇而剛見揜則窒

而不通矣

咸速也恒久也

天下之至速者莫如咸通故咸為速天下至久者莫如常道故恒為久此以久速為反對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者民心放蕩无所統一而止節則議信制度有所

限止而不離矣

解緩也蹇難也

解則已出險外而從容安舒蹇則方在險中而艱難危

急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者睽睽也

外猶言外之也即俗云見外之外○睽疏而外人情相

離家人親而內人情相合

否泰反其類也

否則大往小來泰則小往大來否則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泰則天地交而二氣通否則上下不交而天下无

邦泰則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則內陰外陽內柔外剛而

小人長泰則內陽外陰內健外順而君子長其類之相

反如此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四陽進而消陰慮後陽之情其壯而失防陰之道也故欲陽之止而不進遯卦二陰進而消陽慮前陽之

不及遯而罹陰邪之害也故欲陽之退而不來謂之退者不唯不進而又退避也

大有象也同人親也

大有則歸附者衆故愛而泛同人則彼此相親故愛而

專其反對如此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者去其舊染之汙鼎者納其新潔之美然故去則新

可取取新則故已去其用又相須也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蔡氏曰莫非過也唯小過乃謂之過若大過則罪惡而

非過矣莫非信也唯中孚則謂之信若外孚則色取而

非信矣過則非信信則非過故其義相反對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晁氏曰豐多故下古本无也字○勢盛則多事旅寓則

少親此以多寡相反對也

離上而坎下也

二卦之象其性相反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以一陰而當眾陽之衝欲進不能由寡故也履以

和說而躡剛強之後其勢必進是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者安分待時退處於後而不肯進訟者越理犯分求

勝於前而不與親

大過顛也

自此以下義不反對蔡氏林氏皆嘗以例正之。而林氏為優今取其說附註各條之下。○剛過而本未窮。尤以勝大任故顛

姤遇也柔遇剛也

一陰而自遇五陽也。此句當在夫上。陽消陰盡相反對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女必待男之聘而後行。是行以漸而不遽進也。此句當在歸妹之上

漸養正也

養德養身皆以正也。此句當在大過之下。顛與正相反對也

既濟定也

潘氏曰。事既濟則定矣。此當在未濟之上。定與窮相反對也

歸妹女之終也

胡氏曰。女者未嫁之稱。既嫁而為婦。則女道終矣。此句當在漸下。以歸始女終相反對也

未濟男之窮也

言三陽失位也。吳氏曰。三陰亦不得正。今獨言陽者。陰

不足言也

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上

夫以五陽而決一陰。是以眾君子而攻小人也。君子既衆。故道長。小人被決。故道憂

林氏考定雜卦傳

大過顛也。順養正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夫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今文周易演義卷之十二終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

江蘇巡撫
孫進本

明徐師曾撰師曾字伯魯吳江人嘉靖癸丑進士
官至吏科給事中師曾初從呂祖謙本爲古文周
易演義一書後以明代取士用注疏本乃復爲此
書大指以闡發本義爲主初刻於杭州隆慶戊辰
又修改而重刻卽此本也

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

〔明〕姜寶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古之賢新安
郡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傳義
補疑十二卷》提要

周易傳義補疑序

易更四聖而成書發明以程氏傳朱子本義
說行於世曉然矣則曷爲又有補疑之纂註
也予惟伏羲氏畫卦命爻時尚未立文字迨
文王周公繫以辭謂之卦辭爻辭者凡以教
人卜筮也卽象數而理存孔子之作十翼將
以發明三聖人之經而羽翼之卽象數而理
則無不存存亦無不備矣秦火六經易以卜
筮故獲存於太卜之官而漢儒說易鮮有得
其要領者惟宋程朱二氏說爲是程本繫辭
傳作傳專主理而不盡及占朱之本義本三
聖人教人卜筮者爲書未嘗不言理也乃謂
此爲卜筮之書而其說則專主占愚於是心
有疑焉竊以爲占當占之身心日用不徒以
著龜卜筮爲占也孔子謂不恒其德爲不占
此亦豈以著龜卜筮爲占哉上繫傳謂著龜

莫大主象變辭占而占至於觀象玩辭觀變
玩占云者則又於所居所動是卜固知身心
日用孔子所用以爲占居多其自於易也曰
假年五十學之而可無大過既五十既學易
而可知天命由是則聖人於易信不專用之
卜筮而寔以此書爲性命之書故予謂以著
龜爲占卜以易而用易可也以身心日用爲
占讀以易而善用易亦可也卦爻之分屬如

周易傳義補註

二

乾坤分屬君臣非若非臣占得之則如何爻
位如乾二屬舜田漁乾四屬舜諸艱歷試或
又以飛龍一爻屬舜謳歌朝覲之時非其人
非其事占值之則又如何愚於是心又有疑
焉嘗聞之程子云六爻人人有用聖人有聖
人用賢人有賢人用衆人有衆人用學者亦
有學者用由是則君臣上下以至農工商賈
六爻皆可通用用而亦無所不通故予又謂

一卦一爻主一定法分而屬之可也各卦各
爻隨活法通而用之亦可也然則予於傳義
疑而欲有以補其不以此也歟家居十有五
年日手是書居乎是動乎是觀且玩乎是日
求所以寡過而未能又日求所以貫通其說
而未得有得也乃專主傳義十八九旁及諸家
十一二於程朱二先生之說間有疑者未詳
者由臆見爲臆說其或有一得之愚一隙之

周易傳義補註

三

明悉錄之爻而成帙携以入留曹侍御潘君
維岳郡守古君之賢並亦有志學易者謂可
以傳相與校正而刻之新安邵齋夫孔聖能
羽翼三聖人之經程朱二先生又能羽翼三
聖人及孔聖之經使予之說而可羽翼乎程
朱二先生之傳義也二君倘許我乎幸各惠
一言綴於篇庶可質諸同志兼以俟諸後來
者

萬曆丙戌冬十有二月吉旦後學丹陽姜寶
自序



周易傳義補疑序

由

刻周易傳義補疑序

某叨列留臺以其間獲侍吾

師大司寇姜公之側嘗出所纂輯

周易傳義補疑授某讀之既卒業

因謀諸徽守古君之賢銀梓以公

之四方矣刻成吾師復棲簡使序

之某焉敢以弗習辭作而嘆曰思

深孰是書也其易學之正鵠乎昔

者夫子之贊易也曰生生之謂易

又曰易有太極夫所謂太極而生

生者何物耶仁也仁人心也根極

於太始而流形於兆彙通之乎起

居食息之微極之乎宇宙古今之

遠猶之橐籥一氣翕張亦猶春陽

勾萌畢達其精微以盡性至命其

功用以參贊彌綸其緒餘以著龜

卜筮以夫子之至聖猶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太過矣由茲而知命由茲而安仁予一以貫從心不踰而猥云明於消長進退之幾易之精微果若是乎自秦人以為卜筮之書而幸免於煨燼世儒不察亦遂以卜筮論易舉理舉數割裂支離有以八卦屬之一人者如乾坤分屬君臣之類有以一爻屬之一事者如乾二屬舜田漁乾四屬舜諸艱歷試之類而不察夫觀象玩占使民咸用觸事皆通學者不無舉一廢百之疑往往情於身心性命之實有味乎吾師言之也以蓍龜為占卜以易而用易可也以身心日用為占讀以易而

善用易亦可也其大旨蓋可睹已嗟乎自商瞿馯臂子弓之徒出斤斤守其師說既以疑而傳疑自程朱二先生之傳義出國家以列之學官而學者且因是以為利祿之路又不知所以疑則補疑胡可無作也後之為易者讀是書而誠知所以疑疑則思思則通由三百六十四而之六十四由六十四而之八之一庶幾得其所謂生生之仁焉斯吾師所為嘉惠後學意乎其不揆蕪陋而具論之如此

門生晉江潘維岳謹撰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一

後學丹陽姜寶纂註

門人

梁山古之賢

本義周代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交易以待對言變易以流行言然變易足以該交易之義矣故不若專言變易也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以其簡帙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鄭氏厚曰易從日從月天下之理一奇一耦盡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此也

周易傳義補疑

卷一

三

乾元亨利貞乾下明也元亨利貞皆乾之德也元者始也亨者中也利者順也貞者固也

傳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本義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

周易傳義補疑

卷一

二

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畫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卦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方氏逢辰曰元亨利貞在乾為四德者蓋六畫純陽惟天惟聖人足以當之本大本通本貞本無不利不用戒辭非他卦比也故孔子於文言以四德釋之○何氏維翰曰不曰正而曰貞者正可邪而貞不可奪也○按元亨利貞是四件本義曰大通而至正則似屬兩件矣又利在正固意恐亦非文王本旨蓋占得此卦者不必言吉言可知有是德即可以應是占矣方氏以為不用戒辭是也象變辭占卦卦有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凡讀易皆然聖人所寄學易以求無過即在於此不必專求之下筮然後為用易也但卜筮當準諸易是易書中尚占之一事爾本義云聖人作易教人卜筮專主卜筮言似亦非聖人作易本意也論語曰不占而已矣謂不能反身以自考非專是占卜之占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以後一段俱刪去焉此○乾六畫伏羲元亨利貞卦辭亦謂彖辭文王初九

潛龍勿用以下謂之小象亦謂之爻辭周公所繫凡象
曰一段乃孔子釋卦辭之傳大義文言與象曰各段亦
皆孔子傳也

初九潛龍勿用此象為四陽之潛不為九之潛也初九為陽之潛

傳初九在一卦之下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
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
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
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
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
物也初九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

周易傳義補遺

卷一

三

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倣此
○石氏介曰非不為時用不求用也○程氏可久曰水
經龍以秋冬為夜秋分以後則蟄而寢於淵乾初九
建子之月故曰潛龍○按六爻通上下而言君有君用
臣有臣用父有父用于子有子用以至農工商賈天下之
萬事萬物莫不皆然一切皆活看活說為是胡安定以
九四一爻為太子泥甚矣程子知其非而以見龍為舜
田漁時躍龍為歷試時楊龜山以飛龍為舜之謳歌期
觀時皆非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此象為二陽之見不為九之見也九二為陰之見

傳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亦

利見大德之人以共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人以
被其澤此說廣矣然更活說為宜也○本義二謂自下
而上第二爻也後倣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
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
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
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
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
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按以卦位言本利
見在上之大人若人君占得之則又為利見在下之大

人矣一切皆活看方是

甲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象為三陽之惕不為九之惕也九三為陰之惕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
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
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朱子
云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
龍故云云若占得此爻必是朝乾夕惕方可无咎若不
省如此則便有咎矣○誠齋楊氏萬里云九三以居人
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
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易の卷に「漢子田の如く至る」とある。此の漢字は「漢」の誤りである。易の卷に「漢子田の如く至る」とある。此の漢字は「漢」の誤りである。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胡安定以此爻解作太子伊川云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使休也○說書九三居

廣傳無相類
一卷

五

下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偏故位若同而爻
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
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易或
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
以躍則靜而止淵靜地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
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三之動而懼又
言以爲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
能躍而疑故言亦以爲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
所以異而同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考事例、諸史皆蒙之傳し、所由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

上九亢龍有悔

王時四靈於若此之天也。遂乃於石中坐臥不覺。或

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
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
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
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

圖書集成
醫部全錄
卷一百一十五

一、本

象占如此朱子又云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方可○郭氏雍曰三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按葉氏良珮以舜之倦勤薦禹是能通上九之悔於未窮與伊川以舜之終身履歷爲六爻之況其說同大段處時勢之極爲亢此不可不通其變能通其變則爲有悔而无悔矣胡翼之以爲聖人之德无亢特年有近有乂爾聖人之道无悔特身有盛有衰有老爾石氏介以新君少主專恣侈滿爲亢皆非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此言用九之義也。用九者，陽爻之變也。用九者，用陽也。用九者，用陽也。用九者，用陽也。

傳以劉爲天下先凶之道也。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

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

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

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則而

能柔吉之道也故爲群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爲如是則

吉也○朱子六陽已盛如群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

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

皆須如此○誠齋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

四卦劉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劉過則競故欲後而不

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傳卦下之辭爲象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象象者言一

卦之義故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此之象蓋象傳

也○節齋蔡氏淵曰象者斷也卦之辭卦之斷也凡言

象曰者又釋象之義也○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

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

大哉嘆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

皆資之以爲始也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

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言雲行雨施之義也。雲行雨施，天之德也。品物流形，天之功也。雲行雨施，天之德也。品物流形，天之功也。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按大哉之元乃萬物所資以始

而足以貫乎天德之始終者天之元也雲行雨施氣之

亨品物流形形之亨是天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本義始卽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元以爲

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其六位各以

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時亨也○耿

南仲云統天之統如身之統四體御天之御如心之御

五官○按終始謂貞下有元大明乾道貞下有元而

元也是聖人之元也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時乘六陽

以行天道也是聖人之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傳保謂常存合謂常和○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

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

也此言乾道變化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

之義也○按本義以乾道變化爲利各正性命二句爲

貞似未妥若以各正性命爲利如下文所云利則向於

實以保合太和爲貞如下文所云貞則實之成如此說

稍近之○葉良珮云乾道變化蓋動極而向靜之時萬

物各正其性命誠斯立焉此天道之利也至於保合太和則靜之極也萬物隨帝以入焉誠之復也復則終矣此大道之貞也○嘗取諸家之說酌定其義云各正性命是傳所謂存也和也卽物之存與和秋時爲然是天之利也保合太和是傳所謂常存也常和也卽物之常存與常和冬而復春爲然是天之貞也本義謂各正爲得於有生之初有生恐亦未然謂得於有成之時爲是然則保合亦謂全於有成之後可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句乃乾卦初九爻辭也

本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

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

九

聖人之利貞也蓋常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句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無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元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按聖人在上而萬國咸寧其猶物之各正性命也是聖人之利也其猶物之保合太和也是聖人之貞也○雲峯胡氏炳文曰此象傳曰大曰始以贊乾之元曰終曰始以見乾

貞下起元其釋元亨而曰終始者終貞也不貞无以爲

元也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穷也其釋利貞又曰首

出首元也非元无以爲貞此又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

天也其在聖人則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蓋

六龍是得天位御天是行天道萬國咸寧是致太平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健曰行於地曰天行君子自強不息

傳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本義

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

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

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

則自強而不息矣○按雙湖胡氏處芳以六十四卦大

十

象爲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

絕不相聞不知其何所自若謂卦著一以字以者所以

體易而用之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此則其說之當

者也○自強體下乾不息體重乾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誠齋此下小象辭與潛龍勿用下也以下潛龍勿用陽

氣潛藏以下凡三段皆釋爻辭與用九之義皆孔子辭

也○本義陽謂九下謂潛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傳云見於地德化及萬民

按九二已出潛而澤及於物矣故云德施普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本義反復重復踐行之意○按反復道謂往來必由乎道猶所謂動循天理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傳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猶作也○進齋徐氏幾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

飛而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徐氏幾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以盈釋亢字不可

久釋有悔字人知其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先則有悔

者無悔矣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本

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

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倣此○胡

氏炳文曰經言无首傳言不可為首為人之用九者言

也易存乎用用易存乎人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

者事之幹也

傳他卦象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

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眾善

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

之用也○本義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

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誠齋文言者象辭

之重者也○劉氏獻依文而言其理故曰文言○按利

者義之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得不

謂之利板築之木橫曰楨直曰幹幹幹事之幹幹字即此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

足以幹事

按體之於身之謂體體仁體字利物利字是活字嘉會

是嘉美會於一身身之所接各有節文所以能合於禮

貞固是正而且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是是非

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嘉會本義以

為嘉其所會恐非若云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無不和

此則是也○朱子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

自然體仁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傳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

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中象傳之意與泰
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
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
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葉良珮云乾之德无所
見以四德而見其爲乾也乃若君子能體仁合禮和義
貞固行此四德者則與乾元合其德矣故曰乾元亨利
貞所以明君子即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傳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
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
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本義龍德聖
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
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孔氏穎達云
確乎其不可拔者身雖逐物推移潛隱避世而心志守
道確乎堅實而不可拔也○按凡爻象皆當活看如潛
龍爻即使君上占得凡事自當收歛未可施爲非定擬
隱者如伊川指舜之側微爲潛龍陶漁時爲見龍升闕
時爲乾乾納大麓時爲躍龍非也他卦爻皆然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傳九二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
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惟在
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
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本義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誠
无戢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關
氏廷瑞曰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
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
无一言之不實也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本義中一段未妥惟誠齋之說爲是今刪去未妥一句
而錄之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動徒動也動於進
修德業則非徒動矣雖然進修必有地德業必有物忠
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知德業所至而不至

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終而不終其終月存義一
固知至能至知終能終聖智之學就矣以此居上高而
不泰以此在下卑而不成雖危何咎耶二之上故曰居
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按君子日乾夕惕非无所事事
而徒以憂勤爲也蓋以進修德業爲事而德業之進修
則又何以乎以忠信而已矣以修辭立誠而已矣忠信
而內無一念之不實則心不外馳而求以得於己者有
實進步處矣是所以進德日新而不已者也修辭立誠
而外无一言之不實則誠无不在而求以見之於事業
者有實修爲處矣是所以修業而可居以爲安者一定
而不易者也始也知德業所當至而至之斯則可與義
矣幾卽幾微之幾可與幾者知其微造而詣之之謂也
終也知德業所當終而終之斯則可與存義矣義謂事
宜之極致可與存義者詣其極固守而不失之謂也然
則君子之進修德業固本一誠以爲實地而君子之立
誠非又以知至知終爲入門也歟是君子所由以德成
而業廣也由是則又馬往而不宜也哉是以居上位而
不驕在下位而不憂雖處危无咎矣 知至知終是知
至之終之是行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
意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本義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及時而進意未安
○誠齋恒猶常也九四之位偏矣以上進爲常則其志
邪今或躍或處上下无常而非爲邪以下退爲常則其
德孤今進退无常去就從宜而非離群惟及其時以進
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疑而无取必馬則无咎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親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
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
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誠齋所謂各從者一物親
一物而已至於聖人作而萬物咸覩无一物不親者何
也聖人者三才之宗主萬物之天地所謂出乎其類者
也出乎其類故統乎萬類彖辭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
寧者與○吳氏澄曰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雞鳴
而衆雞皆鳴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月水
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鐵之母而可以引鐵同氣相求
也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之

龍興則致雲雲從龍也虎嘯則風生風從虎也○又曰

先以聲氣水火雲風六句爲止而後言聖人作則人利

見之又以動植之親上親下喻利見者之親聖人亦然

諄諄言之而又以各從其類一句總結上文九句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

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本義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

不來輔助之也○此第二節中象傳之意○誠齋六龍

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无位陽剛无陰故曰无

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

周易傳義補集 卷一

有悔必矣

潛龍勿用下也

以其潛於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時舍也時分也子曰田也時也時不妄也

本義言未爲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修業行所當行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本義未遽有爲姑試其可○馮氏奇之曰試如試可乃

已之試○非自試則必有妄動之舉矣

飛龍在天上治也

此言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傳窮極而災至也○吳氏澄曰窮謂亢災謂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言治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

無不治矣○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胡氏翼之曰建子之月陽氣潛於地下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此言文明也

周易傳義補集 卷一

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本義雖

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文明之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誠齋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修亦與之不息故

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傳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本義離下而上變革

之時○誠齋龍之在淵革潛而爲躍九四之上進亦革

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乾六爻皆天德而五爲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飛龍位乎天德蓋位乎天德之位者也○凡位皆位而惟天子之位爲天位然无德以居之者可謂之天位不可謂之天德之位也惟聖人在天子之位如九五之飛龍斯可謂位乎天德之位者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傳時既極則處時亦極矣○誠齋君位之極者治極不
生治而生亂故曰與時偕極○按與時運偕終極者不知變者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剏而能柔天之法也○此第四節又申前意○誠齋天不爲首天之則也君不爲首君順帝之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收歛歸藏乃見性情之實又云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歛歸本體處秋來結子雖已漸實然受氣未足種亦不生故須到秋冬候方具足生意方見乾之性情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不言所利伊川云无所不利非可指名

本

一卷

本

辛

也○誠齋云无所不利不止一事也若曰利建侯利女貞利涉大川皆言所利者也說得之但云贊利之大則恐未然還主贊乾道之大爲是○胡氏炳文曰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利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猶卽四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元亨者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夫子於乾利貞必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至此則又渾乎乾始之元又可見元亨利貞之本一矣○涇野呂氏樞曰此言四德一理也夫理一而已矣是故或別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

大哉乾乎剏健中正純粹精也

本義剏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剏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誠齋乾陽故剏健陽居二故正陽居五故中六爻純陽故純粹精曷爲純粹精請以金喻不雜者金之純不雜

而良者金之粹。良而百鍊者金之精。精者不雜之至者也。六十四卦中惟有此二卦。一曰金。一曰粹。此二卦之精。不雜之至者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此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此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本義旁通猶言曲盡。○胡氏翼之曰。乾之六爻或潛或

見或躍或飛而跡皆不同。故發揮越擲散。可以見聖人出

處進退之情。此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此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此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

天下平也。○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按前此彖言

品物流形乃乾之雲雨。而此以天下平繼之。則此雲雨

乃聖人之德澤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傳未成未著也。○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

但其行未可見爾。○孔氏穎達云。言君子之人當以成

就道德爲行。令其德行彰顯。使人日可見其德行之事

此君子之常也。不應潛隱。所以今日潛者。以時未可見

故須潛也。經中潛龍之言。是德之幽隱而未宜見所行

之行。未可成。就是以君子弗用以時未可用也。○按成

德爲行還主本義。謂初九固成德。宜乎日可見之行事

也。然乃潛而弗用。潛之爲言隱而未見。行而未著。以時

未可用。是以君子弗用也。如此說方是。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

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

之爲大人也。○誠齋學以取善。故萬善集。問以明善。故

一不善不入。○寬居。謂涵養寬裕。使心大而百物皆通

仁行。謂心之全德。生生而不窮。與天同運。無一息間斷

○吳氏澄曰。學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問辨

之以審別。所當行於學聚之後。寬居之以存貯。所已知

於仁行之先。寬之所居。即學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即問

之所辨者。○此三節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本文重字疑衍

本義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誠齋四乘三陽

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以五爲中。四則不及。陽故不

中。非三故中不在人。以此知重剛亦自有說。以重字疑

行者非也。○或之者。疑之也。憂所當憂。至於無憂。疑所

當疑。卒於無疑。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本義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敏於有我之私是以特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誠齋此贊九五之大人也天地造化之主日月造化之精四時造化之功鬼神造化之靈其體一其用三覆載無私之謂德照臨無私之謂明生息無私之謂序禍福無私之謂吉

周易傳義

卷一

凶大德之人兼天地造化之體用而皆與之合則其德與天地合其大矣是故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人謀鬼神皆聖之餘也○莊氏曰合德謂覆載合明謂照臨合序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合吉凶若禍福禍淫是也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自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天之尊而遠尚且不違死人與鬼神之小而近者可有違乎○童溪王氏宗傳曰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為之而天不能違乎我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即天天即大人也○先

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木之有可以義起之類後天而奉天時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之類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本義所以動而有悔也○馮氏奇之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爻窮上反下則退矣九變為六則亡矣无民无輔則喪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傳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

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本義

周易傳義

卷一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胡氏炳文曰初九隱而未見二句釋一潛字而言君子者再蓋必君子而後能安於潛也上九亢之為言三句釋一亢字而言聖人者再蓋必聖人而後能不至於亢也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

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本義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
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
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馬
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坤元亨
利牝馬之貞惟誠齋說是誠齋云坤之元亨利三德同
乎乾貞則獨指一事曰牝馬之貞何也乾貞欲剛坤貞
欲柔行止惟人之從馬之順也牝馬順之順也故牝馬
地類安得同乾之貞哉王弼云利牝馬之貞非也○書
子有攸往當經帶說通伊川誠齋皆主下文柔順利貞
恐未然蓋下文自頂牝馬地類說而此則為先達後得
直說下故也說具於後○先迷後得至安貞吉孔氏說
與伊川誠齋說有是處今撮其大旨為說云惟坤貞
牝馬之貞是以君子之有攸往也先則迷後則得蓋陰
從陽者也待唱而和先陽則為迷後則為得其常故必
以後為主乃利西南坤位陰也以陰詣陰為得朋猶人
既懷陰柔之行又向陰柔之所是純陰柔弱故不得言
東北反西南為陽以柔順之道往詣於陽為喪失陰朋
陰必從陽乃能成化育之功是下文所謂柔順利貞而
有安貞之吉矣蓋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本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
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按柔贊坤元之至乃萬物所資以生其生也乃順承天
施而生惟承天施以生萬物此坤元所以為至也
坤以厚載物德合天之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本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含包容弘寬裕光
昭明大博厚○游氏酢曰其靜也翁故曰含弘含言无
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關故曰光大光言无所
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之攸行也
本義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
又行地之物也行地無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
德也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
占如下文所云也○按牝馬地類言順也行地無疆言
順而健也柔順利貞坤之德也亦君子之攸行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
有慶
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道後乾而動
則順而得其常○西南陰方其云得朋乃與陰類同行

也故為得朋東止陽方離其類故為喪朋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故終有慶○按傳以乾之用陽之為不知用九見群龍无首吉則陽實以陰為用者也傳以坤之用陰之為不知用六永貞則陰實以陽為用者也陰既以陽為用則所謂喪朋而終有慶也以陰從陽故也若非從陽則雖與類行亦安能成生物之功臻有慶之吉乎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傳陰類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豈有三无疆蓋不同也

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丘氏行可曰无疆天德也惟地能合天之无疆則地亦无疆君子能法地之无疆則君子亦无疆然則君子法地地法天一天德之无疆而已矣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本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按天地間持重載物其勢力无有厚於坤者以此知地勢坤當兼勢力而言始備○李氏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葉良珮曰地之德弱處虎兇仁暴

異矣而並育於山林芝蘭荆棘美惡異矣而並生於林藪封山溶川者既不以為德輶山湮谷者亦不以為怨其厚德固如是也是故君子之於善人也樂之如其在已也即賞之官之以至於推位讓國皆所以樂之也其於惡人也誨之唯恐不及也即罰之刑之以至於命師征伐皆所以誨之也而又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若是則天下之物猶有不載焉者乎其取法於坤也大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履霜初一陰堅冰後五陰也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于下其端

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

于

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于象中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直方而動直以方

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

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

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

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

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誠齋

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馬六二具直方大之

三德得於不習之自然馬往而不利裁柔則曲而六二

獨直柔則利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

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操而直不矩而方不愆而大六

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退矣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傳三居下之上臣而得位者也其道當含晦其事美有

美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

成功惟有守職以終其事而已此爻本義之說未盡全

傳為是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謂義所當為者以時而發非含

藏終不發也故能含晦若淺暗之人惟恐人不知已豈

能如此

或從王事以其知之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

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智如括結囊口而不

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象言

慎不害也言能慎如此則无害也○本義括囊言結囊

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

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

時當隱避也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克諸内

而見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

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

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士則可不然必敗外強

内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

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

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

關筮雖當未也後剝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誠齋五

君位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

故坤之五不得為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

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

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啓也故戒之○伊川以此爻實居君位而爲之戒恐未然隆山李氏以坤六爻無君位得之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伊氏以二爲中三爲中四爲中五爲中六爲中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啓也故戒之○伊川以此爻實居君位而爲之戒恐未然隆山李氏以坤六爻無君位得之矣

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誠齋劉柔雜爲文六柔也

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本義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

易傳卷之十

三

是其凶可知○誠齋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

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蓋上

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龍戰

者以坤馬之僭龍而戰夫乾之真龍也血傷也其血玄

黃兩龍俱傷也○丘氏行可曰坤卦六爻初上二爻言

陰道之消長中四爻言臣道之顯晦初六陰之微故曰

履霜堅冰忌其長也上六陰之極故曰龍戰著其窮也

此以陰道之消長言也二與五居得中位臣道之顯者

二位內故曰直方大言其德之盛也五位外故曰黃裳

元吉言其業之美也三與四居位不中臣道之晦者三

爻陰位陽靜中有動故曰含章含則有時而發也四爻位俱陰靜而无動故曰括囊括則無時可出矣此以臣道之晦言也

用六利永貞

本義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

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

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永貞

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

足於元亨云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爲大陰爲小

易傳卷之十

三

本義初陰後陽故曰大終○胡氏炳文曰坤安貞變而

爲乾則爲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

剛而能柔坤變乾雖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

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爲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

善撫馭世變者當如之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代天應天至靜凡事一統乎天

而德方

柔靜從順字上說剛方從健字上說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賦形有定生物有常

後得主而有常

坤居後而得又以後爲利之主而有常

傳主下當有利字○後得主利是爲坤道之常○按乾

本義復明亭義

可先天 李應山曰：御選天賦之代，雖不可少，然其能成之者，必賴其不立。蘇子厚曰：健者去之矣，大分之時，去之矣。夫机や咄由不察之。二鳥最成其口時り。

本義復明順承天元之義○此以上申彖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

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卷之三

本義古字順慎通用按此當作慎言當辨之於微也○

誠齋弑逆大禍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善之心而

之也故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已在上者不可不察之

於公察之早勿使之漸則禍不作矣辨察也順當作則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

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

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

用而木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本義此以學而

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

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

於習○葉良珮云教義既立則雖進而至於聖人之盛

德亦由是也何大如之由是暢於四支也則不言而喻

由是而發於事業也則無所處而不當故曰直方大不

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專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於始而代天以有終也

張潛子玄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於其分有所不

敢也。凡地之於天、妻之於夫、臣之於君、其道皆當如是。

易學精義 十卷

下獨言地道蓋舉其大者爾。

人地變化草木蕃朝廷既治庶類蕃殖二詩出唐書草木以蕃一詩外詩變化之形易足供大矣直可盡之

人地閉賢人隱百穀用不成俊民用微二極生此紀但見其所以然

勿曰指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六四靈陰不中正天地

塞之時君子處此唯當謹以自守而已

項氏安世曰草木且蕃況於人乎言盛者要其終也

人隱則物從之矣言耄者記其始也

而且
理

本義黃中言中德在內釋黃字之義也

止位居體

本義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象字之義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正位居體也美之至也

本義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按黃裳非有二理特因內外而異其名爾要之實著於外者皆其美之在內者為之也○誠齋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德故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高而心愈下不失臣禮故居體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蘊於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必元驕主之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元專權之素所以為美之至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

周易傳義補遺

卷一

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本義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誠齋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為陽坤之馬至於極盛而進稱為龍其借乾也甚矣聖人別其嫌故發其有无陽之心暴其有借龍之罪所以誅其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沒其借也不沒其借所以深誅其借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有色故曰未離其類○胡氏炳文曰三曰陰雖有美舍之猶知有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為

均敵而无小大之差矣天道不可一日无陽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也戰而俱傷在臣子雖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辨焉蓋能辨於初則如六五之黃裳元吉積善之慶有餘矣不能辨於初則如上六之其血玄黃積不善之殃有餘矣

周易傳義補遺

卷一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二

後學丹陽姜寶篆

門人

晉江潘維岳

同校

震下 楊波書曰：氣源交未暢也。此初九前未暢也。此字者。屬木春之屯。坎上 朱子曰：屯卦未通之時。實是二上以中而重。得困亨吉矣。

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八上未定名分未明之

時於云利建侯不曰云曰素在商而己云云也程泰子參未聞之也
程泰子參未聞之也

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

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哉

周易傳義補疑

二卷

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本義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

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坎一陽居

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爲陷爲險其象爲雲爲雨爲水屯

六書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

引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

險陷故其名爲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

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

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爾又初

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上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

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按初九利建侯渙

屯之主六二有應於五而爲初剋所乘雖於屯不足以

濟然臣之守正者久必有濟者也三才弱而冒進五才

弱而不能有所施爲上更陰柔無能爲矣惟四與初相

應亦庶其有濟者也○李氏舜臣曰乾坤之後次以屯

蒙此乾坤以生育之功付之二子也屯初建侯蒙二克

家蒙五童蒙蓋爲是也

彖曰剛柔始交而難生

坎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動乎險中大亨貞

本義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

周易解義補疑

1

坎之地也時未可爲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事

本意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傳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

也○本義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備

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雲雨作雜亂晦冥

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求

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

一也○誠齋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陰

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剝柔始交以震遇坎故

難生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動是惟无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仗至正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當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熟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也可亨矣大亨貞即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即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非終不動也審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斯時也如雷雨滿盈之時未可以有所往如天運難亂晦冥之初宜建侯以治而未可

遽謂安寧上兩句皆作譬喻說為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傳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此曰雲而未雨前又云雷雨孔子自言不應矛盾若是然則從誠齋說以為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雲雨盈於天地之間言不可有所往作譬喻說者是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盤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 一未可進以陽在下 陽之才

可建然在下則无勢二未可進 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 居動體志欲進然上應非其人三未可進故

有盤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 來居陰下 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也○居貞處屯之道建侯任世道之責以亨屯者也○王輔嗣云屯難之時陰求於陽弱求於強民思其主之時也故利建侯○毛伯玉云利居貞者其利在我利建侯者其利在民○朱子語錄云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利主建侯者而言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自己利主為侯者而言

象曰雖盤桓志於行正也以貴下賤 九能自處卑下所以能大得民也 所以利建以為侯也 九能自處卑下所以能大得民也 誠齋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矣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五而乘初剛故為初所難而屯回不進初九二之寇也設非逼於寇難則往合於婚媾無疑矣婚媾正應也謂五

冠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肯與之苟合所以不字奇貞固不易至於十年之久也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夫前不字指初乃字指五傳與本義各有未安故為酌定其說如此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復常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郭氏京云爻辭即鹿鹿字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脫一何

周易傳義補集

字胡本第四注云无虞金本之傳云舍去之也

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而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

守正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往吉而无

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本義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上者

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

於凶○如為有司而為國守財是為小貞而吉然初

忍不能孚則處大事雖正而亦凶矣

象四屯其膏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

如此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畏也

丘氏行可曰屯卦六五陽四陰凡卦以陰陽爻之少

者為主故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

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為屯之主也其曰利居貞利建侯

則卦之所主可知矣至九五則但曰屯其膏小貞吉而

已其餘陰爻皆因初以起義四應初則往吉三不應初

則往吝二乘初而應五則遷如而不能遷上遷初而處

卦之窮此所以泣血漣如也

傳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稱小索昧未發蒙所以次屯

也○誠齋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

昧勾而未舒曰屯稱而未達曰蒙○胡氏一桂曰乾坤

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在坎九二一爻此長子代

父長弟次兄之象艮為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

乾坤之義也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其道當然然亦顯其求我之誠意何如故

初筮專誠乘一則告再三則瀆瀆則不告

矣要之發蒙之道判於以貞正非正非所以教也

本義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為

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

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

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上以剛居中能發人

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

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童者明則人當求我而

周易傳義補遺

上卷

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

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

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王輔嗣曰退則困

於險進則困於山不知所適蒙之義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

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傳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五

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得時也志應者二以剛明

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

應於二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

道告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

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瀆蒙也卦

辭曰利貞彖復申其義以明之謂以純一未發之蒙而

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

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

蒙者也○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

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聖皆以亨

行而當其可也志應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

周易傳義補遺

上卷

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

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

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劉牧曰行時中

者謂訓不失時也過穉則性未成過長則扞格不入必

時中乃能通於學志應謂兩中相應也

象曰山下出泉

若人蒙穉未知所適

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傳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

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

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

以養育其明德也○本義泉水之始出而遇險者未有

所之必行而有漸也○真氏德秀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應塞於沙石豈能遽達哉唯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其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象之家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則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有德而後有用所養者厚則其應不窮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此言初六發蒙之時雖利用刑人而終不免於吝傳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又言發之之道當明刺

周易傳義補註

卷二

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故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脫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矣故以往則可吝○孔氏穎達曰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爾雅云桎謂之桎梏謂之桎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傳所謂刑罰立而後教化行也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本義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文之德剛

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本義指二五之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周易傳義補註

卷二

本義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元由自發其蒙困於蒙者也其可吝甚矣○象傳曰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本義既

遠於陽又无正應爲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孔氏穎達曰陽

稱實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應九二唯此六四既

不近二又不近上故曰獨遠實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

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楊氏中立曰五居尊

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賢也

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在所不告也故惟童蒙乃吉夫

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

也○孔氏穎達曰順謂心順巽謂貌順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

政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擇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

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

為誨人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順

也下之人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丘氏行可曰蒙卦六

爻二陽四陰故以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

上九過中失時故二又為蒙之主其曰包蒙吉納婦吉

則父之所指可見矣至上九則但言擊蒙禦寇而已其

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二應五則為童蒙之吉初

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

三乘二不順者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象爻不言蒙

三三

傳蒙物之稱也物稱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欲

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

食也需所以次蒙也

需有孚則光亨貞則吉而利涉大川

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

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

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

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

濟雖險無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而吉者

有得正則吉者○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

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

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

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

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

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

欲速而犯難也○誠齋需而光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

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

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

邪邪謂而正自伸是惟无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大川坎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傳需之義須也以險在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愷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

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

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本義此以卦

德釋卦名義○司馬君實曰坎陷也而云不陷者何也

需然後進所以不陷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傳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爲有孚之

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

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

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往有功者既有孚而貞正雖涉

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

不利○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楊氏中立曰需

之義有二有需於人者有爲人所需者需於人者初二

三四上是也爲人所需者五是也惟爲人所需者既中

正而居天位則雖險在前而終必克濟非若蹇之見險

而止也雖險居上而剛健不陷非困之剛揜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本義雲上於天需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

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

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 房喬曰屯散家明德亨信

善怡然无慮飲食宴樂以須太平王在在錫愷樂飲酒

是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傳需者以遇險故須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

曠遠之地也處于曠遠利於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

安常則躁進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象言未失常

者能不犯難而進復能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

雖不失常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

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怡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本義郊曠野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

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傳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近

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

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常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本義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薛氏仁貴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本義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

少象故致寇

周易傳義補遺

卷二

本義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九三之陷于泥又甚焉而致寇也以其不能需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本義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劉牧曰坎屬外卦是災在外也○陸希聲曰

六四居險難之初以小人之心毀壞正道譏謗君子者也九三以陽剛之德務欲上進而迫近小人故致其為寇然以陽居陽且履正以至正之道又內敬其心外慎其事則為寇之小人終不能陷已故曰敬慎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以抗三陽而傷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四入于血止入於穴皆陷於險矣然能順以聽於不速之客而能敬之此出險之道也

象曰需于血 順以聽 於時 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爻不言陷于險為君也 象曰酒食

貞吉以中正也 此爻不言陷于險為君也 象曰酒食

本義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

周易傳義補遺

卷二

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徐幾曰九三為需之主以一陽處二陰之中以待下三陽同德之援者也陽柔而進陰引而退自此坎可平險可夷矣

人君於此復何為哉唯出而位乎中正之位需于酒食優游宴樂與天下相安於太平醉飽之域可也雲上於天物需雨澤以為養也需于酒食人需酒食以為養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以敬三陽

而吉 大抵此卦之義在於敬三陽而敬三陽之義在於敬三陽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

象曰不速之客來教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陰五在下而居上此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

明倫彙編
家範典
上卷

十

[illegible]

傳人之所需者酒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
次需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本義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以顯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事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有孚窒惕中吉此惟誠齋說是故刪去

周易傳義補箋
二卷

大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傳訟之爲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爲險健相接內
險外健皆所以爲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
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本義以卦德釋卦名

訟有孚室惕中吉剛柔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此二句乃三才一氣之義也

順訟何由與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
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
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本義天上 西轉
水下 東注 其行相違 違所以訟 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誠齋初六
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下弱者有慚忿而
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愬而不敢於太
詬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本義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
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
此其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眚占
者如是則无眚矣○按不克訟言訟不勝也爲其以下
訟上也歸而逋竄似矣然使所逋竄之邑爲大邑則其
貶損以自處之道乎故其邑人三百戶乃十里爲成九
百夫之地邑之小者所歸而逋竄必如此小邑苟自藏
隱不敢與五爲敵則可以无眚災矣

象曰不克訟歸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取也

本義擬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王初有言或從王事无成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
中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
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從上言守常也

本義從王言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吉不克
也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

象以其居柔故柔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
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誠齋九四之訟初六以
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
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
力之撓哉故初六之辯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
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
於貞固猶可以言也非吉之大也僅不失於吉而已○
訟六爻五聽訟者也初不永訟者也二三不克訟者也
四能自克者也上以无理取勝而終失之者也

九五訟元吉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虞原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為敵者強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三見勢之不可敵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故

周易傳義補遺

主

也

本義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丘氏行可曰以六爻言之則上乾三爻與下坎三爻訟也九五居尊為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則皆訟者也然天下之人憚剛者訟柔者不訟初與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終言三食舊德而終吉二四上剛也二與五對揆勢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顧理不可而不訟亦以其居柔故二无肯

而四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窮下與三對柔不能抗故有錫鞶帶之辭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敬乎

足敬乎

三三坤上

傳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終訟也

訟也

師貞丈人畜元吉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陰坤順坎水坤地直者為兵於震伏軍險於大順處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對唯九

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

周易傳義補遺

主

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居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傳剛中而應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

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

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且師旅之興不
 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
 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
 咎謂合義為何咎矣其義固无咎也○本義又以卦體
 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
 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
 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而以其有是才
 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毒天下毒字王輔嗣云役使
 也初以其說為然既而思之用兵之有毒害猶醫師之
 用毒藥也病賴毒藥而得除用兵雖有害處然而民從
 之者以其有害處即所以除害處也毒天下句與民從
 之句意正相應若使毒天下而民不從則不免於凶不
 免於有咎矣此亦聖人文理之妙處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有容蓄之義君子以容民畜眾

本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眾

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本義律法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
 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王輔
 嗣云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

不以律否臧皆凶言敗固凶即成功亦凶也

九二在師而得其
 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一命受爵再命受
 服三命受車馬

本義九二在下為眾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
 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以其有功能招懷萬
 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傳師旅之事任常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
 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眾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

眾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本義之
 說未然當從傳

六四師左次无咎

傳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本義左次
 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
 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若長子帥師不使弟子輿尸不

也成者參焉而眾主之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

○胡云章曰：要令其新，一曰因字，一曰色，或增或減，或平或仄。

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

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我宜獵取之

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

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

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

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

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

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五

本義說未妥當從傳○胡氏炳文曰長子卽彖所謂文

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老成

之稱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闢

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

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上

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軍旅之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本義聖人之戒深矣○二泉邵氏寶曰弟子與尸戒於

師始小人勿用戒於師終始无弟子則終无小人即使

有之或賞而不封或封而不任不任亦不用也

坤下一和卦信許云三三三艮居在午心以信信之而歸此所以於坤也

傳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

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此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此上係述事以片方以五兩符為三符而位云云云云此有在石界下主
和述下係述事以片方以五兩符為三符而位云云云云此有在石界下主

傳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

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比之而非其道則終有悔咎故

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

素

著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

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於下必有此三者下之

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

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

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侔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

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

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與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

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

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王輔嗣曰

則不安者托焉勢之所必至也○按下之人求比之

於所比者占決卜度必其人有元善長永正固三德然
後可以比之而无咎也惟上有可比之德如卦之九五
是以上下五陰方來求比不容稍緩若稍緩則為後夫
而凶矣當如此說為安○卦取人來比我元善長永正
固之德君道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
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比有吉之道
釋卦辭非衍文也下二句是比之義

本義此以卦體釋卦名義及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
陰

周易傳義補註

二卷

白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本義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
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

比人○諸爻皆取我往比人不但大象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若有孚盈缶而能克實其初雖未
有比我者終必來比不但一人比之更有他人來比而

得吉矣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此爻主八比之義

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
有他吉也○有孚盈缶比上有孚比之更進一層說蓋
上但有孚此則有孚而又盈缶能充實其孚乎至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
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二居內卦之中故自我為內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又不但凶而已

本義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
占大凶不言可知

占大凶不言可知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
是則正而吉矣○內比士之仕也正也外比臣之比也

忠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謂三面驅之而禽之謂去者

皆免焉邑人不誠吉惟其顯比无私如此是以王都懷德

凡邦邑之人不特我屬而无有不信其上者矣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群陰皆來比已顯其比

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凡此皆吉之

道占者如是則吉也○王用三驅失前禽正是顯比无

私不煦煦然求庇於物之謂也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含逆不我比者舍之取順我比者勝之

夫前禽也是以夫前禽而亦不取必也邑人不誡

上使中也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五上以君道言顯比之道之大公而比之无首則无君人之德者也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

其占則凶也○乾欲其无首此又嫌其无首皆為在上

者言蓋陽為首純陽在上則剛不可為物先陰柔比之

則又不可不濟以剛也今陰柔在上其何以為比也

伊川云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象云无所終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

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胡氏炳文曰陰柔在上其德

不足以為首无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終

傳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為聚聚

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聚也止則

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

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

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

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

畜群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

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

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小畜亨密雲不雨陰先陽倡自我西郊

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

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

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能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

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

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西

陽者四畜之主也○本義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

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

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

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

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

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

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

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

經 7-386

於美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丘氏行可曰凡雲自東而西則雨自西而東則不雨陰先倡故也○葉良珮云小畜以小畜大此以臣畜君之象也畜者止之之義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則替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則獻其可以去其否皆所以畜君之欲此小畜之義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象傳彖曰小畜

二奉

三奉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陽氣猶上進也○傳以陰居

四又居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爲所畜也以

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以卦才

言之內德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

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爲剛而得中又爲

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

言則爲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才如是故畜雖

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

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

善者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文德謂威儀文辭

傳乾之剛健而爲巽所畜大剛健之性唯柔順爲能畜

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

擾係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

德畜聚爲羣畜之義君子所羣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

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

德方之道義爲小也○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

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象傳彖曰小畜

三奉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在下而畜

於陰勢也其不爲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胡氏

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

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

自中以正不爲所畜故有進而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

則无咎而吉也○王輔嗣云處乾之始以升巽初四爲

已應不距已者也以陽升陰復自其道順而无違何所

犯咎得義之吉者也○劉牧云陽升而上曰復○胡氏

炳文曰爻辭兩復字雖與復卦之復不同然復自道似

不遠復復似休復復則於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

生於下此則於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於上者也
九二牽復言

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
居中為陰所畜俱欲土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
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
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本義三
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
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胡氏炳文曰初九
前遠於陰以剛正能復九二漸近於陰以剛中而能牽
復亦吉道也○傳謂二與五牽連而復本義謂二與初
其說皆可然本義更近之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亦者承上又義○復特於牽已不如初復之為易
然牽而能復亦不為失也

九三與說輻失妻反目象曰失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

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為陰畜制者也故
不能前進猶車輿脫去輪輻言不能行也陰制於陽者
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
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

有失不失道而專能制之者也故脫輻反目三自為也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
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輻說
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懼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
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孔穎
達云三為陽極欲復而進上為陰長固而止之不可以
行故輿脫其輻上九體巽為長女之陰今九三之陽被
長女閑固不能自復夫妻爭戾故反目相視○朱氏曰
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無失道
陰豈能畜之哉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傳卦獨一陰畜陽者也諸陽之志繫於四四欲以力
畜之則一柔敵眾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
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
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象有上合
志者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去而
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五既合志眾陽皆從之矣○
本義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
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
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胡氏炳文曰三陽

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無傷故曰血曰惕
危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隣

傳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
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
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隣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
者推其財力與隣比共之也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
群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
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
之助以成其力耳○本義異體三爻同力畜乾隣之象

附錄彖傳卷之三

三

也西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
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隣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
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子云小畜
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上九皆爲陰所畜又同是異
體故反助之如此○石氏介曰上三爻異體皆務畜者
也六四爲畜之主然陰則虛之九五陽爲富能推其富
以助六四共止畜之是富以其隣也○按陰虛之九五
陽爲富實能出其力以助四共止畜衆陽所謂富以其
隣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五之能攣四也不獨有其富而能與四共之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 戒 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戒
乾傳云上九之象高居而望下也

本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 非前畜未成而不雨者比故

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
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
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馮氏奇之曰乾陽至上
而窮窮則不可復進而受畜矣故不雨者今既雨幸復
者今既處異之陰於是乎尚德之載爲婦者以是爲貞
則厲矣戒異也異於是乎爲幾望之月爲君子者於其

附錄彖傳卷之三

三

而猶有所征則凶也飛乾也夫陰雖盛豈得加陽陽不
失道豈制於陰此易所以兩致其戒不使至於極也○
胡氏炳文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
雨爲陰言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爲陽言也今既處而
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爲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
爲陽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
陰陽兩不利之象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而至於可 載言滿也君子征凶有所

戒也 乾傳云上九之象高居而望下也

三

乾上天下相連之德順應不可不和而我之於此也亦不可不備慎所以

傳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序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履踐也籍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籍以柔籍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籍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此正義主六三凶爻說然六三爻凶而此以為亨故不若本義主卦體為安

本義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

履虎尾不咥人亨

三

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陸氏象曰虎之威強首不可逆能履其尾是勢之順○胡氏炳文曰小畜之亨在乾乾之陽能達於一陰之上也履之亨在兌兌之陰能安於三陽之下也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險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為首○按躡剛強之後故為履虎尾然以和說而履也故雖履虎尾而不咥人且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

此正義主六三凶爻說然六三爻凶而此以為亨故不若本義主卦體為安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本義以卦德釋彖辭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正義主六三凶爻說然六三爻凶而此以為亨故不若本義主卦體為安

傳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

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夫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傳備矣傳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

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

履虎尾不咥人亨

三

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華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其志願也

傳賢者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夫安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

履道坦坦

无

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本義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丘氏行可曰履以陽爻處陰位為美二與四同然二坦坦而四惴惴然懼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均得中位然二貞吉而五貞厲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以利欲自亂也

誠齋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為而行其道盖坦然而无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

而不改簞瓢糗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汰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此爻本義未妥獨誠齋之說得之○誠齋聖人之於六三憐其志而恨其才曷憐乎其志也以陰居陽其志非不剛也曷恨乎其才也陰柔而不足與有爲也若眇而自任以能視若跛而自任以能履以跛眇之質柔懦之資介乎五剛之間而欲履天下之至危以求立天下之

履道坦坦

卑

大功其禍敗也必矣所謂履虎尾而逢咥也凶孰大焉聖人所以恨其才而惜其居位之不當也若夫其志則可憐矣其才而欲有爲於大君甚剛而欲有立於當世夫何罪哉故前直其凶而後止言志剛而已亦不深咎之也○劉牧云謂之不明則陽位也謂之明陰又蔽之眇之象也謂之不能行則以說而承陽謂之能行又柔而乘剛跛之象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在行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誠齋九四近剛決之君履危之道

也然能終吉者九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懇懇而祇懼所以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暴速於剛暴服剛暴矣○胡氏炳文曰三志剛所以觸禍四志行所以避禍

九五夬履貞厲

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尊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

周易傳義補遺

聖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東坡九五得位得時又恃剛中之才故夬決其履然而曰貞厲者正憂治世而危明主之意○胡氏炳文曰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聖人猶以夬履為戒蓋處順境愈不可不戒懼也在下位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夫履二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本義傷於所恃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而吉

傳上處履之終於其所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後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若其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周易傳義補遺

聖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誠齋先生考成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柔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決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剛柔相濟則不處也而末當志於處也○丘氏行可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彖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故六爻皆主踐履之義言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也

二之幽人貞吉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三之波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五之夬履是也

三三
坤上

傳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馮氏奇之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立之難而喪之易國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本義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

則六陰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劉牧云往來者以內外卦言之由內而之外為往

由外而內為來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傳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長所

以為泰也○丘氏行可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

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

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

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

小人釋大小之義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育

右民

傳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

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

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

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培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

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孔穎達云

此卦言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蘇氏

淵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

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

所宜而贊助其不及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人則為

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遠經緯交錯人

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

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

人

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傳君子之道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彙。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應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拔茅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三陽首進則至陽類進矣。欲進群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群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者大也。馮河不遐遺。又果斷剛決則合乎剛柔相濟之中。不遺遐遠。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泥滯。則合乎輕重不偏之中。

傳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漂遠之虞。

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朋馮河泰寧之世人情懷於久安。安於常情。於時德澤於果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徇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以包荒之量。施馮河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邇遠之事哉。治失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聖法制事察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儉則弊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冢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首能配合中行之義也。○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又申行之道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交際也

傳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
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本義將過
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
○孚指六四其來也理之信然者也○看來九三一爻
惟誠辭說為是當從之○誠辭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
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
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
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信然則將自
食其福而天祿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
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開元
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
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人合交以
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
爻也○胡氏炳文曰不待富而其類從之必來者小人
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者小人之心也
其來也必不利君子之貞矣三將過乎中其以艱貞為

君子之戒四已過乎中君子所當戒固不待言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本義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誠辭天下之理屈之甚
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以處下為位之實也今
也三陰升而居上失位久矣九三陽盛而長六四乘其
衰而求復帥其類而下集群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
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隣從之者甚於
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傳隕
而恭顯薦貢禹王章誅而欽求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
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為也

六四之時不可為也

六五如帝乙歸妹以其妹適於諸侯降其尊而順從
陽則受福祉而元吉矣商君以甲乙丙丁為次帝乙乃
王姬下嫁之禮者

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
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
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
成治泰之功也○本義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
下應九二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
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倣此○按帝乙歸

妹之時嘗占得此爻二句恐未有據今刪之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言非勉強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隍城下池也

傳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

將反於否如城土頽圯復反於隍也本義泰極而否

城復于隍之象○誠齋泰至於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

子消而小人長泰往而否來如城之頽而為隍於是治

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

詩曰高岸為谷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

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雖出於正孰免於吝其

傳易傳義補錄

懷愍劉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切矣而猶有不懼

者何也○葉良珮云上六言城復于隍則泰轉而為否

矣此正殷紂時事勿用師雖其會如林无益也自邑告

命雖欲保城以自全不能也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其守在諸侯今乃告自邑焉何其圖之不豫也豈不

足以救其否矣然則有天下國家者可不以繫乎苞桑

為鑒乎○丘氏行可曰此卦內三陽爻屬泰外三陰爻

屬否初九言拔茅則君子進用之始九二言包荒則大

臣致泰之功九三則世道消長之會此三爻皆以泰言

也至六四則泰已過中否欲來之時六五則人君保泰

之事上六則泰轉而為否矣天下豈有常泰之時乎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謂事變而治之也

三三坤下

傳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

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泰六五純心用賢

者也主泰之君也否九五濟否之君也其餘五爻在泰

則內卦吉而外卦凶在否則內卦凶而外卦吉所謂泰

極而否否極而泰治亂相尋而不已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傳易傳義補錄

本義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

人道也○胡氏炳文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絕矣

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以人心言人欲

為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矣皆所謂匪

人也○徐氏幾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

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

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

人之意深矣○否卦全主誠齋說為是○誠齋泰之卦

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已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

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

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
泰得其一曰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
利而必曰不利易為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
之不利也曰貞而必曰君子貞易為君子獨貞也君子
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
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
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
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

誠齋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彖者匪人一用何

遽至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
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為墟天下无邦則舉國家而
為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也

誠齋陰陽剖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感應而自
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
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
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
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惟陰會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難不與害交如坤六四之括囊象坤陰之吝不可榮以
祿不與利交如乾初六之遯世无悶象乾德之剛也此

誠齋不交者湮而不流隔而不達之謂天不下濟地不
上行此天地不交也澤不下流情不上通此君民不交
也君猜而不孚其臣臣忌而不格君此上下不交也至
有一身之中上炕而陰不泝下冰而陽不注此一身不
交之隱者也至有耳不交乎目目不交乎耳者唐德宗
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耳不達乎目也秦二世焚趙
高以鹿為馬之誤而信其言以關東之盜先能為目不
達乎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是一身之否也非一身
之否也一心之否也一心之天地已否矣而欲上下之
情通天地之氣交可乎否至於此不可為矣此為難
見桓侯而走之時也君子當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
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
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窮
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學
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也○說

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誠齋九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正之位當否極之盛又得九四上九群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之否○元雖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无傲也○惟勿恃其盛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為吉而常有危亡之慮則休不憂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矣○其亡又曰其亡傲之至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本義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誠齋上九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得九四

周易傳義補疑

卷之二

否

剛陽同列之僚友撥亂而反之正傾否而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為先以喜泰為後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馮異謂願陛下无忘在河上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煩暑生清涼得否之九五上九之義矣○丘氏行可曰此卦內三陰爻屬否外三陽爻屬泰初六言撥才則小人用事之始六二言包承則小人得志之時六三言包羞則小人欲傷善而未能此三爻皆以否言也至九四言有命則否已過中而泰欲來之時九五則人君休否之事

上九則否傾而為泰矣天下豈有終否之時乎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二終

周易傳義補疑

否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三

後學丹陽姜 寶纂註 上門人

梁山古之附

三三 離下 乾上

傳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六二

傳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于野謂不以睚近情之所私而

于郊野曠遠之地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

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難

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君子貞謂天下至

公大同之道小人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疑

者雖是亦異其所同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

道利在君子之貞正○本義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

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雷

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

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

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

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

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

之道乃爲利也○孔穎達云野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

必須寬廣无所不同用心无私乃得亨通與人同心足

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和同易涉邪僻故利君子

貞也○誠齋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

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則當无所不同乎曰不

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胡氏炳文曰君子周

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蓋比以一陽爲衆

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爲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

即所以爲君子之周也同人以一陰爲五陽所同而離

陰居二爲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爲

君子之和也○葉良珮云同人以休否爲志思天下有

一物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此以天下之大同

爲心者也故爲同人于野之象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

夫既大同无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信從可久

可大有亨道矣苟如是而值有險阻間隔於其間則與

所同之人以乾剛之道行之尚何不濟之有故曰利涉

大川以卦才言之文明則能燭理明大同之義剛健則

能克已盡大同之道身履大中至正之道而上應乾元

无私之德由是推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蓋有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矣故曰利君子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同人曰

本義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惟是剛健之人方會出外

面去同人方去涉得險文明以健以柔言中正而應以文

君子之正道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傳至誠无私可以陷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有

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

且天下之志萬殊而理則一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

志聖人視億兆之人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

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

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本義以卦體卦體釋卦

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

以致亨而利涉哉○誠齋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

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人辨物

傳就類族上辨物未然○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

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吳氏澄曰天之

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无私者於殊分之族而類聚

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凡物均照法離明之有

別者於均照之物而辨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馮氏

奇之曰族如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物如是其生也

與吾同物如士大夫之族爲士大夫農之族爲農工商

之族爲工商此類族也螺生爲螺物羽生爲羽物毛生

爲毛物鱗介之生爲鱗介之物此辨物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兩扇爲門一扇爲戶陰畫偶有門之

象此爻前遇六二偶也故云

傳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

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

悖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象言又誰咎者人之同有厚

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本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繫應可以无

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必出門然後无咎若于宗則門

內之人而已此所以吝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此爻之吝蓋由

傳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

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本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此又衆陽之所與而獨與五同所同者私狹而不公廣所以吝○

九三伏戎于莽

以伺五之隙

升其高陵

以窺二之動三歲不興五終不可敵故也

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牽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於

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觀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又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隆山李氏舜臣曰卦以同爲義而三伏戎四乘墉五大師克蓋天下之理萃則必爭二應五而三據之所以爭夫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令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何行也本義言不能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傳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爲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也三以剛居剛故終恃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本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夫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丘氏行可曰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四之反則則知義之不勝而止而三之不興則畏勢之不敵而不敢爭况四之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寇也三之欲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其逆順之勢又不侔焉此四之吉所以異乎三之不興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傳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

令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陽非理隔
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克者見二
陽之強也○本義五剛中正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
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
而開之故有此象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能勝二陽之強

本義直謂理直惟二五之同為理直則三四之爭同非理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近而不相得則爭如此卦之初二上

爻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無爭故無咎亦無悔也

傳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心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

無應終既與同者也遠而無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

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本義居外无應物莫

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内未至

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无可同之人故也

丘氏行可曰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哉特以
一卦五陽皆欲同二而三伏戎四乘墉五用師相刃相
劇不奪不厭而已適處於无可與同之地起然出於群

爭之表於人固无所失矣而於己亦未為得也周公於
爻以不異於人者喜之故云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

於人者病之故又曰志未得也○丘氏行可又曰此卦

二與五應以正道相同在二言于宗五言相遇此應而

同者初在卦下出即遇二无爭於五故同人於門此比

而同者上處卦外无應於五亦无得於二故同人于郊

此遠而无與同者三四介乎二五之間與五爭二而不

知天理之同物莫能間故三伏戎不與四乘墉弗克此

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

與其為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與

其為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者之

无所爭也

三三乾下三陽居陽位當以三為大者以三為中者以三為小者以三為大者以三為中者以三為小者

傳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

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有大有盛大有也

大有元亨

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
亨也○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
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
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

亨也○丘氏行可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本哉唯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傳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

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

執柔固眾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

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傳五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乾之主也是應乎乾

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

此是以元亨也○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大

五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

治之則眾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

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遏惡即所以

揚善遏惡以揚善即所以奉順上天休美之命本義反

之於身則是以為性命之命恐未然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繫應而在事初

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成

占者宜如是也○胡氏炳文曰富者然之府當大有之

時本易有害然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於害何

咎之有使以為匪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

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也

九二大車以載五有攸性无咎大臣任天下之重而僅

得无咎處大有之難如此

本義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任而

如是则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胡氏

旦曰以剛健之才當大有之時履得中道應於六五是

以中正之臣而當其重任者也猶若大車之載持轡於

其中雖任重而不致輕敗

象曰大車以載積於中而不致敗也言能任重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

害也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占者亨通之事享獻之

享烹飪之享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

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亨于天子之象占

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

不能當也○王介甫曰易之辭有王有先王有帝有后

有大君王以德業言先王以垂統言帝以主宰言天子

以正位言后天子諸侯通稱大君天子尊稱

九四匪其彭能謙損不處其太盛无咎此九二之象也

傳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

也○本義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

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偏之嫌然以其處柔也

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言有明辨哲之智知咎之將

至而然也

傳哲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

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本義哲明貌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傳以和柔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以威嚴使之有畏

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

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

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

占如此亦戒辭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西溪李氏李

辯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无虞故必威如而後吉

纔上下玩易则无畏備矣故詰爾戎兵董正治官皆守

成之世所當講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

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朱子曰上九以

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

周易傳義補遺

十二

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

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

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情

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以此見聖人讀易見

爻辭有不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誠

齋上九以陽剛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

位之地澹然不攖於勢利之場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

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嗟乎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

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

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難進緼袍華於佩王飲水甘於列鼎而况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邇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者舊乎嗚乎盛矣○平菴項氏平世曰大有之卦六五爲主初之无交害逸民也上九在上賓師也中爻三位爲臣二大臣也受大有之任故爲載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爲享二中故无咎三不中故戒君子用亨則爲桓文小人弗克則爲曹馬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寵故爲匪其彭五離中虛中孚爲信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所慮者居易无備故必威如乃吉

謙亨君子有終

傳君子志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兢內充故遲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強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

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在氏行，可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非謙之難謙，而能終者之難也。非君子豈能有終乎。

謙之必亨
 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本義言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傳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

○本義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吳氏澄曰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美夫子家傳亦惟謙之贊辭最盛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卦辭則云

亨且有終他卦之占未有若是其全美者天之所益地

之所派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悲萃於能謙者之身他

卦之贊亦未有若是其盛者此謙之所以爲至德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

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馮氏奇之

曰凡大象皆別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裒多益寡稱

物平施俾小大長短各得其平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君

子治一世使謙之象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剛多傳象精義

主奉

十五

傳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爲自處卑下之至

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

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况居平易乎何所不吉

也象言自牧謂自處也○本義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常

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

川也○用謙道以濟川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無

一失故吉後登舟亦有先登岸之利也○誠齋初六以

至柔處至下謙之謙也謙其過謙乎曰盈惠過謙

不患過至柔謙也至下養夫謙也牧養也謙何俟夫養

曰盈日鋤日不除謙日養日不長此顏子若无若虛之

謙也

六二鳴謙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非勉爲之聲謙手外飾也表出以中

劉氏牧曰以柔居中嘉譽旁達功德雖未著而中心亦

自得也夫譽之隆者戒其名過而實損故正則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傳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爲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爲

下之上是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

者也故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善

剛多傳象精義

主奉

十六

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况有功勞可尊乎雖

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

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終

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

者也此又之德最盛故其象辭特重○本義卦唯一陽

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

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六四无不利撝謙

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

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葉

良畧曰六四謙而无不利矣又曰撝謙何也以其位在勞謙君子之上故當益致其謙如此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本義言不撝過

六五不富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隣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所謂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愚謂不富以其隣謙能服人如此利用侵伐不專尚謙以服乎不服者如此以其隣謙之利也用侵伐而亦利謙之无不利也

康彖傳

主奉

恭已而治但征有苗之事似之○服者圓利於服之不服者亦利於服之所謂无不利也○坤為地為衆其言侵伐因坤也傳以五君道當有剛武意此惟五為然若上幾之行師則亦以坤為衆上為衆之所與故爾

象南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言不服者當有以治之不富尚樂道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衆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已之邑國而已○荀九家云陰陽相應故鳴謙應不承故志未得上六謙功大成小則伐其邑

大則伐其國文王是也三分天下有其一以服下殷是志未得伐客伐崇而天下歸焉是順行也○文王微

柔懿恭謙德著聞西土矣當時邑國有未服如密如崇

者利用行師以征之以其為衆之所與故利於行師用衆然以柔而无位故但能征邑國而未能大舉如此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視二之中心得者不同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視五之征不服者不同无位故也然猶不至悔且凶者謙故也

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胡氏炳文曰初曰用涉大

康彖傳

主奉

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故初无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濟人五居君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治人上无位用之惟可以治已之私而已夫初上皆无位而上之征邑國不如初之涉大川何也初居卦之始有出而用之之時上則居卦之極故也○葉良畧云上三爻皆衆多益寡之義蓋謙道之變通也故宜謙而不謙者為寡不宜謙而謙者為多是以六四之撝謙是益其寡也六五之利用侵伐上六之利用行師是損其多也夫是之謂稱物平施

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辭取同樂之意。又辭除九四外皆爲獨樂。辭只一

字而又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六四和豫也六五弗豫也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本義窮謂滿極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後能得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胡氏炳文曰諸爻皆

弱於豫者惟二五不言豫六五貞疾不得豫也六二貞吉不為豫也初應四三五比四故為凶為悔為疾六二不係於四介乎初與三之間獨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

故豫最易以溺人而六二則不俟終日而去之蓋不為逸豫之豫而知有先事之豫者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胡氏炳文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

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簪者聚也取聚髮之義也

傳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眾陰悅

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

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

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

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

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唯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

類自當盡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

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

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

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

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貞正而固也貞疾猶言痼疾痼猶固也

傳以居得君位為貞恐未然其言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

世之君是也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眾

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

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當豫之時而不為

隨時之義大矣哉

[illegible]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日將夕入宴息

入宴息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丘氏行可曰澤中有雷其
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靜與雷俱

周易傳義斷疑

114-001

入如豫如大壯如无妄皆法雷之動也如復如隨皆法雷之靜也○黃氏宗合曰卦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

陰陽道仙 素以形以氣勸占初伏于靜也

初九官有渝心有所主隨時而動有所變易不能保其
 偏故必變而貞則吉出門而交得隨之正而不牽於私

貞則吉出門而交得隨之正而不牽於私

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初失丈夫五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楊中立曰以剛隨人謂之隨以柔隨人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 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 三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
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故利居貞

周易傳義卷之六

集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胡氏炳文曰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失卽是得也瘡以潰爲得病以去爲得六三之失乃所以爲得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

也。故曰：「此其所以為人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乎誠積於中動爲合於
道以明於處之何咎六三以隨人而有得九四以得人而

隨爲得 伊云々一人有りて伊尹用を知らず也を欲めしむるに依りて
能く 伊尹の名に因りて其言を信ず只生一國を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剛居上非四所可犯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之功也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胡氏炳文曰四之孚戒之之辭也欲其孚于五也五之孚許之之辭也喜其孚於二也上六拘特係之乃又從而維繫之王用亨于西山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繫之謂之極如拘持縶繫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適狄難去而求岐嶠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王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而能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丘氏行可田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

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為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為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象曰拘係之上窮也上處隨之極處喜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本義窮極也三三巽下傳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無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為蠱血蠱之有蠱蠱壞之義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為辛辛有新意後甲三日為丁丁有丁寧意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發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

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上下不交謂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

周易傳義補義 上卷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也

傳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為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為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為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童溪王氏景孟曰蠱非事也以天下為

無事而不事事則後有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爭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在上者有止息而無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無違忤則禍亂之萌乃在於已安已治之中遂至於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于能幹父之蠱則家齊國治而天下

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蠱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濟險難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治蠱當終前事始後事如天之行言人當終前事而不可不有始也

本義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

周易傳義補義 上卷

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象曰山下有風木則摧落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治人猶巽

風之鼓為號今治已猶艮山之養成材木也此言陰陽之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

已治人之道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五者也蠱者前人已

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

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

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

則終吉也。○呂氏大防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幹者，身任其事而不敢避也。以子之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三則小有悔，然卒任其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五用譽也。○張南軒曰：艮止於上，猶父道之无為而尊於上，巽順於下，猶子道之服勞而順於下，故蠱多言幹父之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不和則事而承其意，此幹父之志者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為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

中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中溪張氏清子曰：子幹母蠱，但當柔行巽入，以訪治

其蠱，與幹父蠱不同。若專尚剛直，盡行撥亂反正之事，於中道未為得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極順。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毛氏

伯玉曰：九三之銳，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之不及，故

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亂興

亡之幾也。此治亂興亡之幾也，此治亂興亡之幾也，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此治亂興亡之幾也，此治亂興亡之幾也，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王相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為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雖不免於小有悔，然不陷君父於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

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梅巖表氏樞曰：諸父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應剛獨四以

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習靜劉氏彌邵曰：

強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則是止者，怠柔者，懦皆增

益其蠱者，爾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耶？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五能任九二以治蠱，二之譽即五之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

故其象占如此。○胡氏炳文曰：諸家以為用九二令譽之臣，近於以名用人，不若謂任九二之德，自可成六五之名者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九二以德承五，其德至五，其德至五。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治亂興亡之幾也，此治亂興亡之幾也，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成皆在其
中矣○隆山李氏舜臣曰君子當盛之世方事之興也
盡力以幹焉操巽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
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故也○他又在事之
中故盡力以幹而不為汚惟上爻在事之外故潔身以
退而不為僻他爻言父子而上爻獨言君臣蓋君臣以
義命故可委於事之外而子於父母則不可委於事之
外也○四陰居下二陽居上故曰剛陽居上而柔居下
外也○四陰居下二陽居上故曰剛陽居上而柔居下
象曰不事王侯 進退以道用舍隨時其志可法則也

周易傳義卷之三

主

爻為子以國事言則五為君下四爻為用事之臣上一
爻為不事之臣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觀下五爻以
幹父言則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
存矣此易道所以屢遷而不可為典要也

三三 坤上 傳有上之象也

傳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盛者事也
事則可太矣故受之以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
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有相臨逼臨二義燕說為
得之

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為臨
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
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然至於八月當有
凶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為觀亦臨之反對也
又因占而戒之○按一陽復十一月至已為乾則陽極
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
月方建丑十二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
陽勢方盛至於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
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於八月有凶所謂至於八月
有凶者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
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
理文王於臨而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
遯卦為周八月哉此李氏舜臣之說似於彖義為當
陵龍氏仁夫又云臨反對為觀乃八月卦二轉則為觀
為坤故曰消不爻也胡氏炳文亦以為然則觀為八月
卦八月卦非指遯明矣

周易傳義卷之三

主

彖曰臨剛 陽浸而長 浸有漸意氣不頓進形不頓虧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
說而順剛中而應 以上三句解臨字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中溪張氏清子曰說

而順以二德言內兌爲說說則二陽之進也爲不逼外
坤爲順順則四陰之從也爲不逆二以剛中而應乎五
故能大亨而得正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此二句解元亨利貞
上句言天之道下句言地之德

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至于八月有凶

陽消不久也

八月者陰消陽長之時也

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

澤潤地

以教思無窮

其意思如兌

澤之深地容澤

容保民无疆

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本義地臨於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

用九咸臨貞吉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志行正也

志行正也

志行正也

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志行正也

本義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

剛而得正故其占爲貞吉○進齋徐氏義曰初未得中

未當臨陰之任惟當固守其正以從二二得中勢上進

已當臨陰之任矣在二率初之陽以同往則柔不能拒

是以吉而无不利也貞吉者戒初之辭吉无不利者勉

二之辭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利者言二也

言二也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六五陰柔之主二以剛中應之事之以正未肯容悅以

順上命然剛中與柔中相應亦豈終不順哉始雖不肯

苟從而卒亦未始不從傳謂未者非遽之辭是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

之咎不長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其

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爲教

深矣○項氏安世曰六三以甘媚臨而无攸利見君子

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蓋君子之

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

之人又詞雖爲六三言然亦可見二陽之用心矣

六四至臨无咎與初相臨最爲切至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丘氏行可曰三四皆陰柔三乘陽而四應陽三位不當

而四位當也故三无攸利而四无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

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

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象云行中者言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耶○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六五與九二爲正應不忌其進而以柔道接之二剛中而應反爲吾用是兼衆智以臨天下大君之宜以

柔闇之主而得以智稱者此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非挾暴以爲剛任察以爲明者即舜之用其中於民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吳氏澄曰上六陰柔居高臨下然以坤厚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非敢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此又取義乃臨卦之正意○李氏舜臣曰以厚接物未有不安者故敦復无悔敦艮敦臨皆吉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內謂初與二二陽

徐氏幾曰雜卦云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與者言上下相與爲臨也初與二下臨上剛臨柔也三四五上上臨下柔臨剛也上下相臨所謂與也○丘氏行可曰卦以下之二陽而凌乎上之四陰然二當任而初不當任故二吉无不利而初但曰貞吉而已其上四陰則皆受陽之臨者而遠者吉近者凶三其最近者也故无攸利而四无咎五吉上以獨遠故吉无咎焉豈非臨之道利遠而不利近故耶

三三坤上

傳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爲觀爲觀於下則爲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觀盛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傳以爲既薦之後人心散而

不若始盛之時固非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
恐亦未然蓋所謂觀者方盥而未薦之時已有孚信在
中而顯然可仰必如此然後可以觀示天下非徒觀示
以其外貌而已也如此說方是楊中立曰盥而不薦
初未嘗致物也威儀虔敬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顯若其
所以交神明者蓋已有在矣○朱子云自上示下曰觀
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象曰大觀位在上順而巽德中正以觀天下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徐氏幾曰大觀在上以
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其位先其德不足以觀天下

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顯若下觀而化也

本義釋卦辭

觀天之神道莫如自然而四時不忒四時代謝終古如一

聖人以神道設教非有聲有迹而天下服矣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為觀也神道

設教聖人之所以為觀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丘氏行可曰坤為土
有土此有民省方觀民乃坤之象巽以申命設教乃巽

之象○三山吳氏綺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葉教以農
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
示之以禮之類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下民也在下民則无咎在君子則吝象曰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王弼注言小人之道也

本義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

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

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

可羞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闚門中觀也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

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胡氏炳文曰初二皆

陰故皆有幼穉象初位陽故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

是茫然无所見者女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者也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本義在丈夫則為醜也○項氏安世曰婦人之目所窺

者狹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

在女德為不失男子而寡見諛聞則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觀自已所行之當否以為進退蓋六三

去九五遠矣不為觀於人止是自觀其所行當進與不當

進而已

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

觀九五而獨觀已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占者宜自審

也○誠齋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已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四得觀之道初二失觀之道

者今三觀我生進退故云未失道進退固可以道也二失觀之道者

六四觀國五之光利用賓禮于王

本義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爲利於朝觀仕進

也○王輔嗣云居觀之時最近於五觀國之光者也○

子夏傳利用爲王者之賓侍天子者生而爲賓也

周易傳義卷之六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其志以賓禮於王朝爲尚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截風俗之善惡臣民之從違以見

自已所施之善否若反觀諸已所爲而皆君子則可以无

咎矣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有

子之象也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

剛中正亦皆君子焉則得无咎也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欲觀吾身所行之當否但觀民俗之

善惡而已

本義此主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已所行不但一身之

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雖在不稱我而猶其猶若也

人之辭爾

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

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

生觀其所生謂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既爲天下所觀

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

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故當自慎不可以不

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寧故

云志未平也○本義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

周易傳義卷之六

任而亦爲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我爲其小

有主賓之異耳○觀我是自觀觀其亦是自觀却從他

人言爾○胡氏炳文曰五與上皆爲下四陰所觀五有

位故當觀民以觀我之所爲上雖无位亦不敢不自省

其所爲也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本義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以爲安然无事

也○丘氏行可曰五爲觀主故曰觀我生上不得位故

但曰觀其生而已其下四陰則皆以陽爲觀而初其最

遠者也二三則漸近矣四則去陽獨近而獨盡所觀之

所耳者曰有以小人逐君子者、却但此凡言中道止上群仰仰之歎、而吾人亦以此
為大歎矣、予、然、轉以此為常、余漸覺此道上二字皆曰君子先發之君子方
老健如此五、居半條已餘以上九、謹力立誠、何死於焉不在此凡之區中
近以職工下情又甚大焉、可也此口無非、今明二相向滿前道火之福少也
此即唐武宗之時、由之官女分、牛墮之徒、亦不改其性、故也、但以武宗
則明至位如仰視之、乃敬初一日不交、云云去矣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三終

周易傳義精義

四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四

後學丹陽姜

寶笈叢註

門人

晉江潘維岳

同校

三三 震下 離上

傳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噬嗑亨利用獄

樽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

油

有間也噬而噬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噬之之道宜
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
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
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
也○本義噬齧也噬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
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
之而後合故爲噬噬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
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
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
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咸

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葉良珮曰卦變之說坤以初爻上索乾為離而居上卦之中是謂柔得中而上行也夫以溫良長者而所處得其中道以是人而在高位其於折獄乎何有若暴悍之人肆其聰察則民之不得其情者多矣

彖曰願中有物曰噬嗑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劉氏牧云物情不合則成獄訟窮其情狀辨其辭旨煩瀆口吻同夫咀嚙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剛柔分二句言未噬之前以噬而致亨

雷電合而章言既噬之後以噬而致亨此以上解噬嗑中

柔得中以下解利用獄蓋五以柔在上才不當位不足以致大利獨以柔得中利於用獄而已○噬則願訟噬則願訟

傳願中有物故為噬嗑有物間於願中則為害噬而噬之則其害止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為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下震上離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

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又六五以柔居

中為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之為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

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為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本義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

卦辭○動不如雷不能斷獄明不如雷不能察獄不柔則失之暴柔而不中則失之縱其言用獄之難也

彖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明象雷先勅象雷威

本義雷電當作雷雷○朱氏震云明其罰之輕重使入曉然易避效雷之明正其法令以警懈惰效雷之威○

周易傳義卷四來

三

罰者一時所用法者平日所定一時所用欲其允當蓋取諸電之光平日所定欲其信必蓋取諸雷之威遠兩平說方與雷電象合吳氏澄謂明罰所以勅法恐未然初九履校滅趾无咎校本械而履之於足謂着於其足如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校本械而履之於足謂着於其足如

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滅沒也言履校於足而遮沒其趾非傷滅其趾之謂也○誠齋履校不懲必至荷校滅趾不戒必至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

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

象曰屢校滅趾不行也 懲之於初使不得行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豕腹下柔收无骨之肉曰膚

本義祭有膚鼎盖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

其所治如噬膚之易而其占終无咎也○朱子語錄云

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言易合而深噬之也傷滅之說

非施之用獄則為易治而亦深治之以不敢輕忽如此

故无咎○誠齋六二六三六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 初也 不得不深治之也

周易傳義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小物全乾為腊

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毒

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

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腊取三剛象肉取六柔象

難合肉中藏骨噬腊肉而齒為肉中之骨所傷故曰遇

毒言因此而遇毒害非如傳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之

謂也小吝即指遇毒說以位不當而然終噬而噬之矣

故於義无咎○遇毒是施之用獄而難於服之者也○

胡氏炳文曰六二柔居柔故所噬易六三柔居剛故所

噬難然三遇毒二亦滅鼻其言刑之不可輕用也二三

皆无咎而三小吝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以其柔以不中不信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肺一節難於一節

本義說未全妥今為酌定之於後乾肺骨連肉剛中有

柔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者故其象為噬乾肺言

所噬愈堅亦噬而噬之也施之用獄則得聽訟之宜其

象又為得金矢而其入則已服矣然必利於艱難正固

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肺乾肉而帶骨至堅難噬者

也三遇毒謂所治不服四得金矢服矣然必堅貞乃吉

蓋九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艱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在噬嗑四最為善○朱

子周禮入東矢以禁民訟矢百為束訟謂以財貨相告

者入矢取其直入鈞金以禁民獄獄謂相告以罪名者

金今銅鐵錫之類皆是鈞三十斤入金取其剛入又三

日乃治之重刑也○丘氏行可曰象以五之柔為主又

以四之剛為主蓋柔而主以仁為治獄之本主剛而

言以威為治獄之用仁以寓其哀矜威以懲其奸惡剛

柔迭用果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以噬之難見其道之未光大以

不得中正故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守正處危无咎

本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腠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噬乾肉之象施之用獄則爲得黃金而人无有不服者矣然六五雖處中剛而實柔體故必貞固而懷危懼處剛而得中剛則不茹中則不偏乃得无咎以刑不可輕用亦戒占者之辭也○胡氏炳文曰訟小而獄大四兼得金矢蓋小大兼理之五君也非大獄不敢以聞書所謂罔攸兼者是也故獨曰得黃金蓋君臣之分如此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處剛而得中剛則不茹中則不偏

上九何校滅耳凶
校加於首而沒其耳謂校之厚掩過其耳而不見也

本義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丘氏行可曰噬嗑去聞之卦也初上无位爲受刑之人初過小在下而用獄之始上惡極愆終而用獄之終故滅趾滅耳其象不同如此中四又有位爲治獄之人然卦才之剛柔不同故所噬之難易亦異六二純乎柔者六五剛柔得中者乾肉比膚難矣六三柔中有剛腊比乾肉又難矣九四剛中有柔腠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然二滅鼻三遇毒四艱貞五月

厲皆言治獄之道不可不謹如此至於占辭三爻无咎四獨吉則治獄又以剛爲尚也柔道去聞之道哉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因滅耳發出聰意又因卦上離聰帶明說責離之不明如此也

本義滅耳蓋罪其聰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

无凶矣

三三離下
艮上
物類之說

傳噬諸冷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貴貴者飾

返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貴所以

次噬嗑也

貴亨小利有攸往

本義貴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貴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葉良珮云貴者飾也蓋以文其體之所不足也卦變本自泰來坤下索於乾而成離此柔來文剛也如忠信之人與之學禮則文質彬彬矣禮以嘉會故亨乾之中爻往居坤之

上爻而成艮此分剛上而文柔也如沉潜剛克又如文勝之人勉之以躬行宜若利於往矣然以其致文於外又居止體故曰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剛柔相文而柔不居於上原於下以明之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

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胡氏炳

文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

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也故朱子於柔文剛則曰陽

得陰助於剛文柔而不曰陰得陽助蓋一陰下而為陰

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陰之

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為主而柔傳以陰為小者此

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人之

文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潛齋胡氏兌曰

日月五星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天之文也即

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五倫之粲然有禮以相接

者文之明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即卦中離明而

艮止者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舊者化新文而成俗

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

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

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本義極言

賁道之大也○葉良鄉云彖以卦變而觀其剛柔相文

可以見天文之經緯交錯以卦德而觀其文明以止可

以見人文之粲然有理而止於其所觀天文以察時變

知天也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知人也文王特言賁之時

用孔子乃極言賁道之大如此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離象无敢折獄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

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朱氏震云文明

雖明於庶政而止則无敢折獄○葉良鄉曰庶政如錢

穀出納之類此其小者可用以明也若夫獄者大事也

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苟敢於折獄則有不得

其情而妄刑者矣豈明而止之意哉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

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徐氏幾曰此爻內三爻離

體以文明為貴故貴趾貴須濡如皆有所飾者外三爻
艮體以篤實為貴故皤如丘園白貴皆尚質素无假外
飾矣故曰貴无色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胡氏炳文曰壯初剛
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貴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貴其趾
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貴初舍車而徒能安
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
初在下卦之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貴其趾非徒安分
而已舍車而徒行是不以徒為辱而自以義為榮

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六二貴其須 朱氏震云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頤曰鬚

三在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資貴其通

象曰貴其須與上 三同興也

傳須隨順而動者也動止惟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
貴也二之文明唯為貴飾善惡則繫其質也象云與上
與者蓋言以須為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
止唯繫所附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貴之善惡在其質
也○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

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貴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
動也

九三貴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朱
氏震云三貴將變動而失正則上自外而陵之矣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剛柔相資相與潤色以成其文

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與我為潤澤之濡

我與彼不為陷溺之濡矣

之四貴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髮白柔飾於柔陰

盛陽衰皤如之象也

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資者也本當貴如而為三所隔故

不獲相資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貴也馬在下而動者也

未獲相資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

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

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

隔耳○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

初相資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

之心如飛翰之疾也○人與馬俱白象六四德與位皆

柔也○屯剛柔始交貴剛柔相雜故皆有婚媾之象然

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故曰乘馬班如貴四應

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故曰白馬翰如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匪寇婚

嫌終无尤也

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

六五貴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按六五為文明以止之主光貴丘園高蹈之賢而束帛

以招之時將貴極方欲尚實為治其所求之帛雖戔戔

淺小有似於吝然物薄而禮勤故終吉吉則有喜○按

傳謂五受貴於上九又以戔戔謂剪裁分裂似涉牽強

周易傳義卷四

士

本義以貴於丘園為安止丘園為農圃之事又與束帛

等語不倫孔穎達云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

則與丘園意无當其以儉約待賢為非義似矣然不知

九五處貴將極於飾盛之時即戔戔束帛以招賢亦未

為不可也諸家惟識齋之說得之因戔戔訓義未明且

以吝為吝於非其人於終吉終意又說不去今故酌定

其說如右

上九白賁无咎得无吝于經傳者道之貴也

本義貴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已有反本之漸至上九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

皆貴極之象也

象曰白賁无咎在上而得志也謂其剛上而文柔成貴之功故也

誠齋文窮則質上九居貴飾之極文之窮也故文之窮

其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貴之世

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貴者也成貴以

白然後貴之治成矣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孔穎達云

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得志言居上而自得其志

也

也

三三坤下

周易傳義卷四

士

傳貴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剥夫物至

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貴終則剥也

剥不利有攸往再往則并一陽消之矣故云不利有攸往

本義剥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

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

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

所往也

象曰剥剥也柔變剛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為柔也○丘

氏行可曰姤柔遇剛也相運進之謂也剥言柔變剛變

則盡反其所為君子悉為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為也變不可為也陸山陳氏友文曰夬柔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蓋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狠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獲變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開卷示小人之情狀顯然矣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傳象傳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傳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地剝之象也上謂人君

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

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下

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

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節

齋蔡氏淵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以此成

剝之義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又以為治剝

之道也

初六剝牀以足

剝而先及牀之足

蔑貞凶

傳陰之剝陽自下而上牀者身之所處剝牀以足剝牀

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貞正凶

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正道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

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

故其占如此蔑滅也○李氏舜臣曰剝卦陰爻凡五六

三舍群陰以應五故无咎六五率群陰以受制於陽故

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則居剝之世專以陰剝陽者

故三爻皆因剝牀而凶聖人雖於陰類當長之時猶不

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陰侵陽於下也

傳象傳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辨謂牀之下足之上分辨處也

本義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于九之中陰居六二

本義言未太盛二陰猶未至於五陰之盛

六三在剝之時无咎

傳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

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為无咎者也三之為可謂善矣不

言吉何也曰方群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

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

也其義為无咎耳言无咎所以勸也三居剝而无咎貴

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則之道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本義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袁氏樞曰剥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為善以有應於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剥有應者此爻是也故不為剥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四陰也夫乃所以為得

本義上下謂四陰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六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

庶乎群小不為害矣无不利此爻有

后妃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

傳剥及君位剥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剥而別設

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群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

象五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

如宮人則无不利也○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

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

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蘇東坡曰寵均則勢

分勢分則害淺豈以自安亦以安人故无不利○胡氏

炳文曰剥五不取君位剥而至於五是為剥之極故五

不取剥義別設為貫魚宮寵之象所以開小人改過遷善之門也五為群陰之尊能率其類受制於陽无不利矣剥牀自足而辨而膚陰以次而剥陽也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望前先卑望後先尊亦以次而承陽聖人至是則戒之曰與其以次剥陽而至於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為利哉象曰不利有攸往為君子戒也此曰无不

利為小人勉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

本義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

所載小人居之則剥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

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

益可見矣終不可用也○丘氏行可曰果核中有仁仁

也仁則生矣此自剥而復也陽无可盡之理故剥即為

復不必云自坤而復也○吳氏澄曰下五陽皆已剥獨

存一陽在上如碩果不為人所食而猶在木末君子謂

一陽坤為輿五陰承載上九一陽如人在車上君子欲

得此則其象為得輿而占亦如之小人謂止九變為泰

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奇變為偶則如廬之破壞

穿漏其上為无以蓋覆其下故小人得此則其象為剥

廬而占亦如之。○胡氏炳文曰：牀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牀欲失所安，今而剥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丘氏行可曰：剥者言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為陰所剥也。故卦以上九為主，其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五陰爻則有與乎陽者，吉；无與乎陽者，凶。六三應陽則无咎，六五承陽則无不利，以其有與乎陽也。餘三陰无陽可與，則皆謂之凶。然初六六二去陽遠而剥未盡，故初蔑貞凶，二亦蔑貞凶也。至六四則已迫乎陽而剥極矣，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

周易傳義卷之四

十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小人處剝之極，終不可用也。（此言小人處剝之極，終不可用也。小人處剝之極，終不可用也。）誠齋群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剥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効也。曰終不可用，其微之也至矣。（本義謂小人自剝其廬，誠齋則謂小人剝人之廬，說皆通故並取之。）

三三震下坤上

傳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

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傳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九害之者，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群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協力以勝之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復始，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

周易傳義卷之四

九

微固未能勝群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協力以勝之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復始，始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

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始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自者所占來復之期也○蔡氏淵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剥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不言月而言日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陸山李氏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

月也

年

長之速也○胡氏炳文曰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德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雙峰饒氏仲元曰復卦辭專以氣數言爻辭專以人事言以氣數言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皆復之亨處其所以然者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故也此是氣數之常自然如此若以人事言則須不速復與休復方告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以免凶咎若獨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速復則必至於凶而有災咎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慎也○熊氏過曰復出入古註入則陽反出則剛長蓋剝一陽在外側轉為復則反於復

矣无疾謂陽生有漸而不遽也五陰之朋來順一陽善補剝時之過无咎之象也此亦一說存以備

彖曰復亨剛反

本義剛反則亨○丘氏行可曰此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竊上反下而為復也下文云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為臨為泰以至於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本義以卦德而言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年

本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本義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復動之端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動後方見人之

心應事接物方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動後方見人之

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見天

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本義積陰之

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而至此乃復可見

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

周易卷之四

卷

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以冬至子之半天心
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初淡太音聲
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
焉○邵子詩周程只說體用動靜互換无極康節却說
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一陽初動之時未有
氣味聲臭可嗅可聞故曰玄酒太音○胡氏炳文曰天
地生物之心即人之本心也皆於幾熄而復萌之時見
之○朱子云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
但常人亦有靜極而動時聖人則无有惡極而善之復
矣故復一也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終日營營與焉

物並馳忽然有側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
陽也若察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
二者又各不同如此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關宜開而閉商旅出諸途而不行舜十一月朔巡狩而此
言不省方則知巡狩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
之所定 大象從事上說引月令從身上說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復善實果若遠而後復則不
有悔矣

傳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
也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抵无祇
悔不至於悔也○本義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
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
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人欲去而天理還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初也

傳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

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復
於仁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本義柔

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頻失
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本義以陰居

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
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誠齋頻復非危頻過

為危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
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六四中行獨復 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類而
下應初故曰獨復

本義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剥之六三及此爻見之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初也

六五敦復无悔

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胡氏炳文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可无悔矣○又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周易傳義卷之四

五

象曰敦復无悔中道以自考成也

本義考成也○王介甫云考自省考能以中道自考則動作不離於中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左右之曰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凡言三年五年尚有期至于十年則終不能行矣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徐氏幾曰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為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按此爻大旨惟胡氏炳文似之今為酌定其說云

坤體而居上體之上先迷者也故為迷復迷復之凶有災有人青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用以左右其國君則凶於而國此不但一時為然即至於十年之久以其終迷也於用眾輔主一切當行之事終不能行內可知矣蓋其言迷復之不可如此○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也敦復與頻復相反敦无轉易頻則屢易也獨復與休復相似休比初獨應初也○丘氏衍可曰復卦以初九為主其言不遠復无祇悔者喜一陽之來也其上五陰爻則有得乎陽者吉无得乎陽者凶二比初則曰下仁四應初則曰從道此皆有得乎陽者餘三陰无得乎陽者五去初雖遠以居得中位自厚於復无悔三處位不中以去初未遠頻失而頻復者也故雖厲而可以无咎獨上六一爻最遠乎初又居一卦之窮迷而不復者也故凶○劉氏彌邵曰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反也有五及初皆以從剛為復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又不如初之修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者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五中以自考上六不中

往欲往何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

初九元亨利吉

動與天命又果必有應而往耶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大凡有往者必先志於往也此初九之往所以得志也

誠齋九本體之乾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者也動以天而无妄焉往而不言不得志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此无妄之福○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畲者望而熟之也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

周子傳義補註

中本

耕穫不菑畲之象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愚謂耕而望穫菑而望成畲雖是農家常事然有期望之心亦私心也有此即是妄念故此爻都无此心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也此即是无妄傳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謂不首造其事似以耕穫爲私意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畲非心造意作似以耕穫菑畲爲非私意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畲非必以穫畲之富而爲又似以穫畲爲私意朱子謂其說自相牴牾是矣然自以爲无所爲於前與陳氏所謂不爲穫而耕不爲畲而菑者皆非也蓋只是爲而實无所爲如云无所希冀无耕穫菑畲之心

是也其謂農家治田都无計利之私心亦非也象曰不耕穫未富也言非有富之心也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此无妄之禍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

者无故而災如此○按詰捕之擾似是添出來的話

頭今不用○吳草廬說是吳氏澄曰此假設其象以明

之知或繫一牛於此乃邑人之牛也偶脫所繫而爲行

人所得邑人有失牛之災亦適然不幸爾非已有以致

周子傳義補註

中本

之是謂无妄之災○劉氏彌邵云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匪正者也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吳氏澄曰其得者无妄之福其失者无妄之災以无妄

之人居无妄之時災福皆非以妄而致

九四可貞无咎

傳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

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

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本義陽剛

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之占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守之也

誠齋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可以貞

固而守此道則无咎矣又堅之曰能貞固而守之則可

以有之而不失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傳五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

至者其道无以加矣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

治則有喜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疾不足患若遂自

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

用易傳義補疑

四卷

唯戒在動動則妄矣○本義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

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

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只此下不以試一而妄動了爲初九固是

本義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

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言无攸利

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

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言而无所利矣○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

占如此○胡氏炳文曰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

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言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

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

有言時當靜而靜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而此四之六

傳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爲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

○葉良珮曰上九无妄之至其曰有言蓋與乾之亢龍

同義故曰窮之災也於无妄何病焉

三三 乾下

傳有言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爲有言故

用易傳義補疑

四卷

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

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

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此卦之占不但宜食輒於

朝又利於濟天下之艱難險阻以究大畜之才蓋乾健足

以勝之也 吳曰曰此卦利與否存名大畜上屯出六味鼎

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

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以卦

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

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爲利

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爲應乎天故其占
又爲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趙氏汝騰曰乾健上進爲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
陽爲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耳是
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李氏舜臣曰以陰畜陽所畜
之力小故謂之小畜以陽畜陽所畜之力大故謂之大
畜則使以畜陽之義也
象曰大畜剛健 乾 篤實輝光 艮 日新其德 內外皆陽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剛上 上 爻 而尚賢 四五二柔尊尚之 能止健 剛之大正也

而二柔之小者所能爲不以止健之功歸之於陰小此

聖人之微意也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德釋卦辭

不家食吉養賢也 使君子居於家而用其才也

本義亦取尚賢之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 乾 也 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

本義亦以卦體而言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傳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

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

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志識而得之以畜成

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

但以其象言之耳○愚按天積氣也今虛空中無往而

非積氣亦無往而非天山有空洞處積氣未嘗不在焉

謂天在山中實有之亦未爲不可也○丘氏行可曰風

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爲小畜山以形畜形畜

則固故天在山中爲大畜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

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 初九有厲利已

本義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

爲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胡氏炳

文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爲

宜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

極而通不取止義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張清子曰厲災也惟已故不犯

九二與 自說其 輶九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

本義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

有此象也

象曰與說輻中无尤也九二剛得中故无尤

九三良馬馳逐可進矣利艱貞必也艱難貞固乃利日閑

與衛乃利有攸往懼其可進而銳於進也日閑與衛言不輕於進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

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馳逐之象焉然過剛

銳進故其占必戒以堅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日當爲

自月之日○考工記周人上與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

也戈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

象曰利有攸往上九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四不特老而吉也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牯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所

謂輻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

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六五積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天下之福慶也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剽躁自止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

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

言元也○徐氏幾曰壯豕曰豨攻其特而去之曰積所

以去其勢也豕牙二也積之者五也此用柔畜剛之道

也○呂與叔曰四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

在角豕之剛健在牙○厚齋馮氏奇之曰大畜之畜陽

者六四六五九居上爲之助者也外無陽爻則坤順而

不能畜內無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

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明言畜而不化乃仕事之大意即昭用九之巨制也

本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

礙始天衢然故其象占如此○郭氏雍曰觀童牛之牯

則知有厲利已矣觀積豕之牙則知與說輻矣觀良馬

逐則知何天之衢亨矣蓋乾健爲艮所止是以三爻各

相類○丘氏行可曰大畜六爻上三爻艮爲畜者也下

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受四之畜者故初言有厲

利已四言童牛之牯二與五應受五之畜者故二言與

說輻而五言積豕之牙此四爻皆已成畜者也至三與

上應始與上合志而同進故三言良馬逐而上言天衢

亨也至此畜道散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葉良珮曰卦彖兼取畜止畜聚二義大象專取畜聚義

六爻專取畜止義初九進則有厲惟利於已知難而止

者也。九二處得中道，能脫輟而不行，時止而止者也。九三與上合志，其進也，如良馬之馳逐，此畜極而通之象。然猶以艱貞閑習爲戒者，慮其可進而銳於進也。六四當大畜之任，能止惡於初，若童牛始角而加之以牯，則大善之吉也。六五制惡有道，得其機會，故其象爲續豕之牙，其占雖吉，然比之於四，則有間矣。或問六四元吉，傳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也？曰：論爲力之難，易則四爲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爲廣，故曰有慶。上九之亨，畜極而大通也。故以天之衢爲象，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其斯以爲道大行乎？

周易傳義補疑 四卷

素

傳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處有以
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頤頤之象頤
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
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萬民與
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
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已
及物以養人也○丘氏行可曰頤頤也養也輔上九之
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覆下承衆齒森然
全頤之象見矣

願貞吉觀願 觀養德是正不正 自求口實 又觀養身是正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頤中之虛元未有物故富於未受外物之時擇其所養若有物則爲噬嗑非頤也○丘氏行可曰此卦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人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爲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

毒

彖曰願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願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
其自養也
本義釋卦辭
不但自養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願之時
矣哉養須各當其可當其可之謂時故單言時

本義極言養道而贊之

象由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 禍從口出 節飲食 病從口入

語初之辭

素

傳朵頤爲朵動其頤頤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林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觀我朵頤
初九本可貴者今應四乃如此
亦不足貴

也秋食之人則人賤之美者乃良黃

六二頤頤拂經中上九丘頤征凶艮爲山上九在外而動

本義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徃而

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胡氏炳文曰：養道以安靜爲无失二動體，故顛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震動故凶，艮止靜故吉。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本義初上皆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 人皆求頤於上 三獨拂之而隨下體之動 貞凶
十年勿用无攸利 十數之終言終不可用又无所往而利

本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願矣旣拂於願雖正

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用身傳義樓類

五九

六四 顛頤吉 虎視眈眈 下賢之心 專其欲 遂遂 求益之心

不已无咎 虎視常垂首 竹芥于四旁 以虎而為多 勿其為虎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

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求九之專其欲逐逐

而繼求九之頻數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朱子

養拙可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

人而不窮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梯經 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以養其下是梯具也

居貞吉 用靜吉
不可涉大川 用作凶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以養其下是已拂其常矣故其象占如此○二拂五而求養於初故為顛為拂動故凶五拂二而求養於上故亦為拂靜故吉

象曰居貞之吉順靜以從上也

上九由願厲吉利涉大川

傳云上九居於極高之位而能自下而上故曰由願厲也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

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眾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

事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大川○頤

氏炳文曰五不可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

剛也○朱子云頤卦下三爻是資人以為養上三爻是

養人四五雖資初上之養實是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

人者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按六爻之中動而

求人以養者皆凶靜而受人之養與推以養人者皆吉

口容止故也

象曰由願厲大有慶也

葉良珮曰六爻自三以下皆自求口實者也以震之動

而凶初陽剛足以自養矣乃以應四而動於欲故象曰

含爾靈龜觀我朵頤從外誘則失德凶可知矣二顛頤

則拂經于丘頤則非其類下陵而上援征凶可必也三

則拂經于丘頤則非其類下陵而上援征凶可必也三

拂頤之貞於上為盜臣於下為剝民之吏於隣為侵牟

之夫於自養則為縱欲傷生之人凶則甚矣十年勿用

者何卦二奇四偶其數十言在頤之時終不可用也无

攸利言在頤之位无所往而利也自四以上皆觀頤者

也以艮之篤實輝光而皆吉四與五居君相之位四應

於初五比於上自知不足而能資求於上下之賢才以

養其德由是天下必得其所養矣故曰順以從上上施

光也上九由願厲言者何知天下由已以養也格君以

成其德則納約自牖而无一時之或安求賢以及萬民

則握髮吐哺而无十事之或寧夫如是則天下咸得其

養此所謂大有慶也

養此所謂大有慶也

養此所謂大有慶也

養此所謂大有慶也

傳頤者養也

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本義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

其重故有棟撓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鑒

外兌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攸往而得亨也○胡氏炳文

曰棟撓以卦象言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為之才

而天下亦无不可為之事以占言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棟撓本末弱也

本義復以卦體釋卦辭

氏行可曰棟撓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過

而中巽而說行此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蓋剛而得

中則不過巽而說行則能往所以亨也

剛過而中則不過巽而說行則能往所以亨

利有攸往乃亨

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

大過之時大矣哉

歌訟獄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後后迎師之恐後所以成

大功而漸於時也時不可違故聖賢不能違時極其不

已處只着如此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

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食不

可過本義因論大過之時而有取於大過人之才者此

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用之則獨立不懼

彖之則遯世

无悶

本義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傳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本義當

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

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

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事猶能成

生育之功○楊龜山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為

木然或為楊或為棟棟負眾棟則木之强者也楊為早

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

故均為木之弱者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傳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

常也

九三棟撓凶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

勝其重故象撓而占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助也

西溪李氏季辨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

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撓言下弱而尤助也上卦上弱而

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言言下

實而不撓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初吝 牽於柔故吝

本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

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不下繫於初故不凶下之弱

而撓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上六 得其士夫无咎 陰欲陽非陽之

咎然非美事也故亦无譽士夫士未娶者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

反○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婦

再嫁而夫未娶者也九二初上老婦士夫 無不為九五之象也

象曰枯楊生華 則速其死 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 滅頂凶无咎如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

殺身亡家然而其心則何罪焉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

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丘氏行可曰大過四

陽二陰陽過乎陰論全卦則三四兩爻重剛不中過者

也論爻位則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言而一利

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

以不過者為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无咎

上陰躡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

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

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

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

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傳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惟其心誠一故能亨

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

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

則常在險中矣○本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

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

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九二九五皆中實故為有孚之象九二九五陷於坎中

而剛德自若此維心亨之象也 ○丘氏行可曰坎六爻

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

中實之象故體水之德為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陷也觀

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彖

易聖人於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明處險之道自天險

不可升以下專以險言明用險之方

彖曰習坎重險也

本義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習坎重險也

周易傳義補題

本義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本義以剛在中心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天險 无形之險

公設險 人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象曰水洊

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

本義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中陷處 象曰習坎入坎失其

傳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

出乎險者也唯益陷入于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

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

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胡氏炳文曰初六六三

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

陷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

固宜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至如初之陷入于深險而凶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

中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求小得未 遂能 出險中之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多用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聞來徃皆險前險而

後枕其陷益深 其道 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着

未安之意 ○來險也徃亦險也前險也後所枕者亦險

也无所徃而非險則惟入于坎窞而已處險而陰柔又

不中正其道豈可用乎以此知其欲濟險而終无功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咎也

六四 外水府至艱阻之時也樽酒簋飯用缶納約自牖終

无咎

本義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樽酒一樽之酒也簋貳貳副也一簋之食而有副焉是貳簋也缶樂器離卦鼓缶漢書擊缶而歌烏鳥然則缶瓦器而可擊以歌者也酒以一樽簋以二樂用瓦缶其禮可謂薄矣艱難之時用此薄禮由間道以通其誠於君

剛柔相際

中

馬始雖艱阻終則无咎之道也君謂五以四柔近此五

剛所謂剛柔際以此

象曰樽酒簋飯剛 五 柔 際也

觀孔子小象以樽酒簋飯為句則本義所引晁氏之說以貳用缶為句者其非明矣

九五 不盈祗既平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熊氏過云祗依鄭作坻詩宛在水中坻說文坻小渚坎之象也按水流而不盈為陰盈則平為不陰今九五承上六之陰為坎之流而不盈猶

有險者也至於坻既平則將盈將出險矣蓋九五陽剛

中正將出險之時其象如此而占得之者為无咎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未大也蓋九五雖在險中然剛柔相際故有但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位雖得中然剛猶陷於柔其漸險之剛猶未為光大也

上六 繫用徽纆寘

于叢棘之中三歲不得出凶 徽三股索纆兩股索

傳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

深取牢獄為喻如繫縛之以徽纆囚寘于叢棘之中陰

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

剛柔相際

甲

也其凶可知○三歲之久而不免焉終凶之辭也陷于

獄至于三歲之久之極也○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

占如此○周官司圉上罪三年而舍今云三歲不得其

罪大而不能改者歟○丘氏行可曰坎以一陽陷於二

陰上下皆坎而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為陷太甚

故上坎為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坎既平異

乎二之求小得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者最凶是以

初言入于坎窞上言寘于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

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

咎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葉良珮曰習坎卦辭以有孚爲心亨之義故六爻惟以

剛中爲善六四劉系相濟亦得无咎自餘陰柔不中正者皆凶而无功

三三離上

傳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

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坎坎也中虛暗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坎中之陽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傳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

周易傳義補遺

卷四

五

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牛之性順而又牝馬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如畜牝牛則吉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誠齋明蔽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故曰利貞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胡氏炳文曰麗則易至於不正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

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常柔順以養之

於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爲尚離火炎上

愈上則焚矣故以正爲吉○按養其順德於中即所以消其炎上之躁性也故吉

象曰離麗也

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日月麗乎天

穀草木麗乎土

成文重明以麗乎正二五皆中正乃化成

天下

文明之化

本義釋卦名義○丘氏行可曰五爲天位故離上有目

月麗天之象此以氣麗氣者也二居地位故離下有目

周易傳義補遺

卷四

五

之生也得水爲精得火爲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无蓋精所以爲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柔麗乎中正
柔中六五柔正六二
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牝牛謂二陰皆坤坤爲母牛畜養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繼明如云聖繼聖
傳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大人以德言則聖

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九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本義作起也○耿南仲云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前後明也象言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初九志于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離性炎上初九志在上麗而躁動其狀為交錯其義為紛錯而未知適從為乖錯而未得其當所謂履錯然也雖未進而已有妄

動之端此宜有咎惟敬之則可免矣

六二黃離元吉離之二自坤來故言黃象曰黃離元吉

得中道也

傳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吉之占也○本義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九王日下易之離處此當安常自樂若不鼓缶而歌則不免有火羞之嗟而凶矣

本義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趙氏汝騰

曰離為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象於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義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絃竹陶寫是也大羞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言明將盡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剛躁而不中正又席內外重火之氣熾其來突然若有縱焚之勢而不可撲滅其究也必至燼而死灰而棄焉爾何也其性炎上既不可下向

乎三上則六五又中正而不可犯進是皆无所容故也

五十三

剛之不宜於繼離如此焚死棄俱就火說而正意歸在人身上為是若實說人之焚棄則滯矣誠齋之說僅似故為酌定其義云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王弼云猝然來而无所容也

胡氏炳文曰坎三離四皆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深致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畏懼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則安能保其吉耶○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前以為柔麗乎中正

借中字包正字爾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胡氏炳文曰九三之噬以死

周易傳義補卷之四

五十四

生為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之嗟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傳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吉也不然豈能安乎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傳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則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

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誑誤則何可勝誅故但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及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本義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張南軒曰離有甲冑兵戈之象而司馬列於夏官蓋有以也○朱子以有嘉折首為句還從傳為是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丘氏行可曰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二陽也上下皆離剛二五皆麗然離之性上上離則炎上之太過故下離為

周易傳義補卷之四

五十五

安又二得位而五不得位也故二之黃離元吉異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其四陽爻則處陰內而為陰所麗者最凶是以三言日昃之離四言焚如棄如以皆在二五兩陰之內也若初上二陽初明在下故知以敬而辟咎上剛在外故能以征伐而正邦也○葉良珮取卿先生郭暢軒之說有云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以乾坤為體以坎離為用也坤得乾之精為坎乾得坤之氣為離坎離重而合則為既濟天地絪縕斯既濟之象也夫是之謂易未有天地不交能生萬物者是故易生生之義也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四終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五

後學丹陽姜

寶纂註

門人

晉江

三三 艮下天也方物之性與人係屬此上陰言艮坤不附首感也下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

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

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媒

妁相感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

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

得正而吉也○本義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

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

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

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咸有必通之理

然不以貞則失其事而所為皆凶矣○胡氏炳文曰咸

皆也无心之感也无心於感者无所不感也感則必通

而利在於貞此言感之道當如此取女吉專言取女者

當如此女以貞靜為正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貞女也

不可取矣○誠齋乾坤陰陽之辨咸恒陰陽之交不辨

分不嚴不交情不通

彖曰咸感也

本義釋卦名義咸感也男女交感而後可以成夫婦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

貞取女吉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丘氏行可曰柔上上

也六本居三上與乾交而為兌也剛下三也九本居上

下與坤交而為艮也二氣感應以相與釋咸亨義止而

說以二德言人心之說動易失正唯止而能說則无拘

情從欲之失此釋利貞義男下女以二象言謂以艮之

少男下於兌之少女也凡婚姻之道无女先男者必女

貞靜男先下之則為得男女之正此釋取女吉義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乾坤交而大化行也 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 二五交而治化行也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天地萬物以化生相感應聖人天下以和平相

感應此句乃言天地萬物與人感也人感於天地萬物則

本義極言感通之理 聖人感天地萬物則天地萬物亦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傳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

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

无感不通也○本義山下有澤以虛而通也○誠齋山

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丘氏
行可曰人之一心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虛故也苟
以私意實之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窒雖有至者
皆捍之而不受矣故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
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本義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
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

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誠齋易者象也象者肖也

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

周易傳彙纂卷之五

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四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

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誰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

心也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者

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應

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

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

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王氏輔嗣云咸

道轉進離拇升腓腓體動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

由躁故凶居則吉矣處不乘剛故可以居而獲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居則乘陽為順順故不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

下二爻皆欲動者也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

故其象占如此○劉氏牧云志在隨人執其隨僕廝之

志也

象曰咸其股前二爻不處此爻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

下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

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雲

峰胡氏炳文曰彼不處而我亦不處不能自立而日究

乎汚下者也

九四若貞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則但朋從爾思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

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

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

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不能

感天下則但朋類從其所思不復能及遠矣○朱子云

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往來方往時
又要來方來時又要往也○誠齋九四在一卦之體如
一身之心不言心而言思責其廢心而任思也○齊氏
覺翁云憧憧動心之貌貞則靜靜則虛虛則一一則於
來也無迎於往也無將既應之後猶未應之初也靜亦
定動亦定寂也未嘗不感感也未嘗不寂何憧憧之有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私未感故未有害言未為私感
所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私則狹多生私意未為公
本義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五

本義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
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雖不能感
物而亦可以无悔也○新安程氏直方曰初與四應故
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後三與上應
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有至理存焉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既主柔二陰也
本義志末謂不能感物○不能感物其志亦末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
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為口舌故其

象如此凶咎可知○輔口輔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膝口說也咸其脢志末也
本義膝膝通用○童溪王氏宗傳曰以心思感人所感
已狹况騰口說以感乎於是感道衰矣○丘氏行可曰
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拇腓股隨體而動應感者也
脢不能思无感者也輔頰舌以言為說不足以感者也
皆不能盡乎感之道惟四居心位為感之主似知感之
義者然无心者固无所感而有心者憧憧往來亦不能
以咸感感之道其難哉大傳曰夫易何思也云云必如
是而後可以言咸感之道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六

本義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
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
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
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徐氏幾曰利貞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
由此知恒之貞而不易者恒之利者也恒之有攸往而
不已者亦恒之利者也本義以為利於守貞乃為得
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利於守貞利字似未為分曉

巽而動 男動於外女順於內人理之常
剛柔皆應 交感之

常恒 恒俗作四平者刀州作兩對義與常同云恒字恒以一位各台王世賢
子恒事五龍女恒竹人恒故有字石昆一恒又子助勿忘一恒據公使德

本義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本義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爲爻於其道

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

矣○誠齋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昏恒以長女

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隨

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常分正矣正則可父父則可

周易傳義補疑
五卷

恒故曰利貞○按正則可久乃爲恒此所謂不易者

恒恒之利者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帶在下文釋

爲是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又於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

理然必靜爲主也○胡氏炳文曰本義釋乾象曰

元也終則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乾言

道之終始此言人於道其始終當如此○按天地之

恒久而不已卦辭所謂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不已之恒亦恒之利者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本義極言恒久之道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

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常所也○誠齋終始變化者恒

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恒所以久而不變○胡氏

文曰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體雷風之變者爲

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

傳初居下而四爲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

匹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

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不求望之游守寧而不

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流常如此无所終

而和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情各者皆涉歸來也每本

義祿具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祿居下而君相兼五以

湯有所求曰震震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陷

祿之意異乎常矣祿之無財不能勝勢又以陰居異于

爲異之主其性柔不故治以常理而之治性之柔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求不當深而深此所以凶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於中也九二悔亡能久於中也

傳九陽爻居陰位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

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

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九二以剛

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本義以

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本義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

周子傳象曰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

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

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葉良珮曰九三

處得其位謂宜固執而不變也然以其過剛不中又巽

體其究為躁卦而當雷風之變志從於上不能自守故

為不恒其德之象不恒之人无所用耻人亦莫不以耻

承之位貞而德不恒故曰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三以其剛介於二剛之間進退皆无所容

九四田无禽象曰又非其位安得禽也九四田无禽象曰又非其位安得禽也

本義以陽居陰又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

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王氏輔嗣曰恒於非位雖勞

无獲也○胡氏炳文曰師六五柔中而所應者剛剛實

故曰有禽恒四剛居不中而所應者柔柔虛故曰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又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

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胡氏炳文曰六

五中矣然剛而中可恒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

所當常也五中矣然剛而中可恒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所當常也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

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

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楊氏曰在下以入為常

浚恒也在上以動為常振恒也在下而求浚非也在上

而求振亦非也○丘氏行可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不

恒則不恒矣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

恒者故泥常而不知變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

皆也過半恒者故好變而不知常惟二五得上下體之

中似知恒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為恒故不能

遯亨小者利於貞 山以爲義 柔以爲順 君子得貴則止 二陰浸長之意也

周易傳義補疑

十

本義以九五爻釋亨義

小利貨浸而長也

本義以下二陰釋小利貞○中溪張氏清子曰臨之柔剛浸而長遯之柔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蓋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本義陰方浸長處之爲難故其時義爲尤大也○誠齋

周易傳義補疑
五卷

五

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傲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傲倖於萬一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嚴不惡而嚴無惡聲厲色而自矜莊威嚴也遠小人取艮止象不惡而嚴

取乾剛象

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
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山勢上逼天性高遠不憂其逼
遯之象也○誠齋其義爲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
遯者退而避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言但當危行言遯不可有所作

用避尾厲危其避之不早也

傳他卦以下為初避者往避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避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本義避而在後尾之處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誠齋避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避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避九五剛也則又避九四剛也則又避故上為肥遯五為嘉遯四為好遯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避之最後故為遯尾故危厲而災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言若无所作用則亦何災之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脫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莫之勝說喜二之從五者固也傳以為不可勝言恐未是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艮為閭寺臣妾之象

本義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

然以畜臣妾則吉蓋君子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其占如此○馮氏奇之曰九三為二陰所拘繫而不得脫將為陰柔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道也○馮蕪畜止意說似更有理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 解屬字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本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

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此句說九五初九皆正志也

傳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

遯也亦在中正而已○本義剛陽中正下應一亦柔

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郭

氏雍曰以正志者九五嘉遯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

无好也不事於外正我之志而已此其所以為嘉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傳肥者克大寬裕之意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繫滯之

爲善上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繫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去柔最遠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上與二陰无應无係故肥者疾備之反也○項氏安世曰下三爻艮也上於止故爲不往爲執也○華爲係遯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有所係則疾上无所疑故

肥

上本

五

三乾下九陽居四陽之下上卦失其剛也上九而柔多其外其壯也震上大于如

大壯利貞

大指四陽言大壯利貞大者利於正也

本義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剛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故遯言小者利於貞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故大壯言大者利於貞

象曰大壯太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本義釋卦名義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言力大則能制之本義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大者壯以氣言大者正以理言○大者壯乃壯之本體大者正則所以用壯之道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推極其理而言之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雷在天上其聲壯君子之剛健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本義自勝者強言壯於趾而征進其凶必然初九壯於趾征凶有孚

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

如此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言必困窮有必然困窮之理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以中者言九二居下而得中

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郭氏雍曰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

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言上九位高力足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此文惟石氏介與誠齋之說得之 石氏介云壯惟小
人用之君子則否。罔不用也。誠齋九三強之極也其
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
則爲小人勿用則爲君子小人知祗爲喜於聞而不知
勝喜於聞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
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羈繫其角而
後已羸與累古字通用故雖貞而亦厲也况不貞乎用
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玄作累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與之輓 輪之要處

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决不羸承上文而育

周易傳義補遺 五卷

十七

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
于大與之輓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
象占如此○誠齋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
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
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
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
羸亦有往進之喜與之大可往而進也輓之壯尤可往
而進也三十幅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程
子云輓與輻同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前 固 可以 上 進 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傳羊群行而喜觸以衆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
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
群羊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
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群
陽雖壯无所用也象言所以必用柔弱者以陰柔居尊
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
○誠齋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怙然
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
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爲相當也德踰於

周易傳義補遺 五卷

十六

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卽四陽也 二 三 四 五 六 爻 皆 陽 故 稱 羊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但 遇 艱 則 吉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
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
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胡氏炳文曰上之壯已極
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
過剛必至於自困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兼壯終有
變之義○葉良珮云上壯終動極而六之才質本柔故
有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之象其占无所利可知若
能艱以處之則爲善用其壯矣故曰吉蓋許其終可進

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 進退皆无所利由自處之不

詳審也 艱則吉咎不長也

王氏輔嗣云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壯則禍藩矣○看來此卦諸家之說俱未盡然惟王輔嗣為得之聖人作易雖每寓扶陽抑陰之意然剛不可過又須濟之以柔如乾之群龍无首之類乃為善用易者似不可以一例求也大壯以大者壯剛以動得名然又利於貞大者正方是能全其壯初九九三爻位皆屬陽剛故初凶而三厲九二九四

周易傳義補疑

上本

以陽居陰故二戒以因中求正必正而後得吉四戒以必正乃吉而悔亡藩決不羸即本爻不極其剛故象如此而壯于大輿之輹九剛而濟以四之柔剛柔相濟方无困阻而可以行亦非止四前二陰為藩決不羸也以此知三之觸藩羸角亦就本爻過剛致困而言爾六陰而五陽位互兌有羊象羊剛狠之物由五而取象而六居五為柔中為喪羊以和易之象故无悔上六為重兌故亦有羊象壯終動極故又有觸藩象爻質柔而卦體動故進退不能而无攸利然猶幸其不剛也故能艱以安乎柔而不進則吉艱則吉即所謂利於貞也諸爻多

羊象皆以卦之互兌重兌而取非止以剛狠而取也諸爻與卦辭同只大象尚剛壯自為一意爾

三三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

思之者豐 晝日三接 禮之者頻

本義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順而麗乎大明之德為順德之臣而附乎大明之君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為明而柔者之在君位○朱氏震曰周官校人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 爻曰晉進也 本義釋卦名義 以今進字釋古晉字 離在坤上 順坤臣 而麗乎大明 離君君明而以柔道進而上行是以於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其龍賜親禮如此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 本義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

周易傳義補疑

五本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義昭明之也○胡氏炳文曰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故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胡氏炳文曰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摧抑者進之初人多未之信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周易傳義補疑

五卷

主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其所以吉以獨行正道也 裕无

咎未受命也 卽孟子無官守綽綽然有餘裕之意

本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 大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

福以中正也

本義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欲進見摧二无應若可愁也而受茲介福聖人皆戒之曰貞吉蓋不以應之有无爲吉凶而惟以不失在我

之正者爲吉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象云上行者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本義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周易傳義補疑

五卷

主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誠齋處遯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群下之上躐三陰之前貪夫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難正亦危况不正乎○孔氏穎達蔡邕云鼫鼠五能不能一技謂其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九四失位上承於五上不許其承下據三陰下亦不許其據事同鼫鼠无所成功也故曰貞厲此說取備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當柔進之時九四獨以剛進故

進之義於貞為屬於位為不當

誠齋以剛張之強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本義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

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

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張氏清

子曰待眾允而悔亡者六三是已不待眾允而悔亡者

六五是已六五為自昭明德之主天下臣民莫不順而

周易傳義補註

三三

惡之何悔不亡苟能得失不累於心勿勞憂恤持此以

往吉无不利也○誠齋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

吝宜憂恤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

勿恤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

則亡矣六五慶也恤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

六五又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宅

卦或得其一二已為卦之盛今六五柔主曷為能兼此

四慶而有之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蓋

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

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景燭昭死矣

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大抵日中非

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

蓋日之為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為明柔則容剛則窮

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

立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

未光也

此爻之說惟誠齋似之今為酌定其義於後上九以剛

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

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

周易傳義補註

主

伐人而已其伐人也不能威服天下亦維用伐其私邑

而已聖人於此以為若不用剛明而有自危之心尚可

許其吉而无咎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為貞固則為吝而

已矣吝則維用伐邑於晉道未為光大此其所以可吝

也

三三 離下

明夷 土掩日光為明夷日食之說今星命家言之為詳蓋

以計者土之餘土計二星能掩日月之光故其行與日

月道相值而食今卦之為明夷於即日食而見傷者觀

之坤在離上可見也

傳進不已必有所傷明夷所以次晉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

明夷利艱貞

明夷利艱貞 艱貞者利也 艱貞者利也 艱貞者利也

本義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爲明夷又其上六爲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胡氏桂曰卦辭文王所作也於坤曰安貞吉於明夷曰利艱貞終守臣節而不失其不可見於此乎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周易傳義補疑 五卷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傳明入地中其明滅也故爲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爲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本義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切近內難能處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

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本義以六五爻釋卦辭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傳古之人君設前旒屏樹不容明之盡乎隱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本義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按飛而垂翼于行而不食有所如而所如不合傷雖淺而亦不免於傷之喻也三段俱

周易傳義補疑 五卷

上六

作譬喻看○初去暗稍遠恐見傷而避其伯夷太公居海濱之事乎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本義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傳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爲不甚切左又非便於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爲便唯蹶蹶張用左蓋右立爲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本義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荀九家夷于左股大

王囚于羑里之象用拯馬壯闕天散宜生之徒是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柔以則中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南明才狩敗而除害大首暗魁即上六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其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三與上應以明尅暗為武王伐紂之事不可疾貞以不可疾為貞也武王須五年之久而後伐紂此所謂不可疾貞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以明去昏以順取逆

周易傳義補註

五卷

卷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坤為腹又坤陰爻有門象

按此爻傳與誠齋以為邪臣蠱暗君之心而後能肆行於外說未然本義及丘氏行可其說似矣然亦未為盡截而明妥也故為酌定其義於後○六四一爻分明觀微子事腹上之腹也左腹猶心之隱微處明夷之心亦上之心其心傷明之心也出門庭則九三矣九三蓋指武王言言微子探得紂之隱微而知其傷明之心於不顧行遯之時所謂入于左腹得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初與二既為伯夷太公與文王事三爻既為武王事五

爻既為箕子事上爻既為紂事則此爻斷斷乎指微子無疑矣丘氏行可說同此爻二未與紂事之說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心意指微子之心意即所謂明夷之心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六五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自晦藏以正其志

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以其明在內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

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朕命故其象如此而

占亦在其中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失則所以為紂順則所以為文王

本義照四國以位之高言○丘氏行可曰明夷以二體

言則離明為坤暗所傷以六爻言則上一爻為暗君自

五而下皆為所傷所以下五爻皆曰明夷此受傷者也

上一爻曰不明晦而獨不言此傷人之明者也

三三離下為明也上為火也明為火也明為火也明為火也

傳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失傷

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

家人利女貞

傳云曰利者利於家也利於家者利於身也利於身者利於天下也

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

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

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

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

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

矣故彖曰利女貞○張清子曰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

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

剛柔得中補益

手

利女貞之義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

傳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

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

也○本義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女貞之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傳云家人有嚴君者言父母也

本義亦謂二五○趙汝祺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

蓋母之不嚴家之靈也漬上下之分庶子弟之過亂內

外之別嬖帷薄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

嚴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弟恭夫婦聽各盡

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

本義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

又有此象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傳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

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德業

之著於外由言之謹於內也言慎行修則身正而家

治矣○本義身修則家治矣○西溪李氏曰此火乃素

手

筭之火也大凡鼓鑄須是鼓得風從火裡出素簫自有

一箇戶庭間與家之象也就中必有模範風也火也金

也器也皆有模範君子體之言行身之模範物恒其則

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傳初家道之始治家者治乎衆人者也苟不開之以法

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

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

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德能閑其家者也不云无悔者

群居必有悔以能開故亡耳○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
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開有家志未變也此一卦之義也○誠齋婦訓

始至子訓始稱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

之始初而用陽剛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

身之正也何悔之有

六二无攸遂事成在中饋貞吉魏徵曰初子五夫從子從

夫九所遂志

傳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

剛易傳義補遺

主

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為而可也

如二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故在中饋則得正而

吉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本義六二柔順

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誠齋婦元

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餽祀必有敬也言有先

也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壺內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

尊其夫幼然羞餽祀以事所職正軌大焉吉孰禦焉故

聖人贊而譽之曰順以巽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順從乎五而卑巽者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

吉而凶

傳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

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

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

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

肅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羞吝矣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

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比乎

三四兩柔之間故又有此象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

為應故兩言之呂伯恭云此爻如對兩家而言

剛易傳義補遺

主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此四句皆傳義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正而巽 順在女位也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

也○誠齋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

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

謂富矣易之富家即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

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與恩齊太任是已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荀九家假與格同正也王假有家如虞舜嬪帝二女而

四方風動文王刑于寡妻而二南嚮化勿須憂恤而天

下平定其吉可知已○誠齋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爲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治而自吉也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丘氏行可曰五劄而得中威而能愛盡乎治家之道者故人无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假有感格之義當從此

周易傳義補註

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感格義亦在交相愛之中

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上九有孚威如吉 劉牧曰初終不易有孚者也陽明在上

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胡氏炳文曰九三

噫高處家之過嚴九五威如律身之自嚴卦未有如家人皆吉者然始之吉易終之吉難故必有誠信威嚴則終吉矣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丘氏行
可曰家人一卦先儒謂內卦三爻女子之事也外卦三
爻男子之事也女子之道始也爲人女故初聞有家中
也爲人婦故二在中饋終也爲人母故三家人嘯嘯卽
象辭女正位乎內也男子之道始也爲人子故四富家
吉中也爲人夫故王假有家終也爲人父故上威如吉

周易輯義補註

壽

卽彖辭男正位乎外也

三三
 三三
 離上 剛愎
 下 沙隱居自求外求山隱直藏之大歸先不用之理本志也
 上 沙隱居自求外求山隱直藏之大歸先不用之理本志也

傳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聯小事吉

本義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則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孔穎

達云睽者乖異之名物情乖異不可大事大事謂興復
動衆必須大同之世方可爲之小事謂飲食衣服不待
衆力雖乖而可故曰小事吉也○丘氏行可曰小事吉
柔爲卦主也凡卦陽剛爲主則可以大事睽合兌離成
卦而柔進乎五其才不能大有所爲故以之處小事則
猶可得吉也○張清子曰離下兌上爲革兌下離上爲
睽革以九居五而六居二剛柔得位故曰元亨利貞睽
以六居五而九居二剛柔失位故曰小事吉若革之九
五則可以大有爲矣湯武之革命應天順人是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周易傳義補註

卷五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林栗云離火兌澤同賦形於
天地中女季女同鞠育於閨門其始未嘗不同也火性
炎上澤性潤下中女麗坎季女配艮其終未嘗不睽也
說而麗乎明柔六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九二是以
小事吉 雖不能合天下之睽而成大事然亦可以小濟

傳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
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
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小濟是以於小事吉也
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
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於巷五噬膚

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
而後能合也○本義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王輔
嗣云事皆相違害之道也何由得小事吉以有此三德
也○孔穎達云說而麗乎明不爲邪僻柔進而上行所
之貴得中而應乎剛非爲全弱雖在乖違之時卦爻有
此三德故可以行小事而獲吉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
類也睽之時用太矣哉

傳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
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

周易傳義補註

卷五

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
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
男女異質睽也然而相求之志則通生物萬殊睽也然
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相類物雖異而理本同
故天下之大群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處
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本義極言
其理而贊之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傳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
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

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
蓋於秉彝則同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孔
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
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本義二卦合體而
性不同○誠齋禹顏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
足爲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
一孟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也乃一人自爲
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隆山李氏曰孔
子於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濟睽之功象言同中
有異所以論君子不苟同之性君子之性不苟於同而

其出而同心協力以合天下之睽異者則同彖象之義
蓋如此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獨无與則不能
行是喪馬之象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
之象也

傳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垂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
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
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
相應者在睽故合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馬者所
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

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則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
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至衆
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又安能化不
善而使之合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
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本義上
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
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
如孔子之於陽貨也○誠齋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
也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性而相賊
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與九四而爲徒九四動而
上亦舍初九而不與俱彼舍我而去故有喪馬之象初
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
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廉頗子儀之安光弼是
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值
九四之火則涸彼憂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
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何也蓋水火相遭有自
下涸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于中而盛之
以上覆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
也常睽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避爲避
而以見爲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褊之道也孔

子之見南子也是也若非避咎乎惡人則无所事於見惡人矣孔子之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初與四偕乾體而同陽德乾為馬故自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四故為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為辟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既以見惡人而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巷委曲之途

傳二與五正應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矣故二以剛中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

周易傳彖精義

主卷

主卷

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觀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轉就使合而已非枉已屈道也○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誠齋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今諸爻皆不違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專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並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

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焉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按委曲求合如坎四納約睽二遇巷乃聖賢達節之事非狷介避世者之所能知唯二之才剛而得中足以行之故有其象如此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誠齋以道為路恐未必然傳是

本義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傳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况常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

周易傳彖精義

主卷

卑

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其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與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天髡首也劓截鼻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尼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劓劓之傷然都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孔穎達云劓額為天截鼻為劓既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四從上刑之故劓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誠齋此

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之於上九正應也曷
當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
則九二牽我與於後我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
於前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
進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得進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
上其傷我必矣然六三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
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
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胡
氏炳文曰火澤之睽生於動三上之睽生於見本无與
與本无車掣本无天且剿疑故其見如此乃意見之見
又皆不正之陽故進退无據而受刑傷特以陰陽配偶
終當有合耳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傳九四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
咎者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本義睽孤謂无
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相信四非危地然當
睽時故必以危厲處之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也○孔

穎達曰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曰元初四俱陽而
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陸德明云同
志相善不期而會故曰遇○李光云情以疑而相睽惟
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於遇元夫而上終於遇
雨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不惟无咎與初二陽之志得行

誠齋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
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
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與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
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
不可行何難之不可濟哉豈惟无咎又何厲矣元夫善
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九二
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此○胡氏
炳文曰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爲宗其合也如噬膚
之易二以五爲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遇宗親之也上當
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誠齋六五以陰柔之資而居君位宜其悔宜其咎宜其
睽合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噬膚之易者何
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
何咎是以有慶大哉佐乎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
之睽而況得剛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
當之得之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
婚媾往遇雨則吉

傳上九睽極則睽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
則過察而多疑此爻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

周易卷之五

五

如此自睽孤也○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
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
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孤
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匪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直
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其象占
如此○馮氏奇之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
有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
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與曳牛擊豕上遇
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不能久合亦未有終睽者
也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誠齋上九有六三以為正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難
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
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一車又疑其祟已先張
之弧疑其為寇後說之孤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已疑心
群起而若不可解矣為六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
所以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
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
渙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
為雨則群疑釋然而俱亡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孤以畫

周易卷之五

五

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睽章○葉良珮曰周公
攝政遭流言之變故睽之六爻皆以身所履歷為辭蓋
言始睽而終合云初九當睽之始而上无正應故當有
悔正象公之居東也與四同德蓋指召公為同德也故
得悔亡有喪馬自復之象見惡人蓋指多士多方之類
見之所以合睽故得无咎九二正公遇成王之象卷者
委曲之途也君臣相諂當委曲相求期與之會遇也觀
諸鷓鴣之詩金縢之書可見已六三互離有見象本爻
坤有與牛象曳之者二而制之者四也即詩所謂狼跋
其胡載疐其尾是已其人天且劓蓋指武庚及三監而

言詩不云乎周公東征四國是豈是无初而有終也九
四當睽之時而居近君之位又辭蓋亦指召公云召公
以盛滿求去是睽孤之象周公作書名曰君奭以固留
之於是召公卒留不去是遇元夫交孚之象故雖厲而
无咎六五正成王事程傳亦以成王周公明之以陰居
陽是以幼冲居尊位也其有悔可知然以柔中之德而
下應九二有同宗象其合也直若噬膚之易以是而往
又何睽之不能濟哉故曰往何咎成王既悟而迎公且
曰休恒吉我二人共負此噬膚往何咎之証也上九睽
之極也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其疑而惡之也

周易傳義卷之五

聖主

其矣成王以流言而疑公亦若是爾及其疑之釋也知
其非寇也乃已之婚媾也陰陽和而雨澤降亦猶上下
交而德業成故曰往遇雨則吉周公之心跡於是乎始
白於天下矣故傳曰群疑亡也

三三艮下
三三坎上

前有水之險後有山之阻足不能進行之難也

傳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
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

蹇利西南趨平易不利東北走險利見大人貞吉

傳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

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
也處順易則難可舒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
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
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本義蹇難
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為
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
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
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南而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
大人然後可以濟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
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

周易傳義卷之五

聖主

貞之義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
能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正
也○胡氏炳文曰處蹇不可无其人故以見五為利處
蹇不可无其道故以蹇難而不失其正者為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五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之三止而不能進則常在險中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

貞吉以正邦也

可以濟蹇蹇之時用大矣哉

本義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者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

遇艱難必反求諸已反身取良之非

遇艱難必反求諸已反身取良之非

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本義往遇險來得譽○程氏可久曰六非濟蹇之才初

非濟蹇之位往則犯難來則獲見險能止之譽○陸山

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

卒之身名俱高所謂來譽也視夫復當貴而蹈危機以

周易傳義補遺

五卷

致名位俱什為後代所指笑者不有間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臣謂王族也非躬謂非己也

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

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

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誠齋初上三四

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當

蹇之世六二為王者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

復不往以濟難誰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

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事雖不濟亦无可尤○雷氏曰初六以不往為有

譽六二以匪躬為无尤有位无位之間耳

九三往蹇來反

本義反就二之陰得其所安○胡氏炳文曰反如返故
鄉歸故廬而得其所安下有二之陰喜之就之愈安矣
三說皆以為二陰愚謂專指二爻為是故二下各添之

字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在丁之二以喜二陰為喜

六四往蹇來連

連字通連字義與來連字義不同

本義連於九三合力以濟

周易傳義補遺

五卷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以陰比於陽陽為實故云傳以

為誠實之實未然

荀爽曰處正承剛故曰當位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當蹇之時當有朋來

本義大蹇者非常之蹇也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

德必有朋來而助之者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也○葉

良珮云九五為蹇之主是人君之在蹇難中乃天下之

大蹇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故足以致

天下之賢俊將見六二蹇蹇之臣必能朋合來反來連

朱碩之臣翁然而至且濟大蹇之難矣○毛伯玉云禍

亂天所以開聖人也九五德正而位尊立乎險中以合天下使天下之有志者朋來而取節於我是故自我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朋來者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然則五陷坎險之中所以為蹇也而其位則君也治蹇者也以治蹇之主而居至險之中此所以撥亂反正乘危致安也歟○按大蹇如所謂遺大投艱於朕身者入君當此之時須屈群策用群力乃可濟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言動而不失中正之節故能使朋來以成正邦之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本義說亦是但以為來就九五則非益來就者九三也今酌定其說於後上六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惟來就九三與圖共濟則有碩大之功而吉矣所以然者何也以九五之大人方在蹇坎中上與三利見之而同濟其蹇此其所以吉也○張清子曰上居坎體之上將出蹇矣而亦曰往蹇何哉蓋上六之才雖柔而下有九三陽剛之才為之正應相與共濟九五之蹇不往而來則有碩大之功而此爻所以獨言吉也此說是爻意今存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內指三利見大人以從貴也指五

丘氏行可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蹇者五也五在坎中須眾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同患難者也故王臣蹇蹇餘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喜來而惡往故爻以往來為辭然諸爻中唯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唯反而就二則可與之同往而濟君之蹇矣故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釋之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言來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相往也

言來碩者應三也故象稱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世五才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眾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以來譽勉之此蹇六爻之大旨也○此卦六爻大指惟丘氏之說得之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五終

後學丹陽要

寶纂註

門人

晉江潘維岳

同校

梁山古之賢

三三坎下

傳塞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塞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本義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於險之外矣解之象

也難之既解利於平易安靜不欲久為煩擾且其卦自

升來三往居四入於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於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六

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

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胡氏炳文曰

解之時以平易為利略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靜為吉久

為煩擾即非吉本義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

靜是以安靜為吉也若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

為煩擾亦以安靜為吉也本義兩若字未定之詞顧其

時何如然其吉也則皆在於來復而已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傳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

動而出乎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本義以卦德

釋卦名義

解利西南往得衆九四朋至斯字也坤為衆變坤成震九

四往趨於西南平易之地則得衆心而无難矣豈非利乎

其來復吉乃得中九二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坤為衆得衆謂九四入坤體得中

有功皆指九二○丘氏行可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

除患不盡者易激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以多

事自疲故復則得中又不欲人以無事自怠也故往則

有功

天地解雨自天雷出地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甲拆或甲或拆解之時大矣哉

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傳天地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赦釋之宥寬

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

已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

散則行寬釋也○孔穎達云赦謂放免過謂誤失宥謂

寬宥罪謂故犯過輕則赦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也○

中溪張氏曰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獄

之有赦宥也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此君

予所以推廣天地之仁也

初六无咎

傳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柔之宜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為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所以示意○本義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上柔下解難之際其剛柔得宜故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手

程朱皆以狐為初六六三上六之三陰未然蓋初爻无咎上爻大傳以為藏器待時之君子然則此三爻者安得以其陰而并謂之小人耶此蓋指六三為三狐而非以初與上湊成三數為三狐也兩家說有合者仍節取之○傳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群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之不去武王是也○本義大抵此爻為卜田之吉占亦為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按九二居臣位應六五蓋能為其君去邪媚之小人而自得乎中直之道者其得正而吉可知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誠齋多難既微有攸往夙吉九二以陽剛之才佐六五陰柔之主急於有為之時也則宜何先去小人是也故當解之世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拇六五欲其退小人上六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者果誰乎君人者何利於天下之多難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拇者小人之賤通媽是也隼者小人之鷃鷃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奔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其防難也不為不謹矣田者力而取之也矢者我直則壯也黃者中而不過也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行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雖甚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鄭朋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常氏曰負且乘者小人而居大位也致戎者致寇也又誰咎也 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

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本義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爲可免耳○誠齋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車馬以行於大達之上孰不羞薄而醜之雖貞猶吝况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程朱皆以拇爲初六未是此亦當指六三蓋三在四下

周易傳義

六三

章

故亦謂之拇不必以初與四相應而謂初在四所當解蓋初本无咎故也誠齋之說得之○誠齋四以陽剛之賢居近君之位當大臣之任而下比六三微賤在下之小人則君子之友望望然去之維解散其小人則君子信其中正而朋至矣拇體之微而在下者也小人之象也而汝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四以剛居柔故有未當位之戒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傳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

周易傳義

六五

去

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退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傳不言所解爲誰本義則謂與三陰同類必解而去之則吉按維有解只亦指當解六三一爻而言非謂并初與上亦解而去之也說具田獲三狐下矣○胡氏炳文曰爻曰君子維有解吉者五得中可爲君子六爲陰亦類小今君子有解之吉必以小人之去爲驗也九二以陽居臣位三之陰非類也必解而去之乃吉六五以陰居尊位三之陰同類也不解而去之失君道矣

可知也卦惟四五言解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以驗其能爲君子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誠齋六五當解之世爲解之君雖以中和柔順之資而有解散患難之功者維得其解難之要而已孰爲解難之要維用九二九四一二大臣陽剛之位以解散小人而已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程子云孚驗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也上六公用射隼三于高墉之上三據高位故云獲之无不利

傳上六居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隼鷙害之鳥象
爲害之小人墉墻內外之限也解極之時而獨有未解
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故能
射而獲之既射之則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象
曰以解悖也至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
以解之也解則天下平矣○本義繫辭備矣○孔頴達
云公者臣之極上六以陰居上故謂之公隼者貪殘之
鳥鷙鷙之屬六三蓋罪累之人故以譬於隼隼之爲鳥
宜在山林而處於人家高墉必爲人所繳射以譬六三
之處於高位必當被人誅討上六居解之極故必用射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丘氏行可曰小人者難之根故蹇難之後當思去小人
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六三一陰爲主謂其以陰陰
之才處非其據而諸爻皆欲去之二在三下而言獲狐
者獲三也四處三上而言解悖者解三也上與三應而
言射隼者射三也五解之上而言維有解有孚於小人

者退三也小人不退則難根不除此作易聖人之所深
懼也惟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責自可无咎而已
此解六爻之大旨也看解卦此說得之○葉良珮云解
彖辭以解天下之難言至若六爻之辭則天下之難既
解然尚未盡解之事若小人與高墉之悖是已故其象
辭與卦義稍有異同初六以柔居難下有士民象與四
爲正應又居解初得所仗以爲安所謂紹我周王見休
者何咎之有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爲解難之大人田
獲三狐如虞舜之去四凶周公之誅三監是其象也由
是以正君心而行其中直之道故曰得黃矢貞吉傳曰
得中道也中則无有不正矣故曰貞吉六三負且乘如
四凶之爲九官羿梟之代夏政管蔡之爲三監自致
戎雖貞亦吝高墉之射其能免乎九四居上位承六五
之君乃與初六之陰柔爲應有親小人之象故田解而
得朋至斯乎如伊尹之放太甲解其昵比之黨此解而
得之象也若周之尹氏不能解去臚仕之姻婭此所以
來家父之誦也六四君子惟有解吉此知人則哲之事
也有孚于小人即舉枉錯直能使枉者直之義上六公
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蓋解其已服而復叛者也若夏少
康之誅羿梟周成王之誅武庚若漢高帝之討陳豨是

已故傳曰以解悖也

三三
艮上

傳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有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傳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

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本義損減

省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

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

所以爲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

者之應矣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傳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

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

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

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先王制其本者天理

也後人泥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

已○本義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王輔嗣云損者減

損之名若不以誠信則涉諂諛而有過咎故必有孚然

後大吉无咎可正而利有攸往矣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者明行損之禮貴夫誠信不在於豐既行損以信何用

豐爲二簋至約可用享祭矣○胡氏炳文曰損之時享

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

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坎之時以一簋貳一尊則又

簡矣○葉良珮云以天下言之則爲損民以益君以君

子之身言之則爲損德以益業以天道言之則正當六

七月之開亨極向利盛極將衰亦爲損陽益陰之象故

其卦名爲損損木非美卦而卦辭以有孚爲言即損益

盈虛與時偕行之義有孚謂誠信而順於理損所當損

通時之宜不妄損也不妄損之謂孚若然故无咎无咎

可貞利有攸往也二簋可用享者謂當損下益上之時

率當從儉如爻辭所謂酌損之之類人君之事莫大於

享祀古之人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則享祀宜不吝損

也今享祀尚損爲二簋則他可推矣言用二簋者損奢

以就儉損文以就質時當然也而所損反以爲美也○

高陵呂氏曰二簋應有時者何其曾子所謂國奢示之

以儉之意乎然則二簋可用享者亦時焉而已莫使非

其時享其可損乎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此二句卽是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之謂而云其道上行者則卽損民者乃亦所以損國之謂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傳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者也易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實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則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

周易傳義補遺

卷六

土

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故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本義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誠齋損之爲卦以澤之深益山之高此損下益土之象也以乾之上九降而爲六五以坤之六三升而爲上九此損剛益柔之義也然損之道有損奢以從儉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有損已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益者有不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簋可享損奢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窒欲六四之損其疾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

周易傳義補遺

卷六

土

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之虛已以從諸父之益此損已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已益人而又酌損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爲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益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易謂所以損曰誠是也文王曰損有孚仲尼曰損而有孚言損之不可不誠也○損下益上是剥下以厚上也損剛益柔是消君子而長小人也可乎曰損下益上者不於其貨於其德損剛益柔者不於其道於其政記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此損下益上之義也傳曰政猛則施之以寬又曰寬以濟猛此損剛益柔之義也○聖人之所謂損不出於聖人之意而出於天下之時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故曰二簋應有時疆弗友剛克喪友柔克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不然凶歲不祭肺施之豐年則陰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馮氏奇之曰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蓋有時如此故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復釋損剛益柔之義謂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惟與時偕行耳○胡氏炳文曰損於時之一字凡三言之然則不當損之時而損可乎哉非特二簋之

用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
凡損益盈虛皆有時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戒於後窒欲塞於初懲忿
如推山窒欲如填壑

本義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誠齋此所謂損
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

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
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

之端逆閉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性
復矣○丘氏行可曰忿慾者吾身愛惡之私皆新舊積

剛易傳卷之六

十

者也然懲忿窒慾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厲如

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慾屬陰其溺人也如水

之漫淫混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

難懲慾惟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慾非見理之精者

未易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言居下者不當有為以其有

餘之才補益在上已損而上益此處下之道也

本義初九陽動本喜有為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

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

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當損之初又未可自損之過亦

當斟酌其淺深而不自傷其本可也○誠齋此損已以

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

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

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功之之功損之損善之善者也故

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酌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

四之志矣

象曰已事遄往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適性尚合志也

本義尚進通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言弗損乎已而有以益其上也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古者利貞而征

剛易傳卷之六

四

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二

弗損然與六五為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益之道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益六五為志也

誠齋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以剛陽之賢

剛佐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於君也然以兌說之資而

濟剛陽之德此非所取為中正也若非復損其剛則康

於不中不中之歸矣故戒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

以中以為志皆使之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斯足以

益其君矣故曰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靖樂

度晚節而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征凶謂行之以兌

說則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傳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

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

大義也○本義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

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

偶合 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

致一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誠齋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

聖人慰存六三以損中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長

聚門損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也與初九九二

同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

也聖人則慰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乎三

爻而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行矣一人行必得其友

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友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胡氏炳文由損因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

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於上為得友上於三為得臣三

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為兩初尚食

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義不過乎兩故曰

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

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胡氏炳文曰初方已其事而

速於益四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有

喜不憊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也○楊文煥

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忿之疾也

偏乎柔者怨之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

得初九之陽以爲應損其疾者也損其疾則喜者速矣

象曰有疾初无可喜損其疾亦可喜也

誠齋此聖人勸六四損已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

去疾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留其之

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吝與咎之域也速

改則可喜而无咎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貞二十篇龜大

十朋之龜 龜者陰也 龜者陰也 龜者陰也

本義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

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

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復其應也○誠齋此聖人贊六

五之損已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言天降之福也 言天降之福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按上九能不損其下而有以益之則爲无咎爲得止而

吉爲利於有所往又爲得臣无家蓋得其臣下有无家

之患所謂國爾忘家也其益下而卒亦受益如此朱子

以爲惠而不費其惠廣矣與化家爲國之說俱似未然

程傳以无家爲无兩遠近内外之限其說恐亦未妥

誠齋此聖人贊止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

終則必變之以坏損位良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

損之世下皆損已以益其上上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

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

无往而不得志故曰大得志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

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丘氏衍可曰損者損下乾之陽以益上坤之陰也令六

爻觀之損在下則益在上矣其在下卦初爻位俱則可

損也故曰酌損之二處柔得中不可損矣故曰弗損益

至三則有餘於陽當損其一以奉上故曰損一人此三

爻皆知損者也其在上卦四陰虛賴初之陽以爲益故

曰損其疾五受二之益而又得上之益故曰或益之上

與三爲往來之爻既得三之益不待損人以益已故曰

弗損益此三爻則處損而得益者也

三三震下四陽而二陰柔不敵於下而受其益也

傳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

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本義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

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

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

大川也○誠齋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馬往而不

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塗難何向而

不濟故曰利涉大川○葉良珮云平常既利於所往遇

難又利於濟險益之爲用大矣哉

象曰益損上益下

其道大光

傳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自上下下之義○本義以卦

體釋卦名義

利有攸往

以二五之中正有慶也

利涉大川

以震陽木德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德久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廣大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天地之於萬物人之於萬事其爲增益皆无時而止息故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傳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爲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无有疆限也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乎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本義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胡氏炳文曰益增益也日之進天之施地之生无疆

周易傳義卷六

七

无方皆形容增益之義

象曰風飛雷動交相助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改象

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本義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誠齋風與雷相資而相益程子言之盡矣君子體之以風之長萬物而長一己故見善則遷以雷之威萬物而威一心故有過則改風以長之則益一善而爲

萬善雷以威之則損不善以益至善然則君子損己以益人未至也損己以益已漸至矣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傳初九震動之生剛陽之盛者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爲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爲大善而吉則无過咎蓋在至下而當大任不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馮氏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爲之事故曰益以興利是也本義報稱之說未必然

周易傳義卷六

七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胡氏炳文曰凡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爲重大之事豈能无咎故必大善爲吉庶可塞咎云爾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本義六二當益之時虛中處下而受益於五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上郊之吉占○按損之五元吉此必承貞而後吉者其爻位皆柔不能固守也故以爲戒夫承貞之道豈惟臣下當然哉在王者用之以享帝亦吉占

也二居下而受上之益故也蓋帝為上王者於帝為下王者受益於帝所以祭則受福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王來也以與五相應故也此與上居下者同

本義或者眾无定主之辭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益之謂益下蓋六三居下之上當益下之時故也

此又本義以警戒震動為用凶事未必然傳與誠齋似矣然傳謂三為守令既未是又謂告公用圭為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於告公用圭意亦似未妥誠齋分告公與用圭為二戒說亦未盡然今各為酌定其說於後

周易傳義卷之六

圭

○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果於為益者也果於為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重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惟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重應猝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於事後又必以其擅為之非告於公上以自表其誠信如吸黯之於河內既發廉賸貸而又以矯制請罪明其忠誠之有不得已焉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用圭用以通達誠信於其公上云爾○誠齋六三柔體也然居下

之上處剛位據動極見可以益天下之事則決然自我

而益之果於益而忘其專者也故聖人戒之不一而足

曰用凶事无咎者惟危難不得已而用之則无咎非危

難則有咎矣曰有孚者惟有愛君益國之誠則可不

則行詐矣曰中行者惟果於為益而不為過甚則可不

然則亂常矣曰告公用圭者於事後必以專為之非告

於君請罪焉用自表其中誠之不得已不然則專輒之

心終无由以自白矣○按下之專於為益即凶事不得

已亦宜有咎者也而云无咎蓋必其有愛君益國之誠

心必其所為合於中道而不為過甚又必其於事後

專為之非告於君請罪焉用表其誠信之不得已如此

然後可以无咎不然即危難所常為不得已之事以

下而專為之亦終不免於有咎矣如此說更似穩妥

小註諸家謂周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暴凶視或施其

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以益下之事為下為民故可收无

咎然又必能自信而酌中行之又必如周禮有鎮圭以

恤凶荒有以致王命焉雖未盡安然亦一說也并存以

備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凶事下專為益而可以无咎以

告公用圭能固守其為臣之分也

周易傳義卷之六

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爻以益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所告所從者何事乎

蓋遷國之事也○傳曰周之東遷晉鄭馬依蓋古者遷

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

也○按三四皆非中二必合中然後可以告公用圭四

必合中然後可以告公而從不然恐於理皆不可也○

張氏曰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五也

隆山李氏曰初利用大作元吉是用之於大事也二

用享於帝吉是用之於大禮也三益用凶事是用之於

大災也四利用為依遷國是用之於大遷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民為志也遷國者不以利已惟欲益民

此所以告公而從觀此可見即以遷國之事告公而見從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中正相應以行其益

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

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

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

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

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

之德澤為恩惠也○本義上有信以惠於下則下亦有

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李氏曰剛中有孚

象我之所惠以心則人知感我之惠以為德矣○彖

以實德報實心說更切直可從

象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其元吉不待言矣惠我德大得

志也人君有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為大

得志之時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莫益之者利无厭求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猶云專利无厭求

惡也又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馮氏奇之

曰益卦恒之反也巽下震上為恒震下巽上為益今益

之窮將復易位而為恒矣故聖人戒之以立心可恒也

不然凶矣

象田莫益之偏辟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辟而言也若究而言

之則又有擊之者矣○子夏傳益窮反損故有自外而

擊之者

三三乾下三陽之象也傳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

三三乾下三陽之象也傳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

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乃決也夫所以次益也

夫揚于王庭君位之前乎號有厲告自己邑不利即戎有攸

往張中復曰一決以知去來之利與否不若其利之利也

本義夫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

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

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

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胡氏炳

文曰夫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爲危懼警戒之

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

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衆而遂安肆也有危

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專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

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蓋陰之勢雖微曼或可滋窮敵屬

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

懼也○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決見決一陰之難君子

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

彖曰決決也剛決柔也勢雖无難健而說決而和君子之

德自如此則利無不利也

本義釋卦名義而贊其德

揚于王庭柔乘陵五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己

不利即戎即戎則所內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傳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乘陽

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于王朝大

庭使衆知善惡也又盡誠信以命其衆使知有危懼則

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

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

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柔

之終也○本義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

小人加於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下

爲純乾也○誠齋夫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

決去一小人宜其甚易而无難矣而聖人於此有懼心

焉謂勿事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人才可決

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无傷也○以其有乘五剛

之大罪我是以警其罪而揚之於王庭以其有不戒

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警之以惕厲以其有不可恃

之剛武我是以告其僥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

猶存我是以勉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於揚庭之

未既惕厲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尚

武之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法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

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己猶言告我家

也言備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居德則忌即象所謂危厲自處而不安肆之謂也

本義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

按居德則忌程傳以為約立防禁使无潰散以則為約

以忌為防似牽強諸家以為居其德而不決則忌大象

例无反辭雲峰謂當如本義闕之是也○愚謂澤上於

天其為決也有二義一為決而溉君子觀溉象則以施

祿及下以法其決而溉一為決而潰君子觀潰象以德

自居則故忌以防其決而潰忌訓故書有之所謂故忌

罔有擇言是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京房欲去恭顯劉資欲去

官而卒致兩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其

占如此此占者謂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藩蔕辨曰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

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此中已能辨矣上六中已能辨矣

九二陽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莫夜有戎得中道也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

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誠齋九二以

剛陽之才當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

陽之助可以決而无疑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

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

敵譁然若警夕振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

恤矣莫夜句絕此秋仁德性宮名唐子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

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傳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

骨也在上筋末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

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

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為正應方群陽共決一陰之時

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眾同而獨行則與上相陵陽

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

去小人之時而巳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

則能失決謂失其決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絕之

若見羈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

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本義頄頄骨也

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

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眾陽之中獨與上六

為應不能不為陰所濡不能不為陽所愠矣若能果決

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愠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蓋以其勢不能不合於上六而其心能決於去之故也溫嶠之

於王敦其事類此○誠齋壯于頄王輔嗣謂上六是也頄者頄之骨也體之在上者也九三外列乎五陽衆君子之林而內為上六一小人之助此小人之謀而君子之家寇也雖然不可疾而可曉也聖人曉之曰來汝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在汝汝君子使也奈何舍君子從小人從君子无咎之道也壯于頄是從小人也獨行遇雨是從小人也君子夫夫是從君子也若濡有愠是

周易傳義補遺

卷六

從君子也居下而壯乎上處陽而應乎陰非壯于頄之象乎舍群陽而子與之同志應一陰而任已以獨行不惟應之又與之和合若陰陽之和而雨焉非獨行遇雨之象乎棄同而即異叛正而附邪天下其孰能說之此其所以凶也汝曷不決而又決以絕上六之交汝曷不決而又決以協群陽之志夫夫者決而又決也若濡者若止六之濡已而汙已也有愠者以上六為羞惡而愠見也去汙以自潔舍故以自新天下孰不與之此其所以无咎也○九三與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夫夫也何

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傳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臂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牽羊悔亡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言而能用克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夫而居柔其害

周易傳義補遺

卷六

大矣○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雷映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則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其以行矣○李季辨曰四與上同在君側位望已重光震除亂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欲往則與六圍事心不能斷四若能牽引於群陽以進則悔可亡然四不中正非能決者雖聞此言亦必不信也○按牽羊不是不進進而安處其後之謂也故可以亡其悔今九剛尤下人之志必不能進而安處於衆陽之後四柔无克

已之功聞牽羊悔亡之言亦必不見信也

九五覓陸夫夫中行无咎

本義覓陸今馬齒覓感陰氣之多者

易折

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上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覓

陸然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若決而決之而不為過

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孔穎達引

董遇之說云覓人覓也陸商陸也以覓陸為二草要皆

柔脆之物○朱子又云覓馬齒覓陸商陸今用以治水

腫者其物難乾○按三五皆稱夫夫蓋三應上五比上

皆當決柔之低故欲其決而又決而不繫累於柔也

周易傳義補遺

大卷

主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釋傳備矣傳曰卦辭言夫夫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

盡其義我中未光也夫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

而克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

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

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誠齋覓陸草之脫夫夫決之強中行決之和无咎決

之安朱光決之憾九五為決小人之主合眾陽君子之

助以決上六一陰之衰如後覓陸之草不啻也而何至

煩吾君夫夫之極力哉既決之極力而不遺餘力矣及

行之以中又僅能无咎而又有未足為光大之憾何也

易中有難夫夫中有牽故也一陰易去而去之何難強若

易決而決之矣牽曰惟小人易近而難遠非難遠也近

之則難遠也近則寵寵則尊尊則僭僭則強強則難遠

矣九五其初近上六而其終不得不上六上六恃寵

而上其君矣可得而去乎九五忍耻而以中道去之幸

於无咎而巳矣何光大之有

止六无號終有凶此凶乃小人之凶未能決去之時在小

人何凶之有今既无號則終當受決去小人終不免有凶

也

周易傳義補遺

大卷

主

本義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

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傳

以終有凶謂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道亡乃其凶也

非必盡誅之也愚謂卦以夫為義乃決去小人使不得

為國家患害欲使之變革恐亦未易能也○丘氏行可

曰凡陽之決陰遠則不能相及惟比與應當之五比上

三應上也故並言夫夫四介三五兩剛之間亦欲決上

以進則礙五居則礙三故有无膚與次且之象二去上

遠則无相及之理矣故但惕號以為備而初又最遠者

也故有壯趾往不勝之戒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久也 雖號无以爲也

三三 乾上

傳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
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夬夬也○中溪張
氏曰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之來
而與之邂逅故名曰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
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
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

周易傳義補錄

卷三

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亂姤
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本義姤遇也
決盡則爲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爲姤
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
爲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
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金君卿曰
巽爲女既已長矣又姤五月之卦一陰用事則寢擾而
陰之來不能制是謂女壯也○葉良珣曰姤遇也自體
而夬而乾君子道長長漸變而爲陽明世界矣而今也
乃有一陰生焉蓋自夬來殊出人期望之外乃人所不

願者也故期其至而至則曰復不期其至而至則曰遇

故彖以女壯爲象卦名曰遇則其合必不以正又卦體

以一陰而遇五陽此女德不貞而壯之甚者也故勿用

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本義釋卦名

勿用取女漸盛之陰 不可與長 久也

本義釋卦辭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本義以卦體言

周易傳義補錄

卷三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本義指九五

姤之時義大矣哉

傳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

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傳不

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大也○本

義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蔡氏淵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誥

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 姤爲太虛之風吹號萬

續后之詰命象之

此亦本義之類也。且其下之說亦上之類也。本義之類也。

初六一陰始生非以金扼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故繫于

金扼則為得正而貞吉有攸往則見凶而如羸豕之必

然此與解卦辭同蓋兩示其義如此

本義扼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

則吉佳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

咎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

深為之備去○羸豕蹢躅句即帶凶內說總見凶意

為是

象由繫于金扼柔道牽也此亦本義之類也。且其下之說亦上之類也。本義之類也。

本義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初與四為正應魚本四之類也

本二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無害其他遇也則四

主而四為賓矣此豈四之利乎

傳二與初若能箇蓄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先

矣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

值當專一二則雜矣○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

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

眾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姤一陰遇五陽

將以為人盡夫也而二則其遇之最先者能制之以道

而無容他適焉如包之有魚制之於內使不得逸於外

則是二於初有以遏其上進之路雖與四為正應而四

為賓義不得以及之矣所謂御得其道但詐咸作使者

此也故无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五辟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未牽連

也此亦本義之類也。且其下之說亦上之類也。本義之類也。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過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

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

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此亦本義之類也。且其下之說亦上之類也。本義之類也。

九四包无魚將生起凶變

傳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

所遇猶包之无魚也四當始遇之時以不中正而失其

民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本

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其象占如此○

吳氏證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為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

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已之正應與他人遇猶男之失

其配君之失其民也今雖未凶凶由是起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民之去已猶已遠之○胡氏炳文曰易象或以陰

九五以杞葉包瓜防其消也今章有隕自天陽氣復自天而隕胡氏炳文曰剥之一陽窮上而復生於下其有隕自天之謂乎。

周易傳義補疑 六卷

毒

象由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然在上剛亢純物故吝然不遁陰
 和可无意外之患故无咎

泰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
 故其象占與九三類○胡氏炳文曰九三以剛居下卦
 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
 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
 不過不足爲過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 所以各也

在氏衍可曰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也故六爻以初
 陰爲生而上五陽則皆以初取義凡陽之於陰遠則不
 遇唯近者得之二與初最近過之最先者故曰包有魚
 四雖應初而初爲二得非復已有故包无魚三介二四
 兩剛之間亦欲遇初以居則礙四進則礙三故有臂无
 膚行次且之象至五去初遠則无相得之理矣故但令
 章以聽天命之自至而已上又最遠者也故有姤角上
 窮吝之戒○趙氏曰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剛之極
 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三 坤 上 九 有 好 大 會 大 有 命 往 來 利 無 咎 言 大 有 命 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以祭享言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作事言

傳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

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不以正則

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

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

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立事貴得可為之

時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本義萃聚也坤

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

之象故為萃皆占吉而有戒辭如是則亨且利不如是

則不亨不利如是則吉不如是則不吉所謂戒辭也

去

○按上亨非衍下亨乃衍爾蓋萃之亨也如有廟而能

感假見大人而利萃以正而利用大牲而吉有攸往而

利皆所謂萃之亨也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

九五而應二故聚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

有攸往順天命也

本義釋卦辭

性豐聚而交於神也當厚物聚而力贍也乃可以有為

皆天理然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故觀其所

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本義極言而贊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傳象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

萃象而戒不虞也○本義除者修而聚之謂水盛有漬

決奔突之憂故水聚而不防則潰象聚而不防則亂

予以戒不虞防民之聚者有時而散且亂也○誠齋澤

水之聚澤上於地聚之象也物有聚而不散者乎君子

所宜坊也坊澤之聚者以坊坊治之聚者以備除戎器

戒不虞言有備也此亦治之坊也與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

性无咎

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

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

終也乃亂或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

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聞也

謂眾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

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群矣○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言為同類所惑亂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者也

也五陰在下上以陽為之故為禴也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初六六三以萃

於五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則

使中正誠實而下交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卜祭者有其

虞易傳彖補義六萃 聖

乎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馮氏奇之曰本爻與五

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

而无咎

象曰引吉无咎以其中可觀其未變也

誠齋君臣之聚會始於相求終於相信六二之進非九

丑引之而誰也故曰引吉无咎此相求於初之道也及

相得相信之後則如骨肉如一體豈復事於外飾哉蓋

心孚而文薄者也禴者祭之薄而无文者也故以禴焉

此相信於終之道也然六二德則中正而才則陰柔者

也如九五之引六二章及其中未變之時而引之則得

之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傳三陰柔不中正者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故嗟如唯

往而從上六則无咎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

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

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然而小吝何也三

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

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本義六三陰柔不中正

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

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固然後往復得陰極

虞易傳彖補義六萃 聖

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稱援而遠

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胡氏炳文曰號與嗟皆上

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唯往從上六

則亦可以无咎耳又曰小吝者或別初之往无咎也初

往而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六非應也故雖无

咎而亦吝者朱子以上為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恐誤

象曰悔无咎上太巽順而受之也

誠齋六陰柔三不中不正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

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

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與萃聚之不

合則戚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爾宜往從
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允
之上六反則爲巽

九四大吉无咎

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

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
體群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
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无咎夫
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如齊之陳恒魯之季
氏是也然得爲大吉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
然後爲无咎也○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衆與

陽居陰非正也

四三

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序彖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有

謂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若然則實憲何以伏謀耶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以陽居陰得上下之衆而能自固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
朱信則亦修其元永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
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本義朱光謂匪孚○誠齋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

聚之時爲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

由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貞

之戒彖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永貞悔亡之戒

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聚之難也非永其萃聚之難也

永其貞正之難也當與下之已孚而惕然懷匪孚之憂

當忘意之先發而歎然有未光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

其又安復始有聚无散而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危懼之

戒周公无逸之規也元者善之長

永者善之終也○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衆與

无咎○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涕今還當日曰涕鼻曰涕

聖

是

本義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是

而後可以无咎也

象曰萃者聚也

上六曰萃者聚也

陰由柔氏剛萃六爻或有應无應或當位不當位而辭

皆曰无咎乃天地萬物之真情真情相合吉多凶少故

也故萃之所以亨與○丘氏行可曰萃聚也卦唯二陽

而凶餘皆柔萃於陽者然九五得位失權九四有權无

位故五萃有位匪孚四大吉无咎二與五應萃五者也

以其得正則二引吉无咎初應三比萃四者也以其不正則初乃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聖人欲其舍四而往萃於五故初與三皆言往无咎而上以柔柔則則齋谷涕洟而已○葉良珮曰萃之初與四為正應固其所當萃者也始固有孚但隔於二陰且與之比初復質柔不能自守以需正應乃急於求萃而苟且與比者萃也志則亂矣故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斯庸衆人之情也然為初計但能勿恤而往從已之正應焉則其志有終而无妄聚之失矣此所謂善補過者也故曰无咎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其可舍二陰而獨往乎

周易集解卷六

萃

故必牽連二陰以上萃於五則吾既得所萃之正而又无離群為邪之嫌吉而无咎也且二虛中而五誠實以是相交孚可知已若然則可以不尚文飾而獲福於止矣故曰孚乃利用禴六三之與上六雖為相應之爻而非陰陽之正應又皆陰柔三不中正而上乃无位如是而華誠可嗟而无所利矣夫所謂往无咎者其舍上六而求萃於九五乎五為萃主又三至五為互巽必能順而受之故曰往无咎然始恃所合之小人其晚也不利而後得所從焉故雖无咎亦小吝九四上比九五而與君萃下比衆陰而與民萃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

故必使其萃於上下者一出於正而大吉乃得无咎傳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以周之時事言之其四友之臣乎其所以疏附後先奔走禦侮者皆大吉之道也故得无咎曰位不當者以其未命於天子故也九五萃有位无咎者以其有剛中正之德故也既有其德復有其位則人无不信行无不利矣故曰无咎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信者則是吾之德有未至也亦但反已自修其元永貞之德耳元永貞即剛中正而无失是已如此則又何不信之有故悔亡上六以陰柔之質為說之主由媚說而盜高位是以禍至而齋谷涕洟无所咎也如其德

周易集解卷六

萃

安乎上臨難不懼又何齋谷涕洟之有

三三 坤上

傳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

升元亨 以卦才則巽順以二五則剛中而應故元亨 用見

大人勿恤南征吉 巽於南征吉 巽於南征吉 巽於南征吉

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本義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胡氏炳文曰易

以陽爲大凡言大人者皆陽爻也此卦用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前進之吉專以德之進而言也

象曰柔指六四以時升柔在解本居二今進而爲四是柔以時升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名

巽而順坤剛中二而應五是以大元亨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傳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尚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

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

胡氏炳文曰木之生也一日不用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謹審事事謹

審其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

初六允信從乎二與之同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二合

初六允信從乎二與之同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二合

傳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惟信從於二信二而

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

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允升本義以爲信能升胡氏以爲二三二陽信初還照傳初信二爲是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五柔未易速孚必待誠孚於五而後用禴則上不疑其簡矣故无咎

傳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内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

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

也如是則得无咎象云有喜者言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惟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

是有喜也○本義義見萃卦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上下既已交孚豈惟无咎且有升進之喜

升卦二與四不言升何也徐氏幾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阻也

傳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以援應以是

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陸希聲云太王在岐直曰岐山武王在鎬故曰西山○傳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為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止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徐氏幾四

周易傳義補遺

六卷

兗

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南象王蓋指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柔順之至也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事傳主文五書而以亨為亨通之亨徐氏小註更詳當從之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指文王言尤明

六五貞吉升階 先貞吉之山而後升階之象者謂升而不正則不吉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也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亨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張清子云坤為土故曰階亦五柔進而上行貞正則吉階而升之則由岐山而豐鎬

可以尊處九陞之上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誠齋升之時亂升而為治君升而為王然則六五升之主也其孰當之文王既當六四則六五其武王乎文王柔順故為六四武王放伐也何亦為六五之陰柔乎六柔也五剛也中正也觀兵而退須假五年故詩人頌之曰遵養時晦非以柔晦劉乎夫惟盡天下之貞固從文王之容德不得已而後放伐也故自君而升為王如歷階而升也宜其吉而大得志與

上六實升利于不息之貞 貞而不息則利不貞而不息則

周易傳義補遺

六卷

辛

不利若能以升位之心而移之於升德則无不利矣

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先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本義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 進而不息者也占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

象曰實升在上 升極當降 消不富也 消息一理爾息則富消則不富也

丘氏行可曰以六爻言六五爲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初三於五非近非應无嫌於五故初九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九二應五則礙而不得進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進是知不可升而不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上處窮極之地不當升而猶升焉則是真升而已矣

三三坎下

傳升而本也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 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故有言不信

傳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惟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亨大誰信之○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掩九二爲二陰所掩四五爲上六所掩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太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

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悔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

○胡氏炳文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无所窮困之爲卦上下三剛皆掩於柔窮而无所容此所以爲困也然剛之困如此剛之亨自如處坎之險不失兌之悅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他卦言亨於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言亨於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最爲貞正之大人非不正之小人所能也剛柔自乾坤往來于二與上而以九居五未嘗變也是之謂貞是之謂大人此其所以吉而无咎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

象曰困剛爲柔所掩也 王輔嗣云坎剛兌柔剛則掩於柔

傳曰困剛爲柔所掩也 王輔嗣云坎剛兌柔剛則掩於柔也 子思曰困者剛柔不相見也 王輔嗣云坎剛兌柔剛則掩於柔也 傳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掩蔽也陷於下而掩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掩也剛陽君子而爲陰柔小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本義以卦體釋卦爻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兌爲口在上故云 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悅樂也時雖困

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困而能亨大人所以吉也蓋以其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也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詳處困故有尚口之戒○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亨
本義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虛齋曰致命如比干之死自獻於紂王而萬世不以為非正命則困而亨貞者也故曰以致命遂志又曰所以遂志

困亨

困亨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初六臂困于株木 無枝葉之本而臂在其上其不安可知入于幽谷 不能自拔以出于困 三歲不覿 不能上覿乎四之正應

本義臂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臂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胡氏炳文曰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剛困柔之困亦甚矣柔之困也困於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槎枿之木纏繞之草困于石

則又甚焉剛之困困于飲食困于金車困于赤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其崇陽抑陰亦可見矣○誠齋當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捨君子也雖在下无位之小人亦當然有捨君子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應則四自厄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於二之下則已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无所覿此其所以欲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初者卦之下體故為臂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捨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所利哉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亨

困亨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以剛居中有方來之慶以之事君則君應之 利用享祀 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征凶 以在險中无咎 以其居陽明之德

本義困于酒食 醉飽之過困 厭飫而生 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於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其占利於享祀不利於征行蓋困之時誠一切不可通神明不必急於有所往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疾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進
為四之陽所壓而无所納 疾藜指二 退為二之陰所刺

而失所憑 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本

義以三為宮似矣妻則六也須主上六為是

象曰據于疾藜乘九二之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
也

九四 初六之來徐徐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志則在往

初故始雖吝久必有終 蓋時移困解從祀者終于親欲來

者終于來

卷五

本義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

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

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

有輪象也坎為輿九二坎體車象九又劉健金車象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 初也 居柔 不當位 然有與也 與

初為正應終能就初而拯其困

九五剝削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享祀人臣所以

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享祭祭廣

本義剝削者傷於上下上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

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掩下則乘剛故有此象

然剝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

祭祀受福也○誠齋九五以剝中之才正大之德為困

世之君則上有極困之君矣九二之大臣又有剝中之

才九四之近臣又有陽剝之志則上有極困之臣矣君

臣同德惠不為爾一有為焉孰為小人刑之以剝刑之

以剝孰為君子錫以紱冕享以精誠小人去而君子伸

始乎困而徐乎說脫天下於困窮之淵而躋天下於福

卷六

慶之域是易之道也志未得謂未刑小人之時中直即

中正亦一說也存以備 此與小象欠合

象曰剝削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

也 土六困于葛藟 纏束之物 于輓危 危動狀自 曰動 輓有悔

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耿氏南仲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知柔不可牽徐

之可也知剝不可乘去之可也○鄭氏正夫曰困有不

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是也故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所處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言其處不當也動則悔有悔吉行也

丘氏衍可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爲象然剛爲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則以初二之柔揜九二之剛然初言困于株木三言困于石二則言困于酒食而象以爲中有慶是初三凶而二吉也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然四言有終五言徐有說上則言困于葛藟而象以爲未當是四五吉而上凶也象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三剛爻之謂矣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七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七

後學丹陽姜 實纂註一門人

晉江蘇
梁山古之賢

三三 巽下坎上

傳困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井改邑不改井 邑可改井不可改 无喪无得 井之德 往來

井井 井之用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幾至未及用亦與

未下繙于井同往來井井謂往者得水而上來者求井而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七

下往來皆井其井也井改邑至往來井井三句是井之事

汔至二句是汲井之事

傳井之爲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繙繙也井以濟用爲功幾至而未及用與未下繙於井同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本義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爲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來者皆

井其井也汙幾也繻綆也贏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故勉不可幾成而敗也○據彖傳似當主程說爲是但程解本上有水爲器汲水出井與贏其瓶本文不合此則非所當從爾

象曰巽乎水 而上水 坎井養而不窮也 享飲漑濯 服可既乎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 五剛則不變 汙至亦未繻井未

有功也贏其瓶是以凶也

傳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

二

也故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

合也汙至亦未繻井言雖使幾至既未爲用亦與未繻井同井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

以上水而致用也贏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果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傳木承水而上之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

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勞徠其

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法井之施也○本義木上有

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

相養皆取井養之義○朱子曰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

張上乎水若作汲桶則與贏其瓶之說不合矣

初六 井以陰柔爲土初六陰柔在水之下故爲 井泥不食

不可汲則爲舊井而禽鳥亦不之顧 舊井无禽

本義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

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主

本義言爲時所棄

九二井谷 射下注 射下注 射下注 射下注 射下注

井旁穴謂之水僅能射解以汲井言如敵幾不足以水

而反漏於下也

傳二雖劉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此於初不上而下

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旁出而就下二居

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者也井上出則養人

而濟物今乃下就汚泥注於射而巳射或以爲蝦蟇井

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射也竟敵漏如

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未可爲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爲用也○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象曰井谷射鮒上无應與也上无應與也

九三井渫不食行道之人皆爲我心惻以其可用汲而元

有汲者故也此猶下有陽剛之才而上无用之者若王明

則賢才見用而天下並受其福矣

本義渫不停汚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剛而木爲時

用故其象占如此○按本義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

者受者並受其福說久受分明說有才而遇明主則天

下並受其福如詩人先說比意後說歸本意也豈有王

明而但汲井以及物又並受其福爲井泉之施受而已

乎蓋文公語癡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求王明受福也

本義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也王明人亦不汲而求王明受福也

六四井甃初累无咎

本義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而非陽爻陰柔不泉

語似未妥故爲補之如此如井无泉則但能修治而无

及物之功故其象爲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自修治

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胡氏炳文曰初

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渫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

四之甃甃三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有日新之功乎日新

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此言日新之功也

象曰井甃无咎能修井不廢其事也此言日新之功也

九五井冽深而有寒泉可食者也象曰寒泉之可食中正

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德盡善盡美井冽寒泉

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

食也於井道爲至善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

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本義冽潔

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爲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

象也

上六井收勿幕蔽覆有孚信博施有常

大成也此言井道之成也元吉象曰元吉在上

傳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

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太矣有孚有

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體井之用博

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爲極爲變唯鼎與井

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本義收汲取也汲器出綆收

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本義收汲取也

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本義收汲取也

纂辭覆也有子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陷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卦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丘氏行可曰井卦六爻合而觀之一井也泉井實也先儒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二言井谷射鮒九三言井渫不食九五言井冽寒泉曰射曰渫曰非泉之象乎初六言井泥不食六四言井甃无咎上六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卦序而言則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渫已潔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又

周易傳義補遺 卷七

六

以三爻為一例則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為泥為谷三四皆在井中將見於用故為渫為甃五上皆在井上而已見於用矣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李季辨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物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則井道至矣故五爻井冽而泉寒上爻井收而勿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

三 離下

傳井道不可不革故要之以卑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傳二言安也三言利也四言貞也五言悔也

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中上二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悅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陸山李氏曰已日乃孚言不信於方革之時而信於已革之日也○胡氏炳文曰日離象日入澤有已日象離明則酌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謂革之貞也

周易傳義補遺 卷七

七

不貞則所革人不信事不通悔不亡矣凡象未有悔止者此獨言之重改革也
中說曰此言不貞則事不通悔不亡矣凡象未有悔止者此獨言之重改革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本義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畧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已日乃孚單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

正即是

三 離下

傳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心信之人心不

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

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

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

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

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

之悔皆亡也○本義以卦德釋卦辭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理而應乎人心悅道

也革之時大矣哉

傳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

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始終各得其宜革而

後四時成也時運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

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

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革世故遷易革之至

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本義極言而贊其大

也

象曰澤中有火水洊則火滅火炎則水涸革君子以治曆

所以明時由澤中有火洊則火滅火炎則水涸

傳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

辰之遷易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

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

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本義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初九鞏固物用黃牛之革皮革字借用象曰鞏用黃牛不

可以有為也當革之時人當守固不妄動

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而慎

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无審慎

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一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

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

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

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

固而妄動則不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

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

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

已安得便有吉凶乎○本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

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

為聖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孔穎達云革之為義變

改之名而名皮為革者以禽獸之皮皆可從革故以為

喻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慶也

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陽剛之

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時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爲革之光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變也○胡氏炳文曰卦曰已日乃孚又曰已日乃革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終故言已日乃革之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而有孚

傳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變而行則有凶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矣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令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是則可以革矣○本義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

於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葉良珮曰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疑於直遂而不審者也故其占曰若直遂而革之則凶雖義在所當革而正也亦不免厲然其時則當革矣若革言至於三就則已審斯亦有孚而可革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本義言已審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

上下信其志也

傳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

下无係應革之至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

十一

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矣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惟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惟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上下信其志是以吉也○本義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復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胡氏炳文曰爻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爲秋令之時乎九四有其德有其時亦既改命矣必有孚乃吉甚矣天下事不可輕改也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也未占而有孚積孚之素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葉良珏曰未占有孚者不言而信之謂也

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於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

周易傳義補遺

卷七

七

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當之耳○胡氏炳文曰未占

有孚謂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

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

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占劉牧云五爲革命之

主是威武宣而文德著諸也三以革言三就命令已神

而以改命信志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

有孚也○按彖言已日乃孚而文之三四五皆曰有孚

則知變革重事非有人孚信之不可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如火日之光明

誠齋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

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无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

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

其專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

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兌說之上帶大君之位

兼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

何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君子小人以位則

有上下以德則有正邪今既无不革矣此時豈可復有性

哉故征則凶居貞則吉

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

周易傳義補遺

卷七

七

變其著見若豹之形蔚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

亦革面以從上之教令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爲成

矣苟更從而治之則爲已甚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

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續

變矣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本義革道已成者

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貞

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

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虎文踈而著故曰炳豹文

密而理故曰蔚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變之象六居

上者皆陰也君子豹變之象○下卦三爻皆言革上卦

三爻或言改或言變蓋變乃革之成而改猶未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隱然有文小人革面順以從君

也

誠齋革至於上六從革者也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是亦足矣復欲進而未已忿其革面而必強其革心內之道也故曰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

三

離上下卦離上革面順以從君

傳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

鼎元吉亨

十四

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

鼎元吉亨

本義鼎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

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

九二之陽故其卦曰元亨吉衍文也○孔穎達云變故

成新必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乃亨故曰鼎元吉亨也

從此○葉良珮曰革之彖傳以湯武革命言鼎之大象

以君子之正位凝命言由革命故得正位凝命此革之

反對所以為鼎鼎所以次革也大傳曰鼎象也取制器

而言聖人之制鼎也水火不可同處而能使之相合以

為用蓋有裁成輔相之道存焉此所以能協於上下以

凝天命也又以二體之象言之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

飪鼎之用也故其卦曰鼎以二體之德與象言之巽而

耳目聰明夫內巽則心順於理外而耳目聰明則隨所

應接而能察乎物宜又其卦變自革而來來自二進而

上行以居於五是得其位也且得中而應乎九二之剛

是有其德又有其輔也卦才如是安得不大善而亨乎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

亨以養聖賢

十五

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當腹也中虛耳也上劉鉉也故

曰鼎也○本義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

之享帝貴誠用饋而已養賢則饗飭字禮當極其盛故

曰大亨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九二是以

元亨

本義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

傳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為鼎君子觀鼎

之器正然後可疑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疑其

所受之命正者端莊安重之謂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對

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爲

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猶是也此爻之象如此而無

占无咎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胡氏炳文曰

顛趾非利出否則爲利得妾未爲重有子則可重矣

象曰鼎顛趾利出否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否爲賤

新爲貴

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

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

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

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

今世俗有凝命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

也○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

疑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丘氏行可

曰革者變也聖人於革九四言改命而受革以鼎鼎象

又以凝命言之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所以示

變革之後當端重以守之其旨微矣○胡氏炳文曰鼎

本義鼎者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

也從貴謂應四亦爲取新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徐氏曰初自顛趾有

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楚語曰仇不義之也

本義以劉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

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爲仇矣二能以劉中自守則初雖

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此象如此而其占爲如是則吉

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上從六五之止應我仇有疾而不

我能即終无尤也

周易傳義補疑

七卷

本義有實而不慎所往則爲仇所即而陷於惡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燕山郭氏

忠孝曰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絃故以耳耳革則行塞矣

本義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

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方革而

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

爲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

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朱子曰五爲鼎三與五不相應不相當是此无耳也是

鼎耳變革而不可舉移也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

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胡氏炳文曰鼎耳六五也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車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相遇失其悔而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相求之義也

九四鼎折足初履公餗所有之實其形渥凶劉夷三族猶

云屋誅也

本義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劉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

象如此而其占凶也○胡氏炳文曰初未有鼎實故固

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張氏曰顛與折異顛則含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矣折

故凶○九四所用非人無以自輔卒至敗人天下國家之事而負君上之所託亦何異乎鼎之折足而覆餗也

象曰鼎公餗信如何也言所信任者未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利貞戒以貞則利也象曰鼎黃耳

中以為實也

本義蓋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

實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

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

詳之○雙湖胡氏曰鉉所以舉鼎在耳上方可貫耳九

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為優然上九又自謂玉

鉉者豈六五視上九則為金鉉以上九自視則為玉鉉

乎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未為不

可也○童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

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本義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柔故有玉鉉之

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蓋有是德則如其占也○丘

氏行可曰一鼎也初畫偶而虛在鼎之下為足二三四

畫奇而實居鼎之中為腹五畫耦而虛在腹之上為耳

上畫奇而實貫耳之上為鉉初為足故為顛趾二三四

為腹故田有實曰雉膏曰公餗五為耳故曰黃耳上為

鉉故曰玉鉉此豈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

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之趾也上曰鉉而五亦

曰鉉者以五附上五之鉉即上之鉉也五曰耳而三亦

曰耳者則以三无應乎五而有鼎耳革耳之象三之耳

三三震上

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為長男

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

故為主器之主

傳云長子不傳國者不為主器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

和調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陸績

曰虩虩虎始在穴中跳躍而出象人心之恐動也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

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也虩虩恐

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

黍酒和爵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不喪匕鬯以長子言

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周易傳義補遺

七卷

朱子曰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

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陳木為匕取赤心之義長

三尺剝柄於末祭祀之先烹牢於鉶實諸鼎而加幕焉

將薦乃舉幕以出之升於俎上○胡氏炳文曰震驚

百里以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子主器取象

象曰震亨

本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常以震為憂笑言啞啞後有則也不

以思也致

本義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

不因恐懼而變

也此震之象也震為雷也雷為動也動為陽也陽為長也長為子也子為主也主為器也器為主也主為器也器為主也主為器也器為主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

也出謂君出而代之主祭蓋太子監國之時如此

本義程子以為通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

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象曰存雷震君子以恐懼修

身省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交辭與卦象辭同者以初九為成卦之主也

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項氏曰初九

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

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

六二震來虩虩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有墜甕弗顧之達則當有去珠復還之喜

本義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

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

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

象則未詳耳○億字未詳九陵七日之象未詳愚謂數

之至多為億說翼云億大也亦是此意此云大喪後云

大无喪俱說得通震象亦云大喪其貝以此知億為大

无疑矣。九即初九躋於九陵二進在初之上也。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正故雖失而復得也。

象曰震來屬乘剛也。

象曰震來屬乘剛也。言其剛而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與其懼而蘇蘇自失不若因懼而能行以去不正庶乎可以无眚。

傳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止而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石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害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以不正

而處震懼有青可知。

主二

而處震懼有青可知。○本義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青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

不中正也。

六三居陽位不當。

九四震遂泥。

傳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奮者也故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逃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

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亨者初之剛當上達泥者四之剛不能達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剛則陽明以陷於四陰之間未能光大。

六五震往來屬億。

无喪有事。

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上往則柔不可居動極下來則剛剛以其得中故不特无所喪而又

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葉良珮云六五當震之時往遇動極來則乘剛故震往來屬然

以柔居剛又得上卦之中其才雖不足以制變而其德

主五

足以自守也能自守則无所喪而又能有事矣是亦始於懼終於无懼者也。

象曰震往來屬危行。

行有危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

索索不存狀。視矍矍不安定貌。征凶震于其躬。上于其隣。五之時能省懼則可无咎。然與三无應故又不免婚媾有言。

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

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葉

象曰震索索中心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良上居二下之上也初之上也我它于上知止矣初也終也上止而下終故爲艮也

卷七

以次震也

良其背不獲其身不見有我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

近於
至味等復即肝胆耳目常思之盡書到病除也凡至此友大仰人仿古德了不亦聞

也其象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

意也其占則必能止於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

其人乃无咎也盖身動物也惟背爲止畏其背則止於

所常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走不有其身

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

有欲至於背則无欲矣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凡人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謂天理昭融无物欲之累

无私意之蔽也待之于物若速体说一也若以己之私私于物则物亦大私全倚也

本義此釋卦名艮之義則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故時

止而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爲實故又有光明

馬步傳表補送
上卷
子丑

之義大畜於民亦以揮光言之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其性而无外求之情故不相與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无咎也

本義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以明背卽止也背者止之辭

也以卦體言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也不相與

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晁氏曰艮其止當係

卦辭作背○丘氏行可曰止之時如夫子之仕止久速

各當其可是也止之所如大學之仁敬孝慈各得其分

是也釋彖自艮止也而下言止之時自艮其止而下言

止之所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不出位身止也思不出位心止也亦兼山之義也兼山謂兩重山非謂山在山上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即教篤意

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

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陰柔退不能常也不能

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則不失正之道

也○本義以陰柔居艮初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

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

象曰艮其趾能止於下則位雖不當猶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自止其腓已得矣然以相隨之分而无相成之益於其上有負多矣其可謂之自憐乎哉

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三居下之上成止之

主主乎止者也乃剽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剽止於上非

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繫

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

而不在腓也二既不能以中正之道極救三之不中則

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已然豈其所

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心不決不得行其志也上之

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

之不得而後隨○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

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剽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

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

中下爻放此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傳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剽居剽而不中為成艮

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

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人在

身如列其夤夤替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

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

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垂戾與物睽絕其危

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念畏焚

燒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燥其中

也○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膂也夤替也止于腓則

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剽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

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分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

甚也○鄭氏訓中曰艮上下體之際虞翻謂束帶處也
黃馬融謂夾脊肉肉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實
則百體无以相屬心處中背處陰實任背與心密相向
列其實則憂危之屬安得不薰灼及其心也○毛伯玉
曰三處上下之間故爲艮人身榮衛流通則泰而无疾
上落下結則危矣○按限即腰膀是主身之屈伸黃曰
脊是爲脊骨身之能屈伸處不當固止之分列之者也
若固止其腰膀而分列其脊骨則脊骨不能屈伸上下
判隔人一身氣之運於脊者不相屬矣所以危厲薰心
不安之甚如此也○胡氏炳文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

周易傳義補疑

卷八

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
物二陰系隨三而不能拯之是徇物者也二本中正故
其心猶以爲不快三過剛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
下隔絕是絕物者也三不中惟見其危厲薰心而已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止其身使不妄動而不爲物遷故无咎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艮其身之象而占无咎
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 言有序 中節悔 輔與頰舌皆言所

由出輔頰之兩旁骨背後可得而見者

本義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
以陰居陽○能止其言不能止其行故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中正也 謂六五居陰而得中

上九敦艮吉 傳曰敦者厚也

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
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而不過故爲敦人之止難
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
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六爻
之德唯此爲吉○本義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
也

周易傳義補疑

卷九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厚也 謂上九居艮之終止之至堅
丘氏行可曰艮六爻以三上爲主九三連上二陰有互
震之體失其所以爲艮止之義矣而全艮之時用者獨
在乎上故上敦艮吉而三艮其限厲薰心也下四陰爻
則皆隨陽而止者五近上艮故艮其輔言有序四遠之
則亦艮其身而无咎也二近下艮故艮其腓不拯其隨
初遠之則但艮其趾未失正而已合二體觀之而重艮
之義可識矣○葉良珮云艮六爻以人身取象當與咸
卦參看趾動之先也凡物之感於吾心也氣必先動能

止其先動之氣是為良其趾之象然氣本陰柔或不能固守故戒以利永貞六三當腓之處而居申得正是其氣已中順能止而不妄動者故曰良其腓如此則於已得矣但三以陰居上有限之象乃二之所隨以為動止者也三不當止而止是性之過偏見義不為者也二不能往而拯之其為氣也微矣故曰我心不快三當上下之交乃限之象所以動乎上下而屈伸由之者有心志之義相時通變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乃其職也而九三過剛不中乃一於止而不知變故曰良其限夫腓可止也限不可止也止其限則上下判隔其危甚矣故曰列

周易傳義補遺

卷七

其黃列判隔也黃上下之際謂上自上下下自下身體不仁氣已不相貫矣安得不厲薰心乎六四以陰居陰一於止者也故曰良其身與坤六四括囊相類與良其背不同良其背則兼時行則行說六四以人事言如鄉隣有闢而閉戶曾子不預沈猶行之難是也故其占曰元咎六五良其輔謹言也謹者非不言也時然後言斯如綸如緯而言有序也悔宜其亡矣上九敦艮只是愈久不變物莫能奪之意物莫能奪與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不義此艮字却無動靜與卦辭同蓋至於敦艮則天下皆由之以定矣故其占吉而傳曰以厚終也蓋成德之

之事也

三三艮上巽也巽為風為不義不義之象故曰利貞

傳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止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

漸女歸吉利貞女歸固以漸為吉而其利尤在於得正

傳男女萬事之先也故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其所以吉者利於如是貞正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本義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

周易傳義補遺

卷七

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吳氏澄曰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艮男在內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胡氏炳文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良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是漸也進也漸之進也傳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由上

進而得正位三離下而為上遂得正位亦為進得位之

義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也凡進於德進

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本義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

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

為得位之正○楊氏曰聖人於漸以敦風化乎執此道

以仕進則无干祿慕位之耻无假塗捷徑之患以此而

進則得位以此而往則有功

其位剛得中也此言漸之德也

漸卦傳義補釋

主

傳上云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

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

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若五之得尊

位故特言之○本義以卦體言謂九五也

止而巽動而不暴則不困窮也此言漸之德也

本義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

象止

善俗

象巽

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楊氏曰居德而以漸修而

後至動而後精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也善俗而

以漸慕而始變久而後成所謂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

殺也○胡氏曰曰君子法漸進之象必居於賢德善俗

之間以務進其道語曰里仁為美孟子之母為子三遭

其隣使子與為萬世亞聖之賢蓋其擇居賢善之力也

亦一說可備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張氏曰木落而漸水泮

北但鴻往來有時其先後又有序皆漸之義也象曰小子

之厲義无咎也此言漸之德也

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下水泮也始進於下未得

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直則為小子厲雖

有言而於我則无咎也○按鴻之幼者惟恐失群故危

漸卦傳義補釋

主

之而號呼而長者必緩飛以俟之良少男有小子之象

初在下未敢自安也有小子厲之象厲有言危而傷也

然於義則无咎小註直以小子有言指鴻之幼者呼類

似非蓋言自屬人奈何其指鴻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飲食亦自屬人觀小象不素

隨之說可見也

傳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俗者也但居漸故進

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

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

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本義磐大石也漸遠於水進於干而益安矣衍衍和樂
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
如此而占則吉也

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

本義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
安矣

九三鴻漸于陸 夫謂三三居不正而與四合為 夫征不

復之象四若以不正而合為 婦孕不育之象 凶利禦寇 未

子云今術家擇日利用兵者不利婚姻蓋用 其則要相殺

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不同如此

周易傳義補卷之七

主事

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故其

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焉然

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夫征不復二句葉良珮說是

見後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類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

寇順心悔力順其剛性以相保聚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鴻趾連不能握枝惟平柯

亦能安處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鴻趾連不能握枝惟平柯

傳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陽剛之上豈能久處故四

之所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鴻趾連不能握枝故

不木棲桷橫平之柯惟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

本尼或能自得安寧之道順以巽如小象所云○本義

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六四乘剛

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也

六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

吉得所願也 此說固由于美俗然此說亦以二四于五漸之象

傳五與二為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

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

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

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本義陸高阜也九五居尊

周易傳義補卷之十

主事

六二正應在下而為三四所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

其象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吉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言足以高出一世滿天

下之儀表也 此說固由于美俗然此說亦以二四于五漸之象

本義胡安定程傳皆云陸當作達謂雲路也今以韻讀

之良是儀雉雉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

其羽毛可用以為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故

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胡氏炳文曰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丘氏行可曰六爻皆以鴻爲象鴻水鳥也初言于干進之始也二言于磐則進于干矣三言于陸則又進于磐矣至四千木五千陸則鴻之漸愈高而无可進之地故以鴻飛爲象言達者以其在天位之外也然漸以女歸爲義故中四又有夫婦之象五與二應夫婦之正配也故以婦三歲不孕終其之勝爲象三與四比夫婦之邪匹也故以婦孕不育其道也爲象夫婦之交苟患正配之難合而樂邪匹之易從則亦失漸之義矣○葉良珪曰漸六爻皆取臣之義

易傳卷補錄

卷十

於朝爲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猶臣之官秩有班而進以資格也初六以陰居下才弱而位卑者也猶古之初試爲士今之舉進士於禮部者故爲鴻漸于干之象說者謂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失群故危之而號呼爲小子厲有言之象而於義則无咎語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何咎之有六二以中正之德進居卿大夫之位且上有九五之應則是遭遇明君也位隔士庶有尊安之勢故曰鴻漸于磐事君之事而安享祿食故爲飲食衎衎之象吉可知已傳曰不素飽也惟不徒食故處之安不爾不能安也九三以陽剛居下體之

上是銳於進者也且上无正應以密比於四與之相合是進之不由其道者也故爲鴻漸于陸之象夫陸途路也鴻水鳥也鴻漸于陸何爲哉若照柔辭以夫婦言大征則不復還以離其族類之故蓋思伐之矣婦孕則不敢育既合之不以其道如之何其敢育也然以剛柔相保之象而言惟利於禦寇耳六四乘九三之剛在人事爲以善弱之資而遇艱險之人或遭艱險之事皆是也如是則不得所安矣鴻漸于木之象也然柔順而巽體是雖所遇不善而能巽順以處之終无可虞又爲鴻漸于陸之象而僅安者也故无咎謂之或得者賴其有此

易傳卷補錄

卷十

而庶幾可望之詞也五君位也似鴻之陸曰鴻漸于陸者其謂輔君之公孤師保乎何謂婦三歲不孕婦五之婦也謂六二也而三四間隔之亦猶賢輔臣在下爲輔邪之所間隔其能以子萬民乎故有三歲不孕之象邪不能以奪正也故又終莫之勝而其占吉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是其跡超乎物表賢達之高致也故爲鴻漸于陸之象雖其賢德不爲世用天下不得蒙其實惠然其清風高節猶足爲一世標準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占者如之則吉可知已

震上

傳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方為之說此卦之說方以征凶无攸利為凶

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

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妹而卦

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爻又皆以乘乘剛故

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孔穎達云歸妹猶言嫁妹也

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以

妹從姊而嫁謂之歸妹咸卦明二少相感恒卦明二長

相承今此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姊嫁故謂

歸妹馬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

主

姪姊從故以此卦當之征凶无攸利者歸妹之戒也征

謂進有所往也妹從姊嫁本非正匹惟須自守卑退以

事完妃若妾進求寵則有並后凶咎之敗故曰征凶无

攸利○誠齋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婦之家也漸曰女

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今曰歸妹自我歸彼

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之家也曷為不曰歸女而

曰歸妹妹之為言无父而有兄之辭也无父而歸於人

孰歸之兄歸之也孰為之兄震是也故兌者少女震之

妹也震者長男兌之兄也曷為歸妹征凶无攸利不待

兄以已歸於人而自位焉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

醜聘則妻妾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伯姬之歸宋魯

成公歸之此夫婦之大義也非夫婦之大義天地之大

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熄男女不交萬世熄故曰歸妹人

之終始也嫁者女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說以動者兌說

而震動也伯兄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妹之孤身有

所依歸不亦說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征行以往焉則

凶則无攸利爾而况位不當乘乘剛乎

彖曰歸妹

陰陽交感

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

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此卦之說方以征凶无攸利為凶

本義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子道終于此

主

之始 母道始于此 生育者人

說以動所歸妹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

征凶 諸爻位皆不當也 則泰男女內外之正

无攸利乘乘

剋也 則悖夫婦唱隨之理

本義又以卦體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

則不得其正也○孔穎達云天地交合然後萬物蕃興

聖人制禮令姪姊從其姑姊而克妾媵所以廣其繼嗣

以象天地天地以陰陽相合而得生物不已人倫以少

長相交而得繼嗣不絕歸妹豈非天地之大義人倫之終始耶說以動所歸者少女雖與長男交然嫁而係於姊是以說也復因二三四五皆不當位釋征凶之義位既不當明非正嫡因說動而更求進故戒以其征凶也又因六三六五乘剛釋无攸利之義夫陽貴而陰賤以妾媵之賤進求殊寵卽是以賤陵貴故无施而利也○嵩山晁氏以道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故无攸利

歸妹傳彖補註

聖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敎

傳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無非

夫婦正而可常之道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

○本義雷動澤隨陽動於上陰悅而從歸妹之象君子

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敎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陳臯曰夫人之所觀者澤也所畏者雷也說中必知

所畏君子終身之防也是以君子於說動相感之時必

思永久則无終敎之患矣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爲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爲

賢正之德但爲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故又爲跛

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蘭廷瑞云跛者不能事

行依人乃可故娣妾承正室以行則吉○陸德明云妹

從姊歸而復以娣從卽又季也明矣當歸妹而用其娣

明有讓也初以陽德而處卦下保其所恒故可以久也

跛者行之不安者也妹者嬖之不正者也歸妹而以娣

猶不正而能行也位雖不當行未失道上下相承故得

征吉妹從姊娣從嫡相承之謂也○王介甫云初承二

娣承嫡之象二承五嫡承夫之象故曰跛能履相承也

○劉牧云歸妹則以不居其正爲得宜故行之以不正

歸妹傳彖補註

聖

爲吉何則尊正室也若行之以正則是專正室矣故以

能守其娣之禮爲恒也不取居正而又處下以尊正室

側行奉上故得上下順而言相承○丘氏行可曰此爻

六爻初以陽明安分爲美三以柔邪上僭爲嫌二又能

不矜其才而自遜其美何吉如之在九四爲二五正應

之間則言歸妹之愆期上陰柔處一卦之極則泛言夫

婦之无終而不言歸妹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以常德承君

本義恒謂有常久之德○誠齋初九之跛能履能履則

非跛也九二之眇能視能視則非眇也非跛言跛非眇

言眇眇言昧昧言弱也幼孤之妹昧若不振待兄以振者也初九在下非妹也妹之娣媵也卦辭言歸妹征凶而初九為娣則征吉何也征凶者不待兄之命而自往貞吉者命而往者也凡師左右之口以今日歸妹以娣是娣聽女君左右之也初九以妹媵之卑割貞之德而能體昧弱之柔承女君之尊所以吉而相承也恒者能安其分之當卑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本義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

助之功故為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

聖

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胡旦曰以陽居陰履非其正能盡卑下之節以承於上猶目之偏眇亦不廢於視也然上有六五之應不可以越其位分而上進上進則奪女兄之權故當退處其位分中其幽靜之道而不廢故獲利也雖有其應不妄求進是未變常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世人以媒娣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又之道也

誠齋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九二之位下卦之尊者也即妹之身也妹之身而言

二曰利幽人之貞言少妹之幽貞也九二以孤幼昧弱之身而有視遠之聰明以女子无父之訓而有幽閑中貞之賢德體陰而陽其性質柔而割其德故也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堅而不可渝皆割陽中正之常德而不變者也故曰未變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為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

處如此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故當反而求為娣

聖

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徐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无應宜待而急於從人不得為人配而反歸為娣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於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此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丘氏衍可曰三以須而從二二剛中應五五小君之貴也在三不若反歸於下以娣媵之禮事之則為當位而

无驕僭之患矣象言未當者以六居三柔乘剋陵貴皆未當之義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石氏介曰妹當歸而愆期者待年也愆期以待年當年以待時遲待也愆期之志待年而往是未虧也待時之義得禮而行是所宜也時謂仲春○胡氏炳文曰三以其无應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娣四雖无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三陰柔不中正无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永袖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以德禮爲光華而不以衣服爲容飾

本義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爲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胡氏炳文曰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尊貴行中道也

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誠齋六五以帝乙之賢居至尊之位體中正謙柔之德而九二之賢女爲之妹以是兄歸是妹豈不光華焜耀哉於此而下嫁於諸侯又能自謂我雖女君也娣雖吾妾也不以已爲過之而自以爲不如位高而志益卑身貴而行愈謙此帝妹之所以愈賢與月與日望則相敵幾望者月望日也婦遜夫之象也故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傳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

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爲婦矣陰虛之

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菹醢之類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女當承事陰筐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奉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奉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辭絕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往而利哉○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與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爲无所利也○胡氏炳文云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

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
正故无攸利爻以三六不相應是約婚而不終故无攸
利然其歸罪於兌之陰則一也○李氏曰承筐无實刺
羊无血以三上无應是夫婦之禮不成而祭祀无主矣
三三離上

傳傳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
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言王者至此豐亨極盛之時而
憂其盛極當衰也作易聖人以爲此勿憂但宜常如日之
中不使之中而至於昃焉則可矣

豐亨王假之

豐亨

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
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
无益但能守當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
中也○誠齋豐之亨孰致之王致之而至於此也有以
敬乎此必有以憂此吾王易致乎此也明而畢照動而
有爲是以致之也致之矣曷爲而憂王之明宜如日之
方中者日之至盛也然生之勿憂止於日中之時而已
何也豐則尚宜大也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
昃勿謂宜照其照將夕蓋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
伏盈者虛之原息者消之根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

時也所不能遁况于人乎况于天下之治亂安危存亡
乎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明動相資而成豐朱子曰以明

心應事物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王假之者至此之時所尚者大華也勿憂宜常如日正中

時宜照天下也 過此時則昃矣不宜照天下矣蓋知日中

之宜則自知日昃之當戒發此意爲玩治者戒也

本義釋卦辭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

於鬼神乎

豐亨

傳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爲誠也日中盛極則

當昃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盈虛尚與時消息况

人與鬼神乎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

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爲此誠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

之道遠易也哉○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意言不可過

中也

象曰雷雷皆至豐君子以折獄 明致刑威

傳雷雷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

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

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本義取其威照並行之象○誠齋有雷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照明至而斷不至則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初九遇其配主雖旬均然相從故无咎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有可嘉尚

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義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配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本義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而求之則反得暗主之疑備忌

疾惟有孚以感發之若吉反側之心而為之憂也

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

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

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

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象曰有孚發若孚信以感發五之志也

九三豐其蔀日中見沫暗之甚施於明不可施於用不可

折其右肱无咎以應上之明極而反暗也故有豐沛見沫

之象以應上動之終而凶也故又有折右肱之象然此乃

因應上而然而非三之咎也故无咎

本義沛一作施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沫小星也三

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象占如此

○三陽剛才本可用以應上震動之極故象以折右肱

動極而凶上固致三右肱之折可用者不可用矣若三

豈亦所謂太剛則折歟○二與四其皆有豐蔀見斗之

象也以五之柔暗而兩爻或比五或應五也三之豐沛

見沫也以應手上上處動終明極而反暗故也○此卦

六五爲豐盛之主從之者皆吉而有尚惟三應上上凶而三亦施於明施於用皆不可然猶以陽剝得正而得无咎惟上則自蔽而凶甚爾

象曰豐其沛不可與共濟與共濟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如以四為日中見斗則上四初四皆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

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以陽居陰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

其夷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本義傳

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

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如其占矣

○傳以來章但指六二言愚以爲四比五二應五初去

五雖遠不能自致然遇四之配主而同性焉四亦欲得

初以共輔乎五此三爻者非所謂章明之才而皆五所

當來之者乎獨三應土非五所能來爾二有孚發若發

乎五也四下就初同輔乎五者也故五以來章有慶譽

吉二四吉而初亦云往有尚謂此三爻皆從乎五故也

上六豐其屋高亢蔀其家昏暗聞其戶闐其無人三歲不

覿尚不見有人

本義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

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

凶甚矣○胡氏炳文云卦辭曰勿憂宜日中二下卦之

中日中之象五上卦之中日中之位初與四未及乎中

三與上已過乎中者也况上又處豐之極其凶宜矣

象曰豐其屋高天際翔也闐其戶聞其无人自蔽也

本義蔽謂障蔽○傳以聞其无人自蔽也謂人以其昏

暗自高大皆棄絕之自蔽避而弗與親說恐未是楊誠

齋云家之捨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耀行於室麋

鹿遊於堂矣豈復覿其家之有人跡乎此說得之

本義傳

主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八

後學丹陽姜

寶纂註

門人

晉江潘維岳

同校

梁山古之賢

三三離上

傳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而不處

旅之象也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上下之二

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

周易傳義補疑

卷八

一

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

不可須臾離也○劉氏槩曰山止而不動旅館象火動

而不止旅人象豐為大則旅為小在旅而亨亨之小者

也然事有大小道无不在大亨固利於貞慎不可以旅

亨之小而失其貞也故特再提旅字而曰旅貞吉○旅

非商賈之謂凡落守外者如天子之出居諸侯之寓公

大夫之出奔聖賢之轍環歷聘皆是也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五一柔在外而處二

剛之中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柔順乎剛故亨旅貞吉也

止而麗乎明故得正而吉

傳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乎上下之剛順乎剛也

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

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本義以

卦體卦德釋卦辭○誠齋山內而火外內為主外為客

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

離上為旅旅非不亨而曰小亨何也旅者人之失其居

而窮於外者也下謂之喪人在上謂之蒙塵亨猶不

亨也又曰旅貞吉者居家而不貞尚非吉之道况窮於

外而不正乎所必得正而始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

周易傳義補疑

卷八

二

本義旅之時為難處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本義慎刑如山不留如火○孔穎達云火在山上逐草

而行勢不火留故為旅象○毛伯玉曰取其火以為明

取其止以為慎取其旅以不留獄○丘氏行可曰火不

可使處於山猶囚徒不可久留於獄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旅瑣瑣志窮迫故自取災咎

孔穎達曰瑣瑣細小卑賤之貌初六當旅之時最處下

極是寄旅不得安而為斯卑賤之役然則為斯卑賤勞
役由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云志窮災者志意窮困自取此災也○朱氏震曰旅
下卦三爻皆以凡旅者言初處最下其道途負販之旅
乎魯丙氏賁賁行賁徧郡國娥瑣特甚自其父兄與弟
子約俯有拾仰有取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于
時人皆鄙賤之若丙氏者其瑣瑣志窮而取災者乎
六二旅即次有其居懷其資有其用得童僕貞走服役
之人有效忠於我者

傳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本義

傳義補注

本

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
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荀九家云以陰居二即就其舍承陽有實故懷其寶物
者卑賤二得履之故得童僕處和得位故正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離焚其次喪其童僕雖正而不免於危貞厲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
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居剝而用剝
平時猶不可况旅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足以自利斧足以自防我心不快旅
以行為義處而不行雖勝三之焚然不若二之行而即
次也

本義以陽居陰處止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
非其正位又上无剝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
所不快也

象曰旅於處在逆君之位而處於羈旅之中未得位也得
其資斧心未快也以剝居柔未得盡行其志

傳義補注

本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傳以命為福祿旅人恐未便
得祿也

本義雉鳴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
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先亡矢之費
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陸震云命猶名也譽命猶
名譽也○按伊川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於下
文終以字欠照應蓋易中凡言終吉以初不甚好故也
本義是

象曰終以譽命上達也

本義上達言其譽命聞於上也 不以君位處五以人君

无旅故也

上九烏焚其巢離為科上槁有巢象火附焉故焚旅人先

笑後號咷喪牛于易不順凶

本義上九過剽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胡氏炳文曰旅之時不宜用剽故三陽皆不利二之柔順中正五之柔順文明皆得其道者也以內卦論初不及乎中故有災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外卦論四不及乎中故不快上過乎中故號咷蓋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則剽必自折在內在外皆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禍生於所忽而莫之察

周易傳義補註 卷八 旅

王

三三 巽下體兌為風二下體離為火也火風相值也

傳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親寡非巽

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

巽所以次旅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巽與兌皆剽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

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

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本義巽入也一陰伏

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

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中巽為風也重巽為命也

本義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

剽巽乎中正而志行則將福臨而為邪柔皆順乎剽則將

柔媚而為諂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柔順乎剽則順乎中正所以為巽之體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剽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

初四○丘氏行可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於柔而二五

周易傳義補註 卷八 旅

六

之剽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以

二五之剽為重惟二五之剽能巽乎中正則剽不過而

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二五兩爻釋

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剽謂二五也皆順謂初順二

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必順乎剽則柔得剽助

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剽此以初四兩爻釋利見大

人之義○誠齋巽之為卦為曲為靡為苟合為詭隨為

道諛其於人也為妾婦非全德之卦也然則聖人焉用

巽其惟用之於命令乎上順下而出命令則罔拂乎民之

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

中而重之者一再而申之也。劉巽乎中正謂二五柔皆順乎剛，謂初與四皆以陰而順陽，夫人謂九五重巽謂二卦皆巽。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傳：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也。我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本義：隨，相繼之義。○誠齋：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卦也。

臣民從命之象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本義：初六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

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

所宜矣。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丘氏行可曰：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其剛烈不屈之氣而

矯其巽懦，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

志治矣。苟過於強悍，不得其正，則其志亂矣。何治之有

○誠齋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卑巽

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故以謙恭柔遜之

德而御其剛，強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與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帥，而其志治，說卦巽為進退，故疑又其究為躁卦，故武。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巽之過者，每失之不誠，史職卜筮巫職禱祠，丁寧煩悉其詞，以自道達於鬼神，巽之過而誠者也。如是則吉而无咎。

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

以祭祀之吉占也。

○丘氏行可曰：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卑者之所處也。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乃欲巽柔而處卑巽，在牀下之象也。

○馮氏奇之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戕害。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九二以事神之禮事其上，故得中而吉。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前倂後恭，其志窮困也。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王景孟云：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

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巽失可知蓋
九三以剗處剗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為之是可
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獲三品 獲禽之多有成巽之功

傳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剗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

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

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

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

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

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西之地

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本義陰柔无

應承乘皆剗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

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吉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

一以充庖

九五 出令之主 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一日後

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傳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

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

也○本義九五剗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

吉也故待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

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

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

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誠齋九五以剗處

剛宜其非巽也而為巽之君以純剗之德宅至尊之位

能回其剗以巽乎中正是之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

无不利一貞立而百順隨然猶无初有終者有始有卒

惟聖人自非聖人與其有初而鮮終寧无初而有終也

所以无初非守常乃應變也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

未孚上之意必未從上之令也聖人其敢求民之驟從

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復喻之以

利害之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

樂從之矣是以有終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

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

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更者事之更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

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剗之德故其象占如

此

象曰巽在牀下 處卦之上窮 巽而至於此 也喪其資斧正

本義正乎凶言必凶○丘氏行可曰巽順也以陰而

順乎上之二陽也在卦以二柔爲巽喜初柔居剝未安

於巽故有進退之疑四柔居之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

五皆以劉居劉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二吝二與上皆以

劉居柔而得中故二吉而止凶巽之爲卦以居中得

位爲善子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

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

以貞吉而爲申命之主歟○誠齋九二在下而卑故爲

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爲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

人春

之極過於順者也在上而過於順何異於在下之卑而

順手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

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上九姤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

其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寶貴權勢而患失之

故必極其巽順阿諛欲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

愈危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愴不

正乎斧謂權勢上窮謂高極

王允下主和父怒果是下下需羊如王化一自元龍白兩一王能高

傳笑者人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類

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克身利貞 方口无折无咎 且 外同 遂遂 于 石 以 樂 允 之 矣

本義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

爲澤取其說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剄中

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

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爲說寧剛

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彖曰允說也

本義釋卦名義○胡氏炳文曰咸取无心之感兌取不

言之說 休三和則爲年之必時矣。氣子文年所獲也。以子之在歷候。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

續書傳纂補疑義卷

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兌象習重兌象雖過說无害

傳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

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終

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

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初九 卑下和順以爲悅而无所偏私 兌吉

傳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繫應是能卑下

順以爲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私也

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異處說則能和无應則
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本義以陽爻居說體而處
卑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李曰陽二居柔中而得中者也

傳二承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
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
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本義剛中
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

以孚信出於剛中之志也

故不為六二說

婦所惑也此言兌之柔中而得中者也

六三來兌凶

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
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
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
失道下行也○本義陰柔不中正之人為兌之主上无
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柔而不中故來就下之陽而

九四商兌未寧位柔介疾有喜賁剛象曰九四之喜有慶

也上承九五之中正得君位相悅之道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
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實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
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成深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

五當居位也

傳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
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
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
也如此○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

象曰得象補說

八卷

古

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
說之極為安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
則有危也○孚于剝與履九五同

上六引兌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
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
○朱氏震曰上說道之成六已輔九五剛健中正之君
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初
九剛正不疑於三而行九二剛中不比於三而悔亡九
四以三為疾九五孚於三而厲上六引三而未光小人

以說進而為害可不慮乎○丘氏行可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陰為說主四陽則皆為所說者三以柔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此爻當戒四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下與陰无係故曰兌吉二已近三入說猶淺故乎兌吉悔亡四入上兌處三五之間莫知所決故有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乎于剝則有厲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易傳彖傳卷八

十五

誠齋曰雖贊其工而堯吁念言薦繇而堯弗皆引兌而未光者也

三三坎下

傳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本義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立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

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王者當至於廟今改定常立廟為是○孔穎達云散難釋除故謂之為渙能釋險難所以為亨故曰渙亨王能渙難而亨至於建立宗廟故曰王假有廟也德洽神人可濟大難故曰利涉大川利貞者大難既散宜以正道而乘集之故曰利貞○按假當作感假與萃卦同只為拘泥王乃在中中字為廟中所以諸說主至者多不知上乃在廟中以此解王假有廟殊不似聖人文理也

象曰渙亨剝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傳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陽剝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性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

易傳彖傳卷八

十六

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本義以卦變釋卦辭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代淵曰大難未散王亦同在難中豈暇有廟惠難已散同在渙然之中乃可以安神保佑故曰王乃在中也○楊氏繪曰當渙之際何以御之在王者宅中而正位託天地宗廟之靈以固結民之離心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蘇東坡曰方渙散之時宜經營四方之不暇

而其象曰王假有廟其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何也
曰先王居渙之中安然不爭而身為長久之計宗廟既
立則享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宗矣○按諸家惟
孔穎達之說得之而感假意未明今為補定云此重明
渙時可以有廟之義險難未夷方經略今在渙然之中
可以立宗廟而思以感假之此乃收合人心於濟渙之
時者所當然也夫假者借也信也言信于神也亦不名物
也此說最善
利涉大川 坎水 乘木有功 巽木 也 坎水以舟為利 巽木以舟為利 故云利涉大川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 郊象巽之高 立廟 象坎
之隱與天神接與祖禰交皆聚已之精神以合其渙者也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

本義皆所以合其散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從九二之剛中
傳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
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
得壯馬以救遠必有濟矣故吉○本義居卦之初渙之
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
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鄭氏
曰初之得二為壯馬馬壯則可賴以為援二之就初為
奔机得机則可藉以為安此初之從二為順於理而二
之就初為所願也此說亦善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此說亦善
傳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
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
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於初
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蓋渙
之時合力為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
陽豈能同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吉豈但能悔亡
而已○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
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
机當從傳指初為是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上 也 陽九而居三 志在外上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已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
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
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三之躬四之群上之血連二
之奔机為四爻 陽九而居三 志在外上 故云志在外上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 其功德之光大也
本義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
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
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

之所及也

此言下以極其遠而後能歸於本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王居如武王之散財發粟為克商正位之後所當行故

无咎

本義陽剄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

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

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

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下坎象惕亦以象上卦已出

坎險之外上九居渙之極去險愈遠故有血去惕出之象

周易傳義補註

卷

九

本義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

傷害逃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

則出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其血遠害也

丘氏行可曰當渙之時惟剄柔上下相合而不散者然

後能拯渙在渙六爻初柔也二剄也二俯就初在下相

合以任拯渙之責故初拯馬壯吉而二奔机得願也五

剄也四柔也四上同五在上相合以成濟渙之功故四

渙群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此四爻皆協力以拯渙者

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遠而不能相及故三則但能渙

其躬而无悔上則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葉良佩曰

渙六爻之義大率與彖辭相為表裏初六渙之始也拯

之則易為力且初以柔居九二之下與之相比以理勢

言必能順乎九二故賴九二之力以拯之是得其馬之

壯也如是則有以濟其渙而占九二爻辭以卦變起義

與彖傳合傳曰剄來是渙奔也曰不窮是得其机也本

義所謂九奔而二机是也故其占曰悔亡六三陰柔而

不中正為私其躬之象宜有悔矣然九二渙於四而來

奔三與之同體而比於四且居下體之上當濟渙之任

者也故能公爾忘私渙其躬以求濟天下之渙則得无

周易傳義補註

卷

九

各傳曰志在外也渙躬之志其在天下六四爻義亦

以卦體言曰本在二與坤同體今渙其下體之初與三

而進居於四以上同於五之中是能渙其私黨以上同

於大君故曰元吉渙有丘者渙其小群以聚於九五而

成大群蓋至是則天下定于一矣故曰匪夷所思九五

得六四來同君臣合德以剄中正巽順之道治渙故能

渙汗其大號又能渙散其居積所以无咎傳曰正位也

言渙王居如武王之散財發粟為克商正位之後所當

行也此其所以无咎也上九以陽居渙極而與下體坎

卦相對天下猶有憂害之未去者能渙而去之故曰渙

其血去逃出无咎血與逃皆坎象○陳友文曰上雖與

三應然超出坎上不為所染故能涣散其血遠去其害

云內漢王居正位一段說未合故為改定之如此九舞

而二机亦是主本義不若主傳二奔而机之更為安

也

三三 兌下 坎上

傳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

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節 五以之 亨 上以之 苦節不可貞 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

之過思皆曰苦苦節則違性情之正物不能堪故曰不可

貞 苦節不可貞 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 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

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

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

守以為貞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二五 得中 中者以剛柔分而剛二五

傳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制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

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為節所以能亨也○本義

以卦體釋卦辭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以其所極苦為窮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以其所極苦為窮

本義又以理言

說以行險 欲進以遇險而止節之義也 當位以節 上節

中正以通 是節而能通

傳以卦才言內兌外坎說以行險也方說而止為節之

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

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本義又以

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為通

天地節而四時成 氣運有節則分至啓閉弦望晦朔四時

不差節以聖人體節之義以立為 制度不傷財 量入為出

不害民 是聖人用節之義也 制度不傷財 量入為出

本義極言節道之誠辭財之窮自不節始節之窮自過

於節始過於節則人情苦之而不可久於是節之說又

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中中者非不節亦不過於節故

曰苦節不可貞又曰其道窮也又曰中正以通中則通

矣雖然中无形也故受之以制先之禮後之法禮一凶

則截然不可踰法一立則凜乎不可犯上下有分名器

有等然後財不傷民不害矣

象曰澤上有水 水有所限而止 節君子以制數度 多少法

度定節用之限 議德行 嚴一身之限

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數多寡

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數多寡

傳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為節也數多寡

度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為德發於外為行人之德行
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誠辭民侈受之以
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
矣乎曰未也約民以制以制為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為
制也故曰制數度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

呼周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行塞止也

傳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故
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本義戶庭戶外
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

故其象占如此此言初九之象占如此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當為稷之位而守顏子之節

傳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也居

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二失其剛

中正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

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

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唯其失德失時是以凶○

本義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居說

失剛不正承柔近邪謂三上无應與不從五知節而不

知通故其象占如此○胡氏炳文曰初前遇九二九陽

奇有戶象二前遇六三六陰偶有門象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之極也不從九五乃私於所私睚

之陰柔

吳氏澄曰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一之失時極不知節

者也當三上之知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說極則悲无咎不節之嗟已所自致

將誰歸咎耶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占如

此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四最先受節者順正故安安故亨

之亨承上九五道也此言六四之亨承上九五道也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占如

此○蔡氏淵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當位故安得

五故亨○馮氏曰節中其節之義在學為不陵節之節

在禮為節文之節在財為撙節之節在物為符節之節

在臣為名節之節在君師為節制之節唯其時物爾

九五甘節吉持此以性有可尚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

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悅從節之甘美者也其
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本
義所謂當位以節以節節天下而使天下甘之中正以
通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甘節之吉位中也五得中故斯上過中故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此與東泉箋之終占意同苦節
之悔猶勝於不節之嗟也

本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
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王輔嗣
曰過節之中以至亢極苦節者也以斯施政物所不堪

周易傳義補遺 卷五
正之凶也以斯修身行在無妄故得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不可通行於世

丘氏行可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
初九六四九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
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
以其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其取義又不同也若以剛
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
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二與四
比四柔得正則為安節三柔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
者也上與五比五得中則為節之甘上過中則為節之

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於爻義其用意之精如此

三三 巽下

傳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
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
也中孚所以次節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
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守信之道
在於堅正故利於貞也○本義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
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

周易傳義補遺 卷六

三六

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
巽以順下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
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
其貞故貞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剛
於貞也 中无私 卦謂之虛 卦謂之實 卦謂之內 卦謂之外
斷謂之虛自外誘不入謂之實只一事一時如此 ○鄭
東卿云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此中孚之象
以卦體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
○胡氏炳文曰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巽以順下上
信下也豚魚至愚无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

本義信而正則應乎天矣○孔穎達云天德剛正而

吾與爾五靡之上是天機自動下是天理自學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

則以豚魚爲江豚非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

雖正亦凶

何可長也

此於中不可斷之於外不可離

周易傳義補註

卷一

三

應上三虛而上實也故三之應上則鼓罷歌泣之不常而上之應三則如翰音登天之无實合中乎六爻而詳其虛實之義則剗中爲學之象昭昭矣

傳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

付期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

過亨利貞可小事
二五柔而得中
不可大事
三四剛而

飛鳥遺之音橫飛之鳥其疾迅速身已飛過但微有

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

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
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
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
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

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胡氏炳文曰陽之過利貞而

亨陰之過其亨必利貞不貞則不亨也陽之過可大事

陰之過可小事不可大事何也陽之過宜上陰之過宜

下而不宜上也所以致戒於陰之過者切矣○吳氏澄

曰大者陽剋君子也小過之時大者非可以吉惟善於

自處能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如鳥音之下而不上

周易傳義補疑
八卷

2

手

則大者可吉此君子不得志之時轉凶爲吉之道也

子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過以利貞 過而正非過也乃合時宜而與時偕行也柔得

是以小事吉也。

本義以二五言

副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本義以三四言

中二爻象鳥身上下四爻象鳥翼

音不宜上宜下太吉上逆乘陽爲逆而下順承陽爲順

也上逆故不宜上下順故宜下而止

本義以卦體言○誠齋小過之時何時也用靜吉用作凶之時也昌為靜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一也上動而下止上作而下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孤邪眾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當是之時其為君臣者必也自揆其才量其力而安處其時小有所過則可大有所過則不可卑有所就則宜高有所舉則不宜如飛鳥焉有所飛必有所歸飛而无歸凶孰大焉是故飛有山可棲則不可以排空而飛也若下舍其艮之山而欲上窮乎虛之太空至於无歸而遺音哀鳴焉則何及矣是以聖人

周易傳義補義

卷八

五

首戒之曰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亨小者過則亨則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為則不可也猶恐其不量才力不度時宜而輕動也又戒之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若飛鳥薄山棲巢雲飛始乎躁卒乎悔也維卑飛則吉順則宜高舉則逆則不宜也柔得中謂二五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陰乘陽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如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

儉

本義山下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胡氏炳文曰本義以為小者之過蓋如不懼无悶是過於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於收斂過之小者也又以為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奢又以為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為足恭哀之甚則為喪明儉之甚則為豚肩有不掩豆也○晁氏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教故正考父矯之以備墻時有短

周易傳義補義

卷八

三

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晏子矯之以散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厲俗也初六飛鳥以凶初躁動而從上失宜下之義故凶初六在艮之下當止而反飛以飛致凶故曰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可救止猶言无可奈何也誠齋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凶何也卦之形有飛鳥之象內二陽之實為身外四陰之散為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銳者也翼之銳者不量其力之微不飛則已一飛則有高翔遠舉一舉千里之意初六陰柔之小人常有進躡高位之心故聖人

不防而反從之則彼或得以收我而凶矣當從此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來貞

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其
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丘氏行可曰合六爻而論初

上兩爻皆陰不中過者也故初上皆凶皆戒其過也二
五兩爻二比三五比四劉案相濟位復得中不過者也
故无凶咎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別也至三四兩陽在
三則曰弗過防之防謂防下二陰也使三在二陰之上
而不為之防則陰柔必至害已故凶四曰弗過遇之遇
謂遇上二陰也使四在二陰之下一或輕動致五上之
遇則危厲之事也故曰往厲必戒然陰在陽上其害猶
可運陰在陽下其禍不可測矣是以九三凶而九四无
咎此又中兩陽之別也

三三坎上

周易傳義補註

三十七

傳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
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傳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下語當察也
○本義既濟事之既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位其
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
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亨小之說蓋然
是○按既濟之時亨矣其或亨而有未亨者利未亨
固以俟之如初之變輪濡尾欲濟而未敢輕濟可也以
卦之全體言初則吉終則亂蓋始不可輕為終則不可

止而不為止則既濟為未濟矣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三陰得陽而三陽下之故曰小者

本義濟下疑脫小字當云亨下脫小字

利貞則柔正而當位也

本義以卦體言

初吉柔得中也

本義指六二

終濟之終不進而止則柔亂

象曰水在火上

難象而預防之

初九利其輪

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

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安

各輪藉以行樹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

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

已則至於咎也○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

則車不前濡尾則狐

之道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按濡尾而不能進凡獸皆然

六二婦喪其弟勿逐七日得卦有六爻七則變矣十日則
 變也世摩西無他若王在外日逐死若王在則逐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在信矣手中：王生我金我王信不為

行其志也然五旣得尊位時已旣濟无復進而有爲矣

古既濟而能用入者鮮矣二陰也故以婦言弗婦人出

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蒲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時過則

卷之八

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一理不得行於

中正之德主應九五劄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

之象弗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

高宗伐鬼方此遠小國且渾三年而後克之元

用之以生事乎
小人勿用

之言其父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夢用占

一亂而生一亂也

四繻有衣如終日戒 乘舟者不可不備衣如亦不可謂

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佳

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衾有衣衾以備濡漏又終日穀

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株惠也既薄之賄

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端常律萬象

道將革之時也。漸道將革則鏗漏必生。四蚊體也。故取

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矣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

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象
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王輔嗣曰牛祭之盛者也倫
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盛矣將何為
焉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於修德故沼沚之
毛蘋藻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
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
於豐也○
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孔穎達云吉大來○非惟當身福流後世
上六濡其首厲○
附易傳義補疑

本義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孤涉水而
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濡尾謂凡欲濟者
不止謂孤若濡首則指人而言又不但謂獸也○本義
恐非故涉水上去孤字為是○誠齋上六以柔體之資
懷危滿之志居治安之極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
知濟其一又遇其一求載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濟
蒙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由此而言濡首
謂孤哉
象曰濡其首則危厲何可久也
丘氏行可曰既濟六爻內三爻離明也初无咎二屯
附易傳義補疑

得三伐鬼方克之此已濟之事也外三爻坎險也四戒
水初五不如西隣上濡首厲則既濟為未濟也

三三
坎下
離上

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
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
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
生生之義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慎
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
附易傳義補疑

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勇於濟則濡
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
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本
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
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
者如此何所利哉○傳說是但以汔為攸謂為壯勇而
果於濟則非蓋老狐多疑畏故不可以濟則不濟不至
於濡尾小狐不知疑畏即不可以濟而亦濟幾濟而濡
其尾不顧也如此則无攸利○葉良珮曰未濟亨言未
濟有必亨之道也然必致慎乃克有濟若不知致慎如

小孤之汔濟而濡其尾猶未濟也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此句與上卦未濟之彖辭同

本義指六五言中未濟之六五柔得中也

小孤汔濟未出中二在坎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能繼續

而終之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苟能協力以濟可以致亨

未濟者終濟矣此句與上卦未濟之彖辭同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

之本義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

初六濡其尾不能濟吝

傳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已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本義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

其象占如此此句與上卦未濟之彖辭同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從傳作不智之極說

九二曳其輪戒用剄之過貞吉以剄應柔易生凌刃之之

惟能緩其所以行乃得正而吉

傳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

以為戒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

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剄陽之才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

剄有凌乘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

臣耳今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倒曳

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剄之過也唐之郭子儀李晟

常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而能保其終

吉於六五則言其輝吉盡君道之善於九二則戒其恭

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本義以九二應六五

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

占如此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此句與上卦未濟之彖辭同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此句與上卦未濟之彖辭同

本義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以柔乘剛

將出乎坎有利涉之象故其占如此蓋行者可以水得

此所以利涉川而不可以陸走此所以征則凶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陰柔不中正也此句與上卦未濟之彖辭同

九四必貞然後吉然後悔亡震動極用伐鬼方至三年

有賞于大國然後成功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

貞吉悔亡志行也此句與上卦未濟之彖辭同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

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

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誠齋九四懷剛正之

資奮雷動之威居近君之地是惟无動動而用之以伐

遠夷則有大功受大賞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

如此然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賞既濟之九

三聖人喜其伐鬼方之備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靜未濟

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欲

速謹之至也雖許其動不可輕於動也○按既濟之三

未濟之四用剛一也伐鬼方之象亦一也彼言備以戒

其久此則以志行而勉其能久者既濟之時大事已事

小事不必于剛也而三以過剛行之非其時矣聖人懼

其多事擾民也故以為戒若未濟大事未有成功正當

有事之時而四以剛處柔苟非陽剛用力之必則將違

時而失事必不能成功也故勉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

以求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

不妄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暉者光之散也○誠齋六五逢未濟之世為濟難

之主而應之以陰柔之才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

吉以光暉而又吉又許之以无悔何也蓋未濟之六五

其體離在天為日在地為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

強故日之在夏暉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壯六五文

明之至盛而養之以晦剛烈之至猛而揜之以柔方且

虛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

群才故初六之在下而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為之用

九二剛健之大臣則又自曳其輪以為之用九四剛明

之近臣則又奮伐遠夷以為之用安得不一掃大難為

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為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

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

上九有孚 自信 于飲酒 自養 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

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耽飲而濡其首則墮

於自恃而失其義矣 按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

首濡首指狐跡不然今改曰耽飲而濡其首 ○丘氏付

可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耶蓋飲

酒可也耽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

○誠齋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非

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

其天下國家故澤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
功大於平澤水 立氏行可曰合六爻言內三爻坎險
也初吝二曳其輪三征凶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
也四有賞五有孚吉上无咎則未濟為既濟矣 西漢
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
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坎離水火之正終焉下
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既未濟水火之交終焉○
厚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
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
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

周易傳義補卷之九

九卷

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
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九

後學丹陽姜

實纂註

門人

晉江

梁山

古之賢

同校

繫辭上傳

梁山古之賢

本義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

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

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雙湖胡

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皆指文王周公卦爻

辭而言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

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於包犧氏仰觀俯察

周易傳義補卷之九

一

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等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於

衍之數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

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无隱其稱大傳則因太極

所稱以別於其師楊何等所著行世易傳云爾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陽靜陰

剛柔斷判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散異向好惡相攻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

由是吉凶生焉

本義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

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

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皆易中
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
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
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著策卦爻陰陽為
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
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終於變化
此生所以不窮天地所以長久而不已也。

誠齋易有二有未盡之易有既盡之易未盡者易之理
既盡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以陳曰動靜有常
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盡

周易傳義補遺 九卷

之易也。易之理也。伏羲仰觀俯察。因天地而得乾坤之
象。因天地之卑高而識貴賤之位。因天地之動靜而定
剛柔之體。因天地之間類聚群分而明吉凶之故。因天
地之成象成形而見六十四卦之變化。此既盡之易也。
易之書也。○魏華父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卦畫自

下始也。位六位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其理也。言不盡也。

本義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
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
○按摩與盪即上文所謂變化也。○丘氏行可曰。此

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
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
也。

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定一昏

本義此變化之成象者。○孔穎達云。此直云震巽離坎
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傳言美艮兌非誠動運行

之物故不言。及然雷霆風雨亦出山澤者也。其實亦

高。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

此變化之成。形者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

也。○雲峰胡氏曰。六十四卦之中自有雷霆風雨。寒暑變化而成象。自有男女變化而成形。此一

之易又如此。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本義此言乾坤之

本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

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按

坤雖就卦畫上說。來然亦據理而論。其職司之所分

云爾。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按本義即乾所知能始物而無所難說。未瑩徹今取

事析氏之說補於左潘氏曰乾主大始坤作成物此乾
坤之職司也使為乾者用力之難為坤者用力之繁則
乾坤亦勞矣惟乾以易知故主大始不以為難惟坤以
簡能故作成萬物不以為繁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本義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
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
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眾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
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已者業謂成於

易傳卷九

四

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亦同此古人法乾坤之道事則財
可以為寶矣此言乾坤之德亦同此古人法乾坤之道事則財可以為寶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按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說來要蓋天位乎上地位乎
下而人位乎中天地之中是其能與天地並立稱為五
相矣如此說方是若以為成人之位則亦可謂成天之
位成地之位耶故錢字但作虛活字看可也本義云至
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此則
是也○按前田至此可以為賢此曰至此則聖人之能
事蓋謂聖人之能事亦賢人所可至也

右第一章

本義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
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按此章專論伏羲先天之
易天尊地卑卑高動靜靜順聚散分而成象成卦是皆天地
自然之法象伏羲仰觀俯察見天地而得乾坤之象見
卑高而識貴賤之位見動靜而定剛柔之體見類聚群
分而明吉凶之故見天地之成象成形而知變化之由
於是畫卦以象之以乾之剛而錯摩乎坤之柔以坤之
柔而錯摩乎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以雷霆
而為震潤之以風雨而為巽坎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為
易傳卷九

五

坎離以至得乾之剛者為長男為中男為少男得坤之
柔者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凡成男成女之類無一不
在於卦畫之中若此者皆由乾生始物而坤作成之也
乾坤之功可謂至薄而無際矣然乾以易知惟其易知
太自生其主大始也初不見其難坤以簡能惟其簡能
廣自正其作成物也初不以為繁蓋其功雖至薄而無
際其德則至要而不繁者也人之心如乾之易則明白
易知人之行事如坤之簡則要約易從易知則同心者
眾故有親易從則協力者眾故有功有親則德不孤而
可久所以為賢人之德有功則業日廣而可大所以為

賢人之業由可久進而為日新之德雖與乾道同其久可也由可大積而為富有之業雖與坤純合其無疆可也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謂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我亦能成位乎天地之中至是具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矣君子從事於先天之學其功用至於如此蓋人心本自明白正大本自與乾坤同體世人往往傾險使人不可近往往勞擾使人不可從以致不可持久不可充拓卒自為小人之歸殊可惜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月九卷長有長

六

本義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朱震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其凶然懼觀之者其智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為觀象而未知者設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時之道猶有日月之道猶有男女之道猶有剛柔之道

本義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陰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胡翼之云乾之初九交於坤之初六為震坤之初六交於乾之初九為巽由是而交於六二九二六三九三成坎成離成艮成兌是相推而生變化也○雲峰曰易之道

不外乎辭變象占吉凶占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象也變由象而出故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按此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本義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蔡淵氏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之凶者則失之象可

周易傳義補遺

七

由之而見其辭之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此言上文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按孟子雖虞虞字意與娛同蓋樂意也上文失與得對下文進退盡復皆相對則此以憂樂相對言為是蓋悔者虞之象吝者憂之象也○朱震氏曰此言易有聖人之道四時之道猶有日月之道猶有男女之道猶有剛柔之道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按此言易有聖人之道四時之道猶有日月之道猶有男女之道猶有剛柔之道

本義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

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孔穎達云悔者事已過而追悔吝者常事之時可鄙耻也萬物之象皆有陰陽之爻或從始而上進或終而倒退必具往復相推或漸變而頓化故云進退之家畫則陽日照臨萬物生而堅剛是畫之象爻則陰潤滋被萬物而皆柔弱是夜之象以前聖人作易之事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以後君子學易之事

周易傳義補遺

九卷

九卷

本義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按此二句見易所當學處下文乃言學易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義象辭變已見上凡釋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

值吉凶之決也

右第二章

本義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按伏羲設卦以觀象文王周公觀象以繫辭三聖人因卦爻之相推盪而生陰陽剛柔之變化以作易是故卦爻有所謂吉

凶者則失得之象可由之以見卦爻有所謂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以見所謂觀象繫辭以明吉凶者此也卦爻之有變化乃進退之象也進退猶言消息也變化之有剛柔乃晝夜之象也晝夜猶言盈虛也六爻之動天之道陰或變陽陽或化陰地之道有剛柔人之道有仁義莫不皆然是三才之至理也三極之道也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此也聖人之作易其道可謂備矣人之學之世當何如是故君子身之所處而安者在易之序是易之序不可不學也其所愛樂而耽玩者在爻之辭是爻之辭不可不學也是故靜而未涉於事也

周易傳義補遺

九卷

九卷

則觀卦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賸動而涉於事也則觀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所占以求不悖於道若然則一動一靜之間舉莫違乎天理矣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道之有功於人也如此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本義象謂卦辭文王所作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象

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言

補過也

本義此卦爻辭之通例○楊氏曰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

不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無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俞琰氏曰吉凶言失得之大不若悔吝之小悔吝言疵類之小又不若无咎之為善无咎本亦有過以其善能補是過以无咎聖人嘉而許之以善蓋開其遷善之門也

是致列分別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辭吉凶者存乎辭齊有分辯之意

本義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朱子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

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為天子師在他入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龜山楊氏曰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托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大小之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貴賤者如以貴下賤大得民之辭皆爻位之所列也小大者如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之辭皆卦象之所齊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本義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雲峰曰前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此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蓋謂當謹於其微不可以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蓋謂欲動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本義小險大易各隨所向○誠齋曰讀謙復之辭者如行夷塗如逢春陽如對堯舜周孔何其氣象之和樂也其辭夷易而指人以所之之得且吉也讀遯剝之辭者

如涉風濤如履雪霜如對桀紂盜跖何其氣象之凜果也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之動也也

右第三章

本義此釋卦爻辭之通例○葉良珮曰此章前五句是申言第二章聖人繫辭焉以明吉凶之意自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以下則言君子觀變玩占之事玩占者亦玩辭之占也夫曰彖者乃文王所繫之辭以言乎一卦之形象也曰爻者乃周公所繫之辭以言乎一節之變動也彖與爻之所陳有曰吉與凶者凡以言乎象與變之得失而有曰悔吝者凡以言乎其小疵也有曰无咎

者凡以言乎其善補過也此所謂繫辭焉以明吉凶也故君子之所欲觀變玩占者亦惟求諸象與辭而已矣何以謂觀變於象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君子列其變與不變之爻以觀之卑者賤而高者貴而貴賤之象可見矣三多凶五多功此貴賤之凡例也齊小大者存乎卦君子齊其變與不變之卦以觀之則陽大陰小而小大之象可見矣泰吉亨否不利大過利有攸往小過不可大事此小大之凡例也何以謂玩占於辭夫辭所以明乎象者也辭有吉有凶有悔吝有无咎而象之吉凶悔吝无咎皆可占而決矣君子辯其變動所值之辭果吉邪則趨之果凶邪則避之故曰辯吉凶者存乎辭所值雖未至於吉且凶也而有吉凶之端曰悔吝焉是之謂介能於此而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且悔吝无咎之門也所值或得无咎必當知悔以動其補過之心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凡此皆趨吉避凶之道也夫易書之辭皆聖人之所繫也卦有小大而位之貴賤可以類推由其有小大貴賤也故辭有險易辭也者所以明乎象者也故各指其所之以明乎吉凶焉然則用易君子能即其辭而求之則可以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矣此觀變玩占之要也○雙湖胡氏

曰此前三章第一章論伏羲畫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繫辭而有望於君子之體易至此第三章專論彖爻之辭以示夫衆人之用易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言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準義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全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朱震氏曰乾準天坤準地九準陽六準陰○雲峰曰彌之則是合萬為一渾然無欠綸之則一實萬分燦然有倫此下三節皆聖人用易之書與此二句相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本義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巳歸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理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天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陽精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上言易具陰陽之理此言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日出地上為明日入地下為幽晝明夜幽止明下幽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南止高深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原始者推原其始反終者於其終而反求其始也程子曰原始則足以

知其終及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夫人
之生也氣聚而精凝則顯而可見是為物及其死也氣
散而竟游則隱而不可見是為變程子曰既是變則存
者亡堅者腐更無物矣○俞琰氏曰古人以死者為物
故不為物化蓋生則為物死則為故故即變也○張子
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鬼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
情也自有而無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
狀也自有而無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
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中庸傳義補疏

九卷

十四

本義此聖人盡性之事也○朱子曰上文言易之道與
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與天地相似故不
遠下數句是說與天地相似之事○雙湖胡氏曰與天
地相似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
過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過對不遠而言惟
其相似則配合無間所以不遠惟其周萬物濟天下則
廣大無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
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
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此聖人仁知盡性之學而上下
與天地周流皆蓋如此○按知有未精則應變時每易

失其正而流旁行即應變也應變而能不失其正非知
之精其孰能與於此非知之精又孰能樂天而知命乎
知命樂天即論語所謂智者樂也本義以旁行為行謹
是矣以不流為守正之仁恐不當又泥仁字安土謂隨
寓而安人能隨寓而安而不失乎天地生物之心則無
適而非仁矣無適而非仁此所以能愛也○本義說似
未盡故為補之如此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
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本義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
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
然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中庸傳義補疏

九卷

十五

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
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
然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俞琰氏曰範圍如匡郭之周圍曲謂委曲成謂成就天
地之化大而无窮萬物微而且衆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
而不遺此聖人用易以贊化育之事也○南軒張氏曰天
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之理也
此三者不外乎陰陽惟易則能陰能陽故无體神則陰陽
不測故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
萬物能曲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節齋蔡氏曰天地之

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暘化之過也聖人則能範圍
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植不待其迷則為有道大聖人
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一物山場曰神者妙萬
物而為言易者生生之謂天高地下必有方神則無方
天圓地方必有體易則無體

右第四章

易傳卷九

本義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按易書卦爻
皆陰陽故與天地齊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之則合
萬為一而渾然無欠綸之則一實萬分而燦然有倫其
道可謂大矣聖人之用易也仰觀俯察因畫明夜而

易傳卷九

九卷

十七

明下幽以知天文幽明所以然之故因南明北幽高明
深幽以知地理幽明所以然之故原始反終即始即終
聚而成形出於大化也而知生之說即終之說散而形
潰復歸於大化也而知死之說即人之氣聚而為物而
而可見為物也而知乎神之情狀即人之氣散而為
鬼游隱而不可見為變也而知乎鬼之歸之情狀易具
陰陽之理而聖人用易以窮陰陽之理如此又若天地
之大聖人之用易也與之配合無間而能不違其知周
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與天地之廣大而無外者皆不
差忒而能不過旁行以應變知之之精不失其常而能

不派又能樂天知命而不憂此則即周物之知而似乎
天也隨寓而安敦萬乎好生之仁而能愛此則即道濟
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是真能與天地相似矣然不但
似之而已也天地之化聖人能範圍之而不過是天地
待聖人而裁成萬物聖人能委曲成就之而不遺是天
地之化育待聖人而贊助其所未及以至晝夜之通乃
幽明死生鬼神之所以然聖人通知之而有以深徹乎
其蘊又不但知其故知有其說知有其情狀而已也
○神無方所易無形體其道之大如此聖人惟盡神易
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物能曲成之晝夜之
道能通知之以此見易道之大能彌綸天地如此聖人
用易道之大其能彌綸天地亦如此

易傳卷九

九卷

十七

一陰一陽之謂道
本義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蓋一陰又一陽
所以循環而不已者乃道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本義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
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
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按陰陽從奇偶迭用上說來不先言陽而先言陰將就

所繼而言也陰靜之後若不繼之以陽動則造化幾乎
熄矣繼之者善謂靜極復動則貞而又繼之以元元乃
蕃之長此繼之者所以爲蕃也是惟人物未生以前就
造化流行上說雲峰胡氏曰繼者靜之終動之始最可
鬼一陰又一陽之妙成之者性是氣化以後事就人生
稟受上說雲峰又謂本義以繼言其發成言其具蓋在
造化者方發而賦於物其理無有不善在人物者各具
是理以有生則天命已不能不麗於氣質矣下文仁知
百姓皆指氣質而言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

道多可以兄、未路有所以知、以而尸也、死不死、無不其

十八

本義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又其每下者也○節初齊氏曰仁者見之於已動之後而識其動而及物之機故曰俾知者見之於未動之先而識其復而幹事之體故曰繼而施則行不著習不察全未見道者也百姓圖未見道俾者知者亦未見道之益故曰君子之道鮮

顯諸仁藏諸用鼓動萬物以無心成化而不與聖人對

盛德大業至矣哉當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本義願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

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勉齋黃氏曰仁本在內以其發出在外故謂之自內而外用本在外以其收藏歸內故謂之自外而內如春夏之生長萬物是顯諸仁至秋冬則收藏成實是藏諸用春夏是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是藏春夏所顯之用○俞琰氏曰天地以生物爲德以成物爲業其德業至盛至大亦無以加矣○本義張子曰富有者大而無外謂無物不有無一毫之虧欠也日新者久而無窮謂無時不然無息之間斷也○

俞琰氏曰富有者謂大而無外物成而靡所不有也且

周易傳義補疑

九

新者謂後來無窮物生而與日俱新也天地之德業盛如此若言聖人之德業則亦如此而已矣○鄭齋蔡氏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歟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歟○真西山曰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無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太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於進德修業亦必以天施聖人爲法蓋其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也此陰陽之在造化者言

生生之謂易

此後以陰陽之在易書者言猶不明不

本義陰生陽陽生陰其變無窮理與書皆然也○俞琰氏曰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為兩儀既生兩儀又生四象既生四象又生八卦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等而上之蓋生生而無窮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此陰陽之在卦者

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成象如日月星辰在天未有實形但積氣見其懸象如此坤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一一呈獻出來所以謂之效法

極數 著數 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周易傳義補疏卷九

二十

本義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按此自是二項文公謂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作弗說恐未然○雙湖胡氏曰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占以知來通陰陽老少所占之卦變而因以作事此陰陽之在著者

陰陽不測之謂神

本義張子曰兩在故不測○丘氏行可曰上章言易無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無體上章言神無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無方言易而

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尤之占事則神所託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無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

右第五章

本義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此句指陰陽不測之謂神而言○按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又一陽運行而不已者乃道也道之體用夫固不離乎陰陽矣陰靜之極而繼之以陽動是貞後繼之以元元者善之長此所以為善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乃萬物之所各正此所以為性也是道

周易傳義補疏卷九

二十一

也人人有之惟聖人為能全體之聖人之外有有之而得其一偏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已○有有之而冥然罔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已此君子之道之所以鮮也且君子之道原於天地天地之生成萬物其仁顯而其用藏如春夏之發生以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之收斂以藏春夏所顯之用其孰動萬物而生生不息也以無心成化而不與聖人同憂焉其盛德大業見於生物成物之間者斯不亦至矣哉何謂大業富有之謂也何謂盛德日新之謂也富有者以言乎太而無外者也日新者以言乎久而無窮者也陰陽之在

造化者如此其在易書者則何如是故易者生生不息之謂也易之陽而為乾者成象之謂也易之陰而為坤者效法之謂也此陰陽之在卦者然也占者極數知來之謂也因占以作事者通乎易之變之謂也此陰陽之在著者然也夫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易之陰陽可測而知者也若夫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乎神惟不測故無方此其所以不離乎陰陽而亦不倚於陰陽也陰陽也周子易說謂易之有陰陽也非陰陽之有易也易之有陰陽也非陰陽之有易也

夫易廣大矣夫以言乎遠則不禦不以遠而備物而正言物未動時亦無非此則靜而正不以通而備物而正言物未動時亦無非此

理之不偏者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不以事物之多而不備

本義不禦言無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無所不有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本義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則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乾以質言謂天包地

坤以量言謂地盡容天之氣也乾畫奇故靜專一而動直遂坤畫偶故靜翕而動闢翕是兩合闢是兩開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上三句以易配天下一句以易配人

本義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按廣大是此章總目直與闢即遠不禦專與翕即靜正大生廣生即天地之間備矣自廣大而易簡其言之序由博以趨約也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首日月至善者至德易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之以易

簡配至德然則易固不徒在乾坤而自在於吾之心中矣

右第六章 前章贊易之書此章贊易之理

按易之為道也廣大以言乎遠以言乎邇以言乎天地之間無所往而非易以遠而言則其理通行而不禦以邇而言則其理具在目前靜正而不偏以天地之間而言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備焉可謂廣且大矣自乾坤二卦言之守一之謂專兩闢之謂翕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直乃坤之德也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也大

生廣生謂乾坤廣大而生生之道無窮焉天足以包地
故大地足以容天之氣故廣易道之廣大其原蓋出於
此由此可見易之廣大一如天地之廣大易之變通一
如四時之變通易所言陰陽之義與日月之陰陽相似
易所言易簡之善與聖人之至德相似易道之廣大如
此然則君子其可不學易乎此言易道之廣大無窮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德欲其
崇故曰崇其德知微知顯知幽知明此言易道之廣大無窮
其效天也故有取於乾早欲其法地也故有取於坤
本義十篇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義皆後人新

九卷

二十四

加也知以虛明為用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此言易道之廣大無窮
故所知時進於高明而德以崇禮以形氣為質循理則
禮卑如地而業廣蓋禮卑故所行日就於平實而業以
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朱子曰知微日多則知益
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多業便廣
天地設位即乾坤定位陰陽變化由八卦生六十四卦而
易行乎其中矣猶後言乾坤乃易之門也然則人之成性
存存其不為道義之門乎○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德
成說之類○學易者亦惟觀法乎乾坤存存其已成之性
而由乎道義之門此言易道之廣大無窮

本義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
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朱子曰人
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而出○
俞琰氏曰成性之成與成德之成同人之性渾然天成
蓋無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存則無所往
而非道無所往而非義矣謂之門者道義皆自是而出
也○誠齋楊氏曰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自其本然
而行其當然之謂道

右第七章 此章贊易道之至主乾坤二卦而言聖人
之作易與學者之學易首皆有取乎此也

九卷

二十五

葉良珉曰此章以吾人之性比天地以所生之道義比
天地之易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者變易也變易則有
生生不窮之妙此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崇德則日
新由之廣業則富有由之然其所以能然者亦不過盡
吾智禮之性而已矣智言崇禮言卑智崇效天則與乾
知天始同其德所謂洋洋發育萬物峻極乎天者皆其
德之著也禮卑法地則與坤作成物同其能所謂優優
泰哉三百三千者皆其業之實也故以天地言之天地
設位則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而易行乎其中矣生生不
窮是以富有而日新以吾人言之智禮者吾人之成性

也成性存存則智以知之禮以行之而遠義出乎其中矣
矣聖聖無息是以德崇而業廣德崇業廣即道義之在
吾人者也是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智禮不存則性壞
必不能成變化以行道義故曰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
易在吾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出
三極之理其一而二二而一者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而擬
諸其形容如乾為圓坤為方木與之類象其物宜如乾稱龍
坤稱牝馬之類是故謂之象如易有言龍馬負圖河圖洛書

本義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如乾元亨利貞
周易傳義補疑九卷 二十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陰陽之交

柴氏中行曰聖人默識天下之動觀其事理之會合適
行處欲常行法度不廢於天下則有爻辭斷之曰如此
則吉如此則凶人知所趨避則常法不廢矣此所以有
爻也○本義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謂理之可
行而無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
○朱子曰會是衆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必
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乃可行爾如庖丁解牛於橫
處批大卻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

之理又曰會是衆理之會通是擇其通者而行典禮猶
常禮常法也

言天下之至賾無亂處易行厭惡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
至動動處易亂而不可亂也

本義惡猶厭也○鄭康成曰天下之賾去人情也遠疑
若可惡象之所言每與理會則人將樂而玩之矣天下
之動擾擾而不齊疑若可亂爻之所言每與事適則人
將居而安之矣○俞琰氏曰聖人唯能見天下之賾故
能言天下之至賾聖人唯能見天下之動故能言天下
之至動天下之物雜而不一可謂賾之至矣聖人於易

周易傳義補疑九卷 二十七

象言之則聖然當於心蓋不可惡也天下之事變而不
常可謂動之至矣聖人於易爻言之則井然有條蓋不
可亂也

擬易之而後言議易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本義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
也○填安世氏曰學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
之援深詳略必各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
之入速仕止必各當於時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
雲峰胡氏曰聖人之於象擬之而後成學易者如之何
不擬之而後言聖人之於爻必觀會通以行典禮學易者

如之何不議之而後動前言變化爻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按擬議以成變化語默動靜皆中於道之謂也○葉良珮曰上章言易之約惟智與禮此章言易之博兼乎天下之賾與動也且天下之事物至賾也賾雜亂也聖人諦觀審察有以見天下之賾皆陰陽變化之所為也於是畫卦以擬諸其形容謂擬諸賾之形容也象其物宜物宜猶言物類即天下之賾是也如乾象天坤象地之類及乎卦畫既成則天下之物宜如說卦中所列者皆不能外乎此矣是故卦之形體謂之象不獨天地風雷水火山澤之謂即卦畫亦象也天下之動至無窮也聖人備嘗衰世之憂患有以見天下之動皆人事之得失為之也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觀其會通是就事勢之湊合難通處看理之所當行如納約自牖入于左腹遇主于巷往蹇來連之類典禮謂法度也於是用此理與其物繁之易書三百八十四爻之間以斷其吉凶不獨象辭謂之繫辭若乾初爻變則成姤二爻變則成同人則始同人之象辭即是乾之爻辭也所謂爻者效天下之動是已故六爻之動謂之爻言乎天下之賾而不可惡也天下之事物雖至雜亂要皆理之所有自合理會不可厭也言乎天下

之動而不可亂也天下之動至不可窮然卦爻之辭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是以用易君子擬諸易之辭而後言則言必當其理所謂以言者尚其辭是已議諸易之動而後動則動必當其時所謂以動者尚其變是已擬議以成其變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而富有之大業由之以生矣所謂利用出入成天下之亹亹者是已若鶴鳴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在陰其室出其鳴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云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之聲出乎身加乎民行心之迹發乎邇見乎遠此四句即好爵爾靡之義言行君子之樞機戶之動發於樞矢之動發於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本義釋中乎九二爻義余生也言人俱為石中石也知子於石中石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以出處語默發明號笑之義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金至堅被同心者斷之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二人指九五六二本義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

無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亦可矣而又藉之

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

斯術也以徃其无无咎所失矣言中意曰茅之爲物莫不以其薄而不爲重也

本義釋大過初六爻義言中意曰茅之爲物莫不以其薄而不爲重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下謙伐有勞功而不德厚

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內盛禮外恭謙也者

政恭以存其本終位者也謙受此位此位非謙不能受也

本義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

其恭也言中意曰政恭謂極恭存位猶乾九三之存

周易傳義補錄九卷

義致恭以存其位謂禮極其恭所以存其分義而不敢

踰越非是保其祿位而強爲此謙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

是以動而有悔也言中意曰

本義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若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

而不出也不唯身不安動言語亦不安發之不出戶庭有

慎於言語之義蓋曰言亦人一身之門戶也

本義釋節初九爻義言中意曰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聖人作易以盡情偽故盜之情偽

亦知之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自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慢其

上下暴暴其盜思伐之矣乘其過而伐之慢藏誨盜

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本義釋解六三爻義○董仲舒云乘車者君子之位也

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

者其禍患必至也

右第八章

本義此章言卦爻之用○蔡氏淵曰自中乎初爻至此

周易傳義補錄九卷

凡七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

○葉良珮曰此承上文言擬議言行以成變化者亦不

外乎隨所處以慎其言行而已矣故中乎九二同人九

五皆言乎言行也太過初六言乎慎也謂慎言行當如

以白茅錯物也謙九三言人臣處勞之道乾上九言人

君處亢之道處勞當益恭慎其言行處亢但當嘿其言

遜其行而不動可也節初九言密也舉君臣皆當密其

言而不出可也解六三又明擬議之道當量身而行不

可以小處大以賤食貴自招攘伐之禍也蓋五身變化

之道莫過於言行故擬議之學亦惟以言行爲要然則

擬議止於七文乎曰七又舉其凡例耳能通其理則三百八十四爻皆可以類推也乃若擬議之道又必以己之所宜損益折衷而用之斯為善學易者若徒沈舊文又豈擬議之云乎此等文字不可不細心玩味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地此等文字不可不細心玩味也
本義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朱子曰卦數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二以二乘二為四以四乘四為八五行本五而十是十者蓋一每包二如木包甲乙火包丙丁土包戊己金包庚辛水包壬癸所以為十此等文字不可不細心玩味也
天數五地數五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五其五地數三十六其五凡天地之數五十有

五

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孔子解文變化即在五行生成上見鬼神即是變化生成之妙用
本義此簡本在大行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

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朱子曰在十干甲陽乙陰木丙陽丁陰火戊陽己陰土庚陽辛陰金壬陽癸陰水是相得甲陽與己陰合乙陰與庚陽合丙陽與辛陰合丁陰與壬陽合戊陽與

五

於合是各有合○潘氏曰洛書之數天地自然之數也以天之一三五七九總之則為二十五此天數二十有五也以地之二四六八十總之則為三十此地數三十也又以天之二十五地之三十總之則為五十五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亦不逃乎此數而已
大衍之數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本文以象解
樹本文一以象解三揲本文之以四以象四解時歸本於劫以象解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本義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象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

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所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問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初於左手。三三才也。揲問而數之也。奇所揲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問。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功。故五者之中。凡有再功。然後別起。一掛也。○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蓋數備於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蓋數始於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也。○蔡西山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於初為三節。揲右為四節。歸右奇於初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三十日。為再閏。再初而後掛者。再初之後。復以所餘之數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十當期之日。

本義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著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圖三偶方。圖四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太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還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十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繫書之耳。三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本義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十八。策合之得此數。○俞琰氏曰。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積之得四千六百八十八。策合之得此數。

千六百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而曰當萬物之數者萬蓋盈數也取其盈數言之而不論其餘也是故四營而成易

按四營惟童溪王氏之說是故俞琰氏取之而謂正義以四度經營著策乃成易之一變者誤先儒皆祖其說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為四營非也○今按王氏之說曰營求也用著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

九卷

三十六

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六三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八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為九十焉亦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皆求以四而得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 取此以備本義之所

未安

十有八變而成卦

俞琰氏曰十有八變者每一度分掛揲初為一變三度分掛揲初為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內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十有八變而後成六畫之卦也引仲純說易者曰揲初為一變三度分掛揲初為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內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十有八變而後成六畫之卦也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引仲純說易者曰揲初為一變三度分掛揲初為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內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十有八變而後成六畫之卦也俞琰氏曰八卦乃三畫之卦小成謂內卦成於下也引而伸之者外卦又成於上則為六畫之卦六十四也觸類而長之者八卦可伸而為六十四卦則六十四卦可

周禮傳義補註九卷

三十七

伸而為四千九十六卦也用四千九十六卦以斷吉凶則天下所能之事畢矣引仲純說易者曰揲初為一變三度分掛揲初為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內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十有八變而後成六畫之卦也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引仲純說易者曰揲初為一變三度分掛揲初為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內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十有八變而後成六畫之卦也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佑神謂助神化之功○俞琰氏曰易之道變化無窮未易見也顯之者辭也顯而可見則幽者闡矣是謂顯道易之德行至簡至易亦可測也神之者數也神而莫測則顯者微矣是謂神德行道之顯故可與酬酢德行之神故可與佑神朱子德行以人事言惟決之於鬼神則德行神矣又曰神不能自說吉凶必俟易始見是易能佑助於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本義變化之道卽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
雲峰胡氏曰蓋謂河圖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有變
有化非人之所為也皆神之所為也○俞琰氏曰自陰
而陽者變也自陽而陰者化也所以變化而無窮者道
也神者何陰陽不測之謂也神豈可以遽知若夫神之
所為則可以因變化之道而知之何謂神之所為如上
文所言蓍數之法變化往來進退分合此乃神之所為
也○節齋蔡氏曰變化之道卽下文至精至變之事神
卽下文至神之事○雙湖胡氏曰變化之道卽成變化

周易傳義補註

九卷

三十小

右第九章

本義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
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筮
啓蒙備言之○葉良珮曰此言天地陰陽之數具於河
圖而聖人因之立蓍明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陽之
數奇故河圖一三五七九之數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
也陰之數偶故河圖二四六八十之數皆屬乎地所謂

地數五也五位相得謂一奇一偶各以次序為類而自

相得也各有合者謂五行皆以生成之數而各有合焉
者也天數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五偶
之積也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行鬼神如下文
用大衍之數以成六十四卦而吉凶悔吝由之以生是
已大衍之數五十者以河圖中宮天五東地十而得之
也一以象太極分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四以
象四時歸奇以象再閏凡陰陽老少之數皆以四而求
之是謂四營而成易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積六爻
之策各三十六而得之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積六爻

周易傳義補註

九卷

三十小

之策各二十有四而得之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
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
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引伸觸類者由八卦小
成而言也蓋四變而成變易三變而成一爻謂之兩儀
之畫積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
見則內卦之為員者立矣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
六營九變以成三畫則外卦之為悔者亦備而六十四
卦之名又可見矣然後觀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
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顯道神
德行者道在天幽而難知今因卦辭明言其吉凶而顯

之故曰顯道德行在人顯而易見今必占決於蓍策之數以神之故曰神德行惟顯道故可與酬酢惟神德行故可與助神然酬酢即所以助神皆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顧變化之道知之者鮮故夫子嘆之云云蓋必由數法以知其物必神明其德行以知其故然後可與語知耳故能知其道則能知神之所為而與之同其无方矣故至誠如神此之謂也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十

後學丹陽姜

寶纂註

門人

晉江潘維岳

梁山古之賢

同校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如潛龍勿用辭也陽至九而極變為陰陰至六而極變為陽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推之三百六十四爻莫不皆然以用也尚上也

本義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孔穎達云易之為書有聖人所用之道凡四以言者尚其辭謂聖人發言而施政教者貴尚其爻卦之辭以動者尚其變謂聖

人之有所興動營為者法其陰陽變化變有吉凶人
之動取吉不取凶也以制器者尚其象謂造制器法
其爻卦之象若造弧矢法睽之象若造梓柏法小過之
象也以下筮者尚其占象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
龜之見兆亦有陰陽五行變動之狀故卜與筮尚其
卦變動之占也○龍氏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
取用者有制器卜筮時取用者四句唯尚變難通變
在辭象占之外實不出辭象占之間凡舉動必合易之
變唯心與理會者能之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此若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

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

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

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

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著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

命是也○孔穎達云君子將欲有所施為將欲有所行

往占問其吉凶而以言命著也著受人之命報人言內

如嚮之應聲也無問遠之與近及幽深遠之處悉皆

告之遂知來物者物事也易以萬事告人人因此遂知

傳彖補疑 中卷

二

將來之事也易之功深如此若非天下萬事之內豈極

精妙誰能參與於此與易道同也○開封耿氏曰物之

來者遠自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此則天

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所謂至精者也○雲峰胡氏曰

此尚辭尚占之事而曰天下之至精者言辭占至精之

道其精無以加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

成天地之文極其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

之象非天下之至變非成文不足以成物非定象不足以

制器變之又變謂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

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五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

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

也綜者總而罕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著之

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先尤

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雲峰胡氏曰參

伍以變蓋三揲兩手之策也通三揲兩手之策而陰陽

老少之畫遂成矣三變方成陰陽老少之畫雜十有八

變乃見陰陽老少之數故謂之錯綜三變之數成一爻

總十有八變成一卦故謂之綜錯綜七八九六之數而

傳彖補疑 中卷

三

卦爻動靜之象遂定矣天下至變言易之有象具至變

之道天下無以加之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

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也

感而遂通如感於離則通乎網罟之故感於坎則通乎

書契之故凡有所感皆然○本義此四者易之體所以

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著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

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之心之妙其動靜亦如

此○俞琰氏曰人莫不有思易則无思也人莫不有為

易則无為也未有所感則言在冊象在畫著在積寂然

不動若無與於物既有所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吉凶
 悔吝之理無有不通者易其至神矣乎非聖人不能窮
 其神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凡言易多
 指著卦而言著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
 動之物及問焉而以言受命如響則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矣非至精至變之外他有所謂神神即精與變之至
 妙至妙者也推其至妙者易也易以象為本義以理為宗理之至妙者易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之極深而研幾也
 本義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
 者至變也○至深難見之理俱就易中見之如所謂通
 神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卦中吉凶悔吝其幾者數年
 顯處在茫昧時俱研磨出來所謂研幾也○俞琰氏曰
 深蘊奧而難見也幾細微而未著也極深謂以易之至
 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
 不極其深無以研其幾深蓋其體幾蓋其用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
 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焉者此之謂也
 本義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程子曰神無
 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吳
 氏曰惟辭之能極深也故以辭為占則可以前知而開

通天下入之心志惟變之能研幾也故以變得象則可
 以制作而完成天下入之事務然辭占變象所以能知
 此者皆妙不可測之神為之非人所能為也○楊誠齋
 曰聖人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
 出戶豈假疾而後速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
 右第十章此章言易之神首節兼居與動而言夫易以變化為道皆
 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葉良珮曰此
 章言易之神首節兼居與動而言夫易以變化為道皆
 神之所為也而有聖人之道四焉何以言之指其所之
 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時然後言而言無不當矣
 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有尚之則見幾而作而動
 無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以制器者尚之則立
 法利用足以盡創物之智矣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以
 卜筮者尚之則占度決疑足以極知來之神矣卜筮不
 必指定筮易言只是假借字義言吾心占度裁決之意
 自是以君子將有行也以下雖就筮易而言然亦不過
 指其易見者以發明首節之義耳且君子之言動也於
 易焉擬議之但言居行先故將有為有行必先問焉而
 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事也行之於身謂之有為措之
 於行謂之有行易受人之命其應如響其於未來之吉

凶無有幽深遠近必皆知之此尚辭尚占之事也而曰天下之至精蓋辭以盡象之意占以盡卦之情偽非精察夫三極之理者弗能及也若以吾心言之即周元公所引洪範所謂思過是已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合十有八變而言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者蓋通三變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蓋極二老少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此尚變尚象之事而曰天下之至變蓋通變極數以研象之幾立象觀動以定變之賾非窮極乎變化之道者弗能及也若以吾心言之即洪範所謂通微是已夫易以變化為道雖

疾而速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者神成之也故不行而至夫子復申言以結之曰所謂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其至精至變而至神故謂之聖人之道云爾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人所未知者開發之獨理也成務人所欲為者成全之適變也人易斷天下之疑承易道下文凡六節各有是故字皆以信卜筮之妙

本義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

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朱子曰聖人作易教人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志定業斷疑者此也○俞琰氏曰何為問辭如斯答辭讀易者不知聖人所以作易之意則徒玩其辭爾開物謂物理未明易則明之成務謂事體未定易則定之冒天下之道謂天下之道無不包括於卦爻之中也以用也易能開物故聖人用以通天下之志易能成務故聖人用以定天下之業易能冒天下之道故聖人用以斷天下之疑

見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即無思為吉凶與民同患即感通

云云凶國民之所患吉亦以爲患蓋既得其吉又患其凶
老子所謂寵辱若驚是也其神足以知來其知足以藏往
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伏義能知吉凶聰明睿知聖如神
武而不殺無待於卜筮者夫以上爲第一節自此以下始
言建立卜筮之人

本義圖神謂變化無方陰陽老少理無一定之用方知
謂事有定理象辭森立吉凶得失一定不易易以貢謂

變易以告人剛柔迭用九六相推聖人體具三者之德

而無一塵之累無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
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

周易傳義補註卷八

八

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張橫渠曰圓神故能通天

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

堯氏夫曰以此洗心者所以无思也以此退藏於密者

所以无爲也以此吉凶與民同患者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也非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以此句

屬上作贊詞恐當帶贊上無起下爲是俞琰氏曰善用

於卦未定之先故其德圓卦成於著已定之後故其德

方六爻之義各有所取蓋隨其時位也易者變也貢者

以吉凶告人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謂无事時則

潛心於淵默寂然不動人莫能窺吉凶與民同患謂有

事時則其神知之用又隨感而應當知無思無爲寂然
不動者易也在聖人則洗心退藏於密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者易也在聖人則吉凶與民同患聖人即易易即
聖人其道一也神以知來二句亦兼著與聖人言之將
來之事著之神無不知之而聖人所以知來其神亦與
著一也既往之事卦之知無不藏之而聖人所以藏往
其知亦與著一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問辭也古之聰明
睿知句答辭也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蓋古語而孔子
援以贊聖人之大如此

惟其聰明睿知足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

周易傳義補註卷八

九

物以前民用作易之事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以上爲第

二節自此以下遂言畫爻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

本義神物謂著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

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與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

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爲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

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南軒張

氏曰著足以揲天地之數龜足以見天下之象天能生

之而不能與之惟聖人用其四十九而幽贊神明所以

興著也鑽之七十二而置之前列所以興龜也天下之

民其終不倦而樂於有為疊疊不忘而勇於有行者以其有善龜以前之也然後聖人深居簡出利用安身齋

知其所所以然者矣

與神物前民用其書爻布卦以神明其德之事如何是故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開謂之變往來不窮謂

之通見於善策乃謂之象形於卦爻乃謂之器制小節之

法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以爲第

三節

本義闔開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

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

修道之所爲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孔頴達曰

易從乾坤來故更以乾坤明之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

言坤而後言乾闔戶謂開藏萬物闔戶謂吐生萬物開

閉相循陰陽遞至或陽變爲陰或開而更閉或陰變爲

陽或閉而還開是謂之變須往則變來爲往須來則變

往爲來隨須改變無有窮已而恒得流通是謂之通往

來不窮據氣而言氣漸積聚露見萌兆乃謂之象言物

體尚微也體質成形是謂器物言其著也聖人裁制其

三物而施用之垂爲模範故云謂之法聖人以利而用或

出或入使民咸用之是聖德微妙故云謂之神○雲峰

胡氏曰此章本義以爲專言卜筮此段若從卜筮說闔

戶謂之坤者四十九策之合也闔戶謂之乾者四十九

策之分也一合一分是謂著之變分合進退之中有往

來不窮之妙是謂著之通見而爲七八九六之數謂之

象形而爲剛柔動靜之爻謂之器此乃聖人制爲卜筮

以教人是爲樞著之法民一出入咸用之以爲利則

爲用著之神○平庵項氏曰第三節言畫卦布爻之法

以是故發辭闔戶謂之坤言畫偶爻也凡偶皆屬陰闔

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乾一闔一開謂之變

六畫既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

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按其迹而

言見於善策謂象形於卦爻謂器制用之謂卜筮之法

可謂明矣究其用言之枯槁敗壞而內外靜作之務皆

資於利用王公皂隸之人皆用以決疑極深研幾其妙

如此豈非天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也此下復推明制

作之本

制作之本如何蓋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則所以生生

者也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配而爲兩也

本義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養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著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朱子曰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吉凶既定俾民無所疑而勇於

極事赴功

本義有吉有凶是生大業○俞琰氏曰八卦具而定吉

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

主

天下之務矣夫易之為書六十四卦具乃可以占吉凶何為獨言八卦也平庵項氏曰凡係辭之稱八卦卦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為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其言伏羲始作八卦者亦謂六十四卦也夫吉凶乃易之占辭何為能生大業也橫渠張子曰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而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雲峯胡氏曰易有交易之義上文所謂闔闢往來者易也故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闢往來而不窮者以其有是太極之理也此章所謂兩儀四象八卦即易也又原其

始而言者惟其有太極之理所以生儀生象生卦而謂之易也以畫卦則始為一畫以分陰陽而謂之兩儀次為二畫以分老少謂之四象又次為三畫而謂之八卦以揲著則一揲而有兩儀之象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又三揲而有八卦之象自一生兩皆有太極之理存焉占凶生大業有體必有用也○平庵項氏曰自太極以至末章為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爻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易書之所由作

周易傳義補遺

八

十一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本義富貴謂有天下復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也疑則怠決故勉○進齋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化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

而物無不備用無不致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惟聖人
爲大賸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賸者
陳而隱者顯矣鈞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
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
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
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與天地並
何以修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
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
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
周易傳義補疑 卷六 十五

謂大矣雖然作易而非有聖人之位亦不足以爲法於
天下用易而非聖人之德亦不足以爲利於天下故斷
之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
莫大乎聖人賸謂雜亂探者抽而出之也隱謂幽僻索
者尋而得之也深謂不可測鈞者曲而取之也遠謂難
至致者推而極之也賸非探而不出故以蓍龜探之應
非索而不得故以蓍龜索之深非鈞而不及故以蓍龜
鈞之遠非致而莫至故以蓍龜致之凡物象之賸隱事
理之深遠蓍龜皆探索之鈞致之故能定天下之吉凶
成天下之亹亹亹亹猶勉勉大抵有疑而莫能決其心
必得卜筮以決之而吉凶既定自然加勉則其所以亹
亹者是卜筮成之也聖人何與焉故於莫大乎聖人之
後又繼之曰莫大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蓍龜聖人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天地
變化陰陽聖人效之而卦爻之動靜以備天亹象日月星
辰見吉凶備度失度而吉凶見聖人象之而卦爻有以斷
吉凶河出圖洛出書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剋之形聖人則
之而卦爻方位以定皆作易之本也
本義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雲峯胡氏曰四者言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

由於卜筮故又以天生神物始焉○俞琰氏曰前云并
與神物獨指蓍而言蓋承上文蓍之德此云天生神物
乃指蓍與龜並言蓋承上文莫大乎蓍龜此二物皆能
前知故皆謂之神物孰生之天生之也聖人之作卜筮
豈聖人自出已見哉天生是物而聖人則之也則之者
以之為法也後云河圖洛書亦皆神物也故皆言則之
或曰蓍龜並生於上蔡蓍草叢生百莖半之則應大衍
之數五十龜背之文中間五段兩旁四段周圍二十四
段腹之文十二段總而計之四十九段則應大衍虛一
不用而用四十有九之數蓋皆神物也天地變化謂四

周易傳義補錄

十六

時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是謂變化聖人效之如
卦爻之動靜蓋倣效天地陰陽之變化天番象謂日月
也日月往來有盈有虧其度則吉失其度則凶此
天之番象以見吉凶也聖人作易而示人以吉凶蓋象
之而已象像也天地變化有理可測故言效日月往來
有象可見故言象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始因河圖洛書
之文而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關子明以
五十五數為河圖四十五數為洛書劉牧兩易之謂河
圖之數四十五洛書之數五十五說者以關為是劉為
非其實皆不然按書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正

也河圖而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
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
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也聖人則之謂則其文以畫卦
耳初無所謂五十五數與四十五數也夫五十五數易
數也易固有之也易安有所謂四十五數哉孔安國注
洪範乃以為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
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九類按禹貢但言導洛不置
言洛之出書安國何所據而有是說孔子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作易之聖人蓋伏羲也是河圖
洛書伏羲之時具有之矣劉向父子班固輩皆循安國

周易傳義補錄

十七

之說遂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如此則是伏羲時止
有河圖未有洛書也不亦繆乎夫孔子兼圖書二者並
言安國之徒乃岐而二之已與孔子之說大相戾况
所謂天錫禹洪範九疇蓋未嘗謂錫以洛書安國之徒
乃謂洛書有九數疇之數亦九遂肆其說謂禹得洛書
而叙九疇何其妄耶○東坡蘇氏曰九宮不經蓋緯書
所言之數非易數也南軒張氏曰鄭康成溺於緯書乃
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
九疇此皆無稽聖經者
易有四象可以開物所以示也繫辭焉繫辭斷吉凶可以

成務而天下之道無不在其中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蓋總一章專言卜筮之意也

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俞琰氏曰易有四象所以示者示之以象而使人有所見也係辭焉所以告者告之以辭而使人有所知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者吉凶既定而使人有以決其疑也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雙湖胡氏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首揭夫易何爲者也一句謂問辭興起一章大意而以夫易開物以下

周易傳義補註

十八

爲答辭盡說歸卜筮其下六箇是故一箇是以皆發明卜筮之事第一箇是故說聖人以通以定以斷總言卜筮之綱也第二箇是故言聖人以此洗心第三箇是故言聖人以此齋戒此卽卜筮以用卜筮也第四箇是故言闔戶爲坤闔戶爲乾以明畫卦布爻之法第五箇是故擲起易有太極以論生儀象卦之法亦襟著求卦之事第六箇是故雖論天地四時日月實歸重聖人有富貴之位能致用立器以利天下而必以著龜成臺臺者結之亦聖人事至第七箇是故四致意於聖人則之效之象之則之而未及文王周公之辭焉故本意謂此

章專言卜筮而伏羲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是而圖書爲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此皆不可不知也○

葉良佩曰此章言易之用與聖人作易之由皆主卜筮而言也易何爲者也數之始也聖人患天下之不知而作也故爲之作易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凡以教天下後世也是故以易之開物者而通天下之志以易之成務者而定天下之業以易之冒天下之道者而斷天下之疑何以言之著之德圓而神筮而求之遂知來物所以能開物也卦之德方以知率而揆之具有典常所以能成務也六爻之義易以貢要其吉凶存亡則辭無

周易傳義補註

十九

不備所以能冒天下之道也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則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著動爻靜而爻義則變易无穷然而未盡卦之前聖人已先具此三者之德於心矣以此猶言用此也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无他物也程淳公曰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也故當其无事之時則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卽所謂寂然不動是已及其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以知來其智自足以藏往卽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已用神而不用著著之德具於神也用智而不用卦卦之德具於智也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凡以贊言其爲上聖之資也聖人之

資性如此是以仰觀於天明於消息盈虛之道俯察於民得其吉凶存亡之故於是與神物以前民用神物即謂著與龜也前民用即通志成務斷疑是也蓋至是則百姓與能咸有以成其壘壘而聖人則端拱無爲齋戒以神明其德蓋與天地之神化同其不測矣夫聖人之用易其神妙有如此然豈深遠而難知哉即人出入之門戶可以取鑒而見矣是故由闔戶而觀之則謂之坤萬物歸藏萬物一太極也由闔戶而觀之則謂之乾帝出乎震兩儀各一太極也由戶之一闔一闢而言則謂之變天道以四時成變猶易之兩儀生四象也由闔

周易傳義補疏

于

之不窮而言則謂之通天地之陰陽相生循環不已而萬化繁新猶易之四象生八卦引而伸之爲六十四也見乃謂之象戶之闔闢皆象也自天地而言則乾知太始凡在天成象皆謂之象易以九六推成吉凶之象亦猶是也形勢謂之器戶即器也自天地而言坤作成物凡在地成形皆謂之器易以決疑成務而太極以生亦猶是也由是聖人效法天地制易之度數教人用之則謂之法民由聖人之法利用出入變化云爲闔闢用之則謂之神是故易太極觀諸闔戶則知之太極生兩儀觀諸闔戶則知之兩儀生四象觀諸一闔一闢則

周易傳義補疏

主

知之四象生八卦引而伸之至六十四觀諸往來不窮則知之八卦定吉凶觀其變通之象則知之吉凶生大業觀其形器法及利用出入則知之夫斯戶也何莫而非易道之大全乎此取諸近且小者而言也又自其大者而言之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易擬諸其形容名曰乾坤乾奇坤偶故謂之象變通莫大乎四時易觀效其變動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故謂之爻懸象者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與星辰其循度失度則有言有凶易之象辭懸繫吉凶休咎明以告人故謂陰陽之義配日月至若崇高以位言惟富有四海貴爲天子位與天地並者夫然後能以易道教天下故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用以德言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爲利權知變化之道與四時同其變通者夫然後物无不備闔闢无不致即章首所謂冒天下之道是已故曰立成器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鼓舞神化以功用言象積隱而難知理深遠而莫究惟具神明之德與日月同其明者然後能探賸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以決其疑成天下之壘壘以廣其業惟聖人之易道爲然故曰莫大乎書龜夫易之爲道小而戶之闔闢大而天地四時日月无有不合然而君子之學易者又當推原聖人作易

之本始可也是故天生著之神物長文餘滿百莖聖人則之以畫卦作筮天地以四時變化寒暑晝夜聖人效之以摩盪重交剛柔相推以成變化是也天垂日月星辰之象以循度失度見吉凶聖人象之因其剛柔雜居而著失得憂虞之象鳥河出圖洛出書皆具五行之數聖人則之以爲大衍之數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圖書爲文字之祖文王周公又因其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此三聖之易書所由作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斯易之體於我乎矣至於易有陰陽老少之四象所以示人以卦爻動也繫辭焉所以告人以失得憂虞之故凡皆以通其志也定之以吉凶所以告人占決凡以定業而斷疑也故君子動則觀其象而玩其占斯易之用於我乎行矣此章論易之用最爲詳備讀者宜致思焉

周易傳義補遺

十三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復信思乎順又自下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孔穎達云人於此易之四象所以示繫辭所以告者能依其吉凶斷而行之則鬼神无不祐

助无所不利故引易之大有上九爻辭以證之○俞琰氏曰大有上九爻辭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於繫辭傳凡三言之此則兼言所來所應皆發明言外之意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則不悖於理是以天祐之人之所助者信也信則不欺於人是以人助之爻但言天此又兼言人天人蓋一理也當大有之時六五以柔德居中而在下衆陽皆助之以其信也上九位居六五之上是履信也身雖在外而乃心未嘗不在君是思乎順也順則天助之矣九三賢人也上之應在三又與之同德相尚故曰又以尚賢也其德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周易傳義補遺

十三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彖象以盡言周公彖象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本義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吳澄氏曰盡意盡情偽盡言皆

所以爲天下利又恐其利有所未盡於是作揲著十有八變之法使其所用之策往來多少相通不窮而其所得之卦一可爲六十四亦相通不窮其象其辭皆可通用而不局於一則其用愈廣而足以盡利矣因變得占以定吉凶則民皆無疑而行事不倦如以鼓聲作舞容鼓聲愈疾而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已而舞容亦不已自然然而不知其孰使之者所謂盡神也○俞琰氏曰書以記言言有餘則非書之所能盡言以達意意有餘則非言之所能盡達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曰可見聖人立象以示人使之觀象而默會其意所以盡意

周易傳義補註

二十四

也夫聖人之作易設卦觀象然後繫之以辭卦在是則象在是象在是則意在是矣意者心之所向而寓於象者也情實也僞妄也僞則不情情則不僞人之情僞萬端非言可盡設之以卦所以盡情僞也繫之以辭所以盡言也變而通之則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其用不窮是必盡其利矣鼓之舞之則有以成天下之慶慶而其妙莫測足以盡其神矣立象設卦繫辭此聖人作易之事變通鼓舞此聖人用易之事或曰首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疑是古語次言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設問之辭以下是答辭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初畫卦時只此二畫分左右成行列而一部易書已在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若當時分此兩畫不成則易書亦无自而見又若當時作此易書不成則二畫與於歇滅无用矣見得易下可无二畫二畫亦不可无易也

本義緼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俞琰氏曰緼衣中之綿絮胎是也乾坤其易之緼邪謂乾坤緼

周易傳義補註

二十五

於易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緼於乾坤兩卦之中也易中之所緼奇偶是已九六散布於二篇而爲三百八十四爻則乾坤成列而易之本立乎其中矣易之所以爲易者乾九坤六之變易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故九六毀而不成列則无以見其爲易也易不可見則乾坤六六兩者之用息矣乾坤未嘗毀亦未嘗息特以爻畫之九六若不成列則无以見其變易之理爾

是故惟易不外乎陰陽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即乾坤奇耦之畫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即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

天下之寶賡者

本義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謂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因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時變也將已裁定者推行之方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等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行如亢龍有悔是不通處將來无悔便是通又如乾之變當潛而行潛之事則潛為通當見而行見之事則見為通事者業之未成業者事之已著○俞琰氏曰道无形故曰形而上者器有形故曰形而下者如卦有上下之體爻有剛柔之質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則謂之變推廣而流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謂之事業前章云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天地之變通也此云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變通也○誠齋楊氏曰此節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賡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

其典禮是故謂之爻

爻者言易有陰陽之義也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即齋蔡氏曰夫當作爻象即卦

爻即辭也

極天下之賡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朱子曰極天下之賡者存

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

存乎辭是說出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雲峯胡

氏曰窮天地萬物之象而歸諸卦故曰極發天地萬物

之理而見乎辭故曰鼓○俞琰氏曰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賡故能極天下之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故能鼓

天下之動賡以象者卦有象則窮天下之至雜至亂无

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决使天下樂於趨事赴功者乎

舞足蹈而不能自己故曰鼓

化而裁之上文化而裁之喚作變化是就這變處見得化

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點

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本義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

在德○俞琰氏曰易不變則奇耦乃死象故化而裁之

則在乎變變而後通故推而行之則在乎通易道固神

矣神而明之則在乎其人若夫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

又在乎人之德行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聖人以易道舉而措之天下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聖人以易道存之於一身也○丘氏行可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已也

右第十三章

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朱良珮曰此章論

周易傳義補卷下

八

聖人之作易與夫人之用易也言之難明者不能盡形之於書意之難傳者不能盡見之於言聖人欲闡發天地之精蘊以告人也其道何由包義氏有憂焉故立象以盡意八卦成列而天地之撰神明之德皆可以意會矣因而重之設為六十四卦以觀其愛惡之相攻遠近之相取以盡其情偽而天下之賾又无不見矣至於文王周公又慮天下後世之人不能觀象以得其意也故隨其卦之大小象之失得憂虞繫之辭以盡其言使夫人之觀象玩占者又可因言以得意而前聖之精蘊益以闡矣於是教人卜筮觀其變而通之以盡天下之利

周易傳義補卷下

九

凡皆聖人立象設卦之功也占得其辭之吉則喜而趨事得其辭之凶且悔本則懼以終始其要无咎鼓之舞之咸有以成其聲靈以盡易道之神凡皆聖人繫辭之功也夫易道之有功於天下如此然豈聖人有意而創為之哉要不過以發明天地之蘊焉耳故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何以言之自夫天地之始闢也乾位乎上坤位乎下乾坤成列而易已立乎其中矣四德之相為循環易之體也萬物之隨帝以出入易之用也易與天地相為无窮必乾坤毀則无以見耳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由是觀之易之為道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乎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易是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天地是也聖人因其化而裁之即所謂裁成天地之道是已故謂之變推而行之法天以為治也即所謂教人時以佐佑民是已故謂之通舉變通之道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而易道行乎天下矣凡此皆畫前之易聖人用之以行其神化也由是象賾畫卦而擬諸其形容故謂之象效動觀會通繫辭斷吉凶故謂之爻且天下之賾至難見也如道有變動感有情偽事有失得憂虞之類卦之象莫不窮極而形容之故曰極天下之賾道存乎卦天下之動恒難於占決也如吉凶悔吝以及无

咎之類又之辭莫不著明其故以決斷之玩而得之者
自有以成其慶豐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於是教
人卜筮觀其卦爻所變晝夜之象或吉或凶或悔吝且
无咎以我所占之事合而裁之即所謂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是已故曰化而裁之存乎變由是推其所占而
行之違凶即吉趨時之利即所謂通變之謂事是已故
曰推而行之存乎通若夫神明夫變通之法則存乎其
人而所以能神而明之則存乎不言而信之德行上文
五謂者皆言聖人作易之本此六存者則曰夫人之用
夫易也聖人變通而歸之事業推自然之心易以行其
神化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因卜筮之易而神明之
以成已也由是言之易何止前民之用其吾人之所由
以成已而成物者乎故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
者此之謂也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十終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本義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之類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
卦次第加之為六十四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卦有六
爻也○俞琰氏曰八卦三畫之卦也列而為八則一卦
有一卦之象蓋不特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凡天地

周易傳義補疑

所有之象無不具在其中也因而重之謂伏羲既畫八
卦又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爻在其中謂三百八十四
爻皆在其中也○秀岩李氏曰言因而重之則重卦非
文王明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本義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
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
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胡氏炳文曰爻之為言交也
有交則有變故剛柔相推而變在其中變統指卦爻而
言動專指所值之變爻而言繫辭焉而命之則文王周

後學丹陽姜寶纂註一門人

晉江

梁山古之賢

公之易也○俞琰氏曰剛柔謂爻之九六剛柔相推則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變無不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謂卦爻之下係之以辭而告人以吉凶悔吝動為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左氏以動爻為占者是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明繫辭而命之動在其中之意

本義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俞琰氏曰吉凶悔吝皆生於爻象之動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其三則人之動也可不慎乎夫吉凶悔吝四者皆辭之所命也占者由所命之辭而動則動罔不吉

周易傳義補疑

不然則凶悔吝之三者隨至矣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明剛柔相推變在其中之意

本義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自此而彼變以從時○俞琰氏曰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不過一剛一柔而已易中凡言剛柔即九六也易有九六是以易之本在

易非九六則以何者為之本乎又易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不通也有一卦之時有一爻之時隨其時之宜而動此變而通之道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正義云卦既總主一時爻則就一時之中各取其所宜之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此下申明吉凶悔吝生乎動一

本義吉凶常相勝而不已離正字說似未盡今取胡氏旦及俞琰氏之說以補之且之說曰貞者正也夫有動則未免乎累猶吉則未免乎凶盡會通之變而不累乎吉凶者其惟貞正乎若爻之吉行大正之道則其事愈吉若爻之凶行大正之道則其事亦不至凶故曰吉凶者以貞勝者也○俞琰氏曰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何以勝曰貞則勝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之謂也固守以正而不妄動則吉凶皆勝豈非以貞勝乎如此說方於貞勝字有下落

周易傳義補疑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

一者也

本義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無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俞琰氏曰天地之道正所以萬古常日月之道正所以萬古常明人苟能以正固守而不二以二則萬事萬變紛紜乎其前亦莫之能亂矣不然何以制天下之動哉○白雲郭氏曰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以貞夫一則正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本義確然健貌賁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六爻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爻是效乾坤之變化象是

像乾坤之有奇耦

本義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耦卦之消息所

以效而象之○俞琰氏曰此即上文之所示爻蓋效此

所示者也象蓋像此所示者也

爻象動乎卦之內吉凶見乎卦之外功業見乎卦之變聖

人之情見乎卦之辭

本義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

辭即見乎外之辭○韓康伯曰爻象動乎內兆數見乎

卦也吉凶見乎外失得驗於事也功業由變以興故見

乎變即前所謂吉凶生大業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

曰情見乎辭○俞琰氏曰爻象動乎著策之中吉凶見

乎辭命之際故謂爻象為內吉凶為外變謂爻象之變

辭謂吉凶之辭易之功業由變而見聖人之情因辭而

見欲知聖人與民同患之情但觀聖人之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本義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

守邦○俞琰氏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天地之德

為大德聖人位乎天地之中而贊天地之化育故人下

以聖人之位為大寶守位以人大學所謂得衆則得國

是也聚人以財大學所謂財散則民聚是也理財謂甲

者還甲乙者還乙不可不理也正辭猶言正名謂是則

言是非則言非不可不正也禁民為非謂制為禁令

使民不敢悖理而為非也義者宜也理財正辭禁民而

得其宜此所謂義也夫財者義也聖人不曰利而曰義

蓋以義為利也○呂氏主叔曰天地之德生而聖人

之德順天地之生而已位者生生之主人名求其生生

於我者也財者生生之本理財正辭禁民又所以全其

生生之道也○按天地間萬形皆有所事惟天地確然

賁然一无所事而惟以生物為事蓋由易簡而然也聖

人得天地易簡之理行天地大生之德然又不可无位

苟有其德而无此位則亦不能相天地而遂人物之生

此聖人所以又貴有位而天下以稱聖人之位為大寶

歟○正辭即所以理財禁民為非即從正辭上說來蓋

緣理財承聚人曰財上說來而其實只一事非二事也

右第一章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葉良珮曰此章言三聖

人之作易凡以教人趨吉而避凶也且聖人之畫卦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復由四象而生焉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既成行列而三才之象已在其中矣象也者像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因八卦而復以八卦次第加之重為六十四卦則貞悔往來之爻皆在其中矣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也此止據易書而言未及夫易之用也由是教人卜筮而剛柔由九六以相推往來交錯而卦爻之變皆在其中矣變也者言乎其進退之象也柔或進而為剛剛或退而為柔而六爻皆變化无常矣聖人因見夫變化

周易傳義補遺

六

之有得失憂虞也於是隨其卦爻而繫之辭斷其吉凶以命夫人則所以鼓天下之動者蓋莫有出於聖人繫辭之外者矣動是就其變動之中指其當占之爻而言如二爻變則以本卦上爻為主則此上一爻乃其動者也如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之爻為主則此一不變之爻乃其動者也此特言卦爻之動耳至於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此動字却以人事言蓋由聖人命之辭以鼓之而動焉者也即所謂吉凶生大業是已周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亦以人事言也自章首至此夫子言易之體用備矣自剛柔立本以後

又申言聖人作易之意不外乎仁義以生人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蓋申言上文象爻變動之義何謂剛柔以卦之全體而言則乾震坎艮為剛而凡所重諸陽卦皆舉之矣坤巽離兌為柔而凡所重諸陰卦皆舉之矣以爻之一節而言則凡奇畫皆剛凡偶畫皆柔聖人之列卦重爻各有定位所以立易之體故曰剛柔者立本者也下文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又即天地以明立本之意蓋天地者易之體也何謂變通據耆來卦而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謂之變觀其所值當動之爻而玩其占推而行之謂之通凡若此者所以趨易之時

周易傳義補遺

七

以盡其用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下文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又即日月以明趨時之意蓋日月者易之用也吉凶者貞勝者也申言吉凶悔吝生乎動之義且天下之動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已者也言吉凶則悔吝在其中悔自吝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因其貞勝而慎其動此君子用易之要也下文言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即天下之定理以明貞勝之意今夫天下之動雖萬有不齊也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所以常相勝者惟視其逆順而有凶有吉耳而理則一定而不可易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人能察識其貞夫

一者以生大業焉則與天地同其體用矣所以然者何也蓋以易之卦爻凡皆效像乎天地而作故也夫乾雖以知大始為德然而確然示人易矣即乾以易知是也夫坤雖以作成物為業然而隤然示人簡矣即坤以簡能是也爻之奇耦所以效夫易簡者也凡陽爻皆一而實何健且易如之凡陰爻皆二而虛何順且簡如之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為陽卦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息而陰消也則所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陰息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此亦止據易書而言至於爻象變動乎樞者求卦之時而吉凶之占則見乎成卦觀象之後方其象之動乎內也因其所變奇耦之象而占之此大業之所由生也故曰功業見乎變及其吉凶之有占也由其辭而趨吉避凶其要无咎是聖人以濟民行之情顯然已見於言外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且聖人效像乎天地以作易者果何為哉不過明天地所以生萬物聖人所以生萬民焉爾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生物也曰剴與柔而已乾以始之坤以成之觀卦爻之象而天地之德聖人之大寶曰位體天地以生民也曰仁與義而已矣理財養也正辭教也樂民

為非齊之以刑也聖人仁義之政盡於此三者觀吉凶之辭而聖人之情見矣聖人之情見於辭也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精以通神明之德粗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為火為中為目為離教民肉食包犧氏始作庖廚其始取犧牲以備庖廚故也庖廚者庖人廚也本義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離兩目相承而物麗焉○節齋蔡氏曰神明之德不可見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故曰類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耨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益為利為進為益教民粒食自神農始耕稼之始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俞琰氏曰益之為卦下震動上巽入皆木也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有耒耜之象焉耜耨耒耨耨木以木之銳者因而削之為耜今人加以鐵謂之犁頭耨木以木之曲者因而耨之為耒今人謂之犂衡日中萬物相見之時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嗑為合為食為市

本義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為中嗑為合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者天之象也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俞琰氏曰時當變不變則窮

於是乎有變而通之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民

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唯

其數窮而時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不然民皆

以為紛更安得不倦乎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

以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宜

周易傳義補疑 十卷

十

之也不然民皆以為不便何宜之有乎易元有窮窮者

數也陽故窮於九陰數窮於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久則不窮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義農之時人文未

著世未知有禮黃帝堯舜化天下以禮而使民宜之遂垂

衣裳以示天下蓋取乾坤九六之變而衣上裳下蓋取

乾坤尊卑之象也○胡氏炳文曰食貨既足不可无禮

於是垂衣裳以明尊卑貴賤之分而於乾坤之尊卑有

合焉垂衣裳而天下治即乾坤之變化而无為也

剡使中虛 木為舟剡 剡使木親 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

本義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張南軒曰舟

所以載物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天下而取諸渙者蓋

渙之成卦上巽下坎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朱

子謂致遠以利天下疑衍○朱

服牛 穿鼻 乘馬 絡頭 引重致遠 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剛其天而任之動作行止皆隨人意而民得其宜皆隨之

義也

本義下動上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者陽之動也

本義豫備之意○俞琰氏曰豫下坤上震坤為閭戶互

周易傳義補疑 十卷

十

艮為門闕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互艮為闔人

擊柝之象也互坎為盜暴客之象也舟車既設川陸既

通民雖獲其利然暮夜之際暴客亦可得而至矣不可

不豫為之備也○白雲郭氏曰豫卦本无備豫之義此

明備豫以見諸卦之象无窮不可以一義盡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白

利以治米使精此乃小有所過而民用以濟者也

本義下止上動○俞琰氏曰小過下艮上震震動於上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睽然，後威以服之。俞琰氏曰：睽，下兌上離，兌屬西，為刑殺，離為戈兵，此弧矢威天下之象也。始者不過待暴客耳，然有甚於暴客者，非弧矢不足以服之，故又有取於弧矢之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本義壯，壯固之意。俞琰氏曰：大壯，上乾上震，皆木也。棟，屋脊，棟也。宇，屋椽也。棟直而承上，故曰上棟。宇，垂而覆

周易傳義補遺 十一卷

下故曰下宇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塋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本義送死大事而過於厚。俞琰氏曰：大過，上兌下巽，其卦肖坎坎為隱伏，葬埋之象，中互重乾之大木，棺槨之象也。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不封謂不封土為墳，不樹謂不植松柏以識其處也。喪期無數，謂哀盡則止，未有三年之制也。後世聖人於此而過焉，无害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

本義明決之意。俞琰氏曰：夬，下乾上兌，外決而內明。聖人為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百官用以為決斷，則事辨而不相亂。萬民用以為明驗，則情盡而不相欺也。或曰：夬者，君子決小人之卦，造書契亦以決小人之姦而防其偽也。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如此○卜筮之說詳於上繫，制器之說詳於下繫。潛室陳

周易傳義補遺 十一卷

十一

氏曰：十三卦取象說上古雖未有易之書，元自有易之理，故所作事暗合易書。即邵子所謂畫前之易也。程氏曰：網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梓印弧矢所以利民用，衣裳以華其身，宮室以避其暑，門柵以衛其生，棺槨以送其死，凡所以為民利而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無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夬之書契蓋器利用便則巧偽生，憂慮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書契可以代忘言之見，乾夬可以防書契之偽，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為網罟，終易為書契，聖

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吉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
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

矣是故易者象陰陽也象也者像也象之形似也象者象之

材也剛柔爻也者效倣象之變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

生而悔吝著也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本義易卦之形理之似也彖言一卦之才○俞琰氏曰

是故兩字承前章而言正義云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

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之謂也愚謂易有畫乃

有象如乾象天坤象地巽下坎上而為井巽下離上而

周易傳義補遺 十一卷 十四

為鼎之類皆是也豈特十三卦之象而已哉象即像之

謂既謂之像則不過理之近似而已學者深求其義則

過過則必至於鑿也彖乃一卦之全才爻則分而為六

所以效天下萬事萬物之動者也其間有得有失是以

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也生謂從此而生出著

謂自微而著見悔有改過之意也至於吉則悔之著也

各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

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為吉凶也

右第三章

雙湖胡氏曰此章說卦象及彖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

至吉凶而始著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心而不吝
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爾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震坎艮巽離兌皆一陽二陰

本義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

陰二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陽卦三陽一陰陰卦二陽一陰

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本義君謂陽民謂陰

周易傳義補遺 十一卷 十五

右第四章

胡氏炳文曰論其故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

定之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陽為君陰為民陽為君子

陰為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又如此○葉良珮曰此章專

論六子卦畫首言其畫數之多寡次言其畫數所以多

寡之故末因其畫數之多寡而併及其德行之不同也

且以六子之卦言之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

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夫卦之多陰者宜為陰卦卦之

多陽者宜為陽卦而今所謂陽卦者反多陰所謂陰卦

者反多陽何也凡畫以少者為卦之主陽卦以一陽為

主合二陰爲五畫五奇數也陽卦奇此所以陽卦多陰也陰卦以一陰爲主合二陽爲四畫四耦數也陰卦耦此所以陰卦多陽也凡卦畫之所在卽德行之所在也據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而觀之其德行又有公私邪正之不同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之象陽卦一陽而二陰則其象爲一君而二民如堯舜三代之時天下一統民也二王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則其象爲一民而二君如七國爭雄五胡雲擾君無常民民無定主故爲小人之道若自吾身心言之心之官思卽耳目之官弗能奪也是爲一君

周易傳義補疑

十一卷

二民之象苟人心與道心互相勝負而一身之精神血氣莫知適從則爲二君一民之象也楊慈湖所謂已易者其斯之謂乎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

所欲慮者防其所惡

何思何慮

心應事動而无動則亦何思慮之有此人心定應自然之感也若九四之憧憧則豈如是乎

本義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

矣○俞琰氏曰何思何慮謂天下萬事萬物之往來甚衆若以思慮爲感則是自取其憧憧也如日月寒暑未嘗不往來而其往來也一任乎氣之自運何思何慮乎又如尺蠖龍蛇未嘗不屈伸而其屈伸也一委乎形之自然又何思何慮乎天下之理本同歸而殊其塗者自不同天下之理本一致而百其慮者自不一蓋往來者人事之常安能使之不往來但不可加以思慮之憧憧爾若加之思慮之憧憧則徒自紛紛然豈感感之道哉兩稱天下何思何慮蓋甚言感感之道君子以虛受人无所事乎思慮也龜山楊氏曰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

周易傳義補疑

十七

曰不可以有思思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

水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感往者之屈而有明生歲成之利此天道往來自然之感也若九四之憧憧則又豈如是乎

本義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

於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俞琰氏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此皆自然之往來非憧憧往

來也往者屈來者信屈信相感而生生不息則其利无窮矣○按屈信相感即上日月寒暑之往來利生即上明生歲成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 屈感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 信感信也 此聖學之屈信相感也

本義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内外交相養互相發也○俞琰氏曰春

周易傳義補疑

卷十一

十一

蟄之行先屈而後伸龍蛇之蟄所以存息其身而潛養迅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之道不過如此而已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本義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

周易傳義補疑

卷十一

十一

乃德盛仁熟而自致爾是亦感應自然之理何所庸其思慮乎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按未之或知本義言无所用其力是矣然以此為往而屈恐涉牽強故借為改之如此○俞琰氏曰神无方妙而不可測者也化无迹泯而不可見者也自精義入神真精力久以至於窮盡其神是以知化窮神而知化則從容中道遊於何思何慮之天而與天為一矣茲非德之盛乎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窮神猶言窮理盡性知化猶言至於命橫渠張子曰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又曰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所致非智力所能強也○按此前四節之意言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乎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自然之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為學亦然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亦是自然屈信如此雖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所致亦皆自然而已矣又何必自為紛紛如此乎○葉良珮曰此章釋十一爻之象辭蓋象傳之文言也當以咸九四為主咸九四爻象言在人感應之公私夫子遂極天下感應

之理而言之夫一感一應之相為往來者皆理之自然也何庸置思慮於其間哉且天下之道本同歸也但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途各殊耳同歸以行言天下之理本一致也但因事之不一而所發之慮有百耳一致以知言夫慮雖百也而其極致則一不過以精其義而已塗雖殊也而其歸宿則同不過以利其用而已夫然則此感彼應之理一皆出於自然而然吾人之感事接物亦惟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何以思慮為哉故曰何思何慮彼所謂憧憧者正欲計人之從也若然則所感者既私而所應者亦狹矣且以天地之感應言之如日月

周易傳義補註 卷十 二十

寒暑皆其自然之往來往者之屈自有來者之伸不待思而伸也又以聖人之德業言之譬如尺蠖之屈自有以信其行龍蛇之蟄自有以存其身此皆物理之自然何待於思而能伸且存耶是故精義至於入神自有以出而為致用之本利用而无適不安自有以入而為崇德之資要皆知行感應之自然又何俟先事而思乃能致用崇德耶精義崇德皆屬知但精義以研幾言在先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崇德以知崇言在後行道而有得於心故其德益崇也致用利用皆屬行但致用以出乎身發乎邇言在先此或躍在淵自試之時也利用

以加乎民見乎遠者言在後此飛龍在天上治之事也由二者交相養而互相發至於欲罷不能過此則幾非在我矣故曰未之或知也乃若窮神知化亦其德盛而自致耳非人力所得而與也若此者是亦自然之理云爾又何以思慮為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龍原氏曰此不能安其身况川川崇德乎王初下金是身不可也

本義釋困六三爻義○俞琰氏曰困之六三上有九四如石之當吾前三也非所困而困焉名之辱也必矣下有九二如蒺藜之君吾後三也非所據而據焉身之危也必矣既辱且危奚可動哉動則變為大過之棺槨是死期之將至也妻其可得見耶橫渠張子曰此明不能利其用者

易曰公用射隼 六三 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用以射隼之器也射之者人即上六也君子亦指上六言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今也時未至時至則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 言此君子成器而動者也 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

出如名義唯言射隼一語而射隼之義已見

本義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

德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

无咎此之謂也

本義此釋噬嗑初九爻義○俞琰氏曰此以下皆先之

論事物之理然後舉易曰以證之與前不同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

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

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

本義此釋噬嗑上九爻義○俞琰氏曰首不稱子曰蓋

連上文

子曰危者 小人自以危位可恒安

為有可恒保 保其存者也亂者 自以為治可恒有

者也此不知畏懼者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

于苞桑

本義此釋否九五爻義○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

治亂以天下言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

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明不知利

用以安身者

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

交不讀其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

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

以理言見幾以事言○龍原氏曰豫六二知幾神之事也

精義不足以盡之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元抵悔元吉

本義殆危也庶幾近意蓋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按殆危也恐未然俞琰氏作將字解者得之

天地絪縕氣之交 萬物化醇男女構 形之交精 萬原氏曰

此庶幾所謂精義者也 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

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

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按天地男女皆以一合

一故能專一而不一三人行而損一人二也以一合一

者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二也亦以一合一者也此所以

龍事一也天地男女之所以化醇化生者此也若三則不專一而亂美○丘氏行可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為天上坤為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為損有天地絪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為少男下乾變兌為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龔原氏曰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

周易傳義補疑 卷十 龔原氏曰此不能致用者也

十十四

本義此釋益上九爻義○俞琰氏曰君子位正身安而後動則動无不與心平氣和而後語則語无不應定其交之可求而後求則求无不與君子修此三者故處世得以金身而遠害也乃若危以動則无黨與懼以語則无應援无交而求則誰其與之人皆莫之與則傷之者自外而至矣如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蓋上九之位不正又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危懼可知矣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交其求又可知矣則其擊之者自外而來焉得不凶橫渠張子曰此又終以昧

於致用之戒○平庵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

右第五章 所舉十卦皆言君子學易之事

葉良珮曰此下十爻釋義皆承咸九四而言困六三言不能利用安身者由義之未精故也解上六言能精義入神藏器于身者將以致用安身也噬嗑初九上九否九五鼎九五皆申言安身之意也是必先知精義則无滅趾滅耳折足之患而繫于包桑矣豫六二復初九皆申言精義之意也蓋其望萬夫而无祇悔者利用以安身也然必知幾而不速復者以為之地焉損六三益上

周易傳義補疑 卷十

十五

九又推言之也言精義未至於致一雖欲安身必致或擊之凶矣是故體用一源屈伸一道君子之學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攸同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以體天地之撰微以通神明之德凡此皆自乾開其始而坤成其終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

本義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俞琰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凡九皆乾陽之闢凡六皆坤陰之闢故曰乾坤易之門易之變

至于四千九十六皆此陰陽二物也以二物之德言則陰與陽合陽與陰合而其情相得以二物之體言則剛自剛柔自柔而其質不同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用也撰所爲也天地之所爲可見者也易則以此二物體之神明之德不可測者也易則以此二物通之故曰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本義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謬然非上古淳朴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孔穎達曰爻辭若

周易傳義補疑

卷十六

見豕負塗之類是雜碎也然各依卦爻所宜而言是不相踰越也易之所論如亢龍有悔龍戰于野箕子明夷西鄰禴祭之類皆論戰爭盛衰之理故曰衰世之意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本義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此解徐幾氏俞琰氏互有可取今擇其可者合爲解如在往謂陰陽消長剛柔變化卦爻所藏者人所不明易皆著而明之故曰彰往來謂吉凶未定事之方來人所未知者占筮中所告可以前知故曰察來顯謂百姓之日用

至顯而人所共見者易則微之而使人敬慎而不敢慢幽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至幽而人所難見者易則聞之而使人洞曉而無所疑知往來之事見幽顯之理則人心無有不開明者矣蓋彰往察來則又可以因往而推來微顯幽開則又可以因顯而知幽此易所謂開也當名如同人之宗觀之賓燕之考小過之妣所命之名皆因其實而當辨物如乾之龍婦之魚噬嗑之肉剥之牀所取之物皆因其事而辨正言謂元亨利貞直方大之辭之類皆正言以曉人斷辭斷以吉凶之辭如小貞吉大貞凶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

周易傳義補疑

卷十七

之類有以決其疑備猶言無所不具也此備字總承前而當名以下說俞氏專指斷辭非也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本義肆陳也貳疑也○徐幾氏曰負乘往來事名之小者也茅棘豕雉物名之小者也所稱雖小而其所取之類皆本於陰陽非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乎言謂所示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廣凡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與象皆示之而其所繫之辭經緯錯綜皆有自之文非其有遠其辭文乎曲委曲也凡委曲其文者未

必皆中乎理易則言雖曲而无不中肆陳也凡數陳其
事者无有隱而不彰易則事雖肆而其理未嘗不隱或
疑也報猶應也失得之報吉凶之應也因民心之疑惑
而决其所疑以濟其所行有以明著其吉凶之應也○
吳澄氏曰自夫易以下皆論文王彖辭雖取類之大辭
之文事之肆而隱文辭亦然而此則專為彖辭言也

右第六章 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葉良珮曰此章論文王繫辭之義故首節先本伏羲畫
卦之事而言之乾坤者天地之象也即卦畫之兩儀是
已由交易而言則生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而易之

周易傳義補疑 十一卷

二十八

象術矣由變易而言則生七八九六之數變動不居而
易之爻備矣故曰乾坤易之門惟乾坤二物也故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惟二物陰陽也故陰陽合德以通
神明之德由是文王周公繫辭焉以合之其於卦爻所
稱名義如乾曰元亨利貞坤則曰利牝馬之貞乾之諸
爻曰潛龍見龍坤之諸爻則曰履霜堅冰直方大之類
可謂雜矣然凡以體天地之撰于以稽其陰陽之類以
通其神明之德也夫何過越之有夫若是者其聖人憂
患衰世之意邪開其物以平其危虞衰世之道固如是
也是故由其辭而求之則無所不備且陰陽消息之既

往者卦爻之變象有以彰之吉凶悔吝之未來者卦爻
之占辭有以察之人事祖述也易書有以微之明其必
根於理數而非粗迹也此與神德行相似天道至幽也
易書有以闡之明其皆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而非幽也
此與顯道之意同開為事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神

牛之類辨物也正言辭也斷辭占也若是則易書亦云
无不備矣凡此皆所謂體天地之撰也然其稱名也對
中如牝馬牝牛棟橈遺音之類爻中如乘馬需龍負乘
喪弟之類雖若至小但其取類皆自陰陽之合德而來
取諸天地之變化其取類則甚大也其旨遠者若陰陽

周易傳義補疑 十一卷

三十九

之變也其辭文者皆卦爻之辭也其言曲而中卦爻中
所言間有委曲而不徑直處然皆本於陰陽之變而言
理則無不中焉其事肆而隱下則盡乎人事之宜可謂
肆矣上則根乎陰陽之變而有隱者寓焉夫易書之所
以開示於人者如此其周至也義則何居蓋因民心之
狐疑而决之以濟民行而明其事理失得之報以示人
耳失得之報謂吉凶也得則吉失則凶報猶應也凡此
皆所謂通神明之德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本義易道中微之說愚謂未然蓋伏羲所作之易但有

其畫無其辭所以文王以前只爲卜筮之書用以占吉凶而已至文王始有彖辭始教人以反身修德之道則是易道之著明而興起自文王始而文王身受堯舜之難又爲天下後世計此所以有憂患如下文所陳九卦則人可用以免憂患之道也

是故復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謙爲禮者所當執持復德

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困而通爲是困而不通爲非井德之地也井有本故澤

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所以爲德之地也

德之制也

周易傳義補疏 十一卷

三十

本義復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異順於理以制事變也○俞琰氏曰復謂踐履基猶基址之在下築土宜實人之踐履自下積累而至上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夫謙德之柄謂以謙自持則德有其柄也復德之本謂人性本善一念或差則失其本然之天苟能自

反而復其善則德有其本也恒德之固謂所守恒久則其德堅固也損則不善日損而德日修益則善日益而德日裕困窮之際正可以觀德人能安於困窮而不失所守則亦足以自別矣此所謂德之辨也井之德安靜而不動此所以爲德之地也巽之德柔順而能深入細微事至則隨宜斷制此所謂德之制也

復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稱物則形著然又述不露

本義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日卑

周易傳義補疏 十一卷

三十一

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於群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俞琰氏曰履以兌柔應在上之乾剛是以和說而周至謙以艮陽下於坤陰而處下體之上是以尊高而光明復小而辨於物者一陽初生於群陰之下其氣雖微而不為群陰所亂如暗中一點白其光雖小而不為黑所掩也恒雜而不厭者剛柔皆應而其文交錯如青黃之相間可謂雜矣而其所自守者有常至久而不厭也損先難而後易者其初用力頗艱及其慣習則皆自然也益長裕

而不設者因有此理而就加充長之不必造作造作則
偽也困窮而通者有所守則身窮而道亨也井居其所
而遷者井本不動之物及以養人濟物則隨所汲而往
也異稱而隱者二陽雖然在上稱也一陰入乎其下隱
也稱量事物之輕重而意不露但見其隨宜隨制而不
見其迹也○蔡淵氏曰和則不能必至而復之和則能
至尊者不能必光而謙之尊則能光微時者不辨於物
而復之小則能辨雜則人厭之而恒之雖則不厭難者
不易而損先難則有後易之理設施為也俗則多施為
而益之裕則不施窮則不通而困之窮則能通遷謂養

周易傳義補遺卷二十一

三十二

物不窮也居其所則不遷而井之居則能遷稱輕重等
也稱則形著而異之稱則能隱此如書之九德益兼體
用而言也

復以和行不乖矣謙以制乎禮復以自知復不但能辨物
且能自知不為衆陰所亂恒以一德損以遠害如忿怒皆
身心之害益以為民興利困以寡怨得處困之道故無怨
井以辨義異以行權於物之精微委曲無處不入方可
以行權

本義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慮○介琰氏曰
復以和行者君子之踐履以和為貴不和則不可行也

謙以制禮者禮尚謙卑唯謙卑斯可以制禮也復以自
知者反求諸已而內自省也恒以一德者處煩難之中
久而不貳則其德終始惟一也損以遠害者惡日損則
其害日遠也益以興利者善日益則其利日興也困以
寡怨者困窮而不尤怨是用布也井以辨義者澄心靜
慮則物來善應義無不辨也巽以行權者巽順而不與
物忤則能隨物輕重而行權權所以平物之輕重也聖
人行權酌其所處以合於義而已○安定胡氏曰三陳
九卦自有次序第一節論九卦之德第二節論九卦之材
第三節方論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以字

周易傳義補遺卷二十一

三十三

明之亦如六十四卦大象必着一以字以明用易也然
文王之聖心與易會居平時處憂患無一非易況演易
爻里卽身是易豈待遂卦而以之乎夫子亦姑論其處
憂患之道以其近似者言之而為萬世學易者之法耳
右第七章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初陳以之字發明其
德再陳以而字發其體三陳以以字發其用○葉良珮
曰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專言卦也易道屢
遷一章專言爻也文王當憂患之時而作易故其所言
多及身修德之事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復不處也

不處者行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蓋常行之道也。猶德之基，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謙德之柄，柄者人所執持也。言謙乃為禮者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復者陽復為復善之義。既有禮與謙以修持于外，然後能自反而善。端自復於內，擴充之則衆善无不備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若或忿忿內動，則當損而去之。以至於无故曰損。德之修也。君子之進德必取其有益於德者。苟或見善而

之所能蔽也。恒，雜而不厭，雖處輟輟之地而常德如一。日也。損先難而後易，所謂克己最難者，但痛加省治，漸能習熟而安之矣。故易益長裕而不設，蓋用力處都在損之先。難至於益則止。是據我所自有者，但觸類而長，益加充裕而已。此之謂不設也。困窮而通，困者其身通者其道也。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其澤自有，以及物。故曰遷。巽稱而隱，巽稱物之宜然。其所以裁制酌量之妙，有非人所得而窺者，不亦隱乎？復以和行者，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曰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善端之存，獨知之地也。恒以一德，德不常則二三常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矣。損以遠害，如忿怒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者而已。能損其害德，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之道矣。益以興利，有益於己者為利。天下之有益於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致之理矣。困以寡怨，困窮而亨。則素患難行乎患難，无入而不自得焉。何怨之有？井以辨義，既居之安，則事至物來，咸有以揆度而審於義所。謂安而后能慮是已。巽以行權，蓋至此則義精仁熟，凡事之變皆能優游以入之，不必拘拘於故迹而自有以

適其輕重之宜矣三陳九卦者何曰初陳者言九卦之
可以修德也再陳者言九卦之德所以可用也三陳者
言所以用之方也基本地矣別乎曰基自其所立之
位而言本自其所養之始而言地自其所行之處而言
也

易之為書也其辭不可遠為道也卦之變遷變動

不居此下言其變而屢遷周流六虛上下无常或自上而

降或由下而上剛柔相易剛柔相易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不可

為典此上言其變而屢遷要惟變所適而已而巳此言其變而屢遷

卦位未有父曰虛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於卦之六位

周易傳義補疑卷一二十六

也書不可遠言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

可一日遠此猶言不可須臾離此也本義以遠猶忘恐

未盡此言其變而屢遷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此二下言其變而屢遷

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以是觀消息

盈虛之變出入進退之理使之戒懼易之為道蓋如此

又明於所當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夫人至此鮮有不

知懼者矣如此則雖有師保如臨父母言易書之不可

遠不敢有自肆之心易之為書其有益於人如此人之於

易庸可遠之乎

本義雖無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初率由其辭而揆度其方既有典常其理雖不可為典

要而其書則有典常矣然必得其人神而明之其道始見

於實用其書始不為空言不然其何以行之哉故曰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人即神也

本義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

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俞琰氏曰前云不可為典要

謂易之言无定法此云既有典常謂易之言吉凶則有

定理也○安定胡氏曰此章專論玩辭觀變為學易之

事而深有望於其人也書者卦爻之辭也道之屢遷者

周易傳義補疑卷一三十七

卦爻之變也此二句一章綱領變動不居以下言其變

也明於憂患以下言其辭也自其變而觀之則九六之

爻周流於虛位之間或上或下而無常皆一剛一柔之

相易不可為典要而唯變所適然其剛柔之或上而出

於外也既足以為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外其剛柔之

或下而入於內也亦足以為斯人之法度使知懼於內

豈徒變之云子自其辭而觀之則明於憂患而如父母

之臨率辭揆方而有典常可法後總之以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則玩辭觀變之學誠有望於其人也聖人之意

可見矣

右第八章

葉良珮曰此章言觀變玩占之事且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以其為道也屢遷蓋卦爻之變遷不定一陰一陽流行於卦之六虛不曰六位而曰六虛者以其有位而无爻故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其未變而在此卦也為剛上而柔下及既變而在彼卦也又為柔上而剛下皆不可為典要惟視其變之所適而已視其變之所適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而其吉凶悔吝亦皆隨之是宜隨其所變之卦爻以觀象玩占之不暇而其書庸可述乎且其上下雖无常也而其出入也以度出入以卦之

周易傳義補疏

卷十一

三十八

內外體及本卦之卦而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入者自外之內來也在本卦既有出入往來則必有所變之之卦矣在此卦有此卦之時位卦德在彼卦有彼卦之時位卦德具有法履以是觀其消息盈虛之變進退存亡之理使之戒懼此易之為道也且辭中所告悔吝凶咎危厲等事又皆明於憂患也而必言其所以致憂患之故如此則雖无師保在前以訓戒之而常若臨之以父母之嚴矣其戒懼也何如由變動所適之卦爻以玩其辭揆度其屢遷之道則既見其有典常矣苟不得然而成之不言而信之人則亦不能神而明之也然則易之

學其可以易言乎

易之為書也易原始要終以為體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時六位之時物陰陽二物

本義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物而已○俞琰氏曰質謂卦體初爻原其事之始上爻要其事之終所以為一卦之體質也時謂所占之卦遇乾為乾之時遇坤為坤之時物謂所值之爻陽爻為陽物陰爻為陰物六爻之剛柔雖相雜而不一然占者之決吉凶唯觀其所得之卦而知其時又觀其所值之爻而辨其物則不雜也易之為書蓋如此

周易傳義補疏

卷十一

三十九

其初難知質未明其上易知質已著本末也初爻之辭必擬之卒即上爻成其卦之終其辭以初爻為本末也初爻之辭必擬之卒即上爻成其卦之終本義此言初上二爻○俞琰氏曰初爻乃一卦之成事未成之始故隱而難知上爻乃一卦之末事已成之終故顯而易知唯其難知故其辭但擬之而已唯其易知故卒其辭以成之於終

若失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本義此謂卦中四爻○吳氏澄曰正體二為內卦之中丑為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為內卦之中四為外卦之中故所謂之中爻○胡氏炳文曰雜物撰德者如屯下震

物為雷德為動上坎物為雲德為陰下互坤則雜物為地撰德為順美上互艮則又雜物為山撰德為止亦可以辨是與非而易愈備矣○俞琰氏曰中爻謂初上之間四爻卦之五體是也物謂爻之陰陽德謂卦之德內外二卦固各有其德而雜物撰德則自其中四爻之陰陽雜而互之又自撰成兩卦之德于其間也爻有中有不中有正有不正有應有不應有與有無與有是與非是者何當於理也非者何悖於理也初上為事之始終初則是非未見上則是非已定辨其是非則在中間四爻非此則不備也

周易傳義補遺 卷十

四十

噫亦要其存亡吉凶之所歸則六爻之義居然可知矣在知者能見於未形不必觀各爻之義但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省過半思索言无待於爻也

本義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

二與四同陰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君故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遠則難援二之遠而其大要无咎

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陽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君臣貴賤之等也其柔六居五多危其剛勝耶九居五多吉

本義此以下論中爻同功謂皆陰位異位謂遠近不同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又

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俞琰氏曰以中爻之互體言則二四同是一體故其功同以上下二體之遠近言則二居下而遠於君四居上而近於君故其位若異論其善則二中而四不中故其善不同二應五遠於君而其勢伸故多譽四逼五近於君而其勢屈故多懼柔之為道不利遠而利中故以柔居下而遠則不利居下而中則亦无咎人之為人无咎最難今既无咎矣則不必問其利也故其要在乎无咎三與五互為一體故其功同三居下而賤五居上而貴故其位異三多凶賤故也五多功貴故也三五

周易傳義補遺 卷十

四十一

雖有君臣上下貴賤之等殊然以柔居之則其位不正而危以剛居之則其位正而勝也勝字依本義平聲為是二與四三與五皆同功異位而二四言其善不同三五不言其善不同何也曰二四皆臣也可以比量其善五君也三臣也臣不可與君比量其善也

右第九章 指示學者觀六爻之法彖明中爻互體之用

繁良珮曰此章論觀象玩辭之事兼卦爻而言也夫易之為書也惟卦與爻而已矣卦必原始要終以為體故文王之繫彖也亦必原始要終以為辭如屯曰動乎險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剛柔小大故曰物陰陽二物相雜陰陽錯雜故曰文陽居陰位不當陰居陽位故吉

凶生焉

本義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等謂遠近貴賤之差相雜謂剛柔之位相間不當謂爻不當位○俞琰氏曰道即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有變動爻亦有變動爻者效三才之變動者也故曰爻物謂陰陽二物也陽為貴陰為賤爻有貴賤之等殊與物之貴賤等殊無異故曰物物相雜謂文謂陰陽相雜猶青黃之相兼故曰文文有當不當初三五陽位也九居之則當六居之則不當二四

周易傳義補遺

申十四

上陰位也六居之則當九居之則不當當則吉不當則凶吉凶蓋生於文之不當也○童溪王氏此聖人因故六之辭而有及於故曰爻故曰物故曰文故曰吉凶生焉以詳明夫六爻之所以然也○按前章言質此章言文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曰質爻必雜剛柔以為用故曰文

右第十章

葉良珮曰此章論卦爻之義且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故自八卦而觀之卦有三畫上一畫象天則天道也中一畫象人則人道也下一畫象地則地道也而三才之

道具矣又自六十四卦而觀之則兼天地人之道而兩之故有六爻焉其六爻者非有他也亦不過三才之道焉耳蓋上二爻為天則陰陽成象矣中二爻為人則仁義成德矣下二爻為地則剛柔成質矣易之為書下既廣大而悉備乎此章所言亦只是後天之易蓋伏羲畫卦既成後聖因卦觀象見其具有三才之道焉耳且三才之道非一定之謂也必隨時變動乃謂之道以其有變動也故曰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既有變動則其所居之位自有遠近貴賤之等差以其有等也故曰物物云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既有等差則剛柔之位

周易傳義補遺

申十五

必相間雜以其相雜也故曰文韓康伯云剛柔相錯猶玄黃相雜也若純一其色則不為文矣文既相雜則必有當位與不當位者在焉爻即九六之爻是也位即初二三四五上之虛位也以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為當位然亦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不當位者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夫其文與位之參差不齊如此而其義因之以有得與失於是乎吉凶生矣大抵兼具三才以體言猶上章之所謂質也道有變動以用言猶上章之所謂時物也物之相雜所以文其質也君子苟能觀而玩之利而用之則三才之

道備於我矣

此言易之理備於人心

易之興也其當殷

紂之末世周

文王

之盛德耶當文王

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

危者使安

安者使危

易者使傾

道甚大百物不廢

易之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

懼以終始

始其要无咎

豈易使之耶

此之謂易之道也

殆有禮義

昏暴天之道也

本義危懼故得平安

慢易則必傾覆

易之道也

○俞琰

氏曰乾之九三

重剛而不中而以警惕自處則曰厲无咎者危懼而使之平安也

如豫之初六陰柔處下而以

豫自鳴則曰鳴豫凶者慢易而使之傾覆也

易道甚大

取喻則甚詳細而百物不廢其要不過使人知懼欲其

慎終如始而无咎焉耳此之謂易之道而聖人作易之

本意也百物不廢如否之苞桑坎之叢棘大過之枯楊

困之疾藜葛藟蓋取諸草木井之甞漸之鴻中孚之豚

魚晉之鼫鼠坤之牝馬離之牝牛蓋取諸蟲魚鳥獸艮

之背咸之頰舌噬嗑之耳鼻明夷之心腹蓋取諸身坤

之囊訟之帶鼎之鉉震之匕坎之樽益井之瓶甕旅之

斧解之矢巽之牀渙之机大有之大車既濟之緇蓋取

諸車服器用也如泥沙龜貝膏血酒食丘園陵廟之類

苟可以為吉凶得失之象者即取以言之是為百物不

廢也○俞氏以辭為彖辭爻辭占法不變者斷以彖

者斷以爻謂爻辭亦為文王所作按爻辭自是周公作

周公文字見於書見於周禮者大都如此文王作則未

必然也或以為彖未必危爻辭乃始危故擬爻辭亦文

王作不知履曰履虎尾不咥人明夷曰利艱貞震曰震

來虩虩夫曰孚號有厲蠱曰先後甲三日井曰汔至亦

未繙井羸其瓶未濟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則彖辭亦何

嘗不危乎此荀九家之說其以復明夷與震為懼之始

央蠱井未濟為懼之終其可謂有見矣

右第十一章

周易傳義補註

卷十一

甲七

葉良珮曰此章推論聖人繫辭之義韓康伯曰文王以

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周之盛德又曰當文王與

紂之事故其辭危自今觀之文王之繫卦象也若履小

畜明夷睽蹇解困否剝央震井渙多途已憂患之事周

公之繫爻象也亦然大率多迷管蔡武庚時事故其辭

率皆危懼夫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易之道也且易道

最大百事皆然故曰百物不廢物猶事也危則平而易

則傾天下何事而能外此道也易中所言百物之理即

所謂冒天下之道是已然不過欲使人懼以終始其要

无咎已耳此即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之謂也朱子

曰其要只欲无咎要猶要領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不險然能知險故不為

險所陷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不阻然能知阻

故不為陽所拒陰陽之理不為一而為二不為一而為二不為一而為二

本義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

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

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

而知其阻蓋難易而能知險則不陷於險矣既簡而又

知阻則不困於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俞琰氏曰乾六畫純剛是為天下之至健坤六畫純

周易傳義補遺 十一卷

甲子

柔是為天下之至順得諸心為德見諸事為行不艱苦

為易不煩冗為簡自上視下所見為險自下升上所向

為阻天下之至健莫如乾天下之至順莫如坤乾唯健

之至故其德行恒易而不艱苦坤唯順之至故其德行

恒簡而不煩冗乾道自上而臨下故知險坤道自下而

承上故知阻人之處憂患者體乾之健而德行恒易則

知險而不陷於險矣體坤之順而德行恒簡則知阻而

不困於阻矣○平庵項氏曰易與險相反而唯中心易直

者為能照天下之險之情即所謂通天下之志也簡與

阻相反唯行事簡靜者為能察天下之煩瑣之機即所謂

成天下之務也阻者填壅隘塞之狀與險惡不同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侯之定天下之吉凶事之未定者

陽成天下之豐事之已為者陽此言易之辭危而能

使人如此也命曰易者言其知微也知微者知天地之

本義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

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

慮故有以成豐臺○朱震氏曰簡易者我心之所同有

反而得之能无悅乎以我所有慮其不然能无研乎天

下之吉凶藏於无形至難定也天下之豐臺來而不已

至難成也定之成之者易簡而已○俞琰氏曰能謂易

周易傳義補遺 十一卷

四十九

之能也天下之吉凶層見疊出何以定之易能使人說

諸心則天下之吉凶定矣天下之豐臺者方來未已倚

以成之易能使人研諸慮則天下之豐臺者成矣○橫

渠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平

庵項氏曰能通占者之心而使之說故能定其吉凶之

期能因占者之慮而為之研故能成其豐臺之事

是故陰陽變化人事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兆則占

之而知未然之事

本義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

以知來○俞琰氏曰變化謂易之陰陽云為謂人之言
動易道之變化人事之云為初无二理凡吾所云所為
吉事則必有上天之禎祥蓋可以理推也至於象事則
知制器之法占事則知方來之兆此所謂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也○平庵項氏曰云為即尚其辭尚其變也象
事占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葉良珮曰此言聖人德
具乾坤故能作易以教人知來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
聖人之體性與天同其至健故其德行恒易以知險夫
坤天下之至順也聖人之體性與地同其至順故其德
行恒簡以知阻由健故易易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矣
由順故簡簡而知阻則其順也不困矣能悅諸心者因
知險阻而心與理會也能研諸慮者亦由險阻而理因
慮審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而凡險阻與不險阻皆
先知之研諸慮故有以成其臺臺而於其有險阻者則
先幾而避之於其无險阻者則因用而趨之自不至於
陷且困矣是故天道之變化人事之云為其吉凶有災
祥之先見聖人心與理會故象事足以知器凡事物已
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當然之理一定而不易者器也今
觀變化云為則於其事理之一定者皆能知之矣所謂
智以藏往是也聖人理因慮審故占事足以知來凡事

在幾微而吉凶尚未應者來也今悟吉事有祥而於事
應之未至者必先知之所謂神以知來是已凡此皆未
作易以前事吾夫子特詳言之者凡以為下文張本云
爾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本義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於是人謀鬼謀
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吳氏澄曰健順易簡知
險知阻此天地之能說心研慮定吉凶成臺臺此聖人
之能而成天地之能也云為之祥象占之知此百姓之
能而與聖人之能者也○俞琰氏曰天地設位於上下

聖人中立乎其間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地之功能
也而百姓亦與能焉何也曰聖人作易明則謀之於人
幽則謀之於鬼幽明兩盡而其謀悉見之於易故雖百
姓之愚亦得以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有以定吉凶成
臺臺此之謂與能也

八卦以象告 先天 爻象以情言 後天 剛柔雜居 總承 而吉

凶可見矣 先天 爻象以情言 後天 剛柔雜居 總承 而吉

本義象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俞琰氏曰易之象以
八卦之畫而著故曰八卦以象告易之情以爻辭爻辭
而見故曰爻象以情言剛謂爻之九柔謂爻之六九六

相錯則吉凶之理判然可見也。此言情偽之理判然可見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遠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本義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俞琰氏曰變動謂爻之變動以利言者爻之變動本教言者趨吉避凶而不利焉耳然或變動而吉或變動而凶何也曰以其情而遷也情有善有不善善則轉凶而為吉不善則轉吉而為凶也是故二字承上文而言上文曰吉凶以情遷故下文又詳言之也曰相攻曰相取曰相

周易傳義補遺

卷五

感即所謂情也其情有以愛而相攻者有以惡而相攻者有以遠而相取者有以近而相取者有以情實而相感者有以虛偽而相感者此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感者情之始動利害之開端也取則情已露而悔吝著矣攻則情至極而吉凶分焉橫渠張子曰情偽相感而利害生以人事言故有情偽利害也屈信相感而利害生此則是理也故唯以利言上文曰遠近相取而利害生燕遠近利害並言下文獨舉其近與害而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必其相感之初不以情實而以虛偽也感以情實則利生感以虛偽則害生今乃偽焉則

周易傳義補遺

卷五

其不相得也終必至於惡而相攻蓋不但有害又有凶與悔且吝朱子曰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內安能為害若與之為隣近則有害矣平庵項氏曰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愛惡情偽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故未以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矣以偽相感而害生矣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上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稱近者止據此爻言之反以三陽則遠而為應為上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繫以近者明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本義卦爻之辭亦猶是也○胡氏炳文曰未及六辭謂非特象爻之辭可以見其情人之辭亦可以占其情使人又由易以知言也○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已躁叛疑誣失居其五猶吉凶悔吝之分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也叛非叛逆之叛但背實棄信者皆是也言與實相叛故慙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不自信誣

者欺人失守者自欺皆相反對也以類推之良吉也震
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喜陷為誣善離喜麗而失守大
約不出乎六者仁者默勇者謹能言者寡信善異者失
決智人多險又士罕守剛柔之變盡於此矣又曰上係
鋪叙易道之廣大而終於德行之成自博而約也下係
指示爻象之精要而極於辭情之辨自本而末也○誠
齋楊氏曰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
知言蓋得乎此大抵歎於中者必愧於外秦舞陽色定
而荆軻為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
人而遂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嘗之此不有售焉

周易傳義補註

卷十一

五十四

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
枝直情无所煩言至正无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
故曰吉人之辭寡人唯无躁競也人而躁競則虎言以
眩世而无所忌強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
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
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
之疾君子而欲毀君子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
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忤或泛為之說
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諧仲舒汲黯
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所主者所

主者義乎攻之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義乎外
必周為之防而內必深窒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
莫知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
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
失其守者其辭屈○西山真氏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
寡數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
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漸三將叛
之辭睽上中心疑者之辭臨二吉辭睽三躁辭中孚三
誣善之辭節上失其守之辭

右第十二章

周易傳義補註

卷十一

五十五

葉良珮曰此承上文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如此
蓋與天地合其德矣是以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聖人
則作易以成能乎其中凡以參贊乎天地由是人謀鬼
謀雖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亦得以與其能矣人謀鬼謀
卽洪範所謂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已故以
聖人之易書言之八卦以象告所以象其變化云為也
剛柔雜居而其象著矣爻象以情言所以明其吉祥之
故也吉凶可見而其祥顯矣此以易書言也變動以利
言吉凶以情遷則以人之筮易者言蓋著之變動乃是
推明人事之利與不利懸其象以示人也及乎變動之

後其所遇之占有吉有凶則又隨其卦爻之情而推遷也

其變動何以有利不利耶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利害者商畧其事宜或利或不利也至於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相感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若錯而言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聖人特以相述一條言之故曰凡易之道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蓋舉近以際遠耳何謂吉凶以情遷觀諸夫人之辭則可見矣是故情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以至情之吉躁躁善失其守者其辭則寡則多則將則屈卦爻之辭亦猶是也然則占其吉凶者可不求其情乎大抵繫辭上下兩篇多言卦之所以立爻之所以變與辭之所以繫也辭之所以繫則本於卦爻有是情耳故其書曰繫辭傳費

周易傳義補疑卷之十二

後學丹陽姜 寶纂註 門人 晉江潘維岳 同校 梁山古之賢

說卦傳

吳氏澄曰說卦者備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其說意者如八索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為傳爾首章次章則夫子總說聖人作易大意以為說卦傳之發端也此明易之旨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此明易之具也按生蓍言生出撰蓍法來以求卦謂天生蓍以助聖人筮占之用者非也謂有蓍而後畫卦者亦非也程明道說是

參天兩地而倚數

按參天兩地之說惟俞琰氏為得之今取而全載於左其說曰天地之正數不過一二三四五而已六七八九十乃其配也倚者相依傍之謂天數倚天地數倚地各從其類也參者三之也兩者兩之也參天者天一天三天五也兩地者地二地四也倚者一三五相倚而為九二四相倚而為六也七八亦從此出但二五為七三四為七則一地而一天矣一三四為八一二五為八則一

地而二天矣皆不得謂之參天兩地也聖人用著以起
數其所謂參兩實本乎此是故著法三變之末其餘三
奇相倚而成一畫之陽三偶相倚而成一畫之陰九變
皆三畫之陽參之則三其三也三三為九則其過揲之
策為四九三十六參之則三其十二也九變皆三畫之
陰兩之則二其三也二三為六則其過揲之策為四六
二十四兩之則二其十二也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參之為七十二者三坤六爻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兩
之為七十二者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之策數悉皆參
之兩之則乾策六千九百十二者三其二千三百四也
坤策四千六百八者二其二千三百四也是故孔子於
易之二篇止言九六之策不言七八之策七八亦乾坤
之策也但七八不可以參兩故不言也何謂七八不可
以參兩七則兩其二而一其三八則兩其三而一其二
不可得而參兩也其餘過揲之策與六爻之策三百八
十四爻之策莫不皆然蓋唯九六則可參兩七八則不
可參兩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唯言九六而不言七八
也說者但知七八少陽少陰不變故不用而不知七八
不可參兩故亦不用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本義和順而無所乖逆統言之也理謂隨事得其條理
析言之也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
人作易之極功也 從容二字似未安故刪去之 ○俞琰

氏曰陰陽氣也觀陰陽二氣之變而立八卦故曰觀變
於陰陽而立卦剛柔質也重而為六畫則分散剛柔於
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
爻○蔡氏曰陰陽即所以為爻矣此復言發揮於剛柔
而生爻者蓋未入用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
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俞琰氏又曰和不

用易傳卷第一

三

乖也順不逆也理析之而有條理也和順於道德統言
一卦之體理於義析言六爻之用如乾為天道而健為
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也窮理謂窮天下之理盡
性謂盡人物之性至命謂合於天道此本論易非論本
第諸家借以論人爾

右第一章

俞琰氏曰先之著次言數次言立卦生爻此聖人作易
之本卦爻具然後言道德義理性命此聖人作易之極
功○按此章之說葉良珮全欠安故不取胡氏炳文說
頗得之然亦未盡安故為酌定之如左聖人之作易也

幽贊於神明而生出揲著求卦之法參天兩地而依九
六以起數於是觀陰陽之變而立八卦重為六畫分散
剛柔於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於著卦之德則
和順之而一无所逆於六爻之義則條理之而各有其
序以此窮天地之理以此盡人物之性聖人作易之功
至是與天命為一矣天命自然而然則聖人之易亦
豈心思智慮之所為哉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氣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德
二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統言之分陰分陽迭用柔

剛故易六位而成章分言之

本義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述則陰陽之位
間雜而成文章也○俞琰氏曰前章云迄對謂八卦也
此云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謂六十四卦也
三畫之卦象三才六畫之卦則兩其三才也方其三畫
而未重也下一畫為地中一畫為人止五畫為天重為
六畫則天地人之道各兩而上二爻為天道之陰陽下
二爻為地道之柔剛中二爻為人道之仁義道非兩不
立偏於一非道也是故立天之道則曰陰與陽立地之
道則曰柔與剛立人之道則曰仁與義其間皆著一與

字蓋天地人之道各兩而其所謂兩者要皆相與為用
蓋不可舉一而廢一也係辭傳亦言三才之道矣彼以
人道居天地之中此則以人道居天地之後何也曰彼
謂易有三才之道故以上中下次序而言此謂聖人作
易立三才之道故先言天地後言人分陰分陽迭用剛
柔故易六位而成章謂伏羲畫卦之始不過一陰一陽
而已自一陰一陽上各生一陰一陽則分一為二又分
二為四分四為八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分三
十二為六十四於是剛柔交錯而有文六位自然成章
試以八卦觀之初三五為陽位者三二四上為陰位者
三陰陽各半故謂之分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
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剛或柔更相為用故謂之
迭○上言仁義下文不復及之豈不以使斯人皆得以
揲著求卦分陰陽用剛柔以斷吉凶而成章疊則仁義
之道固在其中歟

右第二章

葉良珮曰自第二章至第四章皆說先天之易此章推
論立卦用爻之義云且伏羲氏仰觀俯察見天道以陰
陽而立地道以柔剛而立人道以仁義而立斯實性命
之理也乃聖人則立卦以象之以上二畫象天之陰陽

中二畫象人之仁義下二畫象地之柔剛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必六畫而成卦原始要終見六位之有陰陽六爻之有剛柔斯實性命之情也乃聖人則因爻以效之分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迭用柔剛之爻以居之或以柔居陰以剛居陽為當位或以柔居陽以剛居陰為不當位亦有以柔剛之爻互居陰陽之位為剛柔得中者故易必六位而成章卦列置為六十四以立其體周流乎六虛凡以效其用由是顯諸仁以生富有之大業藏諸用以成日新之盛德吾人與天地同而三才性命之理靡有不順者矣文王周公之觀象繫辭也亦不過發明伏羲氏之蘊而已豈有出其範圍之外者乎學易者第深求諸先天之卦爻則思過半矣

天地定位 乾坤 山澤通氣 艮兌 雷風相薄 震巽 水火不相射 坎離 八卦相錯 而成六十四卦

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吳氏曰山根着於地澤連接於天通乎天地之氣也澤氣之通於山為雲為雨山之泉脉通於澤為泉為水○雷從地而起風自天而行互相衝激○坎離分東西一左一右而不相侵

充又云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按此八物皆相對而立蓋乾兌震離屬陽巽坎艮坤屬陰悉以陰陽相配如此○不言卦而言物非物無以見相與變化之理也○俞琰氏曰天上地下一高一卑此定位也故乾南坤北上下正相對山通澤之氣澤通山之氣山澤之氣往來相通故艮居西北兌居東南上下斜對風得雷而烈雷得風而迅雷風相薄而相為用故震居東北巽居西南上下相對水火本一燥一濕而相害者也今一東一西而橫對則不相犯也八卦相錯謂八卦列於八方其畫皆以一陰對一陽二陰對二陽三陰對三陽而有

交相錯雜之象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本義起震而歷兌以至於乾圓圖之左方自一陽之復起冬至節歷離震間為春分至乾為純陽皆退而得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自一陰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間為秋分至坤為純陰皆進而得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如橫圖之序與圓圖之右方而已故皆逆數也○俞琰氏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觀先天圖可見橫圖以左往右為順自右來

左為逆圓圖以自北往南為順自南來北為逆二圖皆從中起故自震而往歷離兌至乾則順自巽而來歷坎艮至坤則逆來往既以逆順言而獨以逆數言易何也曰自乾一兌二離三數至震四逆也又自巽五坎六艮七數至坤八亦逆也或曰易之筮占專為知來設故曰易逆數也如所謂占事知來物所謂以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胡氏炳文曰數往者順一段指圓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易逆數一段指橫圖而言卦畫之所以生非本義依邵子之說而有以發其蘊則學者孰知此所謂先天之學哉若依圓圖象渾天之形則乾坤相並寒暑不分矣此所以有取於橫圖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動則物萌散則物具此生物之功爾以潤之日以暄之潤則物滋暄則物舒此長物之功也乾以震止之兌以說之止則物成說則物遂此收物之功也乾以震之坤以藏之君則物有所歸義則物有所息此藏物之功也本義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潘氏夢旂曰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終之以乾坤蓋上章先言天地之無為後言六子之相為用言天地之用六子也此章先言六子之職後言乾坤之道言六子非乾坤則無以主之藏之

也○蔡氏曰上章言卦象自相為用此章言八卦造物流行生長收藏之事○朱子曰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丘氏行可曰雷動風散乾坤初爻相易而為震巽也雨潤日暄乾坤中爻相易而為坎離也止之說之乾坤終爻相易而為艮兌也此六子生物之序也六子致用主於乾而動歸於坤而藏此又父母之功也故以乾坤終之○胡氏炳文曰自動至暄物之出機自止至藏物之入機出无於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於无質之具也故以卦言○俞琰氏曰此章先言六子而以乾坤居終蓋終而復始則生生不息造化无窮此乃易之道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東春齊乎巽東南春夏之交相見乎離南夏秋之交致役乎坤西南夏秋之交說言乎兌西秋戰乎乾西北秋勞卦乎坎北冬成言乎艮北東冬春之交本義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出者發露之謂齊畢達之謂相見物形明盛而皆相見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无不養也說者物形至此充足而說也戰者陽氣始萌陰疑而戰也勞

者萬物收藏於內而休息也成言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胡氏炳文曰此節言萬物生成之序然孰生孰成之必有爲之主宰者故謂之帝邵子以此卦位爲文王所定蓋以彖辭坤西南得朋蹇不利艮之東北而知之也○俞琰氏曰他卦不稱言而兌艮稱言

蓋兌即說之謂艮即成之謂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

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

十

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八卦見於一歲之造化者如此

本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一氣流行之漸帝以出入

也○蔡氏淵曰帝之出入不可見而爲物者可見故又

以物言焉○胡氏炳文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

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

時可推以互見也坤於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

於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

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土之交有艮土焉水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克變化無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徐氏幾曰坎離天地之大

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物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者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

艮陽土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旺乎四時也

土

四者分居四隅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無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坤於帝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

石第五章

雙湖胡氏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句疑是八卦圖之題目萬物出乎震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章未可知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始言六子之性各有所長終言六子之情各有所合

胡氏炳文曰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第六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專言

周易傳義補疏

十一

六子以見神之所為言神則乾坤在其中是雷之所動風之所以撓以至艮之所以終始皆神之為也然後天之所以變化者實由先天而來先天水火相逮以次陰陽之交合後天雷動風撓以次五行之變化惟其交合之妙如此然後變化之妙亦如此○徐氏幾曰伏羲八卦方位主造化流行之用而言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

右第六章

葉良珮曰此章合先天後天之體用而言以終第四章

之義夫神者乾坤之妙用也合則為一分則為萬故曰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且乾坤不測之神要皆任使六子以成變化之功耳是故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物之始生於時為春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物之潔齊於時為春夏之交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物皆相見於時為夏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物皆潤遂於時為秋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物皆歸藏於時為冬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終則有始於時為冬春之交此以流行之卦氣言易之用也然而用必有體是以水火不相射而相逮也故坎不得離則物无以相見離不得坎則物无以歸藏雷風惟相薄而不相悖也故巽不得震則物无以萌動震不得巽則物无以潔齊山澤惟相接而通氣也故艮不得兌則物无由利遂兌不得艮則物无以成終而成始此以對待之卦位言易之體也夫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如此然後天地能變化以生成萬物也以吾心之鬼神揆諸天地之撰无不昭合學易君子其可不究心乎

周易傳義補疏

十一

說也

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蔡氏淵曰乾純陽剛故健坤純陰柔故順震坎艮陽卦陽生乎二陰之下則剛而進

故動在二陰之中則剛為陰所溺故陷出二陰之上雖剛則亦无所往矣故止巽離兌陰卦陰成乎二陰之下以順而伏故入在二陽之中以順而附故麗在二陽之上以順而見故說○俞琰氏曰震坎艮皆陽卦其動其陷其止蓋皆健之屬也巽離兌皆陰卦其入其麗其說蓋皆順之屬也健則能動順則能入此震巽所以為動為入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此坎離所以為陷為麗也健者能動則能止順者能入則能說此艮兌所以為止為說也其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名件雖不一皆當以此八德求之若一一細碎牽合附會則失之鑿而

右第七章

乾為馬 健而行不息 坤為牛 順而勝載 震為龍 動發皆興 巽為雞 知時善應性為入伏 坎為豕 前後皆陰之汚濁而中心剛柔離為雉 前後皆陽之文明而中心柔性

為狗 外剛能止物而內柔 兌為羊 外柔能悅草而內剛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

右第八章

乾為首 首會諸陽尊而在上 坤為腹 腹藏諸陰大而容物

震為足 陽動於下 巽為股 股隨足而動陰兩闕於下為股

性主隨 坎為耳 耳輪內而陽在內而聽 離為目 目睛附外

陽在外而明 艮為手 剛止於上 兌為口 兌陰兩折於上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周易傳義補遺

胡氏炳文曰卦畫已成之後方見有父母男女之象非

卦初畫時即有此象也○按撰者求爻為索本義說恐

未然朱子固嘗言不為專作標者若撰者有不依這序

時便說不通矣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

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然則

本義云云即晦翁亦嘗自以為不然矣○項氏安世曰

乾坤六子初為氣末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

水火精也

右第十章

俞琰氏曰乾純陽象天坤純陰象地六子皆自乾坤而

生故乾稱父坤稱母震坎艮皆坤體乾之陽來交於坤之初而得震則謂之長男交於坤之中而得坎則謂之中男交於坤之末而得艮則謂之少男巽離兌皆乾體坤之陰來交於乾之初而得巽則謂之長女交於乾之中而得離則謂之中女交於乾之末而得兌則謂之少女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曰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稱者尊之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於尊之詞也此章以家之八位擬八卦又言六子皆生於乾坤如此○葉良珮曰此章說文王八

卦之次序而卦象具焉亦卦變之凡例也乾坤以六子為用而萬物生故曰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何以謂卦變之凡例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貞卦復生八悔卦此伏羲八卦之次序也以乾之三奇為父坤之三偶為母陰陽相求而生六子共為八卦又以重卦之反對陰陽相交序為六十四卦此文王易卦之次序也以卦變言之若乾卦一爻變則乾為姤而坤為復若兩爻變則乾為巽或為遯坤為震或為臨若三爻變則乾為否或為中孚坤為泰或為小過若六爻俱變則乾見群龍无首變而為坤

坤利永貞變而為乾或於之卦取占此又反對互變之義也乃若卦象以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例之則此章曰父母曰長男長女中男中女少女實一家父子兄弟之義也故蠱之六爻皆以父母取象而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至於咸恒睽革之彖傳則有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諸象况廣卦象有為父為母為長子為長女為中女為少女諸明文可證蓋與第八九章同例也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王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天積陽居上乾三畫純陽故為天物體圓者常動乾陽體而運轉不息故為圓尊而居上君之象也萬物資之以始父之象也粹而不雜為玉剛而能變為金乾居西北極高之地其位屬亥故為寒冰冰者寒之凝也在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又坎中陽為赤乾純陽為大赤大赤盛陽之色也良馬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馬謂老陽健之最久者也瘠馬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強者也駁馬謂純極而駁生者此不但色不純而駁性亦不純而駁健之有威力而最難控御者也或以為錡牙能食虎豹此駁乃別為一物非易之駁馬也圓而在上為木

果荀九家蓋後漢荀爽為主集九名家易傳謂之九師
易其為龍為直等象不必從他卦做此○按廣八卦之
象諸家說多不一特為取其當者參錄之不言其氏說
為此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與為
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積陰在下為地物資以生為母泉貨為布蓋取廣布之
義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故為布布疋之布後來時俗字
坤為布之布非此也釜所以化生物為熟物者乾生坤
化坤所以為釜以為虛而谷物者以非靜翕而不施為

周易傳義補遺

卷八

吝嗇於物不擇善惡而普生焉為均性順而能生也
子母牛方而能載為輿與而言大蓋坤陰本小變其載
陽所以為大也畫偶為文又物生於地至難而文最
偶畫多為衆有形可執為柄黑者極陰之色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馬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龍
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
稼也為反生其究為蕃鮮

陽動於陰之下為雷得乾初畫為玄得坤中上二畫為
黃男當作數與華同花蒂下連而上分為數出之義也
帝出乎震之象也二偶開通前無壅塞為大塗乾一索

坤而得為長子決指陽畫躁指陰畫動於初為決動於
中動於末再三動而不已則為躁蒼深青色青為東方
本色篋竹之美者蓋筠也生於春者也龍初生為蒼長
犬為龍成則名為蒼段初生為段長大為蒼成則名為
蒼皆下本實而上幹虛故取以為震象善鳴者陽在內
為聲上畫偶口開出聲也馬左足白曰馬震居左故為
馬之馬足馬足超起為作震動於下故為馬之作足
白也巽為白又為廣顙震變而為巽故為的顙之馬即
詩所為白顙傳所謂的顙蓋馬之白顙者也稼始生於
土土上升而穀之隆也則又反而生於土焉以陽實在

周易傳義補遺

卷九

下動而上行故也亦生生不窮之妙也究終竟也陽長
而不已則其究為乾之健蕃草也鮮魚也震三爻俱變
為巽震居東得木之正氣巽居東南得木之餘氣是故
震之為數也變巽則為草震之為龍也變巽則為魚此
震所以為蕃鮮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
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
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巽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无土不生氣之善入者
莫如風故无物不被坤一索乾而得巽為長女木曰曲

三爻俱變則為震故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坎內明坎之陽在內故為水陽畫為水二陰夾之為溝瀆陽匿於中為隱伏矯者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弓輪皆矯輮之所成也陽陷陰中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心病為耳痛素問金在

所謂得時為通失時則為曳也月外陰內陽坎體同故為月剛而善隱伏盜也坎以陽剛匿於陰中故為盜坎剛在中故於木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繁為蠱為蠱為蟬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離麗也火麗乎水日麗乎天電麗乎雲皆有所麗而明者也故離為火為日為電電光乃日之光亦火類然必麗乎雲則見无雲无電也離再索乾而得女為中女甲冑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外大而中虛為大腹火性燥燥為乾卦蓋離二陽屬火與乾

純陽相近謂之乾濕之乾即謂之乾坤之乾可也按躁卦即震卦血卦即本卦之坎卦既謂之卦豈可但謂乾濕之乾不係之乾而遂為卦也耶以此而知乾卦之即純陽乾卦無疑也驚性靜取其中畫之柔變性燥取其上下畫之剛藏取善麗蚌取中虛龜取文明之象科謂科巢之附於木上者科中虛有離象上槁則科上之木乾燥而枯槁爾諸解科為空中者皆未然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閭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人也為堅多節

靜以止者山也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為山故陰畫為小

周易傳義補遺

卷十二

十一

石又剛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小石小石即坎水瀆瀆之義二畫雙峙而虛故為閭闕乾純陽但為木果艮一陽二陰故為木之果又為草之蔬蓋陽剛在上為果陰柔在下為蔬也周禮閭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主永巷掌主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艮剛止於外以衛內之柔故為閭寺艮為手所用以止物者在指以陽止於外者狗也以陰止於內者鼠也黔青黑色鳥善以喙止物其喙皆黔鳥凡百不可以枚舉故言之屬以統其餘狗鼠黔喙皆謂前剛也或以狗作豹為熊虎子又或以黔為鈴或又以為

山居猛獸齒牙堅利如鐵能食生物者皆未然堅多節剛在外也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乃潏水之地物之潤而見乎外者亦為澤兌之陰見乎外故為澤坤三索於乾而得女故為少女巫口舌之官以口舌悅人者兌上拆口之象陽動於內舌之象也通乎幽者以言悅乎神為巫通乎顯者以言悅乎人為口古當開說為是金氣司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柔附於剛剛乃決柔為附決震陽動故決躁兌陰悅故附決兌非能自決乃附於剛而決也水潤極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剛者出金鹵者出鹽少女從婦為娣故為妾內猥外說故為羊○俞琰氏謂剛鹵亦未作之象凡兌象皆屬未口舌者行之末妾婢者女之末金寶者利之末也

右第十一章

項氏安世曰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子巽為長女離為中女兌為少女皆見於象而中男少男獨不重見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艮為狗兌為羊皆見於象而巽離坎豕離雉獨不重出巽為躁卦坎為血卦離為乾卦而五

卦皆不稱卦震兌為健為蕃巽兌為躁而六卦皆不稱究蓋互相為例也

序卦傳

品大也序卦者序其象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屯者盈也謂其氣鬱結而未能通暢則亢塞乎天地之間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謂萬物初生之時如是也物之始生精神蔽而未發若蒙冒然故屯後繼以蒙蒙者蒙

周易傳義補註

十卷

也上蒙字卦之名下蒙字物之象也物之穉謂萬物穉

小之時物之穉小者養而後長大故蒙後繼以需雨澤

之潤益萬物乃萬物之所需飲食之所需乃人之所需

需不訓飲食謂人之所需於飲食者在養之以中正乃

飲食之道也飲食人之所大欲也所需不如所欲則必

爭故訟繼需後飲食致訟如所謂乾饑以愆豕酒生禍

之類皆是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

以比比者比也此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

禮故受之以履

師之興由有爭也爭必有衆起謂其必至於動衆也故

訟後繼之以師比者比也相親附之謂也上比卦之名

下比人之比也衆必有所親附有所依歸故師後繼之

以比畜聚也畜有止而聚之義比則必有所畜聚然而

非其大者故比後繼以小畜物畜聚則有大小之別高

下之等而禮在是矣故小畜之後繼以履禮蓋人之所

履非以禮訓履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

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

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周易傳義補註

十卷

禮者人所履而行之者也所履惟君子之大道其心斯

泰然而安故履次以泰泰者通也謂其通行而无礙也

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无終通而不塞之理故泰後繼

之以否乾坤十變方泰而泰一變即否泰何其難否何

其易乎履乃其交會處處此宜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

道可也否者塞也物不可終否而受以同人向也乾坤

否塞而上下不交今則乾離相同而上下相親矣向也

不利君子貞今則利君子貞矣向也君子在外以儉德

辟難今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則疇昔在外辟難之

君子皆相與出而濟難矣大抵與否義相反蓋物不能

終否故否後繼以同人善與人同者物必歸之故又繼
同人以大有大有者大者皆為吾所有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
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
以隨

所有既大不可以有自滿也故受以謙有大而能謙則
滿而不溢人皆敬之而无有疾之者矣如此則吾亦得

以安和說樂而豫故謙繼以豫豫者安和說樂之謂也
安和說樂而无拒人之意則皆欣然願隨之矣故豫繼

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如子於其父以喜悅之道隨
之必為之事其事故隨次以蠱所謂幹蠱云者即所以

治其事之謂也
蠱者事也

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
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為漸
之先可大之業每因事以生故次以臨臨者二陽進而

四陰退駸駸手向於大矣臨不訓大臨者以上臨下以
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也故以大釋之物之小

者在下視之不見不足觀必大而後可以觀故臨次以
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
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

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
復

在上无可觀則在下引而去矣惟可觀然後有來合之
者此噬嗑所以次觀也然而物不可以苟合又在乎貴

以飭之不執贄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
以成男女之合貴所以次合也賁飭貴於文文飭太過

則為奢一極亨極則實衰故曰收飾窮則盡矣賁繼以
剝者此也剝者剝也上剝卦名下剝謂物之剝落而盡

物不可以終盡也剝窮則上反下一陽目外而來復於
內剝繼以復者此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
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

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復者反本而復於善者也復於善則合正理而不妄矣
故復繼以无妄前者比而畜其畜也小今惟无妄則自

能物物循理乃可以畜其德而至於大故无妄繼以大
畜惟大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繼大畜以頤頤者養也

需之養養之小順之養養之大不養則不可動謂無所
養則其體不立不可舉動以應大事惟養充而動動必
有大過人者矣故順後繼以大過養過則厚物固不可
以過厚不可以終過也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而不
已將陷溺而不得出矣然以坎之陽中而節其過則猶
可無過故雖陷猶可以有所附麗而得出故受之以離
離者麗也陷而有所附麗則豈至一於陷乎此聖人作
易坎繼以離之深意也

右上海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

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
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
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
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
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遯必有其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友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人道窮必
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
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錯置也

一云施也言天地則乾坤在其中言天地萬物

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則咸在其中咸以無心而感

凡此對待者皆是也或以天地與咸无所受故下言及
說亦是然其義則已槩可見矣天地二物故一卦分爲
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而合
爲夫婦之義夫婦將以偕老其道不可以不久故咸繼
以恒物不可以久居其所又則當退是乃天之道也故恒
繼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退故遯後繼以大壯壯
與遯蓋相反者也遯於義爲退則大壯似進矣而難卦
曰大壯則止何也蓋大壯在遯之後晉之前介乎遯進
之間退而方止止而未進者也大壯則止物无壯而繼
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也故繼大壯以晉晉者進也

而不顧則必有所傷故晉後繼以明夷夷者傷也
氏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
患害相守也明夷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乎治家之道窮
極而不少恕則必乖睽離散故繼家人以睽睽者乖也
乖則人情不和必有艱阻故睽繼以蹇蹇者難也物无
終難之理急甚則必復緩故蹇繼以解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決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
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
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
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解者緩也寬緩則玩而不知懼其有所失也必矣故解
繼以損損益盛衰若循環然損而不已天道復還故必
益益而不已則所損滿盈故必決損繼以益深谷為陵
之意也益繼以夫高岸為谷之意也夫者決也決義與
孟子若決江河之決同蓋決其隄防之謂也決主開遇
主合開則必合決則必遇故夫繼以姤姤者遇也物相
遇合然後會聚而成群故始繼以萃萃者聚也物之積
小而成高大者聚而上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如雲之升
烟之升皆是故萃繼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
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
鼎鼎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
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升自下而上不能不用其力升而不已則力竭而困繼
矣故升繼以困困乎上則必反於下而物之在下者莫
如井井有養道焉猶言困竭者就井取汲以養井所以
次困也井又則微濁而不可食惟潔而治之於以去其
舊而潔然一新焉乃可以食也故井繼以革鼎能變腐
為熟易堅為柔故革繼以鼎鼎重器也宗廟祭祀用之
而震為長子則繼父而主祭者也故鼎繼以震震者動

也動者出而用事之初也物不可以終動動極而當止
則止之可也故震繼以艮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
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
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
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止極而動其動必以漸故艮
繼以漸漸者進也謂漸乃進之方而非訓漸為進也進
以漸而不驟則其進為有不得其所歸者乎歸妹所以
次漸也窮而无所歸則小進而得其所歸則必大如婚

其義理之所歸者所成就必至大而不可量故歸妹而
繼以豐豐者大也侈肆无節豐大而至於窮極則必失
所居之安旅所以次豐也旅者親寡之時非巽順无所
容苟能巽順以處之則雖在羈旅之中何所往而不能
入乎故旅繼以巽巽者入也人情相拒則怒相入則悅
入而後說之兌所以繼巽也

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
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
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
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說而後散之故兌繼以渙
渙者離也渙所謂離散蓋民情未一之謂也物不可終
於離散而无所制若離散而无所制則遂放肆而不可
止矣物既離散則當以節止之受之以節謂有禮制乎
其間而將有以合其情非若睽之中節所以次渙也節
者制之於外孚者信之於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
則下亦能信從之矣所謂節而信之也故節後繼以中
孚以此有其信即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
之也自恃其信則其行必果不克小有過而失中過
所以次中孚也有過物者必濟謂能高於人而過之然
後可以濟天下故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既濟者坎離
之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既濟則窮矣聖人以爲物不
可窮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六十四卦循環不已未濟
之後則又乾坤也此之謂生生不窮之易也

右下篇

雜卦傳

張南軒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易道之

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其卦畫反對

各以其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而有不雜者存焉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

胡氏旦曰師比皆以一剛爲五柔之主比居尊位而爲
天下諸臣所比不惟爲天下所比者樂而天下之得其
所比者亦樂師居中位而爲一軍之卒伍所賴不惟爲
卒伍者憂而爲將帥者亦憂蓋樂者樂天下之將定於
一而憂者憂吉凶之未有定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本義曰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胡氏旦曰臨
觀以二剛爲四柔之主臨以剛正咸臨四柔有格君感
上之義故曰與觀以剛正示法群下天下莫不仰而觀
化故曰求

庸易傳彖補義

卷之二十一

也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物始生故見未得位而利居
故不失其居蒙然而生故雜二爲蒙主而能治之使明
故若

本義也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也蒙坎遇艮坎幽
昧艮光明也○吳氏澄曰屯蒙皆二陽之卦屯九五見
於上卦二陰之中而爲主其下一陽則動於坎險之內
而固守故曰不失其居蒙九二雜於下卦二陰之中而
爲主其上二陽則止於坎險之外而光明故曰著坎陽
陷於陰中一也見者陽在上卦之天而位顯雜者陽在
下卦之地而位幽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震陽動於下艮陽止於上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此皆時位之義也

本義止健者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蔡氏淵曰

剛健者難畜當剛止之時故能畜莫非災也无妄之災

乃所謂災也○息齋余氏曰止有靜中之得故大畜曰

時動有慮外之失故无妄曰災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吳氏澄曰萃以觀之四往上升而類之三陰聚於

下升以臨之三來初為主而類之三陰升於上升上

為往降下為來不來謂升而不降也○謙一陽居下卦

之上為謙卑之主而不尊大故自小而輕豫一陽居上

卦之下為豫樂之主而志滿是故自肆而怠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蔡氏曰受來○東坡蘇氏曰自二至五皆以相噬為事

繫於食者也自初至四正不受汗安於无色者也○余

氏德齋曰食色人情所不免噬嗑曰食而賁曰无色

色至於賁則易過故戒之

兌見而巽伏也兌以人言為言巽以風言為言兌見於外巽伏於內

本義兌陰外見巽陰內伏

隨先故也蠱則飭也隨先於動故也蠱則飭於靜故也

本義隨前無故蠱後當飭○東坡蘇氏曰以隨時為安

故其象曰君子以嚮晦入安息以偷惰為安故曰君子

以振民育德○項氏曰隨以無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

脩飭故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也

剝爛也復反也剝爛者剝之極也復反者復之始也

徐氏幾曰剝爛則陽窮於上復反則陽生於下

晉晝也明夷誅也晉晝者晉之晝也明夷誅者明之夷也

本義誅傷也○蔡氏淵曰晉離在上而明者夷離在下

而明傷

井通而困相遇也

本義困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項氏安世曰以通與

遇為反對則遇為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巽之上爻主塞

坎水之上源而井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復通者也故

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流而困之坎適在其

下正遇其塞斷以困也

咸速也恒久也

俞琰氏曰咸之速感應之道也婚姻之道不可以不速

速則及時恒之久悠遠之道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

久則偕老

渙離也節止也渙離者渙之離也節止者節之止也

蔡氏淵曰風散水故離澤防水故止○吳氏澄曰渙九二坎水在巽風之下為風所離散節九五坎水在兌澤之上為澤所節止

解緩也時勢寬緩 蹇難也時勢蹇難 既解故安於佚樂而每失於緩蹇見險而止故為難

吳氏澄曰解九二坎陷在內震則出險而動於外內險已解緩也蹇九五坎陷在外艮則見險而止於內外險

方蹇難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徐氏幾曰睽者疎而外家人親而內○吳氏澄曰睽六

用多傳義補集

五十六

五在外為主家人六二在內為主

否泰及其類也否泰之類也 否泰之類也

徐氏幾曰否大往小來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

泰小往大來內陽而外陰內君子而外小人故曰泰

類

天壯則止避則退也應後陽之時其壯故不欲九四之進

而欲其止應前陽之不及避故不欲六二之進而欲其退

本義止謂不進○俞琰氏曰大壯之時陰既衰而陽既

盛則君子不可以不知止也避之時陰浸長而陽浸消

則君子不可以不知退也

大有衆也愛而凡 同人親也愛而尊

項氏安世曰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為主在上則人

歸乎我是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是故謂之親

革去故也取新也

項氏安世曰革以火鎔金故為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為

取新

小過過也中孚則信而無過也

吳氏澄曰小過九四主也而為六五所過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俞琰氏曰豐之時富盛而相親者衆故多故羈旅之時

用多傳義補集

五十六

貧窮而無上下之交故相親者寡

離上而坎下也離上而坎下也

本義火炎上水潤下

小畜寡也復不處也小畜以寡陰而當衆陽欲止而不能止

本義不處行進之義○胡氏一桂曰寡一陰小義小故

止而不進不處行復之義行復則所謂進之貌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乾止於坎下故不進乾進坎而去故

不親

俞琰氏曰需訟皆以乾而言需之乾在坎下有所待而

行故不進訟之乾在坎上相違而行故不親有所待不

大過顛也不正願養正也

俞琰氏曰願與大過相反初上者本末之地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顛○蔡氏淵曰自此以下有亂簡按雜卦例皆反對叶韻為序今以其例改正愚謂蔡氏先大過後願蘇氏先願後大過此兩句當從蘇氏其餘從蔡氏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俞琰氏曰既濟六爻皆當位故定未濟三陽皆失位故

為男之窮○既濟六二為主以陰居陰得其定位而上

二十八

下五爻亦皆得其定位故曰定未濟九二為主以陽居

陰失其正位而同類二陽亦皆失其正位故曰男之窮

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俞琰氏曰歸妹者女子既歸之後也既得所歸則女適

終矣漸者將歸之時待男子之親迎而後行也○歸妹

已結好之詞故曰終漸女待男行則未嫁之詞也

始遇也柔遇剛也夬夬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

也聖人於一陰之姤惟欲陰之不進於五陽之夫不欲陽

之輕進

俞琰氏曰始之時一陰在下而樂衆剛相遇故曰柔遇

剛也倒轉而為夬則一陰在上為衆剛所決故曰剛決

柔也君子陽類也小人陰類也君子之與小人相為盛

衰猶陰陽之消長君子長則小人憂小人蓋以遭遇為

喜以決去為憂也○按雜卦以乾為首而終之以夬者

夬以五陽決一陰惟夬去一陰則復為純乾矣○李床

曰天下之事不豈於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卦

之制器尚象皆繫乎夬○葉良珮曰雜卦傳自乾剛坤

柔至損益盛衰之始凡十二卦為天地間一小世運乾

坤以剛柔相交而遇坎難故有師以主坎於下有比以

主坎於上師雖有愛比則成樂而險難平矣屯有震之

道焉故身見而天下不失其居蒙有師之道焉故蒙陰

雖蒙難而已則能者而明之震起也帝出乎震也艮

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損極而益來盛之始也益

而不已必損故為震之始自艮坤始交以來漸向治而

盛衰復因之以生非小小世運而何大畜以止而能大

畜此本於艮止來无妄以起而有災此本於震起聚散

君子慎動大畜六爻俱變則為升萃由大畜而聚於下

升由无妄而升於上皆艮止震起之所成也謙天道下

濟而光明故能謙益不自尊重豫雷出地上常泰壯之

時悅豫之極故自肆而怠此又盛衰之始也噬嗑食也
青無色也食色性也需以飲食致訟故噬嗑亦以食而
用獄好色人之所欲也故以無色戒之兌以一陰見於
外為悅人之悅於物也亦猶口之悅於味也巽以一陰
入於內為伏人之感物而入之也亦猶好好色也駸駸
然入於中矣故曰兌見而巽伏也隨以無故而偷安姤
以有故而修飭斯固剝復之所由來也隨則剝而盡則
復終則有始天行也自大畜无妄至此凡歷十二卦而
成剝復又一小世運也昔晝也由復而來明夷誅也由
剝而來井通者明夷之反也困遇者晉之反也自章甫
至此凡三十卦晉明夷離在內外體井困坎在內外體
亦坎離之象下文又以咸恒相繼而言正與序卦分上
下篇之義合雜卦雖雜而上經首末與下經之首末皆
雜也咸連也天下相感之速莫如男女恒久也天下相
應之常莫如夫婦渙離節止一剛一柔柔乘剛而入之
故離剛復柔而陷焉故止解緩蹇離內外皆剛以水為
體睽外家人內內外皆柔以火為體解睽似渙蹇家人
似節一離一止一緩一難一外一內正否泰之相尋而
相反故次之曰否泰反其類也自晉晝明誅至此凡歷
十有二卦而見否泰蓋又一小世運也大壯則止泰之

類也遯則退否之類也大有衆同人親革去故取新
皆泰之類也小過陰多於陽故有過中孚陽多於陰故
孚信豐自泰來與中孚同類旅自否來與小過同類離
為日為火與天同類故炎上坎為月為水與地同類故
潤下若離在上體坎在下體合為一卦則成否矣小畜
寡復不處需不進訟不親大過顛皆否之類也然復姤
大過皆有亨義一變則為泰矣頤養正既濟定皆泰之
類也歸妹自泰來未濟自否來故曰女之終男之窮言
歸妹泰而未濟否也姤遇也柔遇剛也過雖非正而漸
之進則以正待男而行非正而何夫決也剛決柔也夫
一決則剛長乃終復於乾矣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
斯聖人傾否成泰之極功也張獻公曰易為君子謀蓋
為其能傾否以成泰也周元公曰聖人立人極蓋謂其
能參贊天地也合二子之言而詳味之則大易之妙用
思過半矣

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

編修勵守
謙家藏本

明姜寶撰寶字廷善號鳳阿丹陽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尙書是編大指以程子易傳主理朱子易本義主占其初頗有所疑既而研究十五年乃定從傳義者十之八九旁及諸家者十之一二於傳義或有所疑者亦以己意斷之故曰補疑卷端有孫承澤題識印記卷中亦多塗乙標注之處蓋承澤說易以是書爲藁本云

淮海易談四卷

〔明〕孫應鳌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淮海易譚四卷》提要

淮海易談題辭

孫應鳌曰易者何也以著天地萬物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理妙於人心故易著天地萬物之理以明心也古之聖人生而明諸心矣欲人人皆明諸心不可得於是著易之書曰經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意意之所貴者不可以無言晦不可以有言傳故得其所以言則傳不得其所以言則晦傳則得其所以為心晦則失其所以為心非得自外得自我也自經之意晦而无傳於是諸大儒又出疏易之經曰傳愚自學易嘗求諸大儒之說於傳求諸大聖人之說於經未窺測也已乃因傳以求經因經以求心浸浸乎若有窺測矣而未能見曉已乃反之於心略其所有言與无言涵泳之優游之日用起處罔不念斯久之則若諸大儒之意若可替於束諸大儒之語若可出諸口而諸大聖人著經之意即若可不遠於吾心噫嘻天地得易以清以寧萬物得易以生以成吾人得易上下四方往古來今罔不畢臻心之理若是至精至純至大至一也耶得其心斯得其理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固諸大聖人所以立教諸大儒所以脩教吾人所以由教意之貴而可傳者深已哉猶然與俱行嗒然與

俱忘繼自今請以終身者必在是易也夫

隆慶二年戊辰秋中日

淮海易談卷一

如皋孫應鰲

觀乾卦可見天之所以爲大而惟人能合其大故學者當爲大人之學若自小之者小人矣元亨利貞天之四德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可見四德皆人人所有惟君子能行之既以四德並稱而惟曰乾元元之渾然而無所不包也天之所以爲大也故亨者元之亨也利者元之利也貞者元之貞也知元之所以爲元則知仁之所以爲仁矣故合禮者合此仁也和義者和此仁也幹事者幹此仁也故曰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言體蓋天地萬物之備於我者無少缺欠無少滲漏真渾然無所不包之此身真與天地萬物同體矣人有此體孰不知之知天地萬物之同此體也罕矣君子體仁是以仁爲體非以我體仁也以仁爲體則一以我體仁則二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是一之也非二之也體仁然後嘉會利物貞固一以貫之故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仁爲體矣何不强夫何息是自強也是自不容息也元之旨微矣以其氣之融會貫通謂之太和故曰元氣天地萬物惟此元氣耳太

元氣之所賦與爲命故曰元命太和元氣之所賦與而自成者爲性故曰元性性命非二也一也是乾道也知一則知元矣萬物衆矣齊始於元天大矣統於元可見乾道變化元之變化也乾道變化則性命各正元之各正也性命各正則太和保合元之保合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生生不已出出不窮是變化之迹也由變化可知性命矣由性命可知太和元氣矣一也非二也是天行之自強也是所謂健也是所謂自不容息者也體元者體此而已大明終始是體元之大人也乾道何常有終始元亨利貞之循環無端也自莫不有終始莫不統於元明於元則乾道之終始在我是以大明終始之人體此以居六位則行止以時天德以立體此以乘六龍則潛躍不忒天位以正是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之聖人也是與天爲一者也與天爲一非體仁之君子烏能與於此仁天德也以之長人君德也取譬言之龍德也一也剛健中正純粹以精此所以爲天德也初九曰龍德而隱九二曰龍德正中德薄而化九三曰君子進德脩業九四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九五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如此乎言德之詳

也然揭其脩德之要於九二曰閑邪存其誠於九三曰忠信所以進德而已誠也忠信也一也約言之曰誠衍言之曰忠信故子思曰誠者天之道也元者善之長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知誠則知實理矣則知實心矣故周子曰元亨利貞之道利貞誠之復誠者聖人之本思誠者聖功之本君子之體仁也思誠而已矣思誠然後誠誠然後我與天地萬物同爲一體然後爲體元爲窮理盡性至命爲天德爲龍德爲君德然後先天不違後天奉時如此乎大人之學不可自小也自小者不足言矣而世之以空無言性命者豈知此實理實心者耶故知實心實理則知誠知誠則知仁知體仁即知所以合天即知所以用易知所以用易即知我與天地萬物一體即知一貫之學知之德其乾之至德耶天有常運而其進退存亡之不失也是天之知是以動而不失其時故曰乾知太始此知在人與天同也惟不能復此知體是以昧而不覺聖人之所以爲聖惟不失此知耳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聖人於乾之九三獨提知字示人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

與存義也吉凶之先見曰幾幾之所在便是至之所
在知至至之則幾在我故曰知至知之可與幾也這
至之所在便是終之所在知至而能終以守之則德
惟一動罔不吉故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能知此
幾則進退存亡皆先知之能終守此幾則知進退存
亡皆不失其正故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此幾之所在天地造化之體用皆統焉大人之所以
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者此知此幾耳故曰知幾其
神乎了得此知天道無餘蘊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乾之大正見吾此
心之大乾之大大於中吾心之大亦大於中剛者乾
之德健者乾之運乾之剛健也至中而已矣自中之
无所偏倚言曰正自中之無所雜操言曰純自中之
无所雜操而至一者言曰粹自中之純粹之至極言
曰精易之道盡於中矣孔子以大哉稱堯堯之所以
為堯者允執厥中而已故曰堯得統於天
利貞者性情也何以元亨言性情乾元者始而亨
生生不已是乾之大性情也到利貞則物物自成是
物物自成之性情也可見天無性情以萬物為性情
萬物之性情就是天之性情

學以兼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者學此
仁也能學則仁始聚問者問此仁也能問則仁始辨
寬者寬此仁也能寬則仁始居如此而後仁始行故
曰體仁足以長人故曰君德若不知仁只是平說則
學問都無着落

乾每以時字示人曰六位時成曰時乘六龍曰因時
而惕曰進德修業欲及時曰時舍曰與時偕行曰與
時偕極曰與四時合序曰後天奉時知時則知中矣
時不可執而有一定之易中不可執而有一定之道
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若孟子者真知易者矣知孔之

時便知堯之中

見龍在田時舍舍字讀作去聲如房舍之舍蓋以舍
字明田字故人常曰田舍時不可執而聖人必以見
龍為時之舍者何悟得此處則知易則知聖人之心
矣九二曰龍德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
誠善世不伐德善而化九二龍德正中故聖人以此
為時之家舍與惟正中故言信行謹言行無過不及
便是閑邪便是存誠德至於誠可以善世矣善世則
德澤溥德溥則化德至於化而止矣故乾惟九二九五
稱大人故聖人治於上則位乎天德聖人治於下則

天下文明而聖人之心則惟九二之安也

初九不易乎世與天下有道直不與易字同以此見聖人天地萬物一體之學正以美利利天下其潛皆非聖人之得已也潛雖聖人之不得已而聖人無不得已之心故時乘六龍在此位即此學之用潛見飛躍只是一體故初九曰樂行憂違確乎不可拔故雖極於五而非有少加於初雖居於初而非有少減於五然非有確乎不拔之潛必無有聖作物睹之化學易君子其慎思之

九五之位天德夫子謂聖作物睹而推言之曰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各從其類此類字最妙有子曰聖人之於民類也孟子曰聖人與我同類者聖同天知聖人與我同類然後知我與天同大而體仁之學自不容已不能體仁是自失其類矣失其類其究將入於禽獸可不懼乎

乾元亨利貞一陰一陽盡之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立天之道陰與陽一陰一陽元盡之矣元者一也天惟一故行健君子惟一故自強不息故君子行此四德之行與天行健之行其行一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言居此爻則盡此情也故大人

時乘六龍居此位則盡此位之事情如天之云行雨施自然而無所強也故堯舜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只是日用飲食之常無甚異者故學者要見大惟體仁便大

夫子贊大哉乾元首以剛言之他日言未見剛者而曰振也德焉得剛是乾之剛以無欲也周子曰聖可學乎可何為要一為要一者無欲也故非無欲不足以言剛非一不足以言無欲體乾之元是口得一程子體貼天理二字亦自無欲體貼耳故無欲就是天理

天行健故不息非特天之運行一日一周不息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皆不息也君子法天自強而道無餘蘊矣

八卦大象乾言天行坤言地勢坎言水洊至離言明兩作震言洊雷艮言兼山巽言隨風兌言麗澤推之而六十四卦天地水火風雷山澤交互錯綜皆易之象也大象或言君子或言大人或言后或言聖人或言先王皆用易之人也易之象心之象也用易者心用之也是以六十四卦之大象皆言以只一以字吾心與易象合矣天地萬物之象皆吾心之象吾心其

即物理乎吾心之用即天地萬物之用物理其即吾心乎吾心即是物理乃欲去物理而歸空無不知吾心者矣物理即是吾心乃欲於事物物上窮究不知物理者矣知吾心物理之無貳然後知吾身與天地萬物實是一體非實不然而強名之也彼遺心逐物舍物求心者烏足以用易

乾元用九天德不可爲首非言天德不宜爲首也言不爲首者方謂之天德也所以後又說出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即天德也六爻之內潛見飛躍各以其時皆天則所在天何嘗以剛爲首一而不變耶故聖人之潛見飛躍一因乎時而已無吝心故惟乾能用九惟聖人能九故曰乾道變化子思亦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

樂則行之愛則違之聖人之心無憂樂也以所遇之時言耳聖人之行無從違也以因時之道言耳天德不爲首乃天道聖心自然之變化固未嘗專於用剛亦未嘗廢剛惟其時物惟變所適至老子以守黑守雌守辱後身亡身爲道而天道遠矣邵子以老子得易之體若得易體即得易用體用一原豈可分爲百骸備而成體百用備而成易遺白論黑遺雄論

雖是易體否耶

諸卦言元亨利貞者乾坤之外隨革也臨无妄然其義或謂大亨或謂利於正坤之貞但曰牝馬之貞而已惟乾則謂之四德惟君子行此四德信乎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備於人也人有此四德而不能行真謂之棄天喪天真謂之自暴自棄故孟子謂之自賊

宋儒有言四德是性六爻是情者正不必如此性者天命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人之動靜食息出處顯晦仁義禮智之德以時出而名立焉無不感通無不各當其可晝夜於是生死於是此天命之性猶其不己之體自然而行所無事不落意見不雜已私與天同流是謂天命故曰率性之謂道其言情者以性之感通言曰情非性之外有情也六爻發揮便是行此四德非四德是藏的六爻是用的有兩者也四德謂之行聖人之言至矣哉

天地之德元盛之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渾然惟此元氣也故曰乾元曰坤元元氣之成象爲日月元氣之運行爲四時元氣之變化爲鬼神元氣之靈靈之在人者爲心一也大人之合明合序合吉凶總只是與天地合德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朱子謂人與天

地應神本無二理惟設於有我之私是以陷於形體不能相通大人無私與道爲體故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語體元也語體仁也其言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體仁而天地之心盡矣克己而仁體矣此謂之大人之學升九二之存誠極其至何以能合合者一也

先天不違後天奉時天一也何言先後解者指意之所爲爲先理之所行爲後又有以時未至爲先時既至爲後者要之存之爲天德故曰先天動之爲天道故曰後天其存也非無天地萬物之大本具於斯故

曰不違其動也非有天地萬物之違道行於斯故曰奉時一也蓋以兩句話頭明大人心體之一非兩事也明大人心體之一者正見其合德也合者一也

坤辭之言无疆者三坤厚載物德合无疆牝馬地類行地无疆安貞之吉應地无疆无疆者天道也厚則可以合天道順則可以行天道貞則可以應天道觀此三言坤元之承天見矣

乾言不息其至久之德耶坤言无疆其至大之業耶不久則不能大不能不息則不能无疆故子思曰至誠无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則悠遠則博厚則高明

先則迷先乾也後則順後乾也失道失坤道也得常得坤常也東北喪朋先迷也西南得朋後順也故一言主利一言安貞吉利其後順之利耶吉其得常之吉耶可以見臣道子道要道矣

坤未嘗不健但其健也以順爲健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曰剛曰方所謂坤之健也坤之健是坤之元也然則无剛德者柔其所柔豈坤之柔無方德者靜其所靜豈坤之靜故君子法坤不當於柔靜而當於剛方能剛方然後有常然後化光然後時行故曰坤之用皆乾之用

早辨豈持辨於父子君臣之間無事無物不當早辨學問尤當早辨吾心一念天理之發辨之於早而拓充之一念人欲之萌辨之於早而遏絕之成賢聖配天地不論夷狄不入禽獸皆在於此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非知不能早辨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夫子示人萬世之學的也世間學問不同大段只有兩種偏內者求了心遺事物偏外者逐事物遺心體君子之學只是合內外之道而已合內外之道者一也直內方外是以兩句說話明我一個學問非是剖析非是支離敬即義之在內

者義即教之在外者教義立而德不孤可見只是一
個學問也聖賢有言教則不必言義者如脩己以教
是也凡安人安百姓何莫非義却都在教內也有言
義則不必言教者如集義所生是也不忘不助傳傳
當當何莫非教却都在義內也而於此合而言之其
意益明其旨益全矣知教義是一事內外是一道理
凡言博約言精一言知行言體用皆一以貫之
含章之義最好含章方可貞可貞方能時發世未有
不能含章而能守正者未有不能守正而能時發者
此經傳露之人易喪自己難以濟天下國家之事
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矣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肯哉如何是章厚以載物章之德也先大威
亨章之用也承順利貞章之行也故章則自含不合
不足以爲章
天地能變化則草木且蕃矣况人乎若天地閉則賢
人且隱矣况物乎賢人之隱見關天地之開閉天地
之開閉係賢人之隱見如此乎體易君子不可不知
也故當六四而不括囊者失時孔子曰邦無道富且
貴焉恥也不當六四而括囊者亦失時孔子曰邦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

黃中通理世以黃中爲性通理爲情過分析矣君子
之德中而已矣中則自通中則自理正位者中之正
也居體者中之居也中至美之德也至美之德在中
暢四支發事業皆此中之至美也程子曰一刻不存
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者
知黃中之義矣
六五黃中之君子即六二直方之君子何以見得黃
中之中教以直內不偏於外義以方外不偏於內此
之謂中允執厥中執此而已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皆
不疑所行之境矣故非有六二教義之學不足以臻
六五黃中通理之盛
六五黃中通理之盛
坤之德當生長便生長當收藏便收藏何嘗有一毫
不直生長收藏者物物有定命物物有定形何嘗有
一毫不方此直此方即坤道之大也此皆自然而
故曰不習順此自然者而施之含弘光大故曰無不
利以此見得教者原是吾心本有之理義者原是事
物自然之宜教就是坤之直義就是坤之方不疑所
行正見君子之學自然合是如此非有加於本分之
毫末也陽明曰做得工夫的就是本體合得本體的
就是工夫微哉微哉

教義不合一便不能立德便孤行且疑矣疑者於內往而不逆或疑於外物而不化也

辨之於早極而至於黃中通理為美之至是謂慶其善積之致與辨之不早極而至於龍戰有血為不美之至是謂殃其不善積之致與慶殃在已非在外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六十四卦惟乾坤兩卦論學最多故學也者彌綸天地者也乾坤兩卦論學惟九二六二最精故中也者權衡學問者也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聖人土敦樸人自易其愚自至其中而止

九用六不特乾坤之變化學者氣質之變化亦以是也氣質備於剛以柔變化之用九之義也氣質備於柔以剛變化之用六之義也氣質變化中和之德斯成故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平康正直是知能用九用六者脩身及家平均天下皆不外是

乾九二言閑邪存誠坤六二言直內方外後儒以克已復禮為乾道謂從全體上做也以主敬行恕為坤道謂從實地上做也九二之學廣大六二之學綿密所入雖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故九二之誠即六二之教義六二之教義即九二之誠故曰乾坤合德

積善餘慶之慶即乃終有慶之慶子安於正以從父臣安於正以從君妻安於正以從夫雖云喪朋其實有慶禍不安於正不能有慶正者善也善非積不能成正非安不能純

繫詞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若學有一息不純德有一物不容便不相似矣然乾道至大故有自強不息之學即有厚德載物之度凡德之不厚者皆學之不强也

乾極於九則亢而有悔坤極於六則戰而必傷天地尚不可過也況於人其可過乎故曰君子而時中

語大至天地盡矣然天地之大也大以道非大以形君子取法天地法此道也心者道之管也天地有形矣道則不圓於形人有身矣心則不圓於身故人之能法天地者以此心也故大其心則足以盡天地非盡天地也盡道也盡道則天地之始吾之始天地之終吾之終天地之不息吾之不息天地之无疆吾之无疆凡萬象之變化於天地者皆吾心之變化其富貴貧賤生死禍福不過萬象變化之瞬息陳迹耳何足以與吾大孔子之志於學志此大人之學也故學非大不足以言學

必知大然後能體易必知中然後能用易中者大之
樞也大者中之度也曾子作大學知大矣而中具焉
子思作中庸知中矣而大具焉二書者其易之權輿
乎

屯者物之初也有必達之理故言大亨然惟正然後
可亨故利貞惟不輕動然後可亨故勿用有攸往惟
得賢然後可亨故利建侯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所謂經綸豈泛然爲之哉子
思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故天下之
大經君子之所經綸也衛君待孔子爲政必先正名

此便是聖人經綸手段

當屯之時有其才無其位則不可輕進然志在濟屯
志能行正故賢人利輔之衆人利歸之初九之磐桓
利居正利建侯是也當屯之時下逼於剛者上遠於
應者則難於進然持正則妄求自去待時則正應自
合六二之屯連不字十年乃字是也當屯之時位不
中正才復陰乘則不能有濟然必自己見幾不致妄
作躁進庶不取困六三之卽鹿入林幾不如舍是也
當屯之時位雖近君才若陰乘則不能有濟然能舍
已從人忘己之陰乘從人之剛明則既能自知

求賢自爾吉利六四之乘馬班如求婚媾吉是也當
屯之時才既剛明又居君位而輔者無人則不能大
濟如六四近臣六三近臣六二大臣皆陰柔之才初
九才剛明矣又以在遠則施未光九五之屯膏小吉
是也當屯之時屯難既極機會可乘然才既陰柔又
無應援則進退失據惟有自傷上六之泣血漣如是
也此便是聖人設象係辭大旨當屯之時處屯之道
有此六樣事情聖人發揮於六爻使人之旁通焉推
此而餘卦皆可引伸觸類矣

蒙者人之初蒙有作聖之能故曰亨然養蒙必自尊
其道而後我之教行故曰匪我求童蒙必善應其求
而後教之志達故曰初筮告必不凌節而施而後我
非妄教彼非妄受故曰瀆則不告凡此皆歸於利貞
也

聖賢教人不倦雖鄙夫來問必竭兩端豈有再三而
卽不告之理蓋初筮者其心誠一以求於我不失本
然之良故謂初筮是蓋有篤信之真故卽告之所謂
當其可之謂時也再三者未能信得此學而涉於疑
惑入於擬議故謂再三若遽然告之不但我爲妄施
彼亦不入蓋多岐以亂其心無專一懇切之意是以

不告之所謂不凌節而施之謂遜也初與再三就蒙者之疑與不疑說不是就蒙者問我之多寡說

蒙以養正只養正便是聖功非謂今日之蒙後日之聖也聖之所以爲聖正而已矣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只因赤子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今自良知而養之以至於聖人之無所不知亦只是當初一點不慮之知今自良能而養之以至於聖人之無所不能亦只是當初一點不學之能大人與赤子之心原無分毫增減但係所養之是正與不是正耳

山之出泉泉之行也有莫禦之勢斯其果行乎泉之蓄也有莫測之淵斯其育德乎果行始足以育德如水流有本而後靜深也教者能果行育德則教有本而不匱學者能果行育德則學有本而不匱

蒙之道有六有發蒙者有包蒙者有慎蒙者有困蒙者有童蒙者有擊蒙者記曰匪於未發之謂豫蒙者皆愆未長天理未喪來此之時發其本心之良以我此身爲蒙所刑法使一切嗜欲爲此心天理之賊繫者與然脫去則蒙斯正初六以利用刑人說枉措爲發蒙之象此也人性不齊使有忿疾之意何能發蒙蒙雖柔暗我雖剛中亦必兩意相接教始能施故貴

包蒙雖以人君之尊下學於我我則以陽受陰如納婦然以下事上如子克家然九二以納婦克家爲包蒙之象此也蒙之下愚不移者不知擇師惟利是從在我則當拒絕之不可一舉包容如女子之見金夫不有躬者則勿取之是有教無類之中又得取善去惡之道六三勿用取女之象此也世間有一種至愚至柔之人蒙昧不通者若求二與九剛明之人學之則蒙尚可開若又遠於剛明之人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六四困蒙之象是也凡求人之教必忘其貴忘其賢人君居尊不移於聲色貨利不作聰明誠心下賢則賢必盡心於我天下俱受其福如高宗於傳說成王於周公六五童蒙下從九二之象是也卦之不蒙者惟二與九二得中得時故爲群蒙之主九過中過時故不能包蒙能擊蒙其擊蒙也必先正己故不利爲寇其擊蒙又不可過暴故但言禦寇寇者蒙之至者也若但禦之而不過暴則我既順彼亦順故言上下順上九擊蒙之象是也

也之利建侯君道也蒙之童蒙求我師道也乾坤之後繼以也蒙蓋師道立則善人多君道立則賢才輔而天下治天地之心屬於君師矣

有所待者謂之需乾剛次險以剛遇險不遂進以險
險故爲需有孚光亨貞吉皆指九五言大川者坎險
之象也可見必有孚則自然光亨必正則自然吉如
此而需雖大川可涉況其他乎此需之善者也若不
孚不正則需者事之戚矣何亨何利之有

雲上於天无所致力矣待之而已故君子以飲食宴
樂凡无所致力者只當待不可强有所爲所以九五
又說需酒食貞吉爲政者若克盡其道只當守正以
待治化之爲急於求治反不治矣爲學亦然盡集義
工夫只是不忘不助不然進銳退速反失本心之正
矣

初九遠於險故爲需於郊之象郊遠地也初以剛德
而能安守其常必不至於躁進犯難矣故无咎九二
漸近於險故爲需於沙之象沙近水也二以剛德不
失其中雖近險而小有言然寬裕而无大害故終吉
九三逼於險故爲需於沅之象沅將陷於水也三陽
剛不中又居健體迫於險故致寇四身既處險實
復陰柔不妄其居傷於險難故云需于血血言傷也
五有德有位爲需之主以一陽處二陰之中待下三
陽同德之援險者平難者解與天下相安於无事故

云需於酒食酒食言樂也上居險之極三陽並進六
以陰柔又不當位然能審己量力敬順其陽之至不
但免侵奪亦可得助故云入穴不速三人來敬終吉
穴言陷也需六爻初二五六皆言吉三雖致寇又言
敬慎則不敗四雖傷又言順聽則能出穴可見天下
之事從容審處不急遽躁妄終不困窮初之恒二之
寬行三之敬慎四之順五之貞六之敬此六者所以
需也這是六者則賊

上剛下險則相脅內險外健則相傾已險彼健則相
敵皆訟之道也然訟有吉有凶有利有不利惟乎室
惕中則吉惟終則凶見大人則利涉大川則不利誠
實無詐謂之手能懲忿欲謂之室儆戒恐懼謂之惕
和平無忤謂之中故吉凌犯不悛謂之終變詐自怙
謂之終故凶大人有中正之德見之則曲者直枉者
平故利大川有沉溺之危犯之則自入於危自陷於
險故不利

天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蓋聽訟非難止訟爲
難訟人非難自訟爲難訟身非難訟心爲難謀及止
訟則訟不待聽而自無謀及自訟則人不待訟而自
服謀及訟心則身不待訟而自端其斯以爲作事謀

始之道乎

訟之道有以乘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其人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得辨明即止初六之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以之有陽剛處險心未欲訟而勢不敵上欲爲訟而義不克只得退遜讓約自處以免過災者九二之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肯以之有自己柔弱介乎兩剛之間能守舊德能居正含忍不報安其常分如此雖受入侵厲然終獲吉但其質柔雖從王事然終无成六三之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以之有以上訟下扶責挾長挾勛勞而訟者終強莫強於理而勢力不與焉若能自反其柔焉不能克訟復就正理淪變其初心安處於正亦可復吉九四之不克訟復即命淪安貞吉以之有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者訟者遇之是非不淆曲直立見九五之訟元吉以之有以陽剛居訟極能以強詞奪正理而取勝者雖奪正理必屈於正理雖勝必敗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以之此卦惟五爲聽訟之主餘皆訟者然剛者訟柔者不訟雖訟不求勝故初與三皆終吉二與四雖欲訟能自顧於理義而不克訟故无肯故亦吉惟上九窮剛以訟取勝然夫子示戒即

勝亦不足敬况理无不復且有三褫之辱世之以訟取勝者可以鑒矣

師非聖人之得已也興師必有其道用師必得其人然後吉而无咎事固有吉而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故必正必丈人然後能兼有此善也用師非嚴不克而嚴不可過故言剛中此用師之人也然非在上任用之事必不能成功可以見五二之象矣兵凶戰危故言行險此興師之道也然必以順行之庶足禁暴安民可以見坎坤之體矣惟正惟丈人然後能以衆正然後毒天下而民從之知師貴正則看武經七書有所取裁知師貴丈人則看百將傳有所權度

容民蓄衆蓋古者寓兵於農居則爲此閭族黨行則爲卒伍軍旅平日之教樹畜制田里興學校明禮義皆容民蓄衆之事也不能容民必不能使民不能畜衆必不能動衆故曰三代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

行師貴謹始謹始以號令節制爲本蓋軍之命繫於將將之權在於律故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將之統衆貴得中道使威行而不怨惠行而不褻又必在上寵任使之得專闔外不爲所制二曰在師中

吉无咎王三錫命凡爲將志剛而才弱者敗不中不止犯非其分者敗故六三曰師或輿尸凶爲將之道見可則進知難則退是以善戰者以守爲戰先爲不可勝然後待敵之可勝故六四曰師左次无咎人君乘順居尊必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後用兵此興師之以其道也既用剛中之將必專於任使不使柔懦之衆子參之此用師之得其人也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也故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行師之終將帥成功論功行賞但行師之時獻謀畢力不擇其人事定之後尊賢使能必慎其事是以爵位惟及於君子賞賚但止於小人故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卦九二爲統衆之將六五爲任將之人三四亦爲將者四之无咎不如二之吉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故用師在擇將在能任將行師者識得此卦之義斯盡之矣

上親下則下以上爲心下親上則上以下爲體故比則吉然爲人所親者必自筮其有元之德則能有容有求之德則能有終有貞之德則能有執是以无咎如是不但此者皆親雖未比而不安者亦來歸之矣此上之親下之道也若上无元來貞之德猶可肯之

若上既有德而不求比則不祥莫大焉是以後夫凶此下之親上之道也

地上有水親比之象天子作民父子者也今不曰親萬民而曰親諸侯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一人能盡親之哉惟建萬國以親諸侯則列國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諸侯以天子之心爲心而親萬民則萬民皆以諸侯之心爲心而親天子矣是之謂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比之至也

比之道在初貴誠貴實貴質三者比之所以吉也故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也在我有柔順中正之德自重其身以應上之求則內不失已外不失人兩相求而兩相遇故六二比之自內貞吉也若自己陰柔又不中正則所近者皆非正人同流合污必至大凶故六三比之匪人傷也若內無可比舍己柔暗而比剛明則比得其人故六四外比之貞吉也若爲人所比者至公无私正大光明有比天下之道而无比天下之心其從與否一聽乎人不與以已而人之從者自不約而皆同故九五顯比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也若自己陰柔居上不能比人不能比於是謂大凶故上六比之无首凶也顯比

之道不特居尊位人之相比莫不皆然伊川口以臣
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不可阿
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
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比已
也於鄉黨親戚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禽之義也其
言曲而中矣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
周顯其比周而不比矣不顯其比比而不周矣
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
法言大象也郭氏曰一陽之卦得君位者爲比得臣
位者爲師言二五也

小畜以六四爲主上巽下乾以陰畜陽畜之小也上
下五陽畜於六四畜之小也以陰當陽不能固止其
陽畜之小也以陰畜陽能係陽不能固止其陽陽道
必進必亨其亨之義乎陰陽和而後雨陰先倡陽陽
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一陰五陽陰有所不及亦不能
成雨其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乎孔子曰健而巽
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
行也施未行之行即志行之行陽雖被屈矣然志猶
可行陰雖得位矣然施未可行扶陽之意見矣
大畜之象天在山中故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无

所不畜也小畜之象風行天上故懿文德所畜者止
於文詞威儀也風无形而山有質風柔吹而山堅剛
其斯爲畜之大小乎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者初與四爲正應在下而畜於
陰勢也然以乾健之體居於下位得正之德遠於羣
陰自守以正不枉道以從人是爲復自道蓋復已之
道非因彼之相求而後往如此則不爲所制故吉也
九二牽復吉者二正爲四所畜初九剛而正九二剛
而中二與初九心孚意契牽連而進復其本位不失
中道所以吉也九三與脫輓夫妻反目者三切近於
四陰陽相比譬如夫妻宜易畜矣但三過剛不中四
又上畜於五與五相得是三四彼此相失不能進如
與脫輓不相能如夫妻反目此見三之不中不正不
能爲四之儀刑失不在四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
咎者四爲畜主一陰畜乎五陽若難於无咎然能存
至誠之心以愛畜而又絕其陰黨斥其疑懼亦可无
咎蓋誠則動物理勢然也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
者九五爲六四至誠有孚所感故亦以至誠有孚相
與位尊勢行厥施斯普此成雨之時也蓋四密比於
五見愛畜之專也上九既雨既處尚德哉婦貞厲月

是聖君子征凶者蓋上九居畜之極六四以一陰无
所不畜畜而至九上既雨而和矣既處而足矣惟畜
尚以異順之德承載即使婦女之貞亦將有厲何也
陰不可過盛如月之幾望勢將敵陽君子但當靜退
不可征往以取凶也此聖人訓陰之辭也胡氏曰復
字雖與復卦復字不同然二卦惟初與二言復言吉
休復以其下於初牽復以其連於初彼則六陰已極
之時喜陽之復生於下此則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
復升於上又曰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
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

復以上下觀之天上澤下以柔履藉於剛是履至危
而無所害之義矣以前後觀之以兌遇乾和悅以躡
剛強之後是履虎尾而無所傷之象矣履虎尾不咥
人便是亨非別有亨道也世之處危者多有所傷不
爲所傷方見所履非和悅以躡剛強安有不傷係詞
以易之賁爲文王事紂之事故其詞危履虎尾危之
至矣而紂卒不能傷文王故履爲九卦憂患之首故
曰履以和行

天高地下此自然之禮也君子法之以辨上下定民
志天下之強凌弱衆暴寡上偏下下偏上以至滅天

理窮人欲只因民志不定民志定在辨上下禮達而
上下辨矣世謂禮爲偽爲忠信之薄彼烏識禮

履行也凡人之幼學而壯行者必有雅素潔白之守
然後志不移而行不污不然則得富貴卽忘貧賤據
利達卽入驕盈此學者出門之第一步事也故初六
曰素履往无咎也人有剛中之德可以進爲而行其
道然以在上无援必安靜恬淡不使利欲一毫得亂
其中則所履合道自然得吉故九二曰履道坦坦幽
人貞吉也人之不中不正質柔而志剛不量己力妄
欲有爲者必見傷害如九三眇者自以爲能視跛者
自以爲能履是履虎尾而咥人凶之道也如武夫欲
有爲於大君所以凶也人之不中不正又近剛決之
君宜其危矣然能以剛居柔懇懇然小心敬畏則其
行得遂而亦吉故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也人君以
乾剛居至尊下又巽順事可必行志可必遂但才常
傷於所持危多出於自安必存雖正亦厲之心然後
不入於危故九五曰夫履貞厲也居履之極處履之
終必反觀於初自察休咎如凡事皆善但有一事未
善一事之中九分盡善但有一分未善亦非其旋元
吉故上九曰視履考祥也六三九四其不中不正同然

三凶而四吉者三以柔居剛无其才而強爲其事者也四以剛居柔能爲而不敢爲者也九二九五其剛中同然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難於進以樂大知命爲貴五易於行以慮患防危爲貴也九三言虎尾以乾爲虎也九四言虎尾以君爲虎也卦以說遇剛六一爲亨而爻又言凶者卦言正體爻言變體也以此見易之不可爲典要在用易者於已取之而已

陰小陽大易之體也泰陰往居外陽來居內天地交而二氣通與上下交而德業成者无異矣可見世道不泰由君子之不用君子不用由小人之得時否泰

吉凶之端无他在陰陽邪正內外消長而已君子內非專指在朝者小人外非專指在外者凡在州郡而得行其志外猶內也凡在朝廷而不得行其志內猶外也雲峰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唯泰卦爲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泰泰豈偶然哉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獨言后者蓋大君爲天地宗子宗子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所以爲泰之元后也天地之宜便是天地之道以流行言曰宜以本體言曰道輔相便是財成以贊化育言

曰輔相以贊化育之成言曰財成曰左右者總之則教養兩端聖人非有加於百姓本然之外也因百姓得於天地之自然者而爲之耳天地之道何道也曰交而已以左右民正是君民之情交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凡有一之不遂其生不若其性者皆取足於聖人裁成輔相之中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者致泰之機也用一君子則衆君子進如一茅拔而衆根隨也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者治泰之人也五以乘中之君專任二剛中之臣求治者待人不可過急故言包荒茹弊不可因循故言馮河謂人不可志遠故言不遐遺出政不可立黨故言朋亡如此則得尚中行而光大也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有事平食有福者憂泰之誠也三居泰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矣平而陂往而復天運也艱貞人事也无咎有福無失保泰之道泰之所以能保也泰之時有何艱而聖人言艱惟后克艱然後安厥后惟臣克艱然後安厥臣聖人之意何深切也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者好泰之戒也六四泰已極而否將來小人得志之時故六四與上子陰翩翩而下復

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待成約之聲而皆同其志此爲君子危欲知所成也有五帝也歸妹以元吉者保泰之主也五以柔中應在下之剛中帝女下嫁從夫之象人君虛已下賢則泰可常保福社至大也上六變復於陰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者反泰之勢也泰極必否治極必亂如城復隍雖備用師孰爲之厲雖欲告邑孰爲之聽貞亦吝也治泰者其母使畔之至此極則禍亂之變歷也象需訟師比畜彖而後能泰泰未幾而否即隨之何天下之治日常少耶求治有要哉君子遠小人而已

君子進而天下治泰之小往大來也小人進而天下亂否之大往小來也否否匪人而曰不利者小人得志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君子貞者君子不得志君子之貞天下之不利也君子得志則吉亨兼善天下也不得志則貞獨善其身也以天道言乾坤不交則生理絕是否之匪人也以人心言欲長理消則生理絕是亦否之匪人也

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福蓋必儉德然後能避難避難者避小人之難也使德有一毫不儉則避之未幾誘

之隨而禍將及矣不可榮以祿言非爵祿之所能榮是所謂儉德也是君子之貞也爵祿不入其心餘可知矣

一小人進則衆小人進然君子小人之分在正與不正耳小人進用之初能變爲君子是小人之吉亨也故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也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是小人之吉大人以否處否不以小人之色承自失所守其身愈否其道愈亨故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也小人之進其初甚銳其漸甚壯其終將窮將窮之時君子將建小人將遷然小人以陰柔不中正之資雖當將窮之時而包羞忍恥猶貪位苟得不知其身之危故六三曰包羞位不當也濟否在陽剛之君子然必得位則始濟必有君命則始濟如不得君命時類亦不應何禍之有陳蕃嘗美是已故九四曰有命无咎疇離祉也人君有陽剛之德居中正之位得羣賢之助可以濟否而爲休美是大人之吉矣但禍常生於自驕才常傷於自恃惟勿恃否之可休勿安休之有吉常有其亡繫於念始能濟否故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也否方休而輒有其亡之戒可以見大人之心也物

理必及否極之泰君臣同德可傾否矣然戒謹恐懼不可忘也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始能保泰故上九曰傾否先否後喜也否卦惟九五六二稱大人蓋六二有德无位故必守而後亨九五有德有位故能休否而獲吉然非有亨否之節必无有休否之功凡言否者皆指君子若小人而否乃其本等也同人人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是上下之心同也六二得位得中上應九五君臣之德同也一陰而五陽同與是彼此之情同也同人貴公不貴私貴大不貴昵同人于野公而大矣處一家同乎一家處一國同乎一國處天下同乎天下大川且利涉如同舟共濟况其餘乎然其同也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不正不足以爲同也何以爲君子之正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此君子之正也內文明則察於理外剛健則勇於義中正則已无私心應乾則可合天德此君子之正所以能通天下之志者也天下之人萬殊而志則一惟正則能通之能通天下之志是謂大同可見君子之所同者同天下人心之公理而已卦爲同人而大象言類族辨物類族則賢智愚不肖之歸自別辨物則善惡是非之界自明異其所不得

不異而後能同其所不得不同此君子之正也初九同人于門者人之情門以內則親門以外則疎初九同人于門而無應是无私主之心无比昵之跡无私與之人一出門而天地四方皆在所與矣故无咎也六二同人于宗者人之情一有所係雖公亦俠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宗雖不失二之正亦未免有所偏故吝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者人之情德性不善妄於求同者失理獨立无與無於求同者夫勢三欲下同於二然二只應九五之君而非三之正應三又恐九五之見攻不得不自爲之備有伏戎升陵之象然奸雄之心欲敵乎五五不才敵欲攘乎二二不可援故不能與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者人之情有行不純良人莫與同欲強劫其門而阻於義有不敵者門欲同于二爲三所隔三有牆象四乘其墉而能自反於義不敢枯終故吉也三與四同欲劫二以同乎已三以剛乘剛故迷而不反四以剛乘柔故知自反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者人之情有上下同心同德而爲強梗所間者必去其所梗而後其遇始合九三九四下欲奪六二之上應上欲間九五之下應然二之心忠而不二

五之德剛而不疑克去三四上下始遇而相同也上九同人于郊者入之情有元求无與孤介荒僻如沮溺荷蕢物莫之同者上居遠郊无吝无争故无咎也世之同于人者如五如二正矣初之同是同人之大公也三與四至於爭人之同而不得反不若上之无求自得矣二與五雖正然有吝與號咷之象蓋兩人志意相投至親至密雖是義理之公氣味之合然以大同之道觀之未免繫於情而有所偏於此若能打脫得透同人之義无遺憾矣

大有火在天上无所不照有人君照臨天下之象六五一陰居中五陽應之有天下皆歸一人之象居尊者柔而不明則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明而不剛則任賢易貳去邪易疑惟剛健文明應天而時措之然後大亨人君治天下不過刑賞兩事大象言遏惡揚善順天休命惟能順天命以遏惡揚善不與以已所以為應乎天而時行也

一陰居二得中上下五陽同與之所以為同人一陰居五得中上下五陽同歸之所以為大有一陰在四欲畜上下之五陽故小畜言亨以五陽而亨也一陰在五能有上下之五陽故大有言元亨以六五而大

亨也

大有之時有遠臣居下處卑无有係應者孤介不遇當艱貞自守初九无交害是也大有之時有大臣當足以受健足以行能當大事勝人仕者九二大車以載攸仕是也大有之時有外臣脩其時享心在王室不敢存小人自私之心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不敢克是也大有之時有通臣能知禍福之幾不敢以盛滿自居克自抑畏九四匪其彭是也大有之時主之者君柔順下賢君臣交孚然柔不後柔又濟以剛六五厥孚交如威如是大有之時有元任之臣居賓師之地以剛德下從六五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是謙退避讓謂之恩順志在於立謂之尚賢得天人之理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是也大有二三四五為在位其詞皆吉初為遠上為無位詞亦吉生斯世也為斯民也何其幸哉

謙艮止於內坤順於外為卦德山以至高屈於地下為卦象天道下濟謙矣而光明謙之亨也地道卑謙矣而上行謙之亨也天地神人皆以道言見謙者乃天地神人自然之理君子之謙非強也亦自然之理也尊而謙則光卑而謙則不可踰此人道之好謙而

天道地道神道可推也君子有終言惟君子能終其
謙小人雖謙亦不能終也何也君子之謙自然也
謙者不使過於盈求得其平之謂也泉多益寡稱物
平施則不過盈矣說者謂泉已之多益人之寡未必
然也大學之所惡於上下前後左右勿施此泉益稱
物之旨也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各得其平施於家而
家齊施於國而國治施於天下而天下理泉益稱物
之矩絜矣故謙者絜矩之大道非專以貶損一身言
也

初六以柔居下謙而又謙君子用涉大川亦可況乎
居耶故吉也六二得位柔順中正至誠所感无惡无
射謂之鳴謙此君子積中發外之正故吉也九三陽
剛得正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君子持之以有終者
故吉也六四近六五之君而謙以承之居六三之右
而謙以下之謙德之所發揮上下皆服故无不利也
六五以君位秉謙德无崇高富貴之心臣鄰皆歸之
如此而猶有不服者是可以威治不可以德化者也
必利用侵伐盖謙以和衆威以服猛召道之正故无
不利也上六以柔處順之極謙德有聞而以无君位
其行師但能自治其私邑故利用征邑國也艮體靜

地體順靜順多吉故謙又皆吉然涉川征伐乃險難
利害之大者而謙皆利之可見濟大險難當大利害
之人必靜順者始能爲之若儉薄躁妄之徒雖干居
亦不能自持其能此耶

人心和樂以應其上謂之豫豫九四一陽上下應之
未謂剛應而志行也以坤遇震爲順以動象謂順以
動豫也豫順以動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見順動
之理天人之同歸也天地順動日月不過而四時不
惑是所謂天地如之聖人順動刑罰清而萬民服是
所謂利建侯行師見順動之理天人之同用也

大象既法其聲又取其義總之一和盡之矣盖雷以
鼓萬化之化而宣天地之和樂以贊神人之化而宣
人心之和一也

初六鳴豫凶盖初六陰柔以四爲強援志得意滿自
鳴其豫樂故凶世有小人誤見用於上得時用事誇
已所有矜人所無自取禍敗是此象也六二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盖六二處中得正无所係應其處豫如
介石其去豫不終日世有君子拔出流俗不染紛華
義理明而事幾定嗜欲淺而天機深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知微知彰知來知剛察於始動之初不待吉凶

之者。是此象也。六三行。豫悔。遲有悔。蓋六三陰不中。正。又上近於四。下溺於豫。已自有悔。若又進而不改。其悔遂成。世有小人。依時附勢。其心舍曰。欲之不知。解脫既失。自守必鮮。善終。是此象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蓋四為豫主。順以動。為豫之所由。然必勿疑。而以誠信自居。則一剛可得五柔。而其朋盍。皆從之。世有君子。既以至誠之德。順動而致天下之和。又以至誠之德。感人而同保天下之和。是此象也。六五貞疾。恒不死。蓋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下有九四之剛。然以得中位。如人有痼疾。亦不愈。亦不死。世有弱君。不能附衆。國脉不根。人心未失。是此象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蓋六居豫極。賢又陰柔昏冥。手豫其咎。已成。若自能渝變。尚可免禍。世有小人。自修其福。沉迷豫樂。不知改悔。死亡將至。是此象也。六爻九四。為主和樂之豫也。六三近於四。為行遲之豫。六五乘於四。為不得豫之豫。初六援於四。上六難遠。而與四同。體皆為縱逸之豫。惟六二中。正自守。為見幾之豫。處豫者。當知所擇矣。兌上震下。為隨隨之變。剛來下柔。隨之德。此動彼說。已能隨物來隨。已大亨之道也。然卦辭利在正。彖

辭又言時。蓋惟正然後能用時。惟時然後能行。正時无定體。以正為體。正无定用。以時為用。惟正而隨時。則我能轉物。物自隨我。若不知正。即不知時。則物得以轉我。我反隨物。君子能使一世隨己者。蓋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時之所在。即是正。聖人之作用。又隨天下之時。正之所在。即是時。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此之謂也。澤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隨時之義也。推之。則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亦隨之義也。又推之。則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禮從宜。使從俗。亦隨之義也。又推之。則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不先天。以開人。必因時而立。政亦隨之義也。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主乎隨者也。未有所隨。則心无偏主。既有所隨。則有所主。而變其常。顧其所隨。何如。惟在得正。則吉。若出門而所交者是正人。正士。則為有功。故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也。六二初陽在下。而近為二。所係有係。小子之象。五陽在上。而遠二。以陰柔不能自守。以待正。應有失。丈夫之象。從所不當從。舍所不當舍。凶可知也。六三近係於九四。之爻。夫下遠於初九。之。十九四陽剛當位。而五隨

之資其勢力有求必得然四非正應因其有求必得而不居於正必至妄求失已故又戒以利居貞也九四以剛居上之下爲大君與君同德貴高權重隨而有獲但有偏上之嫌故有貞凶之義必有孚必在道必以明然後无咎也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下應六二是其中誠在于隨善其吉可知故云乎干嘉吉也上六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如既拘係之又從維之之象其隨之之誠雖用亨於西山神且隨之而格則人之隨可知也四與初同爲陽隨四則可隨初則不可上下之別也五與四皆有位五則當爲人隨四則不當爲人隨君臣之分也卦言正彖言時旨哉

壞極而有事之謂蠱蠱之體與變艮剛居上巽柔居下爲上下不交蠱之德在下卑巽在上苟止爲上下不立所以致蠱蠱而曰元亨曰天下治何也蓋物不極則不易事不極則不更亂爲治源壞爲飭本元亨治之幾也利涉大川乘其機而有所事大難所由濟也先甲後甲則有所事之術也言天行者舉理數之自然以見人事之不得不然也前事已過則先甲三日爲自新之圖則不失乎後是謹終矣後事方來則

後甲三日致丁寧之意則能監乎前是謹始矣若然克謹所以元亨而天下治也

取山風之象爲振民育德蓋飭蠱在振民振民在育德舊染汚俗成與維新其振民乎是風之象矣立先立已達先達已其育德乎是山之象矣

初六幹父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者蠱之初壞未深而事易濟故有子則考得无咎子改父道雖厲而吉以事不順而意實順也九二幹母蠱不可貞者二陽剛爲六五陰柔所應是子幹母蠱之象惟屈已下意巽以入之使事治而身正不可直行其剛故云不可貞也九三幹父蠱小有悔无大咎者三雖過剛不中而巽體得正克以相濟不至大有違拂故雖小悔而无大咎也六四裕父蠱往見吝者事之壞者當幹不當裕四以陰柔之才寬裕其蠱蠱日深矣故吝也六五幹父蠱用譽者五雖柔而得中二以剛中應五故幹蠱得譽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蠱有事之卦陽剛有德之人然在上則在事之外是不與天下之蠱者其不事王侯非潔身亂倫故可則也凡蠱有一家之蠱有一國之蠱有天下之蠱又皆互文以見意使飭蠱者自擇而取之言父言母言子家也而國

可推矣言王侯國也而家益可見矣飭蠱者初二皆吉剛柔中也三悔四吝剛柔偏也飭蠱如拯焚溺與其爲四也寧三改三終无咎然又有一身之蠱者皆欲深則天理壞其去欲也貴健決不貴因循是幹已之蠱人所未知者也

淮海易談卷二

如阜孫應鱗

進而凌逼於物謂之臨二陽浸長以迫于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候故曰臨也臨之德下兌說上坤順爲說而順臨之體九二以剛中上應六五之中爲剛中而應所以謂元亨利貞蓋天之道也陽既長矣至八月遯卦則陰長陽消所以謂至八月凶蓋陽之消不久於方長之時告將消之理示儆戒也

地臨於澤爲上臨下蓋澤能潤地君子以之教思無窮地能容澤君子以之容保民無疆勞來匡直輔翼振德其斯爲教思乎民胞物與顛連無告皆使之樂樂利利其斯爲保民乎教不至無窮保不能無疆尚得謂之臨乎况全不知教知保者乎

卦以二陽臨四陰初九二故謂咸臨九陽德方亨剛而得正故言貞吉二陽德上進剛而得中故言无不利也六三爻柔而位不正兌體而迫於剛既臨乎二欲以媚二以甘說感人何利之有然能順陽剛之德不爲甘說之態尚可无咎故云甘臨无攸利既憂之無咎也二不爲甘臨所惑見君子難說持已之正也三能憂而无咎見君子易事待人之恕也六四處

得其位爲柔順而正下初九爲陰陽正應故爲至
臨於臨之情最爲切至三不利而四无咎三不正无
應四正而應也六五柔中下任九二以知臨下大君
之宜舜之所以爲大知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此之
謂也行中卽大舜之用中也上六居臨之極處坤之
上厚德載物自始至終敦厚于臨以厚接物未有不
吉故无咎也卦主二陽四與五皆應二陽而五爲中
故四无咎五吉上六雖不與陽應而志在順陽故亦
吉三无應而不中正以甘臨人故不利咸者臨之體
言公也至者臨之情言密也知者臨之道言明也敦

者臨之誠言久也甘者臨之賊言邪也

觀之義至大此洪範建極之旨也盥而不薦有孚顒
若總在一觀字內矣祭者致其潔清所謂盥也不專
在盡物所謂不薦也誠孚而顒然可仰所謂有孚顒
若也彖曰大觀故曰觀之義至大在上謂九五居上
四陰仰之言位也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內順外
巽九五中且正爲天下大觀言德也觀盥不薦字若
下觀而化建其有極則歸其有極也天之神道而四
時不忒天道自然之觀也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聖人自然之觀也以言設教者淺以事設教者粗聖

人以神道設教是亦天矣無聲色可大無聲臭何指
此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極致也非大觀乎

風地觀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人君省方者多矣未必
能觀民觀民者有矣未必能設教大象之設教與彖
之設教一也何謂設教因其俗不異其教齊其政不
易其宜使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下之所觀觀九五之中正也初最下又陰柔如童子
之觀無所知不能有所見項平菴謂百姓日用不知
故无咎君子不著不察故可吝也六二闕觀者蒙而
无見曰童見而小曰闕二雖與五正應然以陰柔居

內觀外所見者小不見全體胡氏謂如仁者見之謂

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利女貞者以非大丈夫所爲
也六三居下之上不必觀五而當觀我生以爲進退
蓋三之位可進可退使不觀我生是不能量已豈能
應人也六四切近九五以陽明得位卓有光華故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也九五居尊處正爲觀
於下必反觀於已所爲皆君子之道則可无咎蓋民
觀乎上上當自觀自觀所以觀民也上九以陽剛居
卦極當无位之地負達尊之望必當自觀其生皆出
於君子然後不負民望不敢以身之約遂安其志也

觀卦一爻勝於一爻蓋其觀漸高則所見自別然觀
人者三初二四是也自觀者三三五六爻也觀人者
近剛陽中正則吉遠則否故四利而初吝二醜自觀
者未有不吉故五六皆无咎三未失道觀者審此而
已

噬嗑為除間之卦食有梗噬以噬之治有梗刑以明
之彖謂頤中有物曰噬嗑以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
有物之象也謂噬嗑而亨以去其所謂物者則合而
無間也謂剛柔分以三剛三柔也動而明以下震上
離也雷電合而章威照並用即所謂動而明也柔得
位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以六五柔中不過剛暴
蓋明可察情非以矜智威可懲惡非以立暴六五中
正和平此治獄合間之主也雖然人心亦有梗焉治
人心之梗非至明不足察其幾非至健不足致其決
天下歸仁則合矣克己復禮之學其至乎
象不言用罰言明罰蓋明其罰於先使人知所避耳
不言行法言勑法蓋勑其法於上使人知所畏耳避
且畏刑可措矣

噬嗑六爻皆以獄明之初與上為受刑之人初九在
卦始罪薄過小故以撻桎械為象上九在卦極惡

積罪大故以何校滅耳為象初无咎小懲大戒則无
咎也上言凶恤終不悛則凶也誠齋云履校不懲必
至荷校而械首滅趾不戒必至滅耳而獻俘是也二
三四五為用刑之人六二中正秉初剛之上中正則
刑易服故象噬膚乘剛則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
雖滅鼻而无咎也六三陰柔不中正所噬之剛強者
堅韌難合有噬臍過毒之象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
不易治稍勞力耳故云小吝无咎也九四以剛咎柔
得用刑之道雖有難治之人難聽之訟皆頌贊成有
噬乾肺得全矢之象然必知難而懼守正而行則吉
故利艱貞吉也六五守正居中用刑人服有噬乾肉
得黃金之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欲其不以易心處
之也五之位同于二五能噬乾肉二止噬膚者五之
才剛二之才柔也五之才同于三五得黃金三遇毒
者五之柔中三之柔不中也五之才與位異于二三
而止得无咎不如四之吉者五之柔又不如四之剛
也四以剛噬為正五以柔噬為正者執法為人臣之
義好生為人君之仁卒之四未嘗廢柔而五未嘗廢
剛也

黃之變或以柔文剛或以剛文柔文飾之義也卦之

德內文明外長止亦文飾之義也昔亨道也文無本
不立故本為大本無文不行故文為小為利攸往又
內離則質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
文之故小利攸往剛柔之交見天之文文明之止見
人之文天文人文貴之大也

宋子曰貴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不敢折獄旅止
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不敢留獄愚謂以止為明
故不敢折獄以明為止故不敢留獄

貴之道有守貴之義而不妄進者有得貴之道而必
待求者有致貴之盛而當固守者有通貴之顯而難

間隔者有求貴之賢以成化者有救貴之救以及本

者初九剛明在下持義自守以義為榮不肯妄進以
一身之責獨善者故云責其趾舍車而徒也六二文

明之臣有黼黻呈猷之具與六五應然必待六五之

聘然後與上興治不肯輕就故云責其須也須者待
也儒行曰帝昀待聘強學待問忠信待與力行待取

此之謂也九三處文明之任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
柔文三之剛三以剛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禮樂明矣

如物之光華滋潤矣然當永守其正則吉不可陵替
故云責如濡如永貞吉也此責之內體也六四與初

九為應未用者有難進之節而後其守正已用者有

求賢之助而後其道同肯如嚚如欲受初九之采也

白馬翰如欲見初九之急也匪寇婚媾欲得初九之

款也大臣為國求在野之賢者當如是也如是則初

九之以義自守者以義而出將舍徒而車矣六五與

六二為應六二以文明之臣待上之求六五以文明

以止之君以幣帛下交求之共成文明之治故云責

於丘園束帛箋箋也然責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

之於匪人則施之得其人故云吝終吉也上九與九

三為應九三貴之盛矣文極矣救文之窮必以至賢

非將繁文縟禮一切掃去只從本色上做必不能還

其陵替將不知所止故云白責无咎也此責之外體

也

剝五陰一陽乘變乎剛不利攸往君子為能有為乎

彖詞教以順而止之非獨順時而止不為也順其勢

以止羣陰觀剝之象而可知也貫魚之籠順其勢以

止之非達於陰陽消息盈虛合天行之君子豈能與

此若不憤羣陰之進不知順勢以止而盡力抗之徒

激家國天下之禍甘受剝爛之危豈知治剝者耶

山就地剝之道也厚下安宅不使至于剝也民不安

則天下危利之大可見者

小人得志必先動搖根本使邪正莫辨君子不能安其身然後其志行初六利床以足是其象也正滅而後凶於家凶於國凶于天下故蔑貞凶也小人必得君子而後有所制若其勢漸進君子不得位而與之相應則計益遂勢益熾六二利牀以辨是其象也辨床幹剥至此愈蔑貞也當陰盛之時有人焉不忍黨邪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者此轉禍為福之機雖見惡於黨與而可禪於吾道六三剥之无咎雖陰類而居剛應上九之陽是其象也陰黨已盛貞已蔑盡剥及君子之身六五剥床以膚是也四逆五五君位其象身也若陰盛已極似無一為但羣陰患無所統耳於此有統羣陰者能率其衆使循序而進以受制于陽不但君子之利亦小人之福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是也當陰極之世有一君子在上乃善人之望天下所賴以倚庇者聖人既危之又喜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剥廬是也君子得與則利攸往也陽无可盡之理當極剝時此一點生意猶存是反剝之主反剝則為復之初也以此見天道不可一日無陽世道不可一日無君子人心不可一日無

天理又嘗思之君子未嘗盡去小人但使之循小人之序而不得干君子之位是亦貫魚之義也但使之足小人之欲而不得亂君子之道是亦以宮人寵之義也故君子終能載小人小人畢竟戴君子非達消息盈虛之至理者不足語此

復何謂亨以剛反也復何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動而順行也復何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以天行也復何謂利有攸往以剛長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剛柔皆天地之心而剛反則見天地之心矣動靜皆天地之心而動以順行則見天地之心矣七日八月皆天地之心而七日來復則見天地之心矣剛柔消長皆天地之心而剛長則見天地之心矣

陰言始卒然相遇之謂也陽言復反吾本有之謂也寓外陰內陽之意矣臨言八月八陰數月陰象也復言七日七陽數日陽象也寓逢陰疾陽之意矣自始而剝陰為主其陽之逆境乎自復而夬陽為主其陽之順境乎逆則各順則亨出入无疾一陽之順而亨也朋來无咎衆陽之順而亨也反復其道雖陰陽往來之理而七日來復則陽道自然之常故言利有攸往言陽之利也必出入无疾然後朋來无咎必

則來无咎然後利有攸往是以不遠復謂之脩身即人之意深矣

先言剛反後言剛長不反則不能長故曰君子反身又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剝曰順以正復曰順以行君子之行止无不順也是以不終剝是以能復此天道也

天地之心生生是也大地之心无在而无不在生生不已指靜為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何嘗倚於靜也指

動為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何嘗倚於動也惟坤復之交有動靜却又坤體未移若道靜却又一陽將動此

非動非靜之理為不落於動不落於靜之機所以謂復見天地之心也邵子曰冬至子之半是尚未成子

方離於亥為子方得四五分此即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是天地之心也天地密移何嘗有

間惟其不容有間是以謂為天地之心也邵子之見精哉

天地生物之心即人之本心也了得此心則何動何靜何見何不見不能了得此心何從而見何以謂之

見所以教人復復則剛反則順動則剛長見得此後无往非天地之心即无往非人之本心動亦是靜亦

是非以復為天地之心是教人就復處看天地之心也

何以復處看天地之心聖人之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程子曰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是也失此清明

則昏昏則擾亂故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幾希好惡相近之間所謂幾希也夜氣所息復此幾希也幾希

復則夜氣即平旦之氣平旦之氣即旦晝之氣以能息也幾希不復則夜氣不能不失於平旦晝之氣

不能不悖於旦晝之所為以不能息也息與為別能息則為即是息不能息則息亦是為能息就見本心

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觀至日閉關三句聖賢所以養此復之微者何其密即使此心天理充滿於內不逐於外是閉關也天理

不逐於外交物之引不至是商旅不行也天理充滿於內而感物之動不移是后不省方也能不省方而

後出入无疾能使商旅不行而右朋來无咎此正天

人一大關鍵所在也司此關鍵之柄者其自知所啓閉耶

碩果不食其義最精果中有核謂之仁醫家謂桃仁杏仁之類是也凡一樹之根株花葉結實皆在此仁

之中復者復此仁耳此仁復而天地人之道歸矣
引糾之不食必不能致復之亨故剥之上九之象既
可喜又可危也

復之初爻即全乾之體不遠復者非動而即復之謂
也此不遠即中庸道不遠人之不遠天地之心即我
之心我不失此心即復天地之心故言不遠復復而
未嘗有失故謂大吉孔子以顏子當此而曰有不善
未嘗不知以其能常知也知之未嘗復行以其能常
行也常行即在常知之內天之行健是天之常知也
故大學之道在致知知至而天地人之道皆復于我
不遠於我矣此聖人之學也

二近於初二能以復為休美此舍己從人善與人同
者也故言休復吉易六十四卦未嘗言仁而惟此曰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是知不遠復便是仁孔子曰仁
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故為仁者必忘我必從人
而後仁始得下能下仁必不能得仁六二者好仁者
也

六三陰柔不中故頻失以處剛故頻復此困學也
六四五陰當中故為中行與初相應故為獨復獨中
道之人暗與道合不踐迹亦不入室故亦无吉

此善人也

六五居中而順雖不能不遠復而能敦厚其復此學
知者也

上六陰柔居復終為迷復既迷矣用師必敗以國君
必凶雖十年亦不克征蓋人欲肆而天理滅此暴棄
者也

不遠復以合下就是仁體此當體即能識認即能著
察者也上也休復者以親賢為仁敦復者以力行為
仁次也獨復者以從道為仁又次也頻復者以改過
為仁又其次也迷復則人而不仁民斯為下矣學仁
者其毋自遠於仁也哉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則妄又曰雖无邪心
苟不合正理則亦妄也得經旨矣朱子解无妄以為
實理自然无妄即是實實即是理理即是自然實理
自然所謂正也故无妄者正也卦之詞曰大亨利正
九二之剛自外來而為震主于內宅心之實也所謂
正也動而健行義之勇也所謂正也五剛中而二柔
中以應待物之誠也所謂正也正者天之命也故大
亨也卦詞曰匪正有眚不利攸往則友是也天之命
即實理之自然无妄者吉凶禍福悉付之自然雖吉

凶禍福之來无常而吾之正則有常故吉與福亦未常不亨以亨道在我也不正則雖吉與福何亨之有故曰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正者天之命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无妄也茂對時育萬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聖人之无妄也其斯為動以天乎盡物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胥此矣而總之則盡性之事性誠也

九為乾體初為動始所謂動以天也動以天為无妄焉往不吉故初九曰无妄往吉其動也若柔順中正循理而行不存謀利計功之心則人皆可處地皆可居事皆可為故六二曰不耕獲菑畲利有攸往動能不妄或處不得正有意外之事君子安之盖災至无媿君子之所能无妄免災非君子之所能以災非无妄之所能免而妄動以求免災君子不為也故九三曰无妄之災或係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已能不妄而下无應與則但當守正不可妄動取咎故九四曰可貞无咎无妄之至中正相應而猶有疾疾非以有妄而致自當緣无妄而愈故九五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處時之極雖能无妄不可違時而行以其窮

也故上九曰无妄行有言无攸往初之吉二之凶之災四之貞五之喜六之窮皆无妄之時也或有往或无期必或順受其災或固有其貝或不試藥或不行皆无妄之道也君子之所以動以天與所以必合正理與

大畜內德為乾是剛健也外德為艮是萬實輝光也剛健則理得于心貞誠堅確萬實輝光則理體于身充盛昭明此日新其德為所畜之大也以剛上而上賢能止健釋利貞以養賢釋不家食以應乎天釋利涉大川皆所以見大畜也畜養賢才畜止乾健畜盡天理皆大畜也胡氏曰大畜大壯皆四陽卦占皆利貞大壯不貞則剛而无禮大畜不貞則博而寡要大畜之象在多識而孔子又言君子多乎哉不多何也盖天地萬物皆備于我之德性多識而非畜德是遺心以逐物畜德而非多識是遺物以求心故自君子之博言之謂之多自君子之約言之謂之不多一事也

乾為艮所止故內目以為人所止為義外卦以止人為義初九為六四所止勢不可進故象之曰有厲利已九二為六五所畜然以剛中自能知止故象之曰

與脫輻九三剛居健極上九以陽居畜極朱子所謂極而通之時陽不相畜而俱進然不可銳於求進必持重審慮乃可求進故象之曰良馬逐利艱貞閑與衛利有攸往六四下應初陽最下且微微而畜之則易制故象之曰童牛之牯元吉六五下應九二雖不若初之易制然柔中居尊機會可乘操得其要勞而不傷故象之曰豶豕之牙吉四五以陰柔能止初二之乾體雖盛衰強弱之不同以四五皆艮體故也上九畜極而通道可大行如多識言行而德以畜剛健光輝而德日新故象之曰何天之衢畜而至此畜

通散矣

願體外實內虛是其象也願德上止下動是其義也養道有二一是養德一是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故曰養正則吉也必觀其所養之道正不正乎如所養是聖賢大學之道則正異端曲學則不正又必考其自求口實之道正不正乎如重道義而略口體則正急口體而略道義則不正故曰觀願觀其所養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是養道也天地聖人皆由之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萬民養道之所以爲大也孟子每以養道教人曰養浩然之氣曰養其大體曰養心

莫善養欲曰兼愛兼養考其善不善曰苟得其養无物不長曰以善養人孟子真知易矣

慎言語節飲食雖亦以養德養身分看其實養德者即能養身養身者未必能養德有順理之裕无從欲之危聖賢之學即養身之事也

下體三爻皆自養者上體三爻皆養人者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初九有剛明之智如龜之靈然以淺于自養見六四之貴遂欲動頤以求養其智安在聖人以此示戒欲其不舍己以從欲也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願征凶六二居下卦之中有中之資可善可惡近于初九自下以來養是爲顛倒達理觀于上

九妄援以求養是爲丘願往凶聖人以此示戒欲其行不失類必求正應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益以陰柔又不中正又處動極拂於養道雖正亦凶聖人以此示戒欲其不徇利害義縱欲傷生也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遂遂无咎六四雖陰柔然與初剛爲正應以上從下雖以顛倒屈已下賢自可獲吉虎視眈眈爲任之不貳其欲遂遂爲父而不替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不正雖不能養人然賴上九之養雖云拂頤能用賢以養

人亦正道也上九由順屬吉利涉大川上九以剛德居師傳之任位高則不容不厲剛德則事可利涉六五賴此以養人是養人全係於上九也二與四皆順順四吉而二凶四得正應二達正應也二與五皆拂經二凶而五吉五上求賢二下求欲也五不言順順條於上也七獨言由順順道所自出也下三爻皆凶動也上三爻皆吉止也動涉於妄則凶止得其所則吉君子觀動止之間而養可知矣

陽無可過之理大過言過者以棟撓也本末柔故形其過也本末俱剛則不能用剛故言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之才始能為大過之事凡為大過人之事必先其本始要其末終若本不立末不終率行己意適成其過而已利有攸往則亨剛而中巽而說利往之道也剛中巽說不過之意惟不過然後能為大過君子審之

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大過人之事也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中儉小過人之事也

大過之卦一於過則不宜過而不過則宜剛過而中巽而說行過而不過所以利往而亨也初六以陰柔

居巽下過於畏慎是當大過之時有小過之行行過乎恭者也故其象占為籍用白茅无咎九二陽雖過而比於初六得柔濟之故其象占為枯楊生葉老夫得女妻无不利九三以剛居剛則一於過矣故其象占為棟撓凶九四以陽居陰亦過而不過也故其象占為棟隆吉又恐下比初六稍過陰柔故其象占為有他吝九五陽過之極又比上六過極之陰真過矣故其象占為枯楊生華老婦得士夫无咎无譽上六以陰柔處過極小人過常越理不恤危亡故其象占為過涉滅頂无咎丘氏曰卦以四陽二陰陽過乎陰論全卦則三四重剛不中是過在三四不在二五論爻位則二四以剛居柔是為不過故一吉一利三五以剛居剛是為過故一凶一醜是過在三五不在二四至於初六上六皆不可過六在四陰之下以陰承陽所以无咎上在四陽之上以陰乘陽所以凶可見大過之時不惟剛不可過雖柔亦不可過於剛也坎有險之義習坎重險之義也聖人以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釋坎之有孚以剛中釋坎之惟心亨以往有功釋坎之行有尚蓋坎中為陽陽動故曰水流陷中未出故曰不盈水惟險則行故曰行險水

中實故曰孚信剛在中心象也故曰心亨險行則有濟故曰往尚有功天險地險王公之險極言坎之用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人之處險凡夷狄患難此身可陷此心不可陷心亨則雖險而夷心亨則自入於險而不可出非剛中焉能與於斯君子先入不自得其道固有在也

水惟洊至故其流不窮其用不匱君子惟常德行習教事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凡處險者陰柔之才既不足濟險重險之下又難以出險其陷益深矣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是也當上下重陷之時雖未能出然有剛中之德者則才足自振動不失宜必小有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是也若中既陰柔位又不中正履於重險之間必不能出以前既有險後又有險陷將益深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是也若當重險之時居近君之位君臣分定情雖有間剛柔相濟心則相求當斯地者能畧其虛文誠其念慮由是因明以通蔽乘機以悟心无不用其情則險難可濟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是也濟險之道有陽剛中正之德則

才足濟險居尊位則力足濟險險且將出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是也告險之時若以陰柔自處險難時勢俱危才力雖弱必至敗亡上六係用徽纆寢於叢棘三歲不得出是也六爻雖不同惟陷于陰則險斯成惟居乎陽則險可濟豈惟人事有陷溺哉人心亦有之非剛中之君子焉能與于斯武王曰吾與溺於人寧溺于淵溺于淵尚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拯也溺於人者陷溺其心者也

離者麗也人莫不有麗所親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麗也惟正則亨正而順則吉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重明麗正皆麗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牝牛吉所以麗貴得正而順也離之中正而順莫過六二改以明之也

大人繼明照于四方大人之學在明明德繼明照于四方明明德于天下矣親民者即所以明明德大人之辨忠邪察疾苦燭幽隱慮久長皆親民之事是即所以明明德也彖言正象信明正以立明明以行正大人哉

九為陽性初居離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不知所從不敬則妄動有咎敬則无咎初九履敬之謂也

六二柔中得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偏不倚无過不及盖道即心中即道爲已順而利爲人愛而公爲天下國家无虞不當是爲元吉六二黃離之謂也九三居重離之間前明將盡盛衰老少循環之理君子惟常順理樂天安常俟命若不鼓缶而歌而以大孝爲樂是時此常理不知自處之道矣九三日昃之離之謂也九四後明方繼凡善繼者必有異讓之誠順水之道若不中不正以剛躁強梁爲之不善繼承如此必至殞亡是謂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也六五以柔居尊但不得其正上下无助履於強梁之間其勢甚危然以其有文明之德畏懼憂慮之深故能保其吉是謂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也上九明而能助剛而能斷以之正邦但誅首惡不過殘暴是謂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也二五皆陽二吉而五嗟者二下安得麗位五上危未得麗位也初三四六皆陰三四凶焚初上吉无咎者三四處陰內爲陰所麗初在陰下上在陰外也

咸之體上柔下剛二氣感應以相與咸之德止而感之專說而應之至咸之象男下女得其正得其時是

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下之道感應而已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以天地萬物之氣同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以衆人聖人之心其理同也和平二字妙矣咸感之所以能感者和平和平者天地萬物之情也失其和平則非情之正非情之正則失其感咸君子以虛受人惟虛然後能受惟虛然後感應不失其正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太公所謂虛也內外兩忘所謂虛也

初六感于最下其感未深不能動人如踈遠者无相親相得之素感人而未爲人所感求進而不遂其進是咸其拇也六二陰柔不待感而自動躁妄競進內則失已外則失人惟能反而居其所則內不失已外不失人顧自處何如是咸其腓凶告吉也九三見初與二皆欲動不能自主亦隨物而動自動則妄隨人則牽同流合污必至于降志辱身是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也九四爲咸之主心之象心之本體不落于思慮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是謂正正則吉則悔亡一入思慮失其心體則憧憧往來不勝其擾是謂思思則朋從則不正則悔九四本心象而不言心正見感

之不可以有心心之不可以有所也九五居上之中不能感物備諸蔽莫與世寡伍是感其晦死悔也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感之極以言語感人无其情實是感其輔頰者也六爻皆明感感之道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感而失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為无用之感應有妄感以求應學者察於九四主爻得此心无思无為之體則不離於應感不遂于應感不失于應感而天下之道畢矣程子定性之書其九四之精蘊耶

恒剛上柔下乾坤交而風雷相與巽而後動卦體成而剛柔相應恒之所以得名也彖以久於其道天地之道恒久不已釋恒亨无咎利貞此不易之恒也以終則有始釋利有攸往此不已之恒也此自然之常道也故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時變化而久成聖人干道而天下化成道不可易而後見其不容已道不容已而後見其不可易故體常者斯能盡變盡變者斯能體常故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見也故不貞則不能利不利則不足以貞未有能守而不能行能行而不本于守者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恒之謂也

立不易方方者道之所在也立不易方久於其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大之父子君臣小之事物細微不易則時止而止時行而行終食于是造次顛沛于是道即身身即道事雖萬變理則貞于一矣非天下之至恒孰能與于斯

初六雖與四為正應但隔于二三又四陽性震體不交于下初以理之常者而深求之其入不合其交反疏雖貞亦凶故言浚恒貞凶无攸利也此知常而不知變者也九二以陽爻居陰位似非常理然能恒久于中則不失正雖所處所遭非其時位自然處置停當不失其常故言悔亡也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風雷之交動而无常者也或善于前而失于後或美于始而改于終故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也九四以陽居陰爻非其位不當久而又者凡處非其地交非其人乘非其時雖久不能成功此守株待兔之徒故言田无禽也六五以柔中應剛中常久不易以順為道似亦正矣但婦人以從順為正夫子以制義為正此乃婦人之吉非丈夫之宜故言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上六以震終常不實既陰柔居又非地不知守恒一味躁動

凶也恒者中道也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知
恒而泥于恒上在下體之上六在上體之上不知恒
而以妄爲恒以皆失中也惟五與二似得乎中然五
以柔中爲恒止婦人之吉二以剛中爲恒止悔亡亦
未盡善也盡恒之善非潛心於象辭何以得之哉
于遯卦見聖人未嘗忘天下之情二陰漸長勢宜遯
矣但五以陽剛當位下應於二其時猶可與有行者
乎見望治之心也二陰雖長勢猶未盛四陽將消勢
猶衆多或猶可小有所正未至大壞者乎見求治之
誠也故賢人於遯之時則一於求去聖人則苟可致
力無不曲盡以扶持之也然而必遯者何不得不然
也其心則有不然者也
遠小人所以爲遯也不惡則不爲小人所害自治嚴
則不爲小人所汚自治嚴小人不能不遠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他往者二爲遯主初在二之下
與二同類而跡稍遠惟其跡之稍遠故但不往靜守
以俟時尚可免咎以類之同蓋已在其家邦爲其黨
與矣此聖人戒小人之詞也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
莫之勝說者二正爲遯之主四陽之遯者皆以二也
但二體本柔順位亦居中其資猶或可語不至爲惡

之極當斯時也若欲執係斯人惟宜就其中順之
以固結其志令其相善不至解脫得以縱肆其惡此
聖人處小人之詞也九三繫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者
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陰是人皆知不善決意于遯已
猶以爲利不果於遯其心係戀甚非所宜疾而厲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者四雖與初爲應然體本
剛健雖有所好能絕而去之此君子之能小人之不
能也九五嘉遯貞吉者五雖與二應然剛中處外無
所好無所係不專于應可行即行遯之嘉美者也上
九肥遯无不利者九陽剛居卦外又无係應其去也
廣之裕知道德仁義足以自潤遯之肥者也二爲遯
主聖人欲固結而挽回之欲其不迫於陽使陽之遯
也初爲二類聖人教以晦處靜俟欲其不從二以迫
陽也三近陰故言係四漸遠故言好五六益遠故言
嘉言肥以此見君子之於小人遯之貴遠不貴近行
之貴速不貴遲皆不惡而嚴也
大壯利貞正者大也天下之大也大于正不正不足
以言大天下之正也自能大不大不足以見正天地
之情正大盡之學道者舍正大何以哉
大壯其浩然之氣耶剛以動故壯所謂至大至剛也

非禮弗履是謂正大是謂直養而無害塞天地之間矣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者陽剛處下又當壯時銳於求進不量勢力者也九二貞吉者以陽居陰不得其正所為未免持壯然以得中故不失正是宅心平恕不為過當之舉者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者過剛下中小人為无禮之勇君子為不慮之次用壯亦厲用罔亦厲如羝羊觸藩羸角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也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者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若能正而進可以獲吉况前遇二陰有藩決與輹之象可以前進无所隔也六五喪羊於易无悔者五當眾陽強盛于下之時乃能使眾陽帖然而自喪者止以和來順易之德而調伏之也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遂无攸利艱則吉者六以壯終居動極故亦有羝觸之象居眾爻之上故不遠處一卦之窮故不退而以其質之柔故艱則吉也以大壯之時宜无不利矣然聖人每不許其過剛每不許其壯進蓋君子之壯壯于理不壯于勢其用剛也以時不以力大象之吉禮至已

皆進也或當明盛之時或備忠君之德或逢下賢君皆上進之義也明出地上象也順而麗乎大明德也柔進而上行變也是以康侯錫馬畫接皆上進之義也

自昭明德可見明德本明君子不過自明其本明者耳明明德于天下與明出地上一矣曰如何明之曰大學明德在致知此知體即明德也致知是自昭明德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蓋初當晉始或有見摧之者但當守正則吉蓋人已罔孚能寬裕處之乃无咎之道急於求孚不失守必傷義矣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蓋二在下无援有中正之德不强於進雖有愁如之象然守正得吉久而必彰自受福于王母也六三眾允悔亡蓋三不中正宜有悔咎然在順體之上與下二陰皆欲上進為眾所信得眾之助悔自亡也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蓋九居于四處非其位舍位而居心常畏人如鼫鼠然貞亦厲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蓋五居離中大明在上坤居下下皆順從得道多助以純正之心行純王之政不計失得不謀功利故无不利也

上九背其角唯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蓋九過剛處
昏極不宜伐外唯用伐其私邑示以自治之道也下
三爻坤體初吉二吉三悔亡惟順以進故利也上三
爻四與上皆陽體皆厲以不當位也五柔體當位也
惟進而當位始无惡於進也

明入地中卦爲明夷他卦言利貞而明夷獨言利艱
貞蓋時當明夷有不能直用其貞者惟艱難堅固以
守其貞也彖以文王事紂明一卦之德大難難在天
下也以箕子事紂明一爻之義內難難在一家也文
王之內文明而外柔順與箕子之晦其明正其志非
有一也各就卦爻以見其義耳

蒙難用明而晦全已也泄衆用晦而明燭物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
主人有言明夷暗主在上初體離明去上又遠欲進
而阻有飛鳥垂翼之象君子于行決于去也三日不
食去之速也主人有言傷之淺也六二明夷于左股
用拯馬壯吉六二以明體居暗主之下視初雖近視
三四五猶遠雖見傷而未切有夷于左股之象必速
爲自拯之計如用馬壯馬者則吉也九三明夷于南
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九三以剛居剛在明體之上

與暗主爲應放伐之責不容以辭有得大首之象然
非天命人心之既去萬不得已不可爲之故不可疾
貞也六四入于左腹復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腹幽
隱之處六五所處未暗地雖已入暗地而尚淺故猶
可得意于遠去也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居闇事闇
能正其志貞之至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
地土居卦終爲明夷主又明夷之極不明而晦天下
失理有始无終是其象也卽以桀紂之事明之初其
伯夷二其文王三其湯武四其伊尹五其箕子六其
桀紂卽當紂之時各聖賢所處皆不同則以遠近淺
深之殊而其道則无不同矣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家人利女貞謂其刑
家也如刑于寡妻刑于二女皆利女貞之事也彖辭
先言男女矣又言父母又言父子兄弟夫婦蓋必盡
一家之人而皆貞而後可以定天下然其本必自身
始大象言有物而行有恒脩身之謂也身脩則家齊
而國治天下平矣言曰有物行曰有恒非正心何以
致心正則誠誠者言之物也行之常也
治家必在謹始初九閑有家悔亡蓋乘其家人之志
未變而預防之凡一家之尊卑大小皆有紀綱法度

夫所謂剛也治家必在正內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
吉蓋女必從男以順為正中饋之外凡百事務一聽
命于夫是所謂貞也治家必在村嚴九三家人嗃
嗃悔吝吉婦子嘻嘻終吝蓋過剛不中雖少傷於恩
然家道整肅若一於竟縱恣樂无節必有玷缺故嗃
嗃雖厲而吉嘻嘻者雖和而吝也家道正則順生
六四富家大吉蓋父子篤夫婦睦兄弟友家之肥也
所謂富也家道正則和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蓋
剛柔得中上下相應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家之
利也所謂无憂也家道正則誠立則威行上九有孚
威如終吉蓋一家之上得正家久遠之道反身自治
恩義以薦倫理以明家之治也所謂吉也以此觀之
孔子所謂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豈非以家之政即
國之政耶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豈非以身
之正即家之正耶
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睽之象也二女同居志不同行
亦睽之象也然所謂小事吉者說而麗乎明是合睽
也卦德也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卦變也得中而應
乎剛是合睽也卦體也合睽之道天地判而合男女
別而合萬物分而合睽之未有不合者睽者靜合者

動睽者別合者交也一本故也可以見大極之全體
矣故睽之時用大也
同而異者大體之同以理一也事物之異以分殊也
孔子之仕止久速何嘗不異而其根本之所時出者
則同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蓋初九上无
正應然四與相應不无顧合之心有喪馬自復之意
彼既顧合我不得不見既見惡人則非避矣初九不
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化惡人為善人則終能合初
四之睽而无咎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蓋二五陰陽
正應惟當睽時相應之道衰相夾之意勝為臣者必
委曲相求則睽合而无咎也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
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蓋六三本上九正應乃以居二
四二陽之間后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不得應上又
為上九所猜但无其事者事必白有其疑者疑必釋
始雖睽而終必合也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蓋九四當睽時不得正應无朋孤立然初陽在下同
德相與尤必厲以處之而后无咎也六五悔亡厥宗
噬膚往何吝蓋六五居中得應時雖方睽而上下相
與其合如噬膚之易故无吝也上九睽孤見豕負塗

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冠婚媾往遇兩則吉蓋上九下應六三本不孤然三不幸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相猜嫌遂睽而孤睽則疑其人見多載鬼疑之所致也先張之弧疑則欲大之也然世本有無其事而不得白者後說之孤其疑釋也匪冠婚媾返求之也遇兩而吉反得其和也睽之詞多无咎要之治乖離之情不使之終窮而无歸則居睽之道也雖遇善遇惡之不同事主蒙疑之不同君子惟盡其合睽之道而睽自无不合者矣合睽之道是所謂根本之有時出者也

見險而止謂之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皆處險之道也彖曰險難也險在前見險能止智已哉當險固无輕進之理昧者恒有行險之心險而能止所以為知也處蹇有道必知所擇則濟必知所避則濟必得其人則濟必有其德則濟利西南往得中知擇也不利東北其道窮知避也見大人往有功得人也當位貞吉以正邦有德也險阻處即是東北平易處即是西南非以定方言也九五剛健中正即是大人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即是當位也君子反身脩德濟蹇之道也蹇則不可行凡行有不

得者吾身之蹇吾身之蹇德之系故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脩仁脩禮脩教則德孚于人行無不得矣

初六非濟險之才非濟險之位故往則蹇來則譽聖人釋之曰宜待以其時未可進欲其待時而進也六二柔中與五為應君臣同德致力於險能忘其身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聖人釋之曰无尤謂其以身徇國事之濟不濟雖不可知而其心不可尤也九三與上為應上柔无位不足濟險又就二陰得其所安故往則蹇來則反聖人釋之曰內喜言內之二陰亦喜其來也六四時已在險且才弱不可以進下有九三之剛惟當連之以共濟故往則蹇來則連聖人釋之曰當位實言六四得正九三陽爻為實連則是濟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獨當一世之險足以聯合羣情得賢共濟故言大蹇朋來聖人釋之曰中節以剛中之德正合濟險之用也上六在卦極險極似可以濟而以柔柔不可以往必來就九五始濟險有功故往蹇來頌利見大人聖人釋之曰在內從貴正指九五之大人也蹇之二五无往蹇之詞以君臣同患共當濟險餘則以无濟險之責責成其往而喜其

來初以極遠不可冒進惟當自守然象又教以待時而進三當天就二陰四當連于九二六當來就九五可見聖人雖不收入冒險亦未嘗不教人濟險也在審時察己而已

險而動則不險中動而免于險則能出險外故謂之解蹇難也但當培養生理保全元氣故惟利西南但居易不即西南非以地言也既解之後事有不必為者為无所往則宜安靜是蓋所謂來復吉也有不容不為者為有攸往則宜煩擾是戒所謂風吉也聖人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人以无事自怠如此乎訓戒之至也莫大于天地天地之功由解而成莫象于萬物萬物之生由解而始觀解之時之大可以見聖人善解之深也

君子赦過宥罪止於宥不同於過者之赦聖人之仁行而我未嘗廢也如此

初六患難既解安寧无事案下應四彼此相成故云无咎也九二剛中正直君子也五之外初與三與六皆陰小人之象也邪正不兩立九二當解之時力去小八之黨則君子彙進然必先正已然後可以正人故云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也六三以陰柔居下之

上處非其位以小人乘君子之器小人固亦有而得福者雖正亦各況不正乎故云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也九四陽剛居上位而與初六之陰為應是以在上之人而親在下之小人類不同矣若能解去初六陰柔之交則君子之朋以誠而至故云解而拇朋至斯孚也六五當解之世為解之君與三陰同類未免與小人共事但君子能解去小人則吉驗于小人之返則君子有解可知故云君子維有解有孚于小人也上六居解之極當寧高之地為害之小人射而獲之則朝廷安寧百姓蒙福故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也六爻自初之外二欲其獲狐孤小人之側媚者也三戒其負乘乘小人之借據者也四欲其解拇拇小人之附麗者也六欲其射隼隼小人之鷙害者也五為解主則直言其欲去小人蓋世之險難未有不由小人之得志而難之能解未有不由小人之舛除防患憂治之君子可以識矣

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之象也下損則上亦損故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言損道上行也損本拂人情之事惟人所當損于理可行而下信之則元吉則无咎則可貞

則利有攸往可見損而不孚者及是也苟之用二簋
可用享古人致孝鬼神祭享非可損者然當損時則
享猶可損舉重見輕以明當損之時不得不損故彖
曰二簋應有時也卽以一封言之剛非在所損柔非
在所益而有時不得損益者故彖又曰損剛益柔
有時也又推言之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損
其盈益其虛適時之宜與時偕行雖聖人天地不能
有違故彖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當其可之謂
時當損而不損不當損而損皆非時損之所以責有
孚也乎者行乎時者也

天下无性外之物情者性之動動而失其則則情熾
而性滅矣君子懲忿窒欲脩身之所損者莫切于此
約其情使合于中性其情之謂也怒之過爲忿喜之
過爲欲德而窒之使心不至于有所情不至于有僻
已發之際猶未發之時是之謂中則性復矣曰懲曰
窒約情之功難已哉戒其惡使不復作然後謂之懲
塞其源使不復流然後謂之窒

損之道有損已而益人者初九已事過往无咎酌損
之是也九上應六四當損下之時舍已之事速往赴
上然後无咎然損下或失其節其後難繼故又言酌

損也損之道有不損而益人者九二利貞征凶弗損
益之是也二剛中自守不妄求進故利于貞而征則
凶不損已之所守然後能益上之所求也損之道有
因損而得益者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
其友是也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是三人行而
損一人然一陽上而一陰下是一人行而得其友蓋
一陰一陽之謂道苟參之以三則疑心生此聖人因
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也損之道有因益而得損
者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是也四以陰柔不立
是已之疾初九以陽剛益已而損其疾能學如不及
過勿憚改資友以輔仁則入之益日加已之惡日損
也損之道有以損爲益者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
克違元吉是也五柔居尊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賢
集才聚衆心懲切雖欲辭而不得故元吉也損之道
有以不損爲益者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
往得臣无家是也九當損下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
極以上益下惠而不費如剏田里教樹畜不必人人
而濟之近悅遠來其益无方也觀此六爻聖人知損
之時故其損也无不復益若常人不識其時祇有損
而无益矣此損之旨也

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謂之益利有攸
往益於處常也利涉大川益于處變也彖謂損上益
下民說光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正見其所以為益
也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中正卦
體之益木道卦象之益也益動而巽日進光疆益之
見于人事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益之見于造化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推極言之時未至不先時而加
益時已至不後時而不益也損益皆以時言見聖人
不能違時而有所損益也
損之慙忿室欲益之遷善改過以此見能損已之所
不易損然後謂之至損能益已之所不易益然後謂
之至益善遷則過改過則善遷所謂交相益也
初九當益之時受上之益必大有作為以報其上其
大有作為必大善然後有益如益一時者不為益
萬世者為之益一事者勿為益萬民者為之故六二
用為大作元吉无咎也六二以下受上之益虛中處
下在人臣則受君之賜以求貞為吉在人君則受天
之享亦永貞而吉故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
貞吉王用享于帝吉也六三陰柔不中正雖受上之
益然必如凶事處之以危厲自持方得无咎必有孚

必中行庶幾配達于上可以通信故云益之用凶事
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也六四居上不中當此位
者宜以益下為心有以合乎大中之道由是以其所
欲為而告之君君且信其志在益下雖遷國至大之
事亦必樂從其他可知故云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
遷國也九五當益之時告尊而有陽剛中正之德上
有信以惠下則下以信而乎上是謂大吉故云有孚
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也上九以陽居益之極
求益不已此立心不恒之人也求益不已者怨由所
起是凶之道故云莫益之或擊之立心不恒凶也此
卦初曰元吉二曰永貞三曰有孚四曰中行五曰有
孚六曰恒可見吉凶之道无不自心而生求益者求
諸吾心是謂真益矣

淮海易談卷三

如阜孫應鰲

人以五陽決一陰宜易矣而聖人所以示周防儆戒之道者不一焉足健決乾體和說兌體以和說濟健決然後決之為盡善也是故去小人必明正其罪則有以服其心故曰楊子王庭乘乘五剛去小人必盡誠以號其衆則得助又必以危厲自持不可安肆故曰乎號有厲其危乃先然治人必先自治不可專尚威武故曰告白邑不利即戒所尚乃窮夫以必去之勢而口以萬全之道則小人无不決故曰利有攸

往剛長乃終剛長乃終謂純乾也以此知聖人未嘗不欲盡去小人使人人為君子然小人之不可盡去則以不能違時之故但其決之有道使不為君子害耳

施祿及下潰決及物之意故取象于澤天也施祿德也居則積而不流德斯置矣故忌

初九在四陽之下首以剛進壯于前趾之象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不自量力故云往不勝為咎也九二以剛居柔當決之時能得中道能憂惕厲呼號其衆同心協力小人雖有不虞之變亦不足患故云惕

號莫夜有戎勿恤也九三陽剛過中欲決小人而見于面目故我之決也未必得宜彼之防也无所不至未免自濡但身在衆陽雖與六為正應而無私係終能決之故云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大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也九四以剛居柔欲決則泥于和欲進則不能前惟于能決者讓之使前行則无咎然以陰柔雖聞讓入前決之言又下能信所謂惡惡而不能去故云臂无膚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也九五為決之主但切近上六之小人若明斷其資務決去之不係私愛合于中道則无過咎故云覓陸夫夫中行无咎也上六以小人居窮極无用號呼以凶自終故云无號終有凶也聖人當五陽之盛之時猶有不勝之憂初之不勝戒躁也二之惕號戒孤也三之遇雨戒暴也四之不信戒不斷也五之中行戒比昵也夫此時義大矣哉

决之一陰方决于上而姤之一陰已遇于下自此為遇焉否為觀為剝為坤其勢壯矣故曰女壯以一陰而有敵五陽之勢不可以其微而昵之矣故曰勿用取女彖之辭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欲人於始遇之時而知所戒也然始遇之時雖

當知戒而相遇之道則不可廢故彖又曰天地相遇
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蓋天地相遇則
百物生君臣相遇則治化或學易者知一乘與五剛
相遇之可戒又知天地君臣相遇之可喜則易理始
盡此始之時義大也聖人每於不好處看出好的道
理於好處看出不好的道理無非精義之至已耳
自以施命誥四方蓋王者布令於下人民快睹此君
民之相遇與物之遇風風之動物一也

始之所以為始在初六一爻一陰始生其勢漸長不
謹于始後將無極必乘其初弱之時不但係之且係
于幾但係耗且係金耗可謂固矣如是則一陰不
得一連君子可以要貞而吉若聽其性進則凶矣係
於金耗何物也羸豕也係之恐其蹢躅也九二為有
時伍之君子與初六相遇六陰類魚亦陰類是小人
通在統攝之中包容而制之可以免咎若不能制而
便過於衆宥則不利也九二過剛不中下下過于初
有居不安之象是譬無膚前无應于上有行不進之
象是行次止雖九所遇亦无所傷是厲无大咎也九
四與初為正應而為二所得故二之包有魚四之包
无魚已之民心起而之他凶之道也九五陽剛中正

主卦於上下防始生之陰志在決小人而力或不能
副有以杞包瓜之象然陰陽有迭勝之機君子有靜
制之策若能含其章美待時而動則本无倏有若殆
自天也上九以剛居上為位不得其遇有始其角之
象是為吝然陰邪亦无所傷是无咎也始雖不使小
人得進而君子之蓄小人固亦自有道也初爻係耗
善占者反之吾身則所以制滅人欲使不為天理之
害者其義亦若此矣

順以說剛中而應為萃萃聚也王假有廟蓋必聚已
之精神乃可以承祖考也利見大人亨蓋物既聚必
見大人而後得亨又所聚不正亦不能亨也用大牲
吉蓋大牲必聚而後有非聚而必用大牲不可也利
有攸往蓋聚則可以有所往不聚不可以有所往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方以類聚物以羣
分天地萬物之情也用大牲而假有廟之旨明矣利
攸往而利見大人之旨明矣

澤聚必潰治潰在知坊物聚則散合散在知備除戎
器非有他也戒不虞也不戒不虞不能合羣不除戎
器不能成不虞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

各蓋初六上應九四乃其分之所當萃者然隔于二陰當萃之時陰柔不能自守遂與二陰為萃是為有孚終乃亂乃萃夫亂萃則萃不以正誠自知其不正呼號正應則一握之衆必嘆為迂惟勿恤其嘆往從正應則妄萃之愆去正萃之道合而无咎也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蓋六二應五為已之事事而離于二陰之間又為已之同類必交連二陰以萃于五既得所萃之正又无離羣之嫌故吉无咎二以乘中上應剛中以此孚德即用禴亦利也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蓋六三陰柔不中而求萃則无以取重于人上无應與而求萃則是无端而自往故人莫之與而其萃也嗟如為三計者惟往從于上則可无咎然素不相萃以困而往而赴往者又陰極无位之人故吝也九四大吉无咎蓋四上比九五與君為萃下統衆陰與民為萃若能大正而吉則无咎也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求貞悔亡蓋五陽剛中正而萃有位則人心皆萃无不信服若居此位而人有未信必已德未至反已而有元永貞之德則悔自亡也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蓋六陰柔无位求萃于人不得其萃孤立无助若能戒懼自處以危亦可自保

无咎也萃爻或有應天位不得位占無凶辭可見萃者真天地萬物之情情合而萃所由亨歟進而上為升衆謂衆以時升也巽而順以内外言剛中而應人己言也有慶正見勿恤也志行正見吉也升于位者是以行道升于德者足以進道升于位由王公之大人升于德由聖賢之大人位升則事舉日著德升則光輝日盛易以陽為大萃見大人二見五也升見大人五見二也地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德本高大然必由積而致積之在順由致曲而誠而形以致變化由善信而美而大以至聖神無一念不謹無一事不謹順之至也木之生也惟順其天地自然之生理而不戕則于霄蔽日有不自知德之積也惟順其吾心自然之生理而不害則希聖希天有不自知以此參之孟子牛山之章極有警發初六才柔似不能升然以其當升時而能從陽故二陽挈之其升至吉故云允升大吉也九二剛中以上交六五柔中以順應誠實之至當升之時而能如是則鬼神且感格況于人乎故云孚乃利用禴无咎也九二陽剛當升之時又利于進所進者坤又无阻礙

故云升虛邑也六四以柔居柔誠順之至積其誠意以事鬼神升而上通无有不格故云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也六五以陰居陽而當升時能守以正其得吉如升階之易故云貞吉升階也上六以陰居升極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若能自反其冥升之心不息于正是為大利故云冥升利不息之貞也象彖初允升言合志二言孚三言无所疑四言順事五言正六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于升而求升于已凡志之不合與有疑與不順不正不恒者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所謂升也故曰

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

困柔掩剛也釋困之義也坎剛為兌柔所掩九二為二陰所掩四五為上六所掩是以困也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手釋困亨之義也君子即大人也君子見掩于陰柔困矣困何以亨亨不卜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孔子之厄陳蔡樂在其中顏子之居陋巷不改其樂故聖賢處困无不亨也貞大人吉以剛中也釋大人无咎之義也无咎曰剛凡人處困大者失節小者憂墮以中不剛以有欲耳大人剛中是謂亨是謂

貞也尚口乃窮釋有言不信之義也君子處困内不可不光明外不可不晦然當坎險之時尚兌說之口訴窮求通人既不信已益困窮也故說者困之所以亨貞者困之所以亨剛者困之所以亨能剛則自貞能貞則自說學而說學斯成矣

澤无水困君子致命遂志蓋命在于天志在于我天不可必志則可必惟天不可必則致其命于天得失生死榮辱無所可入其心惟志可必則遂其志于我廣居正位大道无所不極其至志遂而君子之學盡矣

困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初與三與大小人之困也二與四與五君子之困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傷而不安是晉困于株木也迷而不反是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也九二以剛中之德為小人所仇然小人欲困君子不過使之不得祿不得富而已是困于酒食也然君子雖困使上有剛中之君同德相應則祿位自至事神治民行且為之是朱紱方來利用享祀也但九二中剛自持寧上求我不肯枉道徇人以至失已所以免咎是征凶无咎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處二陽之間欲去九四而四堅如石是困于石也欲據

九二而二剛銳如彘是據于溪藪也退退狼狽名
辱身老喪亡无日是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也九四
與九二同類相應不棄以位四為上六所掩望應九
二而二以隔于六三是來徐徐用于金車也然四雖
隔于三而其志不渝二雖不當初之位而其志必應
不渝則又自合必應則情自孚故吝有終也九五為
困世之主上為陰掩下則乘剛上下失與是剝削也
傍徨求賢以共極困不能即遂是困于朱紱也下有
九二同德相應徐而得之為宗廟社稷之福是乃徐
有說利用祭祀也上六以陰乘處困極非有為之才
當難為之日是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也若
因其悔心之萌而改其從吉之行謂之善變是征吉
也柔之困為株木為石為葛藟可見小人之困與草
木同也剛之困為酒食為金車為赤紱可見君子之
困在儀章品味之末也易之義深哉
井之為物有常者也古者有遷邑以就井无遷井以
就邑故曰改邑不改井此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不
為汲者喪而虛不為不汲者得而盈故曰无喪无得
汲而往者其欲充汲而來者其求切故曰往來井井
此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君子自治治人之道貴乎

有成若幾至井而未及用與未繙于井同故曰迄至
亦未繙井君子自治治人之道貴乎有具若毀敗其
瓶則自失其用故曰羸其瓶凶此汲者之事也見求
盡性者必居安資深左右逢源深造自得始无負于
學也彖詞以養而不窮釋井可見民之于性无時无
處而能外之矣以剛中釋改邑不改井可見君子之
率性不以道之進退而有所更改矣
程子曰勞來其民法井之用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
此亦可見養而不窮之意然則聖人之養民固自有
道矣
初六井之泥也陰柔居下無以致用如井之泥入所
不食乃舊井无禽鳥之顧小人之下達者以之九二
井之谷也二以剛中然主无正應之汲引下比初六
之卑賤功不及人如井之谷僅能射鮒如汲水之甕
敵漏无施人之失志改行不能固守不為君子所與
者以之九三井之渫也渫者渫初之泥也三以陽剛
之才居一井之半泥者去注者深可食之泉而人莫
之食行道之人皆為心惻非三惻也可用汲王明儻
受其福行道心惻之詞也君子懷才抱德待時而動
上遇王者之明而見用則天下受利澤之益者以之

六四井之甃也甃者甃二之谷也四以柔居柔但能脩治不能及物故云井甃无咎人之能自脩潔不汚濁俗才不足而自守有餘者以之既潔既甃井道全矣故九五井冽寒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蓋井以列爲美泉以食爲功五以剛中具大德而行王道天下无不蒙教養之澤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六當上出善博施而能濟衆天下无不信心志之公也井至五六井道大成矣非深則本源不清非甃則持守不固本源清而持守固善善天下厥施斯普也

圖立

坎上離下爲革革者非聖人之得已也必如水火相息之時而後可革必如二女同居志不相得之時而後可革然其革也彖謂已日乃革革而信之則革而不信者君子不革也彖又謂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則見當革之理不能如離明處當革之事不能如兌說者君子不革也彖又謂革而當其悔乃亡則革而不當者君子不革也彖又謂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見天地聖人之革皆不得已不得已者時也當其可之謂時當革而不革不當革者皆非時則皆非天地聖人之道也

治曆明時即彖之天地革而四時成也舉天地而餘可知矣李西溪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朔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无窮之革

聖人處革之道敬慎周密如六爻之詞正見其不得已也初九戒革之蚤也九雖當革時然居初而位卑无應而力獨未可遽革惟當堅固守其中順之常不違其則是所謂鞏用黃牛之革也六二戒革之專也二柔順中正爲文明主有應于上德與勢皆可革但臣道不當爲革之先必待上下之信然後革之則利有攸往是所謂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也九三戒革之躁也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于變革有危道焉若能反覆推求於時勢事機之審足以孚信于人力可以革是所謂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也九四戒革之疑也時當九四水火之際可革之時于此不革必有悔矣由是維新起降上信于君下信於民雖改君之命而君不疑民不駭是所謂悔亡有孚改命吉也九五示革之時也陽剛中正爲革之主名曰大人自新新民應天順人成功文章不待占而天下孚信是所謂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也上一戒革之過也聖人盡其可革之理不強人以過革之事君子之革

心者如豹之變小人之革面者聽其從革而不強其心若往則凶若居貞則吉是所謂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也

彖謂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釋鼎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此釋元吉亨也順于義理是體巽耳目聰明是體離有寬仁之德是柔進居君長之位是上行六五是得中應二是應剛此鼎之德也故无鼎之德不能盡鼎之用

正位凝命蓋不正位則不能凝命不能凝命則鼎乃虛器焉耳

鼎之六爻總象一鼎初畫耦而虛在鼎之下為足上應九四則顛矣以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因其顛而出之則反為利猶丈夫而耦妾雖似顛而因以得子也故曰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也二三四畫奇而實居鼎之中為腹二以剛居中與初陰密君子不害而地近小人未免為所迫求是二乃我之仇而為我病者亦不能即我而病我以剛中也剛中鼎有實之象也故曰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也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有美實美實即

雉膏而以過剛失中不從五而從上五鼎耳也越五應上則鼎耳與吾不相偶是為鼎耳方革不可舉移雖有美食不為人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誠能以正自守陰陽自和終可獲吉故云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虧悔終吉也四居上任重下應初陰所用匪人因以收事是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也初曰趾四曰足以四應乎初四之足即初之趾也五畫耦而虛在腹之上為耳以柔居中以應九二之堅剛如鼎黃耳而貫以金鉉是利貞也三曰耳五亦曰耳三无應乎五義各有取也上畫奇而實貫耳之上為鉉以陽居陰剛而能柔无施不可是鼎玉鉉大吉无不利也上曰鉉五亦曰鉉者五附乎上五之鉉即上之鉉也初戒其悖二戒其仇三戒其越君四戒其應柔惟五以柔中上以剛柔節與之聖人之意深矣震亨蓋事遇變動則能亨通又陽道上進亨之象也震來虩虩呖言嘒嘒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蓋凡當變動之事即能就就成謹而呖言自若雖至大震動亦可不失主宰震固雷象然天下之可畏卒然而至无所不聞者莫如雷故曰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匕鬯固長子有事然此心專一敬有所主懼

有所忘不暇他顧者莫如主祭故曰守宗廟社稷
祭主也。哭言啞啞即在震來虩虩之內不在震來虩
之後。虩虩則此心戒慎恐懼无一毫之不敬是恐
以致福啞啞則此心安平寬舒无一毫之不泰是後
可爲則此君子无所不震蓋指平日言也。平日功夫
无有間斷如此雖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可爲宗廟社
稷之祭主不失所主之重堯舜之放勳重華皆自兢
業中出此之謂也。

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脩省四字此四字工夫只
是震來虩虩哭言啞啞故恐懼非惶惑也。脩省非矜
持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恐懼自
此心之不違曰脩省可謂奉天矣。

初九震來虩虩哭言啞啞蓋初九爲震主當震初常
存戒謹不失本心之則故吉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
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蓋處變須剛強堅固者始不
爲事變所侵奪不入戰懼二本陰柔而下乘於初震
震之初來二首當之不能遽定故云震來厲因以喪
其所有又被逼于至危之地故云億喪貝躋于九陵
但敵剛者不以剛而以柔制動者不以動而以靜故
必勿與初震相逐以我之柔順中正久之自

其所失返其故常故云勿逐七日得也。六三震蘇蘇
震行无眚蓋六三柔而不中不當其位退則无可比
進則遇重震故遇震也。益蘇蘇自失然能以震道恐
懼以行改其不正以從其正亦可无眚也。九四震遂
泥蓋九四亦震之主亦猶初陽而云遂泥者人心之
動惟初爲善以其未入于私意故初之虩虩遇變而
謹發乎本心无所因襲此不失匕鬯誠敬之至者也
至于重震之交則是動而又動在天地之氣爲過甚
在人心之爲過常變動之來豈有常哉。惟當適其宜
耳。遂泥者泥于故常不知其變是以不能光顯運用
爲物所牽制也。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蓋六五
之性來皆厲亦猶六三之進退皆危但五異于三者
以位當柔中故雖億其无所喪而亦不敢不有所事
事是以雖有小過而无大咎。二五相應二中正雖喪
而能自得此失于先而復于後者也。五以中正无喪
而有事此防于先而慎于後者也。兩億字正見聖人
處變而不懈思惟之意。今人但言處變而勿動其心
不知聖人之處變曲盡其酬酢之宜者乃所以爲真
不動心也。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
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蓋上居震極六又柔懦驚懼之

甚有索索程程之象征凶可知苟因其禍尚未及身之時而先于戒慎則得无咎若情婚媾則亦有言見當早見而豫行不可後事而他情也于鄰指五婚媾指三三自處不暇我烏能恃之為援也此卦初為震主應變之本四之況則執初而不能變四陰則莫能勝震矣然雖不能勝震聖人未嘗不示以處震之道故二則教以勿逐三則教以行五則教以有事上則教以于鄰各因才質而勉之其斯為處震之全乎艮止也惟能止則忘我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忘我則忘物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忘我忘物止矣然止非滅息也以時之行止為行止以時之動靜為動靜行止動靜之間皆道所在忘我忘物惟道是止光明著矣光明者止而光明也上下敵應无相與之義陰陽各正其性則敵應相背則不相與是内不見已外不見人所以能止也甘泉曰不獲其身必有獲也不見其人必有見也夫不獲則獲矣不見則見矣非不獲不見之外又有復與見也程子以定言性定即止也一定而性得矣非獲耶非見耶思不出其位位者止之所也不出位得所止也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物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事

變日用乎前而不獲不見之真體寂然感應无有動搖至矣哉思者思此耳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思體即何思何慮矣故曰无思非去思也无所出入于思也艮以一身取象自下而中而上因各示其義焉初六禁于未發之止也故云艮其趾无咎利貞趾未動而能止之是止于初常未貞固之道在是矣六二制于欲動之止也故云艮其腓不極其隨其心不快二比九三象腓隨股不良其股而艮其腓是不極其隨此不能止于未然而但制于臨事其心不能无歎矣九三以執一為止者也故云艮其限列其夤厲夤心中無權是為執一守上下之界限无通達之幾微以判隔則如列夤以危厲則能重心矣六三以篤行為止者也故云艮其身无咎是慎行人也六五以謹言為止者也故云艮其輔言有序悔亡是謹言人也上六以終止為止者也故云敦艮吉敦厚于止久而不變物莫能違者也六爻惟初與上為善初者知至至之也上者知終終之也二之制欲未得止之體三之執一未知止之體四之慎行五之謹言比諸言滿天下无口過行滿天下无怨惡為大人之止者尚有

問焉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卽揭其要
知止要其功于得所止大學真論易之一歟

漸下艮上巽木進也自止而不苟進方進也巽順而
不遽進程子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
進于朝人進于事固當有序是也進得位得漸之位
也故有功進以正得漸之止也故可正邦其位剛得
中漸之中也止而巽動不窮漸之動也

山上有木以漸而致也故君子居賢德善俗居賢德
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以漸而德成矣善俗則成
而動動而變變而化而治成矣

漸又皆以鴻取象鴻知時之往來知行之先後是漸
之義也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當漸之始
以水鳥而止于水渚其進不驟得漸之義然鴻鵠之
志非燕雀所知小子燕雀也雖厲而有言于君子之
行義何咎之有故曰義无咎也六二鴻漸于磐飲食
衎衎吉鴻始進于下未得所安自干而漸進于磐石
之上則高而安矣初有小子之危傷二則飲食衎衎
安且樂矣得之進其君用之亦安富尊榮故曰不
素飽也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
寇三處艮體之上猶鴻自干自磐而進于高平之陸

陸非鴻所安也三過剛不中亦非所安也非所安則
三悅四之陰往不以事故曰離羣醜也四從三之陽
合不以正故曰失其道也倘若以其三之剛而過四
之柔亦利禦寇鴻止則相保亦禦寇多故曰順相保
也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鴻漸進而登于木
則又在陸之上鳴桷木必斜平何則可以安當難處
之時有善處之術故曰順以巽也九五鴻漸于陵婦
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鴻漸于陵陵下視干磐陸木
爲最高是人君之象五與二爲正應三四雖欲間五
終不能奪其正故曰得所願也上六鴻漸于逵其羽
可用爲儀鴻自江干漸進而飛于雲路羽乃鴻所用
以進者其進可以爲儀上九居漸之極高超物表可
爲天下之儀刑故云不可亂也漸中四爻有夫婦之
象二五相應夫婦之正倫也故雖不孕而終莫之勝
三與四比夫婦之邪匹也故雖孕而不育卦詞言女
歸吉利貞吉哉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蓋歸妹雖不正而男室女家則
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
始也正見其爲天地之大義也說以動所歸妹也歸
妹既爲天地之大義而莫不正者以女說而男隨以

動也征凶位不當也以自二至五位皆不正也无攸
利柔乘剛也以三五二爻皆柔在剛上夫婦易位也
但不當則亂內外男女之正柔乘剛則昧夫婦唱隨
之理也隨卦亦震動兌說而有元亨利貞之詞者何
隨動而說陽先陰隨正也故吉歸妹說而動陰先陽
隨邪也故凶
求終知敵蓋婚姻之道欲求有其終必先有以知其
不終之敵而正其始則不至于說以動之失矣事莫
不皆然也記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敵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蓋居上有應者正室也
初九居下无應則是不得敵配而媵于正室歸妹以
娣者也然以陽剛為女子之賢德但為娣之賤僅能
承助其正室女跛之能履不能及遠也九二眇能視
利幽人之貞蓋初則女賢而非正室二則女賢為正
室矣然正應者乃陰柔不正之人是其配不良亦不
能大成內助之功如眇能視必守幽人之貞從一而
終无有外慕是其利也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蓋
六三陰柔不中又為說之主急于從人女德不正人
莫之取須待而不能適人反歸為娣不正之女為娣
之賤是可醜也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蓋四以陽

居上體而无正應陽則女之賢居上則女之貴故不
自輕而寧愆期以待佳配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
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蓋六五柔中居尊下應
九二是德之帝女下嫁于人惟尚乎德不尚服飾
是君袂不如娣袂良也內重外輕女德之盛无以加
矣是月幾望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
利蓋上六陰柔則不賢居歸妹之終則過時无應則
无家約婚不終是无簪簪之將无燕享之儀故不利
也初之象安分者也二之象安命者也三之象失已
者也四之象待時者也五之象為歸妹之主崇德者
也大之象无終者也察于此求終知敵之道得矣
聖人當豐之時有喜焉有懼焉喜者喜其能致豐也
懼者懼其不能保豐也豐亨王格之言致豐也勿憂
宜日中言保豐也曷為言致豐也蓋豐大也明以動
故豈王假之尚大也王之致乎豐者明而能照動而
有為居其位操其勢得其時可謂尚大矣此柔之所
以釋致豐也曷為言保豐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
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于人
乎況于鬼神乎明以動尚者大王者之明如日之方
中宜照天下矣可勿憂矣然勿憂者止方中之時耳

中則必矣其則照者將夕消息盈虛自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此象之所以釋保豐也

噬嗑先明而後威主于立法者也故云明罰勅法豐先威而後明主于行法者也故云折獄致刑

豐之時盛矣而又多成詞離卦曰豐多故是也六五為豐盛之主其詞曰來章有慶譽言者蓋諸爻皆從五五以榮暗本不足致慶譽然人君不忠暗于德

惟患暗于用人五能來二四剛明之臣則虛已下賢自足成天下之治也四比五者也其詞曰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者蓋四以剛明之德遇衆暗之

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者蓋四以剛明之德遇衆暗之

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然雖見蔽于君幸而下有同德之初九協力相成以夾輔其主故云遇其夷主吉也二應五者也其詞曰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

疑疾有孚發若言者蓋二為離明之主應六五之衆暗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若徑往德之以開發其

暗則暗主久致猜疑忌疾若致其誠意以感動其暗則暗主庶幾開明故云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也初

去五最遠不能自致則遇四之配主而同往焉其詞曰遇其配主雖句无咎往有尚者初與四為應二爻

皆陽才德相配初為明主四為動主明動相資以往

故有尚也此四爻之皆吉者五以其知有二四而初二四以其知有五也惟九三不知從五遠應上六故

其象為豐其蔀日中見斗沫折其右肱蓋三處明極應至柔暗之上六已之明大為所蔽終无可川之時豐

沛蔽之甚也折右肱不復可用也无咎者无所歸咎也上六處豐極之時居障蔽之甚故其象為豐其屋

蔀其家闔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蓋居于卦上位極其高故云豐屋體本陰柔材蔽于暗故云蔀家

无剛明之才以用下而且窮大以失其居故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也卦詞曰宜日中二下卦之中

五上卦之中初與四未及乎中三與上已過乎中者

也

旅小亨小則亨也旅貞吉貞者吉也旅之體六五之柔得中乎外卦順乎上下之二陽是柔得中乎外而

順乎剛也已隨物轉不泥故常虛心求助屈已下賢之謂也旅之德良止于內而離麗于明是止而麗乎

明也安恬淡泊不輕舉動識微見幾知所趨避之謂也柔中順剛止而麗明旅之正也故吉亦旅之時義

也故大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明如火慎如山不留如火似无

取于旅者丘建安曰山者火之所旅又則延燒燬者
因之所旅留則淹滯

初六陰柔則性喜當居下則志卑污不致遠大局於
稍屑自取灾咎故云旅瑣瑣斯其所取灾也六二柔
順則衆與之中正則位不失當以居則安以用則裕
以役使則无尤故云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也九
三過剛則衆莫之與不中則所處失當居下之上則
不能下人不安其居不裕其用不得其役使故云旅
焚其次喪童僕貞厲也九四以陽居陰用柔則不逐
剛能下則不自高是其所美但非其正位上无陽剛
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是其所歎故云旅于處得其資
斧我心不快也六五其體柔順其德文明其才中道
以之行旅雖有小費然譽命上達其道可亨故云射
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也上九過剛太暴處旅之上而
自高居離之極而躁妄失其居失其樂失其順故云
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號喪牛于易凶也處旅之
道一于柔則取辱一于剛則招禍惟得中則為旅之
正中者道也道无往而不在也以在内言之初六不
及乎中故瑣瑣三過乎中故焚次以在外言之四不
及乎中故不快六過乎中故焚巢惟二與五柔順文

明得旅之中故内則无尤故外則得譽然五雖中尚
有一矢之費盡旅之至善者惟六二耳

象辭以重巽以申命釋巽蓋巽之德順而善入象乎
風風之吹物無所不入命之告成无所不至内之巽
命之始也外之巽命之申也丁寧告成反復入人故
謂重巽以申命也彖辭以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
順乎剛釋小亨利攸往利見大人蓋九二巽乎中者
也重巽則五亦巽乎中初六順乎剛者也重巽則四
亦順乎剛卦雖以初四之柔為主然以二五之剛為
重二五能巽乎中正則剛不過而志得行是亨之利
攸往也初四能巽乎二五則柔不悞而事有助是亨
之利見大人也

申命行事上巽居出命之象下巽臣從命之象兩巽
相重申命行事之象鼓舞萬物萬民而不倦風與命
令之象

巽卦以二柔為巽主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蓋六以
柔居剛心志不定疑于巽者也聖人戒之以利武人
之貞欲其決于進退庶不失其巽之所主也九二巽
在床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蓋二以剛居柔而得中
當巽之時不厭其卑不至已甚當于巽者也聖人戒

之以史巫紛若吉欲其以誠動人庶能通所異之言也九二類異者蓋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本非能異之人勉為卑巽之事強于巽者也故頻失頻異聖人戒之以吝見聲言咲貌之不可偽為也六四悔亡田獲三品四與初同初之進退疑為以柔居剛故四之吉為以柔居柔蓋安于巽者也用人而人不忤下人而人樂從足以稱天下之情和天下之志求无不獲欲无不遂也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三與五同三之吝為不中故五之貞為剛得中蓋善于巽者也以正中之位為出令之主命出于上下无不從能貞而吉其悔可亡故无不利申命以後巽為用故无初有終命之中也致其丁寧于前致其揆度于後宜人宜民盡善美故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也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二與上皆以剛居柔二之吉為得中故上之凶為失中蓋過於巽者也雖有陽剛之德而居卑巽之極畏怯无斷故凶也觀諸爻柔之巽也必巽于剛而後善其柔之巽剛之巽也必巽于中正而後善其剛之巽巽之時用大矣哉不知乎此而徒以承伏卑順為曰我巽也其亦異乎易之巽矣

天下之道一正盡之正也者天人之所同歸也兌說也剛中柔外說以利貞蓋二五以剛居中固无不正之事三上以柔居外則有不正之嫌說以利貞說之道利于正也正為天人之所同歸故說以利貞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合乎天理之自然為順得手人心之同然為應非正易克以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知先我者逸我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知殺我者生我也使民至于忘勞忘死說之至矣所謂民勸矣民之說即貞之利也說之大者正也正則民勸而說大矣故曰說之大民勸已哉順天應人之微如此兌之亨兌之利貞不可見哉

說者心體也義理无穷知識有限若不就朋友講習吾之心體何由得明心體不明則物欲渾而天機淺求說難矣惟朋友講習則以文會友而義理之著於事物者不昧以友輔仁而吾心之融手義理者日深心之所同然者義也理也義之說我心說之至也是謂真說說非自朋友得也資朋友而得也

兌之道有六有和兌者有孚兌者有來兌者有商兌者有利兌者有引兌者初九陽剛則不為柔媚之說居下則不為貪求之說無應則不為偏黨之說此發

而中節之和得情之正行其所就故曰和兌吉也九
二以陽居陰密近于三遇難處之人未可遽說本似
有悔然以剛中有誠實之德其為說也本諸真心由
是順親信友獲上治民一誠所感未有不動志足以
取信于人故曰孚兌悔亡也六三陰柔不中正是无
其德為兌之主是志在于說上九所應是無所與說
自失其位妄以說人本心亡矣故曰來兌凶也九四
介乎三五之間欲舍三從五則六三之陰柔有以中
其私情欲舍五從三則九五之中正又難背乎公義
是商度而不寧然必舍三從五截然有限介然有守
疾邪如此自獲喜慶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也九
五陽剛居尊密近上六六以陰柔居極能剥乎陽五
以正當之位若誠以待之信以用之以奸為賢必至
危厲故曰孚于剝有厲也上六成兌之主陰居說極
不惟邪佞以求說又且下誘二陽以為說柔暗不先
故曰引兌也三為兌主其凶宜矣而二近之即有悔
之象六為兌極其未先宜矣而五比之即有剝之危
以此見小人之妄說者固可深惡而君子之處說尤
不可不慎故孔子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其道不說
也要之則正之一言盡之矣和者正之和乎者正之

乎介者正之介故君子不但人之說不以正者不說
于已而已之說不以正者亦不說于人也
渙亨剛柔而不窮柔得佐乎外而上同蓋渙自漸來
九來居二而得中是所據得地可憑藉為安不至困
窮也六往居三得九之位上同乎四是所遭得人可
倚重為用不至寡助也渙道有二因其渙而萃之則
渙者聚王假有廟王乃在中是也因其渙而濟之則
渙者散利涉大川來未有功是也祭祀非正則為妄
禱微福涉川非正則為行險僥倖是以利在貞也
享帝立廟即渙之難合者以見之也天人殊途享帝
則天人感通而合矣幽明異用立廟則幽明感通而
合矣孔子曰明于郊社之禮審嘗之義治國其如視
諸掌乎故君子合渙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无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初六當渙之初一柔在下非濟渙之才然拯之於初
其力猶易惟能順九二以進則吉蓋二有剛中之才
坎為美脊之馬故云用拯馬壯吉言順也九二當渙
之時而處險中似若有悔而與初相比就初為奔杌
可藉為安故云渙奔其杌悔亡言得順也六三陰柔

而不中正然高出坎險之上身得陽位志在濟時雖未能散天下之難亦可以自散一己之難以身濟漢王次險之悔故云漢其躬无悔言志在外也六四居陰得正出坎體之上當漢散之時上承九五能輔佐其君下无應以能散小人之羣黨公道大行勢合于一其聚若丘蓋心和而平道公而大非尋常思慮之所能故云漢其羣元吉漢有丘匪夷所思言光大也九五剛中居尊當漢之時居巽之中下比于四君臣同德發號出令天下因王言之大知王心之一故云漢其大號漢王居无咎言正位也上九以陽居漢極去陰愈遠能出乎漢免于傷害故云漢其血去逖出无咎言遠害也漢之時必剛柔上下相合然後可以成功初公平二為援二以藉初為安故初吉二无悔此救漢者也四上同于五五下同于四故四无咎五无咎此濟漢者也惟三與上雖相應而遠不相及故三止能漢其躬上止能漢其血此避漢者也可見建大功散大難未有无助而能立者故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自天下之窮欲而滅理也故聖人受之以節節則以理制欲矣故節亨也自守節之過中而失正也故聖

人受之以中中則不偏不倚矣故苦節不可貞也聖人彖之曰節卦三陰三陽剛柔中半剛分而節之以柔柔分而節之以剛是節而得中也九二陽剛居下之中九五陽剛居上之中妙時出之體合時措之宜是亦節而得中者也故節亨者以剛柔分而得中也節至于苦則一于剛而不接以柔一于柔而不接以剛不能以時出不能以時措故苦節不可貞者以道窮也蓋節之為卦下兌為說上坎為險說則易流遇險則止是說以行險節之義也九五居一卦之尊制度教以節天下之用謙德行以節天下之行是當位以節節之權也度數制則民志一德行議則民風淳是中正以通節之効也可見節之致亨苦節之不可貞也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之節亨而可貞矣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節亨而可貞矣故節者天地聖人之自然而然而不得不然者也何苦之有何窮之有

澤上有水水有所限而止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數度制則多寡隆殺各限以義德行議則三綱五常各止其分制數度非徒善不足為政者矣議德行非徒法不能自行者矣君子以之自節以之節人寧是

道也

節之六爻合時則善不合時則不善初與二比初九不出戶庭台時者也九二不出門庭不合時者也得正則善不得正則不善三與四比六三不節若則嗟若不止者也六四安節得正者也居中則善不居中則下五與上比九五甘節吉位有尚居中者也上六苦節不居中者也初九居節之初時未可行有剛止之德見幾明而守道固不枉已以尊身是以无咎九二時當可行而失剛不正以隱為畜將至于繫身亂倫是以凶六三陰柔不中正處說之極下中則修說極則悲是以嗟六四柔順得正自然有節无所勉強是以亨九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以天下非若他爻之節以一身卑極之弊訓王道之範圍天下甘之故吉上六以節終居險極謂之苦節必知悔而後凶可平是以窮初其類乎之閑戶乎二其泚拂之閑門乎三其石崇之閑富乎四其揚節之清德乎五其天禹之卑宮乎六其伯夷之餓死乎出與入反安與勉反甘與苦反抑節之義人有進於是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誠能得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矣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

道也以之位育可矣是聖人之節與天地同矣此固中庸所以明中節之大者歟

中乎之卦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朱子曰一念之間中无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妄便謂之實不虛兩件事蓋內欲不萌則不虛其所實故虛外誘不入則不實其所空故實彖謂柔在內指中虛也彖謂剛得中指中實也虛則明實則誠明則誠矣誠則明德惠心彖謂說而巽乎乃化邦指乎之感人也豈惟感人以將感物彖謂豚魚吉信及豚魚蓋天下无性外之物豚魚无知中乎可感則有知者又可知也豈惟物為所感且將物莫之害彖謂利涉大川乘木虛舟蓋天下无性外之事大川險難中乎可涉則平夷者又可知也中乎之道利于正正者天之道也故中乎即天道也彖謂中乎以利貞乃應乎天指盡性也惟天自然故其害也非可以无心得其實也非可以有心求此天理之至者无一毫人欲之私則自中自乎也

澤中有風風動而萬物鼓舞之矣君子體之以議獄緩死蓋中乎以感天下舉一可以畢萬而中乎之

莫大乎好生不殺舜之欽恤舜之中孚也有虞之民
協中刑措天下之中孚也

孚信之道貴審度於初初九虞吉有他不燕緣初上
應六四四居陰得正可信者也初度其可信而信之
則吉若二三其德而有他則不得其所安也孚信之
道貴同志相應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吾與爾靡之緣二與五俱以中孚之實相應无有隔
寒鳴鶴子和二五之交孚也好爵與靡二五之所以
交孚也孚信之道貴持守其常六三得敵或鼓或罷
或泣或歌緣三陰柔不中則躁性无常又居說極與
上九信之窮者為應則不能自主无節而改其常也
孚信之道貴絕去私黨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緣
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月幾望權張勢集也馬匹
亡則善居權勢能壞植而散羣也孚信之道貴至誠
感通九五有孚縉如无咎緣九五剛健中正至誠所
感固結構擎天命人心不能離也孚信之道貴審時
度勢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緣上九居信之極務執
其信不知其變如鷄而欲升天雖貞亦凶也諸爻皆
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五孚之主也合九二以相應包
二陰以相親中孚如此固結而不可解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蓋小者陰之謂也四陰二
陽陰多于陽小者過也以義而首陰固不可過陽以
勢而言既過於陽亦可以亨也彖曰過以利貞與時
行也蓋惟其義不可過而勢不得不過故戒以貞貞
者義也以義用勢也小過之時以過小而不甚過為
正若過大而其過則失其正而悖乎時也非時小有
過謂時當小過也是小過之時也彖曰柔得中是以
小事吉也蓋二五之柔居得其中柔雖不可有為而
得中猶可以小事也是小則貞也彖曰剛失位而不
中是以不可大事也蓋三四之剛居失其位而不中
剛雖可以有為以失位不中不可大事也是大則不
貞也彖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
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蓋卦內實外虛象于飛鳥飛鳥
遺音則下而不上以理言之上則過于大或至已甚
逆也下則過于小不為已甚順也是下而順則貞上
而逆則不貞也時當小當下當順所謂與時偕行者
也
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小事過也過于小也孔子曰
人之過也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故觀恭哀節儉
之過可以知行喪用度之仁

初六飛鳥以凶六以陰柔則性躁應四則志上行又居過時急于上進不量可否如飛鳥之上而不下凶之道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又遇陰爲過祖遇妣之象所遇者陰則能損威強而盡謙順過而不過者也不進則不及六五是不及其君遇其臣之象適遇其臣則无凌逼而安職守亦過而不過者也過得其宜雖過不過无咎之道也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九三以剛居正爲衆陰所欲害正當過防之乃自恃其剛不過爲之防陰多于陽陰過之時必害于陽已無自全之道人有得乘之機從而戕之凶之道也九四无咎弗過遇之性厲必戒勿用利貞九四當過之時上有二陰以剛居柔已位不當不過于進二陰在上有過之之勢上往則危厲必當致其戒謹以陽性本上故又戒其勿用於貞吉不必求久貞固以自守但戒謹則可免危厲无咎之道也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六五陰柔則尤爲居尊則過高不能有爲如密雲不雨之象下弋六二兩陰相得既无布德之資又无賢才之助弗濟之道也上六弗過過之飛鳥離之凶是

謂災眚上六以陰柔居動體之上不過乎陽過極于陰務爲過高不自抑損不求合宜一于過者也如飛鳥離去迅速過遠常理災之道也卦四陰如鳥翼之虛二陽如鳥腹之實初上兩爻卽以飛鳥明之陰柔不中過之過者也故皆凶二五兩爻中矣二无咎而五无咎之詞二柔得位五柔不得位也三之防防下二陰也三在二陰之上陰不得不防故有從戕之戒四之遇遇上二陰也四在二陰之下陰不可相遇故有往厲之戒審乎此而過與不過之義得矣何以謂既濟亨小者亨也蓋當既濟之時大者之亨已過惟小者得亨也以濟本大亨濟而既所以小亨也何以謂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蓋九爲剛既濟之初三五皆剛得其正而當剛之位六爲柔既濟之二四六皆柔得其正而當柔之位有利貞之義也何以謂初吉柔得中也蓋六一以柔得下卦之中柔中之入當方濟之初持手中道尚乎中行所以吉也五亦中而不言及者二方濟五既濟也何以謂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蓋濟極則反上六柔息自盡非克終既濟之才處无事之日有自止之心盛而必衰人事天運莫不相因非終之亂終而止則亂也

水火既濟君子思患而豫防之既濟无患而患每于既濟思而防之可以保初吉无終亂矣遠之天國家近之一身事莫不皆然也

初九雖當既濟之時猶在既濟之初志意未墮紀綱克振心常慮患事不輕爲如車之曳輪而不前孤之濡尾而不濟謹畏如此无咎之道也六二文明中正上應九五宜得行其志而五時當既濟治功已成不思下繫三之志不能以自行如婦之喪其草芻但畏則惟失其在外者逐則自失其在我者中正之道不容終廢數極必變時過則行故教以勿逐言勿汲汲以求五也教以七日得言當守靜以俟時也九三以剛居剛用剛之至既濟而用剛是猶高宗既興商道復伐鬼方必至于三年而後克之見不可輕動也又教以勿用小人恐其躁動以生亂也六四出濡入坎濟道將革之時罅漏必生四以柔居柔教慎之至若坐敝舟舟有濡漏而水驟至塞以末袂終日戒備不敢自寧欲以免禍也九五與二均既濟之時五爲時之過二爲始得時者故東鄰之殺牛過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五陽爲東二陰爲西也上六當極濟之時居極險之地抱陰柔之資不能保其濟而溺

于險如孤之涉水而濡其首不能久長厲之道也下三爻當濟時而濟已成故初則勉其戒謹二則戒其勿逐三則戒以勿用小人願其戒慎不敗常如未濟之時也上三爻當濟時而濟將變故四則示以未濟五則示以禴祭六則示以濡首欲其通變不窮不至化而爲未濟之時也聖人之旨深矣是以聖人論天運必本人事常人略人事但論天運

天運人事之盛衰代謝无有終窮而聖人之所以變通化裁亦无有終窮乾坤之後盛衰代謝變通化裁不知其幾矣幸而至于既濟濟未幾而未濟即繼之此國易之道也此國聖人之所以用易也虞既濟者貴有克終之心處未濟者貴有克終之才惟心不克終故既濟爲未濟惟才可克終故未濟終必濟未濟亨者非未濟之亨也以未濟可濟故亨也既亨矣不言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何也蓋不出險則不能濟不續終則不能濟不剛柔相應則不能濟彖以柔得中釋未濟之亨見未濟之可亨者六五之柔中也以未出中釋小狐之汔濟見事之未濟者以尚在險中未出險外也以不續終釋濡其尾見二之未能出險者以初柔力微而不能續其後也而又言雖汔濟

位剛柔相應者見初三五陽位而以陰居之二四六陰位而以陽居之位雖不當剛有柔以爲之應柔有剛以爲之應此未濟之亨未濟之所以終濟也水火異用故君子慎辨物水火各居其所故君子慎居方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物慎而辨之由是而吾仁臣忠父慈子孝夫倡婦隨兄友弟恭朋友以信之方慎而居之是謂明物察倫天下之未濟者莫不齊矣

欲濟天下之事者必有才有勢有時乃可以遂初六陰柔則无才居下則无勢當未濟之初則无時聖時皆起是孤之涉水而濡其尾可羞吝也欲濟天下之事者必以剛居中有正應乃可獲吉九二中以行正上應六五之柔順能盡恭順之道自止不進得下之正不敢逞勢以偏上是曳其車輪所以貞吉也欲濟天下之事者无其才无其德則不可遂六三陰柔不中正才德俱劣居未濟之時不足以濟而以其柔乘九二之剛居坎體之上故利涉水是未濟征凶利涉大川也濟天下者有才自時有勢矣然後欲濟之志行九四懷剛正之資則才立奮震動之威則才果居近君之地則時勢垂是以貞吉悔亡震川代

年有賞于大國其志行也濟天下者有文明之德則占居中應剛居心以求下之助則吉六五貞吉无悔者以有君子之光是文明之德也下求九二剛中之助是有孚也皆貞吉之道也濟天下者知命識時貴自信自養上九以剛明則有能濟之才居未濟之極又值將濟之時惟當飲食宴樂以待天命之自至若幸其時之將濟而放縱自恣則是過於自信自失其是所以曰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也諸爻之義內卦皆未濟之事曰濡尾曰曳輪曰征凶欲人之謹于未濟也外卦皆已濟之事曰志行曰有孚曰飲酒欲人之謹于處濟也

淮海易談卷四

如皋孫應鱉

程子謂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詞詩書乃格言愚謂道不可以精粗分詩書之理即易之理特詩專主于性情書專主于政事以三禮樂春秋或專主和或專主序或專主道名分而易則會其全耳周子謂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道合天人者也天地鬼神之奧便是五經之源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微諸庶民建諸天地而不悖考諸三王而不謬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易不作則天地鬼神之道不著

係詞首章天尊地卑以下其易之定體乎剛柔相摩

以下其易之運用乎皆自然也定體自然便是不動爲運用即先天也運用自然便是以運用爲不動即後天也先天後天一也自然者易簡之謂也天地所以爲天地人所以爲人其理易簡而已賢之可久可大是得此易簡即可作聖人也聖人之成位乎中是得此易簡即可參天地也所以中庸提出率性二字性率性則易簡。

乾知太始所以統元氣也坤作成物所以統元形也乾以易知可見統元氣者未嘗勞也坤以簡能可見統元形者未嘗勞也故天地之一而神兩而化皆自然而然者也是易簡也今人談及窮神知化便以爲高深微妙不知此易簡之理無時不流通無處不貫徹所以中庸論道之大極于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指其昭著不息之體則不外于飛躍上下之間惟因之以支離重之以模倣而深造自得之旨遠矣一部易經皆飛躍上下之間昭著不息之體也日用一切處此心易簡之理不著絲毫意見凡飲食起居聲色色有還有无還无即當時當處受用地也如此則古今消息聚散生死千聖萬賢皆可以自得于已通融宇宙超混六合有何隔礙日用之間性此安此更有何事

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中者天地之位也易簡者天地之所以中也人人皆位天地之中但成位乎中者寡惟聖人爲能成位所以係詞或言聖人以見天地或言天地以見聖人无非以明此中也明此中者明易也易者心也

聖人設卦觀象係詞焉以明吉凶此文王周公作易

意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此文王周公作易之本
也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
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六爻之動二極之道此易中
卦爻所具之實也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
玩者爻之詞居則觀象而玩詞動則觀變而玩占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則君子學易之事也居而安
樂而玩君子之於易躬行心得而已躬行心得于易
則動與天游靜與天俱常吉在我故无不利故子思
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自得者常安也常樂也常安
常樂者常吉也故周子曰君子修之吉他人非不居
但不得易之序是以不安非不玩但不得易之辭是
以不樂心之象便是易之序心之變便是易之辭
象者言象卦之全體也爻者言變卦之一節也言凶
言得失悔吝言小疵无咎言補過明卦爻之辭之所
指也列貴賤者存乎位爻之言變見矣齊小大者存
乎卦象之言象見矣辨吉凶者存乎辭言得失者見
矣憂悔吝者存乎介言小疵者見矣震无咎者存乎
悔言善補過者見矣卦有小大又以見象之與變也
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又以見得失之與小疵之與補
過也易之道在當人之身學易者在以某人之道自

治其人之身君子之居而動也盡善之謂得盡不善
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于不善之
謂過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
欲改而不及則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可以改或不
改或不肯改則為吝吝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
以求補過則為无咎无咎則為失積過則為疵積
失則為凶積補過則為无咎无咎則為得積得則
為吉此其一念之微而其著甚遠君子之所以貴慎
獨與孟子曰欲知舜與堯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也
孟子之所謂間即大易此章之所謂介然天地在此
盡人物在此淪夷狄在此入禽獸在此可危也哉可
懼也哉所以學易之道全在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句
君子有終身之憂其此悔吝之介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之未作天地即
易故言準準者度也則也易之既作易即天地故言
彌綸彌綸者該也理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是故知
幽明之故見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而得天地
幽明之事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見聖人觀天
地陰陽消息之理而得人物死生之解也新氣為物
消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見聖人觀天地陰陽

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曰幽明曰死生曰鬼神盡于天地之文理天地之文理盡于聖人之易可見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易道即天地之道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遠矣不遠乎天地則易之用即天地之用天地之用即聖人之用故萬物衆矣以易之知而周之天下大矣以易之道而濟之而何有於過庶事務矣得易而考行之而何有於流天命隱矣得易而樂之知之而何有于憂以易而格吾身所處之地安土敦仁而能愛以易而立天地自然之化範圍而不過以易而通萬物自然之情曲成而不遺以易而達陰陽自然之運通晝夜之道而知衆而萬物廣而天下雜而庶事隱而天命近而吾身達而天地運而晝夜易无不有以彌綸之可見易之神所以无方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无方則凡有方者皆囿于易之神无體則凡有體者皆囿于易之用无在而无不在无爲而无不爲此所以易與天地準也易者心也文公以仰觀俯察一節爲窮理天地相似一節爲盡性範圍天地一節爲至命固是但明道說得最精理性命一物也才窮理便盡性便至命以易之散見于天地萬物而條理者謂之理以易之通貫于天地萬

物而生生者謂之性以易之稟賦于天地萬物而成就者謂之命非理外有性性外有命也非先理後性先性後命也道一而已故此章總是窮理總是盡性總是至命分屬不得聖人所以爲聖人不過與天地相似不遠而已曰不過不流不憂能愛不遺能通皆不遠也少有過少有流少有憂少不能愛少有遺少不能通便不相似便這矣然天地大矣何以能相似蓋天地易而已矣聖人得易故與天地相似得易者得心也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也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即死生死生即鬼神鬼神即萬物萬物即命命即晝夜曰故曰說曰情狀曰道曰化皆易也此知放而擴六合卷而藏于密吾心不慮而知之知是也若一入于慮便不神便不易便不能放不能卷便入聞見便落見解非德性本然之知矣德性本然之知乃同于天地萬物而能主乎天地萬物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致知在格物合天地萬物而爲一體是爲格物妙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而通于知是爲致知致知則得易易者心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心之不測便是神心之生生便

此易非致知其何以哉故知致則理窮則性盡則命至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以安土言仁至矣哉安二者隨寓而安心無係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若不能安上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何以能愛故堯舜之待位孔顏之不過其敦仁一也能愛一也

心無一毫係累謂之樂樂者心體也常人多憂只因不能樂天不能樂天只因不能知命觀幽明死生鬼神晝夜其屈伸代謝于天地萬物之中自然而然而何莫非命知命則一身之生死得喪與天地萬物而同其屈伸代謝變者不容不變常者不容不常何愛之有故論語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學至知命而成矣難已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即道也朱子曰陰陽迭運氣也其理則謂之道不善觀者遂謂氣不是理遂謂氣外有理分理氣為二如南宋以後議論之紛紛而去易遠矣易凡言性言命言道言誠言太極言仁皆指氣之的體而言宇宙渾是一元氣元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謂之性謂之命

謂之道謂之誠謂之太極總是這一個神理只就自心體之便見矣

繼之者善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性人之得于天命之自然乎子思妙悟易旨而直曰天命之謂性孟子妙悟子思之旨而直曰性善觀天命謂性觀性善而繼善成性之旨明矣陰陽運行為天命之繼續而不已者本自至善是乃人之得以自成而為性者也使繼之不善則性之成可以言不善矣

天命繼續之至善陰陽合德而性成至中至正不偏不倚此即君子之道之全體也不能見此全體未免失其中正落於偏倚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萬物各具是性而氣稟不同不知其性者為百姓知之而入于意見者為仁知之偏何也以皆落于成性之後而未睹乎繼善之初也故子思天命謂性之論孟子性善之論是即成性之體而示人以繼善之真可謂大有功于聖門矣

孔子論性相近其指此繼善成性之本然者以示人與不言善不言惡但言相近蓋宇宙之內循環繼續而不息渾然太和元氣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中間雖

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太和之混
關无不同也所謂相近也逮其同而入於異則為習
相遠為上智下愚不移反其異而歸其同則為天命
之性為性善若真知相近之本體則功夫始與天命
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故孔子相近之言為論性之
大全也後儒不得其說至謂孔子論性是氣質之性
孟子論性是本然之性是天下有二性則去易之旨
逮矣

天地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所謂仁也以可見故言
顯萬物之化生皆妙於陰陽互宅之中所謂用也以
不可見故言藏此天地之盛德大業也聖人之德業
與天地同者天地此仁此用聖人亦此仁此用也然
而有不能同者天地無憂聖人有憂也萬物並育天
地之富有萬物皆備聖人之富有變化不窮天地之
日新長裕無方聖人之日新故雖天地無憂聖人有
憂而其仁其用之同則一而已一者何也易也生生
不息是以謂之易也易具于天地散于萬物體于聖
人自其生生之成象謂之乾自其生生之效法謂之
坤極乾坤之數以知來謂之占通乾坤之變以裁物
謂之事皆易之陰陽可得而測者也惟陰陽之妙而

不可測者則謂易之神非他也即所謂生生也惟生
生故易故神生生者不外於陰陽不遂于陰陽不倚
於陰陽不離於陰陽是以能生生也此天地之心即
人之心也邵子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
與得易者得此一動一靜之間而已

世儒說了體又說用分而為二惟易合言之曰顯仁
藏用仁言顯即川是體用言藏即體是用未有有體
无用有用无體者是意也惟孟子知之故曰所遇者
化所存者神存即過之所存者耳過即存之所遇者
耳非二也明道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惟不可間故
見其為一原惟一原故不可間明道之學至矣

易之廣大於遠不禦通靜正天地之間無所不備見
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上卦專與翁所謂
靜正也直與關所謂不禦也天地之間無所不備即
人生廣生也惟專而後直惟翁而後關天地雖廣大
其至德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靜正如乾之專如坤之
翁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專則
自翁是所謂靜正也

易道之至聖人所以崇德廣業其崇德廣業惟知崇
禮卑而已知崇是心體高明禮卑是應用中庸知崇

是理一處透徹禮卑是分殊處停當總是一個體段功用而兩言之者見聖人徹上徹下合內外之道與天地相似而不遠也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崇者天卑者地聖人之知禮因之而已知禮性也知崇禮卑成性存存也自知禮之通于人者為道自知禮之措於用者為義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學易者欲得其門舍知禮合一之旨何以哉

悟得知崇禮卑之旨尊德性道問學無餘事矣

至動則可惠聖人見天下之至順而象立故不可惠至動則可亂聖人見天下之至動而文立故不可亂見者何見易也見易者見心也聖人以所見而立象立文矣學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略必當其理擬其所合之文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任止各當其時而易之變化在于吾身矣下文升鳴鶴言處隱之誠引號嘆言同心之一引白茅以言貴慎引有終以言尚謙引亢龍以言惡亢引戶庭以言慎密引負乘以言戒盜引伸觸類而擬議成變化之妙皆可自得于吾心矣此便是聖人教人以見易之准也

觀其會通朱子以莊子庖丁之言解之最妙天下之

機天下之動皆有會焉皆有通焉得其所會所通因物付物為而不宰易體易用一以貫之所以邵子謂庖丁呂梁皆至理之亡也

夫一也二以下天地之數也夫衍五平以下筮策之數也四營成易以下八卦之數也數本于天地著于大衍成于八卦八卦列而易行矣易行則至微者彰故顯道至著者妙故神德行是故明可酬酢幽可佑神易之謂也天地著策八卦之數皆然而然乃變化之道也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无思无為之妙用不疾不速之理皆不外于易而得之矣得易者得心也知者心之本體得此知則得易

孔子五十以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非五十之年始學易也數始于一倍于五小衍之為十大衍之為五十參天兩地而為五十者兩其五五十者十其五又河圖中之所居者惟五與十得此五十之精微便是知變化之道便知神之所為便可合幽明一事理

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化而我之者易之變以動者尚之則動無不時象其物宜

者易之象制器者尚之則可虛創物之智知來者易之占卜筮者尚之則可窮先知之神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至精至變之妙寂然感通可以見其神之至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故易有聖人之道者謂心也

寂感人心也寂感之間聖人所謂一貫也雖寂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感雖感而本然之真未嘗不寂故寂感非二是以兩句說話明此心之本體也周子曰動而无靜靜而无動物也動而无動靜而无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吾心之妙萬物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中庸論不睹不聞莫見莫顯之幾而歸其功于慎獨孟子論有事勿正之道而約其要于勿助勿忘勿助勿忘便是慎獨慎獨則寂感自一發明心學至此無餘蘊矣寂感一則如洪鐘合聲明鏡著照不將迎於物物至應之應已不留本體不動擬議无所及思慮无所用至已哉周子謂寂為誠感為神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為幾非寂感之外又有幾也恐人分

之自然者耳故惟聖人全體大極以其因天地四時日月之自然也聖人能全體大極不過得此闢關之樞能洗心齋戒而已

前言天地設位易行乎中後言乾坤成列易立乎中知所以立知所以行易其庶幾矣乾坤之易不外乎專直翕闢人心之易不外乎寂然感通一也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以道器而總之曰形見道器總是這一個物事也不言有無但言上下正為這一個

物事不可離也後世以理氣分言之以形色性命分言之去聖人之論易遠矣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能踐形此乃真得易旨者也形即道不必曰

形形色即道不必曰色色貴而萬有隱而无臭皆吾

心也一也故飲食男女者性之質聲色臭味者性之

情喜怒哀樂者性之變耳目形體者性之則虛明靈

覺者性之體仁義禮智者性之德性者氣之精英氣

者性之運行知至者知此而至之知終者知此而終之也故踐形就是盡性化裁之變推行之道舉措之事業无非所以踐形而上一以貫之矣

无為寂然感通至中至正停停當當不偏內不偏外
无所住无所往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是謂默識天
下之至信也信道者信此而已皆不至德至道不凝
故曰存乎德行大學以知止言默中庸以戒懼不睹
不聞言默孟子以勿忘勿助言默周子以无欲主靜
言然明道以无絲毫人力言默所謂亥子之間刻刻
存也无時无處不是此體但人信不及耳信得此默
神明在我易无餘蘊

一部易經無一卦不教人以貞孔子曰吉凶之道貞
勝者也何也蓋因象而生因爻而變生因變而動
生因動而悔吝吉凶生莫不以剛柔立變通之本以
變通起剛柔之時所以吉凶相革而不已矣然聖人
之處吉凶者不過一貞貞者正也惟天下之一正而
後能勝天下之萬變非吾求勝于吉凶也以吉凶不
能勝吾之正也故堯舜之富貴未嘗以樂而移天下
之憂以正勝吉也孔顏之貧賤未嘗以憂而易一身
之樂以正勝凶也何也正也者天地得之以觀日月
得之以明者也故天下之動正夫一貞夫一則常勝
之道在我矣吉凶之動雖萬變其何傷是正也即天
地之生生也惟正則自易簡乾坤之確然隤然下人

久之效象之傳吉凶功業之變聖人之辭皆明此
簡也惟正則自生生天地之大德聖人之守位聚人
理財禁非皆運此生生也學易者達貞勝之道而天
地聖人之心一矣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觀十三
卦之器與象餘卦可知矣觀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
制器尚象餘聖人可知矣聖人不能先天而強為不
能後天而不為皆循其天理之自然耳天理之自然
者何也時也易也

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易之所以教道統者其旨微
矣故得易然後可言道統

吉凶生而悔吝者有諸中者斯形諸外歟是以君子
貴誠意誠意在不欺其真好真惡是慎獨也悔者
其自慊之端歟故多趨吉吝者其自欺之端歟故多
趨凶吉凶非外至也顧自修自恃何如耳

宋史姦臣傳曰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
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
旨哉故爻位之陰陽皆以得位不得位為占

孔子於咸九四爻辭詳釋之以明心體也心體應感
而已天下之道不過只是一個應感應感之理本出

於自然有何思慮可作蓋理本同歸而事物之塗殊
理本一致而事物之慮百言同歸言一致則順其自
然之理萬殊而一本而吾心原非空寂言殊塗言百
慮則順其自然之理一本而萬殊而吾心原非逐外
未與物接而天下之故皆通既與物接而寂然之體
自若亦何思慮之有自然之理即天理也即物理也
日月寒暑之往來天理之自然也尺蠖龍蛇之屈伸
物理之自然也制此自然之理為義措此自然之理
為用妙此自然之理為神融此自然之理為化得此
自然之理為德故精義入神則足以致自然之用利
用要身則足以崇自然之德過此精義利用之學未
之或知以至于窮神知化則為自然之德之盛將天
地間大道理平鋪直看无物无我廣大精微天地萬
物一齊穿貫不惟不必思慮而亦无所用其思慮矣
憧憧往來者何為也哉得此方是聖學方是得易
精義入神人以為內矣孔子却說是致用利用安身
以以為外矣孔子却說是崇德聖人之學合內外之
道迨彼有言學當先一本而後萬殊者又有言學當
先萬殊而後一本者分而為二離易遠矣中庸曰小
德川流大德敦化德一也以其无所不該實名之為

大一指其該貫之所在名之為小後之言道不滯
於迹則流于空者以二本也
知幾其神乎人入謂心為神明即此神也不神則物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心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
知幾則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只先見便是知
幾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先見也先見者心之所以為
神也故曰顏子庶幾若顏子有不善方知非庶幾矣
惟能先見于善不善之前故能知不善不復行不善
以常知也此心體當下便是故曰不達復无祇悔元
吉常人不能當下照識此體故達于復故悔悔則有
不善不能知知而後行矣是謂不神則物聖人得
者无他只得此先見之心體耳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以致一也
乾之專坤之翕其致一歟是一也愚夫愚婦能行能
知而聖人天地有不能盡故通造端于夫婦察于天
地
安其身而後動身之恒也易其心而後語心之恒也
定其交而後求交之恒也順道則安不險則易道義
相與則定只是得一個天地人之常理
作易者有兩患易言既著處憂患者可以忘可以自

得無憂患者可以備可以消弭易何止處憂患雖處
治安富貴无不是他獨舉憂患言憂患能處餘可知
矣故曰貧而无怨難富而无驕易

復謙復恒損益用非巽九卦聖人皆以之為進德則
六十四卦皆所以進德者也舉九卦以例凡爾履以
和行故和而至所以為德之基謙以制禮故尊而先
所以為德之柄復以自知故小而辨于物所以為德
之本恒以一德故離而不厭所以為德之固損以遠
害故先難後易所以為德之修益以興利故長裕不
設所以為德之裕困以寡怨故窮而通所以為德之
辨升以辨義故居其所而遷所以為德之地巽以行
權故稱而隱所以為德之制九德備天下无不可也
何憂患之處哉可見聖人之用易通是自家受用
易之為書不可遠揚廷秀曰易之於人如魚之於水
君臣父子視聽言動治亂安危取舍進退皆易也魚
離水則死人遠易則凶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
道

觀易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惟變所適則
世之拘執其心物而不化者非而矣觀易之出入以
度外內知懼明于憂患如臨父母則世之奔蕩其心

往而不返者非易矣故聖人之心无有間斷時時足
發憤聖人之心无有滯礙時時足樂

既言不可為典要又言有典常知其不可為典要雖
天地亦變遷之物也况我乎知其有典常雖一形色
肖翹之物亦无盡也况我乎故君子身與天地萬物
同盡性與天地萬物同久是曰一體

聖人教人學易原始要終示以求象爻象辭示以求
初上本末示以求中爻是非示以求二四功位示以
求二五貴賤蓋除却象爻象之辭初上中之位无易
矣今人講學只空空講一個存天理而于好古敏求
明物察倫一切掃除不知所謂天理者果何在耶
易為三才而兩之故分言則一卦即具三才合言則
六十四卦總具三才大莫能載小莫能破六即三三
即一天地人三者一物也知三者之為一物聖人所
以主靜立人極而天地之道歸矣

知險知阻所以為乾坤易簡之全若不知險則易也
不能恒不知阻則簡也不能恒易簡不能恒非健順
之至矣孔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
中而莫之避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莽月守
說心研慮吉凶盡臺无所不知方是易簡之全所以

聖人成天地之能百姓與聖人之能知險知阻之謂也乾坤尚有險阻險阻尚為乾坤之所當知況于人耶何謂乾坤之險阻陽為陰所陷謂之險陰為陽所拒謂之阻知之則不為所陷不為所拒以先見在我也

孟子知言大易知辭辭之所出有數有疑有躁有誣有失其吉者惟一而已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得一個三一個二成五矣衍之成十矣是為大衍矣以此觀變于陰陽即參兩之變也發揮于剛柔即參兩之發揮也得天地參兩之本

則和順於道德矣得天地參兩之達道則理於義矣道也德也義也即理也性也命也和順之理之理斯窮性斯盡命斯至矣至己哉孔子之以五十學易而無過毫釐差殊天地懸隔

既言聖人作易窮理盡性至命矣即言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謂性命之理則謂性理之命可也謂命理之性亦可也故三者一也性命之理即天地人之道天之道陰與陽地之道柔與剛人之道仁與義

入稟陰陽之氣具剛柔之質妙行義之性仁義立于我則陰陽合德剛柔有體故下言分陰分陽迭用柔剛而不復言仁義見月天地之道惟人與能也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守貴行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非仁義之外又有中正得仁義之貞為正合仁義之時為中

逆數之註邵朱皆謂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為數往以其四三二一為數已生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為知來固是但天地定南北高下之位坎離正東西日月之方山起于西北澤滙於東南風起西南夏秋之交雷動東北冬春之候此造化自然之體也然造化之體起於一陽三日月出庚震象也上弦為兌望為乾陽之長也冬春以之十八日為巽下弦為艮晦為坤陰之進也夏秋以之陽長則陰消消為往而長為來陰進則陽退進為來而退為往往者順遂已然者也已然者宜遂其自化來者逆待將然者也將然者宜待其自生易之生卦自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六十四皆出于自生未可以人力為也卜筮主知來此亦易為逆數之一旨也

乘震爲初交震陽少而陰尚多巽陰少而陽尚多當以動之風以散之也兌離坎艮爲再交兌離陽浸多坎艮陰浸多兩以潤之日以暄之也山以止之澤以說之也震兌離之陽皆統管於乾乾以君之也巽坎艮之陰皆歸宿于坤坤以藏之也先天之所以爲自然也然乾雖主陽而陰陽无不兼統故言君上必无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乾以君之謂也故心曰天君

帝之出之齊之見之役之說之戰之勞之成非帝自爲之出自爲之見之役也卽卦氣之出之見之役而帝因之也帝者天之主宰故卦氣常運而帝未嘗動以不動故謂之帝其在于人人心卽天心應物接事而心未嘗動故謂之心所以次鄭言萬物出乎震齊乎巽見乎離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乎艮言萬物之出入卽帝之出入非以上節專言帝次節專言萬物之隨帝出入也孔子曰四時行焉非行四時也百物生焉非生百物也故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八卦莫非聖人之用何獨萬物出震內惟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離舉一而餘可知矣

胡雙湖曰天下有可變之理聖人有能變之道及需爲訟泰爲否隨爲蠱晉爲明夷家人爲睽此不善變者也又剝爲復遯爲壯蹇爲解損爲益困爲井此善變者也文王示人以可變之機則危可安亂可治特在爻掌之間耳此論精本諸關子明關朗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

胡雙湖又云上經始乾坤天地終坎離水火以天道爲主具人道於其中下經始咸恒夫婦終既未濟水火以人道爲主具天道於其內三才之間坎離最爲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成矣民非水火不生活矣心

火炎腎水涸百病侵矣人不必就天地坎離上求乾坤水火人只此心常存卽易理常在自然天地水火各安其位各臻其用故孟子曰學問之道求放心

雜卦始于乾終於大夬盡則成乾矣聖人望治之心其无窮乎陰陽一氣而兩化分截不得而聖人每每扶陽抑陰蓋天下之治也必由于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中國之道盛君子之道盛其亂也必由臣道盛子道盛

陽之意也

十者乃之成數太陽居一除却本身便是九少陰居

生變化曰動則觀變曰爻言乎變曰游魂爲變曰通
變之謂事曰變通配四時曰擬議以成變化曰成變
化而行鬼神曰以動者尚其變曰知變化之道者知
神之所爲曰參伍以變曰一闢一闢謂之變曰天地
變化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曰變
通趨時曰功業見乎變曰窮則變變則通曰變動不
居惟變所適曰道有變動曰觀變于陰陽一部易經
只是一變字卦之變易之變也能知易之變而後得
不變之真能知易之不變而後得變之妙此心體也
心體無時不變無物不變然亦無時能變無物能變
觀儀象卦爻莫非太極之變而不變者可識矣觀太
極與儀象卦爻未嘗有變而變者可識矣堯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一也危處便
是人心微處便是道心危微一體有至中之理存焉
在人精一之耳精而一之握天下之至不變以御天
下之至變无往非道心矣變與不變莫得而測是至
神矣微哉
朱子曰今易中所言皆後天之易雖然言者雖後天
之易而其理則先天之理也理无先後天无先後易
書有先後耳邵子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吾終日言之

而與首乾坤坎離四卦囊索之外其次卽言屯蒙六
十卦以見一日功次之早晚又次卽言納甲六卦以
見一月功次之進退又次卽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
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外以兼統歲功大要
以乾坤爲體以坎離爲用是易之一義也聖人以易
而公于天地萬物伯陽以易而私于一身此其所以
異也
首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自離東坎西
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
終于寅離終于申而曰應天之時者先天主乾坤坎
離之交其交也將變而无定位如天運之无窮也置
乾西北退坤西南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
艮爲偶而曰應地之方者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而
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如地體之有常也可見先天不
得不先天後天不得不後天先天不得不不變爲後天
後天不得不變乎先天故卦之生自然易之作亦自
然可見人之心亦自然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
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于智者爲其鑒也
人若知得易理一元會運世之運便是一歲一月之
運便是一日一時之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與天地

同終始而天地無終始與萬物同終始而萬物無終始故視頃刻即如萬古不得易理以一人之情識出入于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中天地與我為勞萬物與我為礙於是悲喜好惡取舍怨尤至老死而不自覺故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矣人之不可以不學易也

朱子以圖之白處便是太極其實圖之黑處亦是太極但白處是太極之流行无滯者黑處是太極之凝聚有質者耳

圖皆從中起萬事萬化生於心圖圖方旋起于六十圖之坤右轉起於一之乾是中也天地之定位也方圓震巽為西北東南之交恒益為東北西南之交恒震巽益為南北之相直震益恒巽為東西之相直是中也雷風之動散也圖者以定位為本為其體之動也方者以動散為用為其體之靜也可見欲觀吾心之應感當觀其寂然者欲觀吾心之寂然當觀應感者不可二也寂非淪于無感非滯于有則一是謂之中萬事萬化之所由起也

陸象山曰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易之事皆宇宙內事也故易為吾分內事也惟能廣大其胸襟渾融其

知識綿密其功夫則凡趨者皆分內所當為凡避者皆分內所當舍矣孟子曰君子所性不加不損分定故也分即性也不加不損定於分即定於性矣性定而易之道歸矣惟不加不損所以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

周子謂靜无而動有非以靜為无也言靜之无者即動之所有推言之則動之所有者即靜之所无見動靜之不可以有无分也邵子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自坤卦右旋以至子垢皆屬陰陰為陽母故曰母孕自復左旋以至子乾皆屬陽陽為陰父故曰父生曰无極口有象即靜无動有之旨也非真有一個无極之前又有一個有象之後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盡易道之緼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盡學易之旨矣人與天无二所以不能如天者只因不純不純則有己一毫有己與天不相似矣故周子曰純心要矣心何由以純只得易理到于心便純邵子有弄丸之喻若將易理作玩弄之意尚是以我悅彼不知易理即我也我自育之我自待之何弄何不弄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若不

說出下面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兩句亦自未嘗太極
無動靜動靜不可極極則不能生然而周子如此云
者正見動靜互根之理是以太極之有動靜者互根
之動靜也動靜之極而生者互根之極而生也復至
乾百十二陽八十陰始至坤八十陽百十二陰不但
此大段之陰陽之五根雖一卦一爻莫不有互根之
理焉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陰陽之體與數各分其半陰陽雖分天道之生生則
而已說者雖云陰生陽陽生陰其實生理原屬陽
致乾元坤元主始此生生作成此生生邵子所謂性
陽而情陰性神而情鬼蓋義理生為陽長人欲去為
陰消人能性其情則光明有常運用不滯非陽非神
而何以情皆性也若情其性則幽暗晦昧反其故常
非陰非鬼而何以性亦情也性其情無他只是不失
此生生之理程子以此旨發明於顏子好學論內真
知言哉邵子他日又曰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因
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蓋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
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西銘明理一分殊却是見得易理明道謂訂頑立心
便可達天德又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此體以誠敬

存之不須窮索不須防檢所謂仁體即易體也明道
又言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
之用若不是識得易體豈能以天地之用為我之用
豈但不能亦信不及信得天地之用是我之用則處
處是分殊即處處是理一仁道之所以無體而不累
也橫渠曰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
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无外其
為感者細細兩端而已橫渠又以形色為糟粕以性
道為易以心之感異於天地之感與西銘意旨迥別
故求易理者當求之吾心

吾心明物察倫由仁義行無毫髮爽失於易謂之四
巧孟子曰智譬則巧甚矣巧之不能喻於人也非能
教人射大匠能教人規矩皆不能教人巧今之易書
亦非之射去與大匠之規矩載道之具存乎書合道
之妙存乎人白沙曰亦知輪扁是真儒觀造化之無
一毫髮爽失於易為造化之巧然後知吾心之巧可
合妙於造化者惟在自得自得非他也默識而已默
識到至處巧即不言而喻

近來學問於人情物理之外專講出一段虛無寂靜
說話夫虛無寂靜聖人未嘗不以之教人但虛者以

實而虛无者以有而無寂者以感而寂靜者以動而靜所以為大中至正不偏不倚也外實以言虛外有有以言无外感以言寂外動以言靜此道甚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古今大聖人也未嘗單論易理曰卦曰爻曰象曰辭曰占合此而易无可言矣外此而易非吾道之易矣天地可滅日月可息三綱可論元法可數矣中庸言不睹不聞言隱言微言无所倚言无聲无臭即於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中見之非另有一理在此之外為千古聖賢之所秘密不傳而直至今日始彰明於世也故聖人之道只是中庸易理

此是中庸

孟子大易吟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此即方圖第一層四隅也以周遭二十八卦橫直觀之皆乾一坤八之卦可見天地之定位者自然之定不得不定者也曰山澤通氣指咸見義此即方圖得二層四隅也以周遭二十卦橫直觀之皆兌二艮七之卦可見山澤之通氣者自然之通不得不通者也曰水火相射既濟未濟此即方圖第三層四隅也以周遭十二卦橫直觀之皆離三坎六之卦可見水火不相射者自然不相射不得不相射者也曰風雷相薄恒益起意此

即方圖第四層四隅也可見雷風相薄者自然相薄不得不薄者也先天法象之妙如此孰隆施是孰推行是白沙曰動已形者也形則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闢之而非以為言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待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故君子見聞者不睹其去離於見聞者亦不睹其真故曰易有太極了得太極便是致虛立本无往非先天之妙

真知易理然後信得萬物備我之義真體易理然後有得反身而誠之樂真學易理然後行得強恕求仁之事不言我備萬物而言萬物備我蓋我之此身是天地萬物之本是以逐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忘本外其身于天地萬物者謂之遺本不忘本不遺本將天地萬物之實理都收拾在自己身上便是反身而誠便是仁誠便是樂仁便是樂非誠之外仁之外又有樂恕也者所以求盡此誠也程子論恕曰克己得去便是天地變化草木蕃非仁乎克己不去便是天地間賢人隱非不仁乎

天根月窟閒來往天根月窟造化之所往來者也然

皆天理流行雖有往來而无將无迎无起无滅過者

就與化俱徂存者就與神俱妙人心悟得此理自然生生不息神化無方將迎起滅之私心當下消殞儀象卦爻之真體應時收括三十六宮都是春也

天下惟有易理好學以其不犯此子手段至易至簡也亦惟易理難學亦以其不犯此子手段至易至簡也不消一毫之自私不消一毫之用智當下便是非易乎然有一自私之心有一用智之心使天地懸隔非難

邵子曰坎離者陰陽之限就寅申而言也又曰數常踰之蓋離為春春始於寅而盡於卯中坎為秋秋始於申而盡于酉中踰于寅申之限也又曰用數不過乎中取寅申不取卯酉也寅申數尚不及而邵子以為中蓋物盛則衰聖人不處其盛事極必變聖人不當其極易道當然也所謂中也聖人不處其盛不居其極老子之學亦然但聖人以易道自處其心公老子以一身自處其心私所以別也

陽在陰中陰在陽中皆通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以此見得造化生生之理雖常體不易而妙用不息雖妙用不息而常體不易既非截然而各為一物亦非混然而共為一事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默

識者孰能與之

堯舜之道禹臯陶見而知之則見而不知者多矣湯文武聞而知之則聞而不知者亦多矣所謂聞者聞何物所謂見者見何事聞與見即所謂知也陽明曰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此知即是易理易理極真實極光明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其足更无去來不消假借其發見流行處輕重大小厚薄張弛毫釐差失不得增減不得物即是我我即是天地聞者聞此而已見者見此而已故聞見即知非有聞有見而後知也知即聞見非待聞待見而後有知也此知人人所同伊尹一先後是以立教者以先知覺後知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聖人之見即仁知之見但聖人不落于仁之見知之見仁知者即落于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日用即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却人情物理何者為日用克己復禮之學全在視聽言動上做發育峻極之體全見三千三百上見曰知曰見知此合一見此合一之易理耳其知也无所知无所知則无

所不知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其見也无所見无所見則无所不見故曰望道而未之見

程子問邵子還是知易理能知天知易數能知天邵子曰還是知易理能知天上古人聖人未嘗以理與數分言蓋至理不離於象數以理學數學分言者後世也但聖人之數學即天地自然之理學不至如後來支流末裔之智術耳邵子作皇極經世無論理數則當日答程子易理知天之言或因程子之學主理故如此言之歟物者道之形體道變而為物物化而為道道亦物也物亦道也以物觀道則道不虛以道觀物則物不滯不虛不滯則中皇極本中也故以觀物名篇以皇極名書聖人能以天地為一身萬物為一體古今為一息終始為一際前後為一念者只因看破此物而已

朱子作易學啟蒙本圖書原對畫明著策考變占可謂括盡易之大旨若能看得四件通透自可了易四件亦只是一件有圖書而後有卦畫有卦畫而後有著策有著策而後有變占變占成而後著策之用著策策著而後卦畫之能顯卦畫顯而後圖書之全得圖書之理則卦畫著策變占一以貫之總之則一

圖書畫之矣圖書者吾心之全體大用也卦畫者心之象著策者心之運變占者心之宜故只是一件也著策三十二圖反覆之為六十四圖圖主一卦各具六十四卦共四千九十六卦焦氏易林即此卦數即此著策即此變占然看易林無源委看著策有源委易林只就數上起數著策以理定數所以著策能括盡易之大旨

楊慈湖認定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為學問主腦其議論雖多不出於此慈湖有已易一篇前半篇議論可採然亦是觀心之精神是謂聖後半篇則敢于非聖言矣今節其前半篇之文於左易者已也非他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包犧氏欲形容易是已不得已畫而為一又謂吾體之中有變化之殊又无以形容之畫而為一一者吾之全一者吾之分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識吾之全者暗在上名曰天暗在下名曰地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皆我之所為也混融无內外貫通无異殊觀一畫其旨昭矣厥後又繫之曰乾乾健也言千變萬化往古來今吾體之剛健未始

有改也天即一畫之所以也天即已已即易也地者
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
合而成之者也天地人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
又曰易其實一體也六十四卦之義係于乾之一卦
矣自清濁分人物生男女形萬物之在天下未嘗不
兩兩觀縱觀何者非兩一者所以象此者也又係之
詞曰坤坤順也非有二道也坤者兩畫之乾乾者一
畫之坤也乾何以三一也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
物也无二一也无二已也皆我之為也坤何以三一
也天有陰陽日月明晦也地有剛柔高下流峙也人
有君臣夫婦貴賤善惡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
人係之曰震明乎如此者陽為主自下而動且起也
此我之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係之曰巽
明乎此者陰為主陰入于下柔隨之義也此又我之
變態也三天下固有如此者也聖人係之曰坎言陽陷
兩陰之中內陽外陰水之類也此我之坎也三天下
又有如此者也聖人係之曰離言陰柔不能自立麗乎
兩剛又外陽中虛火之類此我之離也天下又有三
者陽剛止截乎上故係曰艮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
有三者陰柔發散乎外故係曰兌明我之說也舉天

地萬物萬化萬理皆一而已矣皆乾而已矣坤者乾
之兩非乾之外復有坤也震巽坎離艮兌又乾之交
錯散殊非乾之外復有此六物也皆吾之變化也不
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為已而惟執耳目口鼻四肢
為已足謂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特于血氣自
私也自小也元亨利貞吾之四德也吾本无四者之
殊人之言之者自殊人推吾之始名曰元又曰仁言
吾之通名曰亨又曰禮言吾之利名曰利又曰義言
吾之正名曰貞又曰固指吾之剛為九柔為六指吾
之清濁為天地震巽為風雷坎離為水火艮兌為山
澤指吾之變化錯通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
吾之散殊于清濁之兩間者為萬物以吾之視為目
聽為耳噬為口握為手行為足思慮為心言吾之變
化云為深不可測為神言吾心之本曰性言性之妙
不可致詰不可以人為加曰命得此謂德由此謂道
明謂之智昏謂之愚得之謂吉失謂之凶忤然謂之
害慘然謂之憂不備不過謂之甲盡焉謂之聖未盡
謂之賢言乎其變謂之易言乎其无所不通謂之道
言乎无二謂之一今至謂之已謂之已者亦非離六
尺而復有妙已也一也二之者私也特也姑即六尺

而細究之自能視耳能聽所以能視能聽者何物心
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耳目可見其視聽不可
見其可見者有大小有彼此有縱橫有高下不可得
而一具不可見者不大小不彼此不縱橫不高下不
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思慮若不
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聽非視聽在思
慮非思慮視聽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如此晝夜寢
寐死生天地日月前後聖愚皆如此自有而不自察
也終身由之而不知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未
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為昏為明也昏則二明
則一明因昏而名不有昏者明无自而明也昏明
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即道天即乾天即易天即
人天與人亦名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易之理盡於此
矣逝者何物如斯者何指不舍者誰所不舍道未嘗
舍也人自舍之耳係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而
知則不舍之體在我矣晦菴曰有天地後此氣常運
有此身後此心常發性當於常運處見太極於常發
處見本性若離常運而求太極離常發而求本性恐
不免於荒唐也斯言也其旨遠矣故有鍾則聲常在

其扣之而鳴不扣而寂者聲之迹也而聲不以扣不
扣而有扣也也有鏡則光常在其對之而照不對之
而不照者光之迹也而光不以照不照而有去來也
斯不舍之易體也惟慎獨便是從事不舍晝夜之實
功也
周子自陰陽動靜五氣四時上看出太極之流行无
聲无臭者而言无極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上看出
心體之流行不睹不聞者而言靜主靜之學即无極
之道也又恐人誤認主靜之靜為動靜之靜故又提
出无欲二字見太極心體之流行所以无聲无臭不
睹不聞者以无欲也无欲二字為千古學易者之正
脉无欲便是不二便就生便就不測只此便是天
命之性未發之中故易者聖人盡性之書也故知太
極本无極而後識天道无停機之妙知主靜即无欲
而後知聖人无停機之學
易有太極言人有太極也人人有太極而自復之自
全之是自成也自道也自操也自得也人人有太極
而自去之自亡之是自賊也自暴也自棄也自欺也
善學易者无他惟於其所本有者不使之无於所本
无者不使之有耳故曰為仁由己

程子謂河不出圖卦亦要畫只見一兔亦可畫卦此但論得理如此天地間物雖莫不秉易數而生但有得數之偏者有得數之過與不及者惟得天地之中數得天地之正數得天地之全數乃能合易此聖人所以指河圖洛書為天生神物也

朱子曰聖人一部易皆是假設虛借之詞雖然詞是假設是虛借而理與數非假設非虛借也皆實理也皆實數也以象顯數以象明理得象則忘言得理則忘象矣若論真實則理數皆實則詞非實乎若論假則非特其詞即易之一字亦是假設亦是虛借

論易之變化无窮總只是一分為二論易之還返本始總只是二合為一周子云太極生陽生陰分陰分陽陽變陰合而生五氣四時即一合為二之易理也又云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无極即二合為一之易理也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即在人一分為二之易理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即在人二合為一之易理也故曰人須要復其初

陳潛室曰伏羲易以生出為次文王易以反對為次乾坤純體坎離正體順大過小過中孚雜體中之正

者凡八卦不可又而兩相對錯五十六卦為雜體兩相反以為對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非易道為克當之

易也者道也道也者性也性也者心也心也者身也身也者人也人也者萬物也萬物也者易也人得易而生者也性也以生而名也心也以主宰而名也身也以形色而名也萬物也以變化而名也而會之曰道崇之曰一得其一而道備矣故曰入者天地之心既曰天地之心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失其心則失天地矣天地之間皆備容可二乎哉二之則有外有外則非一故不得一則非人矣不知一則非道矣不志一則非學矣故易也者一也一則易不一則不易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无事者有讀了後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舞足蹈者又曰今人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亦是此等人愚於今之讀易者亦云然

淮海易談終

淮海易譚四卷

兩淮鹽政
孫進本

明孫應鼐撰應鼐字山甫貴州青平籍南直隸如
臯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工部尙書諡文恭
是書謂天地萬物在在皆有易理在乎人心之能
明故其說雖以離數談理爲非又以程子不取卦
變爲未合而實則借易以講學縱橫曼衍於易義
若離若合務主於自暢其說而止非若諸儒之傳
惟主於釋經者也自說卦乾坤六子以下卽置而
不言蓋以八卦取象之類無可假借發揮耳其宗
旨可知矣

易經淵旨三卷

〔明〕歸有光撰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歸朝煦玉鑰堂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易經淵旨

一卷》提要

易經淵旨卷上

明歸有光學

七世族孫朝煦校

易上

乾

此一乾字陰陽合德之乾也所謂純也偏陽則亢不可以語純故於陽九發其義九純乾也九則變乃此卦繫龍之義也而聖人足以當之知此義可以明乾天下之至健坤天下之至順之說矣說繫辭者謂乾坤為二等聖人謬也

易者象而已有象而後有占而易之象占凡例有三

易經淵旨

卷上

一

先言象而斷之以占如潛龍勿用是也有言象而不言占者象即占也如履霜堅冰是也有言占而不言象者占亦象也如君子終日乾乾是也此當發例于前逐爻細貼似費辭說

初爻

象傳

更看乾元者始而亨一段與此相發明

當看元字天地生物之心看得此處生生不窮更元止息窮盡之時故曰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便在

其中又

資始流形之外別无性命別无太和又

各正保合一連意如云人得其人之性而為人物得

其物之性而為物得其性猶云各正為人為物猶云

保合即此便是成之者性是謂利貞又

保合太和萬物都在天地絪縕中又

朱子云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

不可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將發用者更做一物君

子體仁足以長人亦當如此看又言傳元者四句

布德和令行政施惠下及兆民此體仁長人之類若

易經淵旨 卷上

賓禮親邦國嘉禮親萬民此嘉會合禮之類乃均土

地井牧其田野此利物和義之類執此之政堅如金

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所謂貞固幹事者也又四句

九二見龍在田而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善世而

不伐德博而化自此而出又

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與閑邪存其誠只是一件又

味君子進德修業句可見君子之仕進誠有不可得

而已者又

忠信立誠是實下手處揭出兩知字便見此心洞然

外內融徹道理洞達流轉略無障礙都不費力又

忠信進德有安頓處修辭立誠只於謹言上用工這

便是言顧行又

忠信是聖人尋常說此二字乃聖學基本本文論語

載記皆同略无別解又

忠信修辭是真實工夫知至知終却直指本心先需

將知至貼忠信把忠信作知至處殊覺牽強纒擾又

忠信立誠聰明睿智皆繇此出又

道理必以知為妙知至知終推之至于窮神知化與

天為一又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

在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

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

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

之氣可謂盡矣故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誠之不

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伊川此言與明道

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

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地當一意看聖人教人

只忠信立誠而已又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悟處孔門惟曾子到此又

上下進退乃其所處之地如此到此時却无事可為

進德修業兢兢不敢怠也九四

同聲至親上親下只是一意九五

開闢之初君臣上下實緣此起到後却定作名分此意曰微所以天下都破一箇勢字使了椰子厚封建論說勢也只見後世一邊自秦并天下以後豈不是勢看來宇宙之變如此聖人所不能知也又

貴而不安其位謂之无位高而不近其民謂之无民天子有匹夫之行是无位也兆庶有崩離之心是无民也上九

此就上九時位上說却甚易然此无理須貼入人事

易經淵旨

卷上

四

來見得无處又

彖傳文言只贊乾元此處尤明白若分作四界則乾始一段不成言語矣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

六爻布便成乾卦既謂之乾即乾之道自无不盡矣六爻發揮

自聖人而言則皆從其心之所欲初非有所因襲故曰先天曰天而言則皆有自然之理而聖人奉之故曰後天言天即聖人聖人即天也先天後天一理也夫大人者

坤

利是收斂自足保其所有義是斷制裁割為所難為

得其分便是得朋非其分便是喪朋卦辭

坤卦辭總是係可循分安守不可越分求生又

曰統天四德即一元也曰順承坤即乾也有氣即有形氣始形即始順承之際間不容髮更有為其資生皆乾之為也坤无為其順承即坤之為也象傳

含宏光大不可得而見品物咸亨是其含宏光大者也含宏光大是即靜翁而動闢處坤厚載物

坤厚載物而德合无疆在乎含宏光大而品物咸亨所謂厚積而配乾者又

易經淵旨

卷上

五

大槩說道理而君子之占則得常類行而有慶者也先迷失道

柔順利貞而君子攸行則安貞之吉而應地无疆矣安貞之吉

六二之動直以方而不習无不利則地道豈不光顯乎二象

六三抱才德之美豈可輕出若出而見之行事必有可觀者曰无成者臣之分也三爻

戰乎乾龍戰于野天地之氣至此而戰非通造化者不能知之上爻

坤行至亥下有伏乾又

此皆通論坤德文言傳

至柔至靜順也動剛德方順而健也又

剛者柔之剛也方者靜之方也至順而健故曰牝馬之貞又

坤以其至柔而承乾其動剛也以其至靜而成物其德方也又

傳云不倡而和主利萬物後得主而有常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內无私心外不凝滯于物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不疑所行也直其正也

易經淵旨 卷上

出處之際聖賢无纖毫私意於其間天地變化

屯

人之處難不可不動不動則拱手待斃而已又不可輕動輕動則行險僥倖而已惟其不可不動故動則可以亨惟其不可輕動故利貞勿用有攸往蓋戒夫處屯者當慎重謹審也卦辭

因循苟免固无以解天下之難發而不中亦反以激天下之變屯雖亨于動而又不可妄動也又

立君也者以治亂也非徒曰君而已使立之而无以已天下之亂則非所以建侯之意此責任極大處自

不容不兢兢業業象傳雷雨之動滿盈

象辭利建侯屬占而此屬象殊不可曉大抵易只是

一箇象有象而後有占而象占凡例有三已見乾初

九逐爻象細貼甚費辭說本義所以異於程傳者在此而其不及程傳者亦在此初爻

言為人所難而所守終不可奪也所謂百折而不回者歟天下之事凡為我仇者拒之而已而來意之善

人情鮮有不動者故言匪寇婚媾以見女子之貞又

六二之於九五應而失時如箕子之徒六四之於初九應而得時如太公望散宜生之徒易言十年如十

易經淵旨 卷上

年勿用十年不克征皆極數言之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言反婚姻之常道也十年乃字要以為終不字

者也又

不度德不量力不審勢求而不已貪而不止恥之招也三爻

已不能為而任人以為之則人之所為即我之所為也四象

六四勢亦艱窘然有一著便利在目前却忽而不知

聖人指示之又

蒙

蒙以養正便是作聖之功 象傳

爻辭之蒙以治天下之蒙言故初言用刑上言用兵

初爻

九二以先知先覺為已任作成一世之人才而高下
大小各因其質施教之至善而吉之道也夫既為包
蒙則於人之賢不肖固已有教而无類也故謂之納
婦吉夫教也者夫君宗子之任而我為之代天以施
于天下故謂之子克家 二爻

甘受和白受采 五爻

苟施之不得其道下既有所齟齬而上亦不勝其沮

喪矣 上象

易經淵旨

卷上

八

需

九五天下之所需也君者養人者也 象傳

傳以六十四人事配六十四卦雲上於天潤澤萬物

之意飲食宴樂亦潤澤意飲食宴樂配需象如嚮晦

宴息配隨象飲食起居之際天地之道存焉 象傳

需而不衍者非需也故曰有孚光亨 二象

公弋取彼在穴穴非險難之所當依王輔嗣及伊川

說伊川云穴物之所安也 四爻

剛而能需以其健而知險也柔而能需以其順而知

阻也 四象

以飲食親兄弟宗族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若
燕羣臣嘉賓之類所謂需于酒食也飲以顯物宴以

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此之謂貞 五爻

中則无計功謀利之心正

訟

訟卦皆言止訟之道然聖人所以使民无訟者隱然
見於言外矣 卦辭

食舊德從邑人三百戶說來 爻

六三之才止於食舊德而聖人教之以從上輔相其所

易經淵旨

九

不能三象

不克訟便是天命所在淪安貞者革其心也 四爻

命天命也順天者存按命字當從先儒衛命之命 又

唐僖宗時藩鎮相攻朝廷不復為之辨曲直繇是互

相吞噬惟力是視无所稟畏矣 五爻

此卦六爻雖以訟為義然多取卿大夫諸侯有國家

之所爭蓋爭莫大於此者如使九二通其邑人三百

戶六三食舊德九四復即命而上九无繫帶之錫則

天下无訟而師无所用矣 又

周公以為必見奪孔子以為雖不至於奪亦不足敬

若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敬之上爻

聖人直論理之可否耳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故

非其罪也雖在縲紲而不歟也如其罪也雖命服亦不足敬也又

師

子夏傳丈人作大人崔憬李鼎祚本同當從大人即

王者也經例無丈人之文卦辭

注毒猶役也象傳

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之也程傳此意已與夫

子別

易經解卦 卷上

惟取其進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四象

小人無時可用弟子與尸聖人蓋隨處致戒也上爻

比

原筮元永貞比之道也盡其道則不寧者來而後夫

以凶明无一人之不比也卦辭

中善而可久至正而无弊者惟九五之道為然象傳

中也

建萬國諸侯而為巡狩述職之典以親之象傳

以道而出何失之有苟無其德徒汲汲求進是自失

也象

此以分言莊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四象

賢字不重只是外比於五五賢君也故云如乃位乎

天德食舊德之例又

比九五爻辭即象辭五爻

陰柔不能為天下比故為无首即後夫之凶上爻

小畜

小畜取陽猶得亨陰施不行卦辭

所畜者大則受其畜者困矣今以其畜之小而卦之

德體又內乾外巽三五剛中志行是其亨也此以陽

易經解卦 卷上

言之也受畜者困則畜者施行矣今以其陽之亨而

吾所畜未極吾施未行是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也此

以陰言之也又

小畜大畜當從先儒臣畜君君畜臣之說胡氏云文

王以密雲不雨自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文王在美

里演易時所見光景如此其時事亦如此故曰文王

志在明夷而道在小畜又

內健則有不屈之操外巽則有善入之道剛中志行

則君子之勢猶得有為也故猶可亨象傳

以六爻言則五陽為四所畜以一體言則乾為巽所

畜下三爻皆受畜者也初九受畜而能復於善九二受畜而引以復於善九三以剛不中迫近於四不能受畜者也受畜者以大受小以君從臣之義使紂能受文王之畜則文王之道行而商不至於亡矣故小畜者亦文之志也

初爻

復自道牽復皆有改過從善之義故以受畜者言

又

小畜以陰陽分大小而不以大小屬君子小人以人

臣畜君之意明之更切曰有孚血去惕出曰有孚聲如畜以其鄰此豈為小人說哉

四爻

既雨既處快之也月幾望危之也故曰其當文王與

易經淵旨

卷上

三

紂之時邪

上爻

變

天下有難事君子處之無難事

卦辭

和說二字當玩味

又

中正故不疚不疚則光明

彖傳剛中正

初初發軔路頭

初爻

素履往即是素位而行

又

君子違天下而獨立事物利害不為之動寧獨與人

異邪必有所以樂乎此而自足于心者

初象

坦坦對懇懇言有自得之意如坦蕩蕩之坦初二去

乾遠又不與四五相應無涉世之害者也

二爻

二在初上初往而二幽者初是方出時其用舍行藏未定至二則見不可為怡然而退故二之坦即初之

素也

又

王輔嗣言履有謙意最好

三爻

六三陰也反有用剛之害九四陽也反有居柔之害

四爻

履道惡盈而五處尊是以危

五爻

履道成矣正考祥之曰聖人曰視汝之所履而已

上爻

初往而上旋旋者見履之終

易經淵旨

卷上

三

泰

內健外順為泰為君子內柔外剛為否為小人可以

見性命之理矣乾為陽為健為君子坤為陰為順為

小人內陽而健是內君子外陰而順是外小人

彖傳

此大臣運量天下之心

二爻

包荒用鴻河不遐遺朋亡傳光大二字盡之書曰推

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勑作穆穆迓衡不迷

文武勤敬泰九二周公足以當之

又

傳人情安肆則政事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

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樂

軍事理而人安之若無會者其慮有參差之心則无
深遠之慮有暴慢之患深樂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
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
常情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于
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
之時必漸至于衰替益縣狙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
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然奮發以革其弊也故
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
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殊不知以包容之量施
剛果之勇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寧靜之秋人心皆

易經淵旨 卷上

西

狙於泰則苟且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而及於
遐遠之事哉治泰者當周反度事雖遐遠不可遺若
事之隱微賢才之在側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
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逸其情肆而失
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不能也故云朋
亡自古立法制事率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
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類既
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率於朋比也治泰不能
朋亡則爲之難矣 又

泰九五兩九四之辭方包荒與上二天象相參有

人所能爲也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非有以
將天命於將去但云于食有福而已如云不鼓缶而
歌則大壺之嘆 三爻

失實即不富也小象多以陽爲實 四象

帝乙歸妹於天地交泰取此義 五爻

否

不宜說易爲君子謀當說易爲天下謀 初爻

包羞晉如鼫鼠皆小人居高位之情狀 二爻

同人

得位便是得中 彖傳

易經淵旨 卷上

圭

乾行二字本應乎乾說來注所以能同人于野亨利
涉大川非一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 又

類族以定其分則凡同其類者莫不同矣辨物以別
其等則凡同其物者莫不同矣 象傳

朋黨之名君子不能无罪 二爻

卦取得位應乾以二五當同人之象三四乃爲同之
害者也 三爻

六爻取二五相應而三四隔礙于其間是二五之同
也然理本同邪不能開之故在三四不與不克而五

大剛克相遇也 三象

聞人諸交皆不若卦辭之善者物我立而比應成也故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上爻

大有

同人其文王之時乎密人不恭崇墉言言肆戎疾不殄至大有則武王之時四海永清矣卦辭

需于酒食鹿鳴魚麗以下之詩是也公用亨于天子三爻

字則自生威五爻

易經淵旨 卷上

渾厚之治體精明之治功又平易而無畏備五之威異乎所謂立威者矣又

謙

有終言名位福祿可長保也卦辭

此象傳如否泰二卦例不當以上行以上斷象傳

衷多益寡君子平天下之道象傳

物有多者有寡者夫彼此等耳而多寡異致非其宜也故衷之益之以稱其宜絜矩之道也君子治天下之謙也又

非取其名取其實之致此也曰鳴謙者言其能謙也

二爻

鳴謙還是自鳴其謙不當作聞鳴是自己聞是他人鳴謙如與用史巫紛若之類是也鳴謙與揚謙文意一類又

中心得即所謂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爭得吾心而已程子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若以修飾言詞為心只是偽也以其有聞於外故本諸心言之二象

志驕則功因驕而況能謙則功因謙而有三象

謙而民服故以之侵伐而利以之處他爭而亦无不

易經淵旨 卷上

利謙之利孰大焉民服則宜无有不服者然堯舜在上徂征之師不免也五爻

或曰利用侵伐无不利為一句如利用恒无咎又

謙

順動之理至簡至易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順動而已天地四時日月聖人萬民同是一理象傳

日月不過即四時不忒刑罰清即民服天地以順動作樂非有意於崇德而德自崇薦上帝配祖考其用也象傳

季秋祭上帝于明堂以配考冬至祭上帝于圓丘以配祖取內外之意又

作樂崇德薦上帝配祖考本一豫字來又

瀟於事者不能處事惟无所事者能之逐於物者不知應物惟超於物者知之安而慮靜而生明忠信而可與幾泰宇定而天光發也又

無欲故明又

盡贊如云會并四爻

程傳云威權去已之義人君致危亡之道以謙為多五爻

易經解卦 卷上

傳云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上爻

隨

須知物來隨已時只是已能隨物處亨即人已皆亨

貞即人已皆貞卦辭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隨時而已

官有綸者聖人教人之慎動初爻

六二以苟且失身二爻

乎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是以下信而止不疑位高而无偏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禍又

季子嘉之乎與有榮在道之乎二字字可相應看又
道已極相隨之志解矣善附不以膠漆隨而待於拘繫而維之其情可知也王之享于西山一誠威格之而已明不待於拘繫而維之者也上爻

蠱

言治亂循環之運先後甲三日繇今日以前天下之治入於亂繇今日以後天下之亂入於治傳所謂終則有始天行也卦辭

革弊不可緩救敗不可後故治蠱以初為善初爻

厲字又一鞭策又

易經解卦 卷上

以父之心為心初象

天下之事故之不可不力而亦不可驟三爻

二三大義同但二以所遇之人言而此爻泛說大義又

傳云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五爻

承與承考意同以五言爻以幹父之蠱言不取九二二爻義五象

聖人繫蠱其於天人之際治亂之機可謂精矣要其所以治之者先甲後甲深思極慮既慎其始又慎其終於二二爻則又見急之不可裕之不可而六五

得道之主以見人主治天下之要事又在於用人也聖人急於治世如此而上九寬閒自適在事之外則天下之事又有不得為者不可以執一論也

臨

剛浸而長與說而順剛中而應是一時事此便是天之道羣后德讓庶尹允諸思皇多士生此皇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臨之時乎

彖傳

說則於情不拂順則於理不違

說而順

六爻不取君子臨小人之義但言其相臨咸臨與甘臨至臨例看當如王輔嗣解咸咸為義初二爻進

易經淵旨 卷上

三

臨四陰陰陽相感者也

初爻

六爻取陰陽相臨二陽臨四陰四陰亦臨二陽相臨即相與也上六之志在內內指二陽

上爻

觀

聖人清明純粹之心不顯篤恭之妙如大羹元酒清廟遺音節所謂中正示人而觀之道也

卦辭

聖人在上不顯篤恭之妙清明純粹之心未常无爲而亦无所爲未常不用而亦不輕用其有孚順若可想見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有餘音矣

又

聖而不薦有孚順若是實說非假借之象便是以融

下也則聖極在是矣

彖傳

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便是治天下之道不是將此義

別推出來

又

天地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各占一半聖人制祭祀之禮可見矣故曰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

又

建天地陰陽之情立以為卜筮人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

易經淵旨 卷上

三

尊天也凡此之類皆聖人之以神道設教也

又

只重發觀字四時不忒天之神道也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聖人之神道也天與聖人之觀如此

觀天之

識見卑小是小人之道而非君子所宜宜以是為戒

也

初爻

不能以外觀外而以內觀外執其一偏而迷其大方女子之利非所利也如管窺蠡測云

二爻

其通於人歟其我有以通之歟則進也其塞於人歟其我有以塞之歟則退也

三爻

天下有觀人而不觀已觀時而不觀道者雖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君子以為失道不求諸外而求諸已則所以進退者當矣故曰未失道也

三象

諸侯朝貢于王曰賓六四變為剛則成乾乾為賓四陰勢盛進逼二陽秀九五能君故六四不敢不臣以強臣逼上之勢轉而為諸侯朝王之象

四爻

觀以四消陽而曰利用賓剝以五消陽而曰宮人寵此聖人撥亂之志也

又

九五大觀在上而爻之辭危聖人蓋寓陰盛之戒于其間

五爻

我亦指六四而言陰盛消陽六四已進逼君側九五

易經淵旨 卷上

三

不失君道則六四猶為臣九五一失君道則六四將不臣矣當此之時九五但觀六四之動作如何可以驗君道之得失也危迫甚矣

又

占本有咎君子得之則可无咎蓋君子則御得其道而狙詐作使若非君子則御失其道而狙詐作敵斯有咎矣九五陽剛中正為下所觀而无吉占何也時則然也況又變而為剝乎

又

王弼曰觀民以察已之道

五象

噬嗑

剛者有威而且明也剛而濟之以柔則威明不至於

太過動則足以威強梗明則足以照情偽雷則威之至而无所撓電則明之至而无所遺威明適其可而不至於太過

彖傳

能剛能柔剛柔分也剛以濟柔柔以濟剛柔得中也本義所謂中也能動能明動而明也明為動體動為明用合而章也本義所謂威明也

又

先王申明其罰以嚴教其法使其令必行而法非文具於是人知所避矣好生之德也

象傳

刑之所加謂之罰罰之一定則為法法今日所行謂之罰懸前王所勅後王所述謂之法明罰所以教法

易經淵旨 卷上

三

也懲一人而千萬人懼乎

又

王弼曰過之所始必始於微而後至於著罰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小懲大戒乃得其福

初爻

滅趾剝刑漢法有斬左右趾

又

在我足以服人而在人容有不服者

二爻

滅鼻剝刑

又

威明中正治獄之道艱貞貞厲所以為治獄之心易

言治獄无餘蘊矣

四爻

得金矢得黃金方入而聽之也未及用刑滅趾滅鼻

滅耳則用刑也

又

五與四所聽者天下之大獄聽之而已不加刑焉刑則有司之事也又

未光者聖人終不以治獄為善也 四象

減耳則刑 上爻

賁

无文不行故亨文不可過也則又止之曰小利有攸往 卦辭

以我與人言之則彼此相交者文也柔來文剛則剛為主而奮發剛上文柔則柔為主而元能以我言之其所以為德者文也離明則運用有餘艮止則變通

易經淵旨

卷上

五

不足此亨與小利有攸往之別也 彖傳

志合勢合 二爻

六二須待九三而動 又

詩言六轡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也處文明之極

一剛在二柔之間開錯而成文故賁如又六二之柔飾之於下賁之最盛者也故濡如 三爻

六四以純白潔素之心下求初九四之白白以求人

也上之白白以守已也以四觀初初亦白以上觀五

五亦白賁无色也其然乎哉 四爻

九三居文明之極六四有暉光之懿二爻當上下剛

柔相離之際故皆曰賁如賁之成卦以六二自外來

而文二剛上九自內往而文二柔也九三與六二比

近而得其資故濡如六四與上九隔遠而不得其資

故皤如言白而未受采也六四非得上九文柔之賁

故疾走以就正應而求賁于初九之陽然初九孤潔

自守近不昵二遠不交四二比爻也不就之者義也

四應爻也就之者正也初不昵二而并疑四因六四

之下求初九之疑始釋而知六四非寇也乃已之婚

媾也象同屯六二 又

天下有義合者其先合而後者來問之則為非 四象

易經淵旨

卷上

五

其先親而疎者來求之則為非義九三非寇也自六

四視之則寇也自六四親之非寇也自六四守正之

心視之則寇也 又

當從舊說以束帛禮聘邱園之士陸氏云五匹為束

二二三縶莖莖委積貌禮之多也 五爻

上九所謂邱園之士 上爻

觀初上及四五取象可以知士之自待與上之待士

者矣 又

剝

人在太運中一毫不容著力聖賢亦但能順時而已

象傳

牀取所安處取所覆皆為小人言 初爻

遯二陰卦陽已无與蓋君子之勢已至於披猖解散

不可有為矣 二象

京房作剝牀以簾罽祭器之在牀上者 四爻

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心 五爻

此為小人之魁勢可害陽心能自反率其類而從之

改行從善必蒙其休剝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

復之朋來无咎以初九為始然天必前之終者為後

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絲此言之則剝之上九即

易經淵旨 卷上

復之初九也 又

碩果不食此天地生生繼續萬古不盡者復其見天

地之心天地之心在此 上爻

復

世之治亂道之行否係於君子君子來復而以順動

所以无疾无咎也然此乃天道往復之機物理盛衰

之數往者復之機所以七日來復復者盛之漸所以

利有攸往聖人以君子之用深為天下慶奮故詞辭

而不殺 卦辭

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如云據今日而言乃天運之當

復推後日而言知天運之必盛天人不可分 又

復其見天地之心須看復字從碩果不食看來造化

生生無閒可息便是天地之心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無閒可息方靜而即動若已而常

存前日之无迹有以形今日之動今日之動知前日

之非无也 又

生物之心只是不已故於動之微處見之謂其靜之

滅息也故得於動之未常或已也即其動之未常或

已也故又知其靜之未常滅息也 又

中行泰夫益凡四見例看不當取羣行義 四爻

易經淵旨 卷上

六五自以中取義人能合乎中道復之善者也 五爻

无妄

卦爻吉凶各有所指却又說无妄一卦明天下之變

无常有出於意外者不是人做得的 卦辭

六爻皆无妄之義天下之事多有出於意望之外者

出於意望之外而我无心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

也故其占云云然在我者則不可不貞宇宙之變無

窮此理則常在故曰天之命也 又

對時育物聖人之物與无妄也 象傳

耕則計獲菑則計畲不耕獲不菑畲无所計也順理

而動雖有為也若無為焉耳二爻

爻辭多有相承為文者无妄六爻皆有相承意初二

相承不耕穫不菑畲即是无妄之往又

禍有无因而至事有不以其道而獲者天下往往有

之而君子之所安也三爻

三四相承處无妄之災可貞以守也四爻

天下有不加意而俟其自定者无妄之疾也五爻

九五取必於已不取必於人自我致者有妄之疾不

可不藥自人來者无妄之疾不可藥也天下太平端

拱而已少有不靖苟非自致靜以俟之又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擾之五象

大畜

貞畜之道也不家食利涉畜之用也卦辭

天德剛健不屈於欲踐履篤實輝光自生此謂日新

其德畜之大也象傳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主上九一爻而言剛上而尚賢

若不能正何以能剛上即剛上可以知其正也若不

能正何以能尚賢能止健即尚賢止健可以知其正

也又

彖言天无處不有凡虛空處皆天也殊不知即實土

无非虛空處則無非天故天在山中乃實理也象傳

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

誅四爻

陸績云犛當作角劉云犛之言角也鄭本作角四五

柔不能畜所以畜者實籍上九之剛如童牛之有角

積豕之有牙也所以云剛上而尚賢能止健故此卦

主上九一爻不然不得謂之大畜矣又

天下之勢當混而為一上爻

發於持滿之後伸於久屈之餘又

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又

易經淵旨卷上

自求口實即觀頤之道所謂於已取之者也卦辭

觀頤觀所養於人自求口實自求所養於已卦下三

爻自養上三爻養人又

龜能咽息是說養生之理初爻

舍固有之志而馳情于物誘忘雅淡之操而動意于

紛華又

六二之凶時也求養於初如孔子之於陽貨佛肸求

養於上如孔子之於魯哀衛靈遭世混濁无施而可

二爻

虎視眈眈即其欲逐逐之貌以之自養不食似龜以之養人欲食似虎蓋欲而不貪也

四爻

可以用人而不可以自用雖其才力如此實乃大君之宜

五爻

大過

大過棟橈以天下大勢言

卦辭

大過之時政嚴而法苛令急而誅峻主太尊而民太卑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剛過與說救過之道也有強毅幹固之才得夫高明柔克之道有審時識勢之能加以從容不迫之心陽舒陰慘天施地生豈不可

易經繫辭

卷上

以救天下之弊致天下之治哉

又

剛過與說不過也不過所以救過也

象傳

剛中與說大過人之才也

又

大過之時大矣哉句不連上文

大過之時

君子之獨立不懼隨時也非過也質之以同人之道

則大過矣遷世无悶亦隨時也非過也質之以用世

象傳

之道則大過矣然既謂之時則大過乃不過也

象傳

習坎

流而泛溢者內不實也行險而失信者非有常也

象傳

此象與孚乃利用禴同例

四爻

樽酒簋三句形容其相得之全而无所闕

離

離屬萬物而行所无事推見至隱而不事明察是謂大明

象傳

麗字取明麗之義麗即明也日月之在天百穀草木之在地何等絢麗重明者聖人之明德其明不息所以化成天下在此明兩作亦是此義

又

如日初出萬物畢照

初爻

剛明恃才者多錯錯不敬也敬不錯矣

又

離六爻以日爲喻最好看六二一爻最吉此是日之

易經繫辭

卷上

三

方中向後便不好

又

不能逃者數也憂之而免憂之可也憂之而不能逃者自在也憂何益哉

三爻

聖人不忍言兵

上爻

易經淵旨卷中

明歸有光學

七世族孫朝煦校刊

易下

咸

咸交感也感有必通之理利貞則其所以感而必通之道卦辭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便是天地萬物之情彖傳

天地感萬物聖人感人心只是一理聖人所以致天下之和平亦如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而已又

易經淵旨 卷中

天下和平萬物化生可得而言天地聖人之所以感不可得而言也故曰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又

受人以虛也非先虛而後能受人也象傳

傳云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

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

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

有感必通之道也又

感之淺也事君則爲簪仕之日治民則爲下車之始

尚友則爲傾蓋之時志意未敷名譽未著欲進未能

者也初爻

恒

恒非有不易之恒不已之恒兩項恒只是不已貞則所謂不易也純亦不已必如此說爲无病卦辭

不常久於其道則道不爲我用常久於道則道爲我用恒所以亨也只是箇道理常久則與驟得之自不同專一而直遂翕聚而發散篤實而暉光安而能慮介石而知幾卽此理也又

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恒之所以利貞天地之道終則有始恒之所以利往彖傳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而巳也利有攸往不已

易經淵旨 卷中

而已相禪而無窮也終則有始是其不已之妙又

初之所求於四者本理也而其所以不遂所求者勢

也理勢之關君子審焉初爻

中正无二道自爻位而言有中而不正之象自理而

言无中而不正之理二爻

久中是厚重而有常德的人以陽居陰之失特其一

事之過二象

兩句判定男女陰陽天地之大義五象

遯

大壯

以有孚為必凶易言有孚多矣不應有此果義此本
古注程子朱子因之愚謂此有孚乃自信之過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初爻

中正者爻之位因中以求正不可曉程子易取所勝
為義此意甚好又曰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未必中
也此却可解二爻

克已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四爻

晉

苟欲進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守則悔悔以傷義皆有
咎也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初爻

易經淵旨 卷中

三

有所未孚則棄而違之進退自我无所制也故曰裕
无咎未受命也初象

傳云中正之德久則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二爻

人情少不得志非知道之君子或至喪失所守故戒

以貞又

於爻則有不中不正之悔又有皆欲上進之善其在

人則有上進之善而无不中正之悔矣三爻

晉以上進為義初進則推二猶不免于愁至三而眾

信之矣又

於爻則有以陰居陽之悔又有大明在上之德其在

人則有大明之德而无以陰居陽之悔矣五爻

晉明盛之世處其極則晉其角也維用伐邑泰極則
自邑告命皆規規於一邑號令不行於天下矣上爻

晉者十日竝出萬物畢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又

明夷

文王之明箕子之志雖宇宙晦冥而炯然者常存所
以謂之明不可息象傳

王弼曰藏明於內反得明也眩明於外巧所避也象傳
即此明字洪範九疇皆從此出五象

家人

易經淵旨 卷中

四

利女貞者利於使女之貞也卦辭

雖推之至於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總

之不外於女貞彖辭之旨雖約而所包者廣矣又

男正而女正者倡隨之道女正而男正者難易之勢

觀女貞而知刑于之化觀男正而知內治之功是天

地開大倫理大綱常故曰大義非以陰陽言也彖傳

傳曰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

家道正家人有嚴君焉

父父子子一條此是推言之似不必拘於卦畫父子

有家二字只主女子閨門之內萬化之原家人之義

任於女貞而已初爻

傳曰聞之於始則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志變而治所傷多矣初象

睽

睽則眾情乖離本不可以有事然有三者之善則小事无甚賴於眾力之協同猶可為也卦辭

此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異位男女異質萬物紛紛以不同形相禪此目所見者非聖人孰能二之彖傳

言非君臣相遇之常理據睽之時為言无委曲相求之意不然五有噬膚之易而二反有遇巷之難非君臣上下相交之矣二爻

易經淵旨 卷中

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三爻

當睽之時難合易離必危厲以處之則嫌隙不生而交孚不廢可以无咎四爻

惟有全交之善斯遂濟睽之心四象

何咎者是得二之贊襄而臨事可以无咎五爻

蹇

利西南見聖人以義制命人之處患難既不可无安

常守分之心亦不可无奮發有為之志乾谿之奔越

邦之遜進退皆无所據也卦辭

見險而止之謂蹇而自西南以下則皆言所以處險之道彖傳

卦名无見險而止之義見險而止知矣哉彖傳贊辭皆在名義之外又

六爻皆非安于蹇者以往來為文益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又

解

解天下之難利於平易之道卦辭

易經淵旨 卷中

有攸往夙吉正是摧陷廓清之功又

解之義乃方解之時非既解也卦辭六爻甚明先儒說此多異又

傳曰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陽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坼天地之功繇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哉彖傳天地解而雷雨作

以柔在下則能安靜而不生事以自擾上有正應則不能自立而有恃以為安剛柔之際即此二句初爻

傳曰蹇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正而吉也二爻

拇指六三注云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為

其拇也三爲之拇則失初之應故解其拇然後朋至而手矣傳剛柔之際義无咎也明初與四應爲朋而

四爻

海爲六三无疑也
君子指九二言六五用君子以解天下之小人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五爻

損

損所當損土之人何利焉是之謂有孚

卦辭

王弼云損剛益柔不以消剛損下益上不以盈上

象傳

纔有損益已非常道故二卦皆以時言之時所以用

易經淵旨

卷中

七

中也王弼曰自然之質各定其分短者不爲不足長者不爲有餘損益將何加焉非常之道故必與時偕行也

象傳

傳曰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

象傳

孔氏曰山下有澤澤卑山高以澤之自損以崇山之

象又

爲德之果者忿欲爲大故大學論正心以忿懣好樂爲言佛家亦有好惡孔眩志大之說

又

上委已以任之下盡心力而益之其志之合也何如初象

三人行則不得其友故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矣

一意貫三爻

離邪不閉則疑貳不生所以致其一善惡不雜處邪正不兩立所以致其損去其雜以致其一有損之道

又

有是德必有是益弗克違也

五爻

所謂弗損益之者在於貞而已貞則合乎天理而吉達乎天下而利有攸往而吾德之所施者廣矣

上爻

益

益天下貴有其德貴有其才邪僻非以爲益而中正

易經淵旨

卷中

八

所以爲益也无其具非所以爲益而末道所以爲益也

卦辭

聖人於損有不得已之辭於益益樂道之也

象傳

動而與於理以爲益日進而无疆如天施地生而益无方聖人利益天下之道如此

益動而與

下本不當任厚事者益也君恩之重有出於非意者任之厚宜報之重也故元吉无咎

初爻

虛中所以受益也德修而聞譽自彰道行而爵祿自至自有以應九重之眷顧來錫命之殷勤然益之雖在人而所以益之則在我虛中之道不可不與也是

之謂受上之益者享帝只承受上之益句說來

吾自虛中益從外至二象

上之益我者有孚中行也有孚中行則有以慰上之心而告公用圭矣告公用圭者安意受教也作一意

說三爻

依遷國只承益下來如王用享于帝例四爻

遷必有依故於遷國上帶言依字只重益下可以遷國非依六四也又

夫

先為不勝初爻

易經淵旨 卷中

九

四居陰不任決之責者也君子之決小人者必以其道譬无膚其行次且已則自病矣故辭不及決小人以牽羊言之者進之使自治以剛德也四爻

姤

天下有風所以遇萬物施命四方所以遇萬民象傳制之在已見即除之不使及人二爻

姤之三爻之四皆有臂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姤之陰在初三欲遇之而隔于二爻之陰在上四欲決之而隔于五故象於四則曰位不當也言不當決陰之任也於三則曰行未牽也言求過於初而不能自進也

三爻

志之所在命即從之人事可以回天五象

蓋志與命一而不舍則命與志一而有功天人合一

之機如此又

此爻如咸其脢同人于郊喪羊于易之意上爻

萃

傳但順而說則邪佞之道也剛而違於中應則強亢之德也何繇得聚順說而以剛為主主剛而履中履中以應故得聚也象傳

邪正之極定於內則流俗不能惑遠近不能開矣初爻

易經淵旨 卷中

十一

以人事君上下交孚二爻

君臣和合其所共致豈可量也中實者不著於外用禴之義也又

未光者堯舜猶病之心五象

升

升本以柔為主而所以元亨重在九二如巽之利有攸往利見大人陰從陽之道也卦辭

困

困亨者道之正也大人之吉也處困者所當知也卦辭美當困之時雖有言而不信務晦默可也又處困者

所當知也又

暗即困也困則暗矣初爻

九二處困而有中德宜優游自養祭祀受福之占二爻

俗說困于酒食以其有剛中之德而承濟天下之任

雖有高爵重祿百責攸萃不能不反為所困且又上

應於五寵任之隆方來而未艾其困抑又甚焉不能

自脫也又

九二困與人同而所以處困與人異其行己之大節

雖无致困之繇而自負有餘每有不能及人之恨是

所欲之多祇所以取困也而五實應之則雖不能行

其言而有禮貌之隆雖不能極其誠而有公養之惠

故曰朱紱方來剛中之德有此象也而其占利于享

祀者有其誠也剛中故也征行雖凶而於義无咎君

子之仕行其義也剛中故也又

困于酒食于金車于赤紱皆非困人者必以酒食之

醉飽金車之踣頓赤紱之繫束為困則鑒矣須當以

意求之二五爻詞大略相同皆是雖困而不為所困

也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朱紱赤紱祭祀之服也

五爻

困卦三陰曰株木曰蒺藜曰葛藟三陽曰酒食曰金

車曰赤紱可以觀君子小人處困之道矣故曰困德之辨也上爻

井

井道以貞靜為本天下有常道不仍舊焉非也雖承

之而不能守之猶不能仍舊也卦辭

改必有得喪不改則无得喪矣改則往來者或遷就

焉耳不改則往來皆井其井矣不改者井道也又

與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水從上出井象也

不可與木上有水例觀亦不可云以水汲水象傳

勸相如云以左右民象傳

一革

言已日則使人有從容濡滯之意務盡天下之情而

不欲以勢臨之也卦辭

革有革之中順遜有遜之中順中順達於天下者也

初爻

鼎

初柔故顛趾然以其上應九四有大臣以為之主可

以脫卑賤之迹故為出否如妾從子而貴初爻

讀鼎之詞可以見君臣一體之義而人臣輔相之道

備矣故又曰大烹以養聖賢明天子當以聖賢置三

公之位不宜使在下僅出其而巳而制其毀譽進退於不知者之人使之皇皇焉慎其所之也 四象

震

緩急失措者非人君之度 卦辭震驚百里

艮

天地閒曠然无障礙 卦辭

物我曠然所見者惟此理 又

以理爲王忘物我之果 又

不失時卽是光明 彖傳

可以分內外不可以分動靜注如此解 艮其止

易經淵旨 卷中

與人居而善不及君子之所恥 二爻

傳曰天下之事惟終守之則爲難能 上象

漸

女歸以漸者吉也然正者所以爲漸之道天下之事

徒漸不可漸以正可也 卦辭

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

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

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爲最大也 彖傳

傳止爲安靜之象與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

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內靜止而外累

順故其動不至於困窮也 止而與動不窮也

吳幼清以下卦爲鴻之止上卦爲鴻之飛木之杪陵

之頂達之上皆鴻飛所過也 四爻

卦辭以女歸爲義故三五二爻以夫婦之變者爲言

五爻

歸妹

按疏云本王傳嫁妹之說而推之 卦辭

傳雖與長男交嫁而係娣是以說也 彖傳

按傳疏以歸妹當古者娣姪之從媵六爻皆當以此

義推之 初爻

易經淵旨 卷中

此聖人教人无出位之思實命也賢女爲娣分非所

宜而道无不在 又

此終風之所以作也 二爻

九四有遲歸之志而二過不良之夫命之不可必如

此然永終知敝其所得爲者也 四爻

豐

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

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

也雖不正可正也 二爻

二四處昏主之閒可謂盡其心矣 四爻

天下无不可變之人 五爻

天下之所謂大智乃大愚也 上爻

旅

注中故自有其正正字亦本柔得中一句說來 卦辭

志不在於處資斧也 四象

巽

陰无獨立之理 卦辭

當巽而巽雖過於巽皆為要者也史巫以達誠意也

禮文之絲繆皆誠意之達是史巫紛若也 二爻

史巫紛若只是禮文之絲繆氣象之謙卑苟出於心

易經淵旨 卷中

雖煩不厭苟當於理雖卑不屈史巫紛若言其誠也

又 程傳曰天下之事苟善處則悔可以有功 四爻

兌

兌

非是民勸而後為大亦非為大而後民勸只是說之

大而民勸有如此也 象傳

傳曰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孔壬色說之易惑人而

可懼也如此 五爻

渙

渙不以正則无其體无其用假廟不以正則无其誠

无其神涉川不以正不能體常不能盡變者也 卦辭

剛來而不窮得地也柔得位乎外剛柔相濟之謂才

而上同者彼此協力之謂勢也 象傳

剛而中乃不窮之道柔而上同所以協比而有為也

渙奔其机此剛來而不窮也渙其羣此柔得位乎外

而上同也 又

知所謂合散則知先王制禮之本意 象傳

帝者萬物之所自出不享則散而无所主祖考吾之

所自出不廟則散而无所主 又

用拯以壯馬 初爻

易經淵旨 卷中

不私則公矣散小則大矣 三爻

破私門之黨立公家之義 四爻

一人心莫大乎令收人心莫大乎財 五爻

正次王王次春此謂大號王居无咎中天下而立定

四海之民艸廬云若出居于鄭居于狄泉居于成周

豈宜見此事哉 又

節

苦節不可貞防其弊也 卦辭

自卦言有此二義苦節之道只是一中也 象傳

傳曰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知止方說而止

為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位主節者也處得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節則苦矣象傳

議德行即中庸之議禮

節有一定之節有隨時之節初爻初二爻見隨時之節

以約失之者鮮矣三爻

安字乃安分之安四爻

傳曰節以安為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又

禮制於先王法立於天下循而行之无所勉強為下

不倍者歟四象

易經淵旨 卷中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甘而不苦也五爻

九五建極六四歸極九五立法六四守法又

中孚

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卦辭

豚魚言无不感涉川言无不利又

傳云下說上契孚无獨孚之理合內外之道也又

恒而利貞乃為久於其道孚而利貞乃為孚也又

誠能動物中孚之道達於天下然必利貞聖人達道

之極不失毫釐又

卦體取中虛為重心體虛明无纖翳所以為孚若有

一毫之私則成偽妄矣又

說而契便是化邦一字之流行象傳

不信不足以應天信而有一毫之不正亦非應天也

中孚以中貞

天无一毫之不實而其實无一毫之不正信而有一

毫之不正非天也又

易象言折獄者五而歸於中孚象傳

獄事死為大議獄而緩其死一意也又

君子之議獄也不求其入惟恐其不得出不欲其死

惟恐其不得生行入有死不得已也又

易經淵旨 卷中

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初爻

度可信而信當專不專非信也又

傳云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閒二爻

三五志同道合其相孚者天下之至情也鳴鶴自和

耳好爵自靡耳不可解於心也世之以邪利相結者

雖指天日示肺腑猶有人已在也又

事君若周公可也四爻

六四有賢德而受恩寵其勢疑於偏矣而能盡忠盡

絕私交大臣之道也又

一小過

可小事以下皆小過之正 卦辭

六爻只宜以陰陽言本義解錯雜 初爻

二五爻說出不可大事之意相對看分明 二爻

過於恭不過於傲過於哀不過於易過於儉不過於奢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過於傲得恭之分不過於易得哀之分 又

蕭望之困於石顯著武之困於王曹 三爻

三四二爻要看失位而不中皆言弗過大槩為陰所勝君子失勢之時也三防之而或戕四往厲之當戒君子可以安時識命矣 又

傳曰陰過不能成大之義已上舉動過當也 五象

既濟 易經淵旨 卷中 九

既濟言終亂未濟言亨聖人之見與恒人異 卦辭

聖人戒懼之心不以既濟為既濟聖人有為之心不以未濟為未濟 又

既未濟雖反對之卦无相反之義但以既未為對不可看既字太重了 又

天地間只是一箇既濟未濟人便要既濟則保其濟未濟則求其濟常持此二者為心便可維持宇宙 又

天下初濟尚非大有豐豫之時故云亨小大抵此卦

非先儒怕處其盛之意只是方濟而惴惴然常恐其不得濟也 又

熹氏曰以九居五則其德當乎大君之位而上下五爻亦各得其位而天下定矣所謂利貞者此也 彖辭

知初之所以吉則知終之所以亂矣消長者天也所以消長者非天也 又

傳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无窮天下之患莫大乎止患虞之君臣不止者也 終止則亂

予臨北民若朽索之御六馬 初爻

輪若或曳之尾若或濡之治世之可危也 又

坎之二五以患難而相合濟之二五以平安而相失人心易盈如此唐德宗陸贄之謂也 二爻

既濟與豐泰不同言既濟大槩初濟之時也 五爻

五為既濟之主至德格天不待備物而可以祭自古受命之主皆如此至於末世雖豐昵而神不歆矣 又

要思如何而得時如何而失時此單解不如西鄰之時也 五象

既濟未濟只爭一霎時所以爻辭略相同故初有濡尾之象至於上猶有濡首之象也 上爻

未濟

求天下之濟豈可以小才辨哉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尾則无利矣初六是也卦辭

天下之勢亂而將治危而將安聖人慎之此機一失大事隨去昔人所謂病加於小愈者也又

柔得中也天下豈終於不濟乎濡其尾故不能濟也

雖然剛柔應也天下豈終於不濟乎聖人之情可見矣得中則舉錯當相應則心力協此濟世之具與不

敬慎者相反也象傳

傳所謂生生之義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傳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又

易經淵旨 卷中 三

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象傳

傳令物各得其所也又

時既不可有爲已之才力又不足以有爲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初爻

曳輪濡尾求濟也求濟於既濟之初則无咎求濟於

未濟之時則初不免於吝二必正而後吉也又

傳曰明事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

以柔處尊位二乃剛陽之才尤當盡恭順之道倒曳

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則好犯而

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

恭順所以爲得中而吉也二爻

隨時變易中也乃常道也正也中乃正也二象

中正一理臣道當然中也盡其當然則得所謂臣之

道矣正也又

治天下者貴於才无才不可以濟有才可以濟又

无常惟所處之三爻

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四德之未備者也四爻

欲機禍亂而底治平非武不克故聖人於既濟未濟

皆以伐鬼方言之舊伐荆楚此高宗之事而六月采

芑江漢常武宣王所以中興也又

易經淵旨 卷中 三

君子之光有孚此合內外之道也本義只論君子之

光帶說有孚極有味五爻

德不及聖人事容有未善者然文明也得中也用賢

也三者備而君道得矣吉而无悔也德業之成也如

是則光暉之發著无非孚信之形吉之至者也又

順命者私意不容於其間未常无爲也一付之天則

天下豈有不治之理此不知命者也上爻

彖於將濟之時欲人有爲而懼其輕爻於將濟之時

欲人不輕於爲而懼其怠盡人以合天也又

易經淵旨卷下

明歸有光學

七世族孫朝煦校刊

繫辭上傳

自天尊地卑至簡能通論造化此章程氏之說為得
旨天尊地卑

此章論易理易理便是造化不可以天地與易書比
竝易書所言即天地之理也若更有天地之理在豈
更有易書又

一陰一陽之謂道剛柔相摩莫八卦相推盪何有止
息之時是故剛柔相摩

易經淵旨 卷下

造化一氣也而分為先後生成一物也而別為乾坤
動靜无端陰陽无始猶曰動靜陰陽也知大始

有始之機无始之迹有成之事无成之功始者不能
不始成者不能不成韓康伯曰天地之道不為而善
始不勞而成功又

韓康伯曰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
有功易則易知

賢人之德賢人之業聖人不如此說但云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抑心不厭誨人不倦而已又

所謂道合内外人已而一之易簡在我而人親之從

之親之從之在人而可大可大在我有親可久一人
之理千萬人之理也有功可大千萬人之功一人之
功也又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當知理得則易簡也禹之治水
水之道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知所謂自然而不容已與其所當然而不可易者則
知易簡之說矣天下之理本易簡也艱難煩擾者失
之莊子云馬騶剔騶絆所傷多矣此不知易簡者知
騶剔騶絆之為易簡則幾矣又

易經淵旨 卷下

聖人作易不外乎吉凶吉凶實生於變化卦立而變
化具變化具而象明象明而辭生聖人設卦
於事為失得於辭為吉凶於事為憂虞於辭為悔吝
是故吉凶者

六爻一變化三極亦一變化不變化不足為三極故
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者

韓康伯曰吉凶之類因繫辭而明變化之道因剛柔
而著始總言之下則明失得之輕重辨變化之大小
也又

君子之身无往而非易也是故無往而不用易也无
往非易无往非用易斯善學矣是故君子所貴

辭生於象循象以玩辭而辭明占出於變觀變以玩占而占決觀象玩辭身與象辭一觀變玩占身與變占一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

纂言以設卦為文王名卦剛柔相推專主周公之繫爻所居而安者二句卽是觀象玩辭為平時學易之事當攷又

易有實理而无實事故謂之象卦立而象形象言乎象也易有定理而无定用故謂之變爻立而變者爻言乎變也象者言乎象者也

憂之於介乃能憂者知悔所以震也憂悔者者

易經淵旨 卷下

三

憂之於未失之前此慎微之事震於既失之後此克治之功大易之微旨聖學之要務也又

知始而不知終不為知生知終而不知始不為知死理不可二也幽明鬼神亦然知以觀於天文

幽明之故天文地理而已死生之說終始而已鬼神之情狀物變而已莫非陰陽莫非易也又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此本論鬼神鄭注借以耳目及虛吸言之非大傳本旨若云人身有鬼神則可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又

黃帝死三年而化為碧絲為黃熊入於羽淵公子彭生為豕趙王為蒼犬伯有為厲之類皆所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也日月星辰名山大川興雲致雨者皆是精氣若山川木石之怪皆精氣為物也又

知能周乎萬物道能濟乎天下周物之知濟世之仁所以為不過與天地相似

樂天知命在旁行而不流一句裏樂天者不疑所行无往不樂知命委任於大化也又

此章只言易道之大无聖人用之之說聖人所為莫非陰陽陰陽則是易也範圍天地之化

易經淵旨 卷下

四

範圍與裁成不同言天地之化无能出我之範圍也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治歷明時是人事何與於天却謂之範圍使不過於中道天地之化豈容人損益也又

其陰陽迭運便有此造化德業此下每句作陰陽分隊失其旨矣一陰一陽之道

一陰一陽循環不已是一氣滾出來便有許多功業仁知百姓俱在大化中流出又

書中善字皆與惡對此句皆以生人言繼如孝子善繼人之志之繼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便繼承接續此

道豈有不善繼之者善天理之在人心者也繼之者善也

善與善惡之善不同須昧化育之功四字蓋一氣流

行已有清濁美惡若繼善時無雜則成性時安得有

惡或謂孟子言性善出於此殆不然也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日用而不知夫子之論性備矣又

一氣流行混辟無窮繼之者此也成之者此也仁者

見此而已知者見此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也仁者見之謂之仁

顯仁藏用便是說造化之妙其仁可見其用不可測

所以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顯諸仁

易經淵旨 卷下

五

藏用便是富有富有便是大業顯仁便是日新日新

便是盛德若不富有便有虧欠若不日新便有止息

富有之謂大業

舊說有造化之易有易書之易非也大傳只是一件

滾說說造化即是說易也一陰一陽豈不是易凡看

大傳論乾坤皆當用此例看不可將易與天地界畫

成兩截謂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也

生生之謂易三句

韓康伯曰物窮則變變而通之事之所繇生也程數知來之謂占

陰陽不測非无之謂也謂道非陰陽不可謂道即陰

陽又不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故不

測陰陽不測之謂神

吳以仁者見之因上成之者性而言顯諸仁因上繼

之者善而言生生以下道寓於卦象極數以下至不

測之謂神道寓於著數又

易便是道遠則不察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也靜而

正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也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

地天地之閒則備矣易者陰陽而已夫易廣大矣大矣

其靜也專天地之心也復其見天地之心非至復而

易經淵旨 卷下

六

始有也專則能直翕則能闢直而闢天地之无不生

也專直翕闢故曰以易知以簡能大乾其靜也專

翕者只是開翕其所謂專者闢者只是開闢其所謂

直者天地只一氣而已就其中分而言之所以韓康

伯云乾通乎形外坤則止乎其形者也又

所謂易之廣大者易則天地之理天地廣大者也大

天地廣大而已四時變通而已日月陰陽而已至德

易簡而已又

固勿懇至便是卑子曰易其至矣乎

韓康伯曰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

又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繇通乎禮之卑也

知必通其微禮必踐其實學聚問辨知之崇仁以行

之禮之卑

成性存而道義出猶大能化此是自得之後左右達其原

天地設位

天地設位而變化出變化即天地之運用也知禮存性而道義出道義即知禮之流行也

又

止言崇德廣業之事此言崇德廣業之妙

又

易經淵旨 卷下

七

此是聖人以禮制天下之動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

觀會通只是錯綜斟酌可以取可以無取此便是會无取此便是通

又

動時之會會中之通典禮即通處韓注典禮適時之

用王輔嗣云亂而不能感變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

又

顯其孰能與於此

顯者道之散道固无惡於顯動者道之用道固无惡

於動

言天下之至顯

見道不見顯見道不見動

又

今按稽實待虛存體應用便是擬議以成其變化

而後言

韓康伯曰鶴鳴于陰氣同則和出言戶庭千里感應

故夫憂悔吝者存乎纖介審失得者慎於樞機

鳴鶴在陰

德言盛禮言恭者謙之心德欲其盛不容不謙禮欲

其恭不得不謙

德言盛禮言恭

易者紀數之書數者自一至十實天地之自然奇偶

之功用而大衍之數本此

天一地二

天地之數不可見也以奇偶推之而知其極於五十

有五其間有決然不可易者運於變化鬼神之閒而

非人所得見耳

又

易經淵旨 卷下

八

韓注天地之數各五五數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

今按天數與地數相得而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

各有合也

天數五

此條原本在大衍之後字文本不可拘定若論大衍

之數因及天地之數亦未為不可也又天地之數與

下期之日萬物之數文亦協

又

大衍疑古筮著之稱如云太筮不當有大衍小衍也

卜筮聖人之所尊故稱之曰大曰太

大衍之數

大衍之數五十便是法天地五十有五如三百六十

五日只言三百六十不規規也其謂之行者是自是以

下文管變而言耳天地之數五十已少五矣又何行也又

乾坤法天地之運二篇盡萬物之變乾之策

易卦用餘數取其簡要如歷家論日月逆行然過操之數亦自符會一篇之策

從一變而超十八變便是引伸觸類不必說到四千九十六四千九十六只是六十四之之也引而伸之

未操著則為辭已操著則為占方操著則為變既操

著則為象變所以求其辭象所以定其變占所以明其象分而言之各有所用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易經淵旨 卷下

九

易有卦與著自卦言有變而後有辭占自著言因其變象之所在便得其辭占之所在其實一而已卦以著為用著以卦為體卦立而用即寓著操而體已存著卦无二變象亦无二辭占也是以君子將有為也

參伍錯綜一時事有變即有數參伍只是不齊不必用三之為參五之為伍本義自明白操著求卦之法在太衍此參伍錯綜是虛字只是說出更无參伍錯綜之法參伍以變

操著之法四營至十八變盡之非於此外別有參伍錯綜即四營三變十八變如此經營便為參伍錯綜

也又

至精至變至神不離乎象數而超乎象數之外三至說形而上者古法未可盡非易无思也

手足體也手持足行用也不可以手持足未行為體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可言動靜不可言體用又

寂然不動二句不可斷須如此說便見神速須著寂然不動與起又

无思无為便是下文不疾不行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速而至也又

易聖人所作辭占為至精是極深也象變為至變是

易經淵旨 卷下

十

研幾也此下朱子所謂覆明上文之義不可謂聖人以易而極深亦不可謂極其深於辭占舉其見在者即辭占便為極深矣研幾亦然吉凶明而精精而深動靜著而變變而幾深難知辭精而深極幾難決變著而幾研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

至精至變而至神故求之以言而辭可尚矣求之以動變可尚矣求之以器象可尚矣求之以卜筮占可尚矣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

此章論辭占象變說到精變神處須知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又須知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又

三節皆先言易而承之以聖人語意歸重於易耳其實易即聖人所作又要看得不是兩截卜筮之妙便是聖人之妙處子曰夫易何為者也

夫易者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而聖人作易不出此也故曰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

以者以蓍以卦以爻也以是洗心萬慮皆空一聽於神而已聖人與神並存一也此說聖人作蓍龜之道是故書之德

易經淵旨 卷下

或問此是作易聖人是用易聖人曰言作易二字便有物在聖人無絲毫知力洗心而已又

洗心神明專為卜筮言之若尋常論聖人又不如此說尋常論聖人所為無卜筮而知吉凶此則須重卜筮須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

傳康伯曰惟變所適无所不周故曰圓卦別爻分各有定體故曰方洗心如无思无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知來藏往如遂通天下之故又曰退藏於密言道深於萬物日用而不知其本原故曰退藏於密猶藏諸用也以此論聖人可矣未有蓍卦爻之名而有蓍

卦爻之理心即此理更无間雜故曰洗心又

上是離婁之明此是繼之以規矩是以明於天之道

神物不與民用不前則聖人无所寄其心而无以神其道於天下與神物以前民用是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聖人不自定其吉凶而若有神物言之是神明其德也又

造化只乾坤一闢一闢生生不窮制用之法乃聖人贊化育之道然法與神都從造化來有闢闢即有變通有變通便有形象有形象便有法法者因象器而制用也自乾坤至於神一氣滾來所以說民咸用之

謂之神是故闢戶謂之神

易經淵旨 卷下

十一

此神字即神明其德之神此發明聖人制作之妙申上神明其德之意也又

聖人作易為兩為四為八者易也生生不窮者也所以為兩為四為八者太極也无適不在者也

有卦便有吉凶吉凶便生大業卜筮之功所以為大吉凶生大業著者大業之所托

入卦定吉凶

河圖洛書聖人則之有見其奇耦相生之妙非事事擬之而自无不合故蒙所謂析四隅補四空此是以圓圖說矣此可以論易數之无不通而非作易之本

旨也 是故天生神物

辭占象變體不一而皆出於天用不窮而皆示於人
天人一也故以天示人此易之數而卜筮之大用也
易有四象

乾坤者易之體无乾坤故无易易者乾坤之用无易
故乾坤息而安能外乎乾坤邪此可見體用之學 乾坤其易之體邪

乾坤易之縊道亦在此器亦在此變通亦在此事業
亦在此 是故形而上者

易以道陰陽聖人欲人以道觀陰陽故曰易者性命

之書 又

易經淵旨 卷下

三

陰陽形也道即在是器即在是而以上下言之所謂
費而隱也 又

神而明之即前章齋戒神明之意 化而裁之存乎變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神明之實若實得此理自有
不容言之妙 又

化裁變通不但以揲蓍言聖人著變化於易則揲蓍
者亦名是而已矣卦有此變通辭亦有此變通蓍亦
有此變通然必舉此以該用也 又

繫辭下傳

象者像也成列則有形象而謂之象爻者變也因重
則位交錯而謂之爻 八卦成列

象爻立本變動趨時繫辭者必觀乎變吉凶悔吝生
乎動也然吉凶一而已 剛柔相推

不動則无得失之可言動則吉凶悔吝隨之聖人所
以觀象而玩辭若說著卦則是因卦之動而見非因
動而生因動而見此不待言也 吉凶悔吝者

著卦俱有剛柔變通 剛柔者

吉凶有兩端无二理 吉凶者

自吉凶言則兩端相紛自理言則一理爲之主

易經淵旨 卷下

四

貞勝者性之所以有善惡貞一者性之所以本善貞
夫一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天地之道

確然其易也噴然其簡也易簡便是示人矣 天乾確

爻象自著而得故曰內吉凶自爻象而推故曰外著
之變定天下之業吉凶之辭見聖人之情 爻象動乎

聖人之大寶曰位亦生而已曰仁曰財曰義所以生
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

傳論聖人作易此最明白所謂河圖洛書聖人則之
必不規模放之矣 古者包犧氏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便是垂衣裳而天下治 神農氏

使理無爲從而變之民自不覺知安之而已故曰神

化宜民垂衣裳而天下治黃帝堯舜所以變天下而

天下皆安之者得變通之道也又

所取者十三卦而生人之道養生送死之事略備古

結繩而治

又十三卦之義統於乾坤聖人之制同天地而不私也

以其象天之理故謂之象是故易者

有卦有象有文吉凶以生悔吝以著是故吉凶生

按奇耦者言爲主也不可以五畫四畫言陽卦多陰

易經淵旨 卷下

從古以來天下治亂離合陰陽消息淑慝之分此以

世道言又

數則有奇耦道則有淑慝奇耦是粗迹君子小人之

道是精義其故何也

殊之所在同之所出百之所行一之所同易曰懂懂

難感應萬變思慮紛紛莫不行乎當行止乎當止不

容毫髮較計之私故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又

尺蠖之屈龍蛇之蟄於此見天地之心尺蠖之屈

精義入於神以致用利用安其身以崇德精義入神

此致用處也利用安身此崇德處也何者謂之外何

精簡之內又

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不知而自致過此以往

所可能者精義利用也不可能者精義利用之妙也

然精義利用而不已則窮神知化而不知精義利用

規矩也窮神知化巧也又

无本之學應天下之變則有時而窮有本之學應天

下之變則无不利易曰公用射隼

堯桀自此分善不積

安不生於安生於危存不保於存保於亡治不有於

治有於亂故君子以危處安以亡處存以亂處治危

安其位者也

度德量力審知而動則无不勝之咎德薄而位尊

知幾謂之神不諂不瀆謂之知幾然幾微難知也君

子能知之理定故也微彰柔剛幾而已矣知幾其神

未嘗復行此真知也猶有不善未化故也顏氏之子

氣化不待形化形化不離氣化天地細微

貞一之一以理言致一之一以心言舜曰惟一伊尹

曰一德夫子曰致一又

注云虛已存誠衆之所不忤也躁心有求物之所不

欲也君子安其身

君子之道內顧而不外求正義曰已得則萬事得已失則萬事失

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撰神明之德陰陽而已有陰

陽便成易成易便具此理乾坤其易之門邪

韓康伯曰世衰則得失彌彰其稱名也雜

屢遷處是典常易能言之不能使人必用之易之為書也不

易道屢遷則天下之事无不周憂患之故无不明此典常也

易變无常有以周天下之故教天下之人顧人所以

易經淵旨 卷下

用之耳

釋注夫事始於微而終於著初者數之始擬議其端

故難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故易知也其初難知

初微而上極故備於中爻如人事業盡在壯年老少

不論也若夫雜物撰德

知所謂近則知二四之不同者位知所謂柔中則知

二四之不同者不在於位而在於德二與四同功而異位

貴賤位也剛柔德也時有難易德無難易三與五同功而異位

上章不分辭與變此章不分卦爻與辭

易有三才之道是三才也兼而兩之所以盡必有六

傳无以三畫為三才之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

易有三才之道則曰爻曰物曰文曰吉凶皆道之所

不能已者也易見是道以故有爻有物有文而吉凶

生矣道有變動

此承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說易之道其乾天下之至

知險陽能陰也所謂至健也知阻陰能陽也所謂至

順也此義於乾卦首節已發之矣

需剛健不陷此知險之一也師行險而順此知阻之

一也須知一部易書如此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

乎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說卦傳

川著者贊助神明之道也參天兩地

易冒天下之道道德性命盡之矣道德性命本一理

觀變於陰陽

著數卦爻之外无道德著數卦爻至著者象也道德

性命至微者理也有此則有彼通乎上下



乾南
兌東南
離東
震東北
坤北
艮西北
坎西
巽西南

論圖本於橫 數往者順

此章據圖圖而本其生出之序 又

大意言圖圖方位之設固極夫流行之妙然以生出之序則有順逆之分數往則於生出之序為順知來則於生出之序為逆順非生出之序逆乃生出之序也 又

乾兌離震巽坎艮坤

易經淵旨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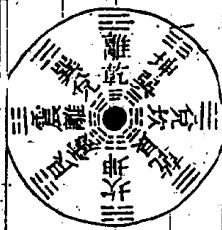
九

孔穎達曰此明八卦養物之功 雷以動之

此章言六子變化之功而統於乾坤大意與神妙萬物章相同泥以時位之說則謬矣 又

六子用事乾坤無為天不言而四時行君逸而臣勞也天地閒只此六物 又

舊說以此為方圖蓋據邵子圖皆從中起而言也 又



此章據本文說卦之用不必別添注脚 帝出乎震

先天後天雖有體用常變之分然後天實發明先天之義耳人知天地之上下而不知天下而地上人知水火之東西而不知水西而火東人知天地之生物而不知天地無為六子用事皆推衍先天之旨也 萬物出乎震

朱子以文王八卦多不可曉邵子入用之說以乾坤坎離交而易位然先天之為後天又俟乎再變其說糾摻難解豈數學之與未易測邪程子亦云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

易經淵旨

卷下

三

坤任六子而自處尤為之地此故大元義理今惟項平甫布五行於四時陳友文生旺為序之說可通 又按此章不可以時序言以時序言則乾坤不可缺矣以後天本先天者牽合非本旨本義外不須別添一字 神也者妙萬物

鄭康成曰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動機燥說潤終始所謂相逮不相悖而通氣者也 又

此章承上章而言故語次亦如上章之序而立言之意又自取六物為造化之神非徒五行之序矣獨艮仍用前語而不言山其實天下之山在西北也若如

前章之出入則西南西北二隅卦氣亦少間斷也大抵此章只言天地間有此六物雷動風撓則雷風不相悖矣火燥水潤則水火相逮矣澤說山止則山澤通氣矣此所以爲變化成萬物之妙也與第三章同意但不可拘卦位之說耳又

凡讀易須要知其八純卦之性情然後知其發用處則其互相乘承向背反逆之勢成矣是以先須明言八卦之性情乾健也

九家有爲帛則布爲泉貨坤爲地

虞于本龍作驪今按九家乾爲龍則此當爲驪虞云

易經淵旨 卷下

蒼色于云雜色震爲雷

中剛象弓之附上下之柔象弓之畏簫中奇象輪之

軸上下之偶象輪之輻牙也坎爲水

上剛象冑下剛象甲中柔者被甲之人上剛象其刃

下剛象其鐏鎗中柔象其秘也離爲火

黔喙口有鈴如蟋蟀螳螂之類惟蟲屬有之爾雅

注螳螂有斧蟲是也艮爲山

序卦傳

否泰之分同不同之閒耳不同則判隔同則周流故

堯舜之世如人一身泰者通也

道德隆盛而後足以爲四方之觀瞻功業烜赫而後

足以爲萬國之仰望物大然後可觀

惡極而善靜極而動真天機也復則不妄矣

妄則虛虛則日消而无所有无妄則實實則日積而

不自知无妄者日繇此天理也有无妄然後可畜

德必養而後成物畜然後可養

韓康伯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進必有所傷

有所去必有所遇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

其友決必有所遇

雜卦傳

易經淵旨 卷下

有親則樂動衆則憂比樂師憂

見而不失其居應物而心不隨也雜而著處物而心

不亂也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易經淵旨一卷

山西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吳郡歸有光撰有光字熙甫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太僕寺丞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按文苑傳及明史藝文志均不載此書朱彝尊經義考亦不著錄惟江南通志載有光易圖論上下篇大衍解二書而無淵旨之目真偽蓋莫可知也其書每卦摘論數條大抵剽襲舊說其中自出新義者如說卦傳坤爲布因九家尙有坤爲帛而以布爲泉貨震爲龍因九家已有乾爲龍而以爲當從虞干本作確蓋虞云蒼色干云雜色也艮爲黔喙之類以黔喙爲口有鈴如蟋蟀螳螂蝥蟬之類惟蟲屬有之因引爾雅注螳螂有斧蟲爲證蓋黔與鈴通較冷氏注謂爲鳴喙似屬有據然僅數條耳



ZW 21181888513752